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三六冊目次

呂晚村先生古文二卷

〔清〕呂留良撰
清康熙五十九年小濂溪山房刻本

..... 一

呂晚邨先生論文彙鈔不分卷

〔清〕呂留良撰
清康熙五十三年呂氏家塾刻本

..... 九五

呂晚邨先生家訓真蹟五卷

〔清〕呂留良撰
清康熙刻本

..... 一三七

戰守全書十八卷

〔明〕范景文撰
明崇禎刻本

..... 一九五

新鐫註解武經十四卷（一）

〔明〕沈應明撰
明崇禎九年經世堂刻本

..... 五九三

呂晚村先生古文二卷

〔清〕呂留良撰

清康熙五十九年小濂溪

山房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呂晚村先生
古文

小濂溪山房藏版

序

宋五子後以儒者之言發揮聖賢經訓俾斯文丕變彝倫不至於終歟者功莫盛於東海晚邨先生而先生之言見於評隲時文中

序一

者其高第弟子陳鏞大始既爲編輯講義一書而楚邵車遇上氏又爲增刪校訂題以呂子評語度今海內有志之士欲由先生之言以窺聖學之閫奧者已

莫不家傳而戶誦之矣惟

是先生講學暇日與其知舊門人往還答問與夫各因一事論著之文莫不有妙道精義存乎其間惜當時未有成書而窮鄉晚出

序二

雖欲購求片言隻字以充布帛菽粟之需終苦於無從物色已也余不敏自少有志先生之學卽以不獲盡讀先生著述爲恨庠寅冬客金陵因與二三同志

講明先生所刊布諸宋儒
書遂相約悉心訪求先生
遺文以酬夙志以示來學
然自始及今十有餘年僅
得書叙襍著誌銘凡若干
篇而出於吾友江君欽益

序三

之收羅者頗十居四五蓋
先生固不屑以文章名後
世而其精神光怪足以配
光岳而昭人紀者亦若顯
晦有時不輕予人以易觀
也余亟欲推所好公諸同

志特繕寫以付剞劂俾凡
私淑於先生者姑從事於
是編以稍慰其廣已造大
之思異時或得見先生全
集益以開拓其曾襟而知
聖賢經訓之旨有不待他
求而得者卽以是爲嚆矢
可也昔康熙庠子六月望
日古桐鄉後學孫學顏謹
書

序四

呂晚村先生古文目錄

卷上

與張考夫書

與張考夫書

復高蒙旗書

與施愚山書

與施愚山書

答張若人書

答吳晴巖書

答吳雨若書

與莊元左書

答柯寓匏曹弁士書

寄柯寓匏書

與柯寓匏書

與吳容大書

與高且中書

答戴楓仲書

復董雨舟書

寄董方白書

與董方白書

與沈起廷書

與沈起廷書

復黃九烟書

與吳玉章書

復苗生劉生

答潘用微書

與黃太冲書

復高君鴻書

與陳執齋書

答陸水修書

復戴之兄書

與莊元左書

與錢湘靈書

答葉靜遠書

答葉靜遠書

答葉靜遠書

與陳受成書

與何商隱書

與徐方虎書

與徐方虎書

與徐方虎書

復王山史書

與朱望子書

與魏方公書

答武人

答許力臣書

與黃俞邵書

與周龍客書

復周龍客書

與門人

卷下

西法曆志序

厚青先生三子文目録

周易口義後序

古處齋集序

宋詩鈔序

文雅社約序

華陽樓詩稿序

樸園焚餘序

東早遺選序

東早遺選舊序

選大題序

五科程墨倪略序

秋崖族兄六十序

題錢湘靈和陶詩

書黃葵陽稿目後

續選凡例二則

賑飢議

元祐三黨論

丘震生筆說

賣藝文

反賣藝文

客坐私告

厚林先生三子文目録

壬子除夕諭

戊午一日示諸子

祝銘十九首

自題僧裝像贊

祭錢子與文

祭董兩舟文

哭自牧吳契兄親家文

隆德令贈奉直大夫靜寧州刺史賈公墓誌銘

從子進忠墓誌銘

從子婦孫氏墓誌銘

從孫新墓誌銘

曉村先生文集

目錄

五

與張考大書

桐城後學孫學顧編次

向知老兄於錢氏有死者復生者不愧之訂故數年
顧慕之誠不敢磨突以請所請者期滿謝事後必欲重
集杖屨耳凡某之區區固不僅爲見輩計也此理之不
明又數百年矣毒鼓妖幘潛奪程朱之坐以煽惑天下
也又久矣此又孟子以後聖學未有之烈禍也生心害
事至於此極誰爲厲階不知所屆此凡有血氣所當共
任之責況於中讀書識字又頗知理義者耶某竊不揣
陋於先生古文
謂救正之道必從朱子求朱子之學必於近思錄始
竊謂朱子於先儒所定聖人側內的是頭等聖人不落
第二等又竊謂凡朱子之書有大醇而無小疵當爲精
死守而不可妄置疑鑿於其間此數端者自幼抱之惟
姊丈聲始頗奇其神合故某喜從之論說餘皆不之信
也今讀手札所教正學淵源漆燈如炬又自喜亮聲葉
響上應黃鐘志趣益堅已荷鞭策不小矣昔聲始謂目
中於此事躬行寔得只老兄一人於時已知嚮往旋以
失脚俗塵無從請益於今雖知覺未盡泯滅而於小學
入手工夫未嘗從事直無一言一動之是此病不是小

小平生言距陽明却正坐陽明之病以是急欲求軒岐
醫治耳前聞之韞斯謂老兄將辭錢氏之席真可以俯
檻夙心故托韞斯相致今承教未可忽然度賢者於去
就之義審之必精不致強也亦惟縈已以待將來而已
至謂近思錄小學兒童展讀刻期可了此莫於古人師
友講習之說有礙否上蔡謂程子語言詩念過便教人
省悟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如何如何儀禮經傳通解
十四冊已收領託所言若中善本可得借鈔不并望留
神餘不一

達信朱子是先生一生學業根本而當時輩行中雅
楊國足以語此故言之極其詳明剴切

朱子的是頭等聖人非智足以知聖人者終信不及
學者須從小學近思錄下手做工夫實見得從上聖
賢相傳心法然後知此文無一阿好語而於朱子之
書自不敢妄生疑鑿于其間矣

與張考夫書

杭歸得手教。深喜道體安和。復晤實地。謂尊駕不日過
奮。因爲修整破榻。潔掃以待。若淡句矣。而竟不見杖屨
之及。度今已及刈穫之期。或更須遲日。敢先致區區來
教。謂言行錄之難成。其中條款。誠有如台慮之所及者。
傳習錄之批。不欲與世更起爭端。皆足以見先生實學。
爲已鞭辟近裏之至意。其所以示儆者。更深切矣。獨所
謂非義之簞食。不可受人。欲仍就案。循不則。寧稍補綴。
圖似有若將虎馬托詞以拒者。則某所傍皇同惑。而不
自知其由也。竊聞君子守先待後。其所至止者。必安。
聖者先生之言。上
筆。榮子第孝。佛忠信。蓋其語。點。風流。皆足以康。頑。正。情。
固不在乎一卷之書。一鈴之說也。若言行傳習二者。亦
因去歲先生以無所事事爲歉。然則又安指以爲與。欲
川別事。做不得。惟有緝書有補之義。相當故同商。屢提
舉此奉商。亦惟先生可否。初不敢以爲必然也。然則先
生辱教。何必若書不著。書何必辭去。豈再四尋繹。意者
先生向時以爲有可就之義者。謂其足以陶鑄有成。不
意年來舉動乖張。志氣墮落。有悅從而無緝。敗探知其
不可與有爲。大背乎先生之初衷。乃始爽然致悔於茲。
人失言斯其所謂非義者。而加以是亦教誨之苦心乎。

果爾。某則以爲先生期之過高。待之過切。非因材之道
也。某本薄劣。識趣疎庸。通身病痛。應徵。瘡痂不可指數。
但存此愛敬長者之一念。未嘗漸減。庶可不棄絕之耳。
韓持國之治室。修窓。陳同甫之粗衣。歲禮。雖老而不學。
議論狂顛。而不終撥干程朱。或亦有道與人之一例也。
抑更有請教者。先生所謂三百年間。紀載失寔。不可信。
子後世。經變亂。刪修盡非。事寔愚。則以爲此自古史乘
之弊。如此。不獨今日也。開國之時。文臣不如武臣。此亦
恒理。人物高下。本不論文武。況此但錄其一言一行。再
即朱子前集。亦首則趙普。曹彬。潘美等。若趙普。馮以
聖者先生之言。上
之義理。有爲君子所必誅者。而朱子以之冠集。此亦
世大節。存或更有義也。復辟議。禮三案。東事。若修史。論
事。則因事而論。人聞之。載之。皆當嚴核。于此似可以不
論。即論亦取其近是者而已。若必考論平生。行修言。道
足以當百世之師。而後得存。則朱子自有伊洛淵源錄。
在其道。學諸公之入言行。亦李幼武之所爲。非朱子意
也。然即淵源錄論之。如呂氏之學。禪張天祺。朱公被之
議論。多過游定夫之謂前輩。不曾看佛書。王信伯之學。
術不正。李先之周恭叔之晚節。不終邢和叔之后。宋頤
猷。宜皆闕而不載者。而淵源且及之。則他可知矣。若猶

論學問之至則本朝止有文清一人繼其言辭正而行
亦有疎畧者將毋本朝無足存者乎至于節義備良文
學此皆史法取人非言行錄之義例也鄙見此書之體
當遵朱子義例不必於朱子之上別求春秋之旨文獻
無徵亦止就目前所知見存一代之塵畧以俟後之學
者而已如旁搜廣覽務求備盡雖史局繁修微羅字內
恐不能無遺憾矣然今日有學識之君子不就其所知
見而折衷之將來日更長及又何所依傍哉事關學術
人心同志商榷不期行世似非知小謀大妄希張視
此至于海外爲人亦各求其志之所在義之所歸鄙
得以前書而廢克任之用也惟先生所謂心力可借
尤無幾當玩心於先代遺遠此則義更有大于斯者
則先生即以尊經實學指教後生亦不可謂非其義所
出矣又何必枯槁楊園之鄉乎鄙私頑慙惟先生其終
教之

謹厚之士自守有餘然見道或有未徹臨事必多踴
礙觀先生與考夫書便知因時制宜非印板聖賢所
能

復高彥旂書

道之不明也幾五百年矣正嘉以來邪說橫流生心害
政至於陸沉此生民禍亂之原非僅爭儒林之門戶也
歷朝諸君子知正其非然卒不能窮其底衷泰原清之
功中賴忠憲先生以正心大節開之於前今又得先生
開導維固承之於後自來學者再世相傳克昌厥緒未
有若斯之盛者也施虹玉兄來具述德門孝友躬行家
庭授受之樂且論新安諸友講習紫陽得先生之鼓舞
劇礪日益光大反經距邪行光已見貫天下後世之
聖道之興其在茲乎不榮魂夢之飛越也某荒陬
少失怙恃顛危廢學類墮無成徒以口耳之味
於汙俗致驚人宗廷屈處狂詞下先村僻又願以大
教之指歸勉其不力至於誘掖獎借有非謀之所敢
者再拜受讀喜懼交集伏蒙先生嘉惠扶進之心何如
是其遠且至也敬謝敬謝手教謂陸派沸揚朱學湮
從陸者易從朱者難足盡末流波蕩之失某竊惟其
亦由從來尊信朱子者徒以其名而未得其真而近世
開提陸說者其權許又出金溪之上金溪之謬得朱子
之辭開是非已定特後人未之讀而思耳若姚江良知
之言竊僥氏機鋒作用之緒餘乘吾道無人任其惑亂

夷考其生平志肆陰諱不可究詰比之子靜之八字者
脚又不可同年而語矣而所謂朱子之徒如平仲幼清
厚身枉已而猶哆然以道自任天下不以為非此義不
明使

其間諸儒失足不少思其登堂行

禮瞻其冠裳察其賓主僣伍知其未曾開口時此理已
失竊得滿堂不是耳又安問其所講云何也故姚江之
罪烈於金溪而紫陽之學自吳許以下已失其傳不足
為法今日開邪黨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當
其得紫陽之是論語富貴章先儒謂必取名明而後
存養密今世學者似當從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
界際排是角而後議致知生致王夫之說
點齊肅孤之孤禪益緣德祐以後天地變亘古
未起先儒不曾講究到此時中之義別須嚴辨方
手入德耳幸應吳議自知羣狂無當於理惟先生不
其愚而教正之幸甚幸甚家刻朱子遺書北裡經寬其
論孟精義微履經傳通解正在籍寫以助艱未能
尚遲異日虹玉兄歸遂取道錢塘矣其篤志好學敏
而端靜自中恭親又足貌先生取友與人之無不善
以做門人董生便道謹令肅謁率勿附快陰令凝寒初
陽潛復伏惟為道愛護以副遠望不宜某再拜

與施愚山書

瀕行走別寓齋不值卽以尊稿致許兄次日早發遂不
能再詣至今惘然倥傯中草草讀先生之詩未能盡窺
堂廡已信其遠則縷帶岑王近則凌轢何李無疑也然
微窺先生有不欲以是爲了却一生者則又深歎致遠
明志其進取者大矣近世作者得到先生境界不却復
有幾人而尊意如此此非流俗所知也而且吞嗟欲觀
以直諒下責于村野何敢當何敢當然不敢不仰承
旨以求正於君子竊謂古今論詩者淺之爲譚綱綱
律深之爲氣骨爲神理盡之矣此數語殆先正
所謂子女選帛羽毛齒革君之條足以取及天而
以益之無已則六經之義乎孟子曰王述恩而詩未
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之義春秋之義也全唐詩人較
量上拙未必盡讓于美而竟讓之者諸人工於詩子美
得此義也由先生今日推之極於大成敢謂更不須
步然所爲進步者亦不過於聲調格律氣骨神理潮
落變化而已其著作能方郝度陽虞道圓矣講學能駕
吳幼清許平仲矣先生試取此數子之集平氣以衡之
得無尚有欲然于中者乎然以春秋視數子曾不如其
無有耳豈數子之著作講學猶有所未工哉亦或失其

義也先生誠退求諸此不爲外物所動酒然特立乎千仞之崖其視都虞吳許輩直不屑點我足汗耳不然則所爲方駕數子者無論世情語非世情語是未及是過之總只在彼園積中終無出理此如風轉帆回滿船物色一齊搜轉百貨到家比之漂泊狂濤時實則猶是也今乃爲我有耳先生得無意乎某褊心迂俗轉殊觸譁非先生其何敢發此狂言耶比歸里門睹聞間無非詫異向所謂由都會以及郡縣者益駁駁見逼矣目下天計活埋於南陽村舍有句云同流合汙非所能絕亦逃世從茲始將以巨石支扉不復與城關周旋夫先生隱有先生古義

備不鄙其迂隘而有取乎論詩之義則他日扁舟問我於岸蘆叢竹間挑燈燒菜藉草談經亦自有一番景致也丹陽道中大韻得一首錄正外所委已修改如法并摹印二百冊附發公馳上雲泥隔際臨書依戀

詩與春秋不同而其義無不同也然非學足以知聖人作經之心終不解義之所以同者謂何况欲守其義以善其身乎請以此作題目入思議而毋妄疑其說可也

與施愚山書

去歲得九日手書兼銜綠雪青螺之惠秀色清芬充溢村屋恍如對敬亭見君子也爰公歸時欲數行候謝而臨行相左深以爲憾頃接教言重辱垂注西望天末但有神往耳先生膺斯世斯文之望所居與遊論文講義流傳遠近在閩鑄中者不爲少矣某跼伏荒陬日趨余固偶于時藝清發狂言即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癢中自出之聲而賞音者必爲有音于歌詠顧先生亦有取焉采輯便然也臣謂有林陽明太過爲矯枉救弊之舉然其弊也甚矣此事不能含糊者只有是弊此弊所以洪水猛獸比朱子而以孟子自居孟子是則陽明此無可中立者也若謂陽明此言亦是矯枉救弊則孟子云云無非矯枉救弊將楊墨告子皆得並善于聖賢之路矣且所論者道非論人也論入則可節取恕收在陽明不無足法之善論道必須直躬到底不容包羅和會一着含糊即是自見不的無所用爭亦無所用調停也使陽明而是則某爲邪說固不得謂之太過陽明而非則某言猶有未盡者而豈得謂之太過哉從孔孟程朱必以明辨是非爲學即從陽明家言渠亦直捷痛快直指朱子爲楊墨未嘗少假含糊也然則不極論是非之歸

而務以渾融存兩是不特非孔孟程朱家法卽陽明而在亦以爲失其接機把柄矣某所以寧犯不遑之名而不敢以鶴突放過也先生不鄙其愚伏望更有以垂誨之幸甚幸甚比欲蒐尋三百年八股文字成知言集一書凡經生社稿無不入選貴郡爲聲氣淵源遺文必多望爲某一訪購羅致感何如之爰公爲寫知言集未得卽來計秋深過候先生稿樣望先時料理成帙渠到便于卒業也尊文須讀猶恨其少小題湖筆草率件絨痔瘻作惡不能握筆口授兒子奉候不恭

論道非論人一語破的雖曲愛陽明者亦不必爲之
晚菴先生古
調停矣 江蘇名

邪說亂正似是而非儒者衛道不過辨取真是真非今彼不得肆害于人心耳豈真與之爭勝負哉俗儒不識聖賢苦心必欲打破是非二字務爲調停之說此生民之禍所以靡有底止而憂心世道之君子益不能已于辨也

答張菊人書

於時文中見所著瑰奇官影知非經生家後於孟舉處得所貽詩清挺傲俗又知非時下偽盛唐詩人今來舊京見諸作則向元和長慶之道也有作如此其不傾注者情平顧以踪跡睽異不自唐突乃忽枉詞屈處先我之致於已者甚高而假於某者何寬也某疏耐腐孑生長喪亂患難之中顛踣失學今年四十又五矣頻遭厄運志業不加進本末無足觀挑燈顧影輒相愧詎敢何云哉自來喜讀宋人書起羅縉賈夔南唐李煜詞志吳孟舉互相敵於目前畧備因念其爲物難聚而陽散又宋人久爲世所厭薄卽有好事者亦陳廟燒香已耳再經變故其漸滅盡絕必自宋人書始今幸於吾宗聚焉不有以備之流傳之則古人心血實漸滅自我矣因與孟舉叔姪購求選刊以發其端以破天下宋腐之說之謬庶幾因此而求宋人之全蓋宋人之學自有其漢唐而直接三代者固不係乎詩也又某喜論四書章句固從時文辨其是非離冷友人輒懸惡批點人遂以葉爲宗宋時時文其實皆非本意也近者更欲編大宋以後文字爲一書此又進平詩矣室中所藏多

未盡孟浪泛游寔爲斯事至金陵見黃俞邵周雪客二兄藏書欣然借抄得未曾有者幾二十家行吟坐較遂至忘歸憊出門時柳始作錦今又衰黃矣前五舉云見足下考索詳核而好奇恨其時外走不得親叩又聞許示茶山紫微斜川諸集夢中時樂道之今讀手教更知其詳如江西詩派一書某求之十餘年而未得者也承許秋後盡簡所蓄惠教某何幸得此於執事微謹以所有書目呈記室外此倘有所週知勿惜搜致之力也某嗜昔無境外之交性又慇頑不善懷刺墻門尤畏近黃人至此間初無所主旋遇徐州來黃俞邵周雪客諸子

觀者字在百文

後上

百文

百文

百文

也何用無聊而遠遁於異物耶某又嘗謂三代以下學者大都被司馬遷蘇軾二子教壞今人靡所不爲其病中於心術人必不爲二子所惑而後可以言學詩文雖小道其原流亦出於是執事高明老宿其不以某言爲誕諄乎所示時藝得莊子史記之神而文序一首則孫可之筆也只此已足俯矚一切矣詩文作家執事固諳辭之而不得者然某之所望於左右又有進於是者廣廣吾道無人其可不疾痛而觸頭肩此次擔即擬延年長於某其聞識多於某顧不揣刺刺云爾亦以同類旋漏中不得不就責於有功善拙者耳獨作此書

觀者字在百文

後上

百文

百文

百文

不及騰清以草稿附呈亦以見求正之應也未敢相見徒切依仰言無倫大恃鑒不宜某再拜

士不立志不知所以爲學未有不溺於功利詞章疏於陽儒陰釋而終於蕩滅先王之禮教者獨中獨隱稽阮王蘇諸人之弊皆爲天下後世立防範也惜當時無足語此義者徒費先生一片救拔苦心耳

答吳晴巖書

某頓首敬復晴巖吳先生道兄足下兩辱手書賜以大著恨道遠病廢不能親面求益然循省倦倦之意可謂厚且至矣前者正王之教似以某有一知半見之仰同足與其論者今茲慈示旨述則又似憫其知見之陋而欲以所得廣之者天下芸芸幾人理會斯事其高座說法者勢又不可復受商量如老兄之擔荷大業而垂誨不倦誠世俗之所稀某何幸而得此於老兄也然某之巷頑僻固實有所不可廣亦不敢曲附爲同者不激不明告而冀垂亮焉某生平無他識自初讀唐柳宗元子之說至於今抱而病且將死矣終不敢有毫髮之變其所謂實實然守一先生之言者也今故之曰爲講義制舉文字則當從朱而辨理道之是非闢千聖之絕學則姑舍是夫講義制舉世間最腐爛不堪之具也而謂朱子之道僅足爲此則亦可爲賤之至惡之至矣此某之所未敢安也夫朱子章句義註正所以辨理道是非闢千聖絕學原未嘗爲講義制舉而設即我祖制經訓從朱子亦謂其道不可易學者當以是爲歸耳豈徒欲其尊令甲取科第已耶况某村野賤人久無坊屋之責其有所評論亦初非爲制舉文字富爾也今指某尊朱

以攻王爲制舉家貴則其不然又甚矣果僅爲制舉家貴云耳則王何必攻王非令甲所禁也且其尊朱固有之攻王則未也凡天下辨理道關絕學而有一不合於朱子者則不惜辭而闢之耳蓋不獨一王學也王其尤著者爾昔者孔子之道雖大然當戰國時楊墨老莊儀衍輩出天下幾無孔子矣賓賓然守一孔子之言者孟子耳今天下知尊孔子而不敢非此非今天下之明孟子之力也然孟子之言歷千餘年猶少信之者以朱馬溫公之賢猶疑且詆之他可知矣及南宋朱子始實然守一孟子之言然後孔子之道乃益著於世然則與其得以尊信孔子之道者由孟子也而得尊信孟子以及孔子者由朱子也故某之尊信朱子也又親於用孟今故之曰奚爲賓賓然守一朱子之言則孔孟先後矣奚有於朱子陽明不云乎道天下之公道學天下之公學非朱子可得私非孔子可得私也求之於心而是也雖言之出於庸人不放非也而況出孔子乎求之於心而非也雖言之出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況未及孔子者乎今尊書之旨母亦猶是而且以王學爲內纂告評爲內畔佛老爲外寇不知所云云者爲內纂敗內畔敗外寇敗吾恐老兄之於王學猶未盡其說且有陰隱於

中而不自覺者矣。夫陳獻章王守仁皆朱子之罪人。孔孟之賊也。今特宗獻章後人之旨而謂斤守仁是猶魏吳皆漢賊也。尊魏得漢統而獨斤吳宜非吳人之所服矣。兄又奉魏以攻後漢乎。集中如意爲心所存大學從古本格物格本末皆陳湛後人之所已言是老兄固未嘗不實然守一先生之言也。但其爲一先生者不謂耳。由朱子而程子而孟子而孔子此一先生也由尊刻所述而湛若水而陳獻章亦一先生也。則由陳獻章王守仁而陸九淵而達磨而告子亦一先生也。凡此先生者宜何從則千古必有能辨之者矣。蓋其之謂王觀也。

正以其叛朱子而老兄之謂王也。不必不叛。其之謂王之謂王固不可仰爲同而某實然守朱子之說有一不合卽以爲叛道而不敢從則尤非尊敬之所欲。廣矣。老兄高明迴出。不難駕越朱子而上度必有同得者與爲証合最下亦須與朱子等者而後能契服焉耳。某坊俯伏朱子門廡之下。又安能知而敢與辨所說之是非哉。所敬布左右者第以明已意不敢強爲附和而已。陳息之深伏冀垂察某再拜。

晴巖漫溯于王氏之學故以先生守一朱子之說爲非且謂爲講章制藝則當從朱辨道理關絕學則非

合是是分明白寫叛朱供狀而猶不自知其有罪可謂無忌憚之甚矣。嗚呼。蔡言淆亂壞人心術苟非知言君子有以折衷其說不幾又使宇宙爲長夜乎。讀者能與開闢錄同觀庶幾不負作者苦心。

答吳雨若書

曩者得聞先生文行之高於施先生久矣。心企之甲寅湯生來辱先以手教示以著作開函義發不可尋通。雖定披瀝皆衷正道。距邪說犯天下之忌。疾而不顧文之奇肆。又足以達之。無論近世陷溺講師。雖前輩諸君子之教正。亦少此明辯也。先生又以某之荒言。時有近於指趨。欲引而寘之。同聲之應。自顧鄙陋。何足以承此。然不敢不自幸且奮也。路長勢阻。奉報無郵。湯生昨歸。又相失。不得附書。先生乃不棄。復賜不倦之誨。循省稽督。益滋惶悚。竊謂聖道在兩間。雖千年無人。任異端所蔽。亂而未嘗漸滅也。今日疑果漸滅矣。忽於漸滅中得先生之言。又有一某千里不相約而合先生之言。此何由乎。即所謂漸滅不得也。是以君此言也不必爲道愛而爲自愛。愛之必辨之。辨之必極其主而後已。豈過求以爭勝立異以爲高哉。不如是不能定是非之歸而實得之於已耳。故得彼之所爲非而益信此之是一。辨也。真得此之所爲是而後能盡彼之非。又一辨也。讀先生甲寅所示正王諸文於彼說之非。既洞抉無餘矣。某復何以進無己則商吾之是者可乎。夫所非爲王則所是爲朱。可知也。按朱于平生所嚴闢者三焉。一金溪。一永康。一

眉州也。金溪之爲姚江不必言。若永康之功利。眉州之權術。兼挾文章之奇。尤足以病學士大夫之疾。故朱子闢之甚厲。果以朱子爲是乎。宜於此擇之。精語之。詳矣。今讀後奇街南諸作。於義例似未嚴也。且議論往往出入永康眉州間。毋亦朱子謂賢如吾伯恭亦尚安於習。熟不甚以爲非者乎。倘於此有纖毫之疑。卽於所是有未的。則所非雖甚辨尚須勘驗也。自古有道所生之文。有因文見道之文。如退之承叔因文見道者。先儒爲少之以其有所明亦有所蔽。不足定是非之歸也。故學者多患不能文。能文者又患不純乎道。又必有裨於其然。生程朱之後。實得其道於已。一開斯域焉。應其文必錄。歐有未之及者。而惜未之見也。先生幾之矣。可仍爲未見。程朱之韓歐哉。狂迂之言似無端而可怪。然譬之船。賈之大海。遇颶濤羣以盤針致戒。於舵師非其伎嫻於舵師也。衆賈之命存焉耳。某且托命于先生矣。故不揣固陋以求正於左右。其或未然。藉以發鍼石之施。尤某之深幸也。家刻朱子遺書一冊。奉覽無緣。面承教誨。慙冀以時爲道加重。不宣。

是非界限明白則異端俗學之說不攻自破

江蘇各

答柯寓範曹彝士書

使歸後甫畢塵事而小孫患痘殊劇旬日來未免憂鬱
忽忽無緒昨始有生意得力疾展讀坐此遲爽耿仄
何如兩兄文各自奇偉寓範天才駿逸迥絕塵妄多於
隴藉中提澆澆不偶之致彝士風骨雄勁所向空闊一
驛千里不可捉搦不謂於文字類漸時親此異材又能
閉戶相砥礪不屑稍近流俗只此雅懷已足千仞乃冲
襟虛抱問不擇人村子環顧其中則皆君之餘也又
何以相益無已竊有所質兩兄之爲此文也其心有爲
好爲文固當爾耶抑外聞風旨作更爲夾科之利耶爾
好以爲當爾爾懸定而氣堅必有進而無退不至於
人不止彝士文有云孤行無偶而不懼舉世非薄而不
慚此見道之言也兄試自舉勘果不負斯語乎若猶未
也則夾科之意而爲風氣所驅也風氣有何定一律要
倡論於上朝行矣升沈局幻暮夜變焉爲文而由此則
志惑而氣躁將流乍越之不勤也數鉅公祖之稍動矣
數名宿引之又動矣或得或失誇之挫之則大動而不
能自主矣出門抱行卷自以爲達於數十日抵郊衢關
時向又不爾同惑失措則今日所充安知非他日所悔
乎文由心生心正則文正心亂則文亂此不可不辨也

某之論文亦止如此未嘗期其書之必行世世之從吾
言也適與時論相奏謂其功足變風氣爲近日選家之
勝此吾之所深恥而痛恨者也但使舉世嚙罵取以覆
瓿粘壁錮其流傳信從如蘇氏烏臺案朱門僞學禁裏
不拒絕遠避而有人焉獨以爲不可不業此此則某之
論文果有功而其不止於文者亦發發盡出矣兩兄於
此得毋猶有所疑乎前在金陵有時貴相識者欲某定
其房稿曾有絕句云自古相知心最難頭皮斷送情重
還故人今有程文海莫便催歸謝疊山此心言也爾兄
深知此意至燕市絕不齒及若有問者第云病衰
頹廢更無足道若則知我愛我之至也
爲文造風氣卽喻利之根源也學者欲正誼明道于
此一關先打不破更有何說 注飲谷
與文人講究必有遠頂之論本領深厚故也

寄柯寓觀書

久不得書信正切懸念接手教甚慰降辱餘年不欲挂
齒親友皆却之尊惠遠頒不獲返納破例登受愧謝愧
謝某病甚矣血脉齟齬神志收常每一觸發即發戾肆
突亦自知其不祥然不能自制此不治症也紅塵瀕洞
孽震林莽憂懣憚憚病益增劇自念麋鹿之性久與世
不相入固知死安於生修不如短所依違沾戀者惟耽
耽舊聞孤危無寄思收羅散秩考正其是非編就數書
質之後世子雲庶幾無負此生而已而看此火色造物
似不相容前有字寄方白囑致足下冀知已傳藏之
即命也豈可逃乎來札云歲前有所聞不知何事舞出
云恐知之不能相忘此猶是相知未廣語凡謗必有所
由來定非無根者或我實有過而陷於不知或彼言雖
浮其實而自處原有未盡即竟屬空中樓閣而我之所
以致彼憎者亦必有其端正好藉以自察若聞言生氣
但答人訐不責已過此俗情之所同稍知爲已者夫不
如此文穆不欲知姓名乃大臣含容之量非儒者克治
之義也然其尙疑文穆此語亦是黃老之學并不是古
大臣含容真量如其言倘一知姓名即終身不忘其胸

中亦隘甚矣天下安得如許不見不聞者以全大臣度
量耶此等見識橫干膺膺名爲黃老實不免于鄉原流
俗之歸陰私狡刻得隱竊發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吾輩
講究正要打破此箇病根庶幾有進脚處耳足下天性
粹美志趣超然雖處風塵知不爲習俗所移弟恐于是
非真妄界頭或未一劍兩截討箇失斷分明則未免
頭出頭沒久之亦恐把握不住耳率臆妄揣不知賢者
以爲何如得便幸勿吝往復正好商量也茲因敝親親
方公兄之便匆匆附此見方白幸即示之有信與舞工
均質以此意求必無所文錯也手頭不能細字寫見
經白不盡意頭音
中開辨文穆含容一段有功學者不小江微谷
於克已工夫不肯絲毫放過可以爲法

與柯南苑書

把別忽已經年某衰病侵尋嘔血不已而塵垢全集去
除不能遂于夏間削頂爲僧自名耐可號曰何求更字
不昧行徑如是想足下聞之不直一笑也帶水腰隔令
祖母之變絕不相聞有失奉慰款然款然足下天性粹
美氣宇渾厚自是遠器弟向來習染淡錫不易解脫未
免擔閣耳今乃干清禮靜處奮然發學道之志可敬可
喜所謂近世學者患在直求上達此總是好名務外徒
資口耳干身心毫無所得至目前紛紛朋又以此欺世
益名取貨賄賂通取更不足論也要之真欲得此學
是立志得定下手便做不但求辨說之長始得從上
賢道理已說得詳盡又得程朱發揮辨決已明白無疑
今人只是不肯依他做故又別出新奇翻案耳所謂至
簡至當豈有外于四書五經者只是做時文人看去只
作時文用爲詩古文者看去只作詩古文用若學道人
有去便句是精微正當道理更何經書之有哉華程
朱之要必以小學近思錄二書爲本從此入手以求四
書五經之指歸于聖賢路脈必無差處若欲別求高妙
之說則非吾之所知矣要之此事須面談非筆墨所能
達也明史提綱從未卒業不詳其書得失向見范涪

秦龍子集及所論曆法奏疏知是讀書博辨之人疑其
書必有異故留此欲待稍暇今承索取附使奉還他時
有餘力及史事尚冀借青也學節通辨取歸復爲他友
借去近聞于湖顧蒼巖已刻板印行則購求亦甚易耳
又荷珍惠溪愧無以當此感謝感謝使者速旋草未
盡俟附言不一

聖賢道理備具四書五經學者若不只作一場話說
讀過一生受用儘無窮看先生指點詳明處有志之
士亦當知用力之地矣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五

書止

與吳客大書

飯買吾兄綴纓第步清華開吾邑二三十年未有之盛
事鄉里之榮何以逾此而弟之所企幸則更異於是夙
昔廝對每見殷殷於學術之正人品之真固知蘊負有
素昨歲接手教示及貴師質疑之著審又出有道君子
之門相與研究精微辨析同異其足以崇正闢邪爲聖
學之金湯無難焉此則弟之所手額相慶者也王學之
惑亂幾二百年其間大人先生亦頗知其謬然大約指
摘其弊病者輕而許與其具體者重甚則與朱子兩分
其是非知其於邪正之界蓋猶有所未確矣讀須臾所
論剖抉精詳絕無包羅夾帶自羅整若陳清湖徐養源
以來未有如是之親切著明者此誠斯道之幸生民之
幸非小小文字之功也顧弟更有所進者近世王學惑
亂雖未能廓如然猶多疑而辨之至於陳獻章一宗幻
妄充塞如謂意爲心所存慎獨有獨體一貫爲入門工
夫而非究竟其背畔程朱爲尤甚然不幸其淵源擬出
於前輩正人之口遂足以鼓動流俗不審張先生亦嘗
聞其說而辭闕之乎此宇宙生心害政之大患有心者
不可不力持而救正之也弟未敢於張先生作未同之
言幸兄爲弟致景仰禱祝之意茲因敝門人

都之便附此奏候 遭其兄方白之變孤危窮苦面
方白有首尾一宗爲厚薄者所負今將適楚責索恐世
路嶮巖先望援手名德吾兄能爲之規畫使不至虛往
以慰其存沒銘刻不獨 尤弟之所感激勿說也山
齋率泐無任馳瀝

異端持論雖各有宗旨然其借儒家說話改頭換面
以惑世誣民却只是一箇套子學者知陳獻章背畔
程朱爲尤甚則王學之非可不辨而明矣

與高且中書

半載不面書問隔絕此數年以來未有之調疎每一念及未嘗不黯然也附公擇二月書停滯省下越兩月乃得讀然近狀則公擇先謂之矣聞賢行鄰邑常事得值足資薪水甚慰甚慰然此中甚能調理壞却人才不少急宜振振應脫為善念頭薄薄自然剛落若不甘寂寞雖外事清高正是以退為進趨利如鶩此中逕吟甚肯惡不可不察也以老兄今日室無坐坐之具身有攬腹之才而胸無足畏之友從此場脚不難入無底之罟或不禁其言之屑屑耳某凡百如故家亦亦難安得無分內無分毫長遲醫未嘗不行而醫理亦無新得此待老兄者甚衆不得已來勸弟者皆不足以慰其欲每至技窮末有不思使鼓峰在當別有解治也二月前猶考夫自覺有益時以不瓜某思從前過醫最大是自作自掩今且自覺得處痛自攻治正不知能接續推擴得去否耳近小許蘭森堂初意不過砌磚止濕換窗敵風雨而已事機一動勢不自止又須改東西兩廊又須正南牆梁數間作書舍未免多事浪費然業已至此只得成之凡心之把握不定事之預料不來放易收難大約類此孟舉自牧俱如常令兄閱端稍足濟否開莫山欲

出游此間自去冬來頗以交遊為戒恐致垂棄大非算也弟今秋為次兒娶婦冬營娶季臣先兄父子過此便欲省事閒離黃水吃菜以卒舊業冀得些小工夫耳秋涼得一出面為望欲言固不只此

痛下錢錢愛人以德江家谷

鼓鑒賣藥以食其友生平志節皎然為一時遭民之冠先生與之書猶以醫行當事最易窮理為憂可見士君子守已立身洵非容易而凡有志于上達者不可不熟此以自警也

答戴楓仲書

某足跡不越江南交遊不及名位荷鉅村畦穿穴故紙
頽然乾坤一棄物持此終老而已何意數千里外有道
君子有從而物色之者某適滋懼也讀半可集清演淳
淵無從測其涯涘再讀自序始知淵源于東鄉今從二
川以入歐曾之室故宜其門戶正大如此近世文字自
震川出始能窺子固之藩籬而千子表章震川之力功
更不小然竊謂二公之論文亦止論文之法耳後來多
說愈精總不離文法最上一關却無道及者不知古人
用許工夫成此不廋廋者將安用也服前紛紛多不
朱子辭闕二途江西頓悟永加事功而愚謂更當開肩
山之權術去此三大患必更有實得古人處不知先生
于狂言謂何也來教云大丈夫當此時欲以筆墨見表
可鄙其矣此雖執謙之言然語亦有病世衰道微不患
亂之不歸于治患只成漢晉唐宋不能復三代正在此
時之君子有此聖于筆墨耳孔孟不得志亦須存其言
豈以筆墨鄙乎如徒以文法也然後謂之筆墨也可則
且有不正于鄙者如所謂頓悟也事功也權術也其言
之不精則禍中于生民孟子所謂生心害政立言者可
不慎與然則先生今日著述自命正當以字內第一

肩大擔子自任耳何言之過輕也承惠惠領傳草晉疏
以誌勿諫玉鈞藉返適在村莊避兵無以為報徒有顛
負拙刻偶評一集呈覽若以筆墨觀此又筆墨之最下
矣然或有未盡鄙處亦欲於此下一轉也一笑山河遠
湖相見未從臨書神湖

爲學必有實得古人處方能透文字最上一關而三
代之治理亦可藉是以存然非能以字內第一肩大
擔子自任者方且求向江西永嘉眉山門下討生活
而惟恐其不容也又何怪其用許工夫僅能成一不
應危物事耶此儒者之學所以貴先立志也

復董兩舟書

鄒子回得手教反觀數四不禁歎歎庵快也然而猶有未盡者則以兄之所見終不脫乎利害之關而未嘗一及乎是非也計十餘年以來解衣推食周其困急孟舉之厚我至矣然古人有言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僕也弟門戶衰落復遇尾大之變今又自放廢雖不知我者無不爲之隱憂以虞也今日之事弟之切身患乎非弟之切身患乎得時而有力如孟舉宜何以處此也譬之漢時周太尉之入北軍而呼爲劉氏者左祖爲呂氏者右祖此時斷無中立之理也失然曰吾左祖矣此尚得爲呂氏之真交乎棄妻逐臣則正弟今日之謂耶天下豈有貧賤之君夫棄逐富貴之臣妾者哉弟自去年以來不揣疎拙屢進踪跡太密宜稍收斂之說不聽則言之再三自今思之不覺自笑無怪其以我爲如婦之說而媚族臣之間也以取棄逐不亦宜乎然而今日之事弟則自有以處之矣如兄之諄諄則猶未爲知弟也無論十餘年之情爲近時之不多得恩其母夫人識弟於流輩中而命其子與友及彌留時嗚咽流涕而囑弟曰吾止此一子幼失父無教其言行未嘗一當今吾無可托者以屬之子子其善教之弟收淚而應之曰敬諾此

時孟舉匍伏牀下慟不能起思及此弟即聽舍姪之說爲異日何以見其母夫人於泉下也弟之呼號震動者寔莫有誤悟轉敗爲功耳今既已矣則弟自有善處之法蓋舍姪爲其僕所詐則斷斷不可弟以族主受許無不可也如此則可以杜兩邊後來之累矣至兄云過此以往縱有道義金蘭接踵而得寧有如此者此則弟所謂以利害而不以是非者也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感恩有之知己則末如兄云不過復得一推解周急之人耳非得真友也否亦不過失一推解周急之人耳非真友也是其過也是其義也舜受堯之天下而不以爲友也

必出也
先生與孟舉交會受其母夫人臨終之託原非往來悠泛者可比至不得已而爲悔恨苟且嗟來進退失

據之語不過引咎責躬以冀聞言者之醒悟耳觀與沈書才情穎朗意氣開拓云云則始終欲其同歸于善可知若便以絕交論視之失其旨矣

寄董方白

久不與賢者相對繫念無時形之夢寐得近札知以館穀北留較之奔馳此為良矣若得附戶讀書做此著實工夫為益更不小只恐此中應酬世故又從而結之耳此不必講義理只與論利害則作宦之危自不如處館之安宦資之不可必自不如館資之久而穩也惟幕館則必不可為書館猶不失故吾一為幕師即與本根斷絕吾見近來小有才者無不從事於此其名甚噪而所獲良厚自以為豪杰作用不知其心術人品至汙極下總壞盡驕詭並行機械雜出真小人之歸而余法之所稱光棍也竟之所取亦東拼西湊有虛聲無實際處月之間消落如故落得箇終身狼藉耳其家見錢財來易皆驕奢不務本業則又數世之累故不可為此來札云長安富人肯為捐納以其輸錢得官於心未安而此此同是矣然賢者見識於理尚隔一針在今日而言以文以錢有以興乎無以興也若他人代為捐納則雖今日亦有所不可使其人即不望報我何義以處之如其不能不望報也則此官豈可為乎辭受取與立身之根本足下不安於輸錢而反安於他人之捐納此吾所謂差却一針也滾滾馬頭塵中自然無人物在裏亦不足

較量但足下自能高青眼孔貼得脚住則所望於賢者
不輕耳僕迂病日甚卽已里紛紛似不欲相近看此世
界中真無一足把說者惟硃書數種未了恩後來歲月
無幾將屏棄一切汲汲了此此留之打包者也但恨同
志稀少無邊商量向日張佩璠頗聰明細心有志向上
欲引以爲助而天奪之遽邑中止一吳自牧天資過人
近年德業日新以爲賴有此人而七月間又以疾暴亡
有此氣象火候殊不佳顯影氣有口挂壁真無生人
之樂矣不知天意欲何如此教書又安能以一手一足
成之也言之可悲可痛今弟文字甚長進志趨亦漸入
高明弟苦無定章工夫打成片段耳嘉善柯萬輅到燕
曾相會否此兄質性極美有意於正業爲文亦高雅無
俗韻華胄中絕少者只是門第習氣重世故深擺脫不
得亦是無可奈何然素心尚賞此意時時不泯得間卽
與商論想互有益也還文行世非僕本懷年來多費頓
此机給送不能逃已其中議論去取未免招人憎忌且
下刻成墨評一部中多直抹批駁恐外間不無譏詠或
別生是非故尚游移未出不知當復如何幸爲我察之
得早見裁示特爲行止也冗次率率不備俟後再寄某
頓首

經歷世故愈久處義愈精惟有本者能之

與董方白書

遠離半載初返園扉思尋友朋里黨之樂不謂舟過北門忽觀妖異嘗構舍皇駭問其故則曰新造小齊雲閣誰主之則皆平昔交好者僕止之不能諍之下應不得不望放於同志竊謂此事有大不可者七崇尚異端誣民惑世即無知妄作猶恃鄉儒正人起而禁遏之光可倡此厲階耶一也年不順成者三載矣今歲幸無他然十室九空流離未復今無故發此大難之端度所費不下數千金時細舉盈極爲民害二也或者舊時原有遺蹟而修復之然且異教宜除不宜興今忽創建非特此風一熾燎原難息民生何堪三也數年前海濱僻處小邑陀致三吳恩悵燒香雲集男女鬪鬪千艘張旌耀旂彭開包藏巨測前事震怒擒其米魁覈之法禍乃得免此覆轍不遠今小齊雲之名一播遠近恐其患更有甚焉者矣四也此地係通邑咽喉商賈薈米於是乎聚賈賈官廬於是乎譁因河道逼狹平時尚有割淺阻塞之虞將來香船駢折又何以堪况吾邑疲弊幸上下皆懇其貧苦以故徵經凶荒而得免今舉動若此將限得股修之名來筭算之誅求動不測之覬覦以貽當事之憂五也又聞此地曾有尼築庵以擯傷地脉爲詞撤之且

經申報上司矣尼之與僧有何分別菴之與殿又加太矣豈尼凶而僧吉乎抑菴則傷脉而殿又忽致禍也萬一有執此說以論可否者前後互異不知諸公將俾中尊何辭以對上司也六也私期風有明禁昨見孟舉兄云杜公意亦不以爲然然則其爲非法可知矣不知諸公何故執迷必欲畔正道號禁令違父母之訓而徇此邪妄之說邪七也蓋其說實惑於風水不知風水之術即使有之亦當論地脉水法之去來消納方爲實理今但云去水方位宜與殿開夫水行地中屋架地上來不屋高而運道遠不惡水瀉而拒阻此理之易曉者也若果有盆水可則北等之難與夾岸僧廬相拒與亢矣虎肅之鬱鬱又足攔其要矣又安用此盆水哉爲况吾邑去水之口甚多登雲橋以南對縣治直走者十餘里郭南橋以東南寺以東迎恩橋以東北三里橋以東傍縣治橫瀉者皆去水也又安得許多地藏殿以變之哉此風水之說更可不待智者而破也此事一時之成毀似小而關吾邑後此無窮之利害寔大僕人微言輕與諸公曉曉竟不見省伏望足下以此理直告之杜公杜公爲吾道計爲法守計爲生民風化計必深且切倘得毅然禁止永絕妖妄則陰德之及吾邑者真與

水相無涯而足下衛道之功亦非淺渺也丹次草草處
於千萬

於一小事指陳弊端歷歷明盡此先生文理密察處

即此便見經濟實學。看他逐段中各有許多曲折

江蘇谷

此篇與與沈起廷書俱極論創建汪祠之非崇正廟
邪可謂不遺餘力

與沈起廷書

前日別後復幾兄意尚未甚以鄙言爲然故又周方白
詳致耄聒華老亦曾托道此意又會孟舉兄叔任極言
其不可諸兄皆吾輩道義素交故弟與痛切論辨盡此
事關係不小下意諸良友偶誤至此弟歸數日耿耿憂
懼三夜不成寐但爲此事今知兄高明必豁然不吝徒
義之勇不煩弟曉曉矣頃晤華老觀其意中的戀戀不
忍舍有姑縮小其規制之說此後短蓬非調停之俗腸
非賢者光明磊落之道也漢高祖聽人言宜立六國後
即爲刺印後因子房言不可即立促銷印于弟則聽
應想先生言文
高祖之光明磊落真大豪杰作用當其刻印未嘗無說
見其納言之廣當其銷印又弟見其收過從義之敏決
天下後世稱歎無已何嘗議其始之誤聽又何嘗笑其
後之不終哉故此事兄既知其誤宜卽斷然已之萬勿
作調停猶豫之見况聞此地向有尼狄造菴縣間曾有
以傷地脉爲詞申報上司矣尼之與僧有何分別者之
與殿以小易大在世法亦有所不可杜公昨見孟舉言
及此事豈可違法以循妖妄乎今直以杜公不可之言
下場甚正大甚光明磊落兄斷勿失此機會也抑弟又
有慮者凡禿丁之毒謀最深諸佛總甲之懲典正歲必

不肯中止度此事非兄與諸友不能必然多方播惡吾兄或以吾輩作事不可失寸自廢或以禍福或以募化之物已收紛紛俗說只須毅然以理義斷止使其說不得而惑彼見諸策不行必將造作流言以激吾兄或增捏弟不堪之語為難問之計皆旁所必至惟兄明鑒而勇斷之也南中遠近有道有識之士聞弟述吾兄梗槩皆敬慕不置此舉若遂其有損於吾輩德望不小弟聞朋友之義舊臣之事若君過不諫非人臣也友過不諱非人友也事君之道諫不聽則以去就爭之今弟亦輒敢以去就決之於兄及諸好友倘此事終不可罷則將

說

卷上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可與盡言弟此號呼聲淚迸出矣伏望鑒其愚顛而採擇之幸甚幸甚禱切禱切至禾數日度十七八定當歸叩尊齋若經過北門見營構巍然便不復能東也頌行草草不盡

與沈起廷書

方白昨過致尊旨謂弟與孟舉日遠日疎不可不亟為脩好釋誓之事其言真以切其情深以厚其計慮亦遠以周此弟之所感歎而欲涕者也然反覆籌之有所必不可者不得不詳其說於左右背弟與孟舉非尋常悠泛之友也其才情穎朗意氣展拓謂可同切劘于正人君子之塗冀各有所成就非世俗微逐酒食往還體面以為歡也其母夫人識弟于洞人之中命之納交如其嫡從之屬孟舉亦竭情盡歡表裏無間者十有五年而有劉余之變賴兄與諸友第合至今及茲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弟

是非則非一冰一炭一朔一南背馳遠絕乃欲強挽而使之同兄試思之將令弟改轍易轍以就孟舉乎抑能令孟舉棄其所樂而下徇匹夫乎兄亦必知其不可也何若使孟舉自快其人生行樂之見無復有偽道學之可憎敗人意興於其間亦使弟自適其枯槁絕物之性不賄不聞無復憂懼慙慙曉曉日取罪於達人所謂彼我之間各得分顧不亦善乎蓋所爭在志趣不在事迹事迹可以脩釋志趣不可以脩釋也方白云吾兄亦知難于暴冷但求全故交之念切欲弟姑自貶損無深求且作尋常悠泛之往來於義宜無害然弟又有所

魏村先生集卷上

終上

志豈能相強今者孟舉原本未嘗絕弟弟自不可立於孟舉之庭耳風昔之惠但有感恩豈敢怨乎吾兄往矣致語孟舉江湖浩浩遊乎兩忘之鄉斯可矣各匿其意貌與盤桓名曰世情實險惡之所爲又何取焉言不盡悃統冀鑒諒不宣

此先生所謂欲學朱子當從去就交接處畫定界限做者也世風日下寒士日戀富交而富者益輕寒士總緣脂韋不斷絕耳須知能感人處却不在戀戀也看他義正詞嚴無一語放倒自家直是可以廉頑而

憐泣歎各

魏村先生集卷上

終上

較與董書意更深切中間許多處規語都是對症之藥洲錢先生卒得爲端人正士未必非因此感悟而然也嗚乎人生不幸不問過顧安得直諫之士與之爲友耶

復黃九煙書

三次得書皆以骨董爲緣其事甚可憫然以此得通數年未通之消息又甚喜之也執事清操好古世不易得某比雖杜門無日不思一見得書如得面焉故不惜一引致耳非好古董也其舊否問諸固非所與聞且孟舉不爲收蘆大老官用晦非孟舉門下封閭客九煙非用晦緣索人而此一流輒謂乃公令人問問嘗謂某不幸交孟舉自牧疑殺天下人凡有冀望於二友者必以某爲狗監得者引趨失者聚怨警責不少卽如執事尚有明晦能得於孟舉九煙不能得於用晦之言又何怪而井流俗之云云也飯里之無一人足與語此執事所卽也某之所以善二友者亦如韓公之於大顛爲其頗聰明識道理耳豈以其厚於資能爲某用哉卽四方賓客所周旋與否皆其本意某未嘗左右於中也某少時不知學御游結納無所不至今始恨悔所作不但狹邪淫薄惡之不爲卽家僕功名詞章技藝之志皆刊落殆盡矣故世多見許爲騷人爲俠士爲好客爲多能未嘗非過情之譽然正皆其所恨悔者非所願慕也其所願慕者窺程朱之緒言守學究之家當而已讀來書及佳咏似尚有知某不盡處故輒自布其狀謹和第三首韻曰

云云 執事亦一笑而許之乎

中間恨悔數語真乃自道其實而凡爲學者亦不可無此恨悔也 江歛谷

半非與先生爲道義交乃敢以鄙瑣不堪之事妄相干瀆其所以自待者輕矣書中借市井一流痛懲其失而以知有不盡一語結之所謂聽其言也屬如是如是

與吳王章書

山中蓬歸惟慮後期爽訂擬舍不見信息知非吉徵不
謂果罹大故思惟至性萌摧何以堪此又聞有傷體之
事不禁愀然伏念數年相與且謬有師弟之稱自恨平
時不能指陳正道推明禮義足下聰明果毅必奮然以
聖賢之孝道爲歸不致毀性悖義不以禮事其親如此
此非足下之過而某之罪也夫復何言夫人子於親苟
可以致心竭力於踵頂豈有愛焉然古來稱至孝者帝
王中無如虞舜賢士中無如曾與矣乃一則父置之死
而不死一則傾保手足而無敗傷思此一聖一賢於故
時先生告文
母病革時豈於身有所惜於心有所未盡於此事有所
不能以移後人以突過哉亦以止於孝之道有所不可
也禮於居喪殆毀尚比下慈不孝故哀麻有期哭踊有
節行任心行之以不孝爲孝亦復何所不至近世不閉
禮義封股斷臂之事紛紛多有正人君子亦嘗深論其
非而流俗頑固不可解然猶多出於無知之張正頗
有以知正者有以救正之耳奈何不務法虞舜
曾與之事親而下效夫愚婦之所爲豈愚夫愚婦之
爲反有加於虞曾者耶今王章此舉震動輿衆流俗無
知鴻相傳誦惑世惑民爲害非細四方有道之士必指

某而斥之曰夫夫也固嘗與之遊矣其爲邪說然耶其
告之不忠耶某亦誠無所辭獨負疚無分毫之益於足
下而侈然以師道自居真愧悔難安耳成事不說今復
何言惟足下勉自愛幸慰不具

王章無儒義之學而好爲苛難故以封股斷臂救親
爲孝先生引經據禮以斥其非且憂其惑世誣民爲
害不小真乃仁人之用心也凡爲人子者俱當以此
爲戒

復苗生劉生

兩兄奇才駿志崛起西邇又與家傳文游幾間離間之
者前歲遠序惠書示以作製圖或術光緒四則吳越
書文之十本能或之先也天下將治氣自北而南今南
風日靡而北有兩兄卓然自振於方隅并將治之賴乎
充兩兄之力距止凌韓將賢以之古人作者之室固優
爲之然弟之屬望於兩兄者抑又不在此也譬之買焉
視市集之闊多者而爭致之獲利十倍然猶庸買也今
之善其文以取華望者是也若擇市集之所賤棄者獨
居焉是爲奇貨其售無期而利不可量賈斯良矣今天
下所羣集而不取者何物乎此奇貨也兩兄亦有志耶
若其且病矣爲俗學所苦類長入山與野僧柴漢爲侶
不足與隨斯道惟兩兄勉之而已家刻二冊小兒妄作
一快問呈記室用博一粲便泅附候不盡所云
引進後學意思真粹然市集紛紛竟無知奇貨可居
者如庸賈何

答潘用微

某南村之鄙人也至愚極陋未嘗學問幼讀朱子集註
而篤信之因朱子而知信周程因程朱而知信孔孟故
與友入言必舉朱子爲斷友人遂謬以爲好理學者其
實未嘗有聞也朱子所謂使人一日見其面目聽其辭
氣察其所爲則冗然一庸人耳其不唾而去之者幾希
吾友道原稱足下清操篤志以道自任則必學務爲已
其於取友輔仁不啻詳且嚴矣過聽人言辱以長書下
問以先賢不可得聞之言質之未嘗有聞之庸人此則
足下之失人失言亦非某之所冒昧敢當也足下嘗云
篤於信孔孟故深於疑程朱某則不然竊恐於孔孟未
必篤信耳果篤信孔孟則未有更疑程朱者若疑程朱
之不合於孔孟某將謂從孟子便應疑却孔門但言仁
孟子則言仁義孔子言性相近孟子則言性善可疑也
且不止此將謂從孔子便應疑却孔門問仁孔子答之
彼此異詞無一言之同又何從得所謂一定之論明聖
賢之有趨爲後學之宗依耶如此則直令疑殺東坡所
云疑漢不曾有楊子雲也足下書又云朱賢之所謂理
卽老莊之所謂道且未說程朱卽老莊二公亦未肯心
服在無怪乎觸處皆疑也嘗聞之矣言不難擇而理未

易明必於古人之書反覆觀味。真心游意使其所說如
出於吾之所為。無復纖芥之疑。而後發言立論。辨其可
否。不則理有未明於人之言。有未能盡其意者。豈可遽
細古人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某之所聞於朱子者。如
此。若兩書中云云。某學識卑闇。實不能辨也。應君從未
識其人。書中謂其有論宋賢性卽理之非。則知其入亦
未盡人言。而輕於立說者。或者其所辨論。足以超越前
古。無幾與足下鼓吹有運斤授芥之合乎。來書已轉托
友人識其人者。通去得其報當奉寄也。吾友道原云。足
下曾熟張考夫兄某之畏友。只考夫而已。然其人亦屬
信程朱者。足下若謂直接孔孟。鄙棄一切。則當自有同
志。倘欲從程朱以得孔孟。則蓋不就考夫質証之乎。道
原兄行促。適患齒痛。不能握筆。口授兒子奉復。高明以
為何如。

通首闢之雖嚴。然理有未明一段。真乃一服返魂丹。
也不識用微能虛心領受否。江欽谷

陽儒陰釋之徒。未有不疑程朱者。因其說不足以服
人。故又借信孔孟之說。以彈壓之。殊不知孔孟程朱
道統相傳。不差累黍。疑則俱疑。信必俱信。不容分彼
此也。潘用微拾陽明之唾餘。欲鼓其說以亂吾道之

真敬先生于此辨之最嚴。讀者尤宜服膺

與黃太冲書

貞一歇夏時曾附數行相候且中來得近况而無字貞一到館未得晤然聞其有字與公擇亦不言太冲有札語也餘自越中來者輒言太冲有與呂用晦書淋漓切直不愧良友而某竟未之見何也若不足與語則不必作書既作書矣是欲其得規而改過也而又不使之見是借題作一篇好文字耳定非吾直友之用心也故某頗疑其說之妄後問旦中則曰誠有之不過責善意耳某於是悟歎謂太冲其果不知某者也茫茫宇宙何處無流輩顧數年以來竭情盡慎只此數人若將終身焉

龍林先生書

卷上

者豈果相藉為標榜哉誠望切磨之益使得聞其過則日遷於高明之域無難也太冲有責善之言正某之所欲聞奈何書成而不一示之耶嗟乎太冲天下舍讀書負氣之人望誰能言使太冲言之而當于太冲為知言即言而未當于太冲豈有過哉但于言之外別有委曲依隱之私是則太冲未嘗無言而所以言者先失其道矣然於某正不當作如此觀也或者又云此太冲絕交之惡聲耳非真釋善也子必欲見之是又起爭端矣此則大不然縱使太冲立言有私意在是太冲自己病痛太冲所言自是某之病痛兩者豈相除算哉即如或言

不可知者心耳其言豈有不是者此某之所引領拳拳也千萬錄示以卒餘教外明人選本及宋元明文集易象廿本詹氏小辨一本文選集三本又韓信同集金華

先民傳俱望簡發天涯瞻奉臨書惘然

太冲之書不過絕交之惡聲耳先生正欲於此中求得切磨之益可謂責諸已者厚以周矣

龍林先生書

卷上

卷上

復高君鴻書

舍姪人從武林還得手教審因便至省足徵近況之聞
適甚慰甚慰至所論館事以不能如約而責失信於友
公此信過也世路艱難讀書人毫無滋味延師一事日
少一日卽有一二皆爲高才捷足所取甚難爲計方公
向時許尋固屬摯誼及求之不獲無以應命亦力諫於
無可如何非有心於欺給也天下之物凡有之已者可
以持贈如意若事在求人肯爲留心用力已足感其意
之厚矣成敗得失豈可并責之其人耶以此待人人孰
肯樂爲之用必至不敢輕許一語而後已此不特方公

知戒卽弟亦聞而却畏矣至云束手待斃此亦不可以

事

責人也學也疎在其中果欲處館但當益精其本領本
領既精則人將求我每見貴郡能文諸兄在鄉里已獲
豐厚館穀大亦未至寒餓也苟其無本縱微俸到手終
亦必亡曾何補於待斃哉卽行醫之道亦然如尊公當
日之行於三吳亦其本領自取非關人之薦揚而行也
若謂賴人薦揚則戊戌已亥之間懸壺湖上者兩年其
窮回遊之友不惜極口何以寂然不行及庚子至敵邑
弟亦未嘗爲尊公掣撓也偶遇死症數人投藥立起手
是一時翕然歸之然則戊已兩年之不行以薦揚之虛

語也庚子以後之盛行以本領之貴效也乃其時同遊
之友歟望于尊公者以爲尊公之行由於弟之力而得
弟之力又實由於彼之力以此怨報德之薄衆口一辭
至今不思眞欺天罔人之語弟且無功彼更何與此弟
每嘆愧不平于斯者也今同遊之友亦頗欲行醫其子
若姪亦皆以醫求食何不一出其荐友之力以自厚其
身與子姪乎豈爲其身與子姪者反不若爲友之切乎
由是言之親友之用力固其情誼當然若成敗得失即
又由其人之本領與時命焉不可強也弟自通年謝息
交遊不復與人世相接亦無可爲轉覓之地至戚至友

賡梅先生古文

卷四

孝

貧困者更多皆苦無以應之有如尊門推令先君孝友
之意且學富而德粹者莫如今叔然且不能爲之謀下
此則令弟君行醫狀更甚于兄前者令兄君求札來亦
欲寬地然則卽便有館必須得三四處而後足以及吾
兄也同知共斷斷不能矣承喻明正見顧親戚好我惠
然肯來祖茶磨酒足奉談笑固所願也若以薦館行醫
之事見屬同萬不能奉命徒費往返益增費尤寧使兄
聞此而見惡于前無致含綢而得罪于後唐突附復惟
足下諒之而已某頓首

教人必盡其誠文亦質樸可味

與陳執齋書

錢侯至得手教論近歲安勝爲喜十月初存甥見墓今已回好但眼皮發餘尚未乾已無他慮此德門之孽孽足憾尊親遠懷也弟某子孫四人出痘而殤第八子騰室終日悲淚酸痛不可聞以此心緒殊惡耳錢侯明歲事舍姪孫年尚穉而受成昆季不容怠玩兩者相較自當舍語水而就姚江在某親疎之誼亦無分彼此也但某本無知能而錢侯強納一拜兩年以來思少致力於後侯雖祖發其端而于老生幾幾之緒尚有所未盡師說書之理不能無疑行苑之法不能盡合在某所見固

鹿存子孫

錢侯

弟

如此況其上焉者乎以此爲師不遺流俗中一環環者耳召師二字尚未許永當先生欲得名師以訓子姪而急求錢侯究竟止取其習熟省便耳然爲錢侯計明年必當舍姚而就語卽爲令子姪計亦必當令其舍姚而而錢侯何則令子姪之不可緩固甚于舍姪孫而錢侯之不可緩更甚于令子姪使錢侯之名師有成則令子姪不過從容歲月間其砥礪更有可觀則爲彼正爲此也倘先生以爲吾子姪期速成耳安用此迂遠不切事情者然則如今日之錢侯遠近不乏其人亦何用取必于錢侯令其自誤誤人哉以此掇爲快計令明年仍就此

地相期猛力講究以副先生屬望至意度先生與人爲善之懷于初指似殊而實合也別論取所存物歲中未能多指須俟新春陸續奉納耳某兄文領入裏指兄已爲列二首矣匆大奉報未盡所云

答陸水修

每寄信相約輒疑辛齋不能來今果然矣十二日鼓柝舟過留一字相致卽往吳門弟因數行與兼山持奉未至郭店卽乾斷舟不能前而返今函尚未折也并以送覽不意忽有此行迫促不能一晤比之常日倍覺黯然彥遠以珠彈雀之語良是夏是弟則以爲莫道不是珠且恐不得雀得亦不足飽耳况此非雀也饒鄉鷄鵲豈可彈耶纔說尋寶去耦耕定知不是耦耕入辛齋豈忘鄙詩乎乃欲得三四百千以老嗟乎辛齋此世界誰能有三四百千棄置路傍待芒屨布襪入拾取棄後疑後他人蒙皮戴角攫禾箱袋中物安肯拱揖而置之乎同道之人右謂吾別有取之之術此豈復成辛齋乎憶前年太夫人生日壽序某謂太冲書此意以厲辛齋慕願遊客之語旋有身嘗之而身爲之者辛齋尚不知所覺耶况太夫人齒高正啜菽飲水盡歡之時豈遠遊中乎無肉喫菜無菜喫淡只有此法耦耕便耦耕更有何商量計較莫錯幾州鐵也天之與我甚榮甚貴正復有在是珠不是珠正在此間辨取耳彈雀之後豈復有珠哉非辛齋某何敢發此狂言誠猶望其行之未城地新斯已矣欲待面商落筆故銘尚未刻銘曰石無奇色而

何以刻余曰不然辛齋之物恥齋斷之神斤妙質瑠光吐華終古不蝕苟非其人雖有奇石劫爐塵灰無異瓦礫敬哉吾友永寶爾璧研作壺式又有銘則刺觸不堪書也姑記以俟面時勒之知已稀少又復遠離淒淒如

志士不忘在溝壑居今世不能咬菜根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水修賢於衆人遠矣而猶不能免於時俗富貴利達之求此先生之所以歎惜而欲止其行也

復裁之兄書

襄指來得五月廿八字知小毒爲苦今已平善耶此是厥陰陽明濕熱若尚未愈須用後方治之所示婦去詞言短味長刺深旨厚真風人之遺蕩子空牀塵鏡在匣三復之餘不禁縷縷之垂垂也吾兄視弟豈遊戲波瀾人物哉數年以來屏棄一概披胸納腹其跡甚隘雖教愛如吾兄然比之猶覺有間他可知矣意向冷灰凍壁中尋取一箇半箇肯屈頭挑擔漢子同鎖故帝使殘字求聖賢向上事自了此生分內而已乃弟之所取者在

而人之所求者在彼凡所爲說道理論文字只如游方當上入門口談耳一朝鏡盡虛京圖窮乞見本相露不能復掩三吳間人無不笑弟之至愚而歎此道之無人也追思向時握手捉袂揚眉睨目凌厲古人呵罵一世指冰霜謀賁以爲期其聖賢耶醉卧病狐羆花

應耶悄然自失涕泗橫出真不能自信自解也昔有好色者于逆旅遇靚粧女子挑之就焉明晝戶尚局鄰舍評發之存一顧一髮有巨獸得目腥膻矣去蓋不知何怪也今弟所存猶不止顫髮則爲幸甚矣此種狡情後

雨諒不足當明眼者之一笑乃間所至傾動唱宗說法尚欲以此塗一世之耳目以行其攫竊之術韓公詩願

君莫嘲諍此物方施行又可一慨也春間無事時戲得問燕燕答二詩別紙錄去聊發遠懷弟已不願向世間疏明本末因吾兄知信之深屢荷遠念故縱言及之耳不足爲他人道也近於襄指札頭見一行云欲作書者說相寄別論雖不詳可以意會得兄筆一點染使妍媸無遁形便足當荜森絕交論一則矣望甚望甚和裏指可字韵詩亦和得一首并呈致有便調語談作數語詩話尤瑣劫之願也

答葉靜遠書

久不得觀止遠金爲勞接手教甚慰。應某來病日深支骨待死較丁已追隨時先生所親憔悴之容又不可復得矣。豈事久已謝絕惟點勘文字則猶不能廢平生所和解惟此事師微聞程朱之墜緒亦從此得之故至今嗜好不衰。病中賴此摩挲開卷有會時一欣然覺先聖賢一路目前歷歷而正嘉以後諸公講學紛紜病諒夢囈皆因輕看經義不曾用得工夫未免胡亂疑却路頭耳。若謂弟逐蠅蚋生計弟雖不肯不至汙下如此尊教殷殷愛我而賜之譚策敢不感激思奮然于斯。此

卷上

卷上

鳳入牛角蛇投紙意其自視章句傳註文字之遺願。觀意味也已。而問外間有所謂講學者其說頗與向所聞者不同。大有多追尋向上直指本心恍惚此爲聖學之宣傳而向所聞者果支離膠固而無用則蓋棄其學而學焉一入其中益厭薄章句傳註文字不足爲而別求新得之解不知正嘉以來諸講學先生亦正爲村師之講章時文所誤不屑更於章句傳註文字研窮辨析乃揣撰一副謬妄淺陋之說以爲得之。不覺其自墮于邪異耳。故從來俗學與異學無不惡章句傳註文字者而村師與講學先生其不能精通經義亦一也。蓋人

卷上

卷上

異之解則必於章句傳註真有自信不及處要知此信不及者乃吾心之粗非古說之失也。亦村師講章時文之所蔽非章句傳註之本然也。篤信深思精其心以求之則其理自出輕信粗心則必反疑古說于是猶其私智穿鑿破碎思妄駕乎章句傳註之上。聖不勝願矣。乃反謂經義必不可講學豈不悖哉。今日理學之惑亂未有不由此者而其原則從輕看經義不信章句傳註焉。始此某之所以皇皇汲汲至死而不敢舍置也。遺書精義已成尚未較對鑿補儀禮經傳通解正在繕寫發刻但其事浩大不知能畢功否耳。童蒙訓一冊呈上

凌渝老今歲仍在敝里涵養加遠其尊翁已服闋矣弄璋之事并無其具奈何曹舍親俱好在後學規訓容索取奉尚率復不盡

世豪道微爲人心術卑者不外俗學異學兩種而此兩種病根皆自輕看經義不信章句傳註生來一經先生道破覺正路之素蕪爲之一空學者毋終爲科目所誤可也

答葉靜遠書

自變動以來貴里尤爲雲擾之地未嘗不念及道翁不知潛止何所授教番已越在近地喜可知也弟自前歲冬卽移居村莊比亦患遽疥至不能行動吾道日衰正人代謝張考翁沈石長張佩璵于去年相繼厭世敝鄉同志一時畧盡隱存者何商隱凌淪安而已而兩公皆未有後人商隱近復受小人之侮坐訟未已不知天道何故若此火色殊未是陰消陽長之幾如何如何尊札中施孫二姓從未識其人豈非敝鄉講學之徒乎若然則邪妄人耳乃與張何雜稱之甚失其倫不可不辨也

中秋後候尊駕之來以罄縷縷敝居在南門外黑板橋問呂家東莊卽得手不能書口授兒子不一

答葉靜遠書

兩接手書皆發蒙穎之言千里動渠朋責深至顧某何人足以當此又何復幸而能得此也三復永佩敬謝敬謝某類唐不自力兩年以來撲椒塵埃有消無長考夫先生雖在舍間而遠離之日多親炙之時少今年又得渝安寅旭佩璉諸君子相聚邑中友朋合併之緣從來希觀然師資在望故我依然即容貌詞氣閒固是一羣疎人也則其所爲開徑亦益者亦徒以名而已矣不敏不勇不虛受又孰有甚于此臣猶知之而況于君耶今恩刻意擢當墨守洛閭之書不欲爲顛預謬悠之說不敢爲主張調劑之言卑之無高其有稍進海濤不若措模剴切與千里提撕至意乎然臣精銷亡退就新櫬不知終能收拾否也朱子遺書四種先先正在刷印服信行促迫未及待成俟後便寄至可耳何時快晤以承教言凡次率復不備萬一某再拜

與陳受成書

朔日正作字附俊叔公未行初三日今堂親母至一時悲喜交集殊難爲懷也村莊敘語調養頗安且連日東渡耳兩省來札知進修之志甚篤恐虛少壯歲月此意極難得但吾儒正業與流俗外迫自別外道但欲守其虛靈以事理爲障故必屏絕塵緣以求之流俗則溺於詞章句誦亦必離遠應酬而後得力若古人爲學則不然朱子解格物所謂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于身心性體之總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草木蟲魚之微莫不見其當然與其所以然凡此皆格學也如此則今在吾中過庭之際其所以服勞承志者如何尊公事務狹掌即可以考得失感應之故與所以經畫之方或有所行役則亦可以察風俗覽形勝訪古今求人物亦無非學也得暇即讀書聞史以擴充其所未及總在立志專一則凡所聞歷皆於此事相關若志趨游移縱博物能文總於已分無涉足下試從此求之事理既明德業自進即行文亦必沛然條達與向不同他日相對正好商量也莊中近復小葺當淨掃一堂以待吾受成耳有便信特寄數字

天下無事外之道故無舍日用應酬爲學之理學者
須是立志專一不爲流俗外道所惑方知此亦無道
語虛設

與何商隱書

違教幾兩載不免有悞悞之嘆先生歷境雖困而其道
益光正足以見識養之遠人之無良曾惡與于先生者
也若弟滿前刺觸動足成愆事皆由已不問他人其取
困又與先生不同不審先生何以終教之乎春夏嘗構
山庵數間雖未盡落成而泉生室中峰窗窗外澄潭可
釣峭壁可登松還竹林可以避客亦復欣然忘老第若
空谷無音寂歷誰語安得晨夕高賢奉几杖以開蒙
哉倘先生不棄光昧秋閒挈艇奉迎試憑眺其間可居
可遊惟先生指趣所適得遂追隨之志固不勝大願
志雖所慮當以溫補收功自是正論第其中次第宜先
滋補而後議溫或可以不溫而愈若必至溫則又進一
步說也至其婚事竊以爲禮節易而居處難此須先生
爲老翁計長便弟無從籌畫僅可從諸公後少
効涓埃之力耳志雖東來率復不虛
言外可想見商隱人品之高

與徐方虎書

弟障業難消黑風吹逼五火沸騰血如泉湧度此病狀
深浮生無幾遂于枕上削髮爲僧從此屏謝一切木葉
段影得苟延數年完一兩本無用之書願望足矣但恐
造物小兒見惡未許留連光景正世間紛紛總不涉病
僧賭閒甲裏人謂一笑付之猶多此一笑弟病不能笑
亦無暇笑矣吾兄知愛最深聊復及此他無足道殊小
愈入山爲把茅計或得過從一話也

晚晴先生

卷上

書

與徐方虎書

江城度歲景物光陰別見客中興趣雖遊索不甚稱意
然吟咏所得自足豪矣日疾困人知清齊習前不日自
可弟則爲荒村風霍不能鼓世侯嚮西望快然老畏城
市甚于荏苒不自知失保身之術亦足見其迂戾而闊
于事理將來欲令家人入城以此身委之而已小兒驚
下愧勿能教幸得親門牆正賴鞭箠之力萬勿以成人
待之昔友文字刻板已竣專待大序行世弟友大半皆
兄友也而弟平生于交游間情事及兩雲變幻之來亦
惟兄知之最深幸勿怪一援筆揮酒此意拜賜多矣疏
腕謝先生書文
卷上
江近狀亦各近其志但保附其門者必見攻以爭執猶
如演義所云投名狀者真可怪笑也有如別論其曲折
似可意想吾輩亦無如之何正當謙默自全庶幾速勝
之道吾兄以爲何如承名泉珍珠之惠至謝至謝新刻
金正希稿及先外祖稿各一冊附正晴意引眺時不無
少助也餘不多及

與徐方虎書

弟病極矣。光陰無幾。汲汲打包。猶恐不及。弟鬼賴糊舌。不相捨。卧想。君若蒼計之間。自是神仙會集。非病僧所得與也。有人行于遠。資錫者。隨其後。唱曰。被明換糖。其人急除。匿已而唱曰。破粥子。換糖復匿之。又唱曰。亂頭。換糖。乃皇。遂無指。同顧其人曰。何太相逼。生弟之雅。謂亦正怕換糖者相逼耳。兄不家其窮。而加嘆美焉。要乃遇耶。旌德。湯生不特爲弟寫樣。并管刻局中事。若此公一出。則十餘人皆須散。途矣。故不能也有呂建侯。諸寫字亦相同。但手慢。每日不及五篇。故其人自不道。今特令之。隨從若。席況以。爲可。則。則。弟處。鑒。補等。事。皆。賴之。也。小兒。刻文一本。呈。正。字。就。味。教之。

復王山史書

某荒村腐子也。平生無所師。承惟幼讀經書。卽篤信朱子。細註。因朱子之註。而信程張諸儒。因朱子程張而信孔孟。故其所見。皆迂拘而不可通于世。所謂理學。講道。則幾乎未有聞也。其在文字。亦止知八股制義。于所謂古文詩詞。亦幾乎未有聞也。而質性又僻戾。不可近。亦不樂與人遊。故友朋絕少。如寧人兄。同爲南中之士。其志節學問。文章。舉遠近心。甚企羨而從未得見。其僕。可知矣。今發病侵尋。旦暮且死。惟願以得寬。補。身。因。主。他。無。所。求。吾。惟。聞。德。獨。獨。先生。以。鴻。鴻。實。學。振。興。國。國。續。先。聖。志。道。精。實。無。在。是。矣。船。問。惟。先生。與。弟。兄。足。諸。君子。是。望。耳。法。書。聖。謨。教。我。良。深。家。刻。數。種。呈。正。非。報。伏。枕。不。能。握。筆。口。授。兄。子。藉。復。便。郵。行。趙。不。盡。所。云。

真得宋頭巾習氣。正不必以搏拈秦字漢語爲奇。

與朱望子書

屢得甥字去年以書信附蘇州而郵客已行竟不得致
快然閱甥近文較昔條達知勤業不怠日有進詣可喜
可慰第尚未能開拓境界不脫膚淺平實四字大都好
通篇逗點無可抹亦無可圈也其病坐無意思故無曲
折生發今特寄與程墨一冊金正希黃陶菴稿各一冊
吾兒竿木集一本其中金稿與竿木集尤為吾甥對證
之藥當細玩之家中尚有歸太僕唐荆川稿不以相寄
因此等文字甥宜慢看不能得其精微高妙之故期從
益其膚淺平實而已為甥計勉力開生徑使思別出
乃有進處否則終無當也吾痔瘻增劇連年浴血於
斯痰嗽不止口就枯痺加以塵虛憂過意益不睦遂創
髮為僧結茅埭溪之妙山苟延性命急欲完知言集及
一二種要緊文字而精神已不支弱管收拾不上家中
子姪門人之文陸某不能批看故甥文亦不及動筆也苗
兄劉兄文甚佳北方有此神駿尤不易得愧殺南人矣
觀其志趣亦不凡似不甘以時下自了者故以數言懇
與之晤間為道斯意醫理雖精以餬口之心為醫更必
不精其說甚長俟歸時面言可耳便信行遠不及多聊
惟善自愛以副遠念

與魏方公書

答或人

看足下前後二書情詞懇切議論肯創皆以聖人不可
知者相商此非庸夫之所知也雖下針砭藥極中其病
而弟之恩開終不知其所當然敬謝教意且因守未達
不敢嘗之義耳若謂知之而不改是何心哉弟之所不
出也古人相勗至無可奈何則各尊所聞各行所知是
或一道也至云此爲良知不致之故則大不然弟之痛
恨陽明正爲其自以爲良知已致不復求義理之歸非
其所當是其所當非顛倒妄悍然信心自足陷人
于禽獸非類而不知其可悲乃所謂不致知之害而弟
所欲痛哭流涕爲天下後世爭之者也朱子有言豈肯
以其千金易人敝帚哉足下既自以爲不謬則勉之而
已正不必欲其必同也

或人必庸妄一流故示以不屑救護之意

答許力臣書

某東海腐僮未嘗學問亦未嘗自通于四方有道徒以
塵虛浮譽驚大方之耳藥荷枉詞致以著作爲足與論
文析義者然雖淡感斯意而期許過分非所敢當也村
居杜門無京幸往來之便未嘗以荒言奉報懷抱耿耿
輒渝歲時茲更辱不倦之誨循省愈覺惶惕無地執事
江淮碩宿久爲四方所宗其文沈澹排募迥自成家無
趨時之習并無以古建招之意其足以信今而傳遠無
疑也乙卯坊刻膾炙海內與酒後呼天而奮袂者若谷
符券亦既自信而信諸人矣今于已舊已行之復復
疑者先生之疑也錄注
疑微又何自信之不堅也某僻劣無似于選家一字素
所愧耻偶因補書以友道選并刻及藥課本子行逆爭
諷刺違本懷放于癸丑後立意不復評點雖傾倒如尊
文未効表章之力亦以例刺愛也至名家專稱向來無
一拙評拙序坊肆皆知其不爲此可案驗者如癸丑徐
方虎趙聲遠黃伯和諸兄皆某夙昔好友未嘗以此相
屬他可知矣憶趙聲遠兄曾爲下問某答之謂近世人
品文章俱爲選家壞却日未識貴人輒呼其字甫若舊
知漢好者乍通刺謁已諸叙交契稱某某手授郵寄爲
結納梯媒之地士林靡靡掃地盡矣專稿之刻在內則

主考房師在外則平生筆研師友爲宜若選家評選卽
 爲語要之事徑徑之意斷以爲不可聲選亦諒其迂拘
 不相強也蓋文字傳否自有定體本領真足則久而益
 彰次亦因其本領厚薄爲時之久近其精光氣力外人
 不能拔莠不能爲之持也謂借選家時名足令作者不
 朽此選家誑惑自大語耳執事試思守溪熙甫應德諸
 公之文果賴誰選評而傳乎近時如某某稿爲選家所
 揚謝者不數年已隨烟草銷沉又何選評之有乎開有
 行而不敝者其文自不敝選家借其文傳耳楊子之輩
 恒譚輩不能舉而望之後世復有子雲昌黎集得承茲
 賸特將出書文
 田之敗麓中而韓文之論定則當時之無知者固亦久
 矣而古人不以爲僞且疑也今執事與門原本大行于
 世同時之子雲永叔已不少矣何惑于未必傳而汲汲
 尋佛頭之冀哉且三復金臺集執事于古文振起如此
 肆其力爲之足與古人爭毫釐寸尺者在是時文直餘
 事耳顏子不貳過孔子從先進論古人皆附全集以傳
 無假外求也所教尊稱珍藏饒衍俟異日有續刻當盡
 發其英華未必無一斑之窺然此屬某論文之得失與
 執事之文之傳否無涉矣千里命使愧無以塞責但能
 爲決未必傳之疑亦執事之所快聞也陸儀拜壁敬謝

厚意未緣振掃臨書惶恐
 極論選家習氣之惡與爲文欲藉選家以傳者之非
 可歎可警
 晚村先生書
 全

與黃俞邵書

不見顏色有年餘矣村莊灌植之暇亦時獲舊書拂几
開卷未嘗不憶我俞邵也世間知書人有幾讀書人有
幾惜書人有幾六除盡微陽不滅正賴此耳非結習
癡癡之謂也得手札知近履安勝不減探討較譬之樂
甚慰甚慰鹿牀翁意況何似此在何處讀倡和落句憤
溪文至三復黯然愧村子不足以當之耳欲次韻奉酬
假投中尚未得其緒前所寄拙稿乃舊刻非新作也小
題今始印就以一冊送正爲兒戲則刺于此時何異戒
嚴講老子乎亦欲見其癡頑耳所借書郵寄恐遺失誤
謹收貯俟他日政呈第書知爲愛護不煩囑也昨雪客
字來云劉雲莊集二本爲程子介所浮沈度子介爲吾
兄所厚不應有此憾事况此條弟借兄委不可不力索
還之知兄惜書之心在彼猶在此也惠獲經年近復病
疥不能執筆口授兒子奉書不盡萬一

與周龍客書

弟本鄉迂以多難失業未嘗有所冀得率意妄言每不
爲君子之所棄亦其遇幸耳乃吾兄傾蓋投契又出尋
常期待之外昨手教情意殷摯令人感愧不自知其何
以得此于吾兄也至欲以過分相處弟何敢弟何敢在
吾兄則歐陽子所謂謀道之志不擇人而問而在弟則
柳子所謂環顧其中未見有可取者爲衆人師且不可
而況吾子者也吾兄天姿奇偉上承家學之源內有昆
弟風雅之助外多良朋名士交游之益又加以好學
思欲然不自以爲足之心以此進德修業其勢如驍
天馬得安驅于千里之康衢雖老驥顧之沮喪况弟之
驕驁乎茲下題一冊呈正手瘡作惡不能糊管口授兒
子賡候不盡

復周雪客書

六年契濶無時不思見車歸每迷明德溪用慰企余降
辱餘年修不如短老兄知我亦不爲弔而爲慶即珍脫
遠頒不敢辭却然實有所不安謹令小子叩謝所許詩
冊在吾兄贈言隨時儆策重於球璧誠所樂得而讀然
正不必以壽爲義也若遍徵他友之作不過虛譽浮名
祝讀長生套語有何意味萬勿爲也第嘗謂壽文壽詩
起于末世孝誕嘗就之俗古來文人之所無有也至于
屏幃軸冊尤流俗之失吾輩今日正當力矯此弊耳如
何如何月川集得爲刊行乃世間一大正氣事非小亦
見書云云云云

授兒子繕奏未盡

與門人

屢欲草數字以行人促迫而止然未嘗不念及足下也
僕在此只得書集多種爲快所遇人物大約世情中沮
沒多少好才質最上不過志在誦記詞章而已都會經
沓滅然無人減足環人張先生所慮同流合汚名身俱
辱其言固自不刊但學者自問何如正要此間試驗得
揭爲子使絕端止爲庸人說法也濟不得事吾不解抱
不哭孩兒輩這箇點此意無從告訴但歎息知人之難
耳不審足下文何以益我也漢國之變令人悲悼其大
難粗然下稍展拓得開不入鬼窟活計惜哉今不亦復
得夫足下學聲張先生亦甚憂然僕知尊公深此未可
以口舌爭且學道而先墮親意亦無此理學奈何奈何
見輩失所依托令我茫然失措又不審足下能爲轉祈
否勿次草草

呂晚村先生古文 卷下

桐城後學孫學顏編次

西法曆志序

洪武初大將軍徐達等平元都收其尚籍經傳子史凡若干萬卷並至京師藏書府嘗召儒臣進講以資至治間有西域書數百冊文殊字異無能解者十五年秋九月癸亥上御奉天門諭史臣李弼吳伯宗曰天道幽微垂象示人人君體行之成治功古帝王仰觀俯察以脩人事有萬物文籍以興辨倫攸叙邇來西域陰陽家推測天象至精密有驗其緯度之法又中國所未備其有晚村先生言文

卷下

宇宙固未嘗以華夷間也。中葉星曆諸臣以舊法未合天行求改正萬曆中遂有修曆譯書分曹治事之議使分曹各治事畢而止大統不能自異于前西法又未可爲我用猶二百年來分科推步之故已烈皇帝知其然命禮臣督改之勅廣集衆長兼收西法凡譯書一百四十卷皆西法也時中外多故未及會通以頒布海宇以繼述高皇帝遺意而京師變陷矣豈達喬絕學其得行于九夏亦遇合有時不可測歟不然以聖哲之主前後譯撰而卒不得用何成之難也二代鉅典未能備衆美成大法還方藝術之奇又不克見正于聖作儒臣守理而不知數曆家執成法而不知變化消息之道天經乘舛葬倫攸散豈非天哉

卷下

西法足補曆家未備之說以其理之精微有關於天人故也惜三朝譯撰俱不得其用而一代鉅典竟未爲定璧祿可歎耳

江蘇李

曆法未合天行非精于數與通乎變化消息之道者不能改正其失西學有可采用處固聖哲所不遺也篇中慨歎成書之難卒致天經垂舛是少少關係在

周易口義後序

昔朱子於詩傳自以爲無復遺憾而於易本義則意有
不其清者趙子欽寓書朱子謂說語盡極詳說易則太
甚滿者此也自制科須教易遊本義經生行文嫌本義
之略而無所依傍於是間入程傳然猶未離乎先賢之
說也主講章遺出則又拉雜諸家穿鑿附會之說而加
之以俗陋之已意學者喜其依傍而可以餽飣也則益
易衍而不知所返如近日坊本其說尤鄙劣而時之以
易名家者無不以其爲傳上非是不以取下非是不以
應名未與制實則離考亭而畔本義者也蓋朱子之意
主於簡而今則惟恐其說之小朱子以易爲包合活括
而今則一以僵死著朱子之大者在象占而今則以
象占爲賸虎此其所以離且畔也惟程子亦云三百八
十四爻不可以作三百八十四解今則并無三百八十
四用矣此不特畔本義并畔程傳也吾師五宜先生玩
索於此者三十餘年探窟躡蹻與二三子朝夕論說于
抄舌謄難時謠細曲亦爬羅補苴以收其一得久之成

口義一書遠依雲峰之通釋近涵虛齋之蒙引大崖之
存疑同爲本義之羽翼淵明所謂汲汲魯中叟竊經使
其淳者也某從違最久近復與先生之從子廷有子女
之弟同梓是書以發蒙斯世因請刊落草言獨存本解
以傳考亭之精意先生曰吾校時書之妄耳非詮本義
也本義則朱子且以爲多而吾更爲之增其籠燭乎且
今之說易非以求易求行易之文耳文雖多而易欲簡
其勢逆而難從耳故就其說而導焉朱子自謂於諸家
之說只就語脉略牽過此意惟吾口義亦於時說牽過
而已若夫朱子之所不甚滿者而吾能滿之乎爾其爲
我序之某竊懼簡鈍不足以敷張師意因次述所聞以
識於後庶幾離畔者知所返焉門人呂某謹序
考亭著本義一書易道如大明中天矣餘子紛紛妄
作各爲蠲龍增骨子耳

古處齋集序

古處齋集序
昔謂三百年來詩文無作者或曰是有故乎曰有病
也則學表非至此乎曰舉業無巧學舉業者爲之也
人之中誠如聚族之有仁而草木之有萎也按餘花葉
形色以味天性其足雖妍媚而各不各有其生趣在
不以水露言之以微容厚之以垢壤則率不拂其
性光華灼然反是雖大體具在而生趣委矣朽腐敗
腐蒸出之而非巧敗之能爲之爾也養之者厚也勇緣
而緣之一枝之間而四時之花具然而人不加賞者其
生趣絕其性非也爲舉業者皆有格格以限之循是者
日中墨猶異則否雖有異久之性必折之使就格而與
爲法則一之曰套取貴人已舊之文句抄而篇聚焉無
雙字之非套也以是而往試輒售其爲力省其見效速
父以是傳師以是教則靡然從矣夫人之知識必有所
緣而益熟熟乃成性則不可復易
也唐康冕備琵琶爲長安聲樂第一而屈於段師善本
德宗令段師授康段曰遠覓崑不近樂器十餘年使忘
其本領然後可教耳套也者二百年來文人之本領也
以此授科目獵榮譽爲仕宦捷徑盡平生得力之處雖
魂夢間不能自忘也且身既貴顯職在清華或素有文

字名諛客日進聲金帛乞數言爲光寵幸載名字彼旁
嗟然談文章論得失義不可辭曰未嘗學也又不可下
問則悍然爲之於是始作詩古文辭則又不知古人爲
學之法卽有告之曰是當多讀書深養氣如柳子厚所
謂取道之原旁推交通以爲之者彼將曰是老死具也
爲力省見效速吾故用吾法耳試以爲古文則儼然周
秦兩漢六朝唐宋矣以爲詩則儼然漢魏晉宋齊梁
唐矣凡此皆可以套得之則又就其中擇其名之最盛
而易飾者套焉文則必用秦漢也詩則必漢魏盛唐也
立說既高附和光捷流至今日其殆益張羅高枕
禱客女子無不翕然論體格擬聲朝作靈火臺閣塵出
酒肉語云是正宗遂牢不可破此無他天下庸夫多而
有志於學者寡惟此可不讀書而能也若曹固不足道
弘正嘉隆之間名公迭起得斯道之正者凡數大家幾
人韓歐之室矣然以語神明變化有難言者則猶本領
之未忘舉業之累於斯乃見且吾友陳湘殷先生性清
真古淡與世無畦町兄柳津弟有上紫綃各負才致
遂居歙縣與率如一人每置酒輒見召亦時杜鰲鰲呼
酒命醉出手指爭勝負爲驕笑或竟醉臥齋榻不返者
累日富酒酣解衣脫幘任詭迅發坐客皆愕胎相顧先

正獨不怪也。曰是真可與語。因出古處齋集稿一卷。曰
 試爲我訂定之。退而卒業。則天然爛熳。不假粉飾。而鐵
 肝琢腎。宵旰靡離。無所不有。然又不可擇。謂某首似某
 某句。謂似某也。乃大驚曰。是豈舉業家所得者。先生笑
 曰。吾爲舉業。亦未嘗解套人一字。此真不拂其性。生趣
 然者。夫因自信。病生舉業。舉業無罪之說。於是乎益
 堅。然君且不以爲足。誦讀徹昏曉。聲達行路。雖凝寒薄
 甚。不問也。所手抄古今詩等身者。三四不知其志。願何
 也。大冲曰。浙西之材。未十歲許。便能操觚文。與年
 進至三十許。而止。自是以後。則與年俱退。亦如進故。如
 就銷落吾地人。差模然。三十後。正讀書始耳。時竊震其
 言。今先生挺不世之才。無俗學本領之累。著作益上。而
 且益厚。其義如此。所云根茂者。實遂有。沈者。光輝將爲
 玉樹。琪枝。丹葩。瑞草。非人間恒有。又安可以常理測識
 哉。若某蕭柳之質。向未嘗有所進。取今又不自力學。行
 年三十有四年矣。與年俱退。日就銷落。誠如所言。殆不自
 知其稅駕也。雖天性具在。而生趣委痺。行蹈先聖不旁
 不實之欺。讀古處齋詩文三復。太冲斯語。能不瞿然。悔
 懼與

詩文套法不止偷意盜句。剽竊字眼。凡有路徑可尋
 皆套也。學者欲去此病。須如退之所云。毋望其速成。
 毋誘於勢利行之平仁義之途。漸之平詩書之源。無
 迷其途。無絕其源。庶幾有人頭處。然非先讀此文。感
 發羞惡之心。亦未必便肯立志尋向上去。

宋詩鈔序

自嘉隆以還言詩家尊唐而黜宋宋人集覆瓿棚壁棄之若不克盡故今日蒐購最難得黜宋詩者曰腐此未見宋詩也宋人之詩變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盡精神獨存不知者或以爲腐後人無識僥於講求喜其說之省事而地位高也則羣奉腐之二字以廢全宋之詩故今之黜宋者皆未見宋詩者也雖見之而不能辨其原流則見與不見等此病不在黜宋而在尊唐蓋所尊者嘉隆後之所謂唐而非唐宋人之唐也唐非其唐則宋非其宋以爲腐也固宜宋之去唐也近而宋本

臆村先生古文

卷下

之用力于唐也尤精以專今欲以齒齏割痛之說凌古人而上之是猶逐父而禰其祖固不直宋人之軒渠亦唐之所吐而不餐非類也曹學佺序宋詩謂取材廣而命意新不勦襲前人一字然則詩之不腐未有如宋者矣今之尊唐者目宋及唐詩之全守嘉隆間固陋之本皆宋人已陳之芻狗踐其首者蘇而憂之久矣顧復取而篋衍文繼之陳陳相因千喙一唱乃所謂腐也譬之脂炙糊故出新極烹芼之巧則爲珍美矣三朝三暮數進而不變臭味俱敗猶以爲珍美也腐乎不腐乎故臆腐神奇從乎所化嘉隆之謂唐唐之臭腐也宋人化之

斯神奇矣唐宋人之唐唐宋之神奇也嘉隆後人化之斯臭腐矣邇腐者以不腐爲腐此何異狂之狂其不狂者歟萬曆間李袞遠宋詩取其離遠於宋而近附乎唐者曹學佺亦云選始萊公以其近唐調也以此義選宋詩其所謂唐終不可近也而宋人之詩則已亡矣余與晚邨自牧所選蓋反是盡宋人之長使各極其致故門戶甚博不以一說蔽古人非尊宋於唐也欲天下黜宋者得見宋之爲宋如此其爲腐與不腐未知何如而後徐議其合黜與否或由是而疑此數百年中文人老學游居養食於唐者不翅十倍後人何獨于嘉隆之說

臆村先生古文

卷下

求一端之合而不可得因忽悟其所以然則是集也未必非唐以後詩道之巫陽也夫

戴石屏謂本朝詩出於經非唐人所能及先生他文亦云宋人之學自有軼漢唐而直接三代者固不係乎詩也學者能合觀此二說而知其意義所在則知宋腐之議真不當以鳴皋笑鳳凰矣然近代詩人又有專以摹仿句調聲響爲能學宋詩者是又所謂刻畫無鹽不自知其醜也

文雅社約序

文雅社約者歸德沈文端公之所作也其約始於閨門及乎里黨大趣多返樸崇儉謝繁近俗存古之意嘗考是書之作歸德方爲秩宗不數年遂執政當得志可爲何不釐舉制度脩明文章移易海內之風俗而還之古而顧歸德涼涼獨與二三鄉友相率爲會如雒陽九老故事以爲盛舉何其卑也意其時鵬聲北飛樹私竊柄歸德雖與之同列豈鬱鬱枋枳不能獨有所建豈是以爲政六年而遂老與然則爲是書者將毋志有所未逮其亦有不愜於中者與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而爲者惜人乘之今亡矣夫風俗之變如江河之日趨而下也今去歸德又七十餘載矣視歸德所歎息更有甚焉者夫陳祖而作聖基祭野而論陷應體之得失關乎運數其幾豈不在微乎歸德處之早矣使是書而行於吾鄉則俗盡變而吾鄉獨不變也行於吾家則吾鄉盡變而吾家獨不變也竊以爲歸德相業之粹烈於斯而兄矣會讀書者亦論其世焉可也許子開雅雅志好禮鯁然憂流俗之頹敗而不知底也亟刻是書而問序於余其裨益于世道人心非渺也故樂而爲之序絮見呂

文雅社約序

社約亦有功世教之書觀序中感慨情深處便見歸德非無意於當世者惜鬱鬱枋枳未能罄其底蘊耳

等賜機詩稿序

孟舉之詩神骨清逸而有光艷者語驚人讀者每目瞋而心蕩如觀圖立本李伯時畫天神仙官旌導劍珮騷駕之飾愛惜爲非世有然不敢有所嗜顧爲非其類也凡爲詩文者其初必卓犖異舉而騰絕絢爛數變而不可捉摸久之刊落愈老愈精自然而成今孟舉方當卓犖異舉與騰絕絢爛之間固宜其驚人如此所謂小稱意則人小怪大稱意則人大怪孟舉正須問其稱意何如昔人耳人知我而驚不知我亦驚直不可以此介意也桓譚侯世不足以知揚雄而待韓愈知之李翱

孟舉詩稿序

下

三

下

三

三

子世貞曰妄則有之庸則未也有光曰未有妄而不庸者歸之文至今可傳以其意中能無此巨子也今天下之巨子其出世貞下又不知幾何使吾之所爲爲其所稱與則必爲古與後之作所掩摘矣爲其所舉則必爲古與後之作所笑視矣逆耳今孟舉雖不然後必爲古與後之作所笑視矣逆耳今孟舉雖不爲所喜而猶爲所驚怪其於作者尚未知何如也然孟舉進方銳將數變而不可捉摸以底于成則其驚怪甚其爲屏棄不復置目終所必至顧在孟舉能卒不以此曹介意否耳陸務觀曰外物不移方是學穆武猶

孟舉詩稿序

下

三

三

宋爲詩余愛隔此南轅自答平生生者距陽明而慕其處不自檢束正坐陽明無忌憚之病爲詩假僞盛唐而朱離聲律兩斷夾帶猶爲所牽挽思欲坐進古人所待于後甚遠不及汲有求於今世者心知其甚難然不敢不與孟舉同屬之也

詩文雖小技然作者胸中必各具一副不可磨滅本領豈妄庸巨子所能知耶故學者但當求稱意如識人耳不必以土壕野馬之喜憎爲是非也

樂園焚餘序

吾友吳孟舉歸自燕瓦稱周雪客之賢也余至金陵因見之則孟舉之言信相得雖甚雪客故崇出其翁樸園詩文曰先子于喪亂顛躓之後舉平生所作畧之東距此其流傳于知交而某收羅得之者也故名曰焚餘而告子試序焉子謝不敏不能序大人先生文也雪客曰固知子雖然以其故也必序之余受讀而嘆曰子知爾翁之所以焚乎知其焚而存之是也不知則益之焚也亦如其不存坐客咸起曰何謂也曰古之人自焚其書者多矣有學高難變自滿其步者有精微殆得而爲謂此不足以成名而去之者有刺促過遺禍而祇有惑於二氏之說以文字爲障業者有論古過苛不敢自留敢闕者其則有傍取聖賢狂肆無忌自和不落逐名教故奇其跡以駭俗而自文陋者其焚同而所以焚不同也今樸園舉前後悉焚之未始以昔爲非也焚之後又未始不復作也其書又不觸忌諱不墮魔外獨屬焉以古之作者爲歸然則樸園之所以焚又必有不同於古人者矣嗟乎樸園以卓犖跌蕩之材夙負令譽天閑之上驅羣龍之腹尾也中州南國水委土附揭元禮于舟中辭正平於座上望者以爲神仙不測其所屆也

忽焉天地震盪劫灰盡飛猿鶴塵沙蒼黃類化浪平痛定一時同孽虜有存者字內屈指樂園歸然其一也雲樓草廬豈異人任通天下方乞膏血于樂園樸園且取而煨燼之何歟兔園黃漫重自珍藝備什襲縑藉况著作如樸園非有所大不堪于中而然歟余是以惜其書不如悲其志也豪士壯年抱奇抗俗其氣方極盛觀天下事無不可爲千里始驥不受勒于跬步隱忍還就磨有所建立比之腐儒純漢以布衿終斂村庸固夷然不附也及日暮塗岐出狂濤險穴之餘精銷寶落回顧心乞無一展有不如商鮑村庸之俯仰自得者耶

爲聲茹之難爲情極情真聲放志平無生彼方思是其身之爲快而況于詩文乎哉然則從其焚而焚之乎又不然焚者志也其不可焚者書也知其焚又知其不可焚使他不不自焚以得樸園之所以焚是在雪客而已

巴南湯村白衣人序

序焚餘詩文足令泉下人通身汗下然正意却都在無字句處令人尋味而得真奇麗也

書不可焚因其焚而知其所以焚故不惜其書而悲其志嘗玩味末段意思深遠

東臯遺序

吾友陸愛若既沒四年其家於故麓得其評選歷科程墨稿一卷授呂子補緝成集嗣子少未悉始末也爲序而歸之曰此不足以成愛若名然其心志嗜欲之所存不可沒也自萬曆中卿大夫以門戶聲氣爲事天下化之士爭爲社而以復社爲東林之弟子咸以其社屬焉自江淮訖於浙一大洞藪也浙之社不一皆郡邑自爲其合十餘郡爲微會者莫盛吾兄季臣與諸子所主之社已卯以後季臣應徵辟詣京師不復微會四友子時年十三因與從子約同里縣裏子度王晦浩鄭者餘子爲徵書壬午冬浩如乃爾愛若來會予之愛若始此凡社必選刻文字以爲圖媒自周鍾張溥吳應雲楊廷樞錢謙周立勳陳子龍徐子遠之屬皆以選文行天下選與社例相爲表裏愛若於是與同社有壬午荷書臨雲之選選自此始也始之社也以氣節以文字以門第世講互爲標榜然猶修名檢異清議衆驗身自故社分而不及是則士君益浮薄傾險一社之中旋自搏軋鐵鉅相當曲直無所坐於是郡邑必有數社每社又必有異同細如絲髮之不可理磨牙吮血至使兄弟姻戚不復相顧塗遇宴會引避不揖拜者咸起於爭乎

耳奪還席販夫牧豬皆結伴刊文清讐爭道而不避死與選至是一變而大亂予叔侄遂支石截葉一聽愛若諸友之所爲愛若爲人警敏而才能高氣銳喜任事而藥多友故人牽挽以爲私已愛若固沈淪焉而道愈廣也雖狙逕詭合亦欣然忘宿物而驅就之然新故遠近之間終不能徧極則羣忌患以爲異已排詆益急愛若意不堪出而求之兩海虎林間富是時吳中選事漸闌而浙風方競張耳陳餘同得名者也外論優耳而劣餘耳竟佩印牧麾下而餘漁獵澤中甚怨之遇一得報以報耳遇愛若則大喜結驪無不至愛若感其意而身許之倚蕩衝冒耳不勝怒一踰而驟吳會之社莫不奉約束無肯讀耳之書者愛若之名大震於是耳之黨援指指劇骨致死於愛若而向之會壁垓下者又嫉其聲之赫也而還攻之愛若舉足左右咎責隨至刀磨箭殺穿穴膺背轉聞不休以死而耳餘之怨反解矣愛若晚益厭苦乃北抵燕南沂襄漢思一掃其溷塞焉塊之氣歸而架精舍於東臯積書其中意真止此哉其止此命也歐陽永叔悲蘇子美之被擊意不在子美子獨悲天下之擊愛若者意專在愛若也今者社事其絕已久豺虎搗觸之徒皆席豐貴盛虛譽遊遊當塗翬翬嚙

獨要若手今被議呵吹索爲人謝過釋罪之具尤可數也雖然以一布衣墮垢東南者十餘年短箋四出清流奔走書船珠襖川注雲浮龍山虎丘西湖東塔塔銘豁水之間市庸婦女猶能指其遺集之處述其更從音茲供飲館帳之盛自復澄以來未之有也及其殞落江湖望顯一第以塞黨人志亦非可哀乃天故靳之讀其書者黃口小兒俯拾應仕而零若竟以盛彩歛矣矜矜維息光芒何應算火雨應飄者路黑飄然歎思之其魂猶依此書也金沙裴陳雲閣皆其盛東臯其底天豈以要若結就事之業乎何推之甚也

其可悲也夫同里呂某序

主

極力揮灑爲死友吐氣沈魂薄魂當解散一空

江蘇

雄漢勁悍直逼西京昔友莊秋雅法爾仍之

東舉道選舊序

今日文字之壞不在文字也其壞在人心風俗父以是傳師以是授子復爲父弟復爲師以傳授子弟者無不以躁進驟取爲事躁進驟取則不得不求捷徑求捷徑則斷無出於庸惡陋劣之外者聖人之言曰性相近習相遠子弟之初爲文未有無性者也教之者曰此轉苦不合此語苦不熟此一筆太遠此一解太高此二字未未經諸貴人用凡室中有光頭線裝書一切戒勿觀朝而鋤夕而燒雜之不至於庸惡陋劣焉不止未幾而諸書或以取甲乙如拾遺也吾聞之先輩大家研經

陳先生序

卷下

三

賢之書反淫於古文字不知墨幾凡退筆幾驚朕紙瘦葉幾百束而不敢幾一得今之圈鹿欄牛胎毛尚濕調弄之無抄仿套數割塗而夕就矣羣謂某某已如法將必售則果如若言其所謂轉不合語不熟筆太遠解太高何字未經用及好關光頭線裝書者大約未必皆善亦難離如曉星輒曰其人數偶耳嗚呼何其言若符券也人之愛其子弟則期之以聖賢或爲名臣豪傑最下亦不失爲文章之雄何至突梯滑稽驅之使與鷄鶩爲等吾讀其文知其父兄先生之所願望不過爲拜塵黃門由寶尚書吹簫侍郎而已故其言曰制舉業之於科

目猶叩門之有類也門啟斯聽之耳且君之欲入斯門也何爲也哉爲其美官也爲其多得錢也然其視舉業也猶之乎穿窬之有銀鋪盜俠之有斧七耳排其開發其秘藏貨匿揭篋將囊而趨又何顧核之有程子曰子弟患其輕俊當教以經學念書勿令其作文字古之人以聖賢之學爲學故其視文字也猶糠粃糟粕也應其玩物而溺志也今天下之視文字殆不啻糠粃糟粕矣豈皆學聖賢之學者與人未有不戀其妻若孕者矣而遊方之外者吸光景練精炁以離坎爲癖精以聚胎爲孕有其視妻妻子直徹展耳請注者無不願爲之然而文信侯亦能之故一妻子也或徹隱之以度世或徹隱之以釣奇其心之善不善豈直雲淵也哉今天下之輕視夫文字也亦若是而已矣惟其視文字也輕故明知其庸惡陋劣而不以爲恥曰吾以釣聲利弋身家之腴而已程子曰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則知舉業亦可以爲伊傳周召然而聞此說也則羣啞啞而笑矣魏收引據漢書以斷宗廟事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今天下豈特以制舉業爲糠粃糟粕也哉其視四書五經亦猶博士之於漢書焉爾謂其中有吾所當致知而力行者焉則又羣啞啞而笑耳以故學究之支離

傳薄之荒僻佛老異端之說浸潤陷溺焉而不知其非此年以來亦復知有傳註矣然非真知傳註之有切於已所當致知而力行者也特以時尚爲耳科徐焉耳則其視傳註果無異於異端佛老之說也無異於異端佛老之說則今日可以爲傳註者明之日復可以爲異端佛老何則其心壞也以既壞之心而求明書理不明書理而求文字之復古是銀根株而未華實塞江河之源而求波濤之奇險也有是哉天下明知爲庸惡陋劣而不顧者謂挾其術無不應也潛伏新貴人之門求其平生得力之處以爲枕秘僥倖苟竊之徒鼓其空腹妄爲大言至污極鄙鄭重而授之如長史右軍筆法戒其弟雖千金弗傳矣然三家之村五都之市比戶聽之其枕秘如一也雖有才人困頓場屋間不能自振亦復稍稍爲之故一省僻名之士幾及萬人其不能揣摩如法者約二千餘人其不顧如法者數十人而已餘擾擾數千皆所謂如法者也而題名者不及百人耳所謂不顧如法者榜必有數人焉離立於其間此數人者殆天賜以抗斯文於不墜乎然世卒謂如法者復多故雖屢受鉞刑而不悔不知夫如法者以數十人中而得數十人不顧如法者以數十人中而得數人焉其如多寡之

計當必有辨矣且庸惡陋劣一也而數十人得舉數千人得舉者何也曰數十人幸而數千人不幸也夫所貴乎庸惡陋劣者謂其術無不應耳而亦有幸不幸焉吾又何樂乎爲庸惡陋劣者乎故曰文字有常賢科目無常過其人常變雖轉不合語不熟筆太速解太高句字未經用及好闊光頭樣裝書而不能禁其爲過苟不常過雖庸惡陋劣極端摩如法而不能強其爲過人知文字不與祿命爭得失則其作文字與讀文字之心皆不出於鈞聲利之身家之朕然後視文字也重則其義之悅悅於心而廉耻之道迫於外雖日捷而虎義

惡陋劣也不可憐矣雖然以承腐儒之力與億萬庸父兄先生爭其勢必不勝又况其躁進躁取之法更有出於文字外也

此爲重利達而輕視文字者說法若聖賢之學則內外本末自有輕重緩急之序雖不輕視文字亦豈肯溺志於詞章耶讀者須理會先生立言之意非但欲人不傲庸惡陋劣文字已也

選大題序

一春爲風雨所收筆床研硯皆微潤不可近書帙狼藉几案間堆積如亂雲胸徑極鬱任其縱橫弗理也有客排戶携新貴人書及諸名家選本凡若干卷屬與奕若共詮大之時方閑久思一暢所蓄即取筆爲塗寫數盡客竊脫履焉則多世所欣賞者也輒大驚徐請問曰商之鼎周之彝自識者咨嗟歎絕許直百萬實不與一錢吾見凡三年矣吾吳人鼓鑄朝暮而夕就泮以藥法毫之成五色斑駁陸離爲若水若土若汞若漆若灰之所侵襲則如墨如銀如綠沉如翡翠如丹砂如蠟如瓜皮

虎舟先生言其

不精好千年之色成千頃刻其所爲人故日擊之而日售千百枚故日三年不鬻具一日賣千爲願先生其謝商周而法吳鑄也余閱筆而應曰夷光鄭旦拊者見而忘犁鉏親無鹽宿瘤則未有不却之者惟妍醜無異形故好惡無倒置也而容曰不妻妻必夷光鄭旦天下餒欲死故天下之愛夷光鄭旦與愛無鹽宿瘤等千載以來知已皆不再得而郢斲市故藝璧相競則無不顧狂而顧妃焉者何也淫行多而真好色者寡故雖有夷光鄭旦與無鹽宿瘤皆雜沓於繁華之中而莫之辨也且

余估也估不善計美惡而雅計多寡今一城邑間凡讀書者百則買書讀者三分百之一貧不能具直者富不妄費者而假錄讀者併直而共製者亦三分百之一其一則竟無須書矣凡買書者百其讀中下書者牛強中下且不能讀者牛弱讀最上書者百之一二耳然一二中又且有貧不能具直者而假錄讀者併直而共製者更倣倣不屑污一顧者幾無須書矣而吾估紛然食指繁夥無不待舉火於讀書者三之一奈何舍九十餘人之所欲得而求售於未必售之一二也余曰是未易爲若道也人必不爲習俗所移而後可以移習俗洪建

哭者皆梁之妻矣若是者匹夫匹婦不能變一國也其變一國卽一國之自爲變也况乎理義者心之所同然而文采節奏又理義之所自出傳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謂人性之無不善而有爲者皆至道也又何有於傳註之顯句字之末而不足翼程朱駕韓歐哉弟使天下曉然于中正之途而鼓淫邪之風作胥天下讀最上之書方寡偶而求真汰惡而廣美之不暇而又慮夫百中之一二也耶客起謝曰如先生言利乃益多又不獨在估也

情深法善古今文章之妙總不出此四字。正謂先生爲文絕無依傍如此種怪怪奇奇雖過似斷黎而氣骨高古本領深厚並非昌黎所能及可謂知

下言

五科程嬰觀略序

自開闢至今茲其爲文不知凡幾何變也自今茲至不可億 其爲文又不知凡幾何變也有腐儒焉欲起而一之必有腐儒焉起而爭之又必有腐儒焉起而調劑之夫其一之爭之調劑之是皆爲變所驅而不能不變者也善用變者有可變有不可變于天下以可變而變之以不可變可變者文不可變者理今夫烟波雲氣斯天地之至奇且幻者也然未烟波於汚池觀雲氣於腐其爲奇與幻者無有也故觀雲氣者必欲觀其變者必江湖失江湖則變自開闢固不可億 猶而天下且以爲荒忽怪異莫奇且幻乎此此非烟波雲氣之力哉然烟波不能自爲起滅而雲氣不能自爲舒舒則皆江湖微蕩之自爲奇幻而已烟波雲氣可變而秋麓江湖必不可變文之有理則猶江湖微蕩也其有文則烟波雲氣也以至變之文傳不變之理雖開闢至不可億 其爲文無不可定况數科乎哉顧文運之變每視文理之勝負爲盛衰理勝於文則極治平則盛文勝則衰純平文則亂自治而盛也文運長自衰而亂也受運促成弘以上制科之文理勝之文也嘉隆之開文與理平之文也萬曆以至啟順則文勝與純乎文之文

也其變也如四時然寒而燠肅而和風馳而電掣即吾操筆落紙時已迅逝而不可留蓋無瞬息不變也乃自開闢至不可億 其爲春秋者如是其爲冬夏者如是然則非變也復也復所以爲變也是以歲之冬也必復而爲春必不復而爲秋爲夏可知也則文運之亂必復而爲治必不復而爲衰爲盛可知也天下曰文已復古然而非復也變也何則今所復者當成弘之前而不當成弘之下也朱子曰高祖文帝詔令只三數句貞觀隆元都無文章嘉祐以前其文極拙而詞氣謹重有欲變而不能之意嗚呼此真文運之極治哉今之復者其是乎故曰非復也然澤者變而爲清濁者變而爲正邪怪者變而爲醇雅震震然知文之必本於理殆將以開文運之復乎由此進之使孔曾思孟以及周程張朱之書燦然復明于天下如二儀五緯經天羅穴而不息庶幾猶及見成弘以上數乃一之爭之調劑之者方且習訓詁之說習空虛浮滑之調謂若者守溪若者震川若者昆湖荆川思泉嗚呼使數君子者在今日其爲文又不知其何若也乃舍不可變之理而刻畫可變之文是猶去秋麓離江湖而求所謂烟波雲氣而且執繪之雲氣塑之烟波謂開闢以至不可億 凡爲烟波雲氣者

當如是也。悲夫。是爲腐儒而已矣。

可變者文。不可變者理。知以理爲主。而不徒事乎文之變。斯善用變。而不爲變所驅矣。腐儒一切皆反。是故反復引喻。以著明之。而論文之能事。幾無復進于

地指生

主

秋崖族兄六十序

辛丑三月。予過溪山。紅豆村莊。家父先生時八十辰在。重九之後。請以數言寄先生。先生曰。子休矣。壽余者無。過以吾家彭祖爲微子。知吾祖以維義聲帝啓封彭城。而不知其遺傳由之。編流縹緲。百有餘年。若此之播。越也。且濁水滔天。浸淫焉。十日並出。憂燒灼焉。九疊封綿。竄檣札之徒。憂踐履抵突焉。雖其受壽永多。然八百年內。享升平歌。假像軒眉。瞻腹開口而笑者。固無幾也。此漆園後生。睥睨冥靈。笑我祖之以久特聞者。而予謂我祖之乎。予謝曰。誠如先生言。此非上壽時。願。生力自愛。以副年內望歸。不數日而得。繞江簇苑。秋。害。麗以乞言。小引。蓋秋崖兄今年甲子。周辰亦在重九。後東國名鉅。無不構詩文爲祝者。而吾兄意未當也。又走書數百里。命細子。豈頌禱揚美之辭。猶有所未備。與。蘇。之說。惟之壽錢氏者。之必以彭城。亦猶焉。吾家者之必以蒲州。當武宗之將兩舉進士。不第。滯。倒。驢背間已得度世術。七刀圭。餌丹藥。鍊精葆神。至於。今。不化。隱見湘潭。岳鄂。汗淮吳越之墟。言長生家。必以爲宗。然吾數其後。未四十年。遘金甌之難。區宇糜爛。又五十餘年。而陰山微種。開門揖盜。燕雲以南。無復人理。

教不半百五朝八姓十主自生民以來未有若斯之酷也采德不長東罷于耶律西竊于拓跋完顏蒙古相繼
 甘人磨牙吮血腥聞過百年是蒲州所閱歷固有倍蓰
 于彭城者况彭城之八百有盡而蒲州之長生無窮則
 變亂之奇自今日以迄不可推測抑又烈矣前年岳鄂
 下淮吳越之墟耳斯雖大日斯變屋蒲州時一過之孤
 狸叫嗥變鼠共跡城郭如故寂無人聲依回四顧獨自
 悲苦其為秦閭之所笑者又不啻垂天之于枋榆也是
 雖伯陽奉書子孫進藥與蒲州同不朽吾兄豈為之
 然則吾兄之所欲言可知已夙負奇氣博學強識
 三
 籍無所不覽而不得一讀東觀漢書係泊塵沙所畜滯
 益奇其所遇合益落既富天地反覆思有所樹立而不
 可得今且老矣猶日手一編孜孜夜夜與古人較量得
 失月斜觀景忽忽有所不樂則浮大白以驅之醉醒而
 吟吟倦復醉所作詩古文辭又累陸及牛腰矣此其意
 豈屑與今日浮華之子假聲律標詞句以文其俗固者
 關壽華木僅之觀哉誠欲使天下知今日江南尚有行
 年六十而志不衰學益進為呂秋崖其人者吾道不墜
 凡為男子當如是矣又何必假溪山之排乞安期之藥
 為吾兄祝也耶是則吾兄之乞言與蒙叟謝客小處情

同而致異也細子敢不亟稱之以為壽
 借荒怪之說為感憤之情真由今有蘇詩文不獨
 壽序開生面也

和陶始東坡山谷稱其出處不同氣味相似此山谷阿
所好耳氣味那得似淵明有所不可者也東坡無所不
可者也平生沾沾于升沉得喪之際鬱勃輪囷孤憤積
恨一變而爲禪悅爲神仙方伎爲任俠爲滑稽爲飲酒
近婦人爲排闥縱橫之說以無所不可爲達正有大不
達者存也其和陶也游戲韻脚亦無所不可中之一耳
後人公而和焉是又刻東坡之舟也然吾猶一人焉爲
張北山北山當德祐以後徵書至門遠戢蘭創如平仲
文海幼清子昂諸人皆不能自立獨北山堅拒以東海
號北山先生

卷下

次布衣終其身可謂得義熙之志矣和陶雖在東坡後
而有所不可卽居東坡前可也自侔和者皆非和陶乃
和蘇耳廬山湘靈乍嬰塵網旋返自然深雪氛垢依然
可無遺憾殆天所以成其和陶乎宜不得比東坡之達
也讀其詩寄托高遠脫棄纒索其於古人固有曠世合
節者矣獨其於有無不可之間爲陶乎爲蘇乎竊得施
明千古意南山經雨更蒼然此在湘靈自勘之余固不
能辨也

尚論古人識高於頂警醒湘靈意更深切讀者玩索
有得當不屑爲東坡一流人物矣

右先外大父學士葵陽先生文禧年遠散軼據陳百史
五十大家本僅三十餘首後四世孫扣如從友人處得
十許首又從桐鄉錢穀城得其歸翁姚兆若所藏本十
許首最後四世孫綺出舊刻宦牘訂正數首共五十八
首而諸改墨爲程者不與焉按先生文凡三愛初爲陳
灝諱厲焉世之文嘉靖辛酉甲子間風氣亢弱茅膏彌
望先生與同里趙玉虹獨勉爲古學校之以精鍊典則
會隆慶改元釐正文體遂以第一人舉于鄉辛未後又
疊復振皆先生力也庚寅歸里與門生子弟論學

灼之江陵而私調停畏惠之太倉長洲固有以知其不然也。然先生終拂衣不起。絕無顧戀營冀之情。其名籍自重。如此。竊論先生之文上裁嘉靖以前之迂蕪下截萬曆以下之徑怪。酌乎古不入乎時。三百年文運之正中極盛也。編修時疏正文體。謂必先端士風。士風制。猶欲正無繇。因陳六事曰。去浮靡。止奔競。明是非。禁放談。禁黨。禁清談。啓讀問事。無不灼見。嗚呼。誠得行其言。豈止文字無末流之禍哉。外孫呂留良謹識。

節自重篇中特爲提出

龍林先生

卷下

三

續選凡例二則

文體之散也由選手而選手之故也由家師。時文法度之最淺近者如破承之貴簡切而高渾也。小講之虛涵而勿盡也。提挈之得脉而勿痕跡也。提比之龍藏而勿急也。小比之點天老練也。中股之開合切實也。後股之推廓而不佞泛也。過文之宜反宜正緩急合度也。結比之有餘勇也。掉尾之力勁而有別趣也。一句之當拆發也。全章數節之剪裁有要也。半段半句之當縮咽得氣也。通脉登句之當上瞻下顧而實做本位也。連斷詳略之不可混也。兩截對扇之各有定議也。立柱分股之可合掌也。布局命意之不可廢置也。此童子試筆時講明久矣。而今之巨公皆犯之。過家實歎之。蓋今之選家亦今之蒙師之弟子也。則豈非家師罪哉。昔者盛將學。大家嚴重師坐。皆不惜厚幣。豐養致敬。盡禮以聘。名宿爲師者亦自力學珍貴。以副其責。今皆不然。欄中之牛撫有數金。館穀若項。王弄印刻。敝視善承吾意者與之。亦如其僮工。然不患其無有也。爲師者因各營他監以求進。既得之則娶婦順旨。詔事弟子。爾絀及于僮僕。以是爲固館之術。然且有攫而擠之者。其價日以賤。其品業日以卑。其人日以衆。或戲謂二千五百人爲師。

賑飢之法莫善于散米而莫不善于施粥莫善于各里散米而莫不善于城市籠統散米各里散米之善何如施粥止可及近里之人十里以外多不能及卽數里以內人其藏府筋骨已爲飢侵所敗欲其旦夕歸力既不堪況竟日止此一粥而奔馳往返數日之內卽使不闕施粥亦必轉輒溝壑至於罷癯老穉之斷不能出面營粥者又不必言矣散米則皆安居而受賑其善二養病必多人料理徒飽此曹私其情親養其傭僕有損之弊有偷竊之弊有添水之弊有宿餽之弊又養其異之費有此二預計米一石飢民所費不過三五升若省此賑米足供三倍其善二設市遊閒無賴皆得飽飽鄉愚瀕死之民安能與爭強者或數處重餐窮者極後時空返不公不均無從核理散米則按籍分給既無重餐亦無空返其善三一家有幾口吃粥必須齊出此只消卑幼一名持票赴領全家皆得安業且近見喫粥婦女出頭露面有志者羞泣可憐愚弄者習成無耻甚至執役之喪心綽趨亡命之調笑擠扶言之足令髮豎散米則皆得全其禮節又可不感女紅其善四然此猶小者也救目前之性命當救將來之性命救將來貧民

宜。滑。河。低。鄉。宜。築。圩。岸。有。窪。之。家。計。故。指。出。升。合。既。以。活。人。又。可。爲。已。業。無。窮。之。利。若。當。事。推。擴。此。義。爲。力。尤。大。即。如。吾。邑。官。塘。大。河。自。松。老。橋。至。石。門。高。橋。四。十。里。間。河。道。淤。淺。故。濬。則。易。益。旱。則。易。涸。若。乘。荒。時。挑。淤。其。可。爲。語。溪。萬。世。之。澤。也。其。法。每。工。食。米。一。升。更。給。二。升。爲。工。值。使。足。以。養。其。全。家。則。存。活。者。衆。矣。其。善。十。二。此。即。致。空。腹。餓。莫。要。乎。近。其。人。之。意。也。看。他。用。意。周。匝。立。法。盡。善。處。直。是。無。絲。毫。滲。漏。非。王。佐。之。才。能。辦。此。直。起。直。收。綱。領。條。目。井。井。不。亂。以。文。字。讀。之。若。今。無。兩。

元祐三黨

漢以上無黨自漢而晉而唐而宋以來代有黨漢晉唐宋之盛也無黨而其敗而亡也代有黨天下於是乎罷黨之爲禍也烈矣哉然自漢而晉而唐而宋以來官侍者非黨而氣節黨跋扈者非黨而清流黨傾險者非黨而正直黨其所謂黨人者類皆吾之所欣慕者也其以黨之名加人者類皆吾之所疾惡者也天下而罪黨將罪其所謂黨人者乎抑罪其以黨之名加人者乎故曰黨也者小人中君子以危國家之名也夫君子與小人其不並立也若陰陽然此長則彼消兩生則我死故曰之聖人不戒於羣陰壯盛之時而戒于一陰初生之候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婦之初遯之二聖人皆有危慮焉明乎小人之退不蓋其道必至于否剝窮陰而後已故君子小人競進則君子必日疎小人必日密其始也君子以小人攻小人幸而勝所用之小人轉而攻君子幸而不勝則又以君子攻君子至以君子攻君子而君子無不退小人無不進矣然所謂君子者或爲累朝之所顧命或爲人主之所深知或爲朝野之所倚重即攻之未必退退之未必盡也小人日吾中之以黨名則雖累朝之顧命而不足恃羣人主之深知而不

能留雖朝野之倚重而不放教于是乎黨之爲禍然泛
淫流漫而不可止君子於此成不朽因求以此成敗亡
吁可畏哉熙豐之間王呂之黨茅室進海宇洶湧莫
不決齒而甘心焉而熙豐無黨名哲宗之初聖母在上
草賢在下始之以司馬繼之以呂范其經筵則程氏之
道德也其內翰則蘇氏之文章也其輔相則劉王之政
事也此數公者其於君子小人何居也然而元祐名黨
矣嗚呼黨之爲黨果何如哉蓋熙豐諸人鬪鬯于下得
入肝髓日貌何開隙以求得志於是陽附於君子之門
而陰據夫黨獨之稱洛蜀蜀之名成而熙豐之黨雖矣
或曰三黨之名蓋諸君子互相譴彈而致也乎熙豐何
有焉吾嘗讀程蘇之書矣其議不合非無黑白之迹隱
非之分也然究未嘗以黨相目且諸君子不以黨加諸
熙豐之間而以黨加于垂簾之際一何惑也若曰韓三
黨者爲之也此正熙豐諸人所謂陽附而陰構者矣張
商英之在元祐也上詩求進諫後無耻而紹聖之乞毀
碑者商英也周秩之爲博士也親定證就自附正人而
紹聖之乞斷棺鞭尸者秩也子瞻之黜英州也全蓋勤
其先是制詞多訕謗語范公曰言者皆當時御史何不
即納忠而今乃奏耶由是觀之紹符之黨人元祐之黨

人也元祐之黨人熙豐之黨人也洛蜀蜀諸公又何與
焉然則此數公者皆無可議者乎曰此則有辨伊川先
生之於宋也猶其有泰宗兩曜也登高者望之以爲表
處聞者依之以爲明萬古長夜望之以爲目若蘇氏
兄弟特文章之雄耳楊康國之言曰其學爲儀秦其文
爲縱橫捭闔無安靜理用之又一安石也此可謂知蘇
首矣夫使荆公當日無神宗之遇備位制誥中若疎得
諫文辭更不幸遷徙炎荒窮海之邦鬱鬱不得志以冀
所欲爲立言以垂不朽後世讀其書慕其爲人如見伊
呂焉不知其敗壞滅裂如今日也而且相與譏議
應仲先生作其
用使三代帝王之治不復見于後世豈不重哉教荆公
不幸而見用於神宗而首惡于熙豐子瞻幸而不見用
於神宗而垂美於元祐而妄之爲內翰則有餘爲宰相
則不足子瞻之與荆公一也不然王雱欲斬韓富之頭
以行新法荆公悚然曰女誤矣荆公以異己之敵猶知
韓富之不可非子瞻以同類之賢而不知伊川之不可
毀以此乘時在位其於進賢退不肖何如也范公九年
之奏曰當時臺諫如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等皆素服願
之經術故不知者指爲頗黨則洛之與蜀固未嘗有
黨之事又安得有分黨之名哉唯蘇氏以歌哭輩素之

瑣節開過於伊川之門使熙學諸小人得乘其間而散
 入於其中出其虫鼠之技轉相指擊以黨之名中洛朔
 而即以黨之名中蜀以成紹符建中之禍而子瞻不知
 也古人有言朔自守之兵也洛應敵之兵也蜀侵隣之
 兵也由是言之其間闕而指盜者非蘇氏也哉然以蘇
 氏爲非君子也則又不可夫蘇氏待其學未醇耳其才
 剛毅明夫風生而快立竄逐窮荒而愛君忠國之思百
 折而不可磨滅豈若後世離經細儒千依正類操戈矛
 干堂弄雲雨于手其智出熙豐下哉且熙豐諸人變而
 治出以擣君子就其身籍其家迫奪其爵就羅織其罪
 稱其得計殊甚也然竊儒雅子讀數寸之史輒唾言而
 恚恨之不置而程之道德蘇之文章王劉之政事長存
 天地間者因黨名而益著焉顧何累於君子哉且使天
 下之爲經筵者至于程爲內翰者至於蘇爲輔相者至
 于王劉諸子而曰黨人也然則人主將日求黨人而師
 之友之臣之之不暇而又何罪焉故曰元惡非黨也豈
 惟元祐自漢而晉而唐而宋以來之所謂黨者皆非黨
 也然則無黨者乎曰否以黨之名加入中君子以危國
 家者皆黨也

或以此爲先生少作觀其判斷分明無一語含糊恐

非精于義者亦不能道其隻字

丘震生筆說

山谷老人曰良工爲筆其提毫也猶郭泰論士然毫爲
 虎犬羊犬狸又犬輔之以棘鬼最貴必難以羊狸輔之
 以棘收中材也然其勢也終日握而不政卒無損乎揮
 毫之道則最貴多與有工焉聚聚而求其參以羊狸
 宜覺爲衣固儼然毫也於是子姑始燕獵狸毛鼠獵
 鼠毛之族則皆得起而辨毫毫又無如何也然而其工則
 既矣若上丘震生恭精於擇毫者於南園知書善屬文
 之士無不歷歷能指其名與子季夏過子補尺幅云
 過於其所文指名者余謂此曹方爲世所珍恐未能
 子且弗去然丘子既精擇毫又能泰知書善屬文者其
 無愧爲工之有追矣知天下之不爲與與羊狸有於丘
 子又有神合也書以果其行且一一致語
 茲指柔妙手脫凡無形有制使人如麻何獨自康
 游戲自在長年養柔草丁撥棹有何老子大節於其
 款珠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
 抱胎髮百林東塗奈何爲姿獨不見黃口小兒教
 金僕如體身向天伸伸雲雲中委羽何紛紛
 無心散草不立文字指彈如意天花墮地
 鶴落秋風震韻草枯張疾爲若前豎百不失一

小梯寒 爲神智驟何如畫火點之不見黑 瀝及清天作

橫行 起赤流丹指疾電股

附鶴 飛飛厚蒼天黃不持一發

賣藝文

東莊有竹友四爲四明鳴鶴黃二晦備李麓山農黃復仲桐鄉安山余聲始明州鼓峯高且中四友遠不相識而來莊密識之乳莊貧或不舉最優四友又貧過東莊獨鼓峰差與埒而有一母四兄弟一友六千一妾乃以生產枝梧其家而以鬻食共一友友爲鳴鶴也鳴鶴食十倍東莊而有一母五子二新婦一妾居則申化安山有屋三間深一丈闊幾二十餘步牀電書籍衆人仰伏其中烈日霜雪風雨流水遠攻其外絕火動及每屋室中至不能暗號鼓峯雖以鬻食之不給也而突竈

鳴鶴先生書

三

石玩好之性喜鑒印章結構撫摹泰漢間作南唐風書記或摹松雪朱文筆法高雅可愛至其精論六書則新通俗吏范脉古法殆不可與語東莊謂賣此頗可得飽腹謀之鼓峯云鳴鶴技不止此若其可以玩世者則又善畫書李思訓伯明二家法精致微妙出是亦可得錢因憶吾子與鼓峯非畫南北尤妙董巨神理下筆秀潤生動直坐元明末於簾下罷農固自秘郡人亦無識者年小一子數十人有子之妾四麗農少壯故

終日不離鼓峯結綰又欣然青平都不復憶也

鳴鶴先生書

三

賣書鳴鶴東莊共賣筆刻東莊獨賣字鼓峯據曰終不令子單行鼓峯小楷類樂毅論及東方朔像贊行書通米海岳間追顏尚書於是鼓峯東莊共賣字既以自食且以食友約成草於吳孟舉之華暢樓孟舉書畫故奇能涉筆成趣得天然第一謂吾手獨不堪賣耶然如子家不貧何日請以字佐鼓峯東莊以畫佐鳴鶴麗農吾出藝而諸君共收其直可乎衆曰幸甚東莊乃脫屣而屬孟舉書

以奇人爲奇事必有奇文以傳無怪其無一語之不奇也

反賣藝文

庚子作賣藝文爲徵收見而歎曰昔之西園畫記也今爲汝社許劍錄玉山草堂雅集矣刻中黎洲先生穗永筆奉獨立排拓二百年之詩文以九流百家之術無不貫穿予欲廣賣藝文以位先生而以吳自牧之詩畫算數聲音之技附之鍾山民部黃半非射山陸辛齋聞之喜而見過黃民部者亦賣文字自作駢語小引久不見售辛齋則思賣而無伴於是皆欲寄賣於吾文更有一二循例請附者則不之許也有傳黎洲爲人作賣藝文引用爲例曰子於甚隘而衆游道廣耶子曰不然必得

轉精衆色

一

一

一

加飲此豈較良格短長趨時變爭長落者哉富家數客持金錢按吾文價以請此不直吾友一笑也何則發固不可賣可賣者非燕東莊諸人以不賣爲貴者也且吾草與人奴市乞撻囊踏歌操作之賤工伍耳人出丐販之下而欲假發於豪賈此人奴市乞撻之所不爲者今有人墮落坎塢灰頭炭臉沿門號索其唾罵不顧者常也雖不能針而歎鬱焉長者也從而摹倣其形狀以爲解戲者此輕薄兒無人心者耳夫至沿門號索而猶不免於輕薄者之嬉戲子之所以滋悔也因與黎洲騎鴻散漫孟奉自牧約不復賣藝爲一例聲始已得食所賣

轉精衆色

一

一

一

令古今賣藝者一齊稱快

客坐私告

其所最畏者有三：一曰貴人，夙遭多難，震官府之威，今夢見猶悸，故雖平生交契，一登仕途，即不敢復近，非過爲揀擇也。心有恐懼，習久性成耳。對官僕如伍伯也，捧大字書帖，卽牌檄也，登朱門則喘喘焉。大庭福堂也，二日名士，向苦社盟之水火，今喜此風衰息矣，而變相旁出，尤不可方物。如選家論時藝，幕賓談經濟，尊宿說詩古文，講師爭理學，遊客叙聲氣，方技托却墨，介紹彼皆有所求耳，接與不接，總獲誓元，每晨起點禱，但願此數公無一見及，卽終日大幸也。三日僧，生平畏僧甚，年雖

不知行文之法，每苦有情不能自達，况應酬無情之言乎？四曰批評朋友著作，性不善諛，而時尚所宗，未展卷帙，先須料簡諛詞，又須揣合其意，如曰惟公不好諛者，乃佳，其苦甚于夏畦。五曰借書，所寶惜者惟此，而友人借去，輒不肯見還，所謂借者一癡，還者一癡也。當永以爲鑒，但欲依鈔書社，例各抄所有之書相易，則可。六曰薦贖，凡人投奔各有誼分，標榜樹私，乃門戶中龍絡之術，吾惡而固安能爲此？至醫閨人命，師累生徒，尤不敢妄舉，况有言不信，亦無可舉處。七曰宴會，病不能久，優劇素所痛惡，陽政爭多，致生彙首，其所不擇尤，

貨財之會，說如嫌隙，大約關於貨財而銀會事非一，期非一日，吾見始終無言者，鮮矣。况力寔不勝其能，幾乎凡有告急，但諒已力所及，有則贈之，無則辭焉。若必以會相強，及居間借當之屬，斷然不能。九曰與講會，吾身不能居仁由義，何講之有？凡此三畏，九不能朋友，聞有知其大半者，有知其一二者，有全不知者，但一不知而觸焉，必因之得罪矣，故不敢不布。

壬子除文

吾自謂江郭義門規範即饒然家之役人也我亦人
也彼爲法于一室可傳于世我夫之能逮也願與吾
子共存此志則予必成度其規制法變之全勢不能
得備當以爲爲之而其根本大要不可緩者有四先與
妻子諸婦立約相勉其共聽焉

一曰敬順凡爲妻者必敬順其夫爲子者必敬順父母
爲弟妹者必敬順兄嫂及姊爲姪者必敬順伯叔爲幼
婦者必敬順長婦如此則孝弟之道成矣中心敬順外
間言語呼揖行坐作爲無不敬順即如行坐一節居
見兄立而弟自坐夫立而妻自坐長婦立而幼婦自坐
傲然自由毫不肅恭起立此雖小節違即不敬順之心
所發也今後推此戒之

一曰無私大凡人家分爭兄弟不和其端必始於妯娌
婦人小見只要自好自管後來自做私房不知你要自
好誰人肯讓爾獨好一人要便宜大家要便宜一人存
私大家去存私自然兄弟不和不能同居矣我今日告
祝諸子媳婦第一要同室此一點惡念頭不可分此疆
彼界一應器物大家用大家收拾愛惜有僮婢大家使
喚大家教訓照管飲食大家分嘗大家收藏出客凡貨

財產業一進一出必稟命於尊長不得擅自主張若有
欺父母瞞公婆私藏器物私造飲食私竊僮婢私置田
產私放花利私自借債做會等此是第一不孝查出即
行重責離逐大凡妯娌不睦必有小人從中搬鬧是非
其所以搬鬧者皆因此疆彼界各房人各要厭媚于家
主說別房不好以見其忠家主反道他謾家曲爲庇護
以致不齊今大家不分兩我便永無此弊或有言語可
疑便當告之尊長登時對會明白不可存留胸中此舉
自無所容其奸矣

一曰勤儉每日雖無大事必要早起晏眠家務
眠早勿睡敢食懶上人早起晏眠下人誰敢貪懶早起
晏眠一日抵兩日吾目中所見敗家子破落戶無不晏
起早眠者不可不戒也至於勤而不儉雖有亦立盡子
孫繁多衣食艱難今當事事節縮如食不必兼味衣用
細布勿好綾羅綢緞及金珠無益之物

一曰去邪凡聽信邪說則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必無恩
情必無禮義師尼老佛誘引唆閤其害無窮布施騙財
乃其小者也今吾家子孫婦女不論老少不許燒香念
佛并不許喫觀音三官準提斗七等齋僧尼宅佛不許
往來凡一應冠昏喪祭行禮不許用僧道及陰陽禁忌

阿婆經妄言禍福則自然邪不勝正和氣致祥矣其世
聽而勉守之壬子除夕趾齋老人書

東坡先生言

卷下

戊午一日示諸子

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
爲樂若具慶者可矣如是莫天下生日之可慶者不多
有也不多有而慶之也乃空此終身不當慶之例也游
文端云古者以八十爲下壽近世乃有慶七十者文端
萬曆間人其言猶如此然則世俗縱不能行程子之說
亦當俟七十以上乃可夫謂之慶者以其難得而得故
足慶也使六十以下而慶焉是以宜短命短之也非慶
也此六十以下不當慶之例也然此皆泛論也在吾今日
則更有所不可者吾適腹孤也父喪四月而始生其
地之日即襁褓麻生母抱孤而泣聲絕而甦撫於三乳
嫂三歲而嫂已已而出門考妣祖妣相繼奄棄十三歲
本生母又卒母年僅三十七耳計自始生至十五歲未
曾脫哀往視他兒衣綈曳朱履如家兒之不易得人
世孤苦無以加此每一追憶未嘗不心傷涕泣也平生
未曾一會親朋李鵲拜二人壽而身受子女族屬姻戚
交遊之娛樂母年不能及四十而幸已之五十爲樂以
父喪母哭之日爲置酒張樂之辰其可乎不可試謂吾
遭多難厥宗幾覆今幸而爲不食之果斯可慶也若是
則其不可也滋甚人固有以生爲重者亦有重於生者

以生爲重吾義當死而不死則自戕戕以後無日不宜
慶也何待五十如其有重於生也則偷息一日一日之
馳也世有君子聞之曰大夫也何爲至今不死也則其
得蒙于缺或又何慶之有故爲吾計惟有閉門深匿以
木葉蔽身以泥水亂跡如世間未嘗有我者斯得耳使
以辱身苟活者爲賢而慶之將置夫年不滿三十義不
顧門戶而脫飛首以達其志義者于何地也此吾終身
不當慶之義又有異乎他人者而六十以下之例又其
小而不必言者也然此言不可告於親朋不得已援世
俗避生之例俗之避也以明諫其下者以惜費費者
所不惜諫亦無所諫諫以釋吾上下之痛而已凡親朋
以壽盒祝儀來者慎勿受難以此得罪勿顧也汝等兄
長者但叩頭辭謝且稟白吾語云辰辰佳趣村酒野花
奉諸先生杖履之歡正復有日豈必沾沾此際觸其惡
緒而益其病尤哉諒諸先生愛我且熟其醞醞必不怪
也

先生生於憂患之中其生平所深痛而不忍言者畧
見於此亦足以知其至性過人矣

現銘

圖現

放翁詩富貴幾知欠面圖且中與余同瘦削
其感於斯也戲新圖現以廣之銘曰

彼圖者面此圖者現現之圖尙可磨也面之圖不可
也

且中曰方中何也又銘銘曰

言可孫也心匪石不可轉也砥礪廉隅是故惡夫鳳

風字現

於爾身謹所自於爾家期不墜於邦國視民志維

臨林樂生古文

及盡字亦從中分習氣息相次八方異談能動風之義

半月現

文昌斗上半月形稀疎分明六箇星白雜綠酒篇不
何如此現通神明君試求之勝星精

蟲駐現

瑞石有鵲鴉服蟾血黃腹飽絡黃龍流金珠砂
紅翡翠皆下岩之驗蟲駐其一書詞之鑽研錄
云皆石之病俗論也石無是奇文異質乃病耳

但上岩亦有之枯潤美醜判然不同當有真偽之辨矣五舉此石真水坑駐更曉制可受因斷而銘之曰

借書不句寶視不汚開過日月曰天地蓋此何處斯南有文字金石之墓爬羅剔鍍衮食陶錯蓋哉蓋哉吾甚慚乎蟲蛙

仇池洞天視

東坡有奇石曰仇池取老杜萬古仇池穴潛通

小有天之語也是硯有穴達背若洞然足與坡

石同實即用銘焉

龍君先生

卷下

勿謂涯小放乎尾間勿謂穴小可以通車迷陽卻曲將安趨空明一點萬靈所都不用而塞于洞何居

園硯

晦作園硯四正豐頭觚殺圭角磨之不列坤也而乾是爲大團大團周天小團轉九周天道也轉九巧也剛復中正斯天下之表也

不滿硯

硯落角名不滿銘曰

地不滿東南天不滿西朔宮不滿仁義士不滿口腹不滿者志不能滿者福入而滿必敗器而滿必撲日知

其所公學然後不足長存不滿意是之謂自牧

雙柱硯

天目生來雙柱長中闕不合落平洋南龍盡處人誰記五百年應續紫陽

仿子瞻東井硯

法南海之文章。絳西蜀之權衡。白日青天。水湧山出。庶幾乎正學齋之希直。

井田硯

亦有村莊亦有經籍出田田甫入田田尺禮耕義獲。鄉仁獲合。耦誰與吾。吾石陳修。繼。爾。斯。食。又

又

宋子張子買田井溝思以一區經界九州志則不遂道我大憂三代可復守在甸丘揆文書武于此焉求

力田硯

張子謂余我輩今日雖例溝壑有三種食得之則生。喫不得請問其目朱門上啓綠林中。人及善知識。變相雖殊。不義則一。矯節高名。苟且凡百。充類至盡。會。賦。其實。我聞懷然背。聚流濕。屈指目前。幾人未必何以免此。其惟力。猶曰。余不能寧耕。片石子曰。詩云。較勝諸乞。賣。畫。儻。書。猶自食力。餓死。事小。無忘硯例。

塋服祝

頽瞻食月盡食瞻瞻驚盡晝曉復日時殷一刻流紫烟
有光輪圓開闔邊吁嗟么麼白絕天會于靈曜奚傷焉

陸水修祝

石無奇色而何以刻余曰不然水修之物耻齋琢之補
斤妙質茹精吐華終古不蝕苟非其人雖有奇石燬燼
地灰無異瓦礫敬哉吾友永寶爾璧

錢一士祝

一士送粵香以硯索銘即題四句十二字
少之且以為誰也考夫請益之因廣其意

臧林秀祝

卷下

蓋

維古四嫌子二易數字銘於是初止者誰氏錢一士書

破萬卷老將至何如坐聽郴州語張子命名考君志君
曰一士士何事為名士耶此石弊為真士耶此石棄

宇宙祝

四方上下往古來茲不由乎我更由乎誰

耻齋祝

冰雪肌膚我姑射近前而發桃花色琵琶半掩無人識
翠袖牽蘿閉寒日三千年化為石歸吾齊齋耻德

流金紫玉祝

有不毀之玉無不流之金故不畏誇煇而畏無貞心有

可流之金即有可毀之玉故不貴英華而貴慎其側

臧林秀祝

卷下

蓋

自題僧裝像贊

俗乎不僧而不得不謂之僧俗乎不俗亦原不可概謂之俗不參宗門不講義錄既科明之茫然亦戒律之難繼有妻有子喫酒喫肉奈何衲裙領方短髮頂禿儒者日是始異端釋者曰非吾嘗屬喉東不到家西不巴宿何不祖安以游祿鄉無刀下喬而入幽谷然雖如是且看末後一幅豎起拂子一喝曰咄旁叨箇甚麼都是畫蛇加足

祭錢子與文

自黨禍之爲烈于天下也因知其中之無人惟閭閻而議定孰有如君之超然自拔于縉紳者已聲氣之盛實開于崇禎之丑寅與江上之應婁東之復雲間之幾連軫接武爲東林之後塵皆君與二三老友爬羅鉤結于里荷擔而脫巾渡錢塘探禹穴自江以東無不從君而得與于盤教堂草堂以虛聲相標榜而中朝河北遂秋神州以清濤盪風流消散位義翼與隱然君與門戶相終始而不爲其所埋湮方其盛也不得一第遁身青雲與之樹私植援飽氣散之炙嘉及其衰落又託風林先志下借風昔名字之知如今日之遺民爲要路諸劓刖或捉刀懷聚爲幕府之師賓最下則含乳于南宗開寶賈拂此其家亦可以不貧奈何三尺之難數廿年之被影於九曲之村於是知君之志趣益迥絕於俗倫而竟嘆昔之周旋其與爲性命者左拍夫振公乎謬而而抱子慶李臣既數子之云亡蘭摧蕙歎固一落而不能自振雖談諧游罵詭時玩世人皆以爲老狂而不知其淚假笑揮而血從醉吞也形不悴而傷神又何能久于人世之紛紛嗚呼哀哉過君小齋榻舊書存請君令子孝友傳聞冀班荆於累世庶幾魯國之孺長文君亦復

何毒乎其幾几而欲此一傳

門戶中人物志節嶢然如子與者甚少先生謂其超然自拔於縉紳可以不愧

祭董雨舟文

百年纔半舊友無幾老健如公奈何復爾去冬語余瀛血如燦雖無所苦中節時浮余聞暗驚如非佳事然與公談更鏢可喜謂當偶然不復推促豈期公命竟殞於此憶年十七追逐亂始余毀麻家公妙頗當經營岸澤運路首尾塵扇所及如潮赴海海凍龍沉蛇返鄉里風波肆盪杆蔽縫漏閣余多難門戶領北於骨月間委曲營處無子一葉前山濤裏狂濤屋高舟獻其底公自持橈力盡得賊余坐浸中度曲不已公志問余此豈歌所余遠應公不歌亦死相與大笑偃衣蔽邸公培壅還

明方先生十文

錢下

至

日復詣是時對簿及期迎埃衆譁必爽難進譏語余兄疑沮遑遑無主余決無它請立表唇正爭訟問兩舟至矣二人同心大約如是公每舉之以戒諸子諸子從遊名業日起公愛埭溪園驅陽塢余買妙山亦築風雨二老風流短衣正屨兩家子弟教之一體提携壺榼咏詩習禮可難可畏不失初旨此有何奇而天不許哀哉兩舟世豈復有言無不合事無不理雖才明賢吾今誰語憑筵一哭心傷無序嗚呼尚餐

董公一代偉人與先生心相契處原非世俗所能知篇中特舉約信之小者以繫其餘頗極文章變化生

新之妙

鹿林先生古文

卷下

丰

吳自牧吳契兄觀家文

范滂九區我知者誰曰君一人而又如斯與君相知壬辰之歲笑視莫逆不解所謂自此迄今二十六年其交益新若未覩然於前幾衛繼而文章久之攜手維閨之室我行不掩君不我非言之不擇亦不我疑所以然者非由私好信其平生必更有道云每見過無論請益辭戲笑言亦必有得嗚呼至此豈誠然乎君之好善舉世所無波及我者皆君之有取之不足反益我難憶辛亥秋大庾舟中米鹽絮語驟驚不同閨初從得勿悵我告君曰無他即子之教十五年前受近思錄如嚙木札口不屬比來讀之分外有味時散一條不能含棄歎君篤學益畏益親七年之間富有口新嗟彼義襲徒事表裡真醇內積肅離敦睦流俗視君猶夫人耳察及義微昔賢有幾器重道遠方期共肩何圖中路履變踰單斯文將衰逆天者亡何有於君而得久長顧我逆天死反得後知我不材君賢加又嗚呼已矣吾服吾生廣廣橫衡涼涼獨行有疑焉析有知焉質頭舉解振口張挂壁仰交戀我大槩因警故君不能學鑒美爲哀哉自牧賢門之表豈惟賢門東南絕少我子君文夫類如何此猶私痛悼道賈多川竭復流哲萎難再我悲孰知英靈長

在

痛知已之難得詞意極悲悅中間極力表章自牧義於爲學尤令讀者想見其爲人

隆德令贈奉直大夫靜寧州刺史費公懿諱銘
仕宦之獨尊進士也不知始於何年至於國雖亡而進士之權有餘烈其師生同榜世夫莫行遍天下蟠結深固故進之捷退之難其聲譽易起有註誤亦經營易復雖至失職敗節猶能儲罪爲功顛倒朝廷之刑賞而自舉實以下則反是雖有高行偉烈曾不敢與爲比何獨故艾千子謂舉人官至府同知便爲入閣憤進士之難也而其中則又有門戶之黨難以進士之尊也亦必由乎此凡入於黨者亦進捷而退難聲譽易起註誤易復雖失職敗節可飾罪爲功而其力并可顛倒卒樹之雖林形學古又下
非其不入于黨者則又反是焉乃其不入黨者則又有二黨有陰有陽有正有邪其翻覆傾軋勢必有消有長當消長之交大位者必有危禍于是黠者出焉曰吾行兩者皆不與混混然善事上官分積寸累潛致器器實陰用陰邪之力而又不爲陰邪所累蓋其術又狡矣進雖不捷退之實難亦能完聲譽免註誤飾罪爲功以顯倒是非刑賞而其爲迂拙自守誠不知有所謂黨也則又反是焉嗚呼仕宦之難至于此王之欲自樹立而不由進士仕不入門戶以迂拙守官死封疆而無聞焉如隆德令華陽費公者豈不又甚難者歟我公名懿

方宇爾英華陽其號也世居邑之某里祖某

父

公爲仲子未弱冠補邑生萬曆癸卯

舉于鄉年且三十矣又七頭公車以母老且病冀及蘇

香不得已遂謁選野而丁母憂服闋授江西上高令公

自以一榜起家思以治行自奮而不善爲逢迎結納之

術居數年無異弊旋以滯事社議調江西按察司經歷

時公有門人秉銓政者或勸公通委曲可亟復且得美

地公笑而不應崇禎五年冬乃起補陝西平涼之隆德

縣地自更級寇亂蹂躪無元土武臣莫肯用命失機則

以貽免守土者率望風解質營救於樞要天子亦以

臨着先生古文

愉久弊罪不在小臣也而寬之多得不死於是行間不

戰郡縣不守賊益橫行無所阻是年春塞將曹文諱楊

嘉謨等始屢戰而勝有西濠虎四隴州諸捷賊黨可天

飛獨行狼不沾泥混天猴紅軍友等相繼擒斬秦中得

少休息公至治急者流亡繕城郭勸農設賑民賴以安

然秦寇散在楚蜀名日復充斥乃以延撫陳奇瑜總督

五省檄諸軍追賊賊盡竄入漢興間方賊之在楚豫也

廣衍四潰撲之實難今逼入峽山窮坂之中自春及夏

大雨連月弓脫馬蹏進不得食退無所奔突環諸省之

兵臨之賊之誠可待也賊魁李自成因興安之車箱焚

正念不得出行界乞降奇瑜征於楚捷輕賊不足平

與大功之速成也許而縱之賊出後道即與界陽

盜合掠破州縣勢不可制而秦患復倡矣賊分爲二

一人七千餘人趨陽一趨郢劉益屋街突驅忽臨平涼

所在不支公聞警亟募其未集而防守把總王珍先

被破靜寧州聞八月二十九日以城無兵衛遂陷賊

公收金掠其署大失望其首級信王者詫曰窮如是其

奸官耶縛不殺先是公遣僕九書求救于固原道陸

龍陸報公堅守且日親帥兵至創爲賊所得即分賊

龍覆於六盤山陸至陷伏中軍衝爲二力戰而死

亞村先生古文

創矢無完膚陸益公同年友也賊返城遂害公公挺立

受刃腰脰皆穿穴以死固原失事聞天子愍悼命查

死事者秦撫練國事疏報合糊謂公被傷不知所及

命覆核乃得公死狀聞者憫之卒以中無黨助且王

懼罪防中樞求脫反潯公賊守謀疎故僅贈公奉直大

夫靜寧州刺史而逃將獨得不誅悲夫公于上高善自

謀不必降爲幕爲善爲謀也亦不與隆德之難雖

及難矣當時有通賊者棄城遁者斯誠以免者其法

多皆可不必死也而公竟歷坎壈于此此則所謂公

之迂公之拙也然使公成進士爲黨人得此一死以

從子進忠墓誌銘

君名進忠字集思行二邑宜化理人曾祖煥淮國儀賓
尚南城郡主祖元學樂昌令祖妣孺人郭氏父茂夏夏
官郎妣宜人包氏生母聶氏君生崇禎甲戌二月十日
爲人沉毅篤學善讀書每以一尊一卷默坐竟夜
忘寐居家循禮法不爲外習所移而志與境左坎壈鬱
幽丁酉十月十九日嘔血以卒僅年二十有四配王氏
生于二長齡行娶梁氏次懿謀娶許氏女一名文未字
孫女一尚幼乙卯正月庚申附葬父兆之右銘曰
而貌之凝然而氣之凝然而情誼之蔚然而胡年壽之
嗟林先生甘文未

然欲然是殆不知其然而不得不然其長發乎茲丘之鬱
集思志士也其生平盡五六十字中固當以奇制絕
詞傳之

從子婦孫氏墓誌銘

余仲凡性素質於儒釋不甚辨卒之日忽以文字一幅
授余令勿作佛事余受命終喪未嘗用洋屠法凡俗禮
之出於彼說者悉罷之家人以遺命故不敢有他然意
未協也兄之第五子名奇忠頗能文矣而病癩妻孫氏
余友子度與之姪子維誦之女也工容皆殊來年十幾
歸奇忠奇忠病漸狂不可堪婦視之惟謹遂勞鬱成癩
某年某月某日先奇忠卒辛前旬日與其父訣父猶在
謂女少天夫子既病廢女又無所生室中物固路遠耳
宜多作佛事以資他在福婦頷之家人皆以爲宜然
臨起坐請余往訣曰婦且死吾父憐之甚今作佛事
此不可也大人昔有成命尚未信于後人豈得以婦故
亂家法使大人之命由婦廢乎昨不欲拂父意耳恐婦
死家人且以爲詞敬請翁主其事証婦言以謝婦父余
歎曰爾賢如是然得無疑怨乎曰婦於此不疑也又何
怨所怨者命不承雖然爾勿怨也人生俯仰榮悴以古
誠賢誠苦命不承雖然爾勿怨也人生俯仰榮悴以古
今視之直瞬睫間耳雖俯且榮竟同盡何足慕者今爾
明于禮合于道美能承余兄志使後此子孫孫接孫
氏母訓爲法卽此數言既承不死矣且爾不觀諸庸下

婦人乎。第知自私利。惑溺邪說。悍舅姑之教。輕棄夫子。當其生時。人理誠久矣。難倖長年享豐盛。卒爲宗黨嗤笑。鄉鄰不知愛。歎以今思之。此與犬豕何異哉。然則爾固未嘗短且悍。而彼亦未嘗終未嘗榮也。又何怨之有。余且誌爾墓。記斯語。以不忘。婦乘然起。謝越數日。乃辛又幾年。辛酉季冬某日。附葬于先兄之墓。左鳴呼惜哉。我當與銘銘曰。

紛彼勇士。難與論嗟。爾舅婦何所問。善哉。正調貽子孫。命不可續。賢永存。視我此碣。信不誣。

巾幗中有此奇人。愧殺多少讀書識字秀才。宜其得

見村志卷之二

此佳文以垂不朽

從孫琦墓誌銘

君名琦。字荆山。原名懿。脩以應試。更今名。初讀書。塾師早。部不契。舉子業。因學將略。鈴策則嗜。不倦。年十五。卽善騎射。雖湖小。健兒數爲不多。也。爲人細小。精果。結束支架。無不駿。駿年十七。補邑庠。武生丙午秋。馳較萬人圍場。求呼如雷。知與不知爭識之。榜發。爲有力。敏去省。下爲之騰憤。至己酉。乃舉于鄉。尤喜控悍馬。騎入市。忽奔逸。人仆。君懷躍。逸過力。稍猛。旋從。尾。尾。隨。而登。時馬驕馳。迅見者以爲神。然自是傷其脊。俞不覺。而患成矣。明年乃病。瘍盛。又決其要。刺口。竟不合。逾三年。遂

見村志卷之二

卒。蓋甲寅正月六日也。距生庚寅年十二月七日得年

二十有五。其仁孝性成。卽抱病。景虞執人子禮。益謹。父偶值微疾。必強起侍。父泣曰。汝德甚。勿爾也。君不爲勞。僕及病革。忽命梨。寬博爲服。服之。問家人曰。何如。曰甚。都頷其端。曰。效我如是。家乃知。委所處。殆非其好也。早從力學。明大義。其爲。非止此。且死之忽也。惜哉。妻陸氏。官祖元。學太學生。祖調良。父徽。各俱邑諸生。母陸氏。以甲寅十月丙辰。附葬官村祖墓之側。銘曰。

才耶。命耶。致耶。性耶。奮發者其志。而犯者其病。耶。夫焉知全歸於是。吾非幸耶。

天生賢豪不幸短命而死爲誌銘者却以全歸於是
爲幸眞悲痛不忍言

呂晚邨先生論文彙鈔不分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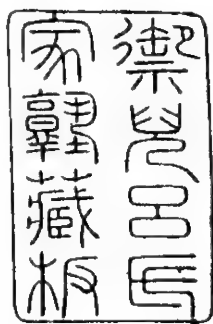
〔清〕呂留良撰

清康熙五十三年呂氏家

塾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晚邨先生論
文彙鈔



呂晚邨先生論文彙鈔

凡三百二條

吾鄉呂晚邨太翁先生倡明理學其微言大義往往散見于文評門人清溪陳大始先生纂成四書講義有志之士皆知尊信折衷可謂盛矣而論文之法惜無有彙而錄之者識者不無遺憾焉編自束髮讀先生書蓋嘗留心記憶今年春三月先生之曾姪孫程先景初過 蠅 蠅 廬相與商榷論文以惠後學夫學者得講義以明理復得論文以知法理法兼備行文無不宜之矣因彙集天蓋樓諸刻蒐羅掇拾共得三百餘條以爲講義外書語多雜見不便分類稍以所論古今先後綱領節目第其次序令語意相承首尾貫串雖未敢謂無遺漏之虞而於先生論文之要旨大略備矣蓋昔者講義之集專以發明書理而設今者是書之編祇及於行文之法而止使學者

誠能反覆涵泳于其中而更沉潛體會乎講義之精理則議論識見知其必有異於尋常者矣是書與講義謂其實相表裏焉可也刻既成爰記其所以採輯之意於簡端

康熙五十三年歲次甲午夏六月三日同里姻家後學生曹錦謹書

呂晚邨先生論文彙鈔

程子曰今之學有二而異端不與焉一訓詁

文章一儒者余按今不特儒者絕於天下即文章訓詁皆不可名學獨存異端耳昔所謂文章蘇王之類也訓詁則鄭孔之類也今有其人乎故曰不可名學也而又有自附於訓詁者則講章是也儒者正學自朱子沒勉齋漢卿僅足自守不能發皇恢張再傳盡失其旨如何王金許之徒皆潛時師說不止異澄

論文彙鈔

一人也自是講章之派日繁月盛而儒者之學遂亡惟異端與講章競互勝負而已異端之徒遂指講章爲程朱而所爲儒者亦自以爲吾儒之學不過如此語雖夸大意實疑餓故講章諸名宿其晚年皆歸於禪學然則講章者實異端之涉廣爲彼驅除難耳故曰獨存異端也永樂間纂修四書大全一時學者爲靖難殺戮殆盡歷存胡廣楊榮等苟且庸鄙之夫主其事故所摭掇多與傳註相謬戾

甚有非朱子語而誣入之者蓋策通義之誤

而莫知正也自餘蒙引存疑淺說諸書紛然雜出拘牽附會破碎支離其得者無以逾乎訓詁之精其失者益以滋後世之惑上無以承程朱之餘緒下適足爲異端之所笑非此余謂講章之說不息孔孟之道不替也腐爛陳陳人心厭惡良知家挾異端之術窺群情之所欲流起而扶其籬樊聰明向上之士喜其立論之高而自悔其舊說之陋無不翕然

論文彙鈔

歸之隆萬以後遂以攻皆朱註爲事而禍害有不忍言者識者歸咎於禪學而不知致禪學者之爲講章也近來坊間盛行本子淺陋更甚又有增改各刻愈出愈訛然且家帖戶曉取其簡便穢惡既極勢不得不變變則必將復出於異端此有心吾道者之所深憂而疾首也朱子教人但涵泳白文有未得而後看本註看註未得而後看或謂今當依之爲法以本註爲主無論新舊講章一切弗泥卽

大全中亦但看程朱之言其餘諸儒合於註者取之否則闕之如此則進可以求儒者之學退亦不失爲古之訓詁或庶乎其可也朱子集註字字拜停而下無毫髮之憾故雖虛字語聊念去似不着緊要者思之其妙無窮憑人改換一二字便弊病百出乃知其已至聖處也惟歸震川先生行文見得此意其至平極淡處都從道理千錘百鍊而出不但人不能爲亦不能知矣

朱子云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秀才文字如此最可愛其病止是鶻突不通而其流至於倖理非聖

洪永之文質樸簡重氣象潤達有不欲求工之意此大圭清瑩也成弘正三朝猶漢之建元元封唐之天寶元和宋之元祐元豐茂以加矣嘉靖常盛極之時現奇浩瀆氣越出而不窮然識者憂其難繼隆慶辛未復見弘正風規至今稱之文體之壞其在萬曆乎丁丑以

前猶屬雅製庚辰令始限字而氣格萎蕪矣未開軟媚之端變徵已見已丑得陶董中流一砥而江河已下不能留也至於壬辰格用斷辭調用挑翻凌駕攻劫意見龐遠矩矱先去矣再變而乙未則杜撰惡俗之詞影響之理剔弄之法曰圓熟曰機鋒皆自古文章之所無村塾學究喜其淺陋不必讀書稽古遂傳爲時文正宗自此至天啓壬戌咸以此得元魁機轉爛惡勢無復之於是甲乙之間繼

以偽子偽經鬼怪百出令人作惡崇禎朝加意振刷辛未甲戌丁丑崇雅黜俗始以秦漢唐宋文發明經術理雖未醇文實返古庚辰癸未忽流爲浮豔而變亂不可爲矣此三百年升降之大略也

先民精於理學每自有發明不由訓詁却正得傳註之妙自嘉隆以後那說浸淫叛逆反攻若有發明必悖程朱又不如墨守之爲愈近時名爲遵詒實不明註義但聲喚幾箇註中

字樣便自謂得法作家兼穢滿紙此不特爲邪說所鄙笑并訓詁老學究亦嘖訕其不通矣將來窮則必變此一群朽腹捷舌之徒豈能出二氏之手其必折而入於邪說可知有心斯道者其憂畏當何如也

註中字字實落非極精細人不能依註體貼蓋其中義理辨析甚嚴粗心者不肯講究乃喜爲空玄催侗之說似乎高妙若可解不可解不必有研窮詳審之功而坐踞顛頂誰復反

而爲其難者此書理之終不可明而文日趨於妄也

先輩文見理的當只是體會注意仔細不從講章出身耳從講章出身者老死無通理先輩作文定靠註註所有者必不略所無者必不增此是古人敬謹樸實有法度有學識處古人文字造極只是細心靠實無一句游移活說此後人以爲不必然者古人以爲非此不成文字而後人試擬之則又力疲神喪而不

能至者也

先民不可及只在精細老實處似乎板近而其實高遠若後人弄虛頭作弄奇事乃先民之不屑污齒頰者也

循章演句討取虛神語氣近日村裡教書坊間選手三等秀才皆云云何足以論學者之文乎學者之文所見高卓此筆直達其所見意盡而止有所發明於經傳裨益於後學斯善矣又何必虛神語氣之有乎或曰時文自有

當然之則公亦重言法矣豈學者不當以法求乎曰非謂可以無法也法從理生卽虛神語氣亦從理生理不足而單論法此時下之似法而非法也理既足而法有未盡此古人之所輕而非其所不知不能也昔歸太僕自謂作文已忽悟已能脫去數百排比之習向來亦不自覺何況欲他人知之爲之難然則古人用力之處非今人之所知也明矣秀才說道理做得極高妙然試令返之胸中決

自以爲未必然者也。此便不是道理。故不落
油花。卽歸支離悶塞。若說得出底。卽是胸中
信得及底。此外更有何奇。先輩所爭者。只是
此箇境界耳。

子曰辭達而已矣。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聖人非
欲省文。正爲文章家指出自古真訣耳。凡文
必先有義理。有意思。議論。而後以章法句法
字法達之。今人不復知本。作古文但講規模
作詩但講聲調。作時文但講圓熟活套。其言

會文集

七

不文。先不可謂之辭。卽有成辭者。亦不可謂
之達。卽有能達者。亦止可謂之達辭。不可謂
之辭達。辭達有所以達者在也。今所達者何
耶。

文章之病。只是不能達。與求多於達之外二者
然看來。求多於達外。卽不知達之妙。卽不能
爲達。其實一病而已。如近日時文。只恨不能
達。何嘗求多於達外。然偏有許多隔壁間文。
排場鬼話。豈非不能達者。必求多於達外乎。

文章欲得大頭腦。則下面意思。理細曲處。皆包貫
到。從瑣碎支節尋湊合之法。雖細布成局。不
能達也。

有德者必有言。八股與詩古文。只體格異耳。道
理文法。非有異也。言爲心聲。書爲心畫。古人
於嘖笑舉止。足以窺人底裡。况經營成章之
言乎。故凡棄實而取虛。棄勁而取柔。棄古雅
而取熟爛。棄樸直明白而取含糊輕巧。皆病
中人心。而事關氣運。非細故也。

會文集

八

今人作文。皆不犯手。做依樣書。葫蘆便謂得法
了。事見有不討便宜。字字實做者。反笑以爲
走向拙路。嗚呼。做人而不肯犯手做者。知其
必無好人。做文而不肯犯手做者。知其必無
好文。嘗語子弟曰。汝怕題目痛耶。題目整汝
手耶。如何遮東掩西。只討得一場淺理會。
凡文不肯正面實講。只是道理不明。講不出耳。
乃生旁敲側擊。詭誕宜法。此不學者無聊之
術也。後且反謂不宜正面實講。豈不斷絕讀

書種子耶

凡爲文欲求深一步者只爲不見本位耳見本位則不敢求深矣凡文多閒文做作者亦爲不見正意胡亂糊布若知正意之所在則做作便不是

文字模實頭識得出即見思學交至之功若求仿套於爛冊子與撰新異於白肚皮未有能工者也

時手爲文只已攬大話爲妙不知聖人之大不

古文彙纂

孔

靠此大話攬舉也要尋大話便是不曾見聖人大處論語中瑣瑣屑屑記載細事都是聖人全身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先輩只平平叙去而聖人之表裏已徹上徹下是之謂所見者大

增一分大樣閒話則少一分真實了義故今人支蔓之詞先民非不能定是用不着亦無許多閒工夫也

大凡說道理愛張大決不如愛平實平實之張

大其大乃真也

凡爲大言者其中無可大而假於言以大之吾正薄其不能大也按之有骨咀之有味又何歎乎大言

凡欲自文淵大張說入朝廷宮禁道理便有不小耳

足豈不帖帝王家文便不淵大耶正坐眼孔作論語題最難蓋聖人語中至味淺淡不得做作不得軒一分便亢輕一分便卑體貼融會

古文彙纂

不失尺寸端讓作家耳

蘇東坡作昌黎廟碑久不下筆忽得二句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以下便順勢疾書而就其作溫公碑云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三言曰誠曰一後叙其畧一時遂以其文爲至古人於此用力不是練詞句尋議論正如畫像者必將其人形貌精神熟視於心目間所見既的忽然下筆乃能神肖今只於口鼻眉目較分

寸於衣摺着色求工巧雖模樣依稀畢竟非其人也

論格者詳於排場關目矜才者盡於機勢橫流若於題之要害無樸實頭本事則兩者總成死法然所謂樸實頭本事非呆填敷演幾句詞語之謂也必於理實有所見信筆直達無須假捏始得

作文可想見其人之胸懷體段韓子謂仁義之人其言請如有一分仁義見一分英華二者

有偏勝則其言有剛柔不能借不可掩也庸人止流露浮僞圓融俗腸崎行者又多傲岸過高之思惟端人正士其光明俊偉洋溢紙墨間雖圭角有未化精微有未盡所言不無粗處則視所見之淺深所養之厚薄要非庸流所能望矣

陳百史評歸震川舜明於庶物文云參用易語爲後人借徑作此題宜從虞書斟酌論議先生曰用易語何害後人安能借徑易語於諸

經尤難用正苦人不肯借耳學者爲文自當根本六經融會貫通而雜用之但問理合與否熱於心而注於手汨汨然來足以發吾意而不自知其爲何經乃佳若作此題必據此書便是笨伯死法必無佳文矣此種議論最淺鄙皆不會讀書人秘訣世間四書備考五經類語等但鄙不通之書所由來也

六經語惟易最難用亦無人敢用只震川荆川能縱橫驅駕點金丹鑄寶器自具神仙鼎鑪

俗眼詞其卦名甚謂易不可用六經不可入文乃反以村談市譚爲妙取又云開後來習套吾未見後來更有何人能如是用經者若以妄填易卦之不通而追論作者是以暴秦燔書而罪及燧人白圭愈鄰而議連神禹也總是不知其理而單論字眼則似兩先生與不通者同其實自己不通耳

天下極奇極幻文字正在目前前經傳中自具不患手拙只患腹枵

用經用古。全在自己開點得妙。則頑鉄皆黃金。

僅撫詞句。以爲點染。反使黃金成頑鉄也。

嘗謂昔日秀才難做。近日忒易。當時極陋劣秀

才巾箱中。亦須抄經子古文。摘段各一本。史

學則王鳳洲。再少則蘇紫溪。諸理齋。鑑各一

部。學者猶鄙笑之。今都不消得矣。可嘆也。

精乎理。熟乎經。馳縱乎古今文字之變化。而後

能順心脫手。快然出之。而不疑天下之樂就。

過於是。震川先生文。每用六經成語。如天造

地設。而或且議之。嘗自謂已未墨中。用齷齪

不合。勞苦不堪。八字橫波。醜醜。丁未中庸。位

有題文。用山川鬼神。莫不又安鳥獸魚鼈。莫

不咸若。房考大劉批一粗字。因嘆舉子剽竊

坊間熟爛語。五經廿一史。不知爲何物。豈非

屈子所謂。邑犬群吠。吠所怪歟。

大家文。引用成語。雖有異流。誦然自我。引用

又別自意義。朱子講語。亦時借二氏之言。却

未嘗於理有弊病。只看道理如何。此不足爲

大家病也。

艾千子。每以後世事實語言。不宜入四子口中。

是也。然議論警快處。借用意。理亦別見發明。

正得史論之力。聖賢實學。原期貫串。古今俱

須無礙於題義耳。若必字字要周朝口角。恐

當時先無此排偶語氣矣。

不窮世故之變。不足以盡事理之變。情形不真。

意致便改文章。高下傳與不傳。亦在此耳。

熟於史傳。見古來之情形。熟於世故。見今人之

變態。聖人作易。作詩之妙。亦只是此心。此理。

透明耳。模寫到至處。便是不朽文字。

聖賢之道。不外人情物理。於此道得明快固也。

第情理透矣。而不本之聖學。則情理愈透。愈

流入百氏之術。亦未爲得也。蓋三代與後世。

不獨規制景象不同。其立心與議論迥乎天

淵之絕。不可雜和也。

只是人情事理。透明爛熟。下筆作文。自然曲盡

世間讀書人。自謂能識道理。及至一事至前。不

覺首尾銜決手足無措是讀書時於處事接物不去體驗書自書人自人不相關涉作文亦只依樣葫蘆而已究竟含糊鶻突無益也人品高者燭熱世故之言盡是看透義理之言時手開口便露俗腸直是瞞人不得秀才做時文亦即可打疊經濟能見其大自不同經生家言程子所謂耕月三年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今人讀書作文何嘗有所樂存焉只爲富貴利

達由此不得不然耳則是初上學時便已棄

絕天爵矣故先儒教人尋孔顏樂處

文之至者未有不動人者也其不動文未至也

文至矣情卒不動者其今之文人乎何故曰

其性與人殊但知文之能決科而不復有忠

孝也

讀文字至警切處須有簡悚動意便是時文秀

才也定有些身分若毫無志氣人裏外麻木

便日日講習聖賢至論也針劄不入况時文

乎

前輩論文謂神理亘古常新字句脫口成故今

以枯管枵腹襲取套詞若村學童描殊老弋

陽度曲淺陋雷同令人嘔吐若能發揮名理

而以古文氣骨行之神奇滅沒莫知端倪令

靡靡者欲襲而不可襲豈非絕代一快哉

艾千子評章大力文云文至東漢愈排愈疎愈

整愈俚大力於時文恨未窺西京以上耳天

下不知有古文此腐儒之罪也天下知有古

文而不知辨西京之古東漢之古則亦近日

名人不讀書之罪也先生曰文之古在神理

不在辭句并不在排整散行間也自秦漢晉

魏六朝唐宋來皆有其美有其病豈得舉一

廢百哉千子之言似高實過善學古者多讀

書自會耳

昔人稱梅聖俞詩能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梅

集只是清真刻削不着脂粉耳不着脂粉而

精采穠麗神氣生動自左傳莊子史記而外

其妙不傳矣

卽語言之下得見其人此是文章第一等妙處
司馬遷爲史家之冠也只得此妙吾謂唐荆
川從史漢得力正爲此也若他人學史漢止
在段落筆意詞句間摹擬形似從何處夢見
古人哉

史記之妙只是摹寫情事逼真口角形神都到
而奇古在其中法度在其中非別尋奇古法
度以爲摹寫也

太史公妙絕古今只精於排場耳排場出色則
件件皆佳

看左傳國語公羊穀梁及史記漢書同叙一事
各見妙筆此詳彼畧東漲西坍情事不殊境
界各異此所謂化工手也

古文中能縮大爲小第一算公穀以短節促拍
爲排場繚渺之勢令人讀之不覺其短促此
公穀之妙也今人以刻仄尖纖爲公穀失之
達矣

學公穀須得其用意深細刻銳與筆法峭冷變
逸處不徒摹肖其口角已也文字中自有此
種妙境艾千子以爲蝸徑蚓穴終傷大雅則
不足以極古今之能事矣

似穉氣而却有別趣見思致此種從公穀得來
刻入深際躍出象表能傳言外之言開境外之
境此種妙處源於莊叟而禪家窈之爲機鋒
作用者也

筆情澀濛濛蹀躞而不能自止惟漆園老子有此

狡獪耳

一種慷慨感嘆之情淋漓欲絕此風騷遺妙也
東漢六朝間頗知踪跡又爲詞句所移降入
柔靡後來一變而此妙失傳矣

戰國策之刻峭尖雋無秦人之雄厲則不大無
漢人之寬閒渾浩流轉則氣脉不高深

文之峭崛者必少雄浩之概其疎濶者又必無
堅鍊之音此唐以後名家所不能兼也

古削出佛經語錄及後世子書講說非先秦以

上之古制則不費耳看周秦文字乃知古制之真妙也

冷語閒情故作入妙是韓詩說苑得趣文字

子長之文峻孟堅之文緩峻故變幻不測緩故

蘊蓄有神退之從峻出者也永叔學退之却

以緩得峻子固學永叔却純用其緩

有轉必求隨東即轉界限斬然而首尾迴旋好

觀是會子固開架法度

昌黎作文奇奇怪怪人莫測其際獨其議論文

字特醇古有三代以上雅頌氣象

腹理極密而體勢極寬渾侖看有渾侖之妙碎

拆看有碎拆之妙古人服倒杜詩韓文正爭

此耳

一倡三嘆歐曾古文勝地

圓渾流逸曾南豐頓掣處其氣度每如此

淺淺發抑而意理開拓機勢沛然是坡翁樂境

熟於史學低多無中生有一法東坡殺之三有

之三開想當然一例是其家傳史論有氣然

蘇氏文章奇橫亦出於此

昔人學古文皆變化不令人易見今人抄套古

文惟恐人不知此真偽之辨也如韓歐記序

碑志文字皆極意摹仿史記然不能指其摹

仿者何篇此所謂變化也韓之變化節節生

奇固不易蹤跡歐精於法度似猶可蹤跡然

奇藏於拙巧出於平令人不知其法度之精

其變化又別

六朝琢句教之每落纖靡三唐長調學者亦嫌

俳悶文家遂戒不可爲而并薄古人不知其

自少本事耳金丹入手雖鉄石皆能開點如

陸宣公偏以俳詞見奇永叔子瞻時爲工句

而氣體自高何嘗貶損其光芒哉

艾千子謂文須爾雅誠然古文中自有似樸

拙近俗而寔高古者不可以一格熟服觀也

世間惟假爾雅而實惡俗一種爲最不堪早

古文中能用長句者亦不多數人朱子用之集

註尤見精神表黃不通文章之道而改爲俳

制甚矣。小人之無忌憚也。時文中惟歸震川先生有此神力。能使數十百字成一句。他人便覺冗漫矣。

筆之不妙。亦坐不讀。古古不獨經史子集之大者。如檀弓公穀說。施大戴禮韓詩外傳之類。若不會讀。亦不能盡用筆之變。

有線索可尋。無蹤影可搨。方圓奇偶。隨手散結。皆成異觀。文至此方許講古文法度。辨古文家數。時人漫無欄柄。晷曉得有立柱作骨。呼

應穿掇之樣。便哆然以爲無難。正如弋陽腔說九官十三官。牌名板眼老海鹽已掩口嘲之。況真昆腔乎。

摹古大家文。不在排弄。不在怒張。只於開闢鎖處。步步得法。頓挫得神。自然扼要爭奇。此大家腳腔處也。

摹古之縱蕩易。摹古之堅峭難。班駁易。樸茂難。豪壯易。靜穆難。起手換頭處。轉拓得開。則起遠不測。轉關押尾。

處停蓄得住。則悠閒有餘味。不熟古文問架。出落無從得此筋節。

疎疎浩浩。淡淡悠悠。若無意爲古者。乃所爲真古也。

有用古文。極熟套頭語。而能化腐臭爲神奇者。所爭在氣。勝不在皮毛也。不然。李子鱗文字。

千補百補。逐句是秦漢。徒見其萎蕭。鯁鯁耳。欲學古人。弗求形似。須先得其氣。欲得其氣。須先開膽力。膽力何由開。只是看得道理明白。

坦然無疑。橫直擡無所不可。隨他觸發議論。不論金銀錫。皆可開點寶。丹則膽力足。

而氣沛然矣。但區區補衲幾句古文。麻布夾紵。絲死口。取活氣何處討。此景象來。

自有制義以來。論文者甚多。然吾以爲知文者。艾東鄉先生一人而已。於古今體格之變。無所不知。故其見處極高。非餘子所及。所少者。

理境不精耳。其自作也。亦然。文品老而益尊。得古人皮毛落盡之妙。自謂一意掃除覺古。

人深處頗有所窺漸有潦水盡而寒潭清之意且有詩云昔友陳與羅巨刃摩天揚蛟龍盤大幽鬼語爭割強凌獵經與史嘈雜奏笙簧近者思簡淡淨洗十年藏先民有典型震澤方垂裳古貨今難售割羊亦無益誠確論也但理境不精則簡澹高老無有至味出其中未免外疆中乾時流因謂江淹才盡先生甚不平斯語蓋所爭祇在外面一着斯先生之高於俗眼者雖有古今雅鄭之不同亦尙落皮毛上事耳

經制題無經學則議論無本雖鋪設夸詞不過庵寺之頌美吏胥之謀猷而已本之經矣而不熟於史則於成敗得失之故人情物理機勢之變不能發擡明快惟黃陶菴兼攬其勝故能言經生所不能言

過經制題不爲新奇驚坐之談但按事入情昌明剴切令讀者如家人婦子商量甘苦而生民原始與聖人法制本來無不通達惟陶菴

能之得力應從陸敬輿中來也

凡熟於史學者必重論事而輕說理好牽引而畧本位務新奇而翻舊案崇禎間極尊此派雲間尤盛陶菴閣博淵端而綜核史家故亦不免此習然其文較有體骨不同浮華捷給者但學者須辨此弊正不必舍先生之長而效其贗也

崇禎初一變爲古文之學多以馳騁浩衍雄深蒼勁爲勝惟金正希於簡嚴淡靜中自出奇譎令人一望不易入久而必爲之移又遠離而不能出此先生之超越一時者也

明季之文莫盛於雲間雲間之文莫著於陳大樽雖師承文選規摹六朝然其本質超然不爲體調所汨沒且運用更見逍遙此杜少陵自許齊梁後塵所謂轉益多師是汝師也今人貌爲漢魏盛唐乃真卑靡矣

陳大士先生文人但驚其奇縱不知其法脉細淨處是爲老作家凡一字入其手必有兩義

文卽有八比或多排小比亦必每比各有義
不犯合掌架屋之病義雖多局雖碎而章法
首尾有體股法次第相生定一氣呵成轉轉
見妙此皆古文正法非抄套時文之所有也
又有一種畧去畦町標舉指歸而已得要妙
者有淡然冷逗疎疎若不經意而迥不可及
者有直破中堅樹立奇偉而餘地輕置不顧
者此皆古文之變別又法之最高者矣特其
理求超而每失之邪異論求新而每失之駁

雜入情過快多俚俗之談發行急盡傷神蘊
之妙于于譏其心粗手滑此則先生之所不
得而辭者耳

文字首辨雅俗俗有出於文氣者有出於理體
者墨裁之俗如弋兒登門喝采作吉祥富貴
語油腔之俗如弋陽村劇場上場下同聲此
俗之出於文氣者也至未嘗講究義理而妄
論書旨是非未嘗稍習古人行文之法而哆
談先輩法度止靠講章一本自以爲學問盡

於此此俗之出於理體者也然文字之俗不
過希世速售彼亦心知其鄙故稍有知識卽
能改變若理體之俗占地高而執說近乎正
更牢不可破此一種俗人尤難識辨故自以
講章爲文不特理體壞文氣亦壞此不可不
首辨也

出講義語錄之俗此最難辨其俗非世間甜熟
之俗乃老辣過也文人須留意

俗在識見議論不在字句也古人粗枝大葉每

不揀擇句字然識見定正大議論定精醇
法脉出落不可不講然無蒼秀氣骨而着意於

此以爲老鍊其老鍊處正是惡俗處也

古人說道理樸實頭處儘粗服亂頭葉大枝疎
不似後人含糊活脫然其理既真愈盡愈渾
厚糟粕煨燼隨手拈來無非至寶後人講究
淨詞其所吐露不堪噦噁故文之精粗以理
爲斷不關詞也

理足則語無清粗西銘理之至精也顧封人申

生伯奇如何拉雜闖入

先輩謂文字大段卓越句字不足介意如神王者亦難豈能爲害若彫削之人雖五官肌膚無恙然長柔君望而却走矣

文章有魔調似演義非演義似科白非科白此自古文人之所無故曰魔然亦有高下二種下者出於講章小說湯膳菴之類是也高者出於佛經語錄揚復所之類是也至啟禎之間又有以莊列史漢大家而運用佛經語錄

卷之八

三

如金正希陳大士皆不免於此其品愈高其魔愈深真學古者於此當更高着眼孔自有時文以求惡爛之調庸鄙之法皆作俑於湯霍林而今人方尊秘以爲宣城之孤亦嗜癖逐臭之見矣

宣城派行無識者目之爲渾融近以此論元家衣鉢矣而不知其實含糊混帳亦足以驗人心之污下而日趨於揆復鄉愿之路也文字佳惡固不盡在此然凡事必有法度必有定

體其必欲去之而快者非異端則俗學卽此細事可見亦學者之所宜辨也

有客論近來滑調空行之弊寔始於唐君德亮曰不然唐之空滑猶本之古文後來之空滑本於講章此不可同年而語出自古文者猶有思致奇趣但少實理耳正如吏部論出身一爲科甲一爲雜流其高卑貴賤固迥殊也但講章之爛惡粗事古學者卽知其非其以古文爲空滑者到說道理處無可支吾必借佛經語錄之辭以自名高者以爲古文之旁通橫溢無所不可而不知其爛惡與講章同也此又如科甲與雜流到滿職削籍則一而已矣

文字足以觀人性學亦足以卜其平生故以貴重爲難然所貴重者初不在奇正濃淡間論也奇正濃淡止是服飾不開骨相骨相貴重者縕褐裘葛其儀一也惟骨相輕賤而後講服飾試看世間講服飾者必市井倡優與不

學之統緒其輕賤可知矣乙丙之間以詞華爲貴重而流於穢怪乙未以後以講章爲貴重而流於村鄙辛丑以後又以吉祥大話爲貴重而流於乞媚總皆以服飾講貴重而不知其真輕賤也學者但當求骨相骨相既好隨時服飾其貴重自在

老手作文無他奇隨他裝束入時只是骨性不改耳

文之貴賤分於骨氣不可以形模求也近人輒

以夸矜之詞重濫之調粗俗之論充之此爲

見貧富貴非當身富貴也骨氣之賤至此爲

極然則何以救之也無他法只是多讀古不

急求必得之道如此則心正心正則骨氣亦

轉矣

文必以筋骨爲主筋骨之渾脫處卽是氣度其

流利處卽是風神無筋骨而講風神氣度皆

芻狗之文繡也筋骨須從古文求之向熱鬧

本頭中尋取那可得

意足則神思安閒此氣度可學而不可以套取貌爲也

昔人謂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采章句爲

兵衛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不則如

荆川所云貧人借富家之衣庄農作大賈之

飾竭力裝做醜態盡露矣

文以氣爲主有氣方能曲曲而晦澁軟滑是無

氣也非曲之過也一往粗直亦是無氣

文無道蕩逶迤之氣四瑣娉娶皆行尸坐魄耳

未嘗以崛驚駕奇自然排闥驚群得此氣也

孫若士云勢和駁文之善物可謂知言矣然取

勢必先鍊氣鍊氣必先明理理明則題之體

體腴理皆以神遇奏刀騞然濳然已解如土

委地所謂目無全牛也但向文法中求勢那

可得

大江大河終古奔騰東注而其象只如新出人

以爲氣浩大也不知單是氣便有盡時氣之

所以不盡者須有箇本原在東坡自言如萬

斛泉瀉地曲折無不如意他亦止解得氣上事耳

文之一氣呵成者必用逆不用順蓋用逆勢則一句壓一句一層剝一層漏翻雲波勢不可遏讀至終篇恰如一句方佳若用順勢則數行之後語氣溢然止矣

凡文之長於勢者取勢者每不肯亮講正而此正其不濟事處
作文一落筆即思作轉李營丘郭恕先画一尺

樹必無一寸直棧此即文家三昧然有學轉而反成輕薄者此非吾之所謂轉也吾所謂轉轉以意彼所謂轉轉以詞轉意極難轉詞極易學轉者當於轉中求難不可於轉中求易

禪家薦機只在轉語轉不出便墮鬼國文字妙處也都在轉語轉不出便入死地然禪家之轉要轉却理字令盡文字之轉要轉得理字令不盡此不盡之轉也

凡文轉句之捷其來必紆一句將轉數句前必先有布置其勢欲下其理已足故一句即轉耳若已至此句然後索轉凡有擡壁住豈能轉又豈能捷乎今人不求所以捷轉之法而徒欲其轉之捷其不入于空滑者鮮矣

文必有開合開者先縮退一步所以先補其滲漏之處也

但用本文白戰愈轉愈奇如舊人往往爲之入近人手便覺油纏可厭蓋舊人以理爲層叠

以意思爲變滅不儘於聲調求多故可貴也凡能精於政法則題之虛神無所不出屈曲無所不盡矣但其爲過也則未免有剗肉成瘡之病是在善學者耳

行文得大意所在屈曲間自然靈變

今人亦好講婉曲然心思不靈巧手筆不奇矯高脫祇成婆子舌頭一味軟俗而已

縱橫者欠委婉委婉者欠縱橫文章曲折本乎題理之所有則千變萬化總能

妙合自然但於語氣求肯於文調求轉便走入斷港死路

凡文之曲轉者其腕力必柔婉其徑路必幽細若於曲轉中但見其腕力之適雄徑路之昌達先輩中惟熙甫近時惟正希可以語此耳

然之妙在筆快筆快之妙在意多而語雋則無閒文衍調一句閒衍便謂之泛謂之懈謂之庸率不可以語鬆也

文之典麗者必須流動之致於莊過甚而無風

神行乎其間如讀初唐箋啓使人悶塞

文之奇橫者以其變化于法度之中不可捉搦而自合乃爲真奇橫耳非蔑棄繩尺之謂文之有體猶人之頭目手足也頭未訖而手已生目下降而足上出豈復成形貌哉

古人謂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予謂必行處要止便止止處要行便行方是文章之至不如此不足以爲奇不足以爲橫文之不能爲奇大概犯粘皮帶骨之病

凡文章爭新出奇只一箇切趣入情真是變化不窮之法

文到極奇快處止是真耳昌黎所謂醇而後肆不醇之肆詭異也非肆也不能肆而曰醇庸

文貴有真氣真則行文必簡樸用意必刻深遺

詞必淡雅此先輩之所以可貴也

文人心思正當在人所不用處出奇勝來爲妙耳如何今人論文都要舉入腐爛無用之

死地去

肯人論作文只是一個翻案法耳此說甚淺然

議論文字須用此法乃有奇境開闢盡將從前吟嘯樂說翻出一新拔趙戟而立漢幟固

非辣手不辦

立論文字不在一味蠻斷須先施他出路如追

窮寇必寬圍使逸其出路乃是築截死路也

蘇氏父子作論妙處正在穩處

凡文要過火求新每於理上別生病痛看先輩

文便無此等蹉跎

心不尖不能入手不快不能出天下名區奧迹爲鈍根封銅者多矣

文最忌熟熟則必俗故士龍怵他人之我先退之惟陳言之務去習之以爲造言之大端卽書畫家亦惡熟俗以熟裡生爲訣正謂此也今人爲文惟恐一字一句不熟到十分萬手雷同如一父之子尚得謂之文乎

老手行文如書畫大家晚年製作俱從極奇橫

秀潤工緻中來故淺淺疎疎數筆令人玩之不盡之味卽文家所謂絢爛之極乃造平淡也

凡刻劃奇巧常患尺斷寸續無渾成之致猶山之嶮峭者每不能高大也

文字到奇妙處只是言人之所不能言却是言人之所必欲言耳不是別尋蹉跎家當

處處之文須有卻情有快腕有古文閒架起伏乃見腳勢不則如游絲骨塵熈愈袅娜飛揚

愈見其蕪穢耳

有力量氣魄則卷舒之際自生奇偉凡假外間好議論藻采以爲勝者皆非自得者也

凡行文無奇情古色如村師講故事街頭說演義皆有授受援引言之鑿然只是白肚鄙妄

耳

徑貴生助變換不窮筆費硬則回轉入古氣貴橫橫則運旋有力法貴細細則工巧入神知此者鮮矣

古今文章難盡止是靈氣往來日新不息耳道理只是這道理不會有甚詫異也

文字中靈境極難得以其必從寔地開出也名山勝境終古登臨而奇變如一日以其寔也

桃源醉鄉只好席上恍惚耳何靈之有空靈之如患理不足耳理足則空靈愈佳矣

程朱之理若無莊列之思致也發越不靈於語言字句之外別有一種風神纏綿包裹之

在畫家謂之氣韻診脈謂之胃氣地理謂之

生氣皆是物也。文家得之爲文情。此不可以
迹象求者。

談言微中而意思探索不盡。所謂神理也。取神
理則品最高矣。然非老手從艱苦中烹鍊來
亦不可得。

山無峯巒起伏卽爲頑山。水無波瀾蕩蕩卽成
死水。文章佳境亦只在起伏蕩蕩處得意耳。
文字有學者氣有大人名士氣有和尚氣有村
教書氣有市井氣。時下最是市井氣多其典

型則村教書氣而已。惟學者氣絕少。

文至簡當地真不多些。子後來只是開套頭儘
力添捏具眼者以爲未嘗道得一句半句也。
先輩文於謹嚴潔淨中別具一種風格。非後人
之所能爲。亦并不使後人知愛蓋其源流甚
高甚遠。隆萬後從講章求之便相隔萬山矣。
文有其貌似拙其勢似寬其語似粗却正先輩
極精邃大法力處。艾東鄉以後知之者鮮矣。
艾千子善講拙樸之妙。拙樸者奇巧之極近人。

所不曾夢見也。然有平直之拙樸有渾浩之
拙樸有幽峭之拙樸。

手寫此處眼注彼處近人爭尚斯巧然許多動
下閒文活套亦濫觴于此。故機巧作用終不
若古人樸拙真實之難及而無弊不獨時文
爲然也。

有似整非整似散非散似着意非着意似筋節
非筋節似脫落非脫落都真得古人疎批瘦
硬之妙。近人見之如爰居駭鐘鼓矣。

音義

上

千子評歸震川中庸和也者二句文云此篇重
頗病其傷於俊不類他作樸拙莽直何也。先
生曰俊字極評得好人所不易解惜其論止
在語句上耳。後有翻其案以爲正病其莽此
笑府所謂周文王似蒸餅之類是也。
文之佳者祇是尋常結帶公家道理耳。獨覺其
幽微深奧者能不用頭一皮思路論頭也。凡
卒乍見得頭一皮便落筆其文定庸熟膚淺。
凡文求雋巧動人正是本領不濟事處。

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亦只是尋常眼前實景看他說出其容易爲甚千古詩人刻劃不到摹仿不來可知語句之妙不可向語句中踴躍也見她高胸大酒落筆自有箇迥絕處

文章到極妙只是得其神情於語句之外用意都在淺處間令人欲後不已而其味愈出此非近人之所能領也

文貴有疎逸硬棘之氣然此數字皆賢之所貴

論文要妙

三

而時人之相戒以爲不可近者如何如何杜子美詩最多拙樸俚碎之句然其牢籠物態雕鍊人情正於拙樸俚碎中得古來不傳之妙故昔人稱云子美詩之聖堯夫又別傳荆川先生自言其詩率意信口不調不格以寒山擊壤爲宗而其議當時名家消磨剥裂於月露蟲魚以景差唐勒曹植蕭統爲聖人而真爲其後又自謂聞人詩文如羅刹國人驟聞華音不省爲何說其嚙罵如此正有得於

少陵宗旨耳其行文刻畫皆在俗情細事而天真爛漫無中生有空際散花遂成奇絕乃知後人之以修飾浮麗爲雅者正古人之所謂俗也

先輩論文以本色爲第一唐荆川謂具千古隻眼人信手寫出如寫家書便是宇宙間絕好文字無他只是入情入理自然曲折如海情不真理不當卽專說好話講繩墨不可謂之有法也

論文要妙

四

今人未嘗不遵傳註論先輩然理則講章之理法則學究之法調則楊乞之調豈可以此爲傳註先輩哉言之不文行之不達古文時文皆文也今之腔板謂之俗可耳亦名曰文豈不可耻故當先辨雅俗而後問其疎密美惡王李鍾譚之論詩爭取舍於濃淡其不知詩同耳嘗見錢虞山謂臺閣詩近世惟李西涯得體吾見西涯詩只是真雅真雅便自然莊嚴華貴論文亦當得此意

先輩論文必高華高華如庾鮑老杜稱其清新
俊逸故知所爭在氣骨不在詞句也但詞句
高華尚不是況今日之詞句那得有高華哉
豈謂之卑汚而已

如置太白於殿庭作宮中行樂艷調而本色高
致自在此之謂真雅若是俗骨雖理解不謬
格局如法而俗不可醫卽不可以言文
近文亦講典制亦講機局亦講風調之頓蕩詞
采之韶令只難逃一俗字耳不食左國之腴

安能望其雅秀

畫家最貴者氣韻之秀潤而最惡者曰甜甜者
亦自以爲秀潤而不知其寔俗也兩者相似
而極相遠何以辨之畫之秀在神骨而不在
布設烘染文之秀在思理氣脉而不在聲調
句字凡布設烘染聲調句中求秀卽未有
不落甜俗者也

作文初落想時如向萬里外轉出只在骨腴之
間耳此法之善也然方其初發端時便已開

口見喉及讀之終篇却又悠然不盡此又法
外之善也

今人好言醇雅不知二字極難承當醇之反爲
偏僻所知也而不知醇之非醇雅之反爲
粗悍所知也而不知淺滑之非雅

文章中名貴二字最難爲其不可以貌爲也於
體格法度不細密則雖高亦爲疎脫若過於
細密則又入卑俗無光華則爲枯澁着意於
光華則又失之庸此皆名貴之所反也必湛

深古學又精於時文之法陶洗鏽鍊皮毛落

盡乃見真相耳

名手行文多於外邊遠處得來思議於對面閒
情得來風神然其刻琢正在箇中

文以靜氣御至貴而時論每以俗文之卑弱無
氣者當之不知靜出於雅正與俗反靜文必
矜卓正與卑反靜則骨勝於肉正與弱反也
文章着色不在堆垛隊伍但骨氣高貴雖淡淡
烘染自覺陸離凡以豐肌縛肉爲色者真穢

相也。

詞多而理少則浮。語重而氣俗則穢。皆肉勝之害也。若理真則但覺詞之醇熟。氣雅則但覺語之端凝。又何骨肉之可分乎。

先輩論文必平實。平非庸也。而況可以俗當之乎。實非肥也。而況可以醜當之乎。按脉中理不少不多。不浮不沉。斯平實之正則耳。

有雄剛之氣。而能出以淡遠。方奇一着。浮疊粗莽。便不成氣質。

精切中見古雅。乃佳。單講精切多。便鄙。單講古雅多。泛執此合作之難也。

胸無識趣。則所揚詡皆卑庸。有識趣而無淹洽之資。與烹鍊之法。亦淺鄙而無可觀。

字不多設。而義蘊弘深。局不開張。而氣象閒遠。如此乃足當簡鍊二字。

文家惟鍊之一字最難談。此是積學深思。鎔鑄而成。須火候到此。自得不可以貌為而捷取也。今人不講於此。徒就聲口詞句求之。其軟

者流為熟爛。硬者流為俗賴。皆自以為鍊。而不知其入於魔道也。

今人最不解鍊字。但圖弄時下詞句。至軟混熟爛處。自以為鍊。不知正與作家之鍊相反。作家之鍊。正要淘汰。凡近獨存古人之精英。所謂鍊者。鍊其出鋒。非欲其模稜蝕所也。意鍊而得深。氣鍊而得高。辭鍊而得醇。語鍊而得精。微鍊之一字。文章之妙訣也。然以語枵腹提口之人。教他鍊箇甚麼。

予論文最喜圓字。圓者軟熟之美。稱文至軟熟。其品極下。更無長進之日。亦無救拔之方。成弘大家文。未嘗不圓。然其圓處。總是顏筋柳骨。何嘗有一點軟熟氣。可知世間所謂圓者。非真圓也。

評文者動曰渾融。曰圓密。曰閒靜。曰韶秀。此數者。固古人文字中至高至美之品。然觀評者之所指。則實未知此數者是如何而漫以含糊軟熟不着邊際者當之。不知其非數者而

彼固自有主名也其名維何曰只一混字盡之何以爲混曰只講調頭不論義理

文貴清辣清字人所愛辣則群然噪之矣然清而不辣不成作家其所謂清乃白肚皮粉澆不出活計耳卽修飾盡善亦止是空疎軟媚非吾所謂清也

文境明快直達郭青螺所謂清空一氣如話者此本色品骨最高之文非摹擬修飾之所及也

會三葉

四三

有蒼老之骨而後能爲輕快之文無本領而依口學舌徒見其淺劣白撰而已白傅詩老嫗能解處却是作家不到處他是如何用工來清異之文必精於鍛鍊方有神味但用空纏便不堪尋玩須令入上口爽脆久咀益鮮而無糟粕之可厭乃爲佳耳

清空一氣如話之文每失之淺薄失之直盡失之俚失之枯硬失之放能以會之頓宕醇愉而蘇氏之明快曲暢方奇

清真之文欠弘達弘達之文欠切實

樸實簡老之文每嫌澁縮澁縮者理不足而氣

不達也

文無他奇只要見得分明則一切蒙混纏繞皆用不着其文必潔淨潔淨則轉摺出落皆自由自在故便利便利則發必中的而所擇愈簡而愈精斯爲老到老到則高矣

文有使人一望而知其爲老手者其間架方圓猶夫人也語句虛實亦猶夫人也但言不妄

會三葉

四三

發必中要當莊子所謂犁然有當於人心者此却大難須火候到此乃得

作家到純熟脫化時用意越濃出手越淡用力越重出手越輕用筋節越老辣出手越秀嫩此種境界強迫取之不得也

文到漸老漸熟只是要言不煩愈讀愈有味而已

荆川詩有云文入妙來無過熟書從疑處更須參不熟必不能熟也

有精細處亦有粗疎處有奇縱處亦有緊嚴處
有老辣處亦有遊戲處數者不備不成老手
凡自命古學者多失之粗疎而專精理法者則
又成講說俚鄙之習兩家分據門戶時互勝
負以爲救而文章之道盡矣不知其所謂古
學與理法皆從假襲故各不相通耳不相通
便非真理真古也但真讀書人則兩者自一
吾論文之訣止有一切字切則奇平樸秀清華
老嫩皆佳否則寬帽頭胡叫喚醉漢吟喃姿
子絮聒醜梨園排場科譏枉費精神總於題
目無當朱子所云不會抓著癢處何望搔着
癢處此時下作者之所以不堪也
古人謂作文須捉得正身字面着所謂正身者
只是確切字面更無他字可替代也然此語
正難要看得道理極極做得文字熟極方能
得之今人之文捉得此字眷屬者已爲親切
其次或是隣里知識其甚者陌路狸狌亦算
數矣只一字捉得正身字面能使一句精潔一

段精潔一篇精潔古人之文所以不可及者
只字字正身耳更有甚奇特事
朱子謂李盱江文字皆從大處起議論蘇眉山
家皆從小處起議論此指發端言耳惟大小
具備斯縱橫莫當若有小無大則叙次雖極
錯落終屬小家有大無小則平點必忽略無
味矣
震川先生云爲文須有出落從有出落至無出
落方妙惟先生真不愧斯言由其胸中自有
爐鞴取題之精神烹鍊融結自成法界外間
紛紛止向精粕煨燼揣摩形象何足以論此
乎
唐荆川先生謂首尾節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
而得意於蹊徑之外則維神解者可謂予謂
神解只在天然之度若俗人所見之度即非
天然殆莊子所云不疾不徐有數存焉于其
間者乎
文字最怕一口團圓鼓煞以下說過又說不過

如此亦勢所必然而題中之曲折精義反無處發洩矣。

舊人行文大約前以輕淺引入其力量俱留在中後令人愈入愈難盡今人所有在起手數行已和盤傾倒以後不是游演了却便是說了又說另生枝節皆不識養局法也先輩必不以上下互插爲高在上爲優處在下爲添繞故不爲也慶曆之末此法始盛然猶以隱然自然爭巧今則竟有不論道理毫無意思但取字樣互見以爲得法則愈趨愈下矣

立柱分做固是古格然出之須變化生動古人立柱之法亦只要每段各有意義不合掌不倒亂不複疊耳今之論者但取字樣以呼道破卽以爲得法而其中毫無意義乃仍不免於合掌倒亂複疊則立柱適增醜惡爲不讀書人開支架提法矣故論文總以意理爲主莫墜死套子下

郝伯常云古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後今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資於人而無我愈有法而愈無法此言良然或偶或單或整齊或零散或大散行中藏小偶或對偶中有參差長短或流水直下而其實對仗精工令人不覺或排比到底而起伏開合只似一版但看人作法如何豈有一定之法况文之佳惡初不在此若以此論大家古訣多見其陋也

艾千子評歸震川先生老吾老一節題文云古筆單行得韓歐之神陳百史評云中段單行非數句數節不可若單句題忽於中段散落則漫漶不緊嚴矣先生曰文之古不高不低豈以單行偶對分耶二評皆低而陳論尤陋數句數節先輩多以短比對副到底而開合轉折變化出奇無窮單句題亦有波瀾議論忽於中段用散落別開生境者豈可作此死板說法耶

先輩作文無他奇只如題立局不減不增不倒不亂規矩自然變化萬狀便是絕奇處

一題衆指變格勢所必至但變而仍當於理法正是文人弄奇妙境無窮處如不當於理法雖正格無益也

題有分開處有合併處有側重一邊處惟水屑不漏者爲佳

行文之有整有散因其理勢所至作者亦有不

知其然之趣郝伯常所云文成而法立也

先輩文降而爲陵駕立局他也有箇陵駕之體如吳因之知及之篇全重仁字他便開口喝破自始至終只此一意若隨手亂竄絕無關目手法并不可請陵駕立局也

凡難立局題細看話中意義必有天然生路若不體註而妄鑿便是黑風吹墮羅刹國

立局文字不嫌股法多不嫌柱子反覆但欲氣貫而義暢耳

陸慶辛未生財有大道一節題文鄧黃兩墨皆

脫胎于震川先生然黃得其骨頸得其皮毛耳亦見先輩之取法前人各有脫化融液之妙用不似今人直抄無耻且失其本意也

汪洋道進之文須節節有意思有實際有頓挫方成巨觀不則一望黃茅白草而已

長文易虛浮短文易枯寂皆理不足也理足只是道得着時教語隻字自是意味無窮然須不是偶機將數十冊理學書一一在尺田寸

宅中打叠過來方得

短文貴長勢在轉換有不窮之氣短文貴長韻在蕩折有言外之神彼枯索以爲短者非能短者也

短文貴鍛鍊如丹家銀母一圭刀可開點千萬乃是耳又如作畫尺山寸樹須通身縮小若於中忽作徑寸人物便不成畫矣

短文無變換則窘於邊幅無意思則枯索無老

小講最難。先輩最初不甚有小講。有亦只二三語。虛冒發端。後來演成長段。反正皆碍。所以爲難也。今更可笑。則一小講已說盡全理。下又有總挈。總挈盡矣。又有提比。重三疊四。不成文字。豈止於屋上屋頭上頭乎。此則昔之村教書初開筆童子皆知之。而今之作家名宿不知。蓋求昔日村師蒙童而不可得矣。或疑小講不是。點上文處曰。此論亦坐看然了。時論格式。小講點上文直起。此法最古。後來

會文彙

卷

用虛籠數語爲小講。而後入題。此爲近古法。若小講說完全題。而入題。又從新說起。乃時下俗法也。反執俗法以譏古法。不亦謬乎。若小講單冒本題。不承上文。還可點清。若小講承矣。落題又承。不但逐節盡斷。無此文氣。并無此格式。則又以亂竄無法之法。譏最古有法之法。不更謬乎。

近人最不解作小講之法。大都開口說盡。已是一篇小文字。後邊反成贅襍。其餘或入手太

隔遠。或別生枝節。亦總無是處。此皆近時村教書俗選手。不識法度。蒙童開筆。便錯壞。却多少好姿質。可歎也。

說理文字。所貴曰真。曰實。曰醇。不真。則雖有如無。真而不實。則淺薄而無味。真實而未醇。則養之未深。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優柔厭厭之神。

說理的確。難矣。的確而出之。超越洒脫流動。則更難。到此方是自得。故凡自以爲的確。而舉

辭納之。桂學錄說之中。而不知出者。其爲的確。乃大不的確者也。

人只爲看得題目艱難。舉手輒成結澹。以其膽怯也。胸中多少石塊疑團。眼前多少迷腸卻曲。必無放曠之作。但心隔了了。手底了了。原不曾見有甚辣處。故理明則膽自大。膽大則文自造。造絕忘耳。

堅悶之理。能以爲快。此是名士風流。然最易挽入晉人陰界去。非精於講究者。不易爲

也。

理明則如說話淺淺淡淡。脫口輕便而意味深長。是爲最上。

說理如數家。具如看藥。紋如瀉餅。水不弄口。頭禪亦無頭巾氣。是本色佳文矣。

道理見得高。洞圓足。則落手處不嫌輕落墨處不嫌淡。自有含咀雋永之妙。但不許白撰家。傍口舌作生活耳。

理題有經學氣。無講章氣。大是難事。

至難者。能以至淺易達之。言理家最貴此種。

言當乎理。則似乎平淺。而深切至味。乃所謂高也。俗學之平淺。則真平淺矣。此須講究有得者。於此信得及耳。

凡細實文。苦悶高爽。文苦疎畧。透過此境。方是通絕。

有講極粗事物。而其理極精者。亦有爲玄微之言。而仍極粗者。其精粗皆以理之切不切爲分。

放筆直書。最是理題快事。俗子含含糊糊。怕觸

着人。敢百口保其不曾夢見也。

能將人情。抵淺意。寫入理致。精細中另有異樣神采。此非大家老手。不辦。詩家不解少陵長慶。善用俚俗。妄生議論。亦只坐無此見識力量耳。

說道理。疆界不分明。便不成道理。若不曾融貫通會。則疆界皆生隔礙。此訓詁之家。終不可與入道也。

理真。則文愈輕。而力愈厚。愈淡而味愈永。此可爲知者道耳。

文到高妙處。只是理明。理明者。不着粧點色相。亦不用空活機鋒。自然神義俱得。

贈麗之文。每不耐久者。中無有也。以實義爲體。以古調爲用。斯光景常新矣。

經制題。據實者。無當大義。虛弄者。不知典章。兩者各失其病。同歸於不學。蓋其撫節。亦不過從時文中。抄掠虛詞。而已於源流本末。初

和舊習固與弄虛者之不知典章一也到此須少不得古學

典制之文疎則議畧核則疑滋皆不求曉暢於大義也詳於古而不窒於古晁董之所以爲大家其風軌如是

典制文貴高華非藻贍之謂也必以議論爲主而氣魄輔之使讀者但快其所欲言而忘其纂組之疊乃爲高華若填綴字句張皇聲調正如優人盛設帝王將相服飾耳其寒賤骨

度不可易也

華賤典校方許作典制文字白肚兒耶且將身葬書冊中尋箇出頭日子莫學架空提法弄得下梢沒理會

揣摩融潤文字最忌題外尋閒話題內湊浮詞便俗爛不堪入眼

作長題有二法畧去枝蔓直取骨髓發得透徹而餘文亦得此一法也逐節鋪錄虛實環生全於開鎖結聚處着精神剪裁合處此亦一

法也若隨手敷衍忙碌碌地只辦空點此是遊方扯空拳架子不足以當一戰名爲如題挨議其實謂之無法而已

長題以裁剪高簡而映帶不漏稱妙手矣然免不得一箇忙字如飛騎遶驛未嘗不經歷州縣然無一州縣入其眼中作家所以能開眼者得題中理要而以奇偉思議行之不沾沾以牽聯點綴爲長而自然牽聯點綴入妙此用意與調文之不同也

長題能作短篇須知是弄弄本領不是討便宜法若不得他鐵鍊切當渾身筋節處而徒賞其迭架輕快以爲奇便不識短篇之妙零亂題不可在鋪衍處尋出色須在提處收處用力鏤鍊之於此得手到中幅隨意布置終不費力

果陸題後人多用凌駕破碎或短比輕點不能如先民實做正是力量薄然時眼有慣反喜變亂而憎此爲板重不道文字合如此非板

重也板重之病在詞不在意理

累墜題揆講非先輩第一等剪裁法力不易動筆試開手數行便索然無氣矣一用空架又率滑不堪入目

題之搭合本無義理故作便成牽鑿所謂生姜櫚上生只得歸你說耳然義理精熟人說來定合自然其餘各就所見發洩

搭截題須有自然之巧不傷正位而得之乃佳耳

慶曆以後講提挽申插愈巧而古法亡矣舊人作極無理搭截題也只隨路布置而奇巧自存不賴提挽申插也然以語時人反以為無法矣

後來講提挽鉤渡費無數小巧伎倆非禪即鑿不則節外生枝看古大家作搭截題只消順文直行而未嘗無應攝截之法此文字以自然大雅為第一流也

長題不能駕馭只坐無識搭題多苦絆繫只坐

欠理法生於識巧生於理其不可方物處正不可移易處若離理識而別尋巧法即走入拙工死路

長搭題要訣只是隨起隨滅即渡即走若在谷

正位掛搭一線即成敗關

長搭題貴省得出知造不得貴插得入却添不

得善省者在起勢勢逆則逆勢順則順輕重

曲折映帶而出或一筆而得數節或一語而

得數句隨手有無忽隱忽現此省得出也善

插者在起渡波平則收束見奇波起則轉換

入妙遠近斷續接渡無痕或頻呼而非真或

暗渡而不覺前斷後截各還天然此插得入

也

筆勢頓跌處不可直轉折處不可停渡接處不

可順凡文皆然而搭題尤甚

凡文之妙在無閒語搭題之妙尤不可有閒語

凡文之所謂閒話者空放一句便是閒話搭

題之所謂閒話者實講一句便是閒話做上

句便有下句在做下句便有上句在做中段便有上下在令讀之者應接不暇目不及暇方謂之無閒話也

凡搭題因挽掣而生議論者大拙也即議論而爲挽掣者大巧也

搭題有字面之映帶有意理之迴顧字面之映帶貴無意惟無意故位置不素意理之迴顧須實發惟實發故意態橫生

搭題之串插映帶作家與俗工同此蹊徑耳只

古文真寶

卷一

是出手不同一則費盡氣力不得討好處一則若不經意而共驚其巧此豈可以死法求

剖裂題全看他渾成渾成者奇巧之至若出自

然也無奇巧而講涉成則膚泛而已矣忙窘題全看他生發生發者博辨之至確切不移也無博辨而講生發則但鄙而已矣

引證題夾和正語是討好法亦是惹厭法不着相便討好着相便惹厭只在用筆雅俗間辨

之

敘事用散體借幾句史贊套話作假古文第一可憎以其無意思議論也意論多則轉折自天矯起伏自縹緲矣

比喻題一說破正義不但失行文之體即十分奇暢亦索索無味矣讀韓文中應科目與人書雜說獲麟解毛穎傳古人正於此得文章之妙

欲作小品佳文亦須從讀書大本領處用工夫

古文真寶

卷三

不博不雅而徒講靈巧則但有俗想徒講規則但成俗法曠却無出頭日矣

今之作小題者大概坐不肯刻劃之病然使今人爲刻劃之文必成奇醜何則緣不讀書則無根柢無古脉無心得不過鄙俚杜撰而已

不讀書人總無一而可今人皆講變風氣吾謂正難有志之士急多讀根本之書然後議變始得

小題固以花簇生動爲佳然使無層出意思則

筆欲花簇生動而有所不能也時手技窮輒舍意而求之謂三疊四疊徒增醜態耳

凡一句題俱宜折折疊疊之法

題有層次先須段畫分明

小題渾做則死逐字折開便活逐字挨講則死

伸縮分配便活故凡文字之拙俱從渾沌中來

逐字折散做文之生發已無數於折散中顛倒回互生發又無數於折散倒互又分虛實賓

古文要義

卷一

主正反則生發更無數復生得此訣題目無窘步矣

凡文至無生發處入作家手即無生發是生發

得此訣也變化字面生心在手總無窮途死

地矣

凡作叠字題都要從實際做出乃佳今輒以空

腔調弄或借偏旁字面叠字挑剔此皆無本

領人無聊活計也

兩句相似題以移擬不去為妙若庸構則換却

詞語彼此可通套矣一則無法一則腹白耳人謂俚題不難於堆積難於空靈吾謂不難於輕秀難於質實惟不以詞勝而以意勝乃真所謂空靈輕秀也

治窘以曠治俗以雅庸人之所謂難也作家則

又難在刻劃精巧運用無痕處耳

慶曆以前先輩作虛結題只認得本位界限分

明步步倒縮節節順生到恰好處便住而下句自然接合此為動下神品慶曆以後始開

論文要義

卷一

挑逗襯托法門似巧而實拙似靈而實死已

犯續尾添足之病非古法也今文并不會慶

賢之挑逗襯托而別撰一副醜調即在聖賢

口中自作以呼自作商量辨難曰我動下矣

究竟下何曾動贏得搖頭擺尾做出許多惡

狀耳

取下文先輩善用順逆慶曆後始作反激極易

討好然不及先輩處亦在此

做小題者未講動下先要講動下只在看得本

題界限清耳

虛題須看其虛在何處。虛在上較急。虛在下較寬。急則不容停筆。當以虛養之於前。寬則尚有餘情。故當以虛石之於後。

人亦知虛題苦難支架。於是用文外之文。語外之語。如演義所云。按下不題。且聽下回分解。者可怪可笑。而相習成風。至今奉爲虛題秘竅。藏法。選家濃圈密贊。若非此不可者。毒誤後學不小。

論文叢書

卷五

虛題能實發。又不壞筆。只是理足而心細耳。

近日坊選好算。改刪割人文字。然或施於時下之人。猶可。今且污及先輩。不可也。時下之交。學問淺薄。雖有死爲古者。其底裏不過講章時文而已。正如方言土俗。爾汝共語。然猶有高出選家者。不足以服其心也。至於先輩之文。源遠流長。雖極坦率之調。觸戾之辭。必有來歷一篇之間。自成片段。與今之聲音笑貌。渺不相合。古人謂身坐堂上。乃足判堂下之

是非。今豈特堂下哉。宜坐之門外者耳。乃欲更反門內堂上之言。不亦異乎。蓋先輩之批繆。但當批乙。不當刪改批乙。則古之得失與吾之是非。皆可共見。雖摘駁前賢。而其不敢自是之意。固在也。刪改則誣妄矣。

近日一種議論。謂文字忌入衰亂憂危震動之言。而務爲諂阿吉祥。自稱冠冕得體。是秦始皇之碑銘。勝於三代之謨誥也。看詩書所載古聖賢告君。皆憂危震動之言居多。李文靖

論文叢書

卷五

爲相。日取四方承奉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之真宗。慘然變色。同列皆以爲不美。劉元城論名相。舉此事以爲惟李沆得大臣體。失告君尚以危言爲行。豈行文反以阿諛爲得體耶。成弘以前。未嘗有此。卽題目亦未嘗避忌。自嘉靖中。重符瑞禱祀。始以忌諱爲戒。流至末年。習成諂媚之俗。關中專取吉祥。偶有句字之觸。雖手拔必黜。士子從未仕時。卽學爲諛佞。安得復有品行事功哉。有志於世道

人心者當力破之

附錄八家序文摘鈔一條

先生嘗語學人曰今爲舉業者必有數十百篇精熟文字於胸中以爲底本但率皆取資時文中則曷若求之於古文乎夫讀書無他奇妙只在一熟所云熟者非僅口耳成誦之謂必且沈潛體味反覆涵演使古人之文若自出雖至於夢嚙顛倒中朗朗在念不復可忘方謂之熟如此之文誠不在多只數十百篇可以應用不窮又曰讀書固必熟而後用亦有利用而後熟此又不可不知也若必待熟而後用則遂有雖熟而不用者矣此其法當先勉強用之久之既久亦能成熟譬之人家有百十僮僕爲主人者終日不曾呼喚使令此等亦遂成僮僕今但遇有事輒呼而用之久久習常其初猶以候主人之命而後至其後主人雖未命之亦自能窺承意指趨踰而前矣

附錄程墨凡例二則

先生語學者有思辨之文有記誦之文二者功夫皆不可少今人但解記誦而不知思辨此文之所以日下也不知思辨處得力最多思辨長見識記誦長機神所附麗止於腔調句字若識見長則道理精微細手筆高謀論暢文品不可限量矣故思辨之文不必句句合度可讀但就一篇之中得其高出在何處其弊病在何處研窮剖析擇善而從擇不善而改故雖不佳之文皆可以長識見此卽格物之學所必當引繩批根不可使有毫髮之差者也至於腔調句字乃所以襯筆其道理法度手筆議論者固不可不熟不熟則識見雖高不能自達然腔調句字因時爲變在一時中又有高下與同各從其所主但取其有當於已之機者讀之極熟到行文時自有奔奏運用之妙卽解有未當局有未盡皆在所畧故每有平淺無奇之文而名家反

得其用。又不可不知。然此則不可以選限。并不必佳選。而後有者。是集止爲學人指示。思辨之法。爲增益識見之助。誠虛衷細心以講究之。則甲乙皆我師資也。若記誦之文。雖不外此中。而具然聽人目取。無一定之論矣。論程墨者。皆執得失以爲指。故卑汚者。既有低足墨券之醜。而其才情自命者。又皆以蠹疎破碎傲之。先生謂此二家。厥辜惟均。蓋總不講義理。而但講救束。其無當於題。則一也。故

古文真寶

卷五

先生雅不喜講變風氣三字。謂自周秦漢以至今日。文字風氣。無一日不變。何待于人之變之。惟文字所載之道。則天地虧沉。此理不滅。雖風氣極變。必賴學者爲之救正。孟子所爲反經是已。故先生論文。一以理爲斷。不講風氣。不講救束。亦未嘗專取高奇。而厭薄平正也。第膚淺板滯之死法。浮夸軟俗之惡聲。自謂平正。其實似是而非。則闢之甚力。惟恐人墮入魔道。鬼趣斯獨有苦心耳。

附錄墨評舊序一篇

今日文字之壞。不在文字也。其壞在人心風俗。父以是傳師。師以是傳。子復爲父。弟復爲師。以傳授子弟者。無不以躁進驟取爲事。躁進驟取。則不得不求捷徑。求捷徑。則斷無出於庸惡陋劣之外者。聖人之言曰。性相近。習相遠。子弟之初爲文。未有無性者也。教之者曰。此轉苦不合。此語苦不熟。此一筆太遠。此一解太高。此一字一句未經諸貴人用。凡室中有光頭線裝書。一切戒勿親朝而鋪。夕而燒。癢之。不至於庸惡陋劣爲不止。未幾而揣摩成。以取甲乙。如拾遺也。吾聞之。先輩大家研究聖賢之書。浸淫於古文字。不知墨幾九。退筆幾能敗紙殘葉。幾百束。而不敢幾一得今之圍鹿欄牛。胎毛尚現。調弄之無抄仿套數。朝塗而夕就矣。群謂其已如法。將必售。則果如若言。其所謂轉不合。語不熟。筆太遠。辭太高。句字未經用。及好閱光頭線裝書者。大約

未必售亦離離如曉星輒曰其人數偶耳
嗚呼何其言若符券也人之愛其子弟則期
之以聖賢或爲名臣豪傑最下亦不失爲文
章之雄何至突梯滑稽驅使之使與雞鶩等
吾讀其文知其父兄先生之所願望不過爲
拜塵黃門由資尚書吹簫侍郎而已故其言
曰制舉業之於科目猶叩門之有羈縻也門
啟斯擲之耳且君之欲入斯門也何爲也哉
爲其美官也爲其多得錢也然則其視舉業

論文藝

三十一

也猶穿窬之有欽錄盜俠之有斧七耳排其
聞發其秘藏負匱捐德揶揄而趨又何羈縻
之有程子曰子弟患其輕俊當教以經學念
書勿令其作文字古人以聖賢之學爲學故
其視文字也猶糠粃糟魄然處其玩物而溺
志也今天下之視文字殆不啻糠粃糟魄矣
豈皆學聖賢之學士與人未有不戀其妻若
子者矣而遊方之外者吸光景練精氣以離
坎爲精精以嬰胎爲孕育其視棄妻子直敝

屣耳情生者無不以爲難然而文信侯亦能
之故妻子也或敝屣之以度世或敝屣之以
釣奇其心之善不善豈直雲淵也哉今天下
之輕視夫文字也亦若是而已矣惟其視文
字也輕故明知其庸惡陋劣而不以爲耻曰
吾以釣聲利弋身家之腴而已程子曰灑掃
應對可以至聖人則知舉業亦可以爲伊傅
周召然而聞此說也則群啞啞而笑矣魏收
引據漢書以斷宗廟事諸博士笑曰未聞漢

論文藝

三十二

書得證經術今天下豈特以制舉業爲糠粃
糟魄也哉其視四書五經亦猶博士之於漢
書焉爾謂其中有吾所當致知而力行者焉
則又群啞啞而笑耳以故學究之支離僂薄
之荒僻佛老異端之說浸潤陷溺焉而不知
其非比年以來亦復知有傳註矣然非真知
傳註之有切於已所當致知而力行者也特
以時尚焉耳科條焉耳則其視傳註果無異
於異端佛老之說也無異於異端佛老之說

則今日可以爲傳註者明之日復可以爲異端佛老何則其心壞也以既壞之心而求明書理不明書理而求文字之復古是銀根株而求華實塞江河之源而求波濤之奇險也有是故天下明知爲庸惡陋分而不顧者謂挾其術無不應也蕭伏新貴人之門求其平生得力之處以爲枕秘使伴苟竊之徒鼓其空腹妄爲大言至汚極鄙鄭重而受之如長史右軍筆法戒其子弟雖千金弗傳矣然三

家之邨五都之市比戶聽之其枕秘如一也雖有才人困蹟場屋間不能自振亦復稍稍爲之故一省餽名之士幾及萬人其不能揣摩如法者約二千餘人其不願如法者數十人而已餘擾擾數千百所謂如法者也而題名者不及百人耳所謂不願如法者榜必有數人焉離立於其間此數人者殆天所以扶斯文於不墜乎然世卒謂如法者獲多故羣屢受鍛削而不悔不知夫如法者以數千人

中而得數十人焉不願如法者以數十人中而得數人焉其於多寡之計當必有辨矣且庸惡陋劣一也而數十人得舉數千人得舉者何也曰數十人幸而數千人不幸也夫所貴乎庸惡陋劣者謂挾其術無不應耳而亦有幸不幸焉吾又何樂乎爲庸惡陋劣者乎故曰文字有嘗賢科目無嘗遇其人當遇雖轉不合語不熟筆太達解太高句字未經用及好闊光頭線裝書而不能禁其爲遇苟不

當遇雖庸惡陋劣極揣摩如法而不能強其爲遇人知文字不與祿命爭得失則其作文字與讀文字之心皆不出於釣聲利弋身家之腴然後視文字也重重則禮義之悅根於心而廉耻之道迫於外雖日捷而求其庸惡陋劣也不可得矣雖然以予腐儒之力與億萬庸父兄先生爭其勢必不勝又况其驟進驟取之法更有出於文字外也

曾叔祖四書講義清溪陳大始先生所

編海內誦習久矣當時專取發明集註
而論文之旨趨舉未及也今年暮春三
月程與曹子鑑辨幾律業于模韻書屋
緒聞各選相與向畧纂輯共得三百餘
條彙爲一帙附以八家序文摘鈔一條
程墨凡例二則歷科墨評原序一首付
之剞劂與諸義並行於世未必非操觚
家一助也肯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六月之望曾姪孫

曾姪孫



呂晚邨先生家訓真蹟五卷

〔清〕呂留良撰

清康熙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呂晚邨先生

家訓真蹟

晚邨先生家訓真蹟目錄

一卷

樓益平閣齋規

壬子除夕論

戊午一日示諸子

遺令

二卷

論大火帖二十四

三卷

論大火辟惡帖七

張楊園先生帖附

論辟惡帖六

論降妻帖五

四卷

与姪帖 五論家人帖附

与姪孫帖二

与甥朱望子帖二

五卷

得澹生堂藏書示大火詩

和東坡洗兒詩示兒輩

井田硯銘与大火

哭阿慈文

書舊本朱子語類

附編 未刻

訓門人

友朋責善

程子曰洒掃應對進退造之便至聖人今日為學正當以此為第一事能文其次也其共勉之

晨起必盥面水未至先入位習業盥櫛衣冠畢進揖同學相揖即就位從容莊肅展書閱讀聲必明朗毋含糊低懈

必記過數不許偷少背書不許坐謬字

句重複上句凡一課初完稍覺昏

靜坐一息或命散立一息但不尋借為戲

游地 飯講書必衣冠講時靜聽默

思有疑義則從容起問若問及必莊對母口中囁嚅欲吐不吐上不得率爾致語全

不思索至有惛然不覺心馳於外昏氣倦容呵欠瞌睡交集此下愚質也當于杜呂醒之講畢揖退就位再看書靜思一息乃執它業傷暮課畢庭下散步言必循理思而後發不許戲謔或曰尖酸隱語或曰筆墨識笑此氣是下流輕薄兒所為

勿學也夜飲羣叙必和必敬飲食必自顧容儀燈下習業即先完者亦且靜坐沉思反覆既味最有益余未寢毋先卧也除講書飲饌及午膳後小憩夜飲前後散步款語餘時不許私相往來聚談嬉戲凡言語應對必響亮決絕然又不可突而聲厲拜

損須深首不可仰正立圓拱疾徐中度損
須立緩退毋輕躁趨走莊重毋跳躍顛
躓坐必正直毋跛倚有客至在堂者起
揖在房者非呼不許出揖畢即入位課
業非命坐不專與坐非命輟誦不得輟誦
非問及不得參語書本須愛護不使污損

卷一

三

及擱角凡學者最忌好高躐等如不命作
文而私自拈題或至妄作詩古文詞釘本塗
寫私看閒書私學它藝極為學累終難
長進必痛責而之有事須出則詳告
故如期而歸倘所出非必究其極而大
懲焉凡午前課闕不許與午飯課闕不

許與夜飲燈下課闕不許就寢

辛丑歲先君子始謝去社集及選事携子妹門人
讀書城西家園之棟華閣中此其齋規也黏壁久
故有闕字忘記

吾自讀浦江鄭義門規範
即慨然慕之彼人也我之人也
彼為法於一家可傳於後世
我未之能逮也願與吾子孫共
存此志期於必成度其規制

卷一

五

法度之全勢不能猝備當以
漸為之而其根本大要不可緩
者有四先與妻子諸婦立約相
勉其共聽焉

一曰敬順凡為妻者必敬順其夫

為子者必敬順父母為弟妹者必
敬順兄嫂及姊為姪者必敬
順伯叔為幼婦者必敬順長
婦如此則孝弟之道成矣中心
敬順外間言語呼揖行坐作為

卷一

六

無不敬順即如行坐一節吾每
見先立而弟自坐夫立而妻自坐
長婦立而幼婦自坐傲然自由
毫不肅恭起立此雖小節
寔即不敬順之心所發也今後

推此戒之

一曰無私大凡人家分爭兄弟不和其端必始於妯娌婦人小見只要自好自管後來自做私房不知你要自好誰人肯讓

你獨好一人要便宜大家要便宜一人存私大家去存私自然兄弟不能同居矣我今日告祝諸子媳婦第一要斷絕此一點惡念頭不可分此疆彼

畛一應器物大家用大家收拾

愛惜有僮婢大家使喚大家教訓始管飲食大家分嘗大家收藏出客凡貨財產業一進一出必稟命於尊長不得擅

自主張若有欺父母瞞公婆私藏器物私造飲食私護僮婢私置田產私放花利私自借債做會等此是第一不孝查出即行重責離逐大凡妯

一
不睦必有人從中搬閉是非
其所以搬閉者皆因此疆彼界
各房人各要敵媚於家主說別
房不好以見其忠家主及道他
族家曲為底護以致不解今大

家不分尔我便無以榮或有
言語可疑便當告之尊長
登時對會明白不可存留胸
中此輩自無所容其奸矣
一曰勤儉每日雖無大事必要

早起晏眠家長早起晏眠
幼誰敢貪懶上人早起晏眠
下人誰敢貪懶早起晏眠一日抵
兩日吾目中所見敗家子破落
戶無不晏起早眠者不可不戒

也至於勤而不儉雖有立盡
子孫繁多衣食艱難今當事
事節縮如食不必兼味衣用綢
布勿好綾羅繡緞及金珠無
益之物

一曰去邪凡聽信邪說則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必無恩情必無禮義師尼老佛誘引唆閱其害無窮布施騙財乃其小者也今吾家子孫婦女不論

卷二

十一

老少不許燒香念佛并不許喫觀音三官準提斗七等齋僧尼老佛不許往來凡一應冠昏喪祭行禮不許用僧道及陰陽禁忌阿婆

經妄言禍福則自然邪不勝正和氣致祥矣其共聽而勉守之壬子除夕恥齋老人書

戊午百示諸子

程子曰人無父母生而當信悲痛要
重且置任張東以而樂若具慶
者可矣如是故天下生而不可慶者
不多有也不多有而慶之也乃宜
此終身不當慶之例也沈文端
云古者以八十為下壽近世乃有慶

卷一

十一

七十者久遠矣屬問人其言猶為然
然則世世能不能行程子之說亦皆
俟乎以上乃可夫謂之慶者以其
能享而得相足慶也使六十以下而
慶焉是以短短命祖之也非慶也
以六十以下不當慶之例也於此皆
從端也在吾人則更有所不可者

吾妻附也公長四母而雖生墮
地之日即襁褓麻生母抱而泣
暈倦而雙乳撫于三兄故三歲
而跛止已而出嗣方妣祖母相繼
棄十三歲本生母又卒母年僅三十
耳計自始至十五歲不脫喪經
見他衣綵綉曳朱履如哀婦之不

卷一

十四

易得人世孤苦無以如此每一追憶
未嘗不心傷涕溢也平生不曾一會
就姻奉觴拜二人壽而身受子
為族屬姻戚交遊之樂某母年不
能及四十而卒已至五十為祭以父
喪母哭之日為置酒張樂之辰其
可乎不可或謂吾遭多難厥宗哉

履上幸而為不食之果斯可慶也若
是則其不可也滋甚人固習以生而
重者亦有重于生者以生為重者
幾當死而不死則自戕之矣以自
戕而不宜慶也何待乎十其有重
于生也則偷息一日一之恥也世有
君子聞之曰夫之也何而至今不死也則

卷一

十五

其修嚴于鉢鉢而又何慶之
有故為之計惟閉門海匿以
木象蔽身以泥水亂迹如世間未
嘗有錢者欺得耳使以辱身苟活
者為笑而慶之將置夫生不滿三十
義不顧門戶斷脰飛首以遂其志
義者于何地也此吾終身不當慶

之義又有異乎他人者而六十下
倒于其而不必亡者也於此言而可先于死
想不日已接世後所生之倒伏之應也
以明謹其下者以惜養之吾亦所不惜
謹亦無所謹耶以釋吾上下之痛而
凡就得以壽虛設儀懺勿收雅此百易
願也汝等兄長者但仰顏辭刑且粟白豆

卷一

十五

序云良辰佳趣村園野花奉諸先生
杖屨之歡正復有口生必沾以此際觸
其悲緒而益其鬱无我諒諸先生云
我且悲其死之必不怪也

禮令

不用巾不用幅巾但取皂帛裹

頭作包巾狀

衣用布或便用布太澁內襖子用

絢二件可也

貼身不必用佛敝勿以敝伯父法

用之小敝大敝之念必須炤戒

棺底俱用灰則土侵膚矣他物

代木如槨將生楮槨碎矣鋪棺

底寸餘於棺下七寸板為佳歛後

棺中空隙之處以衣推翳為妙

於下身必不整亦是為成愧生搖
輕而且實凡未歛以前視諱首
生枯勿燒壞

帖子上稱呼但稱不孝子蓋世係
家合配之稱原屬無理且有行不
通焉假如嫡母先亡而有後母乃

丁父艱則將如何稱孤子則傷嫡

母稱孤哀則傷後母此所謂了不

通也聞應士寅遠命一緊稱哀

子集所標儀禮喪稱哀子哀孫入

而稱孝子孝孫然不知哀子哀孫孝子

孝孫皆祝史之詞非子孫自稱之名

也。夫人居喪中，有狀帖與人通者，裁
故宜而親友有作祭奠者，力為之
止，受者雖情形親舊，勢必難
為，頻有在彼之難，休祭來，創
不交也。是不得已，使其徒奠，不可

多至四回以上，回之不受。

宋末平老止子孫，既人哭，不必
令僕婦等代哭，且多婦人哭
聲，止非禮也。

雖形親遠，當富貴之家，止用蔬菜，不

相酒肉，以遺命，苦之可也。力作之人，不在此例。
事自即出殯，子識村祖父墓之西
壬山丙向，三月即葬，以諸弟皆先之
生，主之。

一月先作主，粉乾待葬，時題主
虞祭，妙禮仍出几筵。

年老大向，與子理當，勢高，但不
許娶娼妓及土妓之屬。

子孫雖貴，顯不許于家中演戲。

先君子終于癸亥八月十三日，遺命絕
筆于十一日之晨。然中有數條，則自
七月來已書之矣。男公忠謹記。

我十六歲德清入省隔

黃二伯

黃二伯

方知姨夫歸念堅決斷不可復留之意
至平生親友為人自負以外無所不可然
每不見德而是怨類如此之命也并復言
但我為慮速口雖不言半半以來為
渠明歲謀曲折辛苦即汝曹亦所不

知就是明年

萬先生之清亦為姨夫

居多今事機甫就而變端忽起為

決諸君所坑半年經營赤心付之冰

雪此可歎耳

冬今年冬底將攝

室與據為汝曹讀書之所思杜江樓之間
內出二間與姨夫寓居為降晏與姪

弘輩一書堂以前得兩館至為講習

素局面必有進於外者此為人之癥結

也而七已矣至為姨夫為曲經營不知

姨夫已早托人覓館於杭州至此一番

周折豈不拙淡可笑耶今行計已決不

必再言古人云善終者如姑寧人負我

毋我夫人氏黃二伯為吾性所之友以

為誠惜我難於時為人所惑行當自知

亦不必辨也我意既歸為渠

判理行事而此間又不能脫身故特

以字囑汝母性陰惡聞其相愛之

狀心不能平汝多言慰之凡事從

唐以金修姑之誼下半年備金已送過
兩九錢尚少一兩一錢又節儀四錢又
老子在渠處四箇月已付由渠收米
銀一兩尚少二錢又夏間黃二伯往蘆花
曹借渠一兩送之許渠弄還為未付
與以上各項分文不可缺少也又一封固

卷二

三

說明送之外可送程儀二兩若鈔子無從
設處可將我收票要在子到沈家支
屋便用之口多之弗悞問世就有袖佛
衣歸等物而送者送些以盡姊妹之
義臨行時須設酒為餞又紅雲瑞硯
係黃二伯贈我者涉多洗淨連筆檀

匣送與姨夫云姨夫行便家父不能備
物此硯任君家收物轉以相贈幸甚
以藏以成一段佳話以上諸事必須一遵
行不可違錯一件蓋諸人得計姨
夫行後必且大入多謝黃二伯德性誠
明兄識高遠形跡之間可不必簡點

卷二

四

唐遠性痛識小此等事必不能老吾所
以細詳慎者非以自解實欲使異
日自省無纖毫愧怍而已此是弟一
次任事成父志歷世務持此規以慎
毋忘我于廿六日必歸矣內房中陳
匣內有裁成手卷宣德紙一卷可即

寄上朱字刻印着恂刻 黃九烟定
生家中 寄一信云在此平安寓在
注雲黃中不日即歸也

芝付云文

是帖為公志承命之始蓋壬寅歲也

物未得歸字處事得當疎慰多念
多此間已無他事一急即歸家所
得者以 高云仍待後昌待昌歸
須初二三方到 物也清野芳頤東
鶴稟云甚急可令其預支間歷至家
處租或衙內房租應用切不可借來
郵情來未決竟不可輕用也

如百父字付云也

親定即只此而乃為不病
潘下而我調注當有自勝
閨故是甚任信之年由須磨
離分別言下以保冬間耶祖此等
品在此為內動一逐則有刈
獲未老度分則矣弟兄計議
回帳上分往一表計一二三月了或

青或親分市同者而以此為何見一
錫刀其製甚精備付此者之而
即付雲指來意之何親書上
親量物石可月也

姑娘已於昨夜之逝矣死喪之
慘未有如此且家貧徹骨百無
一有无可悲痛吾為料理推飲
之事所携乃金已盡家中絕無火
可為我珍吳自牧先生暨移為
金未備用不用即還原物也字母即備

飯盒三粒此輩五人來六可同二房而房
船明早附之是則另叫一船此言廿三蓋棺不
可多帶人舟中飲在自傷也言及則

此間病瘼不待手而主人見之甚切不得坐者舟中歸然吾之不能久停月內必還矣思朱甥此行甚迫不若決於何時必出月則且待吾返不必言如在月內洵可持吾字向吳五洲處移

千金并致致姑夫書送之在吾中文字適無有或責其或當物曲計一得者就城中如朱姑夫在否不同上之原因若中不可不用多情也但多則量力不能上之義不可過耳莊中東邊屋瓦缺

意蓋之取新做桌檯可上漆工後油之只圖應清油不可著脚習款免出為未批文甘者舟中所定即付乘只可對付刻要至倘不必說逐列續有程新整行船字事也甘言字付大以

雖甚忙不待廢
文字至於此驕
其進退勿違也
即讀上不可廢

請題作文則能動其業矣吾所喜
也然二紙大小雜擬可從中酌取
為之荆川二刀付主寶主須惜
主業文有進步并一庶其頑戾
之氣乃為不負洒埽應對進退
間無一時一事可觀那時長進

教者須從此處着力也

十打百字占大火

劉和之歸至一信室已到五十六
約十六歲方十七至家也此批
黃先生在此時聞晦堂
曰大孤在子七接其字乃曰
房海見我上大可笑此事
我平生所深忘生有知之

乎勿理可也

十曾字

卷二

子

吾歸期大都在月盡山中甚通
但記念伯父事不知如何時
耳先生來會過約廿日到館
拜即至莊中供給日用坐聽先生
為政其脩理墻壁之事先生
命著書好工匠仿物料可也依地
種作之宜面心精作低坐活時之清

卷二

子

教先生但石乃全失曹知本之先生
以恩人私憾也十三日辰刻字

視此心関文甚之進可
去其第小評更須著之
又須脫可派付未上之
送文一卷加之系之

陸一里吾向親答以存數睦
之意汝輩輒驕肆此意甚
傳大非吾所望也卿中係第
盡可料理未活不始多
載如理省時臨渴掘井

我月初將有金陵之
行此間需樣之甚急
汝可用心為我選
擬亦省我評多氣

力索中政更讀本
界紹治事所評樣不
即日人取來為如
付大六

聖老鋪布子靈旌是日川為主人
 留宿得別夕而為之以遠里起去後
 知老凡有友即騰訪索全集及知
 集稿子石方忘若見當醜陸德堂多
 者汝與舊稿在楊華氏有處得集
 酒則亦聞顧修造字為有書可訪
 題有十二種能墨硃卷亦見者六每

五

東京此間若樞密有客在假道年即
 与眾位同打伏著無人則自起火而
 投樞密以刻若淡泊為主門中街
 日用小簿曰：「此記覺密他日歸時我與
 查勘勿忘」生亦中而可關信者作文
 之功者無愧即中亦以作文字未敢
 該家為游宦情上矣一友而可止也

至柔兄其賜拜揣宅為禱 致書次自叩
往謁佳州表主及子黃致書以次拜
周雪所執亦因與黃商卻贊玉他園多為
致書

錦池漢有王仲夜翁
十哲五人胡靜大
國鹿峰
同王元律先生
游湖歸後
與諸君子因錄其人
別卷之

平橋商賈同其逸豫
不可高興終日出掃

丙辰年公惠初至金陵臨行
書此以爲

三次書信及銀板包帕果物俱收得自沙行
後無刻不挂念見信與伴家歡喜家中自
汝母下皆安吾亦願適程墨目下趨工然
須五月成書耳書尚背氣色甚慰但聞主人
去歲晚間不備頗有蹉失汝性懶散當
加意提撕凡早晚出入及家多避集時尤
宜留意知尋得舊父十餘種樂不可言此

卷二

十五

難得之珍也寄時須臾固付的當人方可起
岸尤穩不可草草更多方購尋之固表
國門廣業尤要致社文有友云有玉公集
者恨未之見也此間除夕二數大雨忽大電
震霆者三與霰雪交作不知京中同否老
二房伯母於初二夜時逝去亦不作佛事
但次日即大斂未免與禮意相左耳謝父

處為婦畫遺像形神極肖室中懸
揣得此大是奇事此後可永傳不死亦大
之慰也吾行期須在三月但恐汝久客思
家則吾當早出俟汝後信報我為定耳
適有船開先寄此數字餘在舟人未抵
寄也徐先生喬梓前先後假謝三行人
保不及作書俟嗣便奉記會計錄所值不

卷二

十六

過二金見朱子語類即收買不嫌其重友人
須此者多也十一日燈下字付大父

鄭汝器吾欲乞書堂額三南陽講習堂

正廳用者一明忠州堂東廡一為善讀書符未信俱

須方二天許大服侍先生後漢

濟寧書齋題

兩次信都收得劉仲明來知汝近狀甚慰
家中大小皆安廿二日吾在省汝弟有信又寄
紙四十箋曾到未天下無足為之事故上無
不足為之事猶是向來苗頭高活讀書
作務初非兩件只是當前必有一分內合
做底事隨分求盡為難耳若要為要
止憑心任氣無所不可此便不是本天之道

卷二

中

不是聖賢主敬之心不可不自察也彼中關
人不得且苦汝在彼汝婦小祥前當人
未整代耳玉華印書發銀帳并補大題
三捆共二百七十部付去可收明四月五月會題
并到不見前兩會文何也衆議汝父每次
月有南京來到而無文即注罰吾國以前次
文自以為高脫而不覺其入於輕略蓋見

理未到至處不可強造魏界也更須向沉
着痛快精寔絢爛中求之知下集尚在
搜羅動手皆在秋矣耳語孟說已分抄
來月可寄還矣北盟會編亦應收之書
但價太昂則不必非不易得者也

月初九日字与大火

計汝行至丹陽道中當遇雨不知雨大如何
不至困苦否若無信至甚念之寧波潘
友頤昨寄字有文自其弟頤有信得者七復
字索之可即致與渠書云多有頤易吾選者必
可請同須裁種裁都便斟酌發去局中
事皆當覺察閱歷一番心細一番亦是與子同長
進處事理無大小只是此心做自家見得此意

卷二

廿三

自不見修事累我矣水筆燈檠有即寄來
文字有購得者隨早晚附寄有蘭袖或紫
花布或牙皂紗鞋做二雙來我自着者必
衣服履帽用即不必拘係物太過即在外
行止亦聽便宜歸即歸即止且止但
歸時須預聞我耳此刻適為師魯之即
病劇在吳親前齋榻寫此諸友處不及

作字可致候俟再書即寄者以種陸續
寄此上為朝局支用只此

三月初九日燈下書與大火

十六連雨甚念驢背之若廿九日得信乃
喜寶忠雅若未愈可買陳皮半夏各一兩
用神麴打餅為丸每服三錢淡姜湯下
局中生意不佳想非其時亦舊書行
將闌耶若氣色不旺相急宜出新書
幫襯至乙丙丁文樣須盡收選看以
備用在萬勿斷作文字此吾所慊者

卷二

七

一崇銀大著手題向來不曾經營者
可一上做法寶忠工課勿令間輟其勉
體此意 十月朔日寸占大火

挑龍起行一寸綿被它到矣墨卷十月
中乃得到京黃稿亦將于此時并行
題書不印意欲待函澤集同行既已
集則歲底可出矣舊書氣色不振
則乙卯以後文不得不繼起此布吾意

卷二

七

屬之汝之可留意暇即選吾為托作
可也函澤集亦收著到汝文大題甚
少可多構勿單六言也此佈

十月十四燈下寸占大火

三次信物俱收家中為安健但念必兩人十
日前寄一字不謂其中止此外無便了寄
知望眼疼也日內為必續娶事已議德清
蔡堯眉之為即方布之甥聞其女頗賢
能遂有成訂行禮只在新春未壞頭拜
允亦屬斯時系中花綢紗要兩疋一石青
一牙皂花綢綢兩疋一大紅一牙皂俱不必

卷二

五

甚重每疋長官尺丈四尺五寸但須兩頭有
機頭不可用剪斷者程墨目下方完得
兩回先令富押出餘俟續寄書竟不毛
不知何故聞有翻板之說確否程墨中
刪文字方多並舉細閱為止去龍申二
首云此外可不必不審雪家以為何如不妨
多商也選文乃襲澤二說必言甚有理

已之其收拾文樣不妨備覽也寶志有
便之歸若渠意欲留亦聽之必兩
年在外頗以必還乃今年粗未難計日內
為未及半必弟脫身不得又須留必在京
歲晚淒清未免紫臆耳市銀奴遲
較他人又甚明是經紀欺書數此事終未
吾輩所宜做也能紅玉事處亦含義但

卷二

六

不知兩邊真辨如何恐勉強委曲則將
未未必無之病端耳朱家姑夫已歸亦
可喜事須公當為彼云須三年還也載
臣携諸徒往去村堂坐兩月許甚通明
年決計聚徒其中吳三章曹巨平皆
有表裡之興于此殷鑒得三人亦不枉
我一窩熱血未知究竟如何耳與寶志

深書甚善示能顧暇在許時不見必
兩人寄父來何也該王父頗有進於示
必所樂聞者徐周緒云亦怕冷懶作書
致意可也

十一月燈下亦与大火

寶志師知汝歲暮孤另舉家念汝無不懸
然昨燈窗得燕中信云薦舉事近復
紛紜夜長夢多恐將來有意外幸勿甚
意及事至則難為計欲先期作披緇出
世之舉底了俾先汝在京即今當為布
其說云我願棄世網已決意入山為住
靜苦行僧不復与世周旋矣我且返臨
妙山待燕中居定再作商榷耳 初四
燈下苦付錄俟後信 与大火

聞郡中有社舉新之不可赴雖世
交親及來拉亦固謝之即得罪
勿顧也感奕雲窗唐福即得
抄本為快天序若曹次典云有荆
川全稿可待問之即與感目一紙
其對所無者抄本為妙

廿百字付大父

汝等何日到京局中光景何似書概得
有消息着落否計將何法治之急商
定清溪書牘吾雅不喜請乞故人
欲行渡止若必須用汝急作數行寄
歸至即遣人取來也外衣一包共六件書箱
一隻還俞邵書因暑致且無心諸簡

尋俟後寄耳

六月望日字与大父

連得泌信及行李已收聞事此間亦作此商量
無人去事恐無益欲去則無其人正費躊躇若
金陵已有文書必須人去則泌必須急歸蓋亦
中編審事脫不得人更思此書到閩者與向
時經紀不同筆舌兩項泌弟皆非所長直須

卷二

七

泌自一往耳此等處亦須歸面酌之難以
斷此月中再得百數十金乃足了債至少必再
得百金不知能有濟否在庄中東北角造
穀樓成須在聯兩對煩鄭公為一揮
灑并前所求山庵扁額早寄急欲漆

建素手刻也只此七月初日吉與大火

寒風旭日鷄豚社

翠浪黃雲燕雀家

禽鉏耨精力

刈獲策新功

柱木細字不少大篇低亦不宜長若近日有
能作楷與行者亦求寫之擇用庶不一式也

卷二

七

一徑南行親知皆有惋惜之言况得
無微易子中孚人生榮辱重輕目
前安足論要當速付後賢耳父為
隱者子為新貴誰能不唾鄙父為
志士子承其志其為榮重又豈舉
人進士之足語議也耶尤勉矣一
既但見好書遇才賢勿輕放過

餘無所囑五日吉与大火

其晚已抵山同行者錢先生海山
好反相對甚樂惟恐此樂不能久矣
中諸事汝宜努力料理勿輕以擾我則
養志之道也先生到館若莊中未端云
且坐縣間供稍備葺而往亦可惟先生
指揮行之顏子樂未其理也請問
先生徐親家收於十月迎凌先生應

如何之質之先生若到時我不在汝宜代
我往徐宅通書賓主之情恐凌先生
有所可居處不便即直詣其新主人
也其贅禮之禮與親翁言俱宜豐厚
掛像祭祀之事可已但云候我補行也
打起精神凡事留心勿悠忽得常和我
在家時廿首於下付火火與群惡同者

自出門日順風三日半已抵鎮江
為糧船擠塞兀坐兩日乃得出江
於廿四日進城寓楊瑞民家一路平
安適意今日始發書至切北客尚
未到而坊人口角若火急頗佳云
去年秋冬北客回程雲不絕口雖云

千書來上早矣但有一說可慮
者云此間坊賈止許外路人來此
賣書不許在此間刷印未知此說
如何且若光景作商量耳汝兄
弟在家諸事須留心不可仍前百
事不啻讀書當精勤於時文看

書精細發揮盡致卽此是講學
而此是好看舍此而博求高自位置
不為穿鑿之邪說卽為迂腐之粗
談以進步也錄余此五所讀之切而
於大小尤三致意者家中看幾段內
無老成聲望之人一班都是睡魔王

卷二

三

甚厚念茲錄事小火燭事大不可不
小心忙察諸切小火如加意調護傷冒
些小不安非不得已者慎勿輕易服藥
吳五仲愛小字詩選卽宛卽寄來
此間並無一冊也并致之有使人未者卽
附信慰我船回書此字付大火所無

廿日寄信從新登船上歸到否此間
北客陸續有到者要等全場會墨出
方買書而金陵姑蘇近地買者甚衆
氣色殊噪也吾所家快者得黃
俞邵周雪客兩家書甚富而恨不能
盡抄耳今寄歸李伯紀梁黱集
可向曹親翁處借福建刻本一對無

卷二

四

者方錄出亦可省此工夫又晁說之嵩
丘集書到卽為分寫較對速將原本
寄來還之兩家極珍惜我私發歸者
當體貼此意勿遲誤勿汙損也黃家
有楊鐵崖集比吾家本子多數倍
吾欲查對抄全可簡出寄來刻本
二本又宋景瀛鈔本二本共四本在娘房

林復斑竹書桌上宗鈔本有木匣可
將列本併置其中俞邵索我家
書目看便中寫來并教出明人集
亦錄上渠元要者經學及史料雜
家也趙東山訪春秋集傳吾家有
否此間有之無則當抄歸家中大小
平安有便即寄信慰我此間書一

費完即歸矣然書藉留人應
難釋意且在此結夏大約秋初作
歸計耳家人帳目汝兄弟打起精
神笑催勿使拖延我不在家即是
汝輩露頭由處我一向寬廣正望
汝輩振作勿蹈我樊習也

五月十三日字付大六辭慈

盛六船來收初十日字知舉第三孫十分
歡喜可小名京還以志吾遊也大媳薦
中安健須慎調理汝母及大小各好
吾甚慰念此處書甚行但北客陸續
來未旺云大約今歲在秋冬極盛為房
書故也施卓人歸寄抄本二種作速抄
完付來第一勿污損切囑寫來書目以尚

未全可并史料雜書皆開來少則
吳五洲處書目併借寫來可也西崑倡
和詩黃度書說二種黃俞邵要借看
簡出寄至回聘禮物借用五洲者須
問價即納去程墨大題此間隨即隨
後蘇州杭州蕪湖寧國皆來要書因
待北客未盡去故未暇寄回俟吾歸

帶來耳 桐鄉當物有火爐一票不可
避誤可即往贖歸 鍾姊要換人物
此兒戲中無益之費吾不與買之所以教
之也暑熱可畏舟行尤苦吾大均新秋
動身鬼季二集仍用素校內將油印已
書入夾以防污濕勿誤

育初言字付大火牌悉

卽有神味 存曾到東漢卓人廿百
來書信傳如吾體斯安濟二不作但
暑將而日七月方止了說旨所母不
必掛念此間書大走而機驪長前
字中物速上字出若多的當人可托
印向施卓人葉鼎玉西宗會知與
之但字會票法馬出未亦甚便也
付來書秋集估四半可印分抄將原
書里之未逐三勿逐 張先生字中
道及教大火以檢束字甚大火之病
七付者當書神永佩以克治改過
為不負師訓不徒作一番現陸也熱
修父子志恩煥然房送禮之也分堂
而更過印便六以年親兄我切載臣

以於新舊彼此夕暮商榷
涉筆細酌不可少何人爲代
印厚書一季歸期大約在七月
月初早則熱極怕行耳
陳祝家字一附以印也

七月廿四日付大火初云

張楊園先生手帖

望日之夕與雨令子與載臣霜威宿於東
莊夢書檢束二字贈無黨覺而思之
不爲無義無黨平日終是此二字分數
少康節先生稱風流人豪然性書此
用意可知已所以百泉山中能冬不爐
夏不簟也

（印）

凡我書冊器具涉寺不得擅
自取去費我乃免此我家不喜
涉寺宜之其家未買用
者必請爲之或整時未用
當即還其家更切戒之
得樓上房中者我整理一番也
家向才未拖開在上一箇通能接
清神齊正尤我所喜也

大火明且日史携書新筆
研祓禱至莊將我廳中
桌上書本除時文及沒要
策書且留其餘盡數帶
來亦要磨本看為何竟
忘却拖欠不用心沒料
理今且凡我有字出須牢
記得之要者回者及
中否付与之

於此兄案頭見汝字欲聚精會神謀治生
之計此無甚謬乃云文章一事當以度外
置之此錯却定盤針連所謂治生之計
通盤不是矣吾之為此費書非求利也志欲
做法鄭氏則其為衣食制度之本不可
不先足備正欲使後世子孫知禮義而不趨
謀利之心庶幾肯讀書為善耳若必
置文章而謀治生則大本已失所謀者不
過市井商賈之智孟子所謂離之徒也
焉有君子而可以離自居乎昔孟母之教
子再遷近市孟子戲為賈衞母曰此非
所以居子也去之學側卒成孟子吾之使
汝輩賣書固失孟母之道矣吾而不度汝
鈍而直愛汝俗此等見識乃所謂俗也醫

俗之法止有讀書通文義耳今乃欲度外置之其繇俗而趨於汙下不知所底矣喻義喻利君子小人之分實人禽中外之關與其富之而不通文義無寧明理能父而餓死溝壑此吾素志也亦所望與此輩同之者也豈願有一紙于數字又若再悠悠過日真無所立身其語似奮激有為者乃其所忌則

卷三

十一

棄父義而鴉利吾不知其所欲立者何等之身也古人戒悠悠正為無志於學耳若志在貨利則其志又甚於悠悠矣此種鄙俗見識其根起于無知而傲之而不勝則憤之而不能改則自棄二者必自暴然則汝之所謂聚精會神以治生者乃吾之所謂悠悠而真無所立身也已則自棄乃托以

質地庸下夫知仁勇天下之達德如其不能故皆好學近知力行近仁知恥近勇加百倍之功則愚必明柔必強今汝實未嘗用力而曰質地使然天亦不肖承認此罪也此係似上達下達今路關頭故痛切言之淵明詩云夙興夜寐願爾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吾亦無如之何也朱虎脾瀉已止今時帶紅

卷三

十四

積然神氣健旺無慮者目下嗣欽降妻四明皆患重感甚劇數夜不寐屢勞不可言賣下銀有便即寄歸前銀盡買紙將來婚禮在途修房備物需用甚急也餘言似兄能悉之十月間必兄不出刻十一月初必亦須歸幫忙也待後信再計必兄病三陰癰頻懶故出未

有盜期耳

自廿六日字與辟惡

兩次字都到行孝物件俱收明昨吾往
嚴差中宣成叔不及寫字今歸知船
為未聞又附信諸已呈出兄字內讀書
執事原無兩義讀書以明理為要理
明則文自通達於人情世故亦無所不
竟叔曰無兩義若讀書止求文法字句

卷上

一六

執事只求貨利私欲則自然兩相妨礙
矣其根原只在立志正大用心精切萬
實其工夫先在讀書義明白次求古人
文字能達吾言斯盡矣非規々念句
調弄筆頭而謂之讀書也甚望汝歸
而彼番脫人石分汝兄龐勢未愈為何

頃酌一良策始于十月初得歸為如
翻刻之說酌事勢必未必確即有之
經長不及五之月哉剛父合選若是許
伯贊選本甚為得之惜太便昂耳六
合之說果否果則大暢也以後蒙下銀
仍姑如兄規矩之封原封勿併攏帳上

卷三

十二

細書以便查對行身位才不及詳細
俟後信三弟歸時在十月十九日須十
日到方佳 十月而古字与初忘

廿百朱之船出寄補大題三摺字一封雲已收
得矣目下家中皆安好只愁早涸車庫
為苦再數日無雨屋後塘亦絕流又不
免荒亂之憂耳冬必米子聞南京者
為佳寧國一帶俱年之在京買子可
羅升許來試看然此須白露後半月
下子乃佳不可遲也萬苗子亦需之并

卷三

卷三

尋來蕪湖其種植澆培之法汝兄出
門大約在中秋後重陽左右若汝意
欲遲早其間亦無所不可汝自酌寄
信來就可也在外切不可廢讀書雖
忙亦偷空為之秋涼須備寒衣因汝
婦在母家不及問之若欲製新者汝自
酌用可也 七月十六日字与初忘

端所無有即有而刻
亦是人是孰技也義
所不可況擅用他人物乎
凡與人皆當心存誠敬
苟不可不揆義理有

曲阿之意即應對進退
周旋間皆然不可要用人
便不管自己無所用便一
槩簡傲去因此一事發
以修學時存記不專

指此也付出玉盃一板可用之
否則別覓他物
不厭忘

作文不可畏難即未能佳且做去多
做自通越編越生疎矣凡人何可
量只是自畫便了却一生耳怕人笑
便受人笑不怕人笑更何人笑得
我也勉之勿忘四月廿四日吉与府惡

以何項帳無禮于二酉
使字訴我甚失處親戚
之誼凡事不可以利傷義
物云不足聽也 席片
要緊更得西牀為妙

出外舉止須莊重謹厚與人語和語言
簡雅切勿輕躁與人取笑局中諸事留
心覺察習勞學藝助節自奉須刻
若勿作高興妄費之事及置買游
戲無用之物得少閒即讀書細心
看大全溫誦古今文字有所見即作文
以發之勿游閒近日前大火帶歸文
獻通考續集及關正集見書舖有
正集可買補之遇古書為家中所
無者勿惜購買此不與閒費為例
也見吾相知者皆致候云病甚不能作
書

我在山中兩月昨始歸家此兩
月書信已收家中皆安此向不更
事近能獨任外務不以為苦此
可喜也但凡事須詳慎勿以
風若輕躁安為害失之累患
毋自以為然則庶幾無大過
矣雅人諒解然亦可不謬
書成感以此月筆即出代
寬以待之其餘筆跡見書中
書此後字候後與下耳也
五月朔六日字與陳

沈書升來信物已收書不妄動亦只得
耐心信命不應便起妄想必在寓無人
提撕便恐墮落早晚不可不讀書
便是提撕法也不可妄有作為及避
辟佚游滯浪作鬧此窠根根本不可
不做受成已出其尊人期其速歸故
勢未能出欲遣大父來代汝而日內郡

卷一

五

邑有試事汝兄為汝地不意弄假成真
勢又不可出汝須耐苦月許待此間商
量人出更代耳茲因魏親翁北上
便附此 五月廿二日才與降安

張祥於吳江擔閣甚始到正在懸挂也
生意冷淡或趕新客到尚有想頭不
則何以平歲耶朱氏昆季用情深
厚見時致我感念之意然我有要
言囑汝不可因其情至或以事平請
或私為委曲或為旁人所誘用損其
昆季威誼敗我家清若堅守之志節
汝年幼無遠識恐墮落此中切戒

卷二

六

以音辰刻才付降安

子月三魏觀到進京信想尚未到家中皆安但念汝
獨自入客正汝先來代在外能細心任事服父先
之勞而釋其憂即人生分內第一義也第不可
廢讀書廢讀書則流入市井汗下而不知去進退
六月初三日言與降墨

山初中聞橫街火災甚為慘烈今
知焚在屋八間何以堪此天災以責
基地与方家其價亦不為少第
此價到手先須打算後路吾意
非贖屋即贖田仍是拒還糧之
用仍可若未算後路而先賣銀
必然花費打散難吾亦不能自

保而況子尔乎至或云放典取息
或云托人做生意此皆騙局立盡之
道不可行也此中事宜須待我
歸汝且与家人算計何處產
好宜贖價須若干以便脫產置產
若畢竟無產可贖則此地終不
可賣又當別圖起造之法也

泄先歸先此致字十二月廿四房燈

有銀的秀才不肖迎父母想人
家養子何用不知此時父母存止
若何一向丟在腦後忽然寫起
帖于又須用這老頭子我不忍
見此名帖可為我還之且云

待他父母歸後終与相見也
此字

東嶽廟係吾家之舊自

祖父以來世之僧人居守近聞道
士希圖據奪雖僧道皆屬異

端然

祖父直規不敢輒言更更也吾
病不能生然可主持嚴戒道士
毋得多事吾家斷不容也
仲子

聞日來外間狹邪之風甚熾富
室子弟盡為所煽壞舉國若
狂可恨可畏涉肺根未牢
宜更加警省以彼曹為懲戒勿
輕出門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慎

後關

門簿一本前帖一張付到此是
為吾燈讀書進德修身齊
家之助當分付家人共遵
守之勿視為泛常虛應故
事也

仲字

仁左姬覽

大州偶被親族匪人所誤今幸
悔悟家門之福但恐此輩孽
根不斷仍未煽惑特設主門
簿着爾等衆人輪流值日管
門如

朱四

五

四人乃騙誘罪魁今後不許
往來除拜節及喜慶行禮祭掃
不論外餘時不許容此四人進
門如值日不行阻住查出重責毋
板仍罰追飯米倘此輩恃強

直闖不聽爾等勸止許爾等盡
力推攔蓋此是誘壞尔主仇人
親族之義已絕尔等必為其主
正是忠處不作衛體端即有
是非我自與理論尔等無畏

朱四

六

也特諭

貼西房後門內不許損壞

從弟至忠字仁左四伯父耕道先生之子少孤
先君子教撫之偶歲一故遂至流涕先君子嚴
加禁督始而慙憤終迺悔悟末年翻吏勤儉家
賴以不破焉至忠記

葬日已擇在十月二十外兩三日內
其拋紙之日擇本月初七日起二
其次初十日亦可但此係大事又
事非一房須先期計議俾
當不致臨期有誤各房須料
理費用衆家事極難做必公

誠和讓奮發義勇乃克有
濟惟賢者勉之耳并祖字與
諸姪孫

移居勿以無以為意准會少
許甚愧汝

祖若在此有一番始末慙不及見
言之愴然今推汝

祖意與汝銀一兩雖不多亦當

金示

祖也時上婦省母兄勿致疎離
去字稍速間隙易生慎之戒之讀
書作字務本向上近正人遠市
井博愛此吾之德也期望者也
并祖字

屢得甥字去年以書信附豫州而郵客已行竟不
得致快然閱甥近文較昔條達知勤業不怠日有
進詣可喜可慰草尚未能削拓境界不脫膚淺
平實四字大都好過篇過幾無可抹亦無可圖也
其病坐無意思故無曲摺生機今特寄與程墨
一冊金正希黃陶菴稿九一冊吾兄草木集一本其
中金稿占草木集尤為吾甥對證之藥當細說
之家中尚有婦太僕唐荆川稿不以相寄因此等

未也

九

文字甥宜憐看不能得其精微高妙之致則徒
益其膚淺手實而已為甥計急力刪之枉使心
思別出乃有進處否則終無當也吾痔瘻增劇
連年晚血令聲嘶痰嗽不止日就枯瘠加塵
穢與逼意益不堪遂削髮為僧結茅綠溪
之妙山苟延性命急欲完知言集及一二種要緊
文字而精神已不支擲筆收拾不上家中子姪門人
之文牋不能批看故甥文字亦不及動筆也 苗兄

劉兄女甚佳北方有此神駿尤不易得愧殺南人
矣觀其志趣亦不凡似不甘以時下自了者故以
數言德史之昭明為道斯意醫理難精以餬
口之心為醫更必不精其說甚長俟歸時面言
可耳便信行遠不及多語惟善自愛以副
遠念正望方照 朱大甥

六月廿一日

男子志在四方為行其道也若漂泊則何志
之有然一身猶可以自解奈何以白髮之親
流離塞上倘有意外不得遂首丘之仁是誰
之責歟甚至以叔嬪為辭則三妃不從若梧
巖大舜反意皇英之墓耶若以新恩得所
樂而忘婦寧陷其親于荒歟此尤與于
不仁不孝之大者甥又何以自立于兩間也
情切故詞直惟甥勉十月九日男字與大甥



得山陰柳氏潘生堂藏書三千餘本
示大火

阿翁銘識墨猶新大搗論勛極直銀說與癡兒
休笑倒難存幾世好書人
宣統元年歲經癸不抵當時裝釘錢豈是父書
渠不惜只路祭透透磨群 柳氏潘生堂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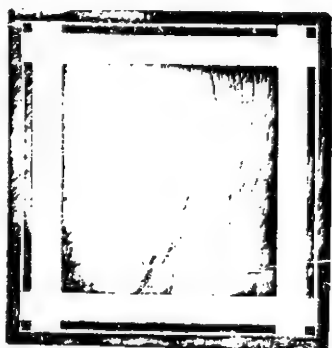
一車鼓波次詩牧齋作轉格
和韻皆識言也因作正解

和之示必輩

養心須至極聰明好點癡
頑誤後生我道聰明還

未透沾之止為一公卿

研 田 井



微言集
之章蓋為
井字其大
先君子所
創也其石
龍尾

亦有村莊之有經
猶出田南八日
禮耕家種學耕仁
獲合耦誰與焉
瓦石陳脩疆畝
勤斯食不為火

吳阿慧文

痛哉阿慧今日汝死朝矣阿爺阿娘
哥三皆痛汝不忍舍二伯四伯母賜楮
幣衣汝父執吳五牀婦之素人吊汝今
吾令汝乳母攜菓餌蔬飯祭汝不能
飲令其握出乳汁以飲汝痛哉阿慧汝生

面方廣額堂下耳長垂珠陸津
脩眉鬚頂黛綠膚如凍肪腫如蠶漆
母抱汝前十步上外目先及我啼聲
零隣項頸肩滑此如山立向手為對
握編挫不自掉弄其骨磨在喉中
無一死法生未半日即能食矣月以來洞

解人意呼之如親即捧面哺口若有不
解母亡為花昇升即於廬山根作破敗口
輔出鎖以悅我其後而孝女心無
死法也阿善：必何以死汝初病產不
八月而臨不十日而產產梅月厄白苦苦
瘡多即驚憂謂必有愛之而悔氣

卷五

五

望生奉部任不犯惡害進參芪壯
裏之藥傷雖未死而肌肉神氣未
曾減換謂不至死也汝在藥每
飲必施灌尺持茶盞至即執手按
以牙嚙捏閉此鼻升後進少許宛轉
呼歸其難矣以乳母乳母姑息

與姬兒出少叔便勸輟藥後之同斷
致危避：報信皆生此也：日喜以：欲
往杭州念出病不可離時高里牛在海昌
市人未迎黃梅木必同往蘇州至因致
書曰替使病且危弟雖替不若計駕
從此要便道也不斷一疏涉活此細命

卷五

六

降木亦待拉此矣要謂必：致多友逆
放心至抗否則：雖忍甚望能接
而去乎杭州如口不足家報計已調
理平後矣因來液如：寫目：似有錢具
字館人笑問：君若以：五：病：新：在：樓：
也：隨：廿七：間：而有：防：墮：之：信：乎：至

阿姊然其久次月竟不至但遺書
迎時木耳童謠云廿三日且至則母
六姊不謂此病劇挂廿三日身執洞瀝
家人安與要門之防不坐多歸因
往五晝夜更夜臨終起姑連婢扶
至月日若歸已及矣此是多方

卷文

七

術之疎而人主過急外務而不防家人
以速聞使必失此九也至救必不為誰
尤泄生於乙巳九月至終十月耳
至名微為慧母曰阿姊此不祥者至
曰乃其所以為祥也今其果不祥耶
此腫子能自食於兩指至不幾名曰烏

闕此二小名吾每好之自後當應
者於時月命汝正名曰宜忠此
汝所志也今以汝之其能應否耶
病或阿姊慧遠衣家啼音在耳
汝母乳母笑於其後刺心鉢骨至
何堪行且權屠汝挂識却病汝

卷文

八

足中車吳口名汝汝年汝附於老
家側與汝相依以迄至痛也

阿豈第五今同第八弟附葬
識却歲時二附食公志記

書舊本朱子語類

壬辰夏買此書為書舫所欺自三十一卷至
六十六卷俱闕而自此本至末凡十本又重
出全書中又多為庸妄人所批抹侮
聖人之言小人而無忌憚至此每展閱
時恨怒無已書此示兒輩讀書無論
聖言當加敬畏即古人文字亦不得輕

朱子

九

肆動筆且呂戒與書客買書當細
對卷葉翻看污損勿輕信而急忽焉
也



先生倡學東南載東髮受書即知嚮往徒
以一江之隔負笈稍遲壬申歲始得達南
陽講習之堂而先生謝世已近十年矣
徘徊廡庑不能自己既因先生嗣子无
部瞻拜遺像執辦香之誼焉无部復盡出
先生遺書手澤共相展閱中有家訓數
快其言无深切著明載乃作而數曰始吾
知先生見道之高明也今復見先生
躬行之篤實矣夫庭闈私語皆可告人立
心之誠也造次指揮字必端楷持身之敬
也巨細之務至理具存格物之精也一事
而引伸之數善備矣至其間格言正論皆
可以砥挽頽波網維人紀抑是訓也豈惟
先生之家若播諸天下繫世教實有賴
因與无部共相簡綴成一編以垂惠來學
此固載平生私淑之微志云爾
康熙癸未冬十月三原門人黃虞載暨手
謹識

戰守全書十八卷

〔明〕范景文撰

明崇禎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戰守全書序



卷之五

聞之將貴端謀兵尚氣勢
訓齊繇乎紀律制勝在乎
機權夫紀律機權非臨事
而猝辦之也謀成于暇師
成乎壯自非心目所習考
驗已事敬戒夙備從枕席
過師以喚鞠教士卒遇變
事方來鳥獸駭矣烏睹盤
錯之用折衝之略乎今天

下羽林材官非不比而習
之也矧亦遇較藝方始從
事其所耳而目者不逾弓
矢劒戟旗幟礮石已耳求
夫廣稽遠引簡器披圖以
攻以守出入古法從未有
緩急足恃其人又安用飭
此桓桓猥猥者爲至于文
弱乎流俄膺守土之寄銜
誓師之命目懾于流矢白

刃鋒火羽書心怦怦動其
或瞋目語難請纓伏劒雖
復咤吒自雄而罷非素具
事不熟爛問渡無機法備
能濟又有循塗執法闕識
變通鐸舟守轍不知時勢
如病者攷古驗方已意偶
合輒取爲上藥而不知更
益其膏盲也古來登壇名
將胸中磨厲莫不取衷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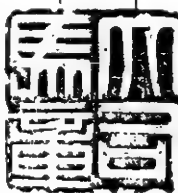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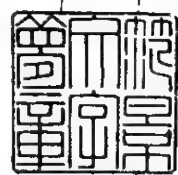
略操縱變化用兵若神豈
無所本而以冥冥決哉老
子曰治國以正用兵以奇
夫天地風雨龍虎鳥蛇之
制以至火攻水戰車馳步
擊之法向者人能言之彷彿
於管人寓有奇理事不習
不奇事益習益奇人與事
習則惟人惟事用之而無
不奇兵家言曰握奇奇何

以握操之有本從可思已
余自承乏南樞憤天驕之
匪茹傷流氛之未靖日進
將士而整率之特輯是書
人授一冊軍中大端無過
戰守能戰可以制人能守
不爲人所制合度應機自
可立于不敗之地古之人
非能爲勝也能不敗而已
中間所載器械壁壘之粗

精之而紀律機權卽在其
中使夫橫槊執殳者人人
曉暢事事博習猝遇不虞
按圖決策運用孫吳取之
帳中有餘裕矣咎陸九齡
與子弟習射曰是男子事
也自是里中不敢鄙弓矢
爲末蕞今者卿士大夫抱
四郊多壘之耻久矣一張
一弛爲虎爲鼠在習與不

習之間抑亦可謂文士所
當盡心云爾

崇禎戊寅歲吳橋范景文
書于南樞之靜遠堂



下營法

營法

并三圖
李靖法

前左右卓立

卷之四

平地方營

戚繼光方營圖

偃月營圖

李筌偃月營法

李筌握奇營圖

李筌握奇營法

太白一營圖

太白一營法

結管統論

虎銓經

六甲

裴緒營法

戰平全書

卷之三

武經總要諸家九營法

立槍營法

櫟槍營法

柴營法

掘壕營法

築城營法

車營法

木柵法

繩營法

拒馬營法

一拒馬

拒馬

拒馬槍說

茅竹弩營

戚繼光車營圖

戚繼光車營光

戚繼光步營法

戚繼光輜重營法

飛轅寨

鹿角寨

水城

卷之五

下營占地

下營算法

行軍下營審擇其地

下管擇地法

行軍須知

先據要地及水州

割野營說

查兵到齊

戰平全書

戰部

尋水

煙尋泉

防毒

簡行糧

惜水草

惜生口

牧放

牧馬法

牧馬事宜

查理衣甲器械

恤士卒疾苦

養兵力

養病傷

卹死

樵採市易

厠井

災祥

卷之六

起營

營不宜久住

住則習藝

詔有不便卽回奏

軍士宜日奏

機密事不得憑口宣

公文防賊捉

日夕議事

務和協

賊情主將自知

士卒有過

熟事人不得頻移

外來人宜慎

疑異宜慮

軍中交代

回軍

戰守全書

總目

戰部

五

議處回軍

符契

字驗

傳信牌

下營備警

防奸細

布城

軟壁

剛柔牌

剛柔牌式

對枚圖式

望樓第六十三

望樓

地網

土壕

通鋪

斥堠聽望

傳烽

外鋪

拓隊

探候

卷之七

遊兵

伏路

招生

夜營

一下夜營說

夜伏耕戈

一蒺藜繩連利於收起

缺蒺藜

缺菱角

鬼箭

電掃雷丸

戰守全書

總目

戰部

六

藥箭夜不收俏射賊馬

暗營

暗地移營

定鋪法

持更法

更籌

更鼓自鳴

傳箭

漏刻法

暗更

輪坐更

立號法

聽子

卷之八

備夜戰法

號令

行軍約束	請火器
舉銳令	止擾類
治貿易	禁倖姦
戒兵殺	軍中奔走車馬違律
擄獲	傳令
違令	陸兵舟行
守部	
卷之九	
守總論	王鳴鶴地網說
守險隘	築城
城制	王鳴鶴邊堡說
甕城	甕城圖
城門	甕城券門製
城樓	重門大樓製
敵樓	敵樓製
白露屋製	白露屋
弩臺	角臺 <small>舊式</small>
懸樓	敵臺

敵臺圖	敵臺懸板圖
攻城之具圖	虛敵臺
空心敵臺圖	實臺圖
牛馬牆製	
卷之十	
立小隔城	羊馬牆
城濠	裏濠
城濠內外種艸樹	
城外	釣橋圖
濠橋	睥睨
城垛 <small>舊式</small>	垛口
磚式	懸眼
懸眼製	天井
雉	雉製
鋪	騎城鋪圖
城內上城蹬道	重城
鏡臺說	衛城鏡臺法
衛地方角鏡臺	衛地尖鏡臺

衛地半圓銃臺

卷之十一

守城

預防

貴鎮靜

安人心

結賢豪收人心

備修葺

用人

民不願收保

近城居民掘濠自固

城樓衝要

城門

插版圖

暗門圖

戰守全書

總目

守部

九

墮門

槎碑

槎碑圖

鑿門扇

城門不宜開

門禁

區處入城民

拐子城上造兩圓門

城門路

坑坎防車攻

臨衝呂公車圖

翻梯踏雲車圖

陷馬坑圖

鹿角木圖

掘蹄圖

地漩圖

鍊蒺藜圖

鍊菱角木菱角圖

設門弁

設壕險

釣橋不可先徹

機橋圖

地道

土色理籐圖

立城柵

設棚

填間巷

鋪街衢

糧艸

預備倉糧

備水

護運煤入城

修理犒賞

備雜物

勸諭借貸

整器械

戰守全書

總目

守部

十

卷之十二

火器

佛狼機圖

神飛砲

虎蹲砲

大將軍

木將軍

鳥銃

響密銃

西洋鷹嘴銃

製電銃

大迫風鎗

火鎗

火箭

火箭

石炸砲

石砲

威遠石砲	石榴砲	瓦炮	太平車	火毬	引火毬	蒺藜火毬	鎗嘴火鷄	竹火鷄	烟毬	毒藥烟毬	火妖	萬人敵蟬	鏢鏡	西洋守鏡	勾頭鏡	西洋飛彪鏡	弓箭	守部	土	戰守全書	總目	弩	弩箭毒藥	磚石	懸石	飛石	飛繩	礮石	礮石	砲車	單稍砲	五稍砲	七稍砲	旋風五砲	旋風砲	虎蹲砲	與礮砲不	柱腹砲	獨脚旋風砲	旋風車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臥車砲	車行砲	合砲	四川飛石	合毒灰	灰罐	煮人糞	置旗索物	卷之十三	派民夫	城夫應備	部署	軍兵	安劄兵	衙役守城	役老少婦女	別派人衆	守部	土	戰守全書	總目	簡不足當敵者出城	立草廠	設垛長	守城人飲食	設策應兵	設游兵	官軍不宜頻調	設巡邏	設巡官	備傳警	設飛報	嚴警報	演習	分信地	士夫協守	守敵臺	立定莫爲賊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防護庫獄倉場	中軍
號令	軍法
賞罰	防火發
詰奸細	嚴奸盜
卷之十四	
分番歇息	防襲破
急備詭詐	防內潰
計移人心	嚴夜警
輪睡	備燈火
懸燈製	火球
置警火	設奈何木
奈何木式	浮棚 一日浮籠
閑籬浮籬式	防蚤夜
詭夜鼓	外拒
設伏探	偵探每日報
伏路人誤事究治	
下城絞車式	繩梯
按次第擊賊	銳砲矢石不可亂發

誘賊箭	
卷之十五	
禦矢石	懸簾圖
懸戶圖	皮簾
護城遮箭架	木幔
布幔	牌
挨牌圖	木立牌圖
竹立牌圖	重女牆
垂鐘板	篋籠
皮竹笆	木馬子
狗脚木	禦填壕
鞭箭	火藥鞭箭
賊至城下禦之	鈎取城下人
飛鈎	鈎攻車
吊棹	轉關女牆
禦輪排	禦草筒子
衝木圖	撞竿
禦木驢	燕尾炬

絞車	連環 <small>穿環木</small>
禦繩繫木撞城	鑊提鈎
禦鈎竿	破排圈
傳城欲上禦之	禦雲梯
叉竿	抵篙
撞車	木桶 <small>夜叉桶</small>
桶 <small>泥桶 車脚桶</small>	飛炬 <small>燕尾</small>
鐵火床	遊火鑊箱
行爐	鍊汁神車
戰字全書	守部
總目	五
很牙拍	用很牙拍式
金火罐	火樓 <small>橫筒 按練杖</small>
火罐 <small>猛火油桶</small>	注梳 <small>抄羅</small>
通錐 <small>鈎錐</small>	火鈴 <small>絡錐</small>
卷之十六	
賊上城禦之	剉手斧
禦它城	板斜依掘城破之
禦火	水囊 <small>小袋 柳筒</small> 麻搭
烟薰解法	破土臺土壘

蔽賊窺虛實	防地道
窺聽	地聽
霹靂火毯	風扇車
攻倒女牆	木女牆
木城	城壕立木柵
城門攻破禦之	塞門刀車
月城破禦之	巷戰
城破而戰	誘賊
出戰	突門
戰字全書	守部
總目	六
砍夜管	有不可輕出戰
無城堡而守	外救
有可去	禦水攻
水平	水平圖
夜焰圖	
卷之十七	
擇年月日時	日月
星	風
卷之十八	

雲	雨雷電
虹霓	霧
氣	地
火	水
器物	獸畜
禽鳥	蛇蟲鱗介
艸木	夢兆
戰守全書總目終	
守部	
二	

戰守全書目錄

戰部

卷之一

軍器

儀注 祭神旗 儀注 祭山川 祝文 祭

祭風伯雨師文 祭黃帝文 祭當境神文 祭樹

軍警

禁喧

整備衣甲器械 甲仗要披執慣

戰守全書 卷一 目錄

給配馬匹 專官管馬

出軍馱幕 齋糧

沿途口糧 糧道

因糧於敵 將士不得帶家小

戒預洩 清路

踵軍令 察地利

鄉導 不用鄉導致敗

審時 啓行

分道 踏白 將旗

戰守全書卷之一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戰部

軍祭

武經總要曰宋朝承平四年詔禮官詳定禱於所征地之禮付北面總管其禮除地爲壇以祠黃帝軒轅氏用羊豕代太牢都總管爲初獻餘用舊儀其牙神肅神兵以少牢其幣牙以白肅以皂用剛日以漆甕當饌祠之於壇統以青

戰守全書 卷一 戰部

繩覆以幘幕置軍牙大纛俛方七寸厚三分亦三獻擊鼓以一

不祠官皆戎服清齋一宿舊法兼祭風師祭雨

師祭馬師其薦獸亦用牲牛酒脯香一如上儀

惟風師磔犬以爲牲祝文曰維某年某月某日

將師具官稱姓名某以某物之奠致祭於某神

凶黨首難干紀亂常毒流生民罪在不赦受命

但征恭行天討珍寇克敵惟神早助尚饗祭一

沙門天王有祠貌則執共祠無祠則望北爲三

位設香爐蒲泉漫楊枝乳粥酥蜜餅食之軍首路之日則祭道路神以車犯較祭禮放城

封土為山形蒲芻棘禘為祭畢以車轆之而過
謂之犯較軍在道路凡遇各山大川百神祠廟
皆遣官以酒脯祭告

大明會典 國朝旗纛藏之於內府每歲仲季
祭山川日遣旗手衛指揮祭於山川壇內之旗
纛廟霜降日又祭於教場至歲暮享太廟日
又祭於承天門外永樂別有神旗之祭專祭
火雷之神每月朔望神機營提督官請祭於教
場內今附於後

戰中冬書卷一

一齊戒三日
一正祭陳設

戰部
一省牲牛一羊一

神七位

旗頭大將軍 六纛大將 五方旗神

主宰戰船之神 金鼓角銃砲之神

弓弩飛鎗飛石之神陣前陣後神祇五昌等衆

犢一 羊一 豕一 登一 釧一 蓬豆

各十 簋盞各二 禮神制帛七黑二白五

設酒尊三爵一 筐一 于壇東西向 設

位文案于壇西

儀注

贊引引獻官至盥洗所贊詣盥洗所贊就位迎
神作樂執事官于神位前斟酒訖贊引贊四
拜陪祭官同贊奠帛行初獻禮作樂執事捧帛
爵進贊獻爵訖贊復位跪讀祝訖贊俯伏舉
平身樂止贊引唱行亞獻禮執事于神位前
斟酒樂止唱行終獻禮贊同亞獻唱飲福受胙
贊詣飲福位跪飲福受胙以下儀祭
祭神旗 牲用羊一豕一無帛

戰中冬書卷一

儀注

贊引引獻官就位贊四拜贊初獻禮贊跪贊讀
祝訖贊俯伏興平身贊亞獻禮贊終獻禮贊四
拜贊詣焚祝所訖贊禮畢

祝文

維某年 月 日 皇帝遣某宮致祭于

天威神機火雷無敵大將軍之神 惟 神威

勇猛屬剛勁精強旬雷掣電欽火奔風護國庇

民厥功顯著肅靖克暴寧謐封疆遇有征討惟

神是賴，驅鋒遠譴，端直奇妙，萬發萬中，登貫連
衆，破敵致勝，如拉枯朽，無堅不摧，無悍不滅，
神其蓄銳毓靈，用之則應，特以牲品致祭，
神其享之。

祭風伯雨師文

年月日某官某謹以牲牢香酒之奠，祭于風伯
雨師之神，惟神箕畢之精，陰陽之粹，動息無間，
遊潛太虛，大塊噫氣，鼓天地以發籟，飛龍在天，
合雲雷而作解，茫茫禹迹，民其賴之，今某出師，
戰于全書 卷一 戰部 四

有期，惟靈是禱，冀神陰垂嘉祐，贊我師旅，或駕
舟楫，濟巨川，神施九竅之怒號，或涉嶺岑，歷險
阻，神滅十旬之霧，霽然後，扇腥膻之氣，如塵颺
空，抽充妖之血，爲波注海，太事苟濟，敢忘玄貺，
尚饗。

祭山川神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牲牢香酒之奠，祭于當境
山川之神，天地之始，疏山濬川，所以應天文，列
地紀，限夷夏，宣風雷，爲神者必靈，有祈者必應。

蓋山川爲之府神爲人之主也，禍淫福善，神其
掌之，故聖人列于典禮，國家配于群望，所冀
善者之福神，殲不善者之屍骨，惟神惟景，天地
之命，爲山川之靈，照我懇誠，贊我兵力，使收功
于須臾，能元惡於頃刻，尚饗。

祭毗沙門天王文

維年月日某官謹以香燈蔬菓，祭于毘沙門天
王，惟天王神靈通暢，威德奮震，據太陰之正位，
降普天之妖魔，左手擎塔，降尊身于西土，右手
戰于全書 卷一 戰部 五

仗戟赫天威于北方，一舉而群魔駭，再舉而沙
界裂，目激電以日暗，髮聚藍而雪委，卓犖萬古，
聿稱元神，今妖孽未除，生靈塗地，凶聲逆氣，溢
天而浮，皇帝命某將領雄師，勦戮群黨，大勲未
立，壯心徒奮，天王受佛勅印，廣揚神通，尚能卷
大地于掌中，納須彌于芥子，今茲小醜，豈不能
祛，伏惟降慈悲心，救衆生苦，開大神力，驅神勇
兵，右迴左旋，剪滅賊衆，脫苦惱于刀兵之劫，廣
濟拔于風火之輪，則某也虔心皈依，實在此日。

尚書

祭黃帝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致于黃帝之神惟神天資懿
 唐首制兵戎敷演三才披攘九極陶精願粹巍
 立疊古雖蹈迪之不腴實伊聖之有作方今天
 人合發夷夏稱患隱憂于黃屋之尊告廟起白
 旄之命惟神素章元聖開闢往世驅逐兇惡掄
 揚天功綿立千載光靈不泯與神陰垂嘉佑以
 贊我師旅收關土地誅鋤鯨鯢幽明合誠幸享
 多福尚饗

祭蚩尤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致祭蚩尤之神惟神雄材自
 任命世特立卓絕萬古鬱爲人豪昔在炎靈不
 御土德丕熾公鄙治天之職纂卽戎之緒足驚
 九土手掉五兵奮臂一呼四溟飛水噴目再顧
 兩曜暗色噓氣而烟霧蒸吹角而風雷作金虎
 忽病神龍亦屠然公之炳靈萬世不泯與垂嘉
 佑贊衛我師獲虜樹勛戴答玄貺尚饗

祭八神文

年月日具官某致祭于八方之神兩儀設象八
 卦成文中合粹氣結爲神靈聖君則之以莫兆
 民悠悠奸醜敢有不賓逆天反道罹殃蹈迪吾
 今有告神順所聞天門地戶人門鬼戶震雷洞
 洞火靈燉燉水澤之神聚類合群沱沱太極靈
 氣訖訖掃殄兇悖廓清妖氛神其靈之神其靈
 之尚饗

祭當境神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備酒牢奠于當境山川之神
 惟神受天明命辨位司民禍淫福善神之常德
 今奸醜肆暴聚謀不軌汚黷我境上虜掠我士
 庶尚未伏鑕授首豈神禍淫之道耶俾我元后
 肅殄命將提戈遠征大慙未殄元勲未輯豈神
 福善之道耶今某虔統大軍以涉靈境固當享
 我血薦潛助其力贊應天之兵誅悖道之虜則
 神正直之方于是乎在尚饗

禱五方旗文

年月日某謹禱于五方旗之神惟神稟命異
寶司所職國經野正位辦方前指則摧撲克
頑當位則表列師旅伊靈有用錄古賴諸我國
莫其還宜惠政鯨膏鯨柱總八極以天臨木口
金鈴震九疆而雷動方資廣被孰敢不賓何犬
牟之遊魂變腥膻而背惠伊宗既興于嘯聚在
予樹掌于車徒我有征事誠元無爽真神垂佑
陰贊六師奮朱雀以前驅命玄龜而後殿青旂
鼓蒼龍之氣素旌宣白虎之威黃龍鎮中爲我

戰守全書

卷一

戰部

八

軍主誠宜內順指顧外威奸雄一揮而龍塞生
塵窮廬磬覆再鼓而狼居破胆敗虜馨驚掃大
愁于陬隅耀殊勲于簡牘廓清萬里藉神之靈
尚饗

禱牙旗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禱于牙旗之神昊天有命澤
佑元王純精播祉玄德勝光晨爾醜虜敢謀亂
常震擊黔首鼠嚼邊疆天子命我仗鉞專征耀
斯威武討彼不庭嘗聞天地福謙鬼神害盈善

終其佑惡殄其生咨爾陰祇固將效靈召太乙
呼雷公馳白虎走青龍玄龜鎮後朱雀衛前潛
蕩蛟白掃除妖虹兵不血刃告厥成功神其聽
之顯鑒予衷尚饗

禱門旗文

年月日某謹禱于門旗之神惟神莫兵作元揚
靈戎首闢向方之正位立凶器之宏規指顧師
徒于賢賴汝今醜虜尚肆長氛未清是致伐鼓
建牙聲號爭律祈神陰佑禪建殊功誠宜磨五
戰守全書

卷一

戰部

九

兵之虛壯三軍之氣納犬牟之地載扇華風鏢
鯨鯢之屍盡爲京觀神其聽之尚饗

禱纛旗

年月日某謹禱于六纛之神天行殺氣北方表
戎事者大纛是故以黑于飾順其位也爲軍之
表嚴其令也師徒樽節乃在于此誠宜佑我大
用威被元克所當者破所指者靡則神順成之
友斯亦至矣尚饗

禱五兵文

年月日某官謹禱于五兵之神天道不誼助厥元王我作五兵以征四方靈星爲衆乃名大房角星示本弓名曲張二宿主弩曰遠望榮惑主矢曰傍徨彼長戟名大將賴參星而抑揚今則臆脰聚吳李蕤騰光流血如水傷骨成岡苟不剪滅孰爲忠良咨爾五兵爲天大刑太玄之垂象方與之淳精順我動使以撲不庭神靈之神靈之尚饗

禱征馬文

戰牛全書

卷一

戰部

十

年月日某謹禱于馬神東方蒼龍實曰大駟因星史而立象垂休願太易則乾文取譬懿伊馬之用功爲邦家之大利何倥偬之邊圉聚脰臆之黨類列旗幟而星蕃掉戈矛而矚起將耀武于三軍當載揚于六轡所賴者等昊儲頑明神效祉苟芻飲之叶宜實陰贊之不昧尚饗

舉鼓文

某年月日官某謹釁于鼓神三軍之威職在鼓族之用靈惟鼓神塗血致誠古之常典以聲爲

度兵之令儀進退周旋實在于爾今則五兵暴露群醜縱橫士庶俱顧我小子承宣王威處統大軍將命遠臨一擊而進師鸛視再擊而逆黨麇驚贊命收功決此一舉尚饗

軍誓

兵法曰夏后氏誓衆於軍中欲人先誠其慮也商人誓衆於軍門之外欲人先意以待事也周人將交刃而誓之以致人意也故書之所記三代令王出兵伐罪必立誓命之文所以申飭南

戰牛全書

卷一

戰部

本

衆堅整士心爲戰陣之首也今之出師凡將發及戰主帥當親臨士衆明布誓言使在下無不聞者感激衆志然後行也誓曰大將某官告爾三軍將較士卒整爾衆庶謹聽予命令今戎夷不賓侵敗王畧撓我邊陲害我穡事毒流于庶民皇帝授我斧鉞肅將天誅爾尚一心乃力銳乃戈矛共殲大慙有進死而榮無退生而辱用命有厚賞不用命有顯戮勉哉爾衆服勤王事毋干典刑此誓之大意也

禁喧

武經總要曰凡兵體尚靜惡喧靜則有序喧則必亂其軍行在路若要喚入及進退止息令每隊取曉事者兩人一人執小緋旗于於本隊外傍行去隊十步以爲望一人專聽待喚如去賊近卽遙相暗報欲令止息卽卧旗子當隊下卽住候見旗立卽速行要抽退令旗子不住前招當隊回身速行其大軍首尾亦各差小較領主將處分他人不得輒傳聲

戰守全書

卷一

戰部

五

戚繼光曰凡軍中要緊只第一件不許喧嘩說話凡遇動止進退自有旗幟金鼓若無令許說話但開口者着實重處夜間尤是切禁

整備衣甲器械

武經總要曰凡未發兵三日以前所須排比畢定臨行一日須內外寂靜如常日

行軍須知曰軍未發前三日令諸軍收拾行裝乾糧鞋履隨身器用足備聽令而行

戚繼光曰凡缺欠軍火器械等件須于出征前

三日請給完足急行亦前一日不許臨敵假稱放盡討索通以畏避論

李靖兵法云諸軍士隨軍被袋上具注衣服物數并衣資弓箭鞍轡器仗並令具題本軍營州縣府衛及已姓名仍令營官視簡押署營司抄取一本立爲文案如有破用隊頭火長須知用處卽抄爲文記五日一申報營司如其勘簡衣資與簿不同物有勝數卽是偷來並仰當火隊見有他物卽須看當狀送營司其衣資不止衣

戰守全書

卷一

戰部

五

層縱使遺失官不爲理亦不得通相寄附卽是盜來受寄及寄物人並科罪

李靖兵法曰諸應請甲數兼行數于甲襟上抄記其袍秤如斤兩于袍背上具注斤兩并槍量長短尺丈軍司並立爲文案如事了却納取案勘數長短斤兩同卽納如有欠少隨卽科決徵備其軍器常須磨礪修補亦不得毀棄李靖云常備隨身器械整齊合用相須之物不可缺或有弓弩無弦箭無羽鏃或有而不

及有弩牙器械不利。施放不行。主將用心點簡。備敵用之。

武經總要曰。凡軍中諸器械并戰袍并定片兩標記色號槍劍弓弩等。並各記之。軍前明立文簿。軍還送納。皆按簿交受。

武經總要曰。凡士卒給弓弩。須分軟硬爲三等。量人力強弱均配。衣甲亦定長短。爲三等。量人材大小給之。

隨身衣甲器械。不得容私脫換。如有損折。或漏

戰守全書

卷一

戰部

軍

便使用者。卽別請給。如善弓弩鎗刀之類者。從士卒之便。

戚繼光曰。應有兵器。軍兵配定隨身。雖一弓一箭。須書各名。伍在上。或遺失。易爲簡給。或臨操。易爲辨賞。

武經總要曰。入外境。用步兵。大斧二百具。大鋸五十連。手鋸五十連。與先鋒同行。惟備開路。填溝斫木。造柵所用。昔馬援伐交趾。開山刊道。千里。

甲仗要披執慣

戚繼光曰。凡官軍啓行。各須披甲戴盔。執器械。庶幾臨敵輕便。不許併執肩縛。若路遠天熱。得令方許更傳。

給配馬匹

武經總要曰。出戰之時。登涉坡坡。過渡溝澗。所載人馬衣甲器械。乾糧食約重二百餘斤。卒遇戰鬪。使之馳驟。盤迴。賊兵未退。經日不下。若不知其饑飽勞逸。必致死損。但依時餵飼。亦莫饑

戰守全書

卷一

戰部

軍

飽得所。不可過度。卽百病不生。又馬亦有大小。行步疾遲。筋力強弱。出戰之時。量力馳用。則人不勞。馬不損。若選練不精。使人強馬弱。人欲進而馬不前。馬欲進而人懼怯。如此者。雖有百萬。人衆如病犬。逐兔。育鷹逐雀。縱有孫吳韓白之能。不能取其勝矣。

武經總要曰。凡馬須擇揀遲速相等者。給配同隊。有疆惡者。別揀爲群。以備衝突。若性惡不可制者。不得給配戰士。

武經總要曰凡戰士給配得馬有鈍弱不堪入戰者許自白主將聽與換給

馬軍擇疾速健壯力齊者配成群隊免有前後不及者其惡類不可制馭者不給戰士乘騎恐致奔越爲害則可揀爲別群以爲衝突之用

永樂十三年凡軍士須人馬相應不許以軟弱不堪者插入隊伍如人壯馬弱或馬壯人弱者許弱者以馬與壯者若自己已有馬臨陣之際能借與驍勇者殺賊有功許借馬人分賞不願者

戰守全書

卷一

戰部

六

聽

李靖曰凡軍馬正給馬外每軍更量分數增給備馬諸營除六馭外每火別置驢一頭準備疾病添補如當隊不足均抽比隊比營其雜畜非營急兵士不得輒騎

凡官健有私驢馬隨行卽官給芻秣勿均戴衣服

行軍須知曰配定人馬隊伍不許私自轉換如有疾病卽與主吏押隊人說知報有所屬別差

人與替

專官管馬

李靖曰凡征馬之職有副使有總管有押官有子將有群頭其數以馬爲準

出軍歇幕

宋仁宗時知成德軍宋祁請復唐歇幕奏曰臣聞唐時出師用兵每十爲五歇法馬牛任從所便其間隨行什物鍋幕之類皆具故師行萬里經亘歲月無所闕乏自五代之亂更相侵擾其

戰守全書

卷一

戰部

七

兵不出中國弱者輕賚強者因糧遂失五歇法至今相承不復討尋臣伏見朝廷之制每指揮五百人指揮使得夾幕一具副者得單幕一具馬軍得葉鍋布行槽等若干步軍得鍋若干自軍員以下更無帳幕或出次野外雖甚風雨亦無所庇又戰士被甲所將衣衾悉自負荷馬軍則孟杓之類悉在馬上然則行數百里人馬強力皆已先疲脫若逢賊安能挽踢擊刺與爭勝哉故無幕帟則士卒無所依庇無歇物則士卒

須自負荷此於軍戎亦非小害臣乞鄰近臣簡求唐獻墓法下殿前馬步軍司議可復與否明條利害上稟朝廷指揮取進止

齋糧

夫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况深入敵境飛輓不通襲師及寇益資擬備雖云因糧於敵亦虞清野以待舊法人持乾糧三斗可用數旬若班師在道去境猶遠備貯乏絕卽須揀擇羸瘦牛馬應卒以充軍食庶全人力不致令全書

卷一

戰部

太

至爲賊困逼

舊法米一石取無谷者淨淘炊熟下漿水中任水曝乾淘去塵又蒸曝之經十遍可得二斗每食取一大合先以熱水浸之待濕微然後煮食之一人可五十日

鹽三升以水和入鍋中炭火燒之卽堅小不消一人食可五十日又宜夏月將行

粗布一尺以一升醃醋浸曝乾以醋盡爲度每尺以方寸煮之可食五十日

取小麥麪作蒸餅一枚浸醋一升或作此舉以醋盡爲度每食時梧桐子大麥之八可食五十日

鼓三升搗如膏加鹽五斤捻作餅子曝乾每食如棗核大以代醬菜人可食五十日

米麩一升一人可食一日

牛一頭食之五十人可一日

馬一疋食之五十人可一日驢一頭食之三十人可一日

戰守全書

卷一

戰部

五

如更急難諸戎裝用皮者亦可煮食救饑

山行卽採松皮每十斤與米五合煮之令爛熟半斤一人可食一日

每人將油麻半斤如渴取三十粒含之立止

亦可將烏梅乾酪行

每人將葫蘆子或竹筒皮槓或受二升者將前程之水卽盛行

馬軍每人將乾酪與馬恐馬渴乏

近代遠兵遠行則有糜餅飯麩袋雜餅之類

麋餅用麋末仁餅投沸湯和爲餅厚一分候冷切作碁子曝乾收貯如在營岩內以湯沃而食之如路行及戰陣中乾食之味美不渴餘於雜餅飯麩並製如常法惟曝極乾令可齋持及久

一約所去處遠近有無柴艸樵採即可預造乾糧準備如得勝則軍糧計置自取其便

一攻取城寨計其程限遠近將帶糧艸預先約定如在路不逢人馬無事阻滯指日可到與諸

藥字全書

卷一

戰部

幸

路合大兵或得城寨可就糧艸臨時計置不可缺誤

沿途口糧

主事唐樞云凡軍行若隨路開支口糧候到唱名給散晝則擔閣行期夜則及二三更纔得喘息若先給與盤纏前路行時不便買辦不無受饑之病北方行軍每每有此必須先立從長良法庶克有濟

兵部尚書王守仁云沿途該用廩給口糧等項

合計算總支應庶免阻滯及省偏州下邑之擾爲此牌行布政司官將官舍目頭人等合用廩給口糧等項查取見在確數計算經過州縣若干每驛該銀若干就于軍餉銀內支給其各州縣止是應付人夫再不許別項科派于民

糧道

孫子曰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持敵人絕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戰而不可戰

戰字全書

卷一

戰部

幸

欲守則不可久爲之奈何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境必察地之形勢務求便利依山險阻水泉林木而爲之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地如是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絕我糧道又不能越我前後

通典曰大唐高祖遣將薛仁貴郭待封伐吐蕃仁貴留二萬人作兩欄輜重並留欄內倍道掩之待封不從仁貴之策領輜重繼進未至烏海吐蕃二十餘萬悉衆救其前軍迎擊待封敗之

待封越山軍糧及輜重並爲賊所掠仁貴遂退軍遂大敗

因糧於敵

孫子曰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于敵故軍食可足也

又曰智將務食于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意禾一石當吾二十石意音其豆稍也音轉禾

將士不得帶家小

宋高宗時御史中丞張守奏曰臣伏見此年

敵人犯順將士畏怯望風奔潰破殘州縣易於

拉朽臣嘗求其故不過驕情而已今每出師則

水舟陸車累累隨行謂之老小其實皆婦女故

出師之數婦女必倍之弊日以滋古所未有以

故所居則求寬紮所食則求豐美所用則求美

餘一有不足則冒法抵禁劇於寇盜責其用命

禦敵奮勇立功其亦難矣夫謂將領者固當正

身率下與士卒同辛苦往往亦以婢妾歌舞而

自隨故上爲一下爲二上下相蒙無復忌憚臣

愚欲乞應軍人家口遇出軍日並不得隨行各就本寨居止官司常加存恤修治舍屋量添足食如有軍人及將較使臣輒將帶婦女老小隨軍並行軍法本轄將較使臣失覺察減一等科罪主將身自違犯令御營使司及御史臺覺察彈奏重賜施行庶幾將士忘家殉國或能立功以革舊弊

戒預洩

行軍須知曰軍警欲有征伐但令收拾行裝不

令知往何處恐有奸人探候致賊先設備來邀

截我軍可慎防之

又曰軍發欲往東南襲敵伴言西北使敵人不

具備攻其不意

武經總要曰凡欲攻圍只主將知委應行將士

不得預知並候臨時唱發

清路

尉繚子曰諸去大軍爲前禦之備者邊縣列候各相去三五里聞大軍爲前禦之備戰則皆禁

行所以安內也

武經總要曰凡軍所過先報所在四面各三里禁絕行人六畜水陸船乘皆令息治虞候并遊奕於界所縣先二十里約此清路

又云凡軍行在路四面各三里止絕行人不得令輒犯隊伍犯者並執送所在官司其山川狹隘處更不定地里但犯隊伍者卽坐

踵軍令

尉繚子曰所謂踵軍者去大軍百里期於會地

戰字全書

卷一

戰部

帝

爲三日熟食前軍而行爲戰合之表合表乃起立合戰之表記於所表之地踵軍之表長於大軍之表相合然後起而相應踵軍享士使爲之戰勢是謂趨戰者也與軍者前踵軍而行合表乃起去大軍一倍其道去踵軍百里期於會地爲六日熟食使爲戰備分卒據要害戰利則追北按兵而趨之踵軍遇有還者誅之所謂諸將之兵在四奇之內者勝也兵有什伍有分有合豫爲之職守要塞關梁而分居之戰合表起卽皆會也大軍爲計日之食起戰具無不

及也令行而起不如令者有誅凡稱分塞者四境之內當與軍踵軍旣行則四境之民無得行者奉王之命授持節符名爲順職之吏非順職之吏而行者誅之戰合表起順職之吏方行用以相參故欲戰者先安內也

察地利

一不知山川險阻者不可行軍有鄉導先要知其迂直之路頓止去處方可進兵亦須隄防鄉導不實去處之類

戰字全書

卷一

戰部

帝

一受命統兵伐國越境先要見彼國地圖要知山川道路迂直江河溝澗險阻關防城寨屯聚人馬去處積蓄有無及山川勢遠近一採訪求其彼國土人曾在本國經縣出入往來熟識本國之人再三審察問其實情仍別訪數人各不相見互換將城圖其指引遠近城塞看望去處自己明曉方可進兵深入仍將鄉導密切關防重許酬賞討其實情

一入他境道路有迂直有遠近有便有不便有

鄉導

孫子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又云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李靖兵法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原審其聲跡其跡或刻爲獸足而印履於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於叢薄然後傾耳以遠聽竊目而深視導智以度事機注心而候氣色見水痕則可以測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以辨來寇之驅馳

戰平全書

卷一

三

蠻王城二千七百八十里又成都尹韋臯嘗以吐蕃入寇以蠻爲先鋒臯遣判官崔祐入南詔合向化南蠻自雋州陷沒臣屬吐蕃絕朝貢二十年至是復通又遣人馬大破吐蕃數年之內再復雋州又招撫西山匡胡八國酋長入貢闕庭觀古將帥若無遠慮深謀何以成其大功凡受命統兵深入他境州行露宿若不知山水道路屯兵止舍不可強爲進兵雖用鄉導又恐不實今具入境利害二十一條于後

戰平全書

卷一

三

也故烟火莫若謹而密旌旗莫若齊而一爵賞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敵之動靜而我必有其備彼之去就而我豈不得保其全哉經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管子曰主兵者審知地圖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蓋入人之境者我孤軍以進彼密嚴而待渡險則有發伏之慮涉川則有壅決之憂晝行則有暴來之闕夜止則有虛驚之擾頓舍必就薪水畜牧必依芻艸一事不備則自投於死安能獲寇哉故敵國之

山林丘阜可以設險者，灌叢茂艸，蒲葦之可以
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廓之小大，委切於爲積千
切之所在，水艸之所有，卒乘之衆寡，器甲之堅
脆，必盡知之，則兵行鄉導不可暫無。

凡用軍士，或俘虜爲鄉導者，須防賊誘，陰持姦
計，爲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
言，委曲相合，乃可信任，便當厚其頒賞，要之爵
秩，乃選腹心智謀之士，挾而偕相出處，密訪其
貳也，然不如素蓄堪用之士，但能綽綽行途，亦
戰守全書 卷二 之
不必土人也。

不用鄉導致敗

交州將皎公羨，殺安南節度使楊延藝而代之。
延藝故將吳雄舉兵攻公羨，南漢主劉龔欲乘
亂取之，以子弘操爲交王，敕公羨蕭益曰：「今海
道險遠，吳雄桀黠，未可輕也。」大軍當持重，多用
鄉導，然後可進，不聽。弘操大敗。

審時

一若遇天地晦暝昏霧，風飄沙驟，旌旗難辨，金

鼓不聞者，不可出兵。若有賊軍乘此晦暝出驍
騎偏師攻我者，我必再三中令約束三軍固守
營陳，不得亂動，惟以戰鬪旁牌遮其矢石，用勁
弓硬弩坐而射之，俟其懈怠，超捷勇鬪之士，乘
其昏亂不意之際，暗出軍後，邀截來路，要害之
地，擊之可擒。

一遇風雨天地晦暝昏霧四塞者，不可進兵，不
可行營，且宜固守營寨，須防士卒變生，又防外
寇來攻。

戰守全書 卷二

之

一遇大雨大風大寒大暑大霧，不可發兵攻討，
且宜撫恤軍士，堅守營寨，賊人必然亦不出兵。
若我軍行路，倉卒見賊，宜急結營陣自固，待其
日暮勢衰，別施長策。三略曰：「察其天時，伺其空
隙。」

一軍行遇大風逆來，吹揚灰沙，撲人面目者，不
可進兵，宜擇地下營，以防不虞。若風從右背來
者，是助我軍，宜急進兵，然崔浩因逆風而旁設
伏兵，待賊過發伏，擊之取勝，是謂以權佐攻也。

一遇大雪飄騎百步之內不見人馬者其西北
我處多設奇伏於險隘處攻我不意若出偏師
應之彼則倖爲敗走望我襲逐引入伏內如見
此天道當預先選下偏將五七員精騎數十隊
候賊到來左右前後揚兵引我或以精騎作勢
衝突我軍卽於軍後出將二員會計遊奕軍馬
週迴尋賊馬歸路及要料其歸路各於險隘處
探視伏兵如有卽可分兵三二處互換攻擊必
敗走先來攻我者首尾不相見我軍却去賊語
戰守全書 卷一 戰部 三

前後挑引我軍或以銳騎一往一來衝擊我軍
望我出師卽分兵四散首尾來攻一攻我營寨
一絕我糧艸使我首尾不相救應如此則我軍
堅壁不行彼被銳騎來衝乃用勁弓硬弩床子
弩一上一下射之其賊性劣似犬逐人不動自
然而退使之銑氣散衰於不意之時整師急攻
賊勢已出不成圖志可以全師敗之
一軍初發日有微雨名曰潤兵前必有大勝若
有大雨名曰沐屍當日且住別擇日進兵事雖
急速亦不可進天意未順損壞軍器士心不悅
一遇大風吹塵灰沙近我軍來者不可進兵攻
討如發兵在路卽當脚下取便安營頓軍恐前
途伏兵邀截我軍或有大戰天意不順之象也
如在野營再三申令三軍堅守營寨防賊順風
而來哨掠攻突我寨如陳兵方定有此風亦不
戰自固

一遇日月薄蝕不宜進兵攻討如發兵在路卽
當脚下取便安營頓軍恐前途伏兵邀截我軍

或與大戰亦天意不順之象如在野營再三申令三軍堅守營寨防賊軍乘夜而來哨掠攻突我寨如陳兵方定若有此象須堅守自固

一遇日月薄蝕不宜進兵攻討但令三軍堅守自固預防寇至

一行軍在路有大風相觸衝激一進一止者恐中路突兵宜備之

一遇逆風撲人面者不可進兵如發兵在路風順行至中路或迴作逆風大興即當腳下安營

戰守全書

卷一

戰部

五

若軍向前必有伏兵如遇賊戰鬪有逆風不拘大小不宜交戰宜自固守蓋天道未順故也一軍初發無風雨大晴行至中路忽有暴風疾雨急選地安營固守不得進兵若進前必有血戰又地滑難行

一軍行遇大雪大雨人馬寒凍兵器濡濕者即宜擇地駐劄申嚴隄備待天晴道乾方可行兵如欲攻其不意不備者不拘

一軍行前有賊兵守我要害斷我歸路宜引兵

避之別求其便或用車營塞其險隘固我人馬且戰且前用飛槍神砲弩勁兵奪其要害破其困扼可以制敵取勝

一軍臨賊境遇關山險隘及三岔川口先遊兵於最高處四面卓望或路傍有深林幽谷艸木叢密去處須令短兵於內搜索果無叢伏即回報主將挨次整隊而行

啓行

戰守全書

卷一

戰部

五

一發兵日不拘時分但聞第一盪喇叭響收拾軍裝第二盪喇叭響整隊擗立第三盪喇叭響起行各哨先令馬軍一半在前一半殿後各隊步軍依次隨行如出郊外須令熟知道路夜不收及遊兵前引左哨行左路右哨行右路前哨行中路之先中軍行中路之中後哨行中路之末每隊相去一百五十步如過山路窄狹不能並行者前哨三隊先行左哨三隊次之右哨三隊又次之如此輪流遞爲一路不許提越停擁至寬平處仍照前三路分行不許隔斷違者治

以軍法

戚繼光曰將領自己并家丁與各兵士行李什物軍火器具時時備辦如將行狀聽主將示以行期主將轅門前掌號頭喇叭各將門首俱掌號頭各官軍做飯吃騎兵將官預夜先將塘馬探馬架梁馬派定收拾停當俟掌頭號俱到騎將門口取齊依令前去哨探架梁

主將先傳令稟箭期會訖不拘時分但聞第一次喇叭收拾軍裝飲訖點查乾糧一面先將前

戰字全書

卷一

戰部

音

哨塘報人馬每塘五名各以相望爲准不妨遠近每路設二十四塘大約二十餘里以內自人馬聚處通該差塘報一齊令行至一里外或相望不及卽留住一塘立旗站定別塘再走至僅可望見又留一層只至留到二十四層立完站候其軍行次第自一路變至五路因地之廣狹圖說俱載于二卷行營內聽吹第二次喇叭中軍擺清道旗出次領哨把總等官領人馬挨哨出城主將居中軍第三次喇叭掌號笛官旗聽

發放畢各回哨中軍點鼓如一路行則中軍先點大紅旗一面以前總居前次左總次中總中軍次右總次後總俟各行開已畢中軍豎高招一竿各部高招俱起如圖一路行兵行則塘報亦行兵止則塘報亦止如前途稍寬中軍行至寬處放砲一箇各于脚下立定聽起火二枝放砲二箇立起高招二竿卽如圖二路行看點藍旗則左總繇左行與前總頭平不動中軍藍旗伏二總旗亦伏中軍又點黑旗後總繇左行與

戰字全書

卷一

戰部

音

右總頭平立定放砲二箇點鼓二路行如路又稍寬中軍放砲一箇各俱脚下立定聽放起火三枝砲三箇中軍豎高招三竿黃旗急點前兩路平開空中一路待中總進入與前左二頭平再放砲三箇點鼓作三路行如路再寬可四路行中軍放砲一箇各卽于脚下立定聽中軍放起火四枝砲四箇豎起高招四竿前總不動白旗點動右總入左總之右二頭相平後總入前總之左四頭相平中軍居其後再放砲四箇起

火四枝點鼓作四路行如路再寬可五路行中軍放砲一箇各仍立定聽舉起火五枝放砲五箇黃旗點中總入居其中再放砲五箇起火五枝點鼓作擡營而行如五路欲變四三一路或四三二一路各因道路寬狹變行俱如前層變過圖但聽看中軍既放止砲之後有起火幾枝砲幾箇點某色旗卽依數分幾路如遇賊凡四五路行卽變方營待敵如二三路行之際卽變照急營前總速照一總操法備戰左右後三

戰字全書

卷一

戰部

三

如教場操同營定金鳴看塘馬夜不收四高瞭望無事將旗三摩捲訖乃照場操號令放樵汲飲馬者發放如例收完如應打馬帥每馬軍三人內以二軍步牽一馬出打三馬之帥一人在營看馬先傳令抽兌停當依令而出一體數訖如前若出多入少非被傷捕必係逃走或有暴病該哨將官遣的當家丁夜不收領令箭出營覓之若出少入多非係錯數必有虜回土民或夾來奸細該管便當挨查一面馬兵將官撥遠探馬每面二十四匹爲四撥每撥五官各帶燈籠一箇起火三枝三眼銃一門駝鼓一面車將于每車通融各撥一名備差四面伏路撥完俱候樵採飲馬者各進畢卽赴中軍請令箭授夜號諭令遇警尚緩放火箭一枝銃一箇警急則放火箭三枝銃三箇有警一面准放無警不許俱出營畢探馬擺塘馬架梁馬望見探伏出訖各回至營門取齊請令箭開放赴中軍回話一面稟放閉營砲三聲落旗吹打封閉營門

戰字全書

卷一

戰部

三

凡各偏裨，俱聽號旗麾，招到主將前，會約今日所行向往，賊情緩急，分路事宜畢，照場操三路行營，例每十里少止整齊一次，但遇窄處，探馬報前去路窄，中軍鳴金站定，先發騎兵，中部并家丁，以健將一員，帶領馳前險隘高處，及所出山口，架梁訖，放變令砲一箇，點某色旗，某營左右部門車，先行出口畢，次左廂車各一對行，配到馬兵一旗從之，次右廂車一對行，配到馬兵一旗從之，又左廂車一對行，如此左右挨行，但出險丈餘地，卽依行營挨割向前，續雷後到車地過盡，營定金鳴，止打鑼坐息，但遇車不得方軌之地，便少止，候探明賊情，乃過，但遇每過險必割長營，候探馬報前途路寬，約路約車作幾路行，但聽舉變令砲一聲，吹吽囉起身，再吹吽囉上車上馬，又舉變令砲一聲，豎某營旗幾面，放分營砲幾箇，卽爲幾路點鼓行，又至險，仍鳴金營止，前後緊密，照前號令，凡過險隘，必擇好將一員，嚴督後軍，專管營尾，馬兵侍車爲險，而

車借馬兵爲前後拒，此專爲臨敵行營而言，平日須照此演過，若賊在百里之外，長驅追賊，遠近勢殊，俱單車馬兵相配徑行，不必防險，不用下營，必去賊六十里乃爾。

分道

武經總要曰：凡分兵數路，于賊界相逢，遠望未審，善惡臨發時，須同計會，如遠探相見之時，便令立定，合令一隊向前，一百步外，分爲兩隊，左隊左轉，右隊右轉行，前隊亦盤旋相應訖，卽後隊左轉三匝，前軍右轉三匝，各計去時旗號，然後各令一人相迎，委非賊馬，卽得前進，仍須嚴備以待之。

凡分兵四道，臨發時，務要會定計號，如賊界相逢，不分晝夜，各卽駐隊，互舉原定計號，以辨真偽。

戚繼光曰：兵分數道，臨發時，務要會定計號，晝辨旗號，夜辨火號，遇卒警，南方山水林木，翁翳縈紆，只得因地形措陣，因敵情異用，兵情轉化。

無一定之習，安有一定之陣哉？況兵列旣長，卒然之變出于意外，豈能候中軍號令，倘塘報失，瞭如賊自行營，腰間或前後突出，不及下營者，把總哨官皆得自主，號令即用急營，凡同行營司俱聽過賊犯司之令，卽如中軍號令一般，就于所行之地設伏，後營兵一面在遠處據險阻，安營壁，着各火兵做飯備守。

戰平全書

卷一

戰部

卑

戚繼光曰：凡畦徑縈紆，僅容側足，往往用兵，千數百人密相蟻附，前後難追，失事甚大，蓋驟不知分合故耳。然徑多路分，須兵分數道，大張其疑，照號令，如有路若干，則分若干枝，務盡占其路，使我之衆疎而不斷，密而不襍，單行牌後，各赤下體，遇賊則正面徑上者，牌立不動，爲迎敵正戰，赤體者下出田中，分合變化，出入伸縮，令各以便，俱不羈，稟于中軍聽隨，前隊官長至，張若進止大規，統于中軍之總號令，各兵又聽各部之令，庶得分合之法。

李靖兵法曰：凡軍行，須令候騎前持五色旗，見

溝坑塢黃河橋，揭白水泉，揭黑林木，揭青野火，揭赤以告大將。

一凡行軍，須令遊兵前持五色旗，遇溝塹開黃旗，遇谿河開黑旗，遇林木開青旗，遇賊開白旗，前後遞相傳開，掌旗官失于瞭望者，痛決一百，因而誤事者，依律處斬。

一前哨有五方旗一副，高招一副，有事方開，見林木開青旗，阻水澤開黑旗，遇兵馬開白旗，山險開黃旗，烟火開紅旗，遇所見之物，卽捲其高

戰平全書

卷一

戰部

卑

招如道可一路行立一面，二路行立二面，三路行立三面，四路行立四面，擡營行立五面，後部換隊，遞相傳開。

凡前哨官前途給與清道藍旗十面，令旗一面，凡遇大小事務，俱要差人傳報，中軍清道旗手仍先期禁斷人畜，不許攪入隊伍，衝冒旗幟，如遇應該迎候稟事人員及各處差來齎送緊急公文之人，前總領哨官審實，差人報知，方許進見，倘有異言異服可疑之人，送中軍研審發落。

不許擅放擅問

一前哨軍遇賊卽于當脚下先占高平之地堅立以待通報中軍聽其相機調度此時如有回頭移足悉以軍法重治退後者卽係臨陣先退依律治罪

又曰定報事前哨差清道官役給與清道藍旗令旗凡遇大小事務俱要差人傳報中軍遇有應該迎候稟事人員及各處差來賁送緊急公文之人審實差人只送號旗下聽令自有人來

戰守全書

卷一

戰部

里

報不許面于主將處回覆如有可疑之人送中軍研審各百總以上亦許將自己旗號立在信地以一人守定凡本官向往說與守旗人知屬下一應人等要來稟白公私事情只于號旗下尋守旗之人守旗之人卽代爲尋白本將該總候示其差人并所屬官軍不許離營以尋訪本將該總稟白爲名違者通治以法

踏白

一路行踏白馬軍令執五色旗各一面綵旗一

面以方色配定事宜傳報其逐隊如前亦然通相關一旗應之傳至後隊如前逢大林卽開青旗逢水開皂旗逢兵馬開白旗逢山險開黃旗逢烟火開緋旗逢城邑開綵旗逐隊臨時開一色旗應之傳至後人各知設備

將旗

凡大將建五方旗依色配方面

青亂黑以舊代之務易辨也

中央上位不動故大將軍以黃旗以爲四旗之至常使諸軍準望知大將軍所在若南方有賊

戰守全書

卷一

戰部

里

大將軍赤旗以應之東方有賊則舉青旗以應之西方有賊則舉白旗以應之北方有賊則舉黑旗以應之無賊常偃之舉旗者令諸軍知賊所從來也其諸軍見本方旗舉當方面兵急裝束旗若亞則前進奮擊旗正立卽止旗却偃卽回

戰守全書卷之一終

戰守全書目錄

戰部

卷之二

發塘報

哨探

探旗并圖

探馬

軍行次第

方陣并圖

四陣四奇分門突陣剿捕虜寇圖說

行管并圖

下行管法

入山谷行則爲營說

戰守全書卷之二目錄

破虜新陣大略防逢賊

戰守全書卷之二目錄終

戰守全書卷之二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戰部

發塘報

主將先傳令箭旗會訖不拘早晚時分但聞第一盪喇叭各人俱要收拾軍裝做飯食訖點查乾糧一面先將前哨塘報人馬每塘五名各以彼此相望爲准不拘遠近每路設二十四塘大約二十里以內自人馬聚處通該差塘報一齊戰守全書卷之二

戰部

候

至期主將轅門前掌頭號喇叭各將門首亦隨俱掌頭號以便各官軍先期做飯中軍官將各塘報夜預爲之派定人持小黃旗一面各帶弓矢一副腰刀一口於未曾掌號之先各自歸伍俾飯收拾軍裝一一停當俟掌頭號一齊俱到

主將門首取齊請定若干步爲一塘聽金邊鳴
自主將寓所起爲一塘行足步數畱二人爲二
塘挨次存畱至塘報人盡爲止各且坐息專候
兵行挨塘傳去俱行兵止挨塘傳去俱止乃自
主將面前爲第一塘起若有樹木人家轉曲不
見臨賊將近前一塘必回見一塘兩旗相應訖
方過平處互相瞭應再跨步行哨見賊急將旗
搖麾不用迴身摩而不止緩則只是點旗賊勢
衆大圍摩迴身如前無路可行水澤窄狹則口

戰今全書

戰部

二

傳一層如此各層照前一時俱如此傳賊來一
層退至一層如賊不來復又立定如賊再追一
層又退一層只退至營前止斷不許摩旗之後
不論賊之追不追來一齊擁衆徑回必以軍法
示衆

凡塘報哨見賊急則磨紅旗緩則磨黃旗衆則
磨青旗少則磨白旗無路可行則磨黑旗一層
既見各層照前一時俱磨一層退至一層
凡差探賊塘報及官兵有聞賊中消息不拘要

緊不要緊不許官兵于中途邀截問答徑自閉
口速赴主將陳說之後許宣于衆者方可與把
總等官說若未見主將之先敢于中途因人鬧
起卽便說出但有一人先知在主將之前者便
是泄漏軍機問者荅者皆坐軍法就是本管的
把總哨夥伴問也不許對他說又或有已經稟
知主將之後蒙分付不許傳說者到底不許再
泄敢有以強固行要問者許原人稟來一體重
治

戰今全書

戰部

三

哨探

蜀諸葛亮兵要云軍已近敵羅落常平明以先
發絕軍前十里內各按左右下道亦十里之內
數里之外五人爲部人持一白旛登高外向明
看隱蔽之處軍至轉尋高而前第一見賊轉語
後第二第二詣主者白之凡候見賊百人以下
但舉旛指百人以上便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
往視察之

北征錄曰兵家之有探探猶人之有耳目也耳

目不具則爲廢人採探不設則爲廢軍故古人以峰山卓望爲軍目以遊騎採探爲軍耳一身之聲臂徒能廢吾之四體而三軍聲臂則其所廢者何可勝計故候吏不嚴君子以爲無耳目之軍杜預設絳白之旗而見敵有辨馬成設烟火之燧而事皆預知趙充國之破先零得高山遠望之便呂蒙之襲關羽必先縛其屯候使不聞知而降其二將渾鎬之討義武知其邊備不設故能深入城境而大敗其師李愬之入蔡州乘其候吏不知故能直入賊營而生擒元濟兵家惟其先人故能有奪人之心關中之王在於先入北山之勝在於先據彼有賊至帳中軍吏未覺至城內簫鼓未絕皆繇其無採探也國家承平以來廟堂惡問邊備將帥不買間諜無事而修邊防則謂之引惹邊事有事而論形勢則謂之泄洩兵機所謂夾山之張合肥之親磨盤之王正陽之邊塗山之石花靨之解安豐之倪小王衡之張蘆塘之朱桐木之周九里關之胡

石門之王桐栢之吳界之江故家遺俗世相襲其所謂子弟非過淮盜馬則越漢運鹽其所謂牙爪非私販銅錢則私通雜貨河之地如其室家商號之間卽其堂閭紹興年間如張劉諸臣皆廣行招致以備緩急近年以來諸將例皆庸駑不材之士上自宣招三司帥臣下而江上諸軍將帥未聞有一人能搜訪間諜收拾遺逸以資聽聞者所謂採探之深法視爲何物甚至邊候不嚴邊備不設無償資以維人心無金帛以壯士氣得事者無功誤事者無罪故士不出境探不入賊肝貽山陽之於運海安豐花靨之於壽春桐栢唐城之於褒信招信濠梁之於汴泗相隔一水相望一舍烟火之氣騰空相接而莫知屯兵之多寡鷄犬之聲朝暮相聞而不知敵國之虛實所謂賊將之姓名賊技之能否賊勢之進退賊情之勇怯益殆若異世之事耳敢望得其萬一哉此無怪其喪敗也惟能依此置餉召募間諜明遠斥候則屯邊無事得以休息

有事不致窘束是謂採探

王鳴鶴曰

南北之地不同戰陣自異不但戰陣自異出兵行路亦異何也北地雖間有山平地實多出塞之外長坡大川黃沙漠漠一目無際或三路行兵或五路並進大刀湖谷馬步相兼無不如意而虜馬尚亦依山附堅潛爲埋伏我必先遣夜不收及塘報預探明白方敢進兵今黔省之地山險萬疊接連連無窮無盡或懸崖千仞或絕澗萬丈一線之路迤逦其間或兩

馬牛全書

卷三

戰部

六

戰部

也列局以待人者多罷和局何也彼來奕者不

識局面少挫一着其輸必矣若係我的敵手只

下到底不過只是兩和若求勝于我不能也今

用兵之事遠過于奕若自己先立于不敗之

地而徵待千萬一一着之差全局盡喪此何等

事敢不爲萬全之計哉今姑以見在營兵一千

演之每隊先撥兵一名須輕足善走膽可包身

者共十名又要馬兵十名亦須善于馳騁者以

一步兵同一馬兵爲一塘共十塘令彼前行或

馬牛全書

卷三

戰部

七

戰部

一二里或三五里凡路傍有山馬兵不能上山

步兵執小五方旗一面上路傍所有之山週圍

探望若並無奸細埋伏及敵兵在前步兵執旗

就立于山上以待後面兵來立營令馬兵先馳

回卽報一塘無警其第二塘又向前或一二里

或三五里又探望又來報如前以至三塘四塘

五塘直至十塘皆如此報其步兵卽相山形如

山形方方屬土卽執黃旗如山形曲曲屬水卽

執黑旗如山形直直屬木卽執藍旗如山形二

尖三尖或四五尖卽爲銳銳屬火卽執紅旗如
山形圓屬金卽執白旗後面來兵照形下行
營如十塘已盡每塘或相去一二里或三五里
計軍行三十則疲卽可止舍尋看地方少寬平
者卽下大營如不可止又自一塘到捲上前再
如前式起塘馳報凡敵之情我得預知彼難邀
截倘探兵突然遇賊馬兵馳回報知主將卽相
山形布陣作準備其探兵一名如走得及火速
走回如走不及卽潛入深山岩石或草木深茂
之地潛避之一人之身敵亦難覓自可免難至
於塘報得實我兵或殺敵有功或免敵邀截塘
報之人各准斬首級一顆之功酌之凡有賞犒
獨加于衆庶此危事人肯樂從而我兵無倉皇
急卒之虞矣

探旗

軍前及左右下道各十里之內五人爲一部人
持一白幡一絳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
幡得報後第二第三部請至者白之賊百人以

戰平全書

卷二

戰部

人

下但舉幡賊百人以上舉幡大呼至者遣疾馬
往視

塘報旗桿用鎗長九尺上繫旗方一尺凡行軍
搖旗是賊至摩旗是賊多

塘報旗



戰平全書

卷二

戰部

旗

探馬

軍行前後及左右五里着探馬兩騎十里加兩
騎十五里更加兩騎至三十里用十二騎前後
爲一道其最遠及次遠者各等第須揀壯馬絡
之若多兵發引稍長卽路上更量加一兩道其
乘馬人每令遙相望見常接高行各執一方旗
無賊則捲有賊則舒以次遞至大軍大軍見旗
展則知賊至庶得擇利設機相迎出戰也

行軍次第

首先右虞候
馬軍十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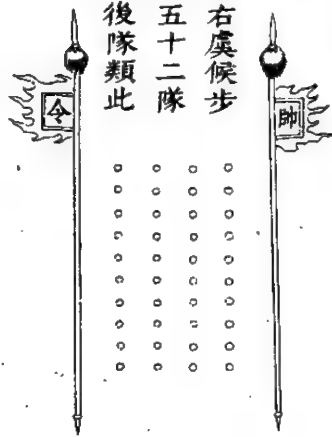
戰守金書

卷二

戰部

十

次右虞候步
軍五十二隊
行後隊類此



軍行次第

總要曰趨而爭利者不可舉軍皆進又不可棄軍實而往故曰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難重損其法若在百里之外則千人中擇百人最勇者先往次勇者數百人繼往罷軟者後往令相續而至也故曰捲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擒三軍將勁者先罷者後其法什一而至是也在五十里外千人中擇勇者五百人先往罷者繼往故曰五十里而爭利者其法半至是也若三十里外爭利者則十人中擇七人先往以其道近人所易至故可去者多亦少敗亡故曰三十里而爭利者三分之一至是也所以常不失也

李靖兵法云凡軍將發先使腹心及鄉導見覘逐營各以跳盪奇兵馬軍先出去營一里外當前面布列戰鋒隊駐隊各持仗候營四面布列隊伍一如裝束輜重訖依次第起發

李靖兵法諸軍馬行動須知次第出先右虞候

馬軍爲首，次右虞候步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前軍馬軍，次前軍步軍，次中軍馬軍，次中軍步軍，次後軍馬軍，次後軍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其次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其馬軍去步軍兵一二里外行，每有高處，卽令三五騎于馬上立，回顧以候不虞，以後餘軍繼前立馬四顧，右虞候旣先發安營，踏行道路修理，泥濘橋津，簡行水草，左虞候排窄路橋津，桿後收拾關遺，排比隊伍，整齊軍次，使不交雜。

諸軍營將發之時，當營跳盪騎兵馬軍去營二三里外，當面步列戰鋒隊，駐隊各持仗，俟營四面去，擬撒幕處二十步，布列隊伍，一如臨陣法，待營中裝束輜重訖，其步兵輜重隊二十步，引馬軍去步軍二里外行，引諸軍馬發引，或遇泥濘，或阻山河，其路有須填補，須開拓，左右虞候軍兵先多于諸軍，取充虞候子，右虞候先將此兵修橋梁，泥濘開拓窄路，左虞候排窄路，桿後收拾關遺，諸軍營各量置虞候子，並使排比，依軍次行，如此發引，卒逢寇賊，部伍甚易，若令重疊散行，牽率難就，萬一賊至，并非所管諸軍，當軍折衝果毅，必須排定隊伍，每行引發營，須依次第，戰若有罪，須罰，有功，須賞，候名排次，甚爲省易，不然，旌別不明，便滋爭競。

一軍行步兵在前，騎兵在後，如遇大雪，騎兵在前，步兵在後。

道狹不可並行者，卽第一戰鋒隊爲首，其次右戰隊，其次左戰隊，其次右駐隊，其次左駐隊，若道平川濶，可得並行者，宜作銳行法，其銳法，每銳戰鋒隊居前，兩戰隊並行，次之，又兩駐隊並

行次之餘，餘准此。若夏堪齊頭行者，每銳五隊橫列齊行。餘餘次之，加每銳三百人，簡取二百五十人，分爲五隊。第一隊爲戰鋒隊，第二隊三隊爲戰隊，第四隊五隊爲駐隊。每隊正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其下等五十人，爲輜重隊。別着正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擬戰日，押輜重遙爲聲援。若兵數更多，皆此類。

聲絕。右虞侯捉馬驢。第二角聲絕。卽被駕。右一軍捉馬驢。第三角聲絕。右虞侯卽發引右一軍被駕。右二軍捉馬驢。第四角聲絕。右一軍卽發引右二軍被駕。以後諸軍。每聽角聲裝束被駕。准此。每營各出一戰隊。令取虞侯進止。防有賊至。便用騰擊。前有賊。前頭用。後有賊。迴捍後。如其路更細小。卽須更加角聲。仍令虞侯及當營官人虞侯子。排比催督急過。不得停擁。過訖。以後軍准前排比催逼急過。

諸每隊給一旗行則引隊駐則立於隊前其大
總管及副總管則立十旗以上本總管則立四
旗以上行則引前駐則立于帳側統領亦別給
異色旗擬臨陣之時辨其進退駐隊等旗別樣
別造軍引輜重各令本軍營隊識認此旗諸軍
相去既遠語聲既已難徹馬報又費煩勞故建
旗幟用爲節度其方面旗舉當方面兵急須裝
束旗向前亞方面兵急須進旗正豎即駐旗卧
即迴細看大將所舉之旗大將方面旗東方碧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
黑專看方色旗亞處即是賊來便須揮響攻擊諸大將置鼓四十面子
總管給十面營別給一面行即負隨纛下晝夜
有急在道有警急擊之傳嚮令諸軍嚴警兼用
備賊侵逼如軍行引之時先軍卒逢賊寇先軍
卽急擊之中腰及後軍聞聲急須向前相救中
腰聞賊卽須急擊前軍聞聲便住後軍聞聲便
急向前赴援後頭逢賊卽須急擊前頭中腰聞
聲卽須住并量抽兵相救如發引稍長鼓聲不
徹中腰更須置鼓傳嚮使前後得聞其諸營自

須着鼓一面，用防夜中有賊犯營，即須急擊，令諸軍有警備。

方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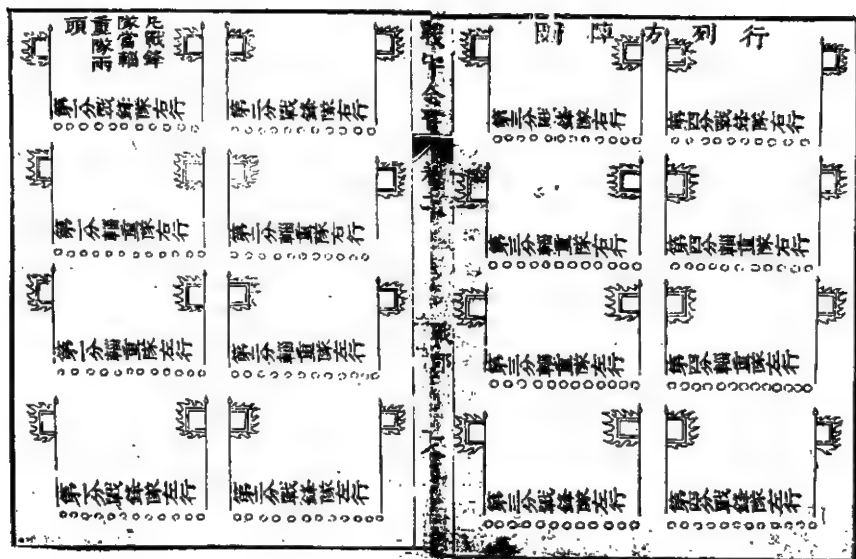
李靖兵法，諸軍討伐，列有數營，發引逢賊，首尾難救，行引之時，須先爲方陣，應行之兵，分爲四分，輜重爲兩道引，戰鋒等隊亦爲兩道引，其第一分，初發輜重及戰鋒，分爲四道行，兩行輜重在中心，雙引兩行戰鋒隊，並各在輜重外左右夾雙引，其次一戰鋒隊與前班左右行戰鋒隊相當，輜重隊與前行輜重亦相當，又其次一分準上，最後一分亦準上，初發第一分引戰鋒輜重相當，如其逢賊，前後分四行，兩行輜重抽縮，兩行戰鋒橫引，作前面甚易，其次兩分，先作四行長引，其戰鋒即在外，便充兩面甚易，其次兩分後亦先作四行，其輜重進前，戰鋒隊橫列相接，便充後面亦易，其方陣立即可成，如此發引縱使狹路，急緩亦得成陣，每軍戰鋒等隊，須過本軍輜重稠行，戰鋒等隊稠引，常令輜重進近。

前頭戰鋒等隊相去十步，一隊輜重隊相去兩步，一隊如此行，則戰鋒常畏輜重，若逢川陸平坦，彌加穩便，要在前行縱橫相當分布使均，圖列于後。

凡軍行遇敵，旣縮爲方陣待戰，大陣俱軍行次第門敵人或擊我前，或擊我後，進止未得者，須速令總管部落逐方面兵，相承勿斷。

凡山路隘狹，布陣不得，須使部隊密相連接，鎗旗兩邊弩弓居外，緩行即過，餘且出隘門。

凡盛夏行師，道中深草茂木，四望不絕者，亦約



方陣圖說

人陣分布圖內有馳車輜車虛實奇正層疊成伍變化不窮按常陣皆向敵但中營有內向有外向外營有立陣有坐陣將居其中調度約束各有準繩務要隅落鈞連曲折相對中間九軍錯列四頭八尾車步相兼方圓互倚卽古魚麗六花偏廂鹿角犁然具備量車多寡分布步騎大率古馳戰一車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輜重一車持車二十五人車百人不得雜亂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如步兵不敷照大扶胥一車二十四人推之或照許公合用步騎軍數但依後陣擺列如無拒馬槍卽用戰車當前亦通變之一策也許公方陣一圖具列門旗大都皆從孔明縱橫長蛇八門王為之司諫鄭公林之說尤為確據載觀八陣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大將握奇爲中軍皆是皇帝井田之制李靖曰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幡名龍虎

鳥蛇本乎隊伍之別所爲數起於五而終於八
原非詭設物象信哉

戚繼光曰大軍對壘安大方營打金邊五方旗
幟先出立表執旗立表之人執五方旗先于中
軍四直各數行足立定各四角表旗自門旗手
看亦行步如數立定爲四角之表各須聽主將
預算如每駕鴛一隊各去一丈共該每面約若
千隊爲若干步高招又少折一半立爲子層前
營兵卽爲前面左營卽爲左面右營卽爲右面
戰平全書 卷二 戰部 三
後營卽爲後面

四正四奇分門突陣剿捕虜寇圖說

正門出正敵人知備奇門出奇敵人莫測正門
時閫時關奇門突陣方張每面三兵敵自敗北
陣步不移曰實奇時突出曰虛虛以待實實以
應虛故余謂許公方陣卽古之八陣乃長蛇陣
也按鄭黃門林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
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夫古蚩尤卽今之胡虜
也黃帝接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號八

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
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
南西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
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首
尾應擊尾首應擊中首尾俱應者也今遼陽李
將軍以此陣教士卒演習頗得機括營軍擺用
不敷隨製鐵尖木蒺藜行馬補其空缺今步卒
人持其一置之陣前以防倭虜騎衝突似覺得
力

戰平全書 卷二

戰部

三

行營

掌二號各官軍出在空地割營將完掌三號主
將出至割營所在以下馬爲始分投委官數兵
攔後馬于總路專擊後期者擊有後期之人送
發落無故而遲者捆打一百割耳有故者令從
征有功則免無功仍補捆打各徧裨俱聽號旗
麾招至主將前會約今日所行向往賊情緩急
分路事宜畢打鑼坐息少頃掌號一通吹唢囉
站起再吹唢囉車兵上車馬兵上馬放砲三箇

吶喊三聲用八方門角旗一副立四門于前從吉方點鼓發行照場操三路行營倒每十里少止整齊一聽吹第二盪喇吹中軍擺清道旗出次領哨把總等官領人馬挨哨出城至將居中軍第三盪喇吹掌號笛官旗聽發放畢各回哨中軍點鼓如一路行則中軍先點大紅旗一面以前總居前次左總次中總中軍次右總次後總俟各行開已畢中軍豎高招一竿各部高招俱起如一路行兵行則塘報亦行兵止則塘報亦止如前稍寬中軍行至寬處放砲一箇各於脚下立定聽起火二枝放砲二箇立起高招二竿即如圖作二路行看點藍旗則左總縣左行與前總頭平不動中軍藍旗伏二總旗亦伏中軍又點黑旗後總縣左行與右總頭平立定放砲二箇點鼓二路行如路又稍寬中軍放砲一箇各俱脚下立定聽放起火三枝砲三箇中軍豎高照三竿黃旗急點前兩路平開空中一路待中軍進入與前左二頭平再放砲三箇點鼓

作三路行如路再寬可四路行中軍放砲一箇各即於脚下立定聽中軍放起火四枝砲四箇豎起高照四竿前總不動白旗點動右總入左總之右二頭相平後總入左總之右四頭相平中軍居其後再放砲四箇起火四枝點鼓作四路行如路再寬可五路行中軍放砲一箇各仍立定聽舉起火五枝放砲五箇黃旗點中總入居其中再放砲五箇起火五枝點鼓作抬營而行如五路欲變四三二一路或四三二一路各行

因道路寬狹變行俱如前層變過圖但聽看中軍既放止砲之後有起火幾枝砲幾箇點某色旗即依數分幾路如遇賊凡四五路行即變方營待敵如一二三路行之際即變照急營前總速照一總操法備戰左右後三總即各設伏出翼劉老營分頭而作前兵見報如賊不求迎戰止許伏哨劉營以待中軍號令不得擅便輕易失事照節制圖式施行

戚繼光曰如二營行則左營先變三路在前右

營變三路在後，如三營行，加中營在中，四營行，則前營變三路在前之左，右營變三路在前之右，右營變三路在右之前，後營變三路在右之後，大中軍居中，五營行，則前左右後四營俱照四營行例，惟中營獨行于中，大中軍又在中營之中，下營之法，已寓其中，每添一營，加放分營炮一箇，起火一枝，領隊大旗一面，再加一枝，再做此增，所謂多多益辦也。

戰部 三

一路
原三疊陣
行
前總 左總 中軍 中總 右總 後總
營
變一路行
圖

圖營行路二變路一

前 左
後 右
中軍
中總

戰部 三

圖營行路三變路二

前 左
中總
後 右
中軍

三路變四路行營圖

右 後 左 前

一
中
中

戰平合書

卷二

戰部

三

清道

鳥 引步鼓 護兵 護兵
鳥 門旗 引步鼓 角旗 護兵 令旗 護兵

鳥 門旗 引步鼓 角旗 護兵 令旗 護兵

清道

鳥 門旗 引步鼓 角旗 護兵 令旗 護兵
鳥 引步鼓 護兵 護兵

戰平合書

卷二

戰部

三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門旗 護兵 令旗 護兵 角旗 護兵 門旗
護兵 護兵 護兵 令旗 護兵 角旗 護兵 門旗
護兵 護兵 護兵 令旗 護兵 角旗 護兵 門旗
護兵 護兵 護兵 令旗 護兵 角旗 護兵 門旗
護兵 護兵 護兵 令旗 護兵 角旗 護兵 門旗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角旗 護兵 令旗 護兵 門旗 護兵 角旗 護兵

大令旗 護兵 招 護兵 護兵 大令旗 護兵

角旗 護兵 令旗 護兵 門旗 護兵 角旗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護兵

戰平今書

卷二

戰部

三

戰平今書

小五方

中五方

中五方

小五方

金鼓旗

鉦

喇叭

中五方

小五方

金鼓旗

鉦

喇叭

中五方

中五方

小五方

金鼓旗

鉦

喇叭

小五方

金鼓旗

鉦

喇叭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親兵

戰平今書

卷二

戰部

三

戰平今書

一行營該傳接金鼓旗號

一大將旗鼓行軍擺列清道臨時變戰管圖說

一擺列圖另開在後

一凡有職人員俱全裝披執軍器

軍令牌四面可用四人

大門旗十面每面用人二名

五方旗十五面神旗五面單擺飛虎旗五面

五方擺五行五面一字擺用人十五名

角旗十面每面一名

五方高招正副十面用人二十名

坐纛一面用人五名護纛親兵二十五名

押旗令旗二十四面用人二十四名下營即

散管內督察軍

金鼓旗四面用人四名

金鼓二副鉦二棒鉦二哮喘四喇叭四鼓十

二笛二板二細樂八共用吹鼓手三十八

名每五方旗高照一面後護旗各精兵五

名共十層用兵五十名

將馬前

卷三

戰部

卷三

戰部

將馬前

令牌三面官三員

長短兵每牌五名共五層通一隊二十五名

馬後

令字小旗牌背招一十二面用馬十二匹親

信膽勇員役執之每四人一層分三層專聽

督遣密令

押後兵二十五名各用長短器

一路細窄如線則每五人以中一人前後四人

分二層各去一步使不混別層之意前後層

各十步

一路寬遠則每層照單擺列每前後各去十五

步

一遇賊報正行間中軍聞報放起火一枝砲响

一聲五方大旗內黃旗卽隨主將踏定戰地

堅起前後旗號俱攢來黃旗下四面方出旗

表每方門旗以下旗招護兵等役俱隨各旗

列本方旗居門旗之中招居方旗之後招寫

戰部

卷三

戰部

卷三

戰部

於方旗方旗高於門旗金甲旗并金鼓旗領

金鼓旗將居之左右列前兵一隊居將前令

字招旗居將後專聽指揮督兵戰殺後親兵

一隊兩分列於金鼓之外

咸繼光曰凡行營中軍別委的當知發官一員

與前哨同行給五方旗一副招搖一副有事分

開阻樹木開青旗阻水澤開黑旗阻兵馬開白

旗阻山險開黃旗阻烟火開紅旗過所見之物

卽捲凡招搖如道可一路行立一面二路行

立二面三路平行立三面四路平行立四面拍
營行立五面後隊通相口傳前路樹某色旗某
色招中軍卽舉變營號砲及隄備號令

宋曹翰先用駿騎爲斥候以五色旗授之前
有林木舉青旗有火舉赤旗虜寇舉白旗水
潦舉黑旗陵阜舉黃旗爲號軍行令候騎前
持五色旗隨見揭旗以報大將

下行營法

許公論曰軍行作三陣行左前哨右左哨中軍

戰部

卷二

三

居中次左右哨右後哨前後左右每三里各設
塘馬一層九里三層以次加多益善每人給快
馬各持方色旗一竿無事捲旗聽中軍點鼓而
行如先一層塘馬瞭見賊卽展旗高執次層望
見亦展旗以次傳至中軍前先遣馬軍前陣以
待今所謂堵頭馬也次照前下急營法下營畢
將官軍掣入中軍塘馬仍以次各回口報知賊
緩急多寡如前法戰守

入山谷行則爲營說

山深道險馬不能並列人不能連肩恐敵人伏
兵險路或扼我前或衝我中或斷我後雖有哨
兵探馬恐一時搜索不到敵人出我不意或哨
兵探馬誤闖入敵人伏兵之中爲其所陷不及
報我冒然而進萬一遇敵一線之路彼以有備
待我無備險山之隔首尾難援百步之險前後
莫救豈容不先爲之防今用連珠倒捲之法如
飛天蜈蚣之勢大約以今在營兵一千分爲十
大哨每百人一哨其哨中止用哨長旗二面長
號帶二面自一哨起至十哨止一哨兵行至一
塘處探馬報一塘無警一哨看先到哨兵執何
色旗卽住下照註定五行山形照形立營將哨
馬又打發前進第二哨又倒捲上前至第二塘
其報相同二哨又看哨執何色旗照山形立營
其三哨四哨五哨以至十哨相同如報有警卽
將本哨少退入我兩傍立營之中當路口包山
連原立住營脚收回探馬哨兵安排廝殺如自
中攻來則兩傍有我兵先已立營彼爭不得安

戰部

卷二

三

三

敢中攻如敢來攻吾中則兩山出兵夾攻彼攻在左營則右營出兵爲援彼攻右營則左營出兵爲援彼退則我攝其後後營復如噴珠而出又相連下營更番迭戰敵勞我逸是敵人欲來前面攻我勢不能矣倘敵伏兵自中間突然而出我兵卽兩頭劄住山險我中間各營有連珠之勢攻左則右至攻右則左至我兵先居高陽以待敵彼亦無能施其巧我兵先立有營一切地鋒釘板蕺藜鹿角等項見敵皆可先布而一地火砲又皆外向以待其來軍心齊一不致奔潰自見行營星布彼此爲援到處有人膽自壯何懼于敵敵欲中衝我又不能矣如敵斷我後以退爲進後哨作前哨倒捲而同敵亦難邀截如遇大江關隘之地我又必先畱兵把守豈肯輕進使無歸路之理考古証今而谷戰行營萬萬無過此者但以教場平坦之地不能盡山川之形未經谷戰者恐心目未開似覺煩鎖殊不知軍士窮日之力不過三十里如機可乘則

又難以道理計者如機不可乘一日行一二里亦未可知或數十日不動亦未可知此趙奢所謂先據北山者勝兩鼠鬪于穴中將勇者勝畱二十八日不行而一日之內捲甲疾趨卽此謂也此又臨時之妙難以預言今作此步步爲營之法蓋謂兵非久練有制一旦臨大敵恐易奔潰故步步爲營不爲使敵不能斷我而收拾自己人心如前款所言擺棋勢者先定和局之意也將堅百萬之衆一退而不可支遂致風鶴皆驚若不知行營之法突然有變將官縱能偏在一隅又不能身生兩翼飛過前山以保前軍之不退縱每陣身先士卒又安保後面敵人無邀截之患只是步步爲營人心齊一旌旗相望左右爲援而奔潰之心自不起矣古人云用兵之道無他立得脚跟住就勝了古人用兵間有敗者乃是衆寡不敵今人用兵敗者多因看見敵人來就先走了至一切陣法何曾用得一些出來若敵人相遇見我已先立定營了及到面前

我兵又是不走，而敵人自有五分懼怯，再將火器弓弩遠發，又能將刀鎗近前抵住，又焉有不勝之理，故行則爲營之法，萬分要緊，如爲煩瑣者，不知除此之外，谷戰之法，更有何等妙用也，敢附此于谷戰之末，以備採擇焉。

破虜新陣大略

大司馬許公論曰：陣分前後左右四哨，并中軍爲五，四哨俱用步卒，以五十人爲隊，隊摘五人爲難役戰士，實四十五人也，十隊爲哨，四哨共戰卒全書卷二 戰部 三
用步卒一千八百人，一術爲正也，中軍分四部，俱用騎士，亦用四十五人爲隊，五隊爲部，共用騎上九百人，一術爲奇也，哨部俱用束伍法，均功罪，聯衆志也，四哨各設拒馬鎗，卽吳璘所製，連以鐵索可架可卸，騾馱以隨，制奔衝絕技也，每隊用三拒馬，計每哨共用三十也，一拒馬卒凡十五人，鎗刀手五人爲一伍，伏鐵索前，弓箭手五人爲一伍，立鐵索後，神機手五人爲一伍，居拒馬後，卽以閤鎗施放，絕便利也，凡戰敵七

八十步內，神機先發，五人遁換，頃刻可得三四發也，四五十步弓矢發，十步之內，鎗刀手突起，使敵遠近應接不暇，此以正合也，或敵氣既衰，有便可乘，或正兵不支，勢須策應，或爭先趨利，或間道設伏，臨機制變，其出無窮，皆藉騎士焉，此以奇勝也，以其餘三百人設搪馬五十，以司覘報，馱騾二百，以握神機諸品，及諸雜差，以備營事，而官旗不與焉，故陣合馬步三千餘人而成也。

戰卒全書

卷二

戰部

三

三迭陣法，倉卒遇敵，行營未定，則用此陣，法取更相迭出，士馬不疲。

初遇，則左哨前哨出兵拒敵，虜退，徐行次遇，胡虜，則中哨一枝突出陣前拒敵，中營大將隨之，居左哨前哨之首，中哨之後，徐行三遇，胡虜，則右哨後哨突出陣前拒敵，虜退，徐行至營所後，哨隨卽站定向北，右哨擺列向西，中軍叫開北門，大將入營居中調度，安營布陣，前哨急趨向南，左哨向東，中門騎步相兼，車輛間列，擺爲八

陣營圖營定巡緝官令戒喧譁柳鈴不絕大凡
中途遇寇隨作犄角勢前分五軍卽合爲三軍
用角法以制其首用犄法以牽其足尉繚子行
兵止用左右中三軍蓋兵張兩翼主握零奇應
變無窮倘敵分兵攻我我兵隨手足齊發急分
五兵應援不可拘泥迭出今從俗名三迭陣教
之特自吳璘登陣法稍通變之耳

防逢賊

一數道進兵或迂遠先進或捷直後發或迂者

戰守金書

卷二

戰部

三

直者齊進仍各自謹防逢賊應敵設備若緩急
險隘逢賊山川阻隔難爲救應昔漢李陵爲將
失道以步卒五千人獨敵單于大戰而不同

戰守全書目錄

戰部

卷之三

將不離營戰

護輜重

搜伏

遇賊

遇賊下急營

布城

木城

度險度

渡險

繩梯

濟水

涉泥塗

禁蛇虎

迷路

認路

暗認

止宿

下營法

營法

前左右卓立

戰守全書卷之三目錄終

戰守全書卷之三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戰部

將不離營戰

戚繼光曰凡行營之時將官不許離營先行亦不許在營尾後行遇警之時應進應止上下對敵俱聽在營主將號令各軍務要湊合主將方纔下營如聞報而把總軍士自在尾後輒便下營及將官輒帶家丁離管假稱先鋒者并將官一體俱以軍法從事各隊長在前領隊各旗總在後領隊凡路上行走有違軍律責成總在旗總

護輜重

行軍須知曰凡軍行車乘搬載或擔擎糧艸細軟輕重一切等物俱要歸在行路中心路傍兩下須用精勁甲隊左右遮掩以防伏兵斷我糧艸武經總要曰凡輜重常令在中軍不得在前後

恐賊偏攻

又曰凡軍行其輜重委積並在營陣中安置以防焚掠

又云凡隨軍發糧運須主將密定行期關報官司不得漏泄

又曰凡與敵戰勝逐賊須留軍於後守輜重諸軍亦不得輒動其奇兵追赴不得過百步審知賊勢敗散乃許遠逐之

搜伏

戰字全書

卷三

戰部

二

孫子曰軍旁有險阻潢井兼葭林木翳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奸之所也

遇賊

行軍須知曰先鋒殿後遇有賊犯火速傳報主將

武經總要曰凡暴寇來劫掠牛馬貨財不可輕動其初至氣銳犯之未必勝候其去則邀擊之行軍須知曰行軍三十里入他境及與賊相近或卒然遇賊士可使鬪無妨爲筋力不衰若涉

遠途人疲馬乏忽然遇賊十不當彼之一須布置安詳如無事時方可交鋒

行軍山峽之間卒然與賊相遇道路窄狹雖衆難用當命冒刀勇力之士先鳴鼓大譟而乘之以短兵接戰再遣健步精兵潛登石岸險阻夾攻古人以此爲谷戰譬如兩虎鬪於穴中猛者必勝

戰字全書

卷三

戰部

三

更息此謂林戰之法也

武經總要曰凡前有闕敵主將先須下令合到遠近處所及收宣記號準節

遇卒警正行之間或失探報或遇埋伏倏然賊起或在營前後或在營腰肢舉變令砲一聲點鼓吹擺隊伍喇叭卽于脚下兩路車頭相合隨地相連若中間車奏得及則奏成一長營若奏不及便以斷處合爲一頭一尾馬兵照車所止各依車在內賊至一照常操號令且于車內用

火器攻打，勿出馬步兵于車外，須看賊勢多寡，待我人心已定，臨時相機發兵也。戰畢，鳴金止打鑼，坐地休息，候賊敗去，再發塘馬梁馬，再照令行。如賊雖倏起，尚在五里外者，亦不下方營，便用長營，照常對敵。此惟相敵緩急，難以定方，教授如平地土濶，預知賊到，仍列方營，營成而戰。東西南北，隨賊所向，餘號令俱同。

戚繼光曰：單日左伍執器，右伍挑行李，雙日右伍執器，左伍挑行李，倏有賊近行營，或首或尾。

藏守全書

卷三

戰部

四

或自中突出，將行李棄於地下，各火兵看守，即將對伍代執之器，取過手中，便遵號令對敵。中軍若遠，不必候中軍號令，照遇卒警令行，決不可將兵器縛束，甚至沿途拿人扛擡，有被賊裝作土人將軍器扛擡，而衆兵盡爲所戮者。戰勝畢，即擇地竄入，下方休息，整伍樵汲，再聽令路，倏挨次，每一營驚驚陣，雙人行，每十里舉號砲一聲，即於脚下立定，鳴鑼坐息一二刻。

遇賊下急營

藏守全書

卷三

戰部

五

一如賊自塘馬腰內突出，與我兵忽遇，不及下營者，戚繼光即下急營。我兵即時于所行之地立定，近賊者不必抽間隊，盡數備敵，先銳平列打賊，次挨牌短兵出戰，其無賊處，一面照操撥人應援，一面安立釘牌拒馬爲一字陣，別部應援兵者，或包水港溝渠，若賊可望見者，止守營，不許遽接奇兵，恐賊乘之，如賊不見之處，雖有險隘溝渠，正我兵出奇必勝之利，亦須相險設智，利渡精銳，一二百人，遠出不意，必可取勝。此上策也。蓋猝遇賊，非伊前鋒，則爲後殿，及或四散搶劫，零賊必無大衆，惟有制必取勝也。許公論曰：各邊操練行營布陣，固有定法，及其遇虜，便倉皇失措，棄馬離次，卓立不定，平日所習者，百不用一，故今止教以下急營行營二法，發砲成營，掌旗放砲吹號笛發放等項，俱如舊規，外惟下營之時，初中軍號官帶砲手，至適中地方，放砲一聲，中軍官旗，即帶主將一應標旗金鼓，俱急赴放砲地方聚立，再放砲一聲，中軍

黃旗號不動發出青白旗號各照東西南北地方各急走至五十二步半住立於是各哨官旗見號旗出卽帶各高招門角管隊巡視諸旗各急走至各號旗下同立其中軍四部門各巡視旗隊亦東西南北各走三十步住立再放砲一聲在各哨則門旗巡視旗仍在招下立角旗各離門旗左右走五十二步半住立各隊旗隨亦照每隊十步半以次擺立在中軍四部門旗巡視不動角旗各離門旗左右走三十步住立

響四哨各步軍退回照陣圖在拒馬內外擺定號旗亦回中軍而營定矣安營既定塘馬從北以次展旗行到北面哨官卽遣巡視官赴中軍主將口報北路傳有聲息中軍卽放砲一聲起火一枝遣令旗四人四面遶營分付說北路聲息到了各哨整頓器械齊心提備不許喧嘩各哨齊聲答應分付畢分付待塘馬走報人到放入營稟畢備細中軍卽放砲二個起火二枝又遣令旗四面繞營高聲分付各軍奮勇出戰有功者賞退縮者照依軍法斬首傳畢回營若賊來衝該哨千把總官俱親臨督戰候賊至七八十步鳴鑼當賊各隊小鑼一齊俱响於是火器弓箭一齊望敵俱發至十步內領哨官擊鑼連响當賊各隊俱擊鑼退於是各車齊叫殺殺殺鎗刀及弓箭手持悶棍前行齊奔賊搏戰賊敗走咧咧響各回照舊站立第二次賊四面來衝各哨亦照此拒戰第三次添賊四面來攻各哨亦照此拒戰主將仍於中軍量火器或弓箭斬

馬刀鎗鎗聲震天，接戰候各步軍擊賊，賊走中軍放砲發號，卽於四門放出奇兵，追殺賊散得勝，九門聲喇叭響，回隊動金鼓，入營鳴鑼，駐隊報功畢，中軍吹唢囉動身，吹喇叭攢隊，吹喇叭旋隊，各順序回各地方。

戰守全書

戰部

治亂則擊之勿疑

虎鈴經云或曰與敵卒然相遇或平原廣澤或山谷深峭或坡坼穹窿或均圯沮洳或草木叢密俱是危地當其用之如何洞曰迴渠迂澗可以衝車突騎也深峽隘口可以少擊衆也長林豐草可以爲伏也原野漫衍可以騎兵相屬也草木隱障可以步士接戰長郊往來可進可退可以長戟當敵踰水跨遠高下相乘不可得親近可以長弩當敵巖壁相隱狹徑斗迴可以劍

楫當敵，葦蕭蘆荻，枝葉朦朧，可以弋鋌當敵，此皆地之性也。

布城之法，不惟緩急可恃，且足疑賊外，既立有拒馬、蒺藜以爲禦，而復有布城遮映，緩急之間，便不敢輕易近我營壘。賊如來敵我，可由布城視外，便打鏡、戳鎗、射弩，無不便宜。如賊亦打鏡，我則將各兵綿被再搭一床于布城上，又可禦鉛子矣。

戰守全書

卷三

戰
部

九

計法每一隊雙立爲鴛鴦陣該平去第二小隊一丈五尺用布雙層高四尺長一丈五尺每五尺爲一柱共用柱四根用布五幅上用淡色畫界磚石之形

木城

用大小木爲之。每崩濶五尺。高堞五尺。滾木二道。贅大竹釘浮於栓上。約可一人負之而行。輕重適均在城上。則立在堦口。防夜襲登。在兵中可肩而下營。立成營盤。

度險阻

一路狹道險高山大寨十人所守千人不過須先差令姦人詐作樵採鄉民探覷無事可渡速行

一渡開山險隘去處今遊奕先鋒先過於最高處四向卓望恐有賊軍伏截如側近有山林草木叢密掩藏人馬處須搜索無事卽回報主將依次渡人馬先渡步兵次渡第一隊于地寬平處兩旁排立後隊依次躡過一隊倒前排立候

戰守全書

卷三

戰部

十

主將過人馬渡絕方始却排第一隊在前行以次依舊隊伍而行則前隊已懋多時依次先行後隊不致辛苦緩急有賊來攻擊則易爲應敵凡軍行入山林翳蒼之地防有伏兵先須選趨健三二百人於險阻不防之處偷路遏把其出道又選驍勇當道索搜或自高山樹抄使人遠視審無藏伏分兵前後以爲堵截然後遣輜重先渡以步兵繼進其濟水亦如之

凡遇坑穴澗三五丈人馬不可通卽令軍中每

人把一木橛子及一束薪芻之類遽傳填之立可渡

凡臨賊遇沮澤坑坎不可擅卽暗過須據平原備將地形稟覆中軍號令再行

渡險

李靖兵法云每入山谷林木叢密之處并渡水狹路及下營戰處百里以來總須搜踏清不然兵行過半臨戰下營伏兵起發致損軍旅

行軍須知云一若遇賊兵守我要害斷我津梁

戰守全書

卷三

戰部

十一

截我糧草合兵圍我者且引兵避之別求其便一渡險隘處不得叫噪喧呼恐賊知覺雖是速行隊伍俱要頭尾相接不致斷續戚繼光曰凡軍臨我境或林木異常與賊共守之處各兵嚴勒器械須立定以待候各差塘報傳覆無警再聽令行

戚繼光曰凡有山谷處戰必然設伏佯兵誘之入伏攻之

武經總要曰一行路遇有大雪橋梁道路卽令

先鋒掃開橋上恐有橋眼閃下人馬致有傷壞凡遇峭壁峻壁之阻則以接梯倚其壁選趨健者手執鈞竿身繫二繩索緣梯並勾木石而上至半穩處卽繫繩於木垂兩頭至地繫橫開爲軟梯與衆軍攀緣并續加繩索及絕人登之繩梯登山所用須步步用鈞住土石可以緣上凡踰越山阻以繩繫竿頭引掛高處擬固能勝人便卽令上又增繩次引入而又加大繩續更汲上則束馬懸車可以立辨

戰守全書

卷三

戰部

三

一渡險行軍前途賊馬卽令前隊人馬於當脚下占高平之地立定遙相傳報主將知之以白旗子相應後隊且不許令人回走報覆若前有古語曰此傳報倉卒之際不可亂動若人馬不亂則易爲應敵

凡軍行賊境若逢山水窄隘橋梁濟渡須防蹙遏自相蹂踐及爲敵人邀截先令左右廂虞候各領第一隊過便於兩邊卓隊排陣以爲防守次第二隊過以次排立第三隊亦如之餘軍亦

準此待隊過盡卽左右兩廂對行引發如非賊境卽軍伍相連緩行過渡依常引發仍置斥候遠望如前法

一渡泥途先令人探過恐安放簃刺於泥中及作陷坑或上流壅決之類昔蠻僂智高安刺泥中韓信決壅流而斬龍且

一入他境兵行如過平川曠野結陣而行如山川狹峻卽令驍騎遊奕捉生數隊先行大兵相次而行常須首尾相望或有山隴掩映遮障亦

戰守全書

卷三

戰部

三

須相待不得先進如前路有橫通川谷道路可渡人馬之處令先鋒遊奕留住人馬把截候大兵至卽齊行防其賊兵邀截我軍

戚繼光曰凡經險阻塘報傳來請兵過險報訖先發中軍家丁精兵馳赴險處埋伏乞舉號砲一聲點鼓兵士過險

濟水

六韜曰武王云前有大水廣塹深坑我欲踰渡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我軍前塞我歸道片

候常戒險塞盡守，卓騎要我前，勇士繫我後，爲之奈何？太公曰：大水廣塹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關與天艘以濟我軍，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陣，皆致其死。先燔我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鬪則生，不勇則死，已出令我踵軍，設雲人遠候，必依草木丘墓險阻，敵人車騎必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爲火，記先出者，令至火而止，爲四武衝陣，如此，則我三軍皆精銳勇鬪，莫我能止。武王曰：善哉。

戰平金書

卷三

戰部

四

武侯問曰：吾與敵遇於大水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爲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擊之。

武經總要曰：渡泛溢及入山谷，逢水暴漲，止則無舍，濟則無舟。太公對周武王以飛橋輓轅，越溝塹，飛江天艘，濟大水而不顯，制度無以追蹙。

然器用素具，乃克無患。或有急難以齎持，故韓信以木墨渡河，而虜魏王豹、鄧訓以絳革置筏而繫胡，此又臨事制宜而能利涉者也。今以所存法圖

後之

虎鈴經曰：若將有所涉也，水流而或盈或減者，勿涉，必有壅礙之機。水止而爲陂爲沮，如限於路者，勿涉，必有澤淖之陷。水在敵要地而無甲兵防之者，未可卽涉，先令精兵搜簡山谷崎嶇，慮有伏焉，欲奪敵之力者，先奪其水，衛水之上。

戰平金書

卷三

戰部

五

流者善莫大焉。

武經總要曰：凡入敵境，若船渡橋梁，先過重物，試之，然後渡軍。

戚繼光曰：軍若渡河，先計每哨約用船若干，或止得船若干，統督官俱預爲分派各兵，以次登舟，不許攙越，爭嚷船到登岸，亦以次割定營伍，不許錯亂。

涉水爲兵家之至險，半渡可擊，見於書。半濟而擊，詳於法，故分兵而涉，則過路多而敵無禦我。

之謀合兵而涉則過路少而我無敵絕之策此分渡之法不可不講也然其妙有二兵多地廣分一爲十使對敵一軍先至水次而不得渡敵軍必相持於水岸而不容吾軍急涉卽倂與交鋒於水之兩傍使其餘去敵差遠九軍急涉彼岸直衝軍之後與敵邀截戰待其反顧而拒我九軍則我對敵之軍可不戰而自涉矣兵少地狹分爲一伍使對敵一軍先逼水岸而不得渡敵軍必相持於水岸而不容吾軍急涉卽倂與

一局一旗之陣軍火器械整列完備火繩火器安置如法卽如賊在面前就要廝殺一般然後鳴鑼坐地休息等候一局過完卽成局營一司過完卽成司營一部過完卽成部營一營過完卽成大營則一營方行以後照此如塘馬倏然報警卽不必渡各于兩岸候戰戚繼光臨渡而喧爭渡而縱橫者平時細打臨敵軍法從事連坐所管

戚繼光曰凡軍前有水陷我則據高以待之候賊至陷中卽擊若賊不來則設伏退軍誘之凡軍行渡水上流有浮沫至者須待其定測水不漲則渡蓋慮半渡水漲或虜人壅遏上流欲絕吾軍也

凡殊方異域水勢有洄洑險惡者及蛟鼉水官之屬兵師濟渡須皆先得鄉導問狀預爲防慮凡將渡先於岸上四面陣列仍令乘高遠望以候騎探之防寇之掩襲然後分隊旋濟凡濟必先戰隊旣升岸勒爲方陣亦令人乘高

遠望如前法。

凡簾筏，謂以竹木及有屋宇處，可以毀折爲筏，浮渡，並束草芻，可以用之。

凡遇溝澗小水，可伐木並傍水枝柯，磨以藤蔓，繩索，推置水中，使前後積聚相挽，可以渡人。

凡大寨欲濟，流澌未合，以巨繩橫絕水面，約澌須臾，流澌自合，可以濟矣。

凡軍行，遇溪陂未得濟者，則度水闊狹，以軍中車，用鐵索相維，橫絕中流，實以土囊，以遏水勢。

戰守全書 卷三

戰部 六

水稍淺，諸軍可渡。

一、渡水，先令水手前行，探其深淺，如有水深，卒無恐筏，即用大索數條，於兩岸林木，或用椿橛繫定，先令乖覺數十人，攀索過水，登高遠望，果無藏伏，方令各隊將旗鎗刀，每十條爲一束，或於近便處，採砍竹木，作排筏，下排刀鎗，上鋪衣甲，用大環穿於渡索上，以聯其筏，令先過者，於岸上，捧曳過水，或用大甕，絞作壘筏，或用羊皮，渾脫皮囊，鑲草於內，令實繫作木筏，渡人尤妙。

俱要挨次而行，不許攙越。

一、渡江河，先令人將船搜簡，恐被賊先鑿暗孔，在船底，沉溺我軍。

蒲筏者，以蒲束九大團，顛倒爲十道，縛如束槍狀，量長短爲之，無蒲用葦，可以浮渡。

飛絙者，募善游水士，或使人腋絙浮水，繫繩於腰，先浮渡水，次引大絙於兩岸，立大柱，急定其絙，使人挾絙浮水而過，器械戴于首，如大軍，可爲數十道渡。

戰守全書 卷三

戰部 七

浮囊者，涉水之具，羊皮吹氣爲之，人携其一緣

絙而涉，此物輕便，軍中易帶。

皮船用同上，長者乘二人，圓者乘一人，更持浮木翼之，此物閒時，可盛雜藥料。

虎鈴經曰：壘筏，凡縛壘甕爲筏，瓮口闊五寸，深受三石，米底以勾繩連之，編槍於上，形長而方。

前置板頭，後置板稍，左右掉之。

槍筏，槍十根爲一束，力勝一人，四千六百一十六根，六分爲一筏，去鑽刃，束爲魚鱗，次橫括而

縛之可渡四百一十六人爲三筏計用一萬二千五十根渡人一千二百五十人十渡則一軍濟矣更以繩繫筏牽岸上免漂溺之患

魏筏者以竿支窳因便取用亦易爲也其徑可載人若槳筏則難爲而易沒矣葦筏佳而走滾若急水雖木筏亦張須土缸四壓綴之爲佳總之不離飛絕者近是

行軍須知云右已上渡險行軍之法爲將者統領三軍之衆穿山越境渡水他邦賊壘相近若

戰守全書 卷三 戰部 三
不先設奇謀預防賊寇豈敢蕩蕩長驅而行或彼攻其半斷其首尾兩不相救大敗之兆也

涉泥塗

行軍須知云一軍過泥途甚深人馬難進草木鋪於道上次用乾土鋪之潤狹臨時可渡人馬金紇石烈志寧因兩岸陡絕且淖淖令軍士束柳填港而過

禁蛇虎

角煙怖虎凡人入山持牛羊等角於上風燒之

則虎山精迅速避不敢見形蛇虺絕跡井泉陂塘內多生虫蛙爲害者投馬骨於中則絕跡

迷路

如在曠野四隅莫辨又直夜晦當視北辰及候中星爲正

正月昏昂中旦心中二月昏井中旦箕中三月昏柳中旦南斗中四月昏翼中旦牽牛中五月昏角中旦危中六月昏氐中旦壁中七月昏尾中旦婁中八月昏南斗中旦壁中九月昏牛中旦井中十月昏虛中旦室中十一月昏營室中旦軫中十二月昏奎中旦亢中

戰守全書 卷三 戰部 三

戰守全書 卷三

戰部

三

若遇天景曠靈夜色愀黑又不能辨方向則當縱老馬前行今識道路或出指南車及指南魚以辨所向指南車法世不傳魚法用薄樹葉剪裁長二寸濶五分首尾銳如魚形置炭火中燒之候通赤以鐵鈴鈴魚首出火以尾正對子位照水盆中沒尾分則上以容器收之用時置水碗於風處放魚在內面令浮其首當南向午也

虎鈴經曰，夜失道，以北斗建爲正，以四時定之，然後知四方之路矣。如本路則放老馬以從之，

認路

陰陵之失，項羽之勇無所逃，霸陵之失，李廣之智不能免。我騎遠出，我軍遠探，或雪迷路徑，而士卒易忘，或烟暗山川，而士卒莫辨，或塵埃草莽而難認形勢，或風雨晦冥而不見山坂，或星昏月黑而夜入它道，或人疑馬惑而誤行別徑，是謂軍迷，最爲惡証。在我有自認之法，一則採

戰守全書

卷三

戰部

三

探馬軍，及吾軍將士，常帶五色花紙錢，替代數杏，及造小布袋一枚，內貯石灰，令滿，安在搭袋之內，遇白晝兼程，星夜潛發，路無辨認，野無跡踪，雪則用五色花紙錢替代之，屬繫掛於茅葦草木之上，傍以數之多寡，而辨其遠近次序，則積雪之中，不致迷道，雨則用石灰布袋之屬，印灰點於地面之上，仍於點之多寡，而寓其遠近先後之別。前隊先回，則添紙錢增灰點，而使後隊之不相失，後隊先回，則又減紙錢，亂灰點，而

使前隊不相誤。紙錢則青黃赤白黑五色，以表遠近，灰點則以一二三四五數目，以表往來。紙錢則收以便袋腰復，而以備緩急。灰點則曳以鞭弭，而用以印點。賊人見之，將謂村民祈福之具，獵人捕獸之跡，而不知吾軍用爲鄉導。後軍欲尋前軍，則望此趨向，前軍欲追後軍，則得此認記，是謂自認。

暗認

戰守全書

卷三

戰部

三

晉師僞旆曳柴，而司馬得脫，升卿易衣入質，而戎虜果信。曹公僞爲袁氏之旗，而焚袁氏之輜重，于仲文僞建尉遲之幟，而襲尉遲之守將，皆吾軍詐以誘敵，而致其師也。况使敵人詐以致我哉？此暗認之法，不可不講也。一曰旗號，謂恐敵軍作爲我軍，合於相遇之際，先將逐旗幟，三伏三起，盡行捲軸，復將旗桿三伏三起，盡行舒展，若彼軍起伏，皆如我法，然後合陣，否則番軍卽時掩殺。二曰金鼓，謂恐賊軍詐吾號令，卽令諸軍於相見之際，一鼓一金，次二鼓二金，次三

鼓三金，彼既同此，相見應卽是吾軍，然後合陣。否則番軍卽時掩殺。三曰陣法，謂恐賊軍詐我軍陣，令諸軍於相遇之際，各以人馬多寡分爲兩隊，左隊左旋，右隊右旋，至一周遭而止。彼既同此相應，乃令諸軍急合而爲一陣。雙日左旋，隻日右旋，至一周遭而止。彼又同相應，卽是吾軍，然後合陣。否則番軍卽時掩殺，是謂暗認。

止宿

戚繼光曰：謹住宿所至地方，如當入人家安插。

戰守全書

卷三

戰部

五

各兵到於城外或村內空所前哨第一旗總，挨傳回來，主將傳云：如何割營，仍挨到傳前哨第一旗總，仍傳回云：知道了。各官兵每一營爲一路，一字割定，每一營兵到齊，把總放砲一箇，打鑼坐地休息。俟有若干司營到完，主將單嚟囉，各哨官隊總起身執旗，同火兵近城，或入村尋討歇家。每一隊務在一家安歇，時刻不許相離。別生事端，互相覺察。若一家難容，卽分開壁中有衙門士大夫等家，相問者，卽問一段，一隊人

完，然後再安一隊，不許撓越，如不隨本隊住者，隊長與各兵以軍法治之。一哨在一街，本哨官隨之。一司在一隅，本把總隨之。一營在一面，營將隨之。本營各部，不許相混。本部各司，不許相混。本司各哨，不許相混。本旗各隊，不許相混。將旗插在各家門首，出城稟云：歇家討完，然後吹雙嚟囉起身，聽放砲三箇，吹喇叭，吶喊三聲，點鼓挨營而入。大小將領於各兵所歇信地適中街面露坐，待各項官軍都到人家門首立定，聽

戰守全書

卷三

戰部

五

放砲一箇，沿街傳鑼。各軍俱進人家安歇，大小將領方進人家，卽將主亦如此。若未尋歇家而軍敢先行，及已到，有未奉軍令而先入者，拿出網打八十。同伍之人連坐。將官先入者以違令論。將官歇家，一面先尋討已定，只是不入耳。行營凡止宿住食去處，除下野營，照臨敵號令外，若入人家，或進城廓，則前哨至城門前面，各把總哨官頭目，卽于通衢，或在人家外，相地放起火若干枝，卽爲幾路，挨割在彼，候中軍到，放

靜砲三箇，每三差火頭先進城，討取歇家，令旗押隨完畢，回報中軍，方傳令照教場散隊安歇。局司部管各俱不許相混，各軍俱進人家，大小將領方進安歇，卽主將亦如此。軍馬行止宿食去處，定委巡視官生旗手，但有干犯軍令，卽便指名呈報，不許隱匿，及因而需索詐騙者，各依法究治。

下營法

軍志曰：止則爲營，行則爲陣，言營陣同制也。法

戰守全書

卷三

戰部

三

云：陣中容陣，謂隊伍布列有廣狹之制，欲其回轉離合，無相奪倫。營中有營，謂部分次序有疎密之法，欲其左右救援，不相紊亂。卒有外寇侵軼，皆堅整全備，莫得而動也。苟非規模素定，其孰能與於此乎？故司馬宣王觀武侯營壘處所而歎曰：天下奇才，美其法制精妙也。昔衛青出塞，以武剛自環，蓋今之充國屯田，則較聯不絕，蓋今之木柵營也。其來尚矣。今採諸家之法，著于篇云。凡置營先計人數，列營幾重，配地多少，隨師衆

寡，一人一步，使隊間容隊，寧使剩隊，不得少隊。已住便定，不得移足，如一廂有剩，所剩之隊發配守禦，不使士卒煩擾。如久住暫時，各量其宜，成立表於十二辰，立五旂，長二丈八尺，審子午酉地，勿令邪僻，以朱雀旂立午地，白虎旂立酉地，玄武旂立子地，青龍旂立卯地，招搖旂立中央，其樵牧汲飲，不得出表外。

凡軍營將下之時，當營跳盪奇兵馬軍并戰鋒駐隊，各令嚴備持仗，一準發兵法待當營卓幕

戰守全書

卷三

戰部

三

訖，方可立隊釋仗，各於本隊下安置。若有警急，隨方捍禦，其馬軍下營訖，聽總管進止，其馬合群牧放。

凡下營不得近田苗及城市，須去城十里外，要入城市買者，營司判官差人押領，不許擅入城郭。

營法 井三圖 李靖法

凡大將軍出征，且約授兵二萬人，卽分爲七軍，如或少臨時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以三分爲奇兵。

中軍四千人內取戰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爲一隊計五十六隊

戰兵內弩手四百人 弓手四百人

馬軍一千人 跳盪五百人

奇兵五百人

左右虞候各一軍每軍各二千八百人內各取戰兵一千九百人共計七十六隊

內每軍弩手三百人

弓手三百人 馬軍五百人

戰守全書卷三 戰部 完

跳盪四百人 奇兵四百人

左右兩廂各二軍每軍各二千六百人內各取戰兵一千八百五十人一百四十八隊

弩手二百五十人

弓手三百人 馬軍五百人

跳盪四百人 奇兵四百人

凡馬步軍通計總當萬四千人共二百人十隊當戰餘六千人守輜重下營之時以四千人爲中營在中心左右虞候二軍左右廂四軍共六

總管各一千人爲營六面授中軍六總管下各更有兩小營每隊幟五口若在賊境地狹則四步下幕若地上廣濶不在賊境則五步下幕

凡五十人爲一隊其隊內兵士須結其心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結爲一小隊又合三小隊得意者結爲一中隊又合五中隊爲一大隊餘少五人押官一人隊頭執旗一人副隊頭一人左右僚旗二人卽五十人至於行立前却當隊並須自相依附如三人隊失一人者九人隊失小隊

戰守全書卷三 戰部 完

二人者臨陣日仰押官隊頭便斬不殺人陣散計會隊內少者勸不救所由斬

每軍大將一人別奏八人僚十六人

副二人軍務奏僚咸大將軍半

判官二人典四人總管四人主左右虞候二

子將八人委其分行陳辯金鼓皮總管僚二人

執鼓十二人吹角十二人司兵司倉司騎司胃

承局各一人每隊五十人押官一人隊頭一人

副隊二人 旗頭一人 副二人 火長五人

肅六口大將軍中營建出引六軍古者天子六軍諸侯三軍唐制天子一十二衛諸侯六軍故肅有六以主之

門旗二口色紅八副大將軍牙門之旗出引將軍前列門槍或作旗二根以豹尾爲柄植出居紅旗後止居帳門

前左右卓立

五方旗五口各懸其方色大將軍中營建出隨

職守全書

卷三

戰部

辛

六肅後在營亦於肅後隨方而建

嚴警鼓十二面大將軍營前左右行列各六面在肅後角十二具於鼓左右行列各六具以代

金

認旗二百五十口上色圖禽獸與諸隊不同各自出爲誌認出居隊前恐士卒交穽陣將門旗色隨所尚不得以紅恐亂大將軍

陳將鼓一百二十五面備設疑警敵用甲六分七千五百領戰袍四分五千領槍十分

一萬二千五百根備楊兵及縛筏用牛肋牌

二分二千五百面馬軍以團牌代四分支弩

二分絃三副箭一百分計弩二千五百張絃七

千五百條箭子十五萬枝

弓十分絃三副箭三十六枝計弓一萬二千五

百張絃三萬七千五百條射甲箭三十七萬五

千枝生鋼箭五萬枝長梁箭二萬五千枝弓

袋胡盧張弓袋並斗分一萬二千五百副

佩刀八分一萬口陌刀二分二千五百口

職守全書

卷三

戰部

壬

楮四二分二千五百張馬軍及陌刀並以楮錐

鉞斧代各四分支重伍千事揭索二分二千

五百條馬軍用驢六分七千五百頭鞍轡自

副

幕十分一千二百五十口竿梁鐵鉞鉞自副

鋼一分一千二百五十口各受五斗乾糧十

分一人一斗二升一軍二千五百石剋袋十

分一萬二千五百口羊皮縫可繞腰受一斗五

升或以夾絹練袋代皮亦得

馬孟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具皆以堅木爲之或以熟鐵爲之受三升冬月可暖食刀子錯子鉗子鑢子藥袋鹽袋火石袋解結鎚礪石都共一十萬二千五百事 袴奴抹額大帶帽子璫帽子各十分都共六萬二千五百事

攤子鞬轡濫子各十分三萬七千五百量 麻鞋三十分三萬七千五百量 璫袋十分一萬二千五百領 皮裘皮袴各三分都共七千五百腰領詐爲蕃兵用 抑鐘袴各二分共五百

戰守全書

卷三

戰部

三

十口有皮囊可代抑鐘

鍤鎚斧鋸鑿各二分都共一萬二千五百事 鎌四分五千張 切草刀二分二千五百口 行布槽一分一千五百五十具 大小礮二分都共二千五百枚小者容八合大者受三升 馬鞍轡革帶各十分都共三萬七千五百具 披璫被馬璫都共三萬七千五百事 馬軍無幕故以披璫代 掃槌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具 絆二十分二萬五千條皮毛及連板或作枝中

半韋皮條三十分五萬七千五百條盤於帶上擬縛賊用

大總管給帳一口食幕三口璫四領褥二領

列大總管給帳一口食幕二口璫二領褥一領

副總管給帳一口食幕一口璫二領總管

子總管長史司馬各給帳一口食幕一口璫一

領

判官每人各幕一口別勅差行折衝果毅各

幕一口典五入共給幕一口僚十人共給

戰守全書

卷三

戰部

三

幕一口隨軍以下不滿此數並量給 鎮守準

此

凡弓弦有副箭鏃鎗不繡刀不澁衣甲動用常

須閱視不得臨事有悞

戰守全書卷之三終

戰守全書目錄

戰部

卷之四

平地方營

威繼光方營圖

偃月營圖

李筌偃月營法

李筌握奇營圖

李筌握奇營法

李筌太白一營圖太白一營法

結營統論

虎鈴經

六甲

裴緒營法

戰守全書卷四目錄

武經總要諸家九營法

立槍營法

櫛槍營法

柴營法

掘壕營法

築城營法

車營法

木柵法

繩營法

拒馬營法

一拒馬

拒馬

拒馬槍說

茅竹弩營

威繼光車營法

威繼光馬營法

威繼光步營法

威繼光輜重營法

飛轅寨

鹿角寨

水城

戰守全書卷之四目錄終

戰守全書卷四目錄

二

戰守全書卷之四

吳橋范景文贊公輯

戰部

平地方營

李靖兵法曰平原廣澤無險可恃卽作方營兵有二萬人分爲七軍中軍四千人左右四軍各二千六百人虞候兩軍各二千八百人左右軍及左右虞候軍別三營六軍都當十八營中軍作一大營如田土寬平每營中間使容一營如

戰守全書 卷四 戰部 一

地狹不得容一營中軍在中央六軍總營在四畔象六出花軍出曰右虞候引前其營在中營前右廂向南右虞候押後在中營後左廂近扎結角兩虞候相狀同日月若左虞候在前卽右虞候在後諸軍並却轉其左右兩廂營在四面各令依近本軍卓幕得相統攝緩急救援若欲放馬其營幕卽狹長卓布列務取營寬不使街窄如招隊兵少量抽不戰隊相助如兵有多少准數臨時加減其隊去幕二十步甯列使均

方營圖

外輔重三隊內戰營三隊

外輔重三隊內戰營三隊

外輔重三隊內戰營三隊

右總管馬軍跳盪奇兵

右虞候奇兵跳盪

總五十二隊 右總管馬軍跳盪奇兵

外輔重三隊內戰營三隊

總五十六隊

總五十二隊

戰守全書



馬軍

跳盪奇兵

二

外輔重三隊內戰營三隊

外輔重三隊內戰營三隊

外輔重三隊內戰營三隊

左總管馬軍跳盪奇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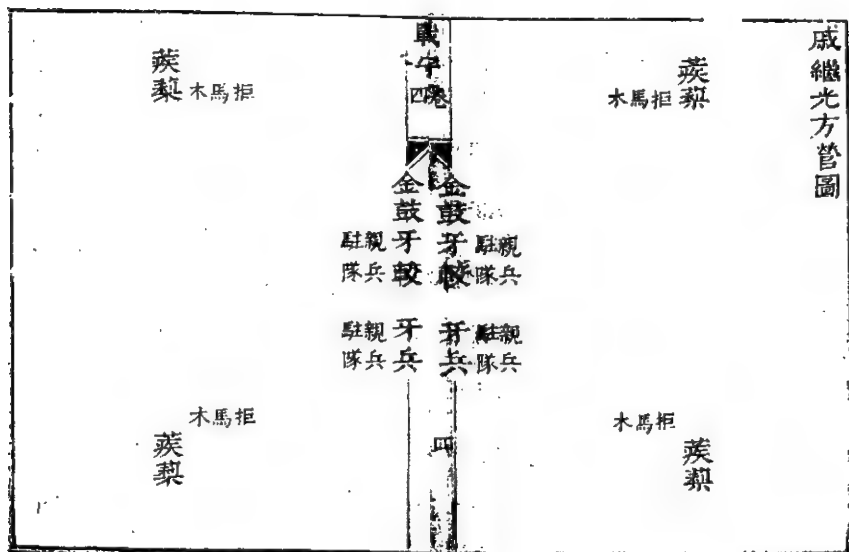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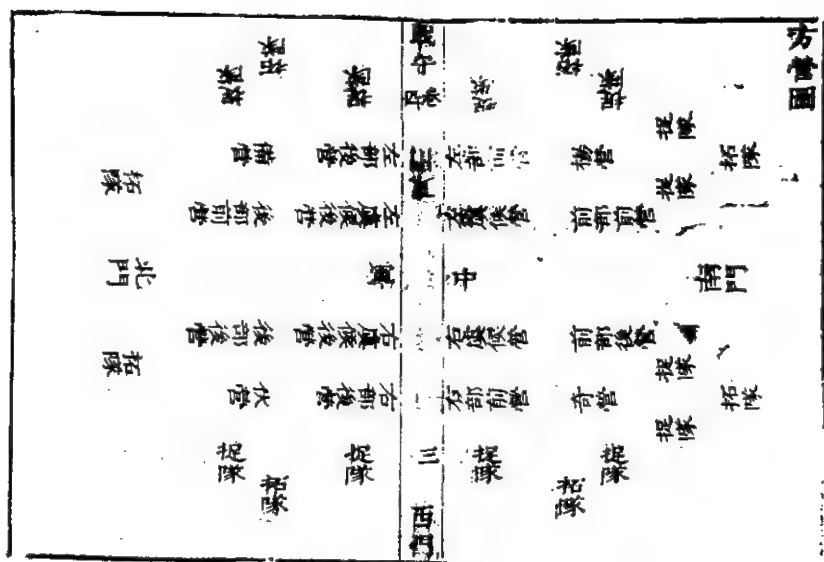
左虞候馬軍跳盪奇兵

左總管馬軍跳盪奇兵

總五十二隊

總五十二隊

總五十二隊



假月營圖

右總管

右總管

右虞候

戰牛聽

申
黃色

五

左總管

左總管

左虞候

李靖兵法曰或地帶半險須作月營其營單列面平背險兩翅如月初生其營相去中間亦令容一營如遇賊庭不得使容一營若有警急畜牧井於營後安置其隊依前於營外去幕二十步均列布之

月營法曰凡地帶半險須作月營其營單列面平背險而兩翅向險如月初生每營相去疎密及安置隊伍準前法其門則臨時計之至若兵馬多少幕次所設此大約也如有警急畜牧並於營後安置

戰牛令書

卷四

戰部

六

李靖一說安營之法與圓陣相伴每一大營有四十子營營各四十幕為一部其一子營皆空其內八開開三徑十二旗十六鼓左矛右戟前楯後弩旗鼓中央大將之所餘法準上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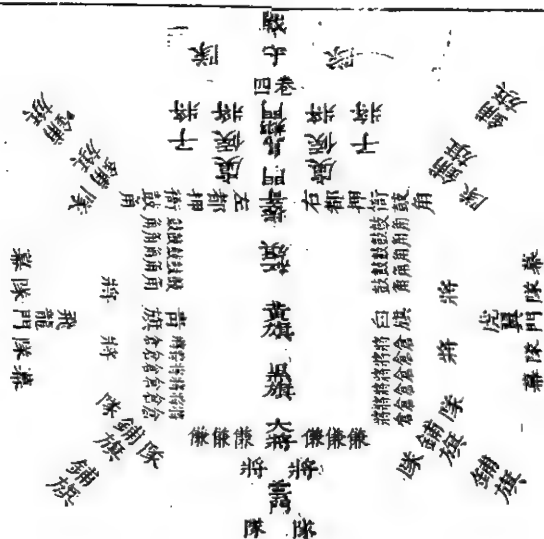
李筌偃月營法

背山兩面波澤輪上勢隨面直地狹窄之營也
凡偃月外營以四六分幕一萬人以六千人守
地九千六百尺積尺得一千六百步積步得四
里餘一百六十步爲營轉以四千人守地六千
四百尺得步一千六百六十六步四尺爲弦弦
置三門相去三里五十步一尺五寸營內有地
一十五頃八十三畝五十八步四尺右置上弦
門中偃月門左下弦門偃月中營營以二千五
戰平全書 卷四 戰部 一

如常

李筌握奇營圖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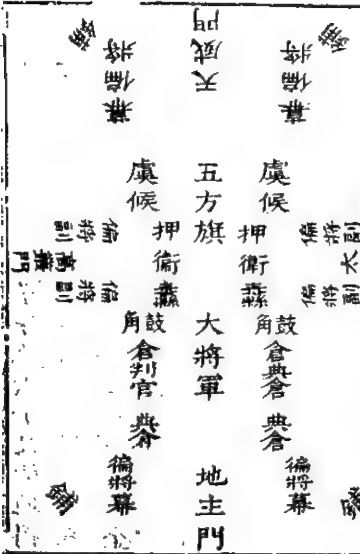
李筌握奇營法

外壘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以十人爲火一千二百五十火幕數亦如是幕長一丈六尺舍十人守地一尺六寸以三爲奇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數餘八千七百五十人分爲八陣陣有一千九百九十七人分五銖守地一千七百五十尺八陣積卒守地一萬四千尺卒城二千三百一十二步餘二尺積步卒六里餘一百七十三步二尺以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二里餘二百二十步壘內得地一十四頃十七畝餘一百九十步四尺六寸六分以爲外壘天陣居乾爲天門地陣居坤爲地門風陣居巽爲風門雲陣居坎爲雲門飛龍陣居震爲飛龍門虎翼陣居兌爲虎翼門鳥翔陣居離爲鳥翔門蛇盤陣居艮爲蛇盤門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乾坤艮巽爲闔門離坎兌震爲開門有牙旗遊隊列左右偏將軍居壘門禁出入外有遊軍定兩端前有衝後有隊四隅有舖中壘有奇兵

三千七百五十人爲中壘守地六十尺積地得二里餘二百八十步以壘四面乘之得二百五十步壘內地二頃餘一百步六轟旂鼓五麾金鼓府藏皆在中壘

戰平金書 卷四

李筌太白一營圖





李筌太白一營法

參星代三星連體十星爲十將軍西方白虎宿也至殺伐此四星出而天下秋草木搖落有軍容之威故兵出而法焉一將一千人十將一萬人幕一千守地一萬六千尺積尺得二千六百六十步餘四尺積步七里餘一百四十六步四尺以營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一里餘二百六步四尺營內有地一十八頃七十畝餘一百三十五尺三寸三分地至居坎爲地主門和德居艮

爲和德門高叢居震爲高叢門太吳居巽爲太吳門大威居離爲大威門大武居坤爲大武門太簇居兌爲太簇門陰德居乾爲陰德門四仲爲開門四維爲闔門外置牙旗遊隊四維置鋪偏將軍居壘門內禁出入察奸邪大將軍旗旛圖禽右一將行得水黑旛旗圖熊旗額白脚青右二將行得火赤旛旗圖龍旗額白脚黃右三將行得木青旛旗圖龍旗額白脚赤右四將行得金白旛旗圖狼旗額白脚黑右五將行得土黃旛旗圖虎旗額白脚白十營二百五十人共守地四千方尺積尺得六百六十六步餘四尺積步得一里餘三百六十六步四尺以營四面乘之一面得地六十八步餘四尺其中營小每一面加四十三步一尺三寸三分通牆二百二十二步一尺三寸三分每幕相去四尺五寸四分營內有地二頃四畝餘一百五十七步二尺五寸九分休門主二居子生門主三居艮傷門主四居卯杜門居九居巽景門主六居午

死門主七居坤驚門主五居酉開門主一居乾
八門四維四仲惟景門開諸門俱闔置大將軍
旗纛金鼓如握奇之法焉天威門在前六纛在
前

結管統論

虎鈴經立營之法按八宮陰陽數置一作之管

居陽卦之上以九爲法九十九步九百步九里陰

卦之上以六爲法如九管門向陽以受生氣不

飲死水不處死地地近不居地柱下柱者四

戰守全書

卷四

戰部

注

也不居地獄中之下也不居天窰天窰者不

居龍首龍首者山大將軍居九天之上頓泊王

帳九天青龍也王帳者達前之三以上類此推

之如隨六甲所居則將軍居青龍旗鼓居蓬星

士卒居明堂伏兵居大陰軍門居天門小將居

地戶斬殺居天獄軍糧居天牢治罪居天庭軍

器居華蓋此所謂立營居天道也

虎鈴經

位

天治華蓋

中

朝

甲子旬管

出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陰

天

中

朝

甲子旬管

出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陰

天

中

朝

甲子旬管

出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陰

天

中

朝

甲子旬管

出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陰

天

中

朝

甲子旬管

出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辰卯寅

值 值
天門
天門
天門

戊戌

未出

子

丑

辰

值 值
天門
天門
天門

戊戌

未出

子

丑

辰

戰守全書 卷四

戰部 五

旗 一三四五
左 右 左 右

右都衙

節節
大將軍位

左都衙

旗 一三四五
左 右 左 右

黃旗 御史
青旗 御史
赤旗 御史
黑旗 御史
門旗 御史
門旗 御史
赤旗 御史
青旗 御史
白旗 御史
黃旗 御史

土明神大青
半空鼓星旗
位 位

天牢
天牢
天牢

甲寅旬管子
子

子

丑

辰

辰

六甲

虎鈴經云甲爲青龍大將住出呼門戶解領行
門神名號徐儀直戶神孫齊甲子神乙下蓬星
古角過丙下明堂士卒亨丁下太陰伏兵利戊
下天門師入行己下神戶小將位齊衆軒斷天
獄與治罪判斷天庭辛囚繫糧儲天牢壬癸下
天倉安庫藏又爲華蓋敵避兵

張緒營法

武經總要凡兵師之營擬于城郭官室必須牢
固不可得而犯也其古法多依九宮六甲太乙
天門地戶之法皆爲疑惑不便於事今則但取
山川地形利便水草隨其險易爲之禦平則方
列圍水則圍開山路則盤回川流則屈曲務於
適時便用耳

戰守全書 卷四

戰部 六

又曰凡下營非賊境地土寬平卽布大方陣營
內有一十七小營中間相去使容一營如在賊
庭卽須窄狹不得使容一營其營四角便圓則
窺其一十七小營計一萬七千人古制一萬三

千五百人爲軍令加四千五百人爲奇伏揚僞賊軍中之手足以應時用非正門不得輒出公犯者論如軍律

武經總要諸家九營法

凡安營須設界限立藩蔽以捍外寇舊法有九種大約軍不久駐則爲立槍櫓槍車營拒馬之類若兵久駐則用柴營掘壕城營木柵之類符參卿曰在賊境宿用槍管行用方陣唯大將慶宜而處之令御軍者皆可約此爲制也

戰守全書卷四

戰部

七

立槍管法

凡軍不久駐可立槍爲管槍頭間架令均黃昏擗鼓各着木槍鼓聲絕刺槍訖兵士更不得出白繩便斷烟火管外置鋪其外更着一人伏聽管外有警當鋪不得高聲敲槍傳過四面卽如有警豫作提防

櫓槍管法

凡櫓槍爲管者其槍如鴉巢櫓幕外七尺櫓槍之外造土壕一重槍去幕七步衣甲器械每人

一堆如有警急易着衣甲馬在傍橫排

柴管法

凡柴管其柴須密排不通人過其間釘橛仍着土壓之其車橫排須均急疾轉車使可爲城作或砲若久住管中置一望竿

掘壕管法

凡掘壕立槍則白繩取定其壕底濶一丈二尺深一丈口濶一丈五尺其土向裏拍作土岸高四尺五寸令實勿至摧塌裏面削成其上通人

戰守全書卷四

戰部

八

行立壕門掘徹卽權施浮橋急疾折去當界二十步置一戰樓以門扇及他板木權造壕唇外掘陷馬坑一重濶二十五步每坑鹿角槍三根失頭入火令堅近濠布棘城一重濶二十五步

凡布棘令堅爲管其管須魚羅布之令棘頭平濶三十丈

築城管法

凡築城爲管其城身高五尺濶八尺女牆高四尺濶二尺每百步置一戰樓五十步置旋風砲一具每三尺置連枷棒一具每鋪更板并架在

內去城五十步卓幕城中置望竿高七尺城外置羊馬城一重其外掘壕一重壕外濶三步立木柵一重柵外更布棘城一重棘外隨馬坑一重

車營法

凡車營法車每五十部一乘每百步取一乘爲戰車車中出戰隊其車子營及外營橫排牛在當中拒馬槍在外仍連車轅爲左右廂和門

木柵法

戰守全書

卷四

戰部

五

凡木柵因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多石多土不任版築乃建木爲柵方圓高下隨事深埋木根重複彌縫其闕內重短爲關道外柱一重長出四尺爲女牆皆泥塗之柵外掘壕一重濶二丈深一丈木柵裏每百步造戰樓一具中置望樓以遠探望

繩營法

凡繩營所以援馬若入敵境芻秣不給卽俱速擇水艸放牧每人給欄馬索一條人夜則爲繩

營以護畜產其制立槍爲杠凡兩重上繫欄馬索連絆相續馬居中中布官及牧人四面備馬使不得逸出營外復置更鋪夜則環營擊更鼓爲備內外軍士各守本界不得過從交雜卽姦人無便以入凡周營須設界限立藩蔽以杆外寇牌皮幕毬幕布幕命籠

拒馬營法

武經總要曰每人配鹿角馬槍兩枝去前槍城三步布置須首尾相繫魚鱗布之則牢固矣

戰守全書

卷四

戰部

五

拒馬槍其制以竹若木三枝六首交竿相貫首皆有刃植地輒立貫處以鐵爲索更相勾聯或布陣立營拒險塞空皆宜設之所以禦賊突騎使不得騁故曰拒馬

一拒馬

鼓架相似三根一束長五尺徑各一寸五分上用屈鐵頭下用鐵鑽每一架立地二尺五寸一小隊相接該六架隨在取大木壓其中

拒馬

暫時止歇用此步營陣前以防卒然冲突取其輕巧一人提行若夫車營則用鹿角矣

戰守全書 卷四

戰部 三

拒馬每根長五尺二寸重三斤十二兩鑊
錘一把重二斤六兩鑊釘一根重十二兩
皮條一根長四尺

丁銷釘鑊錘

鑊釘

丈一長銷鑊

馬 拒 營 安

戰守全書 卷四

戰部 三

虞允文論拒馬法臣伏讀詔明軍政之弊有虜人雖弱而我不得爲之歎臣嘗與有識之士日夜飲此恨久矣今陛下明以訓臣千載之遇合其敢不勉臣切見虜自逆亮竭其國兵財之力大舉以臨江一敗之後亟抵滅亡虜氣頓索中原之民因見虜之力果不足以勝天也起義兵而歸正之人相與而趨赴延及渤海契丹之族而虜勢遂孤虜中始多事外訌內阻日有岌岌之憂況頻年旱蝗今山東河北斗米千錢燕山之價倍之咸平黃龍之價又兩倍之人皆相食數至盜起識者謂天之亡虜其在茲乎臣見荆鄂兩軍諸將多以其兵不能戰於平原爲憂臣比與王彥商量造木拒馬用陝西陣法教習兩軍蓋中原平夷騎兵所利而議者多欲造車以當騎而不知拒馬之用如車而其利便捷疾兵不能潰又軍所不若也自三朝國南北朝用以取勝載於正史近歲吳璘用於西邊數至大捷而王彥自謂能精其法臣之孤忠不獨使荆鄂

之兵爲陸下守漢土一面而已。

拒馬槍說

許公論曰問設拒馬何也曰制衝突也虜善戰勢險而節短五步之內長兵技竭復短兵不備接戰無論被衝卽窘矣用車難於履險爲壘難於猝辦拒馬者堦壘以行之而兼車之用者也且長兵衛短於內短兵衛長於外發者有倫而應者無暇全勝之術也

戰守全書

卷四

戰部

三

機之技出猛烈便利蓋十倍焉故自

成祖以來弩遂廢矣近日神機愈出愈奇如地槍五子數百步及快槍二子亦數百步并佛郎機毒火諸品又出神槍之上矣設專官精教習止持此器佐以將軍諸品雖萬弩易能敵哉

茅竹弩營

細篾筐三寸揸茅竹籤一根約長三尺周圍繞

戚繼光車營法

戰守全書

卷四

戰部

三

往者胡虜之騎數萬衝突勢銳難當我軍陣伍未定輒爲衝破乘勢蹂躪至無子遺且虜欲戰我軍不得不戰虜不欲戰我惟目視而已勢每在彼故常變客爲主我軍畏弱心奪氣靡勢不能禦故創立車營以十座爲額每座戰車一百二十八輛每輛雙輪長轆用騾二頭兩頭俱堪騾架以便進退上用偏廂各隨左右安置長一丈五尺兩頭各有一門啓閉出入車上安大佛耶機二架每車見派軍士二十名分爲奇正二隊正兵一隊軍士十名以二名專管騾頭以六名管佛耶機二架每架三名車正一名專在車上披堅執旗以司進止舵工一名專管運車左右前後分合疎密奇兵一隊軍士十名內以勇敢服人者爲隊長以鳥銃手四名仍兼長刀在車內放鳥銃出車先放鳥銃賊近用長刀又以身中年少骨軟者二人爲藤牌手在車內放火箭出車打石塊賊近用藤牌又以殺氣者二人充銃鉅手在車放火箭出車亦放火箭賊近用

銃鉅火兵一名專管各隊炊飯皆其責任用之
循環軍馬一則可以束部伍一則可以爲營壁
一則可以代甲冑虜馬擁衆無計可通誠爲南
足之城不秣之馬也但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
廢車何能禦每二車爲一聯四車爲一局立一
百總十六車爲一司立一把總六十四車爲一
部立一千總一營左右二千總中軍一員又鼓
車二輪卽以鼓手充車正不另設火箭車四輛
大將軍車四輛各車正各一名卽以火藥匠充車
戰守全書 卷四 戰部 三
正座車三輛各車正一名計車一十七輛舵工
一十七名運車軍兵大將軍車每車二十名計
一百五十九名百總一名元戎鼓車火箭車每
輛十名計九十名百總一名共把總一員千總
不設以中軍兼管以上每一營通計將官一員
中軍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九員百總三十四名
軍正一百二十八名舵工一百二十八名郎機
手七百六十八名火棒手二百五十六名運火
箭等車車正軍兵二百三十四名奇兵隊長

百二十八名火兵一百二十八名鳥銃手五百
一十二名藤牌手二百六十六名鑮鉅手二百
五十六名旗鼓爪探架梁開路大小將官應用
軍士二百六十八名通共官軍三千一百九員
名每車一營旗鼓并該設備征軍火器械將官
認旗一面金鼓旗二面門旗二面五方旗五面
角旗四面高招五面坐纛一面巡視旗十面千
總認旗三面把總認旗九面百總認旗三十四
面車正旗一百二十八面金鼓二面佛郎機二
戰守全書 卷四 戰部 三
百六十五架子銃三千三百四門鐵門五百一
十二根鐵錘鐵剪各二百五十六把鐵匙鐵錐
各二百五十六把凹心送子二百五十六件鉛
子二萬五千六百箇火藥七千六百八十斤火
繩一千二百八十根鳥銃五百一十二門銃袋
五百一十二箇藥筒一萬五千三百六十箇藥
籠五百一十二箇細藥線三千七十二斤火繩
二千五百六十根鉛子一萬五千三百六十箇
棚杖五百一十二根鉛子模三十四副火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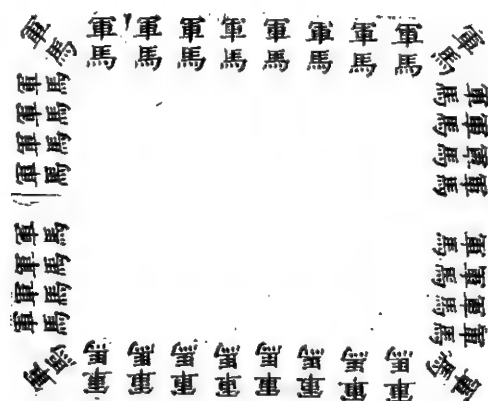
萬五千三百六十枝，火箭簍并兩單，俱二百五十六箇，火棍七百六十八根，銅鍋一百四十四口，桶一百四十四隻。

欽定四庫全書

戰部

七

威繼光車營圖



威繼光馬營法

每馬軍十二名爲一隊，隊總一名，次鳥銃手二名，次快鎗手二名，次鉅手二名，鎗棍手二名，火捧手二名，火兵一名，三隊計隊總三名，兵夫三十名，火兵三名，旗總一名，共三十七名爲一旗，三旗爲一局，百總一員，共一百一十二員，各四局爲一司，把總一員，共四百四十九員，各二司爲一部，千總一員，共八百九十九員，各三部爲一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共二千六百九十九員。

員各，以上爲中營，每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主總三員，把總六員，神器把總一員，百總二十四名，旗總七十二名，隊總二百一十六名，兵勇二千一百六十名，火兵二百一十六名，神器馬騾九十四頭，如軍出三千之外，另爲大營，每一把總司加一局，旗鼓爪探架繫開路大小將官，共用軍士二百八十八名，通共三千九百八十八員。

每馬軍一中營，旗鼓并該備征軍火器械，將官

戰守全書

卷四

戰部

三

認旗一面，坐纛十面，門旗二面，五方旗五面，角旗四面，高招五面，金鼓旗二面，巡視旗十面，千總認旗三面，把總認旗七面，百總認旗二十四面，旗總認旗七十二面，隊總認旗二百一十六面，旗總背旗桿七十二根，隊總背旗桿二百一十六根，金鼓一副，虎蹲砲六十位，鐵錘六十把，鐵剪六十把，鐵線九百根，藥線盒六十箇，火繩一百八十根，鐵錐六十把，火藥九百斤，大鉛子五萬四千箇，木馬子一千八百箇，石子一千八

戰守全書

卷四

戰部

三

百箇，皮費一百二十箇，藥升六十箇，木送六十，
根本榔頭六十箇，馱架九十副，鳥銃四百三十
二門，棚杖四百三十三根，藥龍四百三十二箇，
藥管一萬二千九百六十箇，鉛子袋四百三十
二箇，銃套四百三十二箇，火藥二千五百九十
二斤，鉛子一十二萬九千六百箇，火繩二千一
百六十根，鉛子模二十四副，快鎗四百三十二
桿，棚杖四百三十二根，鐵錐四百三十二把，鐵
剪四百三十二把，藥袋四百三十二箇，藥線箇

戰守全書

卷四

戰部

三

百五十二箇，腰刀一十一百五十二把，雙手長
刀四百三十二把，鏡鉞四百三十二把，鎗棍四
百三十二根，大棒六百四十八根，銅鍋二百一
十六口，拒馬六百四十八副。

威繼光步營法

每步軍十二名爲一隊，火器手，每隊隊長一名，
鳥銃手十名，火兵一名，殺手，每隊隊長一名，圓
牌二名，狼筈二名，長鎗二名，鉞二名，大棒二名，
隊長，長旗鎗一桿，腰刀，弓箭牌手，腰刀一把，狼
筈手，復筈二把，鉞手，兼火，箭鎗手，兼弓箭，大棒
手，兼弓箭，火兵一名，鐵尖扁擔一根，三隊爲一
旗，旗總一名，共三十七名，三旗爲一局，百總一
名，共一百一十二名，三局爲一司，把總一員，共
四百四十九員，各二司爲一部，千總一員，鳥銃
四局，殺手四局，共八百九十九員，各三千總爲
一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共二千六百九十九
員，名以上爲一中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千總
三員，把總六員，神器把總一員，百總二十四名

旗總七十二名，隊總二百一十六名，兵夫二千一百六十名，內銃手一千八十名，殺手一千八十名，火兵二百一十六名，共計二千六百九十九員名。

每步軍一營，旗鼓并該設備征軍火器械，將官認旗一面，金鼓旗二面，門旗二面，坐纛一面，五方旗五面，高招五面，巡視旗十面，千總認旗四面，把總認旗六面，百總認旗二十四面，旗總旗鎗桿七十二根，隊總旗鎗桿二百一十六根，腰

職守全書

卷四

軍部

三

刀二百一十六把，金鼓一付，鳥銃一千八十門，棚杖一千八十根，錫籠一千八十箇，鉛子袋一千八十箇，藥管三萬二千四百箇，火藥四千三百二十斤，鉛子二十一萬六千箇，火繩三千二百四十條，鉛子模一十二副，長刀一千八十把，藤牌二百一十六面，狼筈二百一十六根，長鎗二百一十六桿，弓二百一十六張，弦四百三十二條，火箭二百一十六把，雨罩二百一十六箇，銃鉞二百一十六把，火箭六千四百八十枝，大

棒三百二十四根，銅鍋二百一十六口。

戚繼光營壘，大槩以二分爲外壘，一分爲子壁，虛其中爲中軍，如一司五哨，以鳥銃一哨爲子層，四哨爲外壘，每面一哨，如二司以六哨爲外壘，以四哨爲子壁，如三司以二司爲外壘，以一司爲子壁，如四司各爲一面，各撥二司爲子壁，如五司以四司爲外壘，一司爲子壁，各鳥銃一哨亦爲子壁，六司以四司爲外壘，以二司爲子壁，繇此而擴充之，愈多愈善，惟驚駭陣必不可

戰平全書

卷四

戰部

三

變耳。

戚繼光凡營如二枝合營，則以各左右二部共四部爲外圍，以各中部爲子圍，自前門平分，又如三枝合營，則以二營俱爲外營，一營爲子營，四枝合營，則以各左右部爲外營，各中部爲子營，中軍各居中四角，大中軍居中，每營皆自正面中分，各得一角兩半面，五枝合營，外四枝各左右部，各分一面爲外營，一層，各中部爲二層，中營一枝爲子營，計共三層，各中軍居各營角

內中軍與大中軍俱居中合爲一萬五千之營
謂之小成大而十營五營小而一局一宗以至
一伍五人一隅二人學戰實戰皆照此攻擊進
止不易

戚繼光輜重營法

師行糧從軍事所先邇來虜每入犯官軍並無
輜重虜乘肥馬即日馳百五十餘里我軍馬匹
既弱行至有城池所在俱將城門關閉月糧在
倉草束在場多在城內每不得支如候支糧料

戰平全書

卷四

戰部

三

必誤追賊大軍之行動以二三萬計便開城聽
候緣倉場門小林粒于係錢糧唱名給支一二
日尚不能完如候支完追虜虜去二三百里矣
官軍只得枵腹追往至三日之後饑疲甚矣氣
息慙慙支步不前安能殺賊卽虜有可乘之機
徒付嘆息而已新創輜重營三座每座大車八
十輛每輛騾八頭車上用偏廂牌遠視如城到
處下四面營每車一輛派軍二十名分奇正二
隊正兵一隊軍士十名以知喂養者八人領携

車騾內以六人爲管狼機二架每架三名以大
捧手二名臨陣專管收拾騾頭車正一名專司
進止舵工一名專備留後奇兵一隊隊長一名
鳥銃手八名仍以一三二四名兼習長刀五六
名兼習藤牌短刀七八名兼習銃鉞火兵一名
專管各隊炊飯此奇兵一隊專備護車每車載
米豆煤炒一十二石五斗每營可供一萬人馬
三日之食各於出門之日再自帶乾糧二三日
計虜出入亦足用矣故師行常飽而敵慄不餒

戰平全書

卷四

戰部

三

全賴于此每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全管千總
二員分管把總四員各管二十輛百總一十六
名各管五輛中軍元戎鼓車三輛各騾二頭中
軍帶管計騾夫六百四十六名車正八十名舵
工八十名元戎鼓車三輛每輛軍兵十名共三
十名又奇兵隊長八十名銃手六百四十名火
兵八十名共計一千六百六十員名旗鼓爪探
架梁開路大小將官共用二百五十四員名每
營軍八十輛每輛或米二石五斗煤炒三石七

十五升黑豆六石二斗五升共載米三百石煤炒三百石黑豆五百石

每輜重一營旗鼓并該設備征軍火器械將官認旗一面坐纛一面五方旗五面角旗四面高招五面金鼓旗二面巡視旗八面千總認旗二面把總認旗四面百總認旗十六面車正旗八十面隊總旗一百六十面金鼓一副佛狼機一百六十架子銃一千四百四十門鐵門三百二十根鐵錘一百六十把鐵剪一百六十把鐵匙一百六十把鐵錐一百六十把凹心送子一百六十把鐵錐一百六十把凹心送子一百六十根火藥三千二百斤鉛子一萬六千箇火繩八百根鳥銃六百四十門棚杖六百四十根錫籠六百四十箇藥管一萬九千二百箇鉛子袋六百四十箇銃袋六百四十箇火藥三千八百四十斤鉛子一十九萬二千箇火繩三千二百斤鉛子模一十六副火棍七百二十根銅鍋一百六十口水桶一百六十隻喂騾柳筐八十箇草鏟八十口

飛轆

飛轆者非古寨也臣切謂戎馬以衝突爲利因此寨以禦之每一車竿四條每四條長六尺五寸徑方一寸五分前間一尺爲槍頭側直頭以好鐵一尺爲幹過竿方八尺二十五分竿中間二尺近鑽方一寸五分竿後間八寸爲幹三寸爲鑽鐵亦以其竿各相去七寸一分鑿圓窠以扇之其方兩頭各露六寸三分槍頭四條每條長二尺五寸兩一尺爲槍頭一尺爲幹法同鑿

方一條長四尺徑方以一尺五寸雲頭自西角起狀如車輞而起濶一寸五分厚三寸二分彎長七寸一分車過竿上用鐵鈎二左右各一地一照內而一垂下以牛車挽之如有所用則衆車相鈎聯周環如城以拒衝突欲戰則旋折開爲門內鑽強弩爲守行則剖之止則聯之每一車用步士一人禦之其用兵器者不限其數或立管或據險皆可用之也

鹿角寨

藏中全書

朱因

戰計

三

李存審救幽州命步卒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萬弩射之死傷塞路

項直
明二年

水城

曹操征馬超于關中營不得立地又純沙不勝版築其將冀伯子計曰天寒起沙爲城以水灌之須更成冰堅如鐵石功不達曙百堵斯立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公從之比明而就戰守全書卷之四終

戰守全書目錄

戰部

卷之五

下營占地

下營算法

行軍下營審擇其地

下營擇地法

行軍須知

先據要地及水草

劄野營說

查兵到齊

尋水

謹尋水

戰守全書 卷五目錄

防毒

簡行糧

惜水神

惜生口

牧放

牧馬法

牧馬事宜

查理衣甲器

恤士卒疾苦

養兵力

養病傷

卹死尸

樵採市易

廁井

災祥

戰守全書卷之五目錄終

戰守全書卷之五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戰部

下營占地

唐太宗問李靖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太
十步軍中表說所謂玄枵星紀折木大火壽星
鶉尾火鶉首寅沈大梁降婁殛管十二辰則其
術如何靖對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
也每部占地二十部之方橫以五步則立三太
縱以四步則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刻五方
空地四處所謂陣間容陣者也武王伐紂虎賁
各掌三千人每陣六千人共三萬之衆此太公
畫地之法也太宗曰卿六花陣畫地幾何靖曰
大開地方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
步分爲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戰之
所臣嘗教士三萬每陣五千人以一爲管法以
五爲方員曲直銳之形何謂以一爲管法蓋以
一陣而爲下營之法是也何謂以五爲方員曲

直銳之形，蓋以五陣分金木水火土，爲方員曲直銳之形是也。每陣五變，凡二十五變止。

下管算法

方管法置積數爲實，別置一算爲下法，從未常超一位定實。實上商置第一位，得數下法，亦置上商名曰方法。乃命上商除積至盡而止，不盡乃倍方法爲廉，於上商之次續商第二位，得數廉法之次，照上商置隅，以廉隅二法命上商除積得盡而止，不盡乃倍隅法，併爲廉，又於上商

戰守全書

卷五

戰部

二

置第三位，得數廉法之次，照上置隅，以廉隅二法，皆命上商除積至盡而止，不盡，如法命之。若欲爲三角營，則取方管積數倍之，得三角營，得積數布算如方管法，得三角營一面之數。凡三角得方二，而一若欲爲直管，凡直積數如方，則從橫相當，直則從美而橫，減其所羨，與所減亦相當也。旣得積數如準縱也，以爲上商，而消息其衡之步，以爲下法，如準衡也，以爲上商，而消息其縱之數，以爲下法，其布算大略如方營而

上下法不齊爲異，若欲爲銳管，則取直管積數倍之，如三角管取方管之數也。旣得積數布算如直管法，凡銳得直二，而一若欲爲員管，則取方管之積四乘而三歸之，得員管積數布算如方管法，得員管徑三之得其圓。凡員得方四而三大花營，如員管法，若欲爲偃月營，則取員管積數倍之，或取方管積數八乘而三歸之，得偃月營積數布算如方管法，得偃月弦徑半之得偃月矢徑。凡偃月得員二而一，得方八而三，凡

戰守全書

卷五

戰部

三

步七分不盡其圍一千一百四十二步有奇，八方積而三之，得十九萬一千五百二十六，是爲偃月之積，其弦徑四百二十九步有奇，半之得矢，偃方積得十四萬三千六百四十八，是爲三角與銳之積，三角徑三百七十九步，強銳徑底百步，則銳長千四百三十六步有奇，銳長千四百三十六步，則底百步有奇，銳與底率相消息也。方營法，其術置積數七萬一千八百二十四步爲實，別置一竿爲下法，從未常起一位約實。

十之次商，置八下法之上，亦置八爲隅，以二法共五百二十八，命上商除，得三，八十六，八八六十四，除實四千二百四十四，適盡，得方營面數，除營布算，皆準此，而消息則視其積云。

司馬法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爲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七十五以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爲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在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爲八陳，八陣各有千九十四人，八陣各減一人，以爲一陣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

李靖兵法曰：凡大將出征，且約授兵二萬人，卽分爲七軍，中軍四千人，內取戰兵二千八百人，計五十六隊，馬步通計總當萬四千，共二百八十隊，當戰餘六千人守輜重，諸圖三徑一尺，寸

共知復造幕尺丈已定，每十人共一幕，且以二萬人爲軍，四千人爲營，在中心左右，虞侯左右，廂四軍共大總管各一千人爲營，兵多外面，逐長二十七口幕，橫列十八口幕，六面援中軍，六總管下，各更有兩營，其虞侯兩營，兵多外面，逐長二十七口幕，橫列十八口幕，四總管營，外面逐長二十二口幕，橫列十八口，四部下計當千一百三十六步，又有十二營街，各別濶十五步，計當一百八十部，通前當千三百十六步，以圍

威繼光曰：凡遇地勢狹窄，各隨地制宜，如地可容若干車爲一城，大小小多寡寡，長長短短，曲直偏灣，只以地爲準，並不相拘。

行軍下營審擇其地

周武王將伐紂，問太公曰：今引兵深入其地，與敵行陣相守，被敵絕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與戰，則不敢以守，則不固爲之奈何？太公曰：夫入敵地，必按地形勢，勝便處之，必依山陵險阻，水艸爲固，謹守關梁隘塞，敵若猝去，不遠，未定而復反，彼用其士卒，若太疾，則後不至，後不至則行亂，而未及陣，急擊之以少尅衆。通典太公曰：夫出軍征戰，安營陣以六爲法，亦可方六百步，亦可六十步，量入地置表十二辰，將軍自居九天之上，竟一旬復徙門牙門，常背建向破，歲太陰太陰大將軍，凡軍不欲飲死水，不欲居死地，不居地柱，不居地獄。太公又曰：以步與車馬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強弩長兵處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人軍

馬雖衆而至，堅陣疾鬪，材士强弩，以備前後。武王曰：我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旣衆，以車騎翼我兩傍，獵我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士卒十行，布鐵蒺藜，遙見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迎廣，以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持行爲進退，闌車以爲壘，推而前，後直而爲屯，以强弩備我左右，然則令我三軍皆疾戰而必勝也。

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審知地圖，輟轅之險，濫軍

戰今全書

卷五

戰部

九

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其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理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藏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措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

孫子曰：絕斥澤，唯亟去，無留，爲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艸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平陸處易，而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通典李靖兵法云：凡置營，左有草澤，右有流泉，背山

險，向平易，通達樵採，牧飲相近，地又有八種，不堪安營。山中之高，爲之天柱，澤中之高，謂之地柱，高中之下，謂之天獄，下中之下，謂之地獄，斥鹵多石，少艸無水，謂之窮極，亦名故村墟落荒城古砦，謂之虛耗，川谷衝口，柴艸乾深，謂之天窰，穹崇鉞形，四面坳瀉，謂之沃焦，皆急過勿留，亦不得飲死水。又曰：凡軍行營壘，先使腹心鄉導，前覘審知，各令候吏先行，定得營地，擊五軍，分散立四表，候視，然後依營。

戰今全書

卷五

戰部

九

下營擇地法

武經總要：夫下營之法，擇地爲先，地之善者，左有艸澤，右有流泉，背山險，向平易，通達樵牧，謂之四備，大約軍之所居，就高去下，向陽背陰，養生處實，無以水火爲慮。

行軍須知

詳諸兵書安營之法，相視地形，各有所宜。今大河之北，至於古北口千餘里，三關南北幽燕恩冀之間，地平如掌，頓軍置營，方員自取其便，惟

戰守全書

卷五

戰部

十

深溝高壘，大車爲固。今西北銀夏麟府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地接隴蜀，南北數千里，地無百里之平，置營多在廣原大隴高坂之地，或尖斜，或屈曲，或斜坡大山，或臨深澗，就其地形，坡坂通互相掩，人馬咫尺不相見，可以登高視之，遠見人馬，易爲設備。今二廣之地，自荆湖之南，越桂嶺至邕廣之地，山水重複，雖有平原，盡爲水田，少有平陸。江山雖固，安營亦多占高原平曠之地，可以固守。昔僕知高亦使壯士沿山穿道中，

戰守全書

卷五

戰部

十一

定之形明矣。今具安營大要一十八條列之于後。

一不居大谷之口，四面受敵。人馬易爲衝突，名曰天竄是也。

一不居大山之端，防後有人馬沿山而來，破我營寨前臨險阻，被賊堅守，我無出入之路，名曰龍首之地是也。

一不居死地，謂安營不臨墓塚之地。人馬多夜驚，久居士卒必有疾病。

一不居地柱，謂下低中高，其地土面廣平，中間有崗，如覆釜之形。若安營其上，八面招風，周匝受敵。

一不居地嶽，謂高之下，其地廣衍平原，中有地形如仰盆之象者。若安營其中，被賊四面乘高攻我，必敗其中也。

一不居山林草木叢密之地，春夏枝葉茂盛，不見人馬，恐賊穿生路而來，驚我營寨。秋冬艸木枯敗，恐被上風放火，因而劫我，難以迴避。應敵

一不居江河澗灣曲之地，恐被賊於要害處堅守，則我無進退之路，外無交接，卒難相救。

一不居大江險絕掩抱之中，被賊守定隘阨，若救軍不至，我無進退應敵之路。

一不居江河之岸，大山之側，三面受敵，最惡後無進退之路。若有舟楫船棧傍岸，又有通糧之道，上流有救應之兵，乃可安營。

一若居江河夾岸，浮水下營，須防上流火船及水賊鑿船沉溺之患。

戰守全書

卷五

戰部

五

一不居四面長川四達之境，四面賊來攻擊，外無救援，受敵最多。

一宜居背高面低，前有清流，後有通糧之路，四面無高山大隴，雖在遠亦不妨。

一軍營臨山上有水，恐有決灌之患，不可安營。

一地名惡不可安營，如豆入牛口之類是也。

右已上下營之法，諸家兵法廣說多途，爲將者

或在我界，或在它境，臨事變通，不可不密也。

李靖兵法曰：又不得近田苗及城中下營，須去

城十里外，要有市買入城，管司判官許差人押領，不許輒入城郭，必免酗酒鬪打偷盜姦非，亦不損暴田苗也。

凡用地之法，考地之形勢有六焉：一曰通，二曰挂，三曰支，四曰隘，五曰險，六曰遠。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居通地，利乘高待敵，後通糧道，障其間道，絕敵之潛來，用戰則利也。我可以往，難以反，曰挂；居挂地，先詳敵人無備，出兵掩不意，則利焉。敵有備而出，則自蹶矣。我出而不制，彼

戰守全書

卷五

戰部

五

出而不利，曰支；居支地，若引兵而出，是誘我也。勿擊之，待其自出薄我，則擊之利焉。守山谷之口，界守兩向峭絕，曰隘；我先居隘地，若當盈陣待敵衝突之患，若敵先居之，盈陣待之，如攻不盈，則從其它攻之利焉。處高待下，處平安待危，險居險地，我先居之，利以戰；若敵先居之，勦兵退，則見其利焉。與敵相去爲不相親，曰遠；地敵不先進，但挑戰，戰則不可進，必有伏焉。敵不敵而引退，亦不可逐，逐則不利。故古人云：用兵之

道地利爲貴此之謂也山勢迫而障於近者勿營慮伏在側也山凹而遠林奮者勿營慮四周有伏也山迴於路者不可妄行慮伏在前也山伏於後者連過急以兵守其後慮爲敵所絕也左右前皆山我領軍於中者細究其往來之谿路因諸間道以兵守之凡諸山坂及野地有林近我我則利害得之戰則爲伏急則藏守則爲新也苟能知山林利害者鮮不勝也

虎鈴經曰凡立營之地非生氣不旺非山固營

戰守全書卷五

戰部

古

壘之法欲北據連山南憑高崗左右襟帶地水東流故自乾山伏下旁通子丑寅卯之地入於巽宮未申酉戌地欲高前欲有迎生平穩地勢欲支條脈散氣候欲鬱茂林叢聳四維阜隴欲如鷄籠映起巽上欲水順流地欲順東南凡造壘之時上起版築若或其地草木不生則去之鳥獸不集則去之古城古社則去之窖竈古墓則去之燠石砂礫則去之河水逆流則去之此六者營壘之大忌也

又曰山如蟠龍旺案數重宛轉斜曲首尾相重從山如鳳皇翅翼開張羣隊十萬帶挾隴崗前街印綬後有回翔山如飛龍支翼遠道或驚或躍乍橫乍縱臺領池間舞鶴連鴻山或字母狗頭拳尾就腹內乳見項上連首山如生蛇或曲或斜後崗前合隱馬藏車山如麒麟乍立乍蹲羣從數萬朝者數人山如臥牛屈膝頭三光照覆雨水分流屬帶林隴依附土丘山如伏龜四方無缺清泉東流亢陽下歇三門高起一戶雙

戰守全書

卷五

戰部

主

闕山如游龍倚伏數重華蓋隱隱美艸茸茸前如雀躍後如雞龍剛柔順俯八卦皆通山如舞鶴翅翼仰開拓胸臆律首尾盤薄如此者皆可居之也

又曰南有汙池爲朱雀北有堆阜爲玄武東有叢林爲青龍西有大道爲白虎四獸既具八卦既列乃立表測影以定子午之位若夫朱雀無頂不可居也玄武折足不可居也白虎御刀不可居也青龍悲哭不可居也強居之者軍覆將

亡

黑鍵遺事曰其營必擇高阜主將駐帳必向東南前置邏騎鍵語托落亦分番警地帳之左右與夫帳後諸部軍馬各歸頭項以序而營管又貴分務令疏曠以便芻秣營留二馬夜不解鞍以防不測管主之右卽是夜號一營有警則芻營備馬以待追襲餘營則整整不動也惟哨馬之營則異於是主者中據環兵四表傳木刻以代夜邏秣馬營裏使無奔逸未暮而管具火謂

戰守全書

卷五

戰部

七

先據要地及水草

吳子曰凡行師越境必審地形則知主客之向背地利若不悉知往必敗矣故軍有所至先五十里內山川形勢使軍士伺其伏兵將必自行視地之勢因而圖之知其險易也

秦師伐韓圍關與趙遣將趙奢救之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又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卽發萬人趨之秦人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關與之圍後漢末曹操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先主進兵漢中屯于陽平關南渡沔水沿山稍前於定軍山作營壘淵自將大軍來爭其地先主乃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敗淵軍遂斬淵曹公自長

戰守全書

卷五

戰部

七

安南征先主遺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日卽不戰兵士亡者多曹公果引退先主遂有漢中

簡野營說

於前無探以繼于後夜防警襲
責給行陣其役也勞其事也險使
吾氣常銳戰守兼舉吁豈易哉

凡每日五更盡播鼓已畢各起梳洗聽掌號二遍各兵通赴木城邊各擎鎗立定作守城之勢各營把門人役赴中軍報守門無事訖聽鳴鼓

陞旗各營開門放汲，其汲者限四刻，掌頭號落旗回營，進城蔬菜等項者，限一箇時辰，到營外取齊，聽掌二號進營，進及後出者，俱打二十棍，每隊三名以上，隊長同責，四隊俱有合九名以上者，哨長官同責，申時放汲一次，號令執鎗之法，俱同蚤晨買蔬菜，止許蚤晨一次，威繼光謹營壁，凡行營與立定營盤，不係有門之處，便是何人何官到彼，要行闖過者，定行阻住，決不許放過，放過者，俱以軍法從事，本隊兵

士若要出入，亦要繇門，賊在三十里內，犯者斬首，該管頭目連坐細打，威繼光慎啓放各營放出，放入各繇本營門內，其纓頭衣服腰牌，件件可辦，若別營之軍，誤出營門者，故縱把門官軍，俱軍法連坐，如能拿來犯者，軍法施行，官軍紀功一次，威繼光稽出營，凡官兵無故，非時違令出營者，細打一百遊營示衆，凡營門各配隨近將校，守把雜色職掌，亦專配

一門出入，不得交雜，仍令識認，以防奸細，武要凡營門常須嚴整，呵察出入，雖勅使至，皆須先報主將，候嚴整軍備，然後見，武要威繼光凡營門，每日夜該營內馬步將官輪撥兩百總把門，親隨家丁執營將藍旗器械，每門十名，除朝暮吹打開門外，開門後必有令旗，令箭，方許開門，便是使臣主將在外，亦須報到守營主將，得有旗箭到門驗明，先用小杖敲車三次，分付把門人謹慎，各應訖，放聲命云，有令開門，方纔放入，如主將出營外，則必以一入代主將司令，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者，此耳，遇開門時，把門官軍披執嚴陣，以待遇有公差人員到門外，先將書移可信之物，收取報到號旗下，中軍官稟白主將，請令旗領入公差人員，馬匹俱在營門外，單身進入把門人與伊看馬，馬有疎失，把門人賠償，除報收夜不收騎馬徑入外，主將入營亦只乘馬從官以下，俱下馬步行，遇有各衙門營寨公差人役，欲赴本營者，夜則於內

令一人陪送到營二十步外止住先許陪來兵高說差人來歷守門人卽與稟赴中軍聽令進退

威繼光一營盤四面不拘晝夜但有牲畜近營牆外者許輕易差人出外牽取先報管將差夜不收繇門放出取進有人徑至牆外漸漸近前者喝令遠避如係公差人員喝令到門門上候稟將書帖文移擲在地下看管外傳話人取遞繇木城縫接送中軍有令箭放進者方許開門

戰守全書

卷五

戰部

守

放進但報管外有人一面嚴行整備以待若十步內喝之不退又不報姓名及言語不對者夜間卽開矢銃射打殺死勿論日間差二人請令繇門出縛來送營將報主將發落

凡營壘既定其自外屠沽販賣人一切禁斷營內自交易卽不禁
凡軍中遇晚鼓播三次畢各營通卽斷火禁喧
斷人行違者隊長與兵同治隊長有犯官哨一體各打三十棍

威繼光

威繼光曰遇有人至不許聲問只以一人向門問是何人低聲令到門前坐地上卽差一人報主將知門上差二人繇門隙出門扭住問它端的

的一人守它一人轉報聽示
通典曰軍門常交戟謹守出入者若近敵當訖呵出入者

行軍須知曰一野營日出開門日在閉門其守門人要辨認奸詐

查兵到齊

戰守全書

卷五

戰部

守

凡兵馬每下營訖營主卽須幹當四司官典司兵及左右令分頭巡隊問兵士到否如有未至卽差本吏主持畜產及水食如逃走卽牒所在捕捉

武臣總要

尋水

通典行軍之時須先擇水泉舊法軍行右虞候在前兼視水艸道中遇水則揭青旗以告衆
通典凡軍至處乏水則視沙磧中有野馬黃牛路縱尋其所至當有水

通典凡野外鳥獸所集或水鳥聚處並嘗有水
通典凡地生葭菰菰蒲並有蟻壤處其下皆有
伏泉也一說駝駝能知水若行渴以足跑沙其
下亦嘗有泉

凡大軍冬月行人各持冰片可以禦渴

凡水泉有峻山阻隔者取大竹去節雄雌相合
油灰黃蠟固縫勿令氣泄推竹首挿水中五尺
於竹末燒松樺薪或乾草使火氣自竹內潛通
水所則水自中趲上

戰守全書

卷五

戰部

三

三

行軍須知一下管如側近無水者無可開井取
水又尋野獸踪跡去路不遠有水如軍去戰要
備水隨行者可於羊皮囊中盛之或大葫蘆竹
筒皆可用

虎鈴經曰無水之地擇地有黃羊糞者必有砂
滿甘潤者下有水細草蒙茸與無水處不同者
亦如之

煙尋泉

入山遠道及砂磧之處乏水者掘一穴容一石

二三石許用濕蓬艾滿中燒之火猛而閉甕一
小穴相通四望之但見煙出之處不論遠近掘
之得泉脈也妙哉石山中卽近石掘之如土山
卽草木掘之砂磧擇高處掘之此能救急但煙
出多水惟深更妙亦但尋煙出處皆有水一食
頃烟未出者再開一穴求之無不得泉脈也
一不飲死水死水者不流之水如安營而資食
其水則不可也

行軍須知

戰守全書

卷五

戰部

三

三

虎鈴經曰頓軍之地水流而清徹者食之止也
流之黃雜而有沙者食之次也流之黑者食之
下也設或水停而不流者勿食水流而上源在
敵者勿食水流而中有黑脉而不定流者勿食
食者死水多糞壤者勿食食者病水上有人狗
窺之尸者勿食如無水可食當於其傍穿井以
汲水吏士營必以水暫憇必以水
一下管掘井必令人監守不許作踐并占藏自
用

防毒

李靖云入它境不得入賊界取河井水飲之恐放毒藥在內行軍須知

凡防毒有五一謂新得敵地勿飲其井泉恐先置毒二謂流泉出於敵境恐潛于上流入毒三謂灰水不流四謂夏潦漲蘆自溪塘而出其色黑及帶沫如涕或赤而味鹹或濁而味澁五謂土境舊有惡毒毒艸毒木惡蟲惡蛇如有含沙水弩之類皆須審告之以謹防慮行軍須知

戰守全書

卷五

戰部

審

審

軍行近敵地則伏將先出號令使軍士防毒李靖行軍遇水并汲水吃飲可先令奴罪人或草畜試嘗其水恐有人施毒在內人馬飲之枉遭其害渡水亦然

凡敵人遺飲餒者受之不得輒食民間店賣酒肉脯鹽麩豆之類亦須審試後食之

後魏時庫莫奚亂詔濟陽王率衆討之乃爲毒酒賊既遁弃營而走賊至就飲毒作王速以輕騎縱擊俘獲萬計

簡行糧

凡在營司倉及佐監管兵士糧食封貯點驗勿令廣費

李靖兵法云司倉及佐捉搦兵士糧食封署點簡勿令廣費

又云諸行軍出師兵士不得浪費衣資廣爲吃用

武經總要曰凡軍裝衣資須將校簡察勿得浪費

又曰凡隨軍發糧運須主將密定行期開報官

戰守全書

卷五

戰部

審

司不得漏泄

惜水草

李靖兵法曰諸行軍下營雖有泉澗而取水處差人監督勿令濁亂并有踐踏其放牧草亦然武經總要曰凡軍行所至處有水泉及放牧艸地并差人監督不得令濁亂及非理踐踏威繼光惜水艸亦云然

惜生口

凡車行牛行十里一歇仍制口鼻三計里一歇

飼

凡軍下營訖司騎及佐卽分行巡視馬驢有疾者醫有瘡者剪剔傅藥有_中送管主量事決罰

諸軍下營訖司騎及佐分頭巡_驗驢馬羣先有脊破卽令剪毛洗瘡傅藥療救不許連絆如新打破作瘡腫并有繫絆卽將所繫人領過主量事決罰

凡應乘官馬非警急不得輒奔走致馬汗_及打

戰守全書

卷五

戰部

策

磨傷破並論如軍律

已上量輕重科罪平居則輕臨陣則重

凡非時不得乘官馬遊獵及回換軍司六畜若借人乘用並論如軍律因簡較而行者不坐

武經總要曰凡士卒乘馬皆本軍將較通爲簡輅令謹切愛護以時飲飼

又曰凡馬軍未見賊騎十里步十里事非警急不得輒馳走以損馬力

永樂十二年令各管馬驢須愛惜馱載該管時

常點閱

李靖兵法曰諸營除六馱外大別遣買驢一頭有病疹擬用搬運如病人有偏併其驢先均當隊馱如當隊不足均抽此隊比管

牧放

李靖兵法云諸營各令作一異旗放馬每隊作記旗放驢其馬中央放驢令四面援馬放其驢馬子竝於驢羣四面圍繞驢羣知更牧放狂賊偷馬例須奔走驢羣在外驅趨稍難以此防閑亦甚允便管別卽令別放諸軍不得相交非直

戰守全書

卷五

戰部

宅

發引之時難忽有不虞追喚亦易

諸行軍立營驢馬各於所管地界放牧如管側艸惡便擇好處放仍與虞候計會不許交雜各

執本營認旗如須追喚見旗卽知驢馬處所諸軍驢馬牧放不得連繫每軍營令定一官專簡

較逐水艸合羣牧放仍定一虞候果毅專巡諸管水艸各令方界牧放不許參雜諸軍馬聚會

其數既衆應行六畜並仰明爲軍印仍須別爲

管印防關失虞擬憑理認

牧馬法

六韜兵法曰凡戎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艸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廐尅剔毛鬣謹烙四蹄戕其耳目毋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鞍轡勒御必令全好乏絕輒補

六韜凡馬不傷於末必傷于始不傷于饑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切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之覆載也

戰守全書

卷五

戰部

天

凡軍行每營先差一官專知牧放不得連繫諸營各作一異旗放馬一記旗放驢並於所管地界放牧如營側艸惡卽計會虞候別擇放地不得交雜如卒有警急追喚見旗則知驢馬處所凡馬逐營各爲印記以防關失理認如亥卽印所部官驗印是本管畜產卽令皮剝如印不同卽是盜殺它管畜產論如軍律

牧馬事宜

每營一官專牧放各作異旗牧馬驢勿混淆則

便追喚牧畜馬中驢外馬各營印記馬驢

各備多數恐有增補軍數亦宜然馬有遠方有善走馳坡藝澗者名跳盪馬聚以冲陣追賊探報精神惺惺又善馳驟者曰巡哨馬奇兵翼衛巡行應急見羣馬動而不嘶性良者夜伏刼截壯健遲鈍者駐隊將出戰預令人披帶衣械馳習不住未遇敵且緩行以舒其氣餵飽宜牽行二三里以養其氣走驟欲住看遠近漸漸收勒陡收則損有誘賊馬之法

戰守全書

卷五

戰部

完

見青引者芻也聞香引者餌也見白引者水也皆授其喜而陷之則擒之

查理衣甲器械

凡下營訖司胃及佐卽巡隊簡較兵甲器仗等如有破綻損污卽須修葺磨礪如其棄失申上所繇便爲案記準法科

李靖兵法威

一衣甲破損尋常串聯官給皮線錐刀務整齊一鎗刀鋸刃劍戟等物常要快利行軍須知

一出軍在外常切照簡隨身衣甲器械鞋履整

齊准備，繞路用之。行軍須知

恤士卒

武經總要曰：凡將佐三日一巡本部吏士營幕，閱其飲食糗糒，均勞逸，恤疾苦。威繼光云：軍中將士當同甘苦，如步卒在前，將官須按轡徐行，每至險處，卽宜下馬，逐隊而趨。凡遇安營止宿去處，主將當逐一巡視，庶幾恩厚而令可行。

養兵力

戰守全書

卷五

戰部

辛

武經總要曰：凡將欲臨陣，士卒不得執作勞役，聽補緝衣履，務令安逸。

又曰：凡軍中除依時教閱外，主將不得勞擾軍士，務令休息。

又曰：永樂十二年，凡管軍頭目須愛恤軍士，軍士聽令不許怠慢。

又曰：凡步軍既入賊境，除器械外，不得負重過十斤，如不在賊境，任輕重自負。

凡軍馬除器械及戰須物外，不得負斤兩之重。

養病傷

李靖云：軍中病人被傷損稍重，並須移歸近便州縣將養，以防急病遺棄，被賊收擒，說其事機漏泄軍務。

李靖曰：諸每營病兒，各定一官領去，簡較煮羹粥食飼，及將領將行，其初得病及病損人，每總通狀報總管，令醫人逐營將藥救療，如法仰管主共簡較病兒官，量病兒氣力能行者，給兼一人，如重不能行者，加給驢一頭，如不能乘騎畜

戰守全書

卷五

戰部

至

生通前給驢二頭，兼二人縛繫，將行如奔擲病兒不收拾者，不養飼者，簡較病兒官及病兒兼人各杖一百，未死而埋者斬。

凡軍行士卒有疾病者，陣傷者，每事先定一官專掌藥餌，馱舉及林養之人，若非賊境，卽所在寄留，責醫爲治，并給僦人扶養，若在賊境，卽作馱馬舉及給僦將之隨軍而行，每月本隊將較視巡醫藥，專知官以所疾申大將，間往臨視，疾愈則主者僦人厚賞，恐不用心，故賞之，如奔擲

病人并發餉失所主者皆弃擲生理以此求士
效力不可得也

戚繼光曰凡軍行在途遇有疾病把總官驗實
隨即稟明給文送所在官司撥醫調治痊可即
便追來敢有詐病推避者治以軍法

行軍須知云士卒實有病患艱於行履驅使者
即時報復主將速令擡往寄所不可枉占少壯
擡行或遲避役而托病者罪有所歸吏士相容
者同罪

戰守全書

卷五

戰部

三

永樂十二年凡軍中有病者管隊官即令醫療
掌藥料官及醫士常加巡視不許勒取財物違
者重罪

武經總要凡各兵遇有疾病本日同夥即報本
隊長隊長親看緩急報赴哨官哨官報赴本總
本總即日報本府以憑批醫療視遇在客戍本
府親詣撫視每軍定官掌藥餌馱驢及扶差僚
人軍士病者未出境醫治已出舉以隨軍部將
親巡醫視大將間視愈則主者僚人皆賞并置

失時養並決罰之氣未絕而埋者連坐斬之死
者祭埋將較親哭之立標以記待後日取之

出征遇有乏馬病兵不能前行登時驗實稟到
主將給與信票聽差人押送迅地城廓府衛州
縣營寨所堡巡司調理病者仍許畱一人看待

湯藥病痊即遣赴本營該地方先具痊可結狀
申查如痊而不赴軍營所在者以後期論若死
於行軍所者本隊伍掘墓瘞之仍立標記哨將
率頭目以隨帶飲食奠之違者以故弃論事後

戰守全書

卷五

戰部

三

取回

若下營後即送中軍醫治不許遺營外或繼光

卹死亡

通典曰凡軍行吏士有死亡者給其喪具使歸
邑墓此堅軍全國之道也軍人被瘞即給醫藥
使謹視之醫不卽治親親之

李靖曰有死於上陳以禮祭葬優給家室有死
於行陣同火收其屍及因敵傷致斃並具狀陳
亦以禮祭葬吊贈如但爲敵所損卽隨輕重優
賞

又曰諸兵士或亡祭埋之禮不必備以棺槨務令權宜輕重折衷如賊境或者簞醪祭酬墓溪四尺將較親哭之仍立標記以防後取若主將使人臨突內地非賊廷死者准前祭哭通歸本貫每人給錢帛充送終之用所錄不舉者罪之

樵採市易

凡樵採每三日一次於辰飯後正巳時聽中軍號一盪掣起樵字旗俱出每官下用隊長一名領去限兩時辰俱到營外候齊稟赴中軍掌

戰守全書

卷五

戰部

五

號二盪各兵仍赴木城邊擊鎗如前方開東西二門放進餘門不許

武經總要曰一入它境安營造飯樵採不可遠去須用哨馬四面卓望見賊即回

凡營壘已定兵士須出樵採及市易者人持一木牌書姓名門司驗認始聽出入者三人以上不得獨自

威繼光曰軍行所至地方須用糧折工食白銀平文買寧讓毫厘使市人心悅不日諸貨益集

物價自賤不止於毫釐便益

厠井

一兵士每下管訖先令兩隊共掘一厠李靖威繼光凡白日登厠員役繇各管門將腰牌懸于門上方准開門而出畢即還認腰牌取帶回管如夜間不許出營即于各自厠邊方便天明起行則埋掩久住則打掃送出遠者照前汲水例行法處夜解每馬軍一旗每車兵二車各開厠坑一箇于本地地方遇夜即于厠中大小解天

戰守全書

卷五

戰部

五

明吹打時遇起行則埋之遇久住則打掃候開門送出營外遠遠棄之夜間不許容一人出營解手威繼光

災祥

一軍在營有天象雲氣虹霓流星墜落土地變作飛禽走獸入營陣衝突過者並不占之

戰守全書卷之五終

戰守全書目錄

戰部

卷之二十八

起管

管不宜久住

住則習藝

詔有不便即回奏

軍士宜日奏

機密事不得憑口宣

公文防賊捉

日夕議事

務和協

賊情主將自知

士卒有過即處

熟事人不得頻移

戰守全書卷六目錄

外來人宜慎

疑異宜慮

軍中交代

回軍

議處回軍

符契

字驗

傳信牌

下管備警

防奸細

布城

軟壁

剛柔牌

剛柔牌式

銜枚圖

望樓第六十三

望樓

地網

土壕

通鋪

斥堠聽望

傳烽

外鋪

拓隊

探候

戰守全書卷之六目錄終

戰守全書卷六目錄

二

戰守全書卷之六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戰部

起營

戚繼光曰凡軍起營一五更三點掌號一通播鼓一通各軍舉燹發播畢掌二號下號燈車騎燈俱下微明陞臺放砲陞旗吹打畢各馬步兵赴各營將營將千把總赴主將各回話夜巡無事如有事云某處驚營失火絕更有警之類回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一

話訖掌號收伏路兵發架梁塘撥馬畢掌號笛聚官旗發放或不吹號笛聽用旗號招聚畢再掌號一通舉燹令砲一聲吹吽囉起身再吹吽囉上馬放開營砲三箇吹天鵝聲三吽喊三點鼓開營起行

永樂十二年令凡行營須大營旗纛起行或聽駕前銅角聲各營方許行

營不宜久住

武經總要曰凡軍營不利久住久則弛慢賊因

得計時有移易則人不懈怠賊亦不測

左傳曰凡師之出一宿爲舍、宿爲信過信爲

住則習藝

武經總要曰凡軍行住營三日外並須教習武藝繕備器械

又曰凡軍中教射先教射近次教射遠

詔有不便卽回奏

遇天子有制詔或興三軍時不便於事者不得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三

漏泄於外卽時問養謂大戰勝負未知賞罰未定或遇軍興或被軍來退欲擬抽軍狐疑士眾或改差將吏人情未便之類兵法曰君命有所不受謂不便於事是也李靖兵法

軍士宜日奏

凡軍行主將不以有無事機並須日一發奏仍入急遞或事非文字可傳者卽差親信馳奏武經總要

機密事不得憑口宣

凡朝廷間機密事宜及兵甲錢糧文字不得只憑口宣須親見宣敕方得奏報

武經總要

公文防賊捉

至將在內統兵偏裨領兵出戰在外凡軍前有所缺用及賊兵事宜變動若用公文往來報告被奸人於路接之或賊軍捉去卽漏泄事機反遭其害合將通書題內於月日下書號卽知所言事宜若被搜捉可無知號故置簿兩相符給配字定號主帥統節略數本林隨身如賊軍用職字全書

卷六

戰部

三

古詩或千字文假令配定天字號弓箭地字號添步兵如統將軍前要弓箭卽書天字號軍前動靜可知應報若神庶免漏泄軍機反遭所害李靖兵法

日夕議事

其軍內節度大總管臨時改變處分每辰朝卽諸軍將論一日事至暮卽共論一夜事若先爲久長定法則恐有漏洩狂賊萬一得知翻輪機便

李靖兵法

武經總要凡軍行大將平明與諸將論一日之事夜與諸將論一夜之事

務和協

一部署鈴轄以下商議兵政務在和允卽時裁遣違者以違制論若所執顯涉頗曲者除名戚繼光曰禁乖異凡將領官哨隊長不和協陷妬忌因而悞事者軍法處之商議兵機務在平允卽時決定違與執拗者處治

賊情至將自知

職字全書

卷六

戰部

四

李靖曰一承受到軍密約號令及開報賊情聲息事宜文字只使自知常作隄備不許漏泄令衆人知之如漏泄致賊變生者斬戚繼光曰凡承受到軍期密約號令及開報賊情事宜文字只可傳到將領人等員自知常作隄備不許漏泄令衆人知之如漏洩致賊乘我者軍法不貸

士卒有過卽處分

李靖曰行軍在外未經戰陣吏卒有過輕則捨

之重則囚禁送於別司處分未可刑責抑軍不利又恐軍心不樂

又曰士卒有罪犯情理別無切害或悞犯者舍之情理重即時處分若移時恐有變

武經總要曰凡士卒有過本因錯失非有害軍士者至將量情愿減擬以懷人心

熟事人不得頻移

凡士卒臨事務熟主將指呼如已分定使臣主領其所管部隊不得頻有移易武經總要

戰守全書卷六

戰部

五

外來人宜慎

武經總要曰一陷没人投來當別差主務勿使隨軍恐爲備用防之

又曰凡得被掠將佐及敵中偏裨並驗問申奏又曰凡軍中不得多繫俘虜虛占防守之人

又云凡得敵中降人自陳軍中利害者不可卽聽須受而審覆之

疑異宜慮

李靖曰軍中士卒多惑妄言軍馬事端故人心

惑旌旗折帳幄動六畜爲怪一切不常異事主將再三詳察慮於未萌則大禍不生矣

軍中交代

武經總要曰凡將佐在行營應交代者舊將不得出迎先令嚴兵守備待新將到營發符敕令同卽聽交代

回軍

永樂十二年五月勅都督何濬尚書郭資通政范政大理寺丞馬麟鴻臚寺丞劉泉所有事件

戰守全書卷六

戰部

六

條列于後

一爾等所領運糧官軍人夫及忻城伯趙彞等所領運糧官軍人夫除存留官軍守城護糧外其餘官軍及人夫盡數領回原係扈從者令回北京不係扈從令回各衛所人夫卽便放回寧家生理

一清水源并殺胡城所存下運糧軍夫回途口糧務要照數一名名交割明白如是交割不明或有軍夫缺食爾等與原管糧及放糧官員俱

以軍法處治不赦

勅總兵官清遠侯王友副總兵廣恩伯劉才等回至開平除存留官軍一萬員名外其餘陝西山西寧夏甘肅各處官軍即便發回故勅永樂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制諭清遠侯王友克總兵官廣恩伯劉才克副總兵統領各軍馬步官軍回還務在整齊隊伍鋒利器械遇有胡寇相機勦捕所領官軍悉聽節制如制奉行說與清遠侯王友廣恩伯劉才前令爾等領回

戰守全書

卷六

戰部

七

各處官軍開平即發回原衛令且畱休息數日待朕至發遣其回

永樂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勅英國公張輔勅至即令清遠侯王友廣恩伯劉才將所領官軍自飲馬河至開平明白開報見在若干陣亡若干失陷若干病故若干朕至即要數目故敕軍退法

議處回軍

屬國復矣王子還矣畱兵守矣其先徵調官軍

俱奉旨發回各鎮聽候叙賞矣公曰兵適異域

兩逾歲華乍聞凱旋喜慰可知惟是歸家念切兼程前進人情之必然者恐擁衆齊來不但支領錢糧不便查點且沿途村落有限大兵一過鷄犬將無遺類至于臨江爭渡胥溺之虞尤可慮也況過關而西餉司接放起止無憑未免重冒之弊均當早為議處者也乃刊刻過關長單行令三協中軍除遠鎮就近寧家外各營官軍馬匹分別遠近以漸續發如某日先發某處官

戰守全書

卷六

戰部

八

若干員軍若干名馬若干匹定限某日出關備造文冊馳送本部再覆無弊填給長單用印鈐記批行委官沿途支放至山海止其前路餉司驗有印單按日接放無單查究餘倣此而又令各千總等官約束該營軍丁務在安靜不許騷擾故數萬之衆以漸西行未有變亂而一路錢穀俱不混淆

此萬曆二十年敕朝鮮司餉戶部文雜新疏

青溪暇筆云丁大用都閩征嶺南還言一日進兵與賊遇度日晡營遠欲退而賊勁退則潰矣

范泰將乃以我軍列爲二重，戒前行拒敵勿動，復行退半箭許而劄，劄既定前行亦退出，其後半箭許而劄，凡劄定必作氣齊力以拒敵，如此連數次，則已退十餘里矣。右所謂且戰且却，卽此類也。

符契

符契之設尚矣。周武王問欲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利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之用。奈何？太公曰：至與將有陰符。

戰守全書

卷六

戰部

九

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有却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軍敗將亡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泄告者，皆誅之。敵雖聖智，莫之能識，然近代或用或置，沿革不同。

永康定初製符契，頒于公邊諸部，今附其法于后。云符長一寸，闊二寸，厚六分，上面刻篆字曰：

某處發兵符，下面鑄虎豹爲飭，中分爲二段，牙

槽相合，右一段左旁作虎豹頭四枚，左一段右

旁開四竅，爲勘合之處，先勘合訖，却將篆文面

相向合定，於側面刻十千字爲號，其第一符勘

甲巳字爲合，第二符勘乙庚字爲合，第三

符勘丙辛字爲合，第四符勘丁壬字爲合，

第五符勘戊癸字爲合，左符卽全刻十千半

字，右符卽依次刻甲巳等兩半字，右五段雷

京師，左五段降付題道主將收掌。

戰守全書

卷七

戰部

十

凡發兵馬全指揮或三百人以上，至五千人，用一虎一豹符，五千人以上，用雙虎雙豹符，以下符之法，委樞密院，以右符第一爲始，盛以木函，封以本院印，與宣命相副，付於使臣，宣內具言下第一符發兵馬若干，主將遇宣與符，卽將左符看驗得合，乃爲興發，發訖，卽以本司印封題，右符還付使臣歸京，仍飛驛別奏。

凡主將所掌符契，專擇一官爲腹心典領，

凡給受符契，次第月日，所發兵馬之數，皆書於

籍勿得謬誤以備照覆若再有抽發樞密院
下右符第二至第五各以次行用周而復始其
降宣遣使封題勘合並如下第一之制其銅符
右段委樞密長官於本院嚴固封鎖以承旨主
事各一員典掌亦置籍抄記如法本院官通押
通相照驗

木契長七寸闊二寸厚一寸五分上下面並題

云某處契中剖爲上下二段上段內爲魚形并

題一二三次第下段內刻空魚爲勘合之處左

戰守全書

卷六

戰部

七

側題云左魚合右側題云右魚合上三段下一

段上三段畱主將收掌下一段付諸軍州城寨

主收掌

凡至將差發兵馬百人以上先發上契第一段

盛以皮囊封以本司印并文牒相副遣指使或

職司齎付文牒內具言發第一契兵馬若干其

州縣城寨主得牒與契即將下契與上契勘驗

得合乃交付兵馬付訖其上却用本司印封題

發付使人齎歸其第二第三契差發勘合並如

下第一契條約如再有抽發卽依次用之周而
復始其收掌給受委官置籍一準符制

字驗

舊法軍中咨事若以文牒往來須防泄漏以腹
心報復不惟勞煩亦防人情有時離叛今約軍
中之事有四十餘條以一字爲暗號

請弓

請箭

請刀

請甲

請槍旗

請鍋幕

請馬

請衣賜

請糧料

戰守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請草料

請車牛

請船

請攻城具

請添兵

請移營

請進軍

請退軍

請固守

未見賊

見賊訖

賊多

賊少

賊相敵

賊添兵

賊移營

賊進兵

賊退兵

賊固守

圍得賊城

解圍城

被賊圍

賊圍解

戰不勝

戰大勝

戰大捷

將士投降

將士版 士卒病 都將病

戰小勝

右凡偏裨將校受命攻圍臨發時以舊詩四十
字不得令字重每字依次配一條與大將各收
一本如有報捷事據字於尋常書狀或文牒中
書之加印記所請得所報知即書本字或亦如
印記如不允即空印之使衆人不能曉也

傳信牌

宋大將石普上言北面抗敵行陣間有所號令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三

則遣人馳告恐失計畫復虞姦詐請令將帥各
持破錢造牌遇傳令合而爲信真宗以古有兵
符廢之已久因製漆木爲牌長六寸濶三寸腹
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柄令可合又穿二竅容
筆墨上施紙扎每臨陣則分而持之或傳令則
書其言而繫軍吏之頸至彼合契乃書復命焉

下營備警

行軍須知曰軍行纔住安立營次一面差人卓
望把路人馬於四面巡緝再差白旗子探報馬

軍遠望見人馬急報至將其探報人馬每五
里爲一節首尾相見遞相傳報恐隘口路遠人
馬難以遠走

又曰安營寨外四方百里鳥飛毛落晝夜須覺
爲主將者令清而德政威嚴而謀密鳥獸不敢
犯界昔周亞夫下營細柳文帝爲之動容
營壘已設警備再爲量分遊兵於營外四面要
害去處每處給與鼓砲隱于幽僻之處武園林
村墮之中如有賊來犯吾營壘者前項伏兵即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四
從後舉砲鳴鼓而出以攻其背如此賊必警疑
潰散

四外要害去處裝塘伏路者每更輪流三人於
道旁防候如有細作潛來偷營切勿驚叫放賊
過塘遠遠暗襲至第二塘以裏後無賊兵相繼
者即與答號密切掩捕不許喧噪
行軍須知云一入地境安營造飯樵採柴薪不
可遠去須用哨探馬軍四面卓望見賊急回
一臨賊境凡採薪汲水牧放未出之先須用遊

兵四遠架梁見賊即便放砲使知迴避。
李靖云凡軍營下定常須防禦於營外去幕二十步列隊仗如臨陣對寇法晝夜嚴警縱逢雨雪其押隊官並不得離隊每營留馬五匹并鞍勒放飼防有警急立地要馳告。
武經總要曰凡軍慮營有突犯即令營外常置拓隊防護並抽常營戰隊充其隊去幕三十步均布隊間容隊若賊來拓隊不敵然後營中出兵相助不得令賊犯大營。
戰平全書 卷五 戰部 五
李靖兵法曰凡晝夜有賊犯營被犯之營即急擊鼓諸營亦擊鼓相應訖無賊之營即止唯所犯之營非賊敵鼓聲不得輒止。
又曰諸軍各着衣甲持仗看大將五方旗所用指之方即是賊來之路裝束兵馬出前布陣諸軍嚴警如須兵救一聽大總管進止不得輒動凡遇賊夜來犯我營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之制也立營之法與布陣同蓋止則爲營戰則爲陣大陣之中必包小陣小營之中必包小營前後左右諸軍各自有營大將之營

必包小營前後左右諸軍各自有營大將之營居中諸營環衛開落鈎連曲折相對再於各隊量抽短兵於營外五十步內裝塘如賊至塘所伴爲不知放賊過塘退遠然後放起火一枝營內軍士皆起披執兵刃禁聲安坐以待敵至即舉四角烽墩照耀營壘我軍於暗處伺立但見來者便以弓弩槍砲齊擊截其歸路奮勇疾戰如此則賊可擒也。
武經總要曰凡路口必立小堡上置柴薪穴爲暗道以胡梯上之令人守望夜聞鼓聲四起即令燔燎賊人夜入營門四顧屹然皆有小營各自堅守未知所攻大將營中或諸小營先覺賊至者當按兵勿動敵賊盡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衆堡皆起燃火內照諸營兵士悉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彊弓四面俱發若姦人潛入一營斫殺諸營即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輒動須臾之際善惡自分若或出走皆有羅網矣今之立營通洞豁達部分無法若有賊

夜至所營軍中無不警接雖多置斥壘嚴爲備守。黎明之夜彼我不分縱有衆力安能用之哉。李靖云山中狐兔野獸奔走山林及衆禽飛鳴喧嘩必有賊兵衆來宜備禦之。一賊入隘口待十過其四五我從後傍截之如賊驚亂則奮兵擊之必勝。一賊出隘口來關候其半出速馳赴之左右夾攻再遣精兵繇間道奪其高險以銳弩火箭下瞰攻之可以全勝。

戰守全書

卷六

戰部

七

一賊入境侵掠且按兵治力待其將退度其歸路從間道潛出精兵據險設伏再以大軍躡其後候賊入伏乃鼓譟而前奮力齊攻必勝。一賊衆我寡須要避易就險或乘其陰霾昏夜及潛伏林莽設爲疑兵隨形應變擊之勝。一賊入境內初來氣銳不可當頭截殺俟其四散搶掠其衆必分我當潛兵於鄉擊之或寺其將歸預爲分兵伏於歸路從三分之一以邀攻之則勝。

一敵人遠來疲勞可擊方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亂行可擊。

李靖曰一敵若於高山大隴揚兵而行者必別有精兵將繇間道攻我不意我當置望樓遠勝或有塵起鳥驚之處當潛遣精騎先於來路據險設伏待其至而擊之。

一敵若乘其風雪飄驟致令偏師來攻待我應之彼必倂爲敗此欲誘我入伏也我當漸趨緩追潛於軍後移設精兵截賊來路吸其後。

戰守全書

卷七

戰部

八

路密切覘望如有伏兵卽分軍爲三四潛入伏所互相攻擊若彼伏兵敗擊走我軍就彼伏定待彼來誘我者入伏卽起而攻之。

一我軍爲敵所圍斷我前後我欲突圍而出必當以步兵居內車騎長箭手鎗手刀手相參居外前後以長鎗大牌補空分爲三部各部勇戰突之出圍仍合一處互相犄角擡陣緩行慎勿驚亂。

右已上下營之法諸家兵法廣說多途爲將者

或在我界或在他境臨事變通不可不密也。問遇虜劄立高阜我軍早下如何結營各項火器如何安置擊打答曰兵家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大凡行軍必須遠爲哨探如遇天井天牢天陷天隙必亟去之無疑也萬一卒然遇虜劄立高阜我軍亦必相其高處趨而赴之不得處於卑下奇兵弓箭手各帶小神鎗與三連珠砲手相兼擺列當先衝陣護營軍依法布列立牌架軍隨卽裝釘牌架藉撥就於脚下按圖懸戰字全書卷六 戰部 尤

照依前法攻打問我軍占劄高處賊立低淺入該如何結營各項火器如何安置擊打答曰兵法云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我軍占劄高處賊立低淺地利得矣虜賊必不敢近其下相去亦必四五百步既爾據險然且不必結營俱隨其山勢方圓按圖劄立卽分遣奇兵於要衝以防掩襲其手執銃小神鎗亦裝勿放先將蓋口將軍及大連珠各相兼安置於牌架手把銃之前蓋口將軍就地大連珠前面亦就地但後掬一渠昂頭放各向賊營擊打賊或遣客騎來攻誘我飛砲鉛子須號令官軍慎勿妄發如果逼近我兵其蓋口將軍大連珠勢高必遠不可輕放却令牌架手把銃間道而出於前再出奇兵手把銃不於前兩班輪番裝放及出弓箭小神鎗齊力擊打賊爲潰亂乘勝出奇追斬滴水匡之戰是也。問賊與我軍彼此俱在山坡平漫地相敵四圍撲衝如何戰守火器攻放如賊旋轉左右來攻

火器如何打放答曰夫山坡者高下之間也賊與我軍一遇於此雖地形兩得不必隨其高下按圖創立隨分遣奇兵占立山頂勢緩方可結營攻戰如賊據山頂上下夾攻倉卒不能結營但火器利上弓矢利下須急令奇兵守把銃以攻上坡弓箭手各帶小神鎗以攻下坡及出牌銃手把銃輪番打放庶能取勝小蒜澗之地形是也或遇平漫地上雖勢均力敵須令奇兵衝陣當先護營軍如法布立牌架軍按圖結營如

戰守全書

卷六

戰部

三

或二三百步蓋口連珠手把等砲銃用藥若干安子若干砲銃昂頭高下鉛子平擊多寡或遠或近有力無力俱期增減停當百發百中彼此不差若曰賊離營百步蓋口將軍用藥七兩力火高遠若平置則後縮難放其大連珠砲每出用快藥一兩七錢安鉛子三個每個亦重一兩七錢裝置在地昂頭高一寸許鉛子第一個及可三百步第二個可二百步第三個可一百步手把銃每出用快藥八錢鉛子三個每個重一兩三錢脚立在地打放鉛子第一個可及二百步第二個可及一百步如大連珠昂頭高三寸鉛子第一個可五百步第二個可三百五十步第三個可二百步手把銃執把在手昂頭平擊第一個可三百步第二個可二百步如大連珠向高阜去處打放止裝鉛子二個昂頭四五寸第一個可五百步第二個可三百步手把銃止裝鉛子一個昂頭執把稍高亦可及五百步然用藥雖同鉛子則異但先出者其力大後出者

戰守全書

卷六

戰部

三

其力小其蓋口將軍聲勢大勝昂頭少差塵

李靖

可預定惡賊人偷號

李靖

或夜有賊犯軍營被犯之營擊鼓傳警一如晝

日非賊去不得輒止仍須盡力禦捍百方防備

不得叫喚諸軍擊鼓傳警訖鼓音即止各自防

備不得輒動被犯之營賊侵逼急即令告中軍

大總管自將兵救餘軍各准常法於營前後出

隊布陣以聽進止大總管先與諸將平常戒約

兵士或隨身將胡桃鈴爲標記不然打鼓從內

向外以相救助其被犯之營聞鼓鐸之聲即知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戰平全書

書印信之

永樂十二年令凡夜行相遇卽喝問有答號不得者擒送辨驗果是奸細照例陞賞故不答號及見而不擒者事覺俱治以重罪

凡各處退兵俱有文武衙門執照票多散在民間不復可收平時及行軍創野營之際奸徒執此票文口稱來投別生變詐毋問真偽俱以奸細論卽縛手送中軍查審定奪

布城

職平全書

卷六

重

重

用布雙層高四尺長一丈五尺每五尺爲一柱用柱四根用布五幅淡青色界磚石之形

王鳴鶴云但布城之制止可設疑愚敵或張或撤使敵莫測吾之衆寡若與賊營相向而卽恃此以爲安斷然不可恐後人不察多致悞事

布城有數法或用皮牘或用輕木而外加以竹用釘者最利急則擲之地可以當釘

板阻險其符法乃兵家隱昧之術激我士心而疑敵者也非真以此爲恃後人毋惑

之而爲所誤凡兵所帶繩串蔕藜掛於此

牌向外釘上以行用時取下鋪地圓藤牌雖爲擊殺之器而不能整束部伍凡賴之以束整部伍齊進止退入衆壯士氣進如堵牆退如風雨者惟有此牌之功爲大爲可用奈只可以遮革刀鎗而不能革鉛子尚俟天生豪傑之才更爲之其法長五尺橫闊二寸

軟壁

職平全書

卷六

職部

重

戚繼光曰硬木作架高七尺闊六尺以舊綿絮被掛上張陣前堵鉛子釘板可欄路

剛柔牌

戚繼光曰軟壁無他奇異用人所蓋綿被覆于木格上耳因一時從便之法然不若所製剛柔牌四五十步之外可以遮禦鉛子屢試無失然近至三十步亦要打透但鉛子銃必是遠放定無一二十步可放之事今開法于後不立圖者秘之其法以輕木爲長枕中用一檔牌身如木

牌太先用生牛皮二層釘之皮裏用好蚕綿三斤用布序爲一袋貼牛皮之裏用分水薄綿紙每二張鬆鬆圓爲一球挨行擺之又用蚕綿五斤序布袋一幅蓋之四邊竹釘定固通用灰漆四明裏面布處用油厚塗使不入水重可十五斤計費五兩以上只苦于價重而官司不能辦耳除此之外或以鐵爲鋒或云用鵝毛人髮或用密紙或用皮漆或用竹木而尖其瘡余曾極其智慮博採萬口之說盡以預造之方所費不知幾百金而竟皆不能避御鉛子未有勝此法者也

戰守全書

卷六

戰部

三

剛柔牌式

第一生牛皮一層內用好大蚕綿布衲一層

第三薄桑皮紙球一層密擺相挨

第四層好蚕綿納布一層蓋裏

以上通用灰布漆油最忌水入坐卧結實

御枚圖式

竹籤四寸長五寸潤上書隊甲兵勇親臨官押

油飾掛頭靜砲響各御枚肅靜代圖枚而用更

可查考小繩結於胸前

前面某哨某隊某甲兵某人

後面某官押寫御枚號令

望樓第六十三

牙帳前立百尺竿上置板屋四面開門狀如斗

令人上望賊賊有所攻隨其方面以小白旗招

之賊衆往來聚散遠近皆審而視之以告守

虎鈴經

戰部

天

戰守全書

卷六

凡軍營中必爲望樓其數量兵度地大率做地

聽之數選明目能視三四十里外有眼色者以

爲望子亦頻改易勿常置一處亦以子將一公

幹當每日一替之武經總要

望樓車坐轆長一丈五尺下施四輪輪高三尺

五寸中建望杆長四十五尺上徑八寸中徑一

尺二寸上安望斗鐵葉釘裏下施轉軸杆身釘

車中束繫床繩三綳上綳二條各長二十尺隨

管使用如要觀他城中虛實六繩鉄檣釘入立

耳中而規

望樓

右望樓高八丈以堅木爲竿高不及八丈則土施板屋方濶五尺上下開竅過人竿兩旁尋釘鋒八十個用索三綱上綱四條各一百二十尺中棚四條各一百尺下棚四條各八十尺尖鉄板十二個各長三尺板端穿鉄鑽凡起樓用鹿頰木三各長一丈五尺深埋之出地八尺用鉄又層竿數條更用木馬覆世木堅之如船止

戰守全書

卷六

戰部

說

地網

古人結草尚可以絆敵馬晉奔猶能以陷獸則今邊牆外掘品字窖坑或內安鉄尖之物或上覆草土使敵莫知或陷其中固亦地網之類然

無人看守卽跌一二敵馬餘可驚覺使用他物踏知填塞復陷平地矣此我不善用地網之故也凡用地網當於敵人來處或夜密遣衆挑掘成坑土覆以膠薄板片或只刻掘比馬蹄大些品字羅列如網上或以舊布片蓋之上土鬆壓灘平却用兵迎敵將往來近窖坑處擺陣以待相敵間少爲退回之狀則敵必前來捕趕不行想間必陷我品窖內卽急回以長鎗條鈎扎鈎之無有不勝矣不然卽徒設而無人善用之終

戰守全書

卷六

戰部

辛

土壕

凡軍營久住於山谷戰路掘斷爲土壕濶三丈深二尺以細沙散土填平每日簡行掃令淨平姦人出入與兵馬往來盡見亦因足跡便知多

少通典

通鑑

凡軍行去營二百里以來須置遞鋪以探報警急務要選使往來疾速平陸別置健足之人水路亦作飛艇或五里或十里一鋪從非寇來之方亦須置之

李靖兵法云每鋪相去三十里於要路山谷間牧馬三匹與遊奕計會有事警急烟塵入境卽馳報通典同

戰于金書

卷六

戰部

三

武經總要曰凡軍營遇夜又於賊來要路以探騎爲暗鋪各持薪炬藏火遙相應接仍於路左草中伏人或於高木遙望如覺有賊走報馬鋪舉火前鋪應了卽馳赴大軍大軍亦置望烽火人舉火相應

凡馬鋪每三十里一鋪以押官部押

斥候聽望

凡軍遣候吏必擇精明勇敢奇謀遠慮者令彼鄉國之人引導而往或刻獸足印中路爲却行

之狀或上冠微冠而隱伏叢薄之間蓋欲密聲勝迹無人知覺然後傾耳而聽專目而視諦伺他物以迎知敵人之情故見水痕則知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驗寇來之馳驟衆草多障者使我疑也飛鳥不泊者下有伏兵也駭獸奔逸者謀潛襲也敵來敵形門凡此之類皆可察而預知之必待逢敵之軍而後用其耳目則不能及矣若師行斥候多擇高要之處察望四邊前探不得推後探以爲鋒左矛不得望右矛以爲固

戰于金書

卷六

戰部

三

是以軍行軍止必先謹聽候之法也

傳烽

李靖法諸軍馬擬停三五日卽須去軍一二百里以來安置燿烽如有動靜舉烽相報其烽並於賊路左側逐要置每二十里置一烽接應令遣到軍其遊奕馬騎晝日遊奕候視至暮速作食吃訖卽移十里外止宿慮防賊徒暮間見烟火夜深掩襲捉將其賊路左右草中着人止宿以聽賊徒如覺賊來報烽烟皆舉烽通報軍司

如覺十騎以上五十騎以下卽放一炬火前烽應訖卽滅火若一百騎以上二百騎以下卽放兩炬火准前應滅賊若五百騎以至五千騎卽放三炬火准前應滅前烽應訖卽赴軍若慮走不到卽且投山谷逐空方可赴軍如以次烽候視不覺其衆火之烽卽須差人急走告知賊路旣置煙烽軍中卽須應接又置一都烽應接四山諸烽其都烽如見烟火急報大總管云某道烟火起大總管當須嚴備收拾畜生遣人遠探

每烽令別奏一人押一道烽令折衝果毅一人都押蓋烽燧者軍中之耳目豫備之法不可闕也唐兵部有烽式尤爲詳具今之邊塞所置則頗爲簡略而易從唐李筌所記法制適與今同今以唐式錄爲前而今法次之庶參考用焉唐法凡邊城堠望每三十里置一烽須在山嶺高峻處若有山岡隔絕地形不便則不限里數要在烽烽相望若臨邊界則烽火外周築城障凡掌烽火置帥一人副一人每烽置烽子六人

並取謠信有家口者克副帥往來簡較烽子五人分更刻望一人掌送符牒並二年一代日須教新人通解始得代去如邊境用兵時更加行兵五人兼收烽城無衛兵則選鄉丁武健者給杖克

置煙之法每烽別有土筒四口筒間火臺四具臺上擇樅板安火炬各相去二十五步如山險地狹不及二十五步但取應火分明不限遠近其煙筒各高一丈五尺自半已下四面各潤丈二尺面上則漸銳狹造筒先泥裏後泥表使不漏煙筒上着無底瓦盆蓋之勿令烟出下有烏爐竈口去地三尺縱橫各一尺五寸着門關閉其烏爐竈門用木爲骨厚泥之勿令火焰燒及其烽筒之外皆作深塹環繞在烽貯備之物要柴膏木材每歲秋前別採艾蒿莖葉草條草節皆要相雜爲枚烟之薪及置麻蘊火鑽狼糞之屬所委於偽積反處亦掘塹環之防野燒延燎近邊者亦量及弓弩

用烽火之法應火炬長八尺擡上火炬長五尺並二尺闊乾葦作薪葦上用乾草節縛縛處周回揀肥木其次炬擡等在烽每道當蓄一千或作具以上於舍下作架積貯不得雨濕其土筒裏常須預着羊糞鬱心火使暖

凡應火土筒若向東應筒口西開若向西應筒口東開南北準此諸烽烟相應時於土筒旁級上立開盆放烟合盆滅烟其烟看放時若無事盡一時有事盡二日若晝放烟至夜即放火無

戰平全書

卷六

戰部

章

事盡一時若夜放火至天曉還續放烟後烽放訖前烽下應烟盡一時火盡一炬即差脚月人走問探知失候或被賊掩捉其脚力人問者亦須防慮且至烽側遙聽如無消息喚烽師姓名若無人應接先徑過向前烽依式放火仍錄被捉失候之狀告所在州縣看審

凡白日放烟夜放火先須看筒裏至實不錯然後相應時將火炬就鳥爐竈口裏焚熱成焰即出爲應一炬火二人應二炬火二人應三炬火

三人應一炬火四人應若應滅時將應火炬揀鳥爐竈口裏不得火烟出外應滅訖別捉五尺火炬參着土臺擡上烟相應時一炬筒烟一人開閉二筒烟二人開閉三筒烟三人開閉四筒烟四人開閉若晝日陰晦霧起望烟不見原放之所即差脚力人速告前烽霧開之處依式放烟如有一烽承兩道已上烽者用騎一人擬告州縣發驛報烽來之處若烽與驛相連者只差驛馬

戰平全書

卷六

章

凡寇賊人境馬步兵五十人以上不滿五百人放烽一炬得審界事宜及有烟塵知欲南入放烽兩炬若餘寇賊則五百人以上不滿三千人亦放兩炬審賊五百騎以上不滿千騎審知南入放烽三炬若餘賊寇三千騎以上亦放三炬若餘審賊千人以上不知頭數放烽四炬若餘寇賊一萬人以上亦放四炬其放烽一炬者至所管州縣鎮止兩炬以上者並至京先放烟火處州縣鎮即錄狀馳驛奏聞若依式放烽至京

訖賊同放烽一炬報平安凡放烽告賊至者三應三滅報平安者兩應兩滅

凡告賊烽起處即須傳告隨近州鎮縣城堡村坊等人令當處備警固不得浪行遁牒

凡烽號隱密不令人解者惟烽帥烽副自執鋒子亦不得知委

凡烽帥烽副當審者須在烽臺簡視若將家戶聽於塾內安泊烽子則晝分爲五番夜分持五更晝候烟夜望火凡烟火晝夜須行二百里

戰中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烽臺於高山四望險絕處置之無山於平地置下築羊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爲準臺高五

尺下濶三丈上濶一丈形圓上建圓屋覆之屋底徑濶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版爲上覆

下棧屋上置突竈三所臺下亦置三所並以石灰泥飾其表裏復置柴籠三所流火繩三條在

臺側近上下用屈膝梯上訖復收之四壁開望賊孔及安火筒置水甕乾糧麻蘊火鑽蒿艾俟

糞牛羊糞每旦夜平安舉一火聞警報舉二火

見烟塵三火見燭燒柴籠如每早夜平安火不來則烽子爲賊所捉一烽六人五人烽子逾知更漏觀望動靜一人烽帥知文書符牒轉遞之事此法與李奎同

外鋪

武經總要凡軍營警備之外每軍必別設兵候一軍量抽戰士三五十人於當軍四面三五里外要害之路夜設外備每鋪給鼓三面自隨如夜中有賊犯大營其外鋪看賊與大營交戰即

戰中全書 卷六 戰部 五

從後鳴鼓大叫以擊賊後乘得機便必獲克捷凡每夜定鋪時每鋪令貯火具五條乾草一束

仍令種火若有警軍每鋪並相救傳報不得隔越仍舉火炬照之中軍即擊鼓令諸營遍覺將

士但被甲冑持弓矢見走者即射自然立定賊若稍衆多軍疾出兵救援其偷營驚軍多作叫

聲宜密辨之

拓隊

武經總要曰凡軍營慮有突犯即於營外常置

拓隊防護並抽當營戰隊克其隊去幕三十步均布隊間容隊賊若來拓隊不敵然後營中出兵相助不得令賊犯大營

探候

六韜武王曰吾三軍過大林廣澤平易之地吾望望失誤卒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敵人翼我兩旁越我前後三軍大恐爲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之法當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所在地勢地利則以武衝爲壘而前又置兩踵軍於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卽有警急前後相知吾三軍常完堅必無毀傷武王曰善哉

戰守全書

卷六

戰部

早

諸葛亮兵要云軍已近敵羅落常平明以先發馳軍前十里內各按左右道路十里之內數里之外五人爲部人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看隱蔽之處軍至轉尋高而前第一見賊轉語後第二第二詣主者白之凡候見賊百人以下但舉幡指百人以上便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

察之

武經總要曰立探旗軍前及左右道路各十里之內五人爲一部人持一白幡一絳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轉與後第二三部詣主者白之賊百人已下但舉幡指百人已上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一探報白旗見賊卽開無賊卽捲

戰守全書

卷六

戰部

早

李靖兵法曰諸兵馬旣逼賊庭探候事須明審諸營住及營行前後及左右廂肋五五里着馬兩騎十里更加兩騎十五里更加兩騎至三十里一道用人馬十二騎若兵多發引稍長助上卽更量加一兩道使令相見其乘馬每令遙相常接見高行各執一方面異旗無賊此旗常捲見賊卽須速展軍營見旗展卽知賊至須覓穩處旣先知賊來得設機伏整齊部伍迎前出戰其最遠以及次遠人須與好馬乘騎不然被賊捉將

武經總要曰立探馬軍行前後及左右道上

里着探馬兩騎十里加兩騎十五里更加兩騎至三十里十二騎前後一道其最遠及以遠者各帶鎗壯馬給與之馬弱則恐爲賊所擒若兵多發引稍長卽于上更量加一兩道其乘馬人每令遙相見常接高行各執一方面旗無賊則捲有賊則舒以次遞至大軍大軍見旗展則知賊至庶先知賊來得擇利便設機應變迎前出戰也

李靖曰凡軍營不定夜則別置外探每營以折

藏牛令書

卷六

戰部

望

衝果毅迭作番次每面四人每人領馬五騎於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如有警急馳報軍中或令馬軍至一更時舉火相應賊見火號不敢偷營

凡探候得賊事宜並與隣道主將密相開報

戰守全書目錄

戰部

卷之七

遊兵

捉生

一下夜管說

一簇蓼繩連利於收起

鐵蒺藜

鬼箭

戰守全書卷之七目錄

藥箭夜不收偵射賊馬

暗管

定鋪法

更籌

傳箭

暗更

立號法

戰守全書卷之七目錄終

伏路

夜管

夜伏耕戈

鍬菱角

電掃雷丸

暗地移管

持更法

更鼓自鳴

漏刻法

輪坐更

聽子

戰守全書卷之七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戰部

遊兵

一入他境雖足偷路暗行不令賊知亦須令遊奕軍馬於道路左右前後高山四望恐有伏兵即報至將知之大兵于當脚下占其高地結陣而待之

行軍須知曰一先鋒遊奕捉生入他境不得先

戰守全書卷之七

放煙火不嫌恐驚動自家人馬且恐賊得見之預為設備

預為設備

虎鈴經曰遊奕于軍中選驍勇諳山川泉井者

克之常與土濠烽鋪計會交牌日夕選候於亭

障之外捉生間事其軍中虛實體用勿使遊奕

人知其副使子孫竝用久在軍中行人騎射者

克之通典亦然

伏路

行軍須知曰凡伏路人在於城外不拘晝夜但

放起火三枝砲響三箇是有賊來偷城中軍餘
瞭見如是白晝則放砲三口扯起大旗城內人
丁盡數火速上城守禦一照守城號令條約賊
去落旗人丁休息若夜間瞭見城外不拘何面
伏路人放起火砲響則車起雙燈二盞放大砲
三口廠內人丁盡數出向壕口以備攻打賊退
落燈人丁仍向廠內休息

又曰一伏路之兵卽以各枝分割地方所向之
方爲信地每日辰時後赴中軍領令箭赴彼交
替日則辨往來真偽盤詰好細照前更換

賊繼光曰凡差伏路人役每一晝夜換班一次
俱以辰飯畢遣出到彼該回之人卽還赴中軍

銷報

行軍須知曰凡伏路人已舉火號而中軍接應
遲延毫刻或砲響不致大響以致在廠之人聽
聞不明及燈籠不亮者致賊突到城下攻城登
雉掌號鼓手瞭望人役以軍法示衆決不貸生
掌印官細打一百割耳

又曰凡平時各應備器具什物不完者應備之
人軍法施行掌印官連坐

又曰一野營中夜後伏路人去先放其號與之
則營中別令放號不得令伏路人知之恐被賊
所捉偷號亂營

又曰一伏路人馬在外多恐被賊兵所捉於夜
黑監放來詐作有事故報覆寨中及賊施計謀
欲陷我軍者須是隔門仔細辨認

又曰一野營日暮差出伏路人馬已出營門其
有事回報卽隔門傳報先辨軍號及辨語音識
認是自家軍人方可向前問得事宜次第報知

方可開門

捉生

凡軍所駐於奇兵中選出驍勇果諳山川道路
及久在軍前人與舖兵計會交牌日夕通候於
亭障之外用捉生之法捉敵人樵牧間覘者生
擒以歸以訊問賊中事機其舉用勿令遊奕人
知

夜營

凡夜營俱照定過燈炬為號各看燈籠遵依各哨視中軍之燈各隊視本哨之燈各兵視本隊之燈如錯比白晝軍法加一等遇大風雨則視火把

夜管燈旗圖



戰守全書

卷七

戰部

四

中總塘報等燈俱圓而黃高圓俱七寸

右總燈尺寸同但用白油紙

後總燈尺寸同但用綠油紙

罩蓋或備一時遮隱使寸明不露或明營暗徙

或暗營條明為莫測之巧

一下夜營說

戚繼光曰照得兩浙自用兵以來每遇敵晝則空腹圍戰至夜復又饑奔二三十里之外人家或入城郭宿歇至曉復合而賊於一夜之內黑地預設奇伏轉移流突自昏至旦五六十里有之我兵既明尋賊之所行疲氣息又有未戰而已遇其賊伏者有之往往取敗再或不入其伏定失其地利是以我勞而不及謀賊逸而伏多中為今之計夜營既熟復有炊竈宿飽于野遇敵即與晝夜相持遇倦以奇遠之遇暗以死士傳之將見賊欲散掠而畏兵相守不敢分其勢欲散戰而我有所守具不得與我戰竈炊無所饑竄必矣摘角上策無出乎此後開旗上燈籠布罩者夜操之具也布城蒺藜拒馬者立營之壘也枕鐃等者治營之器也

戰守全書

卷七

戰部

五

夜伏耕戈

戚繼光弩機用浮輕箭染艸烏毒藥以線引繫
橋上須於二三十步外橫路而下堆艸藏形觸
線機發其箭必中恐害自人須阻所行要路

此拴繩腳下留分脚掛弩弦住

藏字全書

卷七

戰部

一

此弩機

此弩機

此弩機

曲機橫機

此稍後大頭
歷在橫機下

此雙股木作八字

此弩機
此弩機
此弩機

近來賊用長竹先打而行則機發于人足之先

弩又無用今當多用如百弩連成數丈其機只

在向我處弩盡頭下之俟彼走進踰弩將盡處

就長竿先發其機則不能退出數丈矣又當分

作三四箇機渠能打發其一機即謂盡發矣而

不意又有未發之機也若三五弩而擺丈餘地

則無用且未必矢矢俱准着人身恰得正好

丹陽邵守德云其工價甚大其用有三若伏於

營寨要道可以禦賊之偷管切寨若伏於山野

戰守全書

卷七

戰部

一

僻路可使寇不能逃若伏於冨家門戶可使賊

不能入造法以檀木朽木爲身茅竹爲擔弩後

置一木人上弦或連發二矢或三矢量賊往來

必絲之路設之以木架架弩任意高下或竹徑

或稻麥叢茂弱密處設百餘把止用一絲線作

機關不須人守賊至不疑而動其機百弩齊發

一人不能逃生也倭奴普通荒村窮谷無處不

至此器甚妙

一蒺藜繩連利於收起

威繼光每一小尺一箇每一步六箇爲一繩俱用繩串入蔕心中而出每一小队前面下五層共計十五根俱牌上掛帶以行

鐵蒺藜

步卒夜宿用此防賊

鐵菱角

用與上同

喻子曰二物之用皆須置沙草中使不得掃不知而蹈之不然無益也

鬼箭

竊守全書

卷七

戰部

人

鐵蒺藜糞汁炒藥毒藥戳脚曰鬼箭撒地以爲阻路守險之用威繼光人撒竹筒筒用備竹去皮庶不裂長一尺上用木蓋下用原節爲底貯糞藥應之於腰用時手撮撒之地均勻且速而不結除此皆垂插蒺藜不利矣

電掃雷丸

其爲器也管用七尺以銅爲之小管七寸而以藥發之小管之口塞以鉛丸出入囊中日夜任發遠者一二里近亦二百步丸及之處入馬驛傷此建德日錄所載

藥箭夜不收俏射賊馬

造藥之法山西陽曲縣陽溪諸里極爲精製藥成先試淬針以之刺蛙一跳卽死藥味不難卽本土所生烏頭婁離等物夜選垂覺有膽之人各藏牛角短弓竹杆小箭待虜睡熟將馬拴住攢簇以藥淬箭臨到跟前或十步或五步暗行刺射戰馬一中無不死者亦古人夜解賊馬鞍之類也

竊守全書

卷七

戰部

元

若一至機動火落砲卽打出不唯駭敵人之來亦可警我營之備王鳴鶴曰戚公夜營之法甚善恐只自兩浙用兵言之耳若與四夷對壘雖欲不下夜營不可得也何也去國千里張軍宿野乃其定例今因腹裏承平日久人不知兵此夜營所以作也于在關中防虜則多掘品字坑及栽鹿角挑溝以爲固緣北地無深艸茂林不便故不得其上而思備其下及至川費用兵則欲伐竹木旋整排

柵架以弩樓緣地多山石挑掘不便是不得其下而思備其上若兼南北之法以備之斯可稱善矣又恐敵人出兵擾我前後我兵既勞更不得睡則精神易疲則當於敵之來路分兵傳號更番坐塘以待或下地雷或用木砲懸機於路敵若一至機動火落砲即打出不惟駭敵人之來亦可警吾營之備庶得早覺而預待之更燃火具於營之八面各去營一二里撥兵候之居敵於明而居已於暗一見敵形則暗發弓矢夾

韓字全書

卷七

戰部

七

砲制之必如此方可稱夜營之備每見戚公之書遇有當言而有不言者是恐盡洩其巧也今不表明恐後人卽以爲可恃則不爲趙括者幾希

暗營

戚繼光曰凡要下暗營看閉門時不吹打便知要下暗營各營燈籠點起用衣服蓋藏于車內不可以不用遂不燃恐一時卒用燃之不及也中軍先用令箭傳營將得知用兩根欄杆細縛

在一處傳起各隊長挨傳一遍復轉前哨第一隊長解去一根交一司把總收查仍轉一根回令人下暗營衆人俱知候傳令箭一枝各人收拾立起聽令再傳小短箭一枝卽挨哨密行前有預差官軍在彼問他暗號對着卽聽他調度密密下營卽使下營差錯只許一人暗行低聲扯改不許開口大叫違者斬首

韓字全書

卷七

戰部

二

又曰凡下野營在賊不知之處日落斷火不許燒燎柴草恐賊遠望夜來攻我營寨夜間不許支更鼓止令傳箭約量回數定立更次守門人須要辨認奸細非奉將令不許擅開營門又曰凡夜傳暗更籌箭每隊撥兵二名守木城卽傳箭迷失更箭者上下查出軍法示衆又曰主將發箭傳時不據何處起箭過于車上敲三下彼車守更之人接得卽傳失悞者軍法重治馬軍守夜者不傳箭臨賊絕更者斬無賊時止于細打合兵內兵足三營卽輪將官一員總巡各營中軍千總各輪一員各巡本哨各司

把總各輪一員巡本部一司內各局百總輪一員巡本司各局下旗總各輪一人巡本局車正每總之車輪一人巡八車巡法嚴於三更四更五更止

又曰凡暗住處所乘臨時傳知卽便起暗號文暗更暗傳約束非用令票卽用巡視但初起或初住時中軍下車旗及落旗不播鼓不放砲吹打卽是要行暗令

又曰不用金鼓之聲旗招之色有檢開物件傳

軍守令書

卷七

戰部

主

到卽照令行止凡傳某物自起處傳來必親到行營主將手中登記明白仍傳交主將收查要止傳草木要坐傳石塊要緩行傳長棍要急趨傳貫耳小箭要收拾傳戰或賊不遠或防伏賊傳長令箭卽便於脚下立定每司爲一營搶擇地勢照給過營陣立定聽候每總爲一處並不許相連又要相應

又曰凡正下明管倏然要改暗管仍畱明管者看中軍將雙燈連旗照各營燈火通點俟照前

傳暗令各將燈火蓋藏原處以便移管照前下暗管俟移管既畢畱的當好漢每燈一名將燈仍行明開傳擊梆鼓

暗地移管

戚繼光曰凡暗地移管別處夜則燈籠畱在空中管各聽隨編發字號如中軍設甲字則是左哨凡言甲字一卽左哨第一隊餘倣此不預定者恐奸細知之如在近賊則又不用字號以禽獸之聲爲號隨時給與哨官哨官依次相諭通和

軍守令書

卷七

戰部

主

定鋪法

武經總要云定鋪者每日戌時嚴警鼓動虞候領甲士一隊建旗幟立號頭巡軍中及城上在野則巡營外定鋪疎密坐者喝問誰何行者答曰虞候總管某坐喝曰作何行曰定鋪如此三喝三答訖坐者曰虞候總管過

持更法

行軍須知曰凡營夜持更者每鋪十人每更二

入候漏鼓擊板一人專聽雜事不至睡魔驚泉者亦須遙相驚覺臨時或添密號鼓弓箭應之即姦人無所施計舊註更舖之火更置狗舖軍在賊境將士遠行困乏藉狗以爲警也

李靖兵法曰諸軍營隊伍每夜分更令人巡探人不得高聲唱號行者敲弓一下坐者扣鞘三下方擲軍號以相應答營界巡探周而復始擲號錯失便即夾罰當軍折衝果毅並押鋪宿盡更巡探遙相分付虞候及中軍官人通探都巡

戰字全書

卷七

戰部

五

更籌

戚繼光曰武經總要凡行軍宿野遇日晦夜暗必須定更傳籌知蚤晚先以一日有百刻分一十二時每一時有八刻二十四分每一刻六十分共五百分爲一時依二十四氣節爲十二籌以日出入爲則每籌長二尺四寸上書各得本節日出入時刻分晝夜長短之數或不用籌取珠二串一串用小珠七百四十箇爲數緊慢行數七百四十餘步或數珠七百四十餘箇程限

戰字全書

卷七

戰部

五

該二里二十七步餘爲一刻行數七千四百七十餘步程限二十里二百七十餘步爲十刻晝夜該七萬四千七百餘步程限二百零八里有餘是爲百刻每一時八刻二十四分該行六千二百二十五步數珠即六千二百二十五箇爲一時十二時約程限與百刻同凡定更籌晝夜各長短不同依十二時候節氣各以長短刻數隨時分派朝以日出夜以日入爲始時定而更漏均大同小異可爲警備矣且如安營一商

一直更往回一百八十步發一籌更每里發二籌春秋二至計二百籌冬至二百四十籌夏至一百六十籌籌盡天明其夜天曉卽以此定之行兵以令箭代籌

又法曰行軍於外日出日沒時搥鼓吹角爲嚴警凡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角一十二變爲一疊鼓音止角音動凡鼓三通角三疊晝夜足矣又近代馬上法以數珠記時先約一晝夜爲準餘日倣之與刻漏無差

戰平全書卷七

戰部

二

更鼓自鳴

用木板作屏廂一副內安金鼓以刻香爲驗若焚到一更則打一更次第而行萬無一失

傳箭

虎鈴經曰每時有八刻二十四分一刻六十分

一時十二時合一百刻冬至前三日改第一箭

晝四十刻日出辰時二刻夜六十刻日入申時八刻每更一十

二刻每點二刻二十四分後三日改第二箭晝

四十一刻日出辰時半刻夜五十九刻日入酉時半刻每更一

十一刻四十八分每點二刻二十二分小寒初

日改第三箭晝四十二刻日出卯時八刻夜五十八刻

時日入酉時一刻每刻一十一刻二十六分每點二刻一

十八一作九分後九日改四箭晝四十三刻日出卯時七刻夜五十七刻日入酉時一刻半每更一十一刻二

十四分每點二刻一十六分大寒後三日改第

五箭四十四刻日出卯時七刻夜五十六刻日入酉時二刻每

更一十刻一十二分每點二刻一十四分立春

前三日改第六箭晝四十五刻日出卯時六刻半夜五

十五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十一刻每點二刻一

十二分後六十日改第七箭晝四十六刻日出卯時三刻夜五十四刻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十刻四十八分

每點二刻九分雨水初日改第八箭晝四十七

刻日出卯時五刻夜五十三刻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一十

刻三十六分每點二刻七分後第九日改第九

箭晝四十八刻日出卯時五刻夜五十二刻日入酉時四刻每

更一十刻二十四分每點二刻四分驚蟄後三

日改第十箭晝四十九刻日出卯時四刻半夜五十一

戰平全書卷七

戰部

七

刻日入酉時 每更一十刻十分每點二刻二分
 春分前三日改第十一箭晝五十一刻時日入酉時 夜
 五十刻時日入酉時 每更一十刻每點二刻後六日
 改第十二箭晝五十一刻時日入酉時 夜四十九
 刻時日入酉時 每更九刻四十八分每點一刻五
 十七分清明初日改第十三箭晝五十二刻時日入酉時
 三刻時日入酉時 夜四十八刻時日入酉時 每更九刻三十六分
 每點一刻五十五分後九日改第十四箭晝五
 十三刻時日入酉時 夜四十七刻時日入酉時 每更九
 刻時日入酉時 二十四分每點一刻五十二分穀雨後三日
 改第十五箭晝五十四刻時日入酉時 夜四十六刻
 刻時日入酉時 每更九刻一十二分每點一刻五十分
 立夏前三日改第十六箭晝五十五刻時日入酉時
 半時日入酉時 夜四十五刻時日入酉時 每更九刻每點一刻
 四十八分後六日改第十七箭晝五十六刻時日入酉時
 一時日入酉時 夜四十四刻時日入酉時 每更八刻四十八分
 每點一刻四十五分小滿初日改第十八箭晝
 五十七刻時日入酉時 夜四十三刻時日入酉時 每更八

戰平全書

卷七

戰部

七

刻三十六分每點一刻四十二分後九日改第
 十九箭晝五十八刻時日入酉時 夜四十二刻時日入酉時
 刻時日入酉時 每更八刻二十四分每點一刻四十分芒種
 後三日改第二十箭晝五十九刻時日入酉時 夜
 四十一刻時日入酉時 每更八刻一十二分每點
 一刻三十分夏至前三日改第一箭晝六十刻
 刻時日入酉時 夜四十刻時日入酉時 每更八刻每點一刻
 三十六分後六日第二箭晝五十九刻時日入酉時
 半時日入酉時 夜四十一刻時日入酉時 每更八刻十二分每
 點一刻三十八分小暑初日改第三箭晝五十
 八刻時日入酉時 夜四十二刻時日入酉時 每更八刻二
 十四分每點一刻四十分後九日改第四箭晝
 五十七刻時日入酉時 夜四十三刻時日入酉時 每更八
 刻三十六分每點一刻四十三分大暑後三日
 改第五箭晝五十六刻時日入酉時 夜四十四刻時日入酉時
 八時日入酉時 每更八刻四十八分每點一刻四十五分
 立秋前三日改第六箭晝五十五刻時日入酉時
 夜四十五刻時日入酉時 每更九刻每點一刻四

戰平全書

卷二

戰部

十九

十八分後六日改第七箭畫五十四刻日出卯時二刻
夜四十六刻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九刻一十二分每點
一刻五十分處暑初日改第八箭畫五十三刻
日出卯時二刻半夜四十七刻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九刻二
十四分每點一刻五十二分後三日改第九箭
畫五十二刻日出卯時三刻夜四十八刻日入酉時六刻每更
九刻三十六分每點一刻五十五分白露後三
日改第十箭畫五十一刻日出卯時二刻半夜四十九
刻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九刻四十八分每點一刻五十

十五箭畫四十六刻日出卯時六刻夜五十四刻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十刻四十八分每點二刻九分立冬
前三日改第十六箭畫四十五刻日出卯時六刻半夜
五十五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十一刻每點二刻
一十二分後六日改第十七箭畫四十四刻日出卯時七刻夜五十六刻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十一刻十二
分每點二刻一十四分小雪初日改第十八箭
畫四十三刻日出卯時七刻半夜五十七刻日入酉時一刻半
每更一十一刻一十四分每點二刻一十六分

漏刻法

凡軍中雖置水漏則用更牌一晝夜二百刻以
竹爲一百牌長三尺濶一寸題云某月更牌以
探更人每更徐疾行二里傳一牌一日一夜計

行二百里，則傳一百牌，常取月中氣爲正。

武經總要曰：雨水正月中夜傳牌四十九，四分

一更，傳牌九，餘一里一百七十三步三尺三寸。

春分二月中夜傳牌五十一，一更傳牌一十。

穀雨三月中夜傳牌三十七，六分一更，傳牌七

餘一里一十四步二分。

小滿四月中夜傳牌三十六，二分一更，傳牌七

餘一百七十步四尺八分。

夏至五月中夜傳牌三十五，一分一更，傳牌七

戰守全書 卷七

戰部

三

大暑六月中夜傳牌三十六，三分一更，傳牌七

餘一百七十五步一尺二寸。

處暑七月中夜傳牌三十六，二分一更，傳牌七

餘一百七十五步一尺二寸。

秋分八月中夜傳牌四十四，五分一更，傳牌八

餘一里二百八十六步一尺二寸。

霜降九月中夜傳牌四十九，五分二更，傳牌八

餘一里一百八十步五尺六寸。

小雪十月中夜傳牌五十三，三分一更，傳牌一

十餘一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尺二寸。

冬至十一月中夜傳牌五十五，一更傳牌一十

一

大寒十二月中夜傳牌五十三，三分一更，傳牌

一十，餘一里一百二十五步一尺二寸。

虎鈴經曰：凡軍中必置水漏，置水匱一枚，八角

高二丈四寸，濶二尺三寸，雜色裝畫，金銅鑲紉

及蓋水匱板三片，共濶二尺四寸，厚一寸五分

重布黑漆，貯水生銅鑊一口，濶一尺九寸，深一

戰守全書 卷二

戰部

三

尺五寸，重七十斤，金銅引水龍一條，長二尺六

寸，前脚踏虛雲一朵，重二十斤，龍腹中引水

渴鳥一條，內虛長四尺八寸，濶一寸五分，力士

柱二枚，各長六尺，圍一尺二寸五分，并膝下卷

荷坐水雕獅子四箇，裝褫畫力士柱頭鑲金寶

珠二枚及鐵澁一枚。

枝一作

濶二寸五分，長三尺

六寸，金銅釘鉸水秤一梁，身長五尺六寸，徑一

寸五分，金銅鑲連鎖長一尺四寸，金鑲象鏈一

枚，連鎖九寸，共重七斤半。

一作

準竿一條，長六

尺竿身八稜圓八寸五分向本上雖一隻脚踏蓮花座向下卷雲座金銅鑲紉及曲尺金銅正一枚長二尺五寸熟銅鍍金壺一枚而潤一尺一寸深七寸金銅連鑲三條各長二尺二寸及連金銅小蓋一枚潤三寸五分共重一十四斤四兩銀嘴一枚重十八銖大鼓一面厚四分銅一寸深七寸蟠龍透腔彩畫鈺一面厚四分銅水斗一枚平準竿一條皆以約刻漏也

暗更

戰守全書

卷之

戰部

三

李靖兵法野營賊壘相近不鳴更鼓多是暗坐五更若要知更數須是於營裏外周圍數里傳箭爲準如今夜更至曉傳得五十轉則每更得十轉以此爲約今置簿記定何年月日夜營圍里數看四時晝夜長短臨期增減爲約如賊相近故要鳴更號則不然也計在臨期變通戚繼光曰凡遇風雨晦冥是夜燈不可點金鼓不相聞各百總差的當二人于各把總處只聽各把總傳示的確號令遵守把總于千總營將

千總營將于主將各差二人聽調度必有令箭今旗或自用物件爲信其言方可聽憑傳到暗號務要恪遵

又曰一入外境不許打更鼓但傳箭可定更號有法在前篇如得勝則任便鳴金鼓廣設營寨若暗去襲敵不可揚威

又曰夜巡約黃昏已後將發鼓時鳴金吹角播鼓舉號燈車步騎俱舉畢發播三通各營斷滅煙火巡邏人赴臺下跪聽發放發放云官兵聽

戰守全書

卷之

戰部

三

看夜巡謹慎毋得懈惰候了事軍法不饒起去放定更砲一箇吹喇叭一聲打鼓一下起更每鼓一下各車以車梁代刁斗各馬兵以甲冑代刁斗各敲九下再鼓再敲車營每車輪一人火繩點明在手馬兵每隊輪一人各醒坐二更交換敲刁斗者卽此人也其餘俱聽休息又曰撥夜巡止宿處所每司輪撥兵一名哨官一員各夜巡其本夜內驚恐火燭奸細之變俱罪坐巡夜官兵其把總不時親自密查

輪坐更

李靖兵法安營日久軍士不得眠睡人多困倦精神不爽懈息無力銳氣漸衰須令逐隊圍子隔一人坐更一人睡分前後半夜爲定庶幾人得眠睡精神不疲

立號法

武經總要云凡每日酉時虞侯於大將軍幕府請號其號簿先粘紙二十四張張界一十五行卽縱標軸題首云某軍某年某月日已後號簿

戰于金書

卷二

戰部

三

出號時大將軍率意於一行書寫字上字是坐喝下字是行答一夜書一行二十四紙三百六十行盡一年訖則更其簿如閏月則加二紙其號不得犯國諱及大將軍元帥都統等諱其分巡虞侯及諸將等候大將軍號出分明傳寫審勘凡坐喝行答者乃號之大綱及有緊急或恐敵人偷竊或虞內應則不可專循定法須臨事改變或踰時出或平明改其白晝則以片綵爲號其綵亦須逐日改易如分兵掩襲及設奇伏

白晝或以門旗爲此表色爲號暮夜或吹笛或擊小鼓子銅盆子小木之類聲音可通一里餘者或使人長嘯爲應驗隨大將軍臨時處分行軍須知曰一營中專令一人主管夜號簿籍放號不許重疊恐有交錯其號須是主將臨夜親行發放不須預定

戰于金書

卷二

戰部

三

戚繼光曰每日暮時主將先發夜號于各哨各哨傳知各兵只是一字隨時定擬各兵各夜遇先問何來答曰某來便是同營人夜間俱不許言名言名者卽拏便是本管參遊主將也要守住請得自己標旗令旗到方准送回次番軍士赴所犯本官處叩頭謝罪每人量賞論回

聽子

李靖曰至夜每陣前百步外各著聽子二人一更一替以聽不虞仍令探聽子勿令眼睡武經總要曰凡軍中至夜百步着聽子二人每更一替克雜聽伺如夜聞敵營馬嘶則謀備夜出攻掠之類其餘倣此以警不虞猶虞聽探之

不遠故又選聽耳少睡者令臥枕空胡底其胡
底必以野猪皮爲之凡人馬行在三十里外東
西南北皆響聞其中每營置一二所營中闕者
置三四所若孤鎮舖柵亦各置一所聽子須頻
改易勿常定處所

戰守全書卷之七終

卷七

戰部

三

戰守全書目錄

戰部

卷之八

備夜戰法

號令

行軍約束

請火器

舉銳令

止擾類

治貿易

禁俘姦

戒妄殺

軍中奔走車馬違律

擄獲

傳令

戰守全書 卷八目錄

違令

陸兵舟行

戰守全書卷之八目錄終

戰守全書卷之八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戰部

備夜戰法

武經總要曰兵法曰晝戰多旌旗夜戰多火鼓所以變人之耳目也或曰夜黑之後必無與敵列陣尅期而戰若欲襲敵之營鳴鼓燃火適足以助敵人之耳目於我返害其義安在曰此孫武之微旨也凡夜戰者多爲敵來襲我軍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立營之法其陣法同故軍志曰止則爲營行則爲陣蓋大陣之中必包小陣大營之內亦包小營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大將營居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鈞連曲折相對遠不過百步近不過五十步道路通達足以出入部隊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李靖兵法曰夜聞賊營馬嘶必有偷師攻劫宜審候急備之

戚繼光曰凡夜中有賊犯大營其遠設奇伏等

兵各瞭賊與大營交戰。摘用上上好漢數十人，即從後大叫以疑賊，得乘機便，必當克捷。而所也處預先於樹林山石之間縛火把藥柴草，或主將遣人設機械，臨時燒起，庶使大營可辨，以奪賊氣，亦見伏兵之衆也。

戚繼光曰：夜戰之法，貴在於乘敵之不備。幸敵之擾亂驟而攻之，則有勝計。前史所記，或因天之陰晦，夜之風甚，各執火炬，衝枚疾馳，出其不意，若寇營士卒驚怖蹂躪，吾以精騎勁兵乘之，此必勝之理也。若勝之而不亂，攻之而愈靖，將卒小驚，營壁如故，則是彼法制謹嚴，備預周密，我當舍而勿攻，不然非已利也。蓋兵者避實擊虛，以整後亂，放銳而避之，亂而取之，此良將之善計也。晉羅尚遣人夜襲賊將李特營，特知之，整嚴以待，及至其營，特堅臥不動，俟其衆半入，發伏擊之大敗。此所謂舍而勿攻者也。

號令

曹操軍令始出，管樹牙戟舒幡旗，鳴鼓，行三里。

戰守全書

卷八

戰部

二

辟牙戟，結旗幡，止鼓，將至營，舒幡旗，鳴鼓，至營訖，復結旗幡，止鼓，違者髡剪。

行軍約束

武經總要曰：凡行軍及在營應軍中條約，主將並須先出榜曉告，令將士知悉。

李靖兵法曰：發號施令，預先決定，不可臨時反覆。進退不定，使三軍惑亂，進退戰無功。

行軍須知曰：軍未發，前一日，分明三令五申，各曉其意，精嚴告諭訖，然後發軍。如此，則士心知

戰守全書

卷八

戰部

三

懼，人人自勸矣。

戚繼光曰：發號施令，預先決定，不可臨時反覆。使三軍疑惑，故云將無還令。

又曰：軍中有主將，謂在同軍中之而副將以上，非副總兵，乃一時，輒出號令及改易旌旗軍號，同事位稍次者。

重者治若號令未便，須合改易者，先申主將。武經總要曰：一下營，誤不如法，主者杖一百。在

賊庭者斬。

又曰：凡主將給親兵外，不得更於諸軍諸隊抽

揀勇士爲隨身防衛

又曰一排陣已定都監使臣軍員以下輒抽一人一騎者斬

戚繼光曰行軍擺陣將領敢于行伍中抽一人一騎者軍法從事

武經總要曰一出軍在道及緣邊城寨支請受典級敢減尅糧食草料衣資賜賞者不計多少皆斬

永樂十三年令曰凡軍士行糧該管官旗時行

戰守全書

卷八

戰部 四

點問有過用及遺棄者并該管頭目皆斬

一遑塞有警急及探得賊中事機不取主將節度而擅發兵者斬若賊已叩境即時須兵馬策應關報主將不及者勿坐

一不候銅符木契與宣命文牒相勘合而輒發

兵者斬得符契不發及不即發謂出軍臨陣之時若尋常抽發

牒相副而報發者亦斬

凡賊已臨境事機急切而主將不在軍又馳報

不及者卽副使商議與發兵馬仍飛報主將

一賊來可出軍而不出者斬

一部署鈐轄等每有行下宣勅文字并具承受

日時疾速奏報遲者以違制論

李靖兵法曰一吏士承受到軍令合行告諭衆

人知者不得妄有增減言語或動搖衆情別生利害

又曰一承受到應係所屬官司告報文字合行

告報衆人知之卽不移時須當分明一名名盡

戰守全書

卷八

戰部

五

知不得轉托他人附語告報事不審實致有錯誤設或文字合有開報申舉不得時刻遲滯如係常程文字別有疎虞罪有所歸如誤軍期急速文字者斬

行軍須知曰一應係軍在野營關報賊馬事宜

文字但一事有違罪在不赦

永樂十三年令曰一背軍走者斬非出軍臨陣

日依廂禁軍勅罰伍中有一人不在小旗報總

旗總旗報百戶以次報總兵官總官兵奏知從

征官軍有在逃者斬該管頭目不報者重罪元
仁宗從祐二年勅示思冊等部出軍征有後期
及逃還者竝斬以徇

又有弘治十三年奏准凡官軍遇有征調點選
已定臨發避難逃者依律問斷若征期已過宣
府獨石等處沿邊哨瞭半年滿日回衛若仍發
出征及哨瞭而復逃者依從征私逃再犯者依
律處絞

李靖兵法曰後期斬之

戰于金書

卷八

戰部

六

行軍須知曰一後期不至而隨身器械不具者
斬

又曰一尅日會戰或計會軍事後期者斬如大
雨雪及水火力不能赴者不坐

戚繼光曰出行至期主將出至劄營所在以下
馬爲始分授委官數兵攔後馬於總路專拏後
期者拏送發落無故而遲者細打一百割耳有
故者令從征有功免無功者仍補細打

又曰途間行營隊伍務要明白清肅但有行列

不齊攙前越後疎密不一斷絕不奏行走錯亂

擅離隊伍點鼓不行聞金不止按旗不伏舉旗

不興開旗不接得令不傳傳令不明道路擠塞

言語喧嘩者俱治以軍法臨敵悉斬之

李靖兵法曰一配定隊伍次第而行雖遇急速

路逢阻險後隊不得攙過前隊

又曰一配定人馬隊伍不許私自轉換如有疾

病卽與主吏押隊人說知報與所屬別差人填

換

戰于金書

卷八

戰部

七

行軍須知曰一配定諸隊旗號不得雜亂若遇
換交加如有不便卽上請

永樂十三年令曰凡軍行及下營之時須入認

隊伍不許擅離及離入別營別隊違者并該管

頭目俱重罪

凡隊伍已定不許馬軍入步隊步軍入馬隊違

者重罪如臨陣混戰失其本隊插入別隊者不

拘

一會戰或臨賊下寨行列不齊旌旗不正金鼓

不鳴主者及所犯者皆斬教陣而違者杖一百
一行軍不赴隊伍犯閤後馬者斬

前哨差清道官役給與清道藍旗令旗令箭凡
遇大小事務俱要差軍傳報軍中遇有應該迎
候稟事人員及各處差來齎送緊急公文之人
審是差人只送認旗下聽令自有人承報不許
面與主將處回覆如有可疑之人送中軍研審
各哨官以上亦許將自己認旗立在信地以
人守定凡本司官向往說與守旗人知凡屬下
戰守全書 卷八 戰部 八

一應人等要稟白公私事情只於認旗下尋
守旗之人代為尋白候示其差人并所屬官軍
不許離營以尋訪本將總稟白為名違者通治
以法

一本營人夜來報事諭令先報自己名隊然後
說事一例止於營外聽令

凡夜來報事之人其查勘之法一如管規違者
照管規處分

行營及下營之時擒獲奸細者陞賞准頭功

請火器

戚繼光曰凡缺欠軍火器械出征前三日請給
完足急行亦以前一日不許臨敵假稱放盡討
索又不許匿無為有通以畏避論

又曰凡將近賊之時火器什物該管把百總再
行點閱臨時少火線銳馬鉛子并燒火器者軍
法斬首

又曰火器收放不如法臨時至藥濕線濕放銳
不響者俱以軍法斬首把總以下知而不舉及
戰守全書 卷八 戰部 九

姑息不治者連坐因而誤事者一體斬首

又曰夫銳手善能打賊使狂勢少挫以助殺手
之膽使殺手膽壯殺得賊敗自可保銳手之命
即各藝雖有不同均為彼此救護保全何況揮
立功名通是大家受用臨時打放不如法故意
高放低放歪放畏懼顛搖後顧者斬首交鋒時
許殺手隊總并本管隊總先割去一耳四兵查
斬若有把總在近就送斬首

舉銳令

威繼光曰：往往火器銃砲，賊在遠時，因我膽怯，每於數百步外，鉛子所不到處，大小銃砲，只管浪放。或賊來本少，我銃盡放，又打不着他，又可惜了火藥氣力。及至賊到近，擁衆衝來，却稱火藥鉛子都用盡了，可乎？今遇賊來，不論近遠，只聽中軍放砲一箇次，天驚聲就要銃手放銃。照依操時之法輪班放，着准打賊。若賊成宗來，每人只指定賊宗，當中一賊打不奉中軍銃，衛不吹天驚聲，便是賊進營裏來，也不許放銃。先放

戰守全書

卷八

戰部

一

止擾類

太公曰：無燔人積聚，無毀人宮室，降者勿殺，得

而勿戰，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如此，則天祐和服。

吳子曰：軍之所至，無刊其木，毋發其屋，毋取其粟，毋燔其積聚，毋殺其六畜，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李靖覆軍誡法曰：諸軍出行，將令百官士卒曰：某日出某門，吏士不得刈稼穡，伐樹木，殺六畜，掠取財物，姦犯人婦女，違令者斬。武經總要曰：凡軍行不得踐踏田苗。

戰守全書

卷八

戰部

二

又曰：凡行軍主將先令士卒曰：軍行所到之處，兵士不得妄割稼穡，擅伐林木，殺六畜，掠財物，姦人婦女。

通典曰：吏士所經歷，因便侵掠，斬之。

永樂十四年，令行軍之際，敢有搶擄民財，至十貫以上者，斬首示衆，頭目縱容軍士搶掠，至十人者，罷職充軍，二十人以上，至全隊者，梟首，營門軍士并皆處死。

威繼光曰：劄營之處，軍士擅發塚墓，焚廬舍，殺

老小及嬖女踐禾稼伐樹木姦犯人嬖及將嬖
女入營者軍法從之

行軍須知曰一破賊先擄掠者或入賊境擅虜
掠者斬

又曰一破賊不許擄掠入境卽回

永樂十三年令曰凡殺敗賊虜須盡力進剿不
許搶掠人畜財物違者重罪如乘馬困乏許以
所擒賊馬換乘

行軍須知曰一入他境不奉令不得擅掘水塘

戰守全書

卷八

戰部

三

放火延燒積聚

李靖兵法曰一入他境不許欺凌嬖女殺害老
小毀折墳墓燒毀民屋倉庫砍伐林木

又曰一入賊境軍士擅發塚墓焚廬舍殺老幼
及嬖女踐禾稼伐樹木者斬如主將有令命蹂
賊地禾稼伐樹木或焚蕩廬舍者不坐

又曰一軍士雖破敵有功擅掘塚燒舍掠取資
財者斬

治貿易

戚繼光曰軍行所至地方須用糧折工食白銀
兩平交買寧讓毫釐使市人心悅不日諸貨益
集物價自賤如有強買爭鬪及擅取人田園瓜
果有主薪菜砍伐人樹木作踐人田產燒燬人
房屋姦淫婦女偷財盜物犯必以軍法從事不
貸

又曰凡營壘既定其自外屠酷販賣人一切禁
斷管內自相交易不禁

禁俘姦

戰守全書

卷八

戰部

三

又曰凡淫民間嬖女固在不赦若臨陣追獲虜
婦未奉明文配賞而姦淫者以軍法論比在南
方有此一事犯者曰此婦被擄去爲夷伙妻奴
今某無知收畱尙是中國一處人本府亦曾折
之曰他是賊你也是賊耶遂無言可對

戒妄殺

你聞釋家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浮屠者
塔也

地獄輪迴之說變做畜生償他冤債天道好還
鬼神報應不爽且你要掙得功來紀錄世襲子

孫輩輩受用實的銀子，又係百姓膏脂，百姓不幸，被賊擄掠，復得到中國，或一時被賊趕散，室家分離，人人可憐之時，便是達子倭子，見中國人跪告哀憐，亦且慈悲，放了多少，你我是中國一類人，朝廷設求保障百姓，今百姓在危地，反殺其首級，冒功與子孫受用，此等無天理之人，天決不宥。今後戰賊既敗，所獲子女人口，卽是真達賊，不許殺取首級，只將生口送官論功給賞。若戰後殺取降人，并中國婦女報功者，不特

戰守全書

卷八

戰部

四

紀功官不准。主將臨陣時，面見鮮血，猶存驗有前弊，查真動手，提級來報之人，卽時斬首償命。雖夙有功者，不宥。此一節萬萬叮嚀，凡我將士，務要痛改，盡洗此方第一弊也。

又曰：凡當陣之時，賊方迎鋒而來，若係被擄驅之向前者，今給每哨降旗二面，遠遠共呼丟了鎗刀，不殺若係丟了鎗刀，令徑往白旗下聽他投附偷生。若妄殺一級，定斬下手之人償命。各相近隊伍頭目，不行舉首者，同罪。若聞呼不改，

徑持刀鎗前來者，聽於陣上殺之，仍以虜功併論報功之日，卽與開說明白。

又曰：一賊軍棄杖來降而輒殺者，斬。

武經總要曰：凡敵中有人來降，卽直引見主將，餘人不得輒問賊中事宜。

又曰：凡得敵中降人，自陳軍中利害者，不可卽聽，須受而審復之。

永樂十三年令曰：來降虜賊所携人口財畜，分毫不許侵犯，卽時來報。

戰守全書

卷八

戰部

五

李靖兵法曰：諸營兵發，以後拾得闌移畜生，亦有兵士失却馬驢衣服，駢運不能勝舉，并仰於捍後處，俟處取闌遺畜生，馱至前營，不經處，擅取者，及借不送還，并剪破印及毛尾者，斬。又曰：諸拾得闌遺物，當日送納處，俟者，伍分賞。一如緣軍須者，不在分賞之限，三日內不送納官者，後殿見而不收者，收而不申軍司者，並重罪。三日外者，斬。

又曰：諸有人拾得闌物，不送處，俟人，能糾告，

者賞物二十段知而不糾告者杖六十其隱物人斬

武經總要曰凡軍中人得所遺物產并當日於所屬還納

行軍須知曰一進發前隊遺下兵器及錢物等後隊拾得在路須要收拾將至營寨令大將識認給付

又曰一遺棄隊伍軍器兵裝或見而不拾拾而不納者以其罪罪之

戰字全書

卷八

戰部

去

永樂十三年令曰若收得馬驢騾馱者卽送該軍轉送大營召人識認如有遺失被後哨官軍收獲者收後官治以重罪

戚繼光曰凡軍行在路遺落器械什物見者許卽收帶至止宿處送中軍招人認領失物得物之人照格賞罰隱匿不報者治罪亦不許私自交割

又曰一失去衣甲器械者斬主將見而不收者違制之罪及故毀棄軍裝或盜賣器械軍裝而

詐稱失去者亦斬

又曰一大軍在路遺落器械衣物皆須遺在道傍令收後人收候下營處召主分付如他人妄認及隱匿者斬如收後人不收者杖一百永樂十二年令有故違及將軍器拋失或盜賣者俱重罪

行軍須知曰一擅棄兵甲衣飲食汗井竈敗糧草罪之不赦

李靖兵法曰凡軍士請納器甲須本管將較部

戰字全書

卷八

戰部

去

勒同異不得前後自便

又曰凡軍中畜產非理致死并債填

又曰凡非時不得乘官馬遊獵及回換軍司六畜若借人乘用竝論如軍律因簡較而行者不坐

又曰諸每營折衝果毅先各請馬衙參往來自合乘騎隊馬當直擬防機急官人以下不得乘騎其雜畜除非緊急兵士不得輒騎

又曰凡應乘官馬非緊急不得輒奔走至馬汗

及打磨傷破竝論如軍律

又曰諸將六畜不得非理誤死損違衝填諸軍內六畜不得擅借人乘用

永樂十二年令其戰馬臨敵許騎無事騎者治罪

李靖兵法曰諸六畜隨軍如有死者須詣所部官陳牒簡驗是當兵六畜驗印記同然後許令剝皮如印不是本管印卽是盜他六畜殺

又曰凡馬逐營各爲印記以防闖失理認如死

武中今書 卷八 戰部 六

卽申所部官驗印是本管畜產卽令剝皮如印不同卽是盜殺他管畜產論如軍律

戚繼光曰凡立成營盤官軍定要繇門奉號令方准放出照入不許各處撓越如行路時亦不許別人兵馬閑人穿路與同路混行故縱者軍

法示衆

又曰營盤不係有門之處不論何人何官擅行闖過者定行拿住放者容者俱以軍法重處本軍兵士若要出入亦要繇門若繇車下車傍出

入者一并重治賊在三十里內犯者軍法該管頭目連坐細打

又曰各營出入各繇本管門行其纓頭衣服腰

牌件件可辨若別營之軍候出營者故縱把門官軍連坐如能舉稟犯者軍法施行把門官軍

紀功一次

又曰一下營訖非正門輒出入者斬

又曰凡官兵無故非時違令出營者細打一百棍遊營示衆二十名以上官同法十名以上哨

戰中今書 卷八 戰部 元

官同法三名以上止於隊長伍長

又曰一野營日出開門日在閉門共守門人要辦奸詐

又曰凡樵採三日一次於辰飯後正巳時聽中軍掌號一盪掣起樵字旗俱出每官下用隊長

一名領去限兩時辰俱到管外候齊稟赴中軍號令二盪各兵仍赴本城邊製創如前方東西

二門放進餘門不許

又曰凡營中以定兵士須出採樵及市易者人

持一牙牌書其姓名門司驗認出入者三人以上不得獨自行

武經總要曰凡軍中除炊炮及應得存火外餘并不許輒置

又曰凡營幕作食事已訖未昏已前須滅火或夜中有文牒及抄寫須火燭者申主將判押了聽

永樂十三年令曰凡各營有火失者卽是與賊通送消息并該管頭目俱重罪

戰守全書

卷八

戰部

三

一軍中有火除救火人外餘人皆嚴備若輒離本職掌部隊等處者斬

一軍中有卒警急及失火所在軍人輒叫呼奔走者所在官司得斬之若在城守圍中亦斬

一放火者斬仍沒其家或遺火燒屋宇軍幕及財物積聚通計錢貫足已上者斬

與虜對壘之時軍中失火除救火人外餘皆嚴備各信地以防飛火若輒叫呼奔走擅離隊伍者徑聽所在官司拏住斬首及遺火放火燒軍

營壘者斬首

李靖兵法曰一賊壘相近事有招呼不許高聲叫喚恐賊聞知

武經總要曰凡行營每隊官一員專察高聲或諸軍前後相遠須傳聲喚人則委差定當傳者他人不得輒傳合傳不傳不合傳而傳者皆論如軍律

又曰一臨陣或在賊境非應得傳言而輒高聲者斬非臨陣在賊境者杖一百

戰守全書

卷八

戰部

三

永樂十二年令曰但夜間有喧嘩者卽問起之處及左右應聲之人與該管頭目皆治以重罪戚繼光曰一遇有警肅靜各守信地水城閉聽令發兵如有喧言亂委者軍法重治

通典曰軍夜驚吏士堅坐陳將持兵無喧嘩動搖有起離陳者斬

戚繼光曰凡不拘晝夜遇有賊警各靜守信地閉營聽令如有喧言亂走者軍法重治

李靖兵法曰漏泄軍事斬之

行軍須知曰：一不得漏泄軍中陰陽事。

又曰：一散號漏泄者斬。

戚繼光曰：漏泄軍事及夜號者斬。

又曰：凡塘報及官兵有聞賊中消息，不許中途邀截問答，徑自閉口，速赴主將處陳說。許宣於衆者，方可與把總等官說。若未見主將之先，敢於中途因人問起，即便說出，但有一人先知在主將之前問者，答者皆坐軍法。就是本管總哨夥伴，也不許先泄。又或有以經知主將之後，蒙

戰平全書

卷八

戰部

三

分付不許傳說者，到底不許傳說，到底不許再泄，敢有固行要問者，許原人稟來一體重治。李靖兵法曰：一士衆有聞自家軍中變動或聞賊軍消息來報主吏，不拘晝夜，即時引報主將，不得時刻遲滯報而不實者罪之。

戚繼光曰：亦不許高聲犬吠，以惑人心，違者治以軍法。

行軍須知曰：一吏卒不許相容賊情事理情繇。又曰：一行營吏卒，私議軍中事宜者斬。

又曰：凡將士不得輒議敵軍中事宜。

又曰：一賊使人入軍，非主司輒與語者，斬。若擒獲敵人及來降者，竝領見主帥，不得詢問敵事宜。若違因而漏泄者，斬。

又曰：一得賊射書，吏卒即時封送大將，輒開讀者斬。

又曰：如士卒有親故贈遺書信者，領付主將驗認給付，違者杖一百。

又曰：一與賊私相交語與書疏同罪之。

戰平全書

卷八

戰部

三

又曰：一吏卒與賊私相交通，或言語書疏者，斬沒其家。

又曰：凡每隊撥兵二名守木城，無木城守拒馬。

兼傳箭，迷失更箭者，上下挨查得出，軍法從事。

又曰：一更舖失候，夜巡失號，止宿他火，律法斬。

又曰：一更舖失記接夜號，及止宿他火，吏士知而相容者，軍問罪。

又曰：對壘時，更舖失候，夜巡失號，止宿他夥，種

火斷滅者，斬。

戚繼光曰：一令遠探卓望，不覺賊來者斬。

又曰：一差探賊軍，及入賊境，可往而不往，更相

推托，及回不以實者斬。

又曰：凡行軍夜不收，不親見賊，爪探不的，風聞

欺詐，架梁塘報軍馬，瞭報失真，漏下伏賊，因而

誤事者，登時斬。

傳調官軍遲延得欺者，罪減一

等，亦必至死。

永樂令曰：凡長圍及坐冷者，須晝夜關防，各營

架砲者，務依方瞭望，有灰塵揚起，人馬往來，若

遇有事，隨即飛報，不許頃刻遲慢。

一有緊急，不舉烽火，及見前已舉，後烽不應者

斬。

或無警而誤舉火，致警擾城寨，及舉烽多少不

如法，致誤事者，亦斬。承誤而應者，不坐。

妄張賊數至，候奏陣獲者，亦斬。

軍中奔走車馬違律

一無故不許軍中奔走車馬。

又曰：一軍中奔走車馬者，斬。指揮使以下，並須

步入營寨，違者杖一百。營寨謂主帥所在。

又曰：一軍士無故驚叫奔走，妄言烟塵事者，斬。

戚繼光曰：一無故驚軍，叫呼奔走，妄言賊至，及

夜呼驚眾者，並斬。即賊乘暗攻城，營將士輒呼

動者，亦斬。罪該管官如兼數印罪其旗用。

又曰：軍行見奇禽異獸，神鬼怪物入營壘，及捕

獲者，當時報主將，不告而輒傳揚聚眾騷呼者，

並照臨陣軍法。

永樂十二年令曰：一凡見奇禽異獸，怪物入營

壘，及捕獲不報主將而輒傳道者，杖一百。

凡見鹿及野馬、黃羊諸物驚走，突入營伍，及望

見塵起，或旋風揚沙，野獸騰踏，及見死馬、牛羊

與牛羊、馱馬遺穢踪跡，或拾得一物件，若男女

衣服首飾，并文字等項，不論久近，隨即報知。

永樂十三年令曰：凡軍行在道，不許圍獵，或遠

望似馬非馬，似鹿非鹿，似人非人，白日見烟，入

夜見火，不論是非，即報。

一訛言誑惑妄說陰陽卜筮道釋鬼神災祥以動衆心者斬

戚繼光曰訛言誑惑妄說陰陽卜筮道釋鬼神災祥禍福搖動衆心者重治因而誤事者軍法從事

行軍須知曰一不許訛言誑惑軍衆及妄說陰陽卜筮鬼神或採合歌詞搖動人心者斬

永樂十二年令曰凡軍中有妄談災異及妖言或漏泄軍機者皆斬知情者不首罪同首實者

賊中全書

卷八

戰部

三

重賞

一規候謬說事宜更相托及漏泄者斬

正統十四年令軍中及募新來之人不知軍法敢有造言惑亂人心阻撓號令致壞事機者凌遲處死籍沒其家

凡軍中不得探風言及受匿名論人是非恐賊

人謀害良善

武經總要曰凡軍中不得諷誦歌詩曲調感切

人者及樂中不得爲悲涼之聲

又曰永樂十二年四月說與大營及總管軍兵

大小頭目如今征勦番寇全憑馬匹脚力有等無知之徒故意盜偷馬驢宰殺是欲減

朝廷氣力論其情罪非輕今但有偷盜馬驢私自宰殺的許諸人首告其同盜人有能首告者

免罪犯人凌遲處死首告得實的回軍日賞米十石絹十疋布十疋鈔三十貫若有知情不出

擄獲

首的一體治罪都要發落軍士每知道故勦

賊中全書

卷八

戰部

三

說與各軍總兵官及驃騎將軍薛祿薛武等官軍人等獲到馬匹務盡數報官不許隱匿但有隱匿不報者處斬如有是曾經奏過將騎坐者亦要報來

說與清遠侯王友今婁鬼力獲到達賊人口羊

馬送到兩處兩務要好生收養人口好生防護不要擾動

永樂八年六月令曰今勦驃騎將軍都督冀中

今令爾把總都督孫成都指揮何銘爲副收管

胡寇馬馱牛羊務要好生收管人口不許走大馬馱牛羊不許驚散非收管馬馱牛羊官員人等不許擅自至人口頭畜之所如有無故擅自宰趕者拿住卽斬爾等務要用心收管如是走失人口驚散馬馱牛羊雖有功也是無功仍復加罪若爾等所管之人有將人口頭畜私作人情營求打關節者拿住卽斬連爾俱有罪故勅永樂十二年令曰一有等無理官軍將收得馬驢騾匹衆子不卽送赴大營與人識認却將衆

戰中全書

卷八

戰部

三

子簡括把馬驢騾一馱載自己行李每日又不飲水喂艸及至壓損瘦乏丟棄在路但有收得馬驢騾匹衆子者不許停藏卽便送赴大營着人識認如有隱匿者拿住定以軍法處斬行軍須知曰一不許將帶異色及他貨并嬾人入軍中

武經總要曰凡陣中不使羸老疾病人在戰列恐牽潰行陣及不使工巧人戰鬪妨葺理軍器又曰已書生雅吏不許臨陣觀瞻

李靖兵法曰不許文儒雅吏傍陣恐爾驚亂誤軍

武經總要曰凡行營吏卒非於親戚不得輒受他人饋遺財物

又曰一行營吏卒受他人財賄情涉交通者斬親戚供饋者不坐

行軍須知曰一自相竊盜一針一縷同罪

威繼光曰自相竊盜者不計物多少在軍中以軍法從事非出軍臨陣自有常法

戰中全書

卷八

戰部

三

永樂十二年令曰有盜人衣糧諸物及盜驢馬宰殺并簡括隱藏人遺失物者俱斬知情首實者給賞知而不首同罪

傳令

李靖兵法曰凡主將有令指揮事理須是令人惶惶當面一隊一隊告報押隊人員須逐名曉諭令兵事會得事意或勾當動押隊人員主將當面指揮如兩軍對陣卽不得勾動押隊人員須是使偏將親行告諭各各會意則臨事不悞

也。

戚繼光曰：正行之間，如有言語傳報，應該明白曉諭者，務爲簡約一二句，俱旗總傳聲，一旗換一旗，不許越過，或自前傳後，或自後傳前，傳到之處，仍傳回云：知道了。換傳到原發處止。如有失接傳報者，挨查到絕處，上一旗總說傳過某語，下旗總說不知，則傳過之後，不知之前，一旗總不知者，卽係他悞了。若因而悞事，臨時軍法示衆。

戰守全書

卷八

戰部

三

又曰：凡兵行不知從何處起，有令務要問明，或往前傳，或往後傳，自起處俱隊長高聲接傳，挨傳到止處明白，仍傳回知道了。原說人回復，若傳到半途差錯，許又傳回云：纔傳不明白，待原傳話人再傳明白。隊長一例接傳前去。若聞而不接傳，接傳又差錯者，挨出軍法重治。因而誤軍機者，斬首示衆。餘兵並不許開口接助傳話。多言者割耳。

又曰：凡發放過話，候大小將領都發放畢，主將

抽隊下一軍，前問今日發放何事。若知大略，則已。如全不知，叫隊總問之。隊總能言，則治軍以罪。隊總不能言，則取本旗總問之。旗總能言，則治隊總以罪。軍則免究。是隊總傳不明也。如旗總百總把總以上，至哨將一體皆然。每次發放過聽哨將於各千總把總百總亦各遍取一軍問之。不明者，千總把總聽營將發落。百把以下所抽問者，紀過一次，卽仍於上一等頭目再照發放法挨次說諭一遍。通畢赴臺報云：今日奉

戰守全書

卷八

戰部

三

到號令，審問各已知悉。

又曰：凡應行軍務，係有文字，事緩者除通行揭示外，若值緊急軍機，雖有文字抄示不及者，主將門上掌號笛各偏裨傳帶頭目，自百總以上赴聽面諭。主將無定位，但凡臨時在本地方獨尊便是。如職位相等，則尊其老成年長者。一人主之，掌號笛各同僚中軍千把百旗總以上俱赴共行會計遵守。夫主將一人耳，車步旗官兵數萬，一句說話如何傳得遍知，但主將號令只

傳偏禪、偏禪只傳中軍千把總、千把總只傳百總、百總只傳旗總、旗總只傳隊總、口授軍兵而止、須要傳說明白、叮嚀熟記、若一時聽記不全、還挨次再問所傳之人、若都問不明、再問主將、不許攙越推挨、若有得令不傳、傳到不遵、及與傳說不明、或忘記不來再問、以致誤事者、軍法重治、千係偏禪者事小、則治其中軍官、其告示文字之類、亦要挨次抄傳、互相字字說明、以上二項傳諭口令、抄謄文字、仍要一字一言、不許

戰守全書

卷八

戰部

三

增減、及別添禍福之說、每傳說果差、巡視旗于街上、或歇家、取二三箇軍來問之、照不知條內、查治所繇

永樂十二年令曰、凡號令、總兵官告都指揮、都指揮告指揮、指揮告千戶、千戶告百戶、百戶告總旗、總旗告小旗、小旗告軍士、務令遵守

戚繼光曰、凡遇傳示號令、巡視旗止、傳各領兵官、領兵官傳與哨長、哨長傳隊長、隊長傳甲長、甲長傳各兵、若有得令不傳、傳到不遵者、常操

捆打四十棍、臨征軍法施行

永樂十四年令曰、其總兵官申令、不明不嚴、致十隊退怯者、罰俸一年、至三十隊者、降一級、致五十隊以上者、罷職、全軍退怯者、斬、但降敵者、全家斬首、籍沒財產

違令

行軍須知曰、一違將軍一時之令者、斬謂隨時號令、又曰、一行軍得令、卽住、軍住得令、卽行、違悞罪之

戰守全書

卷八

戰部

三

成化元年令曰、總兵官出師臨敵、軍中有違犯號令、聽以軍法從事、尋常出哨等項、不許戚繼光曰、凡遇賊臨近、不拘營內管外、違令者、俱軍法從重、決不輕貸而生

陸兵舟行

戚繼光曰、一起行處所、中軍放砲一箇、鳴鑼升行旗、犬吹打畢、掌號笛、各官哨長、赴中軍聽發、放本日所行所止之意、畢、散回、聽放砲、吹天鵝聲、點鼓、豎何旗、色相同、應行之營、一體點鼓、開

船

又曰一起行次序以日所隔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五行爲前鋒先行餘照營次若行間遇中軍放大砲一箇晝磨旗夜車雙燈卽便住船管各照方向泊齊圍住中軍聽令

又曰一到止宿去處前行之營放砲三箇鳴金落旗每營約去一箭之遠每一營爲一綜一體落旗看中軍到落旗後仍復升旗是掌號笛發放若不升旗各官自有緊事者赴稟無事者謹

戰守全書

卷八

戰部

守

守信地訓齊兵伍若有更令必差巡視旗口傳或有令票不在其內

又曰一凡水陸行營第一肅靜爲要不拘何事俱聽旗鼓號令不許口傳口傳之言雖本府面說亦不許從除明日進止用旗鼓號頭照原給令書外或近賊或欲暗行暗止聽中軍如後開傳令一人挨通一人不分官目雖本府亦自通之

又曰一物件挨次遞過卽便遵守陸路同

如要住船傳土塊要行傳小短箭要立傳

草木枝要坐傳石塊有警收拾器械預防賊來衝殺傳大令箭卽便於脚下隨便每哨官爲一管捨擇地勢照給過原操令書內管陣立定聽候中軍傳令每結爲一處不許相連

又曰一止宿處所每營四哨官輪撥兵一小哨赴把總處巡夜每營輪一哨官巡夜其本夜內驚恐火燭奸細之變俱罪坐本官其把總不時親自密查

戰守全書

卷八

戰部

守

又曰一止宿處所船隻各隨到齊各分管定訖到日晚聽中軍放砲三箇打關門畢俟播鼓各管照中軍一體聚巡夜人在把總把船邊跪下發放陸行同

發放云官兵聽着齊應夜巡謹慎齊應毋得懈惰齊應候了事軍法不饒齊應起去齊應

曰聽定更喇叭一聲凡把總處支更其每船隻內不分大小輪議五人每更一名在船頭木梆皮更齊應打鼓一聲打梆一遍天明各

赴本營回話

此以上八者，乃明營也。若暗住處所聽臨，時傳知，卽便起暗號。支暗更，暗傳約束，非用令票，卽用巡視旗。但初起，或初住時，中軍不車旗，及落旗，不擂鼓，不放砲，吹打卽時要行暗令。

又曰：一中軍官，每日輪撥一哨，赴本府執打器械，緊隨騎馬進止，擺圍於後。夜則卽以此哨巡夜，每輪中軍官一員提更。

戰平金書

卷八

戰部

三

戰守全書目錄

守部

卷之九

守總論

王鳴鶴地網說

守險隘

築城

城制

王鳴鶴邊堡說

甕城

城門券門製

城樓

敵樓

白露屋

弩臺

戰守全書卷之九目錄

角臺

懸樓

敵臺

半截船圍攻城圖

虛敵臺

牛馬牆

戰守全書卷之九目錄終

戰守全書卷九

守部

守總論

孫子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不可勝者守也

又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

又云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又云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又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

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司馬法曰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

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

馬也

又曰內得愛焉所以守也

管子曰四守者得以治易則亂故不可明設而

守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虎鈴經曰守備不可以不謹善守者如環使敵

不得其間而入焉。夫人之治身者，血脈往來通暢於四肢，則安寧矣。或一脈不來，一氣不通，來有不篤於病者，是以善用兵者，雖兵四屯，急難則如首尾相應而不窮，斯爲妙矣。

唐太宗解孫子曰：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又曰：攻守一法，得一者百戰百勝。

王鳴鶴地網說

古人地網之制，相度邊地高阜，宜城者則城之。

戰守金書

卷九

守部

三

其低窪有水或溝澗之處，則因勢利導，更加深濶以阻截之。譬如虜人某部落近吾邊某處，其入犯之路在東，則必懸某處入搶某堡，在西則必懸某處入搶某堡，却於所入搶路須掘大河以環遶之，又不欲使彼明見吾之險，其入也必迂其途，使彼不察，就中委曲，或旁日之力，始得近我城堡及到城下，必竟仍隔河水可望而不可到，至於迂迴之間，潛製有飛橋，吾兵出入救援，隨便而應，或斷其歸，或擊其半，無不如意。

戰守金書

卷九

守部

三

謂知迂直之計者勝。又曰：乘其所近而之，遠皆此意也。客曰：迂直之圖，亦可預定成式乎？子曰：隨地招形，因堡鑿險，安有定式，而其大約只在敵攻某堡，則某堡出兵爲援，某堡出兵斷後，某堡出兵遏其奔衝，其烽火號色之上，皆有暗記。夫地網之制，當虜來之處，凡係平川曠野，皆用掘挖成溝塹，或縱或橫，或斜或正，如營田之制，亂網之形，取溝中之土作岸上之堤，堤上皆栽榆柳，其榆柳空隙處，只可容人，不能容馬。其地間之田，可以屯種者屯種，不堪屯種者，盡栽榆柳。雖云散亂，各有門戶，其出入門路亦效勾連，隅落曲直之法。其當溝塹之處，各立渡木，亦止可行人，不堪馬行。如虜入吾境內，步兵盡散入榆柳之中，吾之馬兵周旋於地網之後，虜所恃者馬，樹密地陷，馬不能以馳驅，虜所恃者弓矢，而榆柳掩蔽，彼之弓矢亦難以施巧矣。客曰：榆柳非一二年不能大者，我樹之彼拔之，奈何？子曰：毋論栽活與否，只此樹椿遍插滿。

地而胡馬亦不能如意馳騁且步兵平時與馬兵鬪舊有馬簑之制用細竹或堅性細木削成枯簑將頭上削尖蘸油火上炙硬斜插來路其簑直對馬之胸膛遍布曠野艸土之中其馬亦不敢橫行况榆柳之椿根深而蒂固者乎至於鹿角木活捉馬板斗陷坑等類不可盡述皆古今制馬之具俱可雜於地網中用之不獨全靠榆柳一策也客曰邊地風火一夜之間沙土四合任是何樣深溝頃刻可平子曰風沙不過浮

戰守全書

卷九

守部

四

虛填溝非實土堅地而馬可飛馳之比如一溝之過其浮沙平沒馬肚疾馳甚難乘此之際吾以火器攻之或埋伏或夾擊無不如意况風沙之來因塞外平曠無有遮蔽若於吾地網數百步之外照品字形設小土牆數處以障風沙達牆卽佳愈高而愈積久之則成土山可爲來沙之依歸而內地之風沙自少吾又可因之爲險矣

守險隘

太公曰處高廠者所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

黃石曰獲扼塞之

又云獲固守之守之守地也

司馬法曰利地守隘險阻

孫子曰險隘者我先居之險峻不能行人馬處也必盈之

以待敵

吳子曰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

戰守全書

卷九

守部

五

尉繚子曰夫守者不失險者也

孫子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築城

尉繚子曰量地土肥磽而立邑建城稱地廣狹以

城稱人多寡以人稱粟多寡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

外可以戰勝戰勝於外備主于內勝備相應猶

合符節無異故也

杜氏通典曰凡築城下濶與高倍上濶與下倍

城高五丈下濶二丈五尺上濶一丈二尺五寸

高下濶狹以此爲准料工以上濶加下濶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城積數積利數一作利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工日築土二尺計工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百步之城計工二萬三千五百人三百六十一一作十步計工八萬四千六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也其出土預籌並計之於工內矣

太白陰經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

戰字全書

卷九

守部

六

不過五之一下都不過九之一故曰城都過雉國之害也今諸侯之城方兩京之濶狹合之一其高下爲邊城虞守不可制節

耕鄉約曰堡置者非無置之難也置得其所

也夫左背山陵右前水澤古之行軍莫不而況城堡以居乎故首約堡置其目有四

高者丘阜山陵之類也城堡依之利於

高有宜依亦有宜避四面空濶斷岸壁

內卑外高旁無俯臨則依溪濶陡僻兵

難屯聚則依藉其利也用半舍半餘方受敵則

避高下數更垣道阻礙則避土脉亢燥水汲艱

難則避遠其害也近時山寨易守民堡多陷者

以山寨得所依而正德間蔚陳家濶堡之破則

其堡半在高阜半在平原縣前仰視虛實莫藏

自高下射屋瓦皆震失所避也二避澤澤者卑

濕斥鹵之地也土理既疏置基不固寒暑凍解

隳潰必多頻勞而無補暫攻而不支法不可守

者也三避衝衝者虜出入必經之路長河巨浸

戰字全書

卷九

守部

七

之旁美水艸地也出入必經易起涎口虜謀來

往窺伺必真且其始至也悉鋒力於一突而罷

歸也又往往盡毒洩憤于我長河巨浸之旁美

水艸地皆虜必駐營者駐營則力全其攻必反

番代堡人晝支厚陣夜接火戰其何能久乎四

避壅壅者風行沙流之地塞上多有之沙流遇

壅則沒遇垣則積夫堡以居民所恃者垣壅也

垣沒則爲垣途沙積則可附上不足爲守也

紀効新書曰大凡城高除梁城身必四丈或三

丈五尺至下亦三丈面濶必二丈五尺底濶六丈次城除城身高二丈五尺面濶二丈底濶五丈小埽除城身二丈面濶一丈五尺底濶四丈此其大較若再加寬濶亦善勢不可再減但底加面不加可面加底不加不可底不加而加面斷然傾覆若內外俱用磚石基底只增濶一丈亦堅如土築必合前數凡城身第一磚第二石第三土蓋石本耐久今爲第二者可以火粉之也

戰守全書

卷九

守部

八

右平陸築城下濶與上倍其高又與下倍假如城高五丈則下濶二丈五尺上濶一丈二尺五寸其城外甕城或圓或方視城形爲之高厚與城等惟偏開一門左右各隨其便

呂坤救命書云城堤既完之後宜委在城有才望義民或脩城官民子孫或候缺吏各一名事管巡城於關廂內照上還委二人併快手一名專管巡堤每月朔望通結如城堤照常則結云並無雀鼠穴窟及雨水壩塌奸民盜掘取土折

損艸木等事如虛罪至於伏秋多雨一雨一報城上自有傳箭之人卽日報與巡城具揭報官如有損壞則報某處因何損壞若干丈尺若干深淺原係某人監築除責罰外卽命在官應撥閑人及城內火夫及守城堤夫作速補築堤壞則巡堤人夫具結到官用四關火夫作速補築巡守之人如有偷安廢弛虛應故事者重責枷號此城池第一重務

戰守全書

卷九

守部

九

呂坤實政錄曰凡城不宜大大則難守城不宜卑卑則易登大者根厚五丈頂濶二丈五尺小者根厚三丈頂濶丈五高須三丈五尺卑亦不下三丈外峻中陵

城書曰城跨山者峻處城垣宜增高厚城峻處賊不敢近則城中虛實賊不得窺測而易於防守若繞山築城勢若仰盂賊憑高窺見城內更當盡驅老弱爲兵多用鮮明旗幟器械虛張聲勢使賊不敢易

江南經畧曰城一也有關係一方之利害者守

令事也有關係數千里數百里之利害者將帥
事也須提重兵以鎮之合群帥以援之其城無
恙敵不可越此而他攻是守一城而庇百城者
也從來守城之攻破者什一襲破者什九趙恭
襄公炳然守堡論曰凡作堡所以禦胡虜內
保軍民干係一方大計也然堡大不如小小則
堅直不如曲曲可守但今堡大而空虛者牆可
加高必以三丈爲止牆直而不曲者可加敵臺
每面數座女牆止及人腰不可太高便於外視

戰守全書

卷九

守諱

十

梁子七尺梁口二尺不可太寬便於防守多開
鏡眼便於擊打堡門必築寬城各門用鐵厚裹
堡脚下挑吊窖深闊七尺窖下埋快簽窖外築
欄馬牆身高一丈女牆梁口鏡眼照堡牆之式
欄馬牆外挑大濠一道濠深各二丈五尺如低
窪有水砂石不能下鑿量挑三道夫好堡好窖
好欄馬牆好濠有此重險又加堡上牆上兩處
固守虜豈能飛越哉

城制

尹耕鄉約曰堡制者非無制之難也能全其制
之難也夫善守者因天之財就地之利故敵有
不攻於九圯之下古人曰收其五全遠其五
敗又曰濶與上倍高與下倍今之民堡豈知是
哉故三約堡制其目有四一圍垣地置旣得則
圍垣宜講也大小不限曲直無拘但取內容丁
衆外遠俯逼而已然大不如小小則堅直不若
曲曲則易守故宋藝祖筆塗趙韓王城圖不使
端直金粘沒喝一觀汴城便謂易攻也又古以

戰守全書

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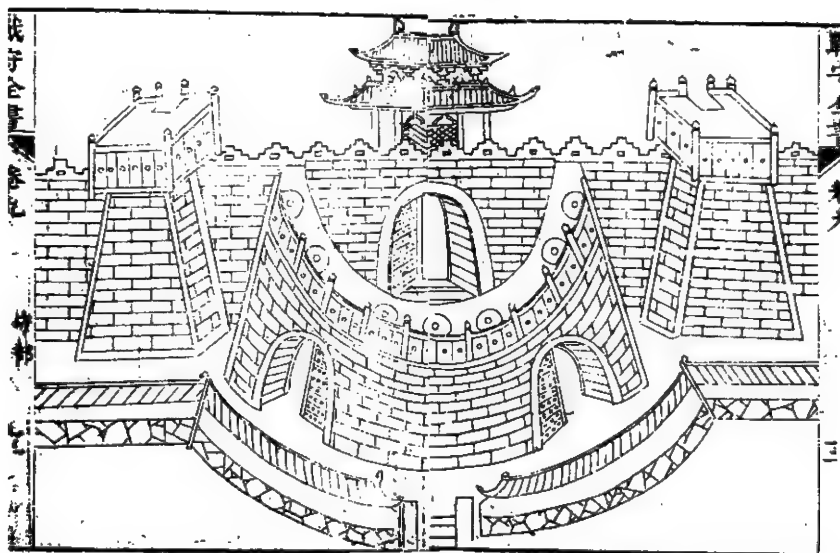
守部

二

垣制多以高五丈下濶二丈五尺上濶一丈二
尺五寸爲式今時民堡則大率高一丈五尺加
陴陴爲二丈下濶丈餘上濶五六尺而已垣太
低則矢石易及陴陴難保近虜攻堡多飛石墜
其陴則人不敢垣立而後蟻附以登今制以垣
高二丈加陴陴五尺共二丈五尺視古制爲半
下上收濶亦如之庶中道也

武經總要曰古法曰三里之城萬家守之足矣
今若遇敵逼近人力不暇者卽且約容一軍人

馬如築於關時須稍寬濶作四門二開二閉閉
外築甕城城外鑿壕去大城約三十步上施釣
橋壕之內岸築羊馬城去大城約十步凡城上
皆有女牆每十步及馬面皆上設敵棚敵圍敵
樓甕城敵圍城角也有戰棚棚樓之上有白霧屋城
門重門扉版鑿扇城之外四面有弩臺自敵棚
至城門常設兵守以觀候敵人圖形於左



王鳴鶴建堡說

客曰敢問堅吾之壁使敵不敢攻亦有法乎予曰有法妙在孔明之八陣也客曰八陣之妙變化不窮首尾相應在士卒一心如率然在山今城乃磚砌土成亦可變化乎予曰魚腹平沙之制非石耶人入則迷之其意可想但做其隅落勾連曲直相對之妙自足以制人其設堡也貴據險要止留一面臨敵或二面臨敵其脩城也有法隅落勾連皆做八陣以大包小之妙敵果

來攻也則吾反開門以待之昔張仁愿築三受

降城不立壘門卽此意也其制也大城之內分爲四小城中有十字街兩邊皆高城四小城中又分十六小城而八小街之內兩面亦皆城此小堡之制當如此若五堡之內立一大堡以爲依歸擴而克之則十六小城之內又可容六十四小城卽八八六十四卦之意也其居民家口人畜糧艸皆在六十四小城之內俱用矮小羊馬城門其街也當次第而窄及至委巷之中

戰守全書

卷九

守部

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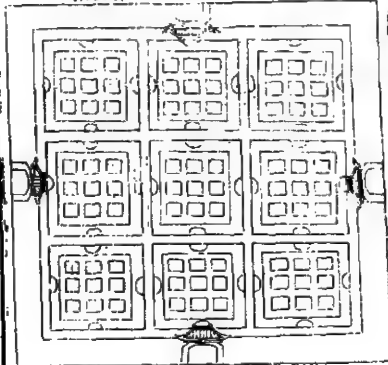
僅容一人上用抹着木使虜騎不能闖入其城也次第而高外不足以抗內其城上過街處皆用飛橋往來通走吾之士卒分戰守三層在內居住戰卒聞警卽趨車營而居城之外其守卒各按其信地而守預備擣木砲石飛鉤火箭石砲等項對面攻擊虜何敢入此大街之說也若入委巷僅容一人夫虜人何敢一人魚貫而入委巷之中自畏怯而不敢入堡堡如此又何憂攻城之虜焉從此而壁可堅矣彼縱有攻城之

具且開門待之唐入攻城之拔窺矣若能於
 內一月之糧餉料雖日日侵凌於我
 意無所損無所損則全勝在我矣客曰一城一
 堡之象國家猶以爲費今大城包小城小城
 又包數十小城一城之費將不幾於十倍乎予
 曰各邊皆有城係磚砌者可因之而不動內裏
 皆土築所費不多可爲萬世之利

戰守全書 卷九

守部 五

此大城九軍
 各有一城守
 城之兵以便
 往來應援外
 城一處不飛
 隔有險坑飛
 橋我起即作
 木城比外層
 又不能攻三
 四層皆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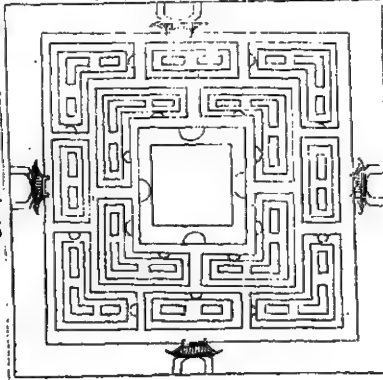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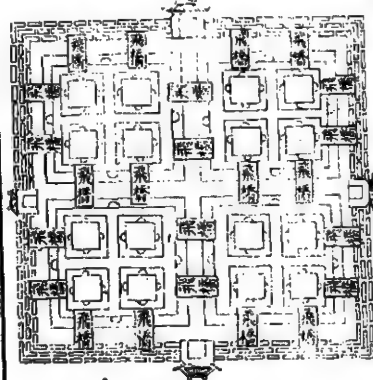


此城中間
 落勾連之
 式其街市
 曲折磨馬
 不能直入
 較之九軍
 全圖誘之
 便入者不
 同此尤不
 可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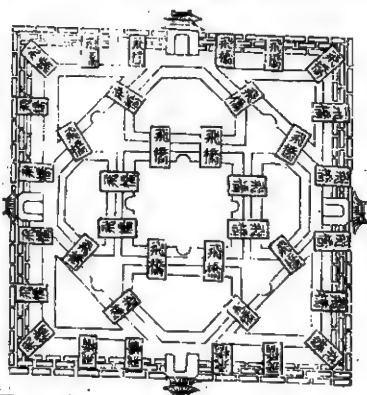
戰守全書 卷九

守部 六

此小堡圖式
 也外磚內土
 十六方內方
 住人家井故
 牛羊糧艸其
 守具皆在城
 上有飛橋通
 達以便救援
 城下門內各
 有陷坑以便
 誘敵



此小堡曲街之式也其運用同前但虜馬不能直入守禦更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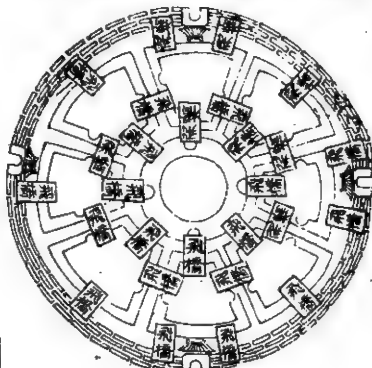
戰守全書

卷九

守部

十一

此小堡圖式也因其川形勢為之其曲與說皆可制惟不在具此大小較闊不通言其大略而因地建堡或大小方圓曲直隨宜而建原不拘泥如三面險則一面臨敵而以車營當其來路如二面四險二面下車營以當來路如吾兵數少則挖斷一面仍以一切城內全不可者一切城內全是孔明八陣之制厚非杜撰內有千變萬化非深明陣法者不可諳於此



更城

戰守全書

卷九

守部

太

武經總要曰更城約正城大小為廣狹門上不用敵樓以有正城橫立可禦也更城高必不減於正城或謂更城低城高賊即登可於正城禦之孰如使不得登乎敵樓必自城牆直起磚砌不拘幾丈必不可用簷窓用方潤可出兩人之身樓製或方或長二層或三層每層板相去九尺庶可施矢石火器箭眼下窓臺貴矮非矮不得展布但於城面自更城入正城之口加以截堵

門戶用木葦為戰棚可矣敵樓下層用方眼二者以其低賊可扳也上用三眼者以其可施力也若聞用磚券尤妙且間花下窓矢石自上而下不妨礙下層防禦人武經總要曰更城上各設戰棚其制與敵樓同間數視城之廣狹其山城則又擇前後左右取其大城近處隨山形別築一城令與大城相接必盡據高地外亦開壑兩地之中或設烽臺以為遠候賊至即以兵專守免先為賊所據下窺

城中虛實今秦州邠州城皆是也一說每下

敵四尺凡城高五丈底闊

五尺上收二尺九堅固矣

尹耕鄉約曰陴院既成則甕城宜講也夫民堡之破半咎於陴半咎於門何者鐵裹以禦火也金鐵裹至薄不禁薰灼鐵熱木焚爲力不難而門上無懸樓以遠擊無漏槽以下水嘗計人力擲草幾至十步千人齊擲草且成丘發火以焚無不鎔壞門壞則雖有人乎垣無及矣故必有甕城高厚與堡同內外俱爲陴院旁開一門亦

戡守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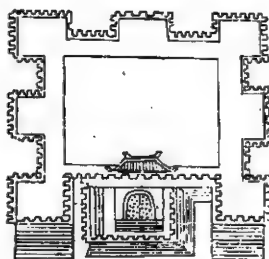
卷九

守部

九

甕城圖

小堡有甕城面不用敵臺大堡仍爲之甕城不必更添角臺大則更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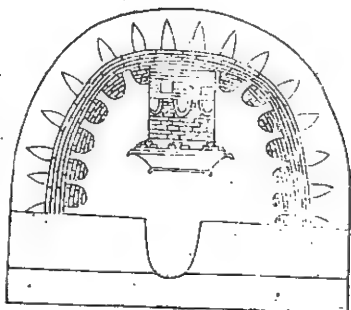
戡守全書

卷九

城門

呂坤曰城門不可安在洞中常宜近外使賊無所容身若原在洞中安門者城門之上以磚砌五星池狀如猪槽長通兩扇門面深二尺濶一尺留五孔大如升高地一尺賊以火焚門可以下水可以放快鎗可以射箭可以擣石

製門券城甕



戰守全書

卷九

守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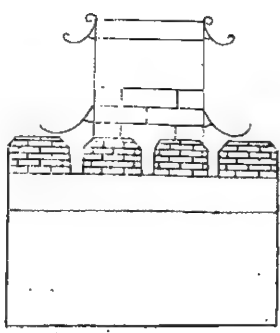
三

城樓

武經總要曰城重門之上必有樓一以威外侮一以便守瞭調度官居之大樓者在裏層門上大城之上必用華麗以壯威又必用堅厚以防矢砲平時可爲登覽形勝之資貴在軒豁簷只二層板一層庶便瞭望及用火器凡無重門者與外樓門同

蘇州守城條約曰各城樓及對城外衝要之處各置佛郎機一座隨用裝火藥二人帶火藥一

製樓天門蓋



戰守全書

卷九

守部

三

桶備急用其城樓下預置合用火器鋒利器械弓矢及堅固防牌使賊臨城隨取隨足官廳庫中置放石灰油燭火藥等項備用若庫中封識不盡更用沿近居民空房一二間封鎖亦可須差官一員常時看取給發

敵樓

通典曰却敵上建候樓以跳板出爲櫓與四外
烽戍晝夜瞻視以備警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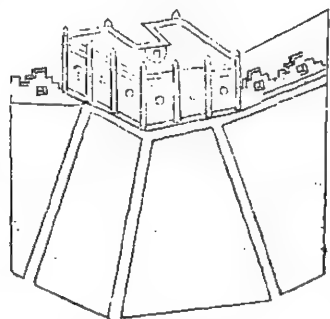
武經總要曰敵樓前高七尺後五尺每間闊
步深一丈其棚上下約容二十人若城愈濶則
愈深上施搭頭水中設柱下施地楸仍前出三
尺常法一間二柱此用四柱以備矢石所推生
齊布椽覆土厚三尺加石灰泥之被以濡毯及
陳狀之首並以牛革裹之以防火箭敵樓之制

與戰棚同

宋陳規曰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爲盡善城有
敵樓而虜人用火砲擊城樓外有濠而虜用洞
子壘填城高數丈虜用天橋鵝車對樓慢道雲
梯等攻具登城據其城池之制自謂堅固前所
未有奈何虜人攻械雄傑亦前古所未有爲今
之計如敵樓者不可仍舊制也宜於馬面上築
厚高牆下留品字方今及尺空眼以備覘望及
施設搶踰

敵樓

此城馬
面所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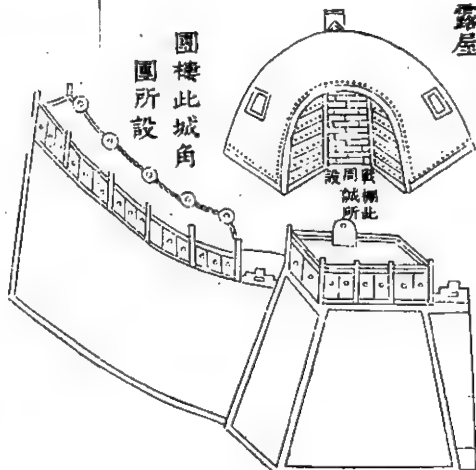


子 36-375

守部

三

白露屋



白露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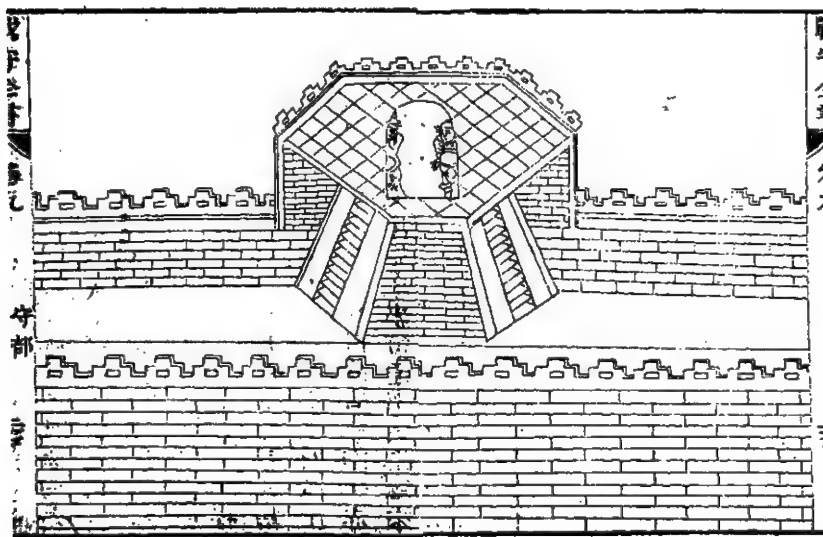
武經總要曰白露屋以江竹或榆柳條編如穹廡狀外塗石灰有門有竅中容一人以爲候望每敵樓戰棚上五間置一所於兩旁施木拒馬籠籬笆隱人於下持泥漿麻搭以備火攻

弩臺

通典曰弩臺法臺高下與城等去城百步每臺相去亦如之下濶四丈高五丈上濶二丈建女牆臺內通闊道安屈膝梯人上便捲收之中該種幕置弩手五人備乾糧水火散近城壘則攢弩射其首將

武經總要曰弩臺上狹下濶如城制高與城等面濶一丈六尺長三步與城相接每臺相拒亦如之上通濶道臺上架屋制如戰棚三面垂以

濡纓、遮以垂鍾板、亦備繩梯、內容弩手一十二人、棚上三面立牌、遮箭棚上亦容弓弩手一十二人、隊將一人、置五色旗、各一鼓、一弓弩、擲木砲、石火礮等、皆畜之、常伺寇至、舉旗爲表、號令臺及城上見之、皆舉旗相應、寇來自東、卽舉青旗、南舉赤旗、西舉白旗、北舉黑旗、已來復還、舉黃旗、寇來漸近、則望其主將發弩叢射之、其砲、播用如城上法、



右弩臺上狹下濶如城制高與城等面濶一丈六尺長三步與城相接每臺相拒亦如之上通暗道臺上架屋制如戰棚三面垂以濡氈遮以垂鍾板亦備繩梯內容弩手一十二人棚上三面立牌遮箭棚上亦容弓弩手一十二人隊將一人置五色旗各一鼓一弓弩櫓木砲石火礮等皆蓄之常伺寇至舉旗爲表號今臺及城上見之皆舉旗相應寇來自東卽舉青旗南舉赤旗西舉白旗北舉黑旗已來復還舉黃旗寇來

漸近則望其主將發弩叢射之其砲櫓用如城上法

角臺

尹耕鄉約曰角臺本宜平直卽以東北角論之則循北垣而東築臺若干丈尺亦當循東垣而北築臺若干丈尺若欲與垣相附以省工力則附東垣矣不得更附北垣附北垣矣不得更附東垣縱使兩垣俱附亦須爲臺三面附牆者半專面者倍如以磬直向外磬折向內然者今皆

戰平今書

卷九

守部

三

不循垣直出又不以磬直向外但壘土兩垣之間斜附而上地置旣繆矢道皆斜臺以護垣而矢石不及何以爲守

乘城要法曰城角外去壕不可太遠只留二尺壕深二丈賊在壕中望城牆便四五丈鈞杆難施只二尺又難站立便壕外叢射切莫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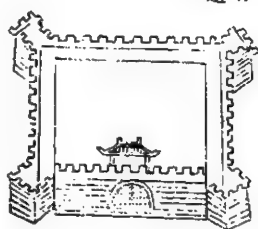
沈弘之曰天啓六年建夷奴兒哈赤攻遼之寧遠城寧前道袁崇煥以西洋大砲及從月城及角臺上橫擊之虜不敢近城身乃攻角

臺以牌倒倚牆上，人從牌下鑿甕，銃砲不能及。頃刻而城鑿穴如城門大，非通判金啓侗用萬人敵以燒之，則城崩矣。乃知角臺當斜出而長，長則可以顧城身，斜則城身可以護角臺。

舊式

角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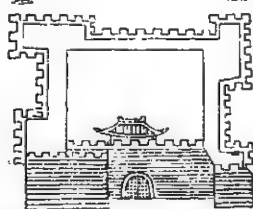
兩垣附
上矢道
皆斜



今制

附東垣不附北垣

附北垣不附西垣



循兩垣直出

聲折而內直向外

懸樓

虎鈴經洛陽記曰：洛陽城，周公所制，城上百步有一樓櫓，外有溝渠。

登壇必定曰：城堡懸樓有十益。懸樓體制高七尺，濶八尺，出牆六尺，一樓止用十人，而十人用兵可護百丈。其餘梁口，即不用人，亦可此其益一也。樓之左右各開外掩火門，在我得以視彼，而彼不得以視我，此其益二也。門之左右，隨便用諸般火器，使我得以擊彼，而彼不得以擊我。

即雜以弓矢亦可此其益三也樓底之門上繫
絳窩大砲使其左右遊擊賊不敢倚衆齊攻此
其益四也夾牆之內時寬滾虎圓砲使其往來
衝擊賊不得恃猛近牆此其益五也又樓相設
約可兩三箭之地得以兩頭夾攻使賊不得以
施其一面專攻之計此其益六也上下三處以
砲使賊顧此失彼顧彼失此不得恃其齊心捨
命之勇此其益七也樓在各面視聽即賊使詐
使巧便能覺知而預防不得遂其日夜襲取之

戰中全書

卷九

守部

主

謀此其益八也又况支更鼓者亦在於樓雖昏
夜必知賊動靜其與在城牆內往來提鈴不能
外視賊或犯上城者異矣此其益九也又况戰
守者俱在干樓雖遇雨雪亦不失信地其視避
兩腰舖或睡着隱藏賊或因雪上牆者殊矣此
其益十也

敵臺

尹耕鄉約曰敵臺園垣既立則敵臺宜講也夫
垣之棄守全在敵臺垣雖方直有臺則守垣雖

委曲無臺亦棄然敵臺宜多多則護垣爲易宜
高高則四擊不礙古制謂敵臺高與垣等者以
垣高五丈也今垣僅及其半則臺宜加高先年
余肅敏公論塞垣敵臺曰每一里一臺以爲火
器所擊不下三百步夫火力縱及豈能一一盡
中中空過寬來往鮮力矣則又宜加多今時民
堡敵臺全不如制受病甚多

戰中全書

卷九

守部

臺

步又堡有垂角而出縮腹而入者亦須量勢爲
臺必使相及今一面止築一臺不論遠近出入
矢石縱及亦弱而無力倏忽之間爲虜乘矣又
高與垣等而收頂不及一丈夫垣卑恒爲虜墜
者垣低石可及也今臺高與垣等則臺卑亦不
易保收頂止一丈所容寧幾人發矢發火器何
以展布又臺碑不五六虜以兩弓注一碑則臺
入不敢伸首出望與無臺等矣此皆害之大者
今制臺高三丈高於垣一丈皆頂方二丈皆東

西直出，陴橋墻至三尺而止，順立柱木二尺，餘上加橫木，復爲墻尺許，中空，徧置木牌，外爲附眉，內加轉撥，或開或閉，惟吾所欲，塲注矢於此，吾則啓牌於彼，夫陴畏注矢者，陴口一定也，牌啓無常，斯不畏注矢矣，此專爲發火器與矢，若夫礮石，則踰墻四出，不必凝望付度也。

城書曰：城墻正面，不便俯視，恐其矢彈正面對攻，不敢跳望，故賊得以攻逼城下，任意施爲，如今之城，且不必矢彈對攻，雖鎗筈亦上刺有餘矣。

戰守全書

卷九

守部

臺

矣。全仗高臺兩邊，顧視夾擊，賊不得直至城下，且又不能屈矢斜彈，以傷我臺上之人，故我得以放心肆力敵賊也。謂之曰敵臺，其義以此。有城無臺，亦如無城，臺非其制，亦如無臺，是城所以衛人，敵臺又所以衛此城也。敵臺之制，緊靠城之外身，貴於長出不賣橫濶，臺腳基長出一丈五尺，則收頂止有一丈一二尺矣。臺基橫濶一丈二尺，則收頂止有八九尺矣。原城有二丈高者，臺比城身再高三四尺，城無二丈高者，臺

比城身再高五六尺，臺上左右，梁墻平腰之半，各開三梁口，每口要濶一尺四寸，以便拋打磚石，放發矢彈。墻脚下中央各開一孔，方圓八寸，以便放打佛郎機百子銃。正面梁墻，比左右墻更高二尺，不宜開梁口，恐正面矢彈打入傷臺上人，則又不能站立矣。止於人頭高處，開方圓六寸濶四孔，墻下置墊腳石，以備不時顧視。上蓋瓦屋，簷各出墻二尺許，使兵夫得以安身，火器得蔽風雨也。各臺地步，相去或二三百步，或

戰守全書

卷九

守部

臺

爲遠近，不必拘泥也。唐樞曰：城無敵臺，則不能眺遠顧下，何以言守？必貼城增築，每座相去五六百步，或七八百步，或二三百步，各隨城勢，曲直以爲遠近。臺下須離濠水丈餘，有近濠水者，釘品字椿木百餘根，于水中，高出水面尺許，防其樓船臨衝我也。譚綸曰：凡城有敵臺者，最好守。若無敵臺，梁檣起望臺亦善，或皆未備，則用絮被挑懸出梁外。

五尺以蔽矢石底臨敵無失

唐愛曰城包山者峻處城垣宜增倍高厚或內立一敵臺城外以便瞭望運發矢石城峻處賊不敢近則城中虛實不得窺測而城易於防守矣

呂坤曰敵臺方三丈每面六梁口七十步立一臺

遠則矢石無力

弓箭火槍高手俱置臺上以便矢石

交及鉛箭火藥須備百倍兩敵臺交相射打則兩臺之間雖守梁無人而賊亦不敢登矣

戰守全書

卷九

守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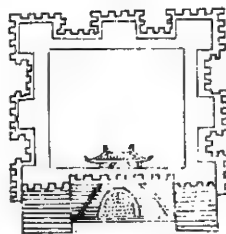
臺

一凡敵在城外不獨當爲守具亦當爲守城之具如木石灰磚之料與匠皆不可不備

呂坤救命書曰賊至城根以城挖城守梁之人只用礮石灰瓶糞箭之類箭不得加全憑敵臺箭手兩下交射故敵臺只可五十步須用有力量挽強弓發勁弩者守臺否則遠不相及矣

小堡一面爲一臺

敵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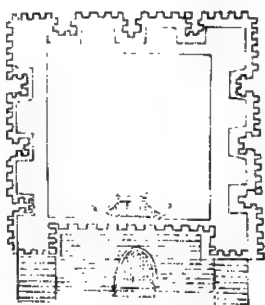
戰守全書

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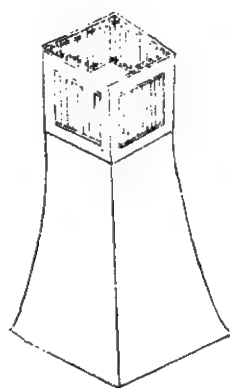
守部

臺

大堡一面爲二臺



敵臺懸板圖



此是半截船攻城之具



此是厚竹園蓬攻城之具



戰平全書 卷九

守部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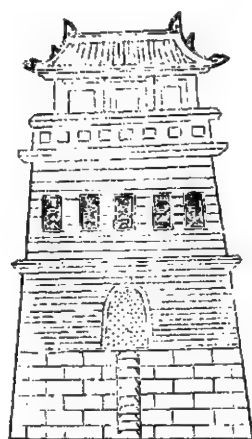
虛敵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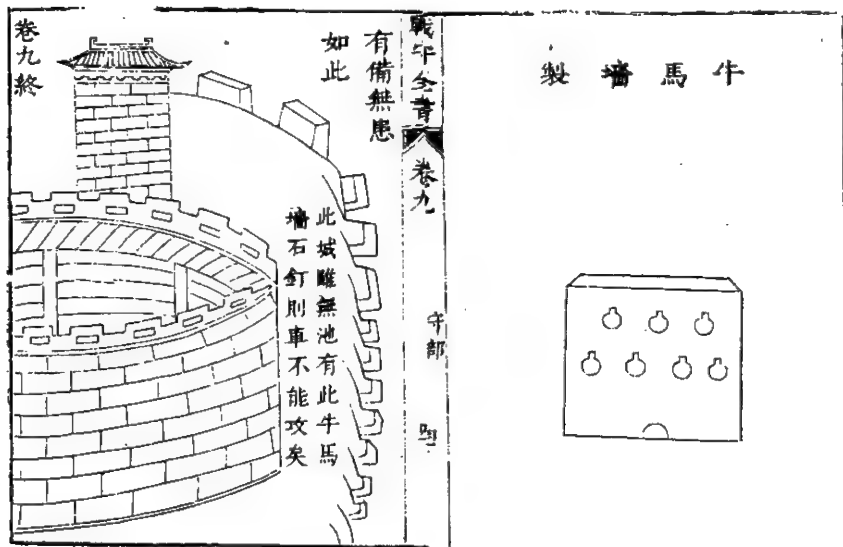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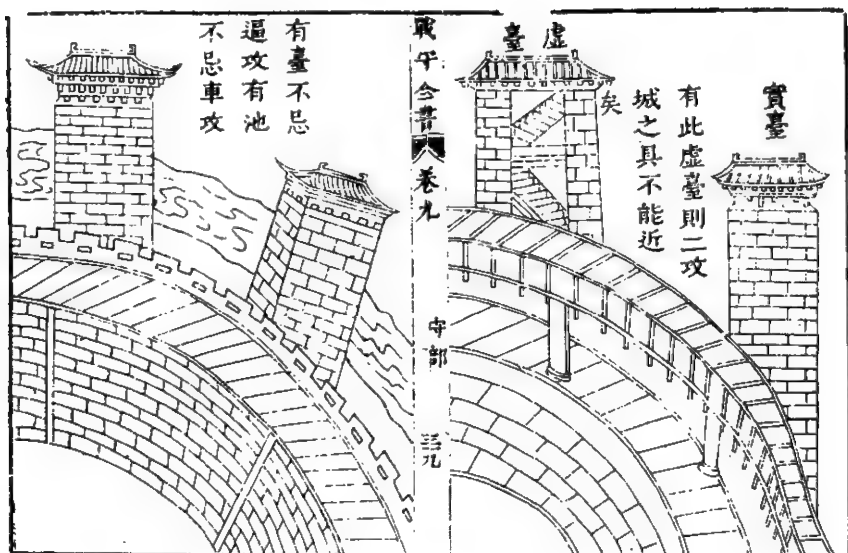
築實敵臺不如築虛敵臺其法用磚石砌一面而空其中中有二層以木板爲樓用木梯上下每層多置空眼以便窺覘以便放鳥銃弩箭之類賊不知箭矢出自敵臺也

戰平全書 卷九

守部

三





戰守全書目錄

守部

卷之十

立小隔城

羊馬牆

城濠

裏濠

城濠內外種草樹

城外

釣橋圖

濠橋

牌隄舊式今製

城垛

垛口

戰守全書 卷之十 目錄

磚式

懸眼 懸眼製

天井

雉 雉製

舖有騎城舖

城內上城磴道

重城

銃臺說

衛城銃臺法

衛地方角銃臺法

衛地尖銃臺法

衛地半圓銃臺法

戰守全書卷之十目錄

戰守全書卷之十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守部

立小隔城

通典曰城外四面壕內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

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牆

羊馬牆

太白陰經曰羊馬城下壕內築高八尺上置女

牆計功準上

戰守全書 卷之十

守部

武經總要曰有羊馬城高一丈以下八尺以上

亦偏開一門與建城門相背若建城門在左即

羊馬城門在右又女牆高可五尺壕面各隨其

地爲濶狹大要在濶濶底狹其深及泉使箭砲

難及卽住

宋陳規曰城外脚下去城三丈臨濠堤上宜築

高厚羊馬牆高及一丈厚及六尺羊馬牆內脚

下亦築臺高二三尺濶四尺其臺高於羊馬牆

上亦置品字空壘以備規望及通槍路一如大

城女頭牆牆重疊，雉臺上埋排柵木，以備賊填平壕塹，及破羊馬牆至城脚下，則賊於羊馬牆內兩邊受敵，雉臺上與大牆向下所施矢石，是賊當一面而守城人三面禦之。羊馬牆內兵，輒羊馬牆遮隔濠外矢石，是羊馬牆與大城係是兩城相乘齊用，使賊人難破羊馬牆，無敢入者。故羊馬牆比大牆雖甚低薄，其捍禦堅守之效，不在大城之下。又羊馬牆內所置之兵，正是披城以下塞，以畱伏兵，不知賊人以何術可解。若此，既有羊馬牆，其應用可以不不用，仍於大城上多設暗門，以備遣兵于羊馬牆內出入。又羊馬牆去大城脚止二丈，不可令太遠，慮大城上拋擲磚石，難過牆內，反害牆內人，又不令太近，慮其太窄，難以回轉長槍。

武備志曰：羊馬牆在城外濠外，凡城身下濠下，不拘寬狹，狹卽一丈，或八尺，皆可，寬不可逾二丈。於其外爲牆，磚亦可，石亦可，土築亦可。三台土亦可，牆身每間一雉，下底間一大將軍銃。

眼以不能錯入人身爲度。凡此牆每高三尺，平去五尺，爲一小銃眼，可容郎機，每眼上加一直縫，可三寸高，二寸濶，以便眼瞭，可以高下應賊。自此眼高之再三尺，又一眼一層，寬狹如之。但此眼只用手銃，不用郎機等大火器，眼只可寸眼，上開長眼三寸，以便眼瞭，牆之脊用斧刃磚石，使不可立，任賊百萬來攻，對濠則以銃于小眼，擊之，賊衆則用大將軍於大眼擊之，賊登此牆，或用長柄大斧，或大棍一擊而落，再無偷襲之虞矣。此屢經倭賊山賊攻打屢試屢効者，如仙遊等縣，可爲著禁足法也。守法在後，或一時收斂不及，或昏夜難辯，不敢開門，一應避難之人，牛馬之類，皆可暫于牆內收避，兼此牆恃城爲險，城以牆爲衛，緩急有城上人可以助力，張威若守牆人不用命，城上衆目所視，徑可擊歟也。此所以牛馬牆爲有用，長鈞巨斧，月牙拐，每面十餘柄，夫竿輾欲以衝垣墮陣，其長必一二丈，踰濠倚牆而用，其至必踰時，立木至一二丈，其

舉必無力而濠牆內人鈎之以長鈎截之以巨斧推之以月牙拐其能不顛仆乎凡此皆濠牆之利也制濠高六尺基二尺餘收頂尺餘外還濠塹內爲夾道有善射者則牆稍高開口如垣隙或爲劔牌數十面與之對射無善射者則不必露形人伏牆內器置牆下俾上以旗爲認敵南則南北則北東則東西則西所伏人視旗應之外擊濠濠內仆竿轅可也近有議于濠外爲牆者一則虜隱之以避矢石二則虜墮之以可

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四

填濠不足用也

趙恭襄公炳然守堡諭曰一守濠牆賊來攻堡固在堡上拒敵但下射不如平射近關不如遠關須有欄馬牆內選敢勇有胆氣者每面十數人各持弓矢及銃砲伏于牆上如賊到濠卽用箭射砲打使賊不敢近前

尹耕鄉約曰濠牆者爲牆于濠之內堡之外也臨濠爲牆則濠愈深夾堡爲道則堡愈險天下射不如平射近關不如遠關此理之至明者藉

牆以爲隱隔濠以爲射緩急巧力自當不同縱有鹵薄憑牆與之戰而俾上之人復爲我覆庇不虞勇怯不懸絕也夫敵臺高垣一丈可以四擊鎗矢礮石所及三二百步濠牆與彼對射所及與踰濠五六十步俾上人又以擲石臨垣脚所及及濠是三險也而堡無不守者矣又虜之攻堡也揭長竿舉車轅以耕犁縛其首人伏車下推其軸以行或以牛韋蔽身舉竿而至以衝垣墮俾堡坐是陷者十八九今有濠牆則于內

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五

置長物施之水深河寬之城尙不見其力而避難之人可以不必入城矣施之于無濠及無水之濠內萬分倚賴此牆城河濶必三丈五尺愈濶愈好深必一丈五尺或二丈愈深愈好有水爲第一無水者次之水深泥陷者更妙水淺泥硬者次之臨警水中加以刺柴竹籤鐵鋒皆妙城忌外有大樹宜伐之近城尤礙防禦城內無馬路不可城外三丈內有房屋賊勢衆撤之撤不及則焚之係木壁者一焚而平卽日可守係

磚石爲壁者賊遠則居民不服賊近則燬毀不前若賊以百數伏屋脊外射擊守城人賊衆將屋內打通牆壁扛梯木到城下可以徑登或就民房中趨土幫城起閘而登皆無可奈何有近城一丈以內者城身又低於屋此不守之城也唐愛曰城外沿濠欄馬牆此不可不堅築高六七尺內多留穴空以便窺伺更容放鳥銃每城一面另募敢死士百人各執鳥銃利器潛布于內賊夜攻城必渡濠踰牆而入使內有備不必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六

城濠

喧嚷俟半銳擊之近牆手刃之城上城下俱不得傳呼叫噉使賊不知伏兵故輕犯而多敗馬牆有備城上更無虞矣

通典曰鑿壕之法面濶二丈深一丈底濶一丈以面濶二丈加底濶一丈積數三丈半之得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鑿壕一丈得數一十五丈每工日出三丈計工五人一步五尺計工二十五人十步計工二百五十人百步計工二千

五百人三百六十步計工九千人率一里則百里可知也

呂坤曰城根土堅止留一丈下面卽挑池池深三丈口濶十丈底濶三丈城根窄則賊無處容足又池深以助城高池底每十步鑿一圓井即濶一丈深一丈謂之重淵及泉更好不則外引河水或內引城中雨潦之水常令丈深

之外須留三五尺

呂坤救命書曰城下池畔須有暗深暗淺之處

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一

不過及腰濶可一丈深則池中掘爲土井口濶一丈深須及泉以陷賊淺處用暗識表道以救緩急出城之人插杖可過此最萬分緊要者

裏濠

宋陳規曰於大城脚下作深濶裏濠濠向上裏度地五七丈可作來往路外築裏城排柵木但多偏下賊寇城應敵處用此設備雖使虜人善攻不足畏也

又曰賊人初到城下觀其攻械勢恐難遏直便

於城裏脚下取土深澗裏濠濠外去濠數丈再築重城

城濠內外種草樹

呂坤救命書曰城根邊土宜栽盤根諸草以固土近裏宜栽酸棗枸橘以拒賊其城外百步之內切不可栽樹遮城上望眼藏城外賊身若堤上栽柳則不妨矣

呂坤救命書曰池兩崖多栽盤根宿草以耐崩坍如馬蘭茅附麥冬堤內外栽插柳樹一丈

戰守全書卷十 守部 八

株每年剋取椿稍以備水患所伐椽柱以修官房省擾鄉村民但有盜伐者除十倍罰補外仍重責枷號

呂坤曰池外一里之內不可栽樹一設望賊以潛伏而我不見一小樹所創數株倒城上可以緣登又橫濠池中可以泅水

城外

呂坤曰池外不用高阜之土以防填濠但爲品窖以陷戎馬近日常城多用城下短牆留槍砲矢孔以射賊而賊不覺見我甚爲良法城上之人三倍則分其半以守短牆倘砲矢已盡賊順牆旁攻短牆失計將置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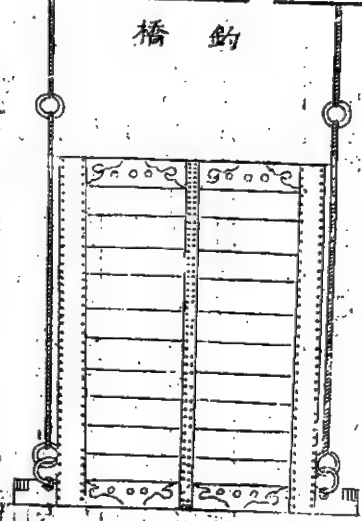
于何地或云穴城以備急入恐賊亦從之入矣不如徑守高城爲便

呂坤救命書云城中城外居民修葺房屋托坯燒甃和泥聽於城根五丈外三丈內取土其官府修理公衙責令徒夫托坯咸日帶錄作工貧民犯罪輕者量罰推土幾百車入墊城角兇其笞杖務令數年間池深及泉凡遇陰雨城內之水盡令入濠雖旱不乾方爲長計古諺云池深一丈城高一丈池深及泉城高觸天

呂坤救命書曰平日城垣之上作穢招穢蝦戰守全書卷十 守部 九

兒擅自登扒挖鏹脚踪及猪羊牲口緣上喫草者看城之人稟知重責枷號責令補築倘羊牲口發養濟院此法若輕城垣速壞萬分慎之

釣橋



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下

右釣橋造以榆槐木其制如橋上施三鐵環貫以二鐵索制以麻繩繫屬於城樓上橋後去城約三步立二柱各長二丈五尺開上山口置熟鐵轉輪為槽以架鐵索并繩貫其易起若城外有警則樓上使人挽起以斷其路亦以護門城上常以砲及弓弩禦敵慮以火燭燒及被攻斫

宋陳規曰濠上作橋橋中作釣橋時暫隔賊則可若出兵則不能無礙宜為釣橋兵出入俱

利

呂坤曰城門須有釣橋闊三丈

滾橋

武經總要曰壕橋直對羊馬城門若城內汲水須在城外則襲城羊馬城各更對開一門以通汲路惟不得對大城門若依山帶河地勢不便則大城須為堰月形開三門而已餘不改平陸之制

牌院

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上

尹耕鄉約曰牌院敵臺既就則牌院宜講也夫垣既不高牌復削薄遇攻則不支其衝羊飛石之往來自守又無以支懸石懸木之上下一有隕墜即將以赤身之人立於孤垣之上聲弦可顛矣遼人曰虜飛石墜牌則以竿聚衆為人形加華帽高揭之以惑人衆見喧曰虜登矣爭先自投虜徐蟻登此牌之害也今民間率用土坯日土坯成又率立植其易墜固宜近有議用磚者磚質狹小亦必立植與坯何異但多費耳

制必用泥坯水和土攪成橫臥為牌外以茅泥多入泥以草或固之庶堅厚可賴也

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圭

舊式



今制



仍吹茅泥固之

城垛

主事唐樞云守城之法近日東南全不知此女牆不可太高厚堵空之欲如圭首斜銳所以便外瞭便俯瞰

紀效新書曰垛必高六尺每垛口相去牌堵中分淨七尺五寸垛口一尺各分五寸連垛空合八尺八丈十垛八十丈百垛俱官尺若除梁城身只丈五者則不可守

呂坤云垛頭高六尺濶七尺四平方角勿起麻

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圭

查斧刃梁者躲也凡斜梁我能望賊賊亦能射我不能躲矣梁不用眼此眼不能發矢五為梁口厚二尺五寸高與心齊為難而我不能出頭口高厚雖堅久可恃而我不能下視

宋陳規曰築城之計城面上必作女頭中間立狗脚木一條每女頭中掛搭篋籬帷可以遮隔弓箭至于砲石則難遮隔若改作平頭牆不用篋籬只於近下留品字方眼與女頭相似亦甚濟用

垛口

垛口用鼓腔琉璃磚厚一尺鈎杆滑不可着
 垛口磚製長若干橫可得長之半橫若干厚可
 得橫之半底縱橫六面甃砌皆成方乃可久尖
 磚自尖作尺寸常見城垛有自垛根堆成山字
 形者失之大濶賊登不可禦身無所庇矢石不
 能當若垛口內外平直大則人身可入小則不
 能左右射必照今式將口磚削爲脊此磚不可
 臨時砍尖一則易朽一則費工續於造磚時即
 用尖模長短二種以便砌手其垛下身高三尺
 口上高三尺共六尺

式磚

尖長磚

比長磚之半
 短磚



戢守全書

卷十

守城

懸眼

懸眼製每垛當中自城面平爲孔高九寸約磚
 三層磚厚用二層平面以下兩方磚對中爲洞
 漸漸平縮每磚一橫編成層數字號燒干磚上
 臨用卽照號垛俱如尋常甃砌力同庶磚皮不
 削則可久磚灣不整則工省約用幾丈尺深計
 爲若干層今圖內只六層每磚三寸只得一尺
 八寸示其大略耳或二十三十等層以盡爲度
 倭每叢銳與矢虜每叢矢看惟數垛伺我守城

者一伸頭頸外視，卽叢射之，無有不中，使我身不敢當，目不見外，賊卽以勾杆攻城等器，直奔城下，我兵旣不能伸頭，出手下擊，任其掘坎布梯，直登莫禦，必有此懸眼，賊遠則瞭之，壕口鏡矢射之，賊近我兵不出頭，以身藏躲下，於懸眼內下視攻城者，雖有鏡矢無所施，若到城下一見無遺，卽將矢石鏡子火桶擲之，無不可者。賊安能樹梯駐足哉？若對壕而登，則壕上可禦矣。每懸眼上加木蓋一個，以防鏡矢尤妙。

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沈弘之曰：城壕眼皆直出，寧前道袁崇煥修築山海關外八城，壕眼皆令斜出，如八字樣，取其斜，則箭不能直入也。然天啓六年建夷奴兒哈赤攻寧遠，虜矢從斜眼中竟射死千總王勝，此虜之射神，乃箭多如雨，從隙穴中亂飛，亦能殺人耳。

懸眼製

下而高自

左鋪一層一

左鋪一層一

左鋪一層二

右鋪一層二

左鋪一層三

右鋪一層三

此後後以

城高若干應留懸眼若干長自眼底至眼而止

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書



上接下自



天井

呂坤曰梁口牆根之下留天井一個圓徑一丈
 太大則賊得力直通城下一眼直看城根可得
 太小則我不便直通城下一眼直看城根可得
 升口圓石可容仰月鏜斷鈎杆推雲梯可使三
 刺鎗可打快鎗發箭用噴火噴糞天井之製下
 圓上方方口橫二尺長二尺有半賊卽上城先
 授井中足不及定手安得施我卽殺之矣此眼
 平日以石推壓但可流水用則開之鑿更妙守
 城時以門二扇蓋之防我失脚

軍子金書

卷十

守城

宋

雉

凡雉出城身外大者三丈次者二丈次者一丈
 五尺直出三丈者橫長五丈直出二丈者橫長
 三丈直出一丈五尺者橫長一丈五尺此城原
 身高三丈者加高三尺二丈者加高二尺每五
 十垛一雉城濶加之不拘幾雉左右遇角遇門
 或多少幾數丈從便均勻每面除樓角所占不
 等約一里者樓角之中各二雉二里者樓角之
 中各四雉以此加之不足丈尺者五十垛以外

亦可以五十垛計五十垛以內亦可以五十垛
 計通變在人此大槩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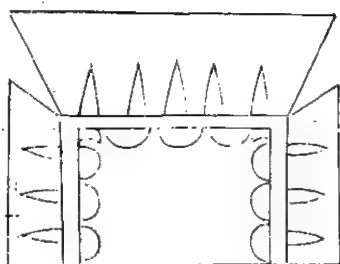
軍子金書

卷十

守城

宋

雉



鋪

每對一雉爲一鋪因雉出頭則城面加寬不礙
建鋪也或於二雉之中二十五槩再加一小鋪
亦可如城狹將城內土牆再突後若干以可容
鋪基不礙城面路爲準大城鋪必三槩深一丈
六尺小城一槩深一丈二尺若城狹加臺不便
或爲騎城走馬鋪外面照敵樓用磚直起開箭
眼內面開綺戶穿城爲磚券可以騎乘而過或
上加一樓板更妙凡城鋪不若此騎爲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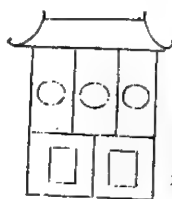
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主

騎城鋪



外而左右面照此
裏面用方眼欄子

城內上城蹬道

呂坤曰城內附牆多留蹬道半里一座以便急
時往來今各處城內止有四門四路甚爲失計
每蹬道須留一門以防賊入登城城上用內欄
牆高與心齊以防進城之賊便於射打

重城

宋陳規曰或問何以備禦城外脚下自有馬面
牆兩邊皆見城外脚下於牆頭墜下害賊之物
賊初到下觀其攻械勢恐難過宜便於城裏脚

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主

下取土深濶裏濠濠外去濠數丈再築重城一
重對舊城門更不作門却於新築城下緣裏濠
又二三里地新城上開門使人入得大城直行
不得須於裏濠堤上新城脚下繞繞二三里地
方始入門若此則假使賊善填濠止不過填外
濠必不能填得裏濠賊若繇門入城必行新城
脚下裏濠堤上新城上入直下臨賊何物不可
施用正是賊見此地必不敢入繇城入門尚不
敢豈肯用命打城且只如此爲備賊兵至多攻

城百種直可談笑待之。又况京都舊城亦自可守。若遂措置便可使勢如金湯。藥不可犯。兼京城內軍民金銀粟帛計有億兆。若能竭力修作。不特添此一城一濠。不日可成。假使添築城濠。數重人亦不勞而辦。重城既備。然後招敵使入。城議事。彼若見之不攻自退。

鏡臺說

何良燾

今人不知造臺之法。多緣不知用鏡之法。謂臺高則鏡越人而過。能殺人于遠。不能殺人于近。

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三

能遠射彼陣心。不能近顧我臺脚。此爲論鏡病根。遂以臺爲廢物。蓋臺有二。有衛城之臺。有衛地之臺。衛城之臺。必在城四隅。正而無月城。連築之。有月城者。另建之。犄角相望。照准對擊。敵攻我城。則我用左右兩臺救援。敵攻我左臺。則我用右臺救援。攻我右臺。則我用左臺救援。是臺鏡不惟顧我臺脚矣。又誰謂止殺人於遠。不能殺人於近乎。而况我於要害之地。預設陷馬坑。女牆之間。以懸簾。多備鷹嘴銃。萬敵

風塵砲。日則遠瞭。望夜則遇警。先用明吹。砲石榴箭。拋擲城下。虜情自然燭照。又何慮城臺之難守哉。若衛地之臺。必相地勢以爲臺形。如地當平原曠野。則臺形方角。地當曲道險阨。則臺形尖銳。地當仰高臨下。則臺形半圓。渚水濟渴。擇地耕種。鏡臺屹立。便成鎖鑰。是故知用鏡之法者。斯可議臺。而况臺法不行。守鏡無地。不能用鏡。我但無鏡之利。不能守鏡。反以養敵而我

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重

衛城鏡臺法

按城有不可用鏡者三。一曰圓城。謂鏡能直放。不能遠放也。二曰直城。謂鏡能仰前。不能俯下也。三曰方形馬面臺。謂方臺止能顧城脚。不能顧臺脚也。似此三種。以致賊虜臨城。我鏡不及敵。得填壕築土。則所稱衛城之臺。可不予閑暇之時。一究心乎衛城之臺。不宜築於城正而處。當築于城之四隅。城委角處也。城有五角者。角亦宜有五座六座。蓋城委曲處。左右顧盼。歷

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商

歷分明角有臺，則彼此文互相照應。臺勢鏡形，臺尖踰于馬面臺者十丈，左右尖共廣十五丈。臺城竝高，每臺角厝大鏡三門，臺基擊以石礮木杵，塹以大石臺牆砌以磚，用砂瓦屑石灰三和土築之。築尺許以糯米汁沃之，或以片糖汁沃之，日久堅硬如鐵。逆發猛鏡，可保無虞。臺之中砌一磚宮，以藏火器。若城門正面有月城者，則城角鏡臺，僅踰于馬面臺十丈，恐左右鏡臺又爲月城所間，宜于城角外另建方臺，而斜形之以臺角對城角，廣袤各十五丈，務必遠過月城，俾左右得相應援。卽月城亦在所管顧也。臺開竅于城角夾，以石牆備防外盜竄入，其築基砌牆空窖如前，每臺之鏡編成字號，鐫以平仰俯，放得至某地，成法庶不至臨期忙迫失措。夫操練衛城臺鏡法，與操練衛地臺鏡法，理雖一而勢實殊。何者，衛地鏡臺遠在邊塞，遼闊易於操練，且寓以揚聲振威之意，衛城鏡臺近在市廛，放彈既難聲聞，可駭兇，有遠鏡，有近鏡。

一鏡有近法，有遠法，知鏡方可用臺乘臺，卽可識鏡。惟在講明照對約度之法而已。突有志城守者留神焉。

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夏

大學士徐玄澮疏曰：亟造都城萬年臺，以爲永永無虞之計。歷考前代兵政之弛，兵勢之弱，未有如今日者也。居必戰之地，無可戰之兵，而求萬全無害，獨有鑄造大砲，建立敵臺一節，可保無虞。造臺之法，於郡城四面切附門垣，用大石豎砌其牆，極堅極厚，高與城等，分爲三層，下層安置極大鏡砲，中層下層以漸差小，臺徑可數丈，每臺約用慣習精兵五百人，其最大砲位，平時收藏內府，第二三等藏之戎政衙門，聞有警急，卽行修整安置。賊寇攻圍相機施放，雖有大衆一時殲滅矣。臺大鏡大，周城只須十二座，形裁或小，量應加添，再將舊制敵臺改爲三角三層空心式樣，暗通內城，如法置放，若不惜小費，再于城中建置大臺五六座，卽百千萬年永無可援之理，但造臺製鏡多有巧法，臺蓋有差，關

係甚大須于前項薦舉人才中求其深心巧思精通理數者信任專管斟酌指授仍行擇取人員作急訪求閩廣浙直等處精巧工匠召募賞給皆從優厚以便成造其慣習火兵尤宜訪取教師作速訓練前項火砲除最大者宜守不宜戰宜都下不宜遶城難以頒給外其二三等者目今遶左京東旦夕危急儘可施行但此時未及成造卽成造之後若無精兵恐爲敵有如撫順清河開原之守三路之戰一時盡以藉寇它

日更無後著矣必得堅甲利兵銳士良將挾以戰守乃獲十全若遶左京東諸城依式豫造敵臺暨置見存大砲選兵施放亦是上策但遶人不善火器且不肯習其守臺放砲非南兵西兵從本管將官擇取原籍家旌衆盛及素有行止者不可用耳薊鎮原有敵臺及守臺南兵略可依倣建造但制度不同尚須分遣人員如法指受

又曰敵臺果如法不附城無害卽四面受敵無

害第難爲慮始者言故累跡皆云切附門垣而遠計者皆恐臺爲敵有不想得臺卽得城也近歲寧遠被攻穴城至五千餘竇垂破矣大破一擊殲賊至一萬七千人老酋宵遁豈有大臺貯銃百倍堅城遠以委敵者乎

又曰京師固本之策莫如速造大砲蓋火攻之法無他以大勝小以多勝寡以精勝粗以有捍衛勝無捍衛而已連次喪失中外大小火銃悉爲奴有我之長技與賊共之而多寡之數且不若彼遠矣今欲以大之精勝之莫如光祿少卿李之藻所陳與臣昨年所取西洋大砲欲以多勝之莫如卽令之藻與工部主事沈榮等鳩集工匠多備材料星速鼓鑄欲以有捍衛勝之莫如依臣原疏建立附城敵臺以臺護銃以銃護城以城護民萬全無害之策莫過於此若能多造大銃如法建臺數里之內賊不敢近何況仰攻乎一臺之臺可當雄兵數萬此非臣私智所及與薊鎮敵臺不同蓋其法卽西洋諸國所謂

鏡城也。臣昔聞倍之臣利瑪竇後來諸倍臣皆能造作閩廣商民亦能言之。而刑部尚書黃克績、浙江按察使陳亮采知之尤悉。亮采遺書克績，又展轉致書於兵部尚書崔景榮，力主此事。當在亟圖示非獨臣一人知之言之也。此功一成，真國家萬世金湯之險不止一時禦寇之利。都城既安，就用此法行於邊境，各處守城甚易。兵數必然減省，又臺銳事宜疏曰：此役在昔所無，工費甚大，非常之原，必須大破常格，盡除宿弊而後可。若拘泥常格，因循宿弊，差之毫釐，通歸無用，不如不造爲愈也。故造臺之人，不止兼取才守，必須精通度數。如寺臣李之藻，儘堪辦此。故常釋去別差，專董其事。其它分督及委官，皆須極一時之選，寧取其苦辭者，無寧取其唯就者。是在部臣加意簡擇，工完優敘，以旌其勞可矣。然此法傳自西國，臣等向從倍臣利瑪竇等講求，僅得百之一二。今略參以己意，恐未必盡合本法，千聞不如一見，巧者不如習者，則之

職守全書

卷十

守部

三

藻所稱陪臣畢方濟、陽瑪諾等尚在內地，且携有圖說。臣于去年一箇遣人取鏡，亦一箇差人訪求。此皆人之當議者也。都城之守，首慮重城低薄遠曠。今之造臺，自重城始，次及都城。若最大者，宜造六座，體製狹小，卽數目加添，大約除城磚見有外，所需黑磚、大石灰、沙等材料，搬運車脚匠役、工食等銀兩，所費亦巨。但此事關次遠重大，不宜節省，只求核實無分毫冒破，便得金湯之固，千載如新矣。

職守全書

卷十

守部

三

又云：臺牆堅厚，士卒棲止得所，而膽氣不驚，安閑應敵，一便也。臺眼窄小，則我兵照眼放銃，賊矢石不能及，而我守愈固，二便也。臺樓高聳，我軍登高遠望，斥候時明，發砲禦賊于遠，賊兵不得近城，三便也。大抵如原疏所謂以鏡護臺，以臺護鏡，先造二座，擇日興工，俟驗有成績酌量添造。

又議：臺內外規制委折，圖畫一時難明，今用木造，式樣實以憑酌議估計，周城先造六座。

敵臺圖樣規制，長闊尺寸，應用磚石。

一附城敵臺，其制圓，以便三面擊打，一面接連城身，就於城上出入臺，從平地以上，體皆空虛。三面銃眼，中間立柱，發券俱用磚石，度用浙尺。今城磚長一尺八寸，闊九寸，厚四寸二分，後開目俱用此尺爲度。若用官尺，另行折筭。

一臺牆高約四丈，厚一丈，外周徑十五丈，圍四十五丈，有奇。內周徑十三丈，圍三十九丈，有奇。并二圍折半，得四十二丈，有奇。圍牆周。

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三

一臺柱以磚石甃砌，每柱面方一丈，牆內立二十一柱，其甲乙字號爲縱柱，依式作子丑等號。券券空闊一丈三尺，三分尺之一，高一丈六尺。結頂齊平，爲縱牆，就於縱牆依式作寅卯等號。長券券空闊一丈三分丈之一，高二丈二尺三分尺之一，結頂齊平，爲第一層臺，而從地平至臺面約高三丈。

一臺面圍牆，卽臺牆最上四分之一。

一臺基掘地深三丈，圍徑二十餘丈，券築堅固。

次用卵石填砌，灌以灰砂漿，漿法灰一砂二，凍如薄粥。砂用純石，砂不得雜土，漸砌漸灌，至地平以磚石甃砌爲地平臺面。

一地平臺面之下，甃砌磚石井，或一或二，以備人飲。竝欲臺中時得水氣，便於慎火。其法於築基時，光砌丙字號井，次於井上砌丁字號券，接於臺基。臺基砌戊字號空券，屈曲磴道，從地平臺面之已字號，而出庚字號之口，爲石欄，此爲外井。若欲爲內井，卽於牆周之內，臺基之上，任

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三

砌一二亦可。

一下層銃眼，用磚轉砌，未便宜用方面大塊極堅石料鑿眼。發砌其制，外小內大，以便轉移。擊打有警，未用將鐵裹縱橫門柱栓塞，無警時止用橫柱，將磚石砌塞。

一第二層銃，俱於臺面上沿牆施放。銃眼亦內大外小，轉移擊打。二層臺爲臺牆所限，不作銃眼。止安頓二層上銃，并收藏火藥，高亦三丈。外牆周三十一丈，內周二十五丈，并兩行半得二

十八丈厚亦一丈中施七柱略與第一層同式
前後鐵門石限無得入火

一上層爲望樓高亦三丈牆厚一丈外周十四
丈內周八丈一尺兩并折半得二十二丈零五
寸背後作門中置礮道上設四窓內大外小略
如銃眼有警四人常川瞭望設格盤盤柱以命
銃士

一第一層設通光眼五道二東二西一中第二
層三道俱外小內大令恒將日光照入

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三

一第二層前面圍牆高三丈厚三尺外徑二丈
中爲二層盤柱相通

一道城約兩面共長二十丈厚四尺高與城等

道城之一偏爲礮道而下人器俱繇此以入第

一層之券室其二層人器繇道城入二層之後

門出于前門

一第二層臺城前面臺牆三分之一當中發券

開窓爲礮道以出于第二層臺面

一敵臺大率以護銃護人規制百變難可盡言

今姑定此制聽候裁酌
附開估計敵臺材料數

一規制敵臺離城角十丈築址其深入地二丈
灰土培築仍出地四尺舉基臺形正圓以浙尺
算徑十五丈外牆徑一丈中以磚包土爲心徑
九丈中外兩磚相距處中空二丈頂用磚券上
開天窗周圍開銃眼十六箇自地平至券頂高
二丈三尺又上至臺面平頂計三丈此爲下層
臺身也其外牆共高四丈以一尺出臺身之上

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三

周圍又開銃眼二十一箇中心立望樓三層高
五丈徑四丈周圍十二丈牆厚一尺高四丈八
角做中隔閣柵樓板二層自臺面砌高至一丈
三尺隔板一層又高至三丈二尺隔板一層砌
至三丈處起券自臺面至券頂高四丈二尺上
又加券磚結頂約共五丈也此望樓下層留門
出入及通城上之路三層各開銃眼四個共
八箇

一磚料以浙尺量白城磚得長一尺八寸闊九

寸厚四寸五分，每磚積七百零九方寸，每砌牆方一尺，厚一丈，該積一萬寸，是用磚一十四箇，又十之一也，以此推之，每長厚一丈高一尺，該磚一百四十一個。

一臺身全徑十五丈，圍牆高四丈，厚一丈，外周四十七丈一尺，內用四十丈八尺二寸，併二周折半得四十三丈九尺六寸，爲牆准依前法算之，每高一尺，該磚六千三百箇，今高四丈，該磚二十四萬八千箇，就內周每二丈四尺，開一鏡

輦守全書

卷十

守部

重

眼該十七眼，內減近城角一個，只開十六眼，每眼外邊一尺，用青砂石鑿圓竅，徑一尺五寸，內九尺，該券磚五層，逐漸展寬，至內層濶八尺，高六尺，每眼減空一百四十六尺，該減磚二百零六個，又減外層之石高四尺，濶三尺六寸，厚一尺，積得十四尺減磚十八個，每眼共減二百廿四個，十六眼，通減三千五百八十四個，又近城留券門一處，高七尺，濶六尺，計減磚三百七十九個，又於臺身之上層亦開鏡眼廿一箇，該減磚

四千七百零四個，以上實用磚二十三萬九千一百八十四個。

一臺身中心，前議砌磚二十五柱，今節省砌爲圓心，徑九丈，周廿七丈，砌磚四路，其厚三尺六寸，以灰土填築中心，磚內周廿四丈六尺，併外周折半得廿五丈八尺，爲磚準，每層該磚五百七十三個半，砌至券處，該牆一丈三尺，用磚十九層，該磚一萬六千六百個。

輦守全書

卷十

守部

重

十三丈，券四層，折中取濶三丈五尺四寸，每層用側砌磚七十九個，四層該磚三百十六個，週圍全券，共磚五萬五千七百一十一個，應減外圍牆內載半弧，以入深三尺六寸爲矢，依求弦法，得九尺二寸爲半弧，弦相乘得實，減宛四分之一，得二千四百八十四寸，以乘牆周三十九丈得數，以磚實除之，該減券磚一萬二千九百零二個，實用磚四萬二千八百零九個，一地平磚臺面，除牆址在外，計內徑十三丈，自

乘減底得一百二十七方丈每磚側積八十五寸共用磚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二個下層地面周折三十三丈濶二丈共得六十六方丈該磚八千一百四十一個二項地平該磚二萬三千八十三個

一繇城角接砌至敵臺議城址廣六丈城面廣四丈一尺四寸外磚內土兩牆之磚共二十丈約高三丈六尺計磚八十層分作三停下停用磚六路中停用磚五路上停用磚四路通以五

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美

路爲率二十丈每路計磚一百一十個五因該五百五十五個爲一層之數八十層該磚四萬四千四百城面應砌女牆高九層厚二尺七寸用磚二千九百九十七個兩面城垛共二十八個每垛砌高七層長六尺三寸厚全前每層磚十個半七層該七十三個半通共垛磚二千五百十個八角共磚四百個包券五層折中七丈四尺三寸算每角每參加三個共磚二千一百二十個以上該磚四萬七千四百四十五個不

減參弧以補加牆二尺之數

一磚廂地盤徑二十五丈周七十五丈內除近城處六丈得周六十九丈砌高四尺五寸用平鋪磚五層砌二路該磚一萬五千三百三十二個

以上八項通共用白城磚四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八個

一石料計銃眼四十五個通光眼二十個用長四尺濶三尺六寸厚一尺以上石六十五塊

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美

其銃眼共用門開石四十五塊俱見方一尺四寸厚一尺上下券門二座用門匡石四條俱長八尺五寸見方一尺五寸天盤四條長八尺五寸濶一尺五寸厚一尺二寸地檻二條長六尺五寸廣厚俱一尺其築起地基四尺以外牆計之內外周共八十七丈九尺二寸四因之得三百五十二丈合用長六尺濶二尺五寸厚一尺條石九十二塊以中心計之共五十一丈六尺合用長六尺濶二尺厚

一尺條石八十六塊，若干地盤周七十五丈，俱用石砌者，該條石五層，共一百二十五塊，十八個鋪城面廣三丈六尺，該磚四千四百四十個，以上接城，共磚五萬三千八百九十五個。

一自城頭降入敵臺，磚砌礮礮高三丈六尺，深八丈，得弦八丈七尺六寸，濶九尺，計五磚，該側鋪一層，平鋪二層，共準側鋪二層，每側鋪該一百九十五個，共一千九百五十個，兩

戰守金書

卷十

守部

完

牆各磚砌三路，共磚一萬八百個，又礮礮頂上左右各補女牆一段，共十六丈，各砌磚二路，高七層，每路磚九十個，共磚一千二百六十個，挖去礮礮，應減面磚九十個，實用磚一千一百七十個，以上三項，共磚一萬三千九百二十個。

一臺面起望樓三層，八角，做高四丈，徑四丈，牆厚八尺，外周十二丈，內周七丈二尺，折半九丈六尺，爲牆準，每高一丈，計七方丈，又六

八十尺，四因之得三十方七分二釐，每方丈

用磚一千四百一十個，共該磚四萬五千三百一十五個，砌至高一丈三尺，用閣柵板一層，又砌至二丈二尺，用閣柵板一層，又砌至三丈起，參，參高一丈二尺，灣長三丈六尺，八角，撥頂，每角九尺，用磚五個，關心一丈八尺，每到頂用側砌磚四十個，五因之得一百個，折半每角一層，每塊各長六尺，濶二尺，厚九寸，此項可減前磚一萬五千三百三十二箇。

戰守金書

卷十

守部

完

一樓閣柵二層，俱用見方一尺之木，長二丈六尺者二根，長二丈五尺者四根，長二丈三尺者四根，長二丈者四根，長一丈七尺者四根，樓板九十六片，各長八尺，濶一尺五寸，厚二寸，其長濶總不必拘，只取見方九百六十二尺而足，下層胡梯長二丈，上層胡梯長一丈五尺，俱作二截，做梯身木各厚六寸，濶一尺，長各如估梯，格板濶四尺四寸，厚二寸，共五十六斤，每步濶一尺，高八寸，其板各廿八斤。

胡棟轉曲相接處，以條木四柱作架，又鏡眼開拴縱橫各一根共九十，六根各長一丈，徑一尺。

一臺體極重，築基宜極堅固，初議填壘卵石，以灰砂漿灌之，恐車運不前，可照例用土拌灰築實，今議掘深二丈五尺，徑十六丈，取土四百八十方，築土五百五十六方八分，合用灰夫小夫俱查各工包做數目扣算。

一白灰舊例每一磚用灰三觔，今用磚四寸五

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早

萬二千二百六十八個，該灰一百三十五萬六千八百零四斤，築基每土一方，該和灰一萬斤，今止用七千斤，該灰三百八十九萬七千六百斤，以上共灰五百二十五萬四千四百零四斤，結頂灰及塗飾青灰在外，一八角結頂宜用黑琉璃瓦綠瓦廂邊，浮圖尖頂八面真人海馬之類，宜照尺寸行琉璃窰定估，以周圍十二丈爲率，各有出簷磚料，俱不在前數之內，又有臺面圍牆及礮臺上女

牆共七十二丈，合用蓋口黑筒瓦俱應併行燒造，其找縛腐架所用木植匠工臨時酌處，一砌磚合用瓦匠亦另照各工扣算。

右係一座敵臺合用之數

監督軍需光祿少卿管工部都水清吏司事李之藻會估木石磚灰等料，合用錢糧，敵臺一座，約用

白城磚四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八個，係取用每個銀二分四釐。

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早

共約銀一萬零八百五十四兩四錢三分二釐。

西便門每個運價銀三厘五毫，該銀一千五百八十二兩九錢三分八厘。

東便門每個運價銀二厘，該銀九百四兩五錢三分六厘。

白灰共五百二十五萬四千四百零四斤，照估每百斤銀一錢一分五厘，該銀六千零四十二兩五錢六分四厘六毫。

銀眼石四十五塊，通光眼石二十塊，共六十五塊，各長四丈濶三尺六寸，厚一尺，每塊

折方十四丈四尺，共九百三十六丈。

門關石四十五塊，各見方一尺四寸，厚一尺，

每塊折方一尺九寸六分，共八丈八尺二寸。

門匡石四條，各長八尺五寸，見方一尺五寸，

每塊折方一丈九尺一寸二分五厘，共七丈六尺五寸。

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聖

天地盤石四條，各長八尺五寸，濶一尺五寸，

厚一尺二寸，每塊折方一丈五尺三寸，共六丈一尺二寸。

地檻石二條，各長六尺五寸，濶一尺，厚一尺，

共折方一丈三尺。

周圍三百五十二丈，合用條石九十二塊，各

長六尺，濶二尺五寸，厚一尺，每塊折方一丈五尺，共一百三十八丈。

中心五十二丈六尺，合用條石八十六塊，各

長六尺，濶二尺五寸，厚一尺，每塊折方一丈五尺，共一百三十八丈。

長二尺，濶二尺，厚一尺，每塊折方一丈二尺，共一百零三丈二尺。

地盤周七十五丈五層，共用條石一百二十五塊，各六尺，濶二尺，厚九寸，每塊折方一丈零八寸，共百三十五丈，此項可減前磚一萬五千三百三十二個。

以上石料，通共一千三百三十六丈零九寸，照估每一尺一寸，准匠一工，共該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六工，每工銀七分，共該開

價銀八百五十兩零二錢二分，運價每尺銀八分，該銀一千零六十八兩八錢七分二厘。

通共該開運價一千九百一十九兩零九分二厘。

樓閣柵木十八根，各經見方一尺內，二根各長二丈六尺，約用一號松柵木，長二丈七尺，圍四尺，每根銀三兩九錢，該銀七兩八錢。

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聖

價銀八百五十兩零二錢二分，運價每尺銀八分，該銀一千零六十八兩八錢七分二厘。

通共該開運價一千九百一十九兩零九分二厘。

樓閣柵木十八根，各經見方一尺內，二根各長二丈六尺，約用一號松柵木，長二丈七尺，圍四尺，每根銀三兩九錢，該銀七兩八錢。

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聖

價銀八百五十兩零二錢二分，運價每尺銀八分，該銀一千零六十八兩八錢七分二厘。

四根各長二丈五尺約用二號松柁木長二

丈五尺圍四尺每根銀三兩六錢該銀計

四兩四錢

四根各長二丈三尺約用六號長梁木二丈

三尺圍四尺五寸每根銀三兩五錢該銀

十四兩

四根各長二丈約用二號柁木長二丈圍五

尺每根三兩二錢五分該銀十三兩

四根各長一丈七尺約用五號松柁木長一

戰守全書

卷十

守御

器

丈八尺圍四尺五寸每根銀二兩九錢該

銀十一兩六錢

樓板九十六塊各長八尺五寸厚二寸約用

六號柁木每根長一丈六尺圍九尺每根

分作二截每截鋸板六塊約用木九根照

估每根銀二兩六錢九分該銀二十四兩

二錢一分

樓梯下層長二丈作二截厚六寸闊二尺約

用二號柁木一根長二丈圍五尺該銀三

兩二錢五分

上層長一丈五尺作二截厚六寸闊一尺約

用六號柁木一根長一丈六尺圍五尺該

銀二兩六錢九分

樓梯板共五十六塊各闊四尺四寸厚二寸

每步闊一尺高八寸其板各二十八片約

用散木四根照二號長一丈四尺圍四尺

一寸每根分作三截每截鋸板五塊每根

銀二兩一錢該銀八兩四錢

戰守全書

卷十

守御

器

以上木植共約該銀九十九兩三錢五分

照例每兩加二錢該加銀一十九兩八錢

七分

梯柱等項共用杉木九十六根各長一丈徑

一尺係取用如照買辦約用平頭木三十

二根每根長三丈圍三尺每根分作三截

照估每根銀三兩六錢該銀一百一十五

兩二錢

各匠每工長工六分夫長工四分

夯夫每工七分

各匠短工五分五厘

夫短工三分五厘

天啓元年六月二十五日少卿李之藻

沈弼之曰夫鏡臺何妨乎妨於海外諸國

其遠者不可得而聞其近者有小國曰呂

宋東西洋番舶所必經繇之處呂宋則爲

牙行發其貨市易而從中牟利番舶不肯

停則於山頭架大砲擊之蓋粉故東西洋

之番貨咸會聚於此而閩浙之通番者皆

職官全書

卷十

守部

異

一

在此互市而互市不於其國又於其別嶼

名曰買賣中國人居此有四五萬而其國

城甚小兵僅五百中國人計以爲我衆四

五萬殺其五百兵則可奪其國矣計未就

而語泄國君先以倍價購買賣之鐵器甚

年而盡人無寸鐵乃一日驅五百兵來殺

之中國人多雖無兵器以挺奮擊五百人

盡殲焉曰彼止此五百兵已盡殺之矣可

乘勝取其國於是悉買賣之人渡海至其

城無一生還不見蹤跡此萬曆二十一年

也閩浙之通番者杳無消息遙傳中國人

悉爲所屠斷數年復往有伍繼彩者亦在

其中問其故云非屠也以銃擊盡耳當時

渡海至城東門有銃城城穴大砲口外皆

堆磚石木柴一發彈則木石掠地紛擊故

數萬人俱盡繼彩聞而駭異之往東門觀

稍離城果有銃城上下有銃穴不知其中

間何居守則有八人繼彩有心遂訪此城

職官全書

卷十

守部

異

一

人餽而飲之結交款洽時時往來八人亦

酬之繼彩曰何不卽於城登高飲我八人

果邀飲於其中繼彩得縱觀焉城有三層

臺下則有極大銃卽以擊死數萬人者以

上漸小繼彩悉熟觀之矣不知何人能造

又詢之有閩人姓李者能因訪焉此人已

老矣當東門擊滅中國人時復從買賣搜

勦其遺李姓人在被縛至城中人多識之

以其久於其國又多巧藝咸願共修造勸

而釋之存繼彩見謂曰爾尚思故鄉欲還否李姓曰我亦欲還不能耳於是繼彩密與謀歸計其國禁凡開洋必悉索舟中於是以李姓人及其子藏匿船尾夾底中索之不得乃隱過適遇逆風不能開洋者六日及七日始開洋啓其船底父子視之則已韞死矣乃且賒於船頭半日復甦得歸至閩繼彩遂挾其人投以爲奇貨至北京上書於兵部各衙門自負有絕藝異鏡願以破虜復河套大寧舊遼陽不難也此時萬曆三十二年目爲狂生而叱之去時玄滬徐公方成進士居翰林奇其人而識之已而徐公又從西洋利瑪竇得其說益講明之迨萬曆四十六年建州夷奴兒哈赤亂寇陷遼陽邊堡我師征之大爲所敗四十七年徐公以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練兵招繼彩至議欲鑄大銃令訪李姓者繼彩往一年不返徐公即書聞撫

促之則李姓父子已先繼彩購他工之能者六人至則徐公已謝兵事矣天啓元年二月建夷陷遼陽公連疏請築鏡臺以護京城事有緒矣乃忌者議阻而止崇禎二年十一月建夷薄京城四十日滿城束手無策向使鏡臺若城亦可奮其一擊何至任其遷延殘破全師以去哉要之此鏡臺也繼彩親見於呂宋而未究其說徐公得於西洋人明其說而未見其制惟何良燾居鄉山嶽爲其人代筆習見其鏡與臺而悉其事理至若孫初陽之造鏡臺也則亦得於西洋人與徐公當徐公罷而繼彩至初陽以會試至京遇之天啓二年正月廣寧失舉朝震恐莫知所措初陽下第因自言能鑄鏡築臺洎虜人遂薦用之山海關贊畫徑鑄鏡而繼彩不肯爲用初陽乃得保定人李範鑄之而自以已意築臺於門外三道關苟且塞責而止然虜亦不至臺

與銃俱廢又不及徐公說矣此皆予見而知之者故悉之

又曰西洋火炮誠爲無敵神器徐公懇懇再三疏陳深信此足以保國保疆萬年無患矣雖然此器耳用之尤存乎其人如天啓六年寧前道袁自如守寧遠以西洋火炮擊死建夷一萬八千誠得其力也然可擊遠而不可擊近倖爲建夷蜂湧至城下以無臺故勢不能垂擊被其鑿五十餘處

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平

城幾破矣幸通判金啓侗以萬人敵燒却之賴以成功明年五月建夷復攻錦州城二十日城故圯頽鑿崩五丈餘賊已登矣將士以身爲障火器刀棍亂擊退之復下理磚石壘城以守此時並無西洋大砲乃總兵趙率教與諸將士死守之力耳孫初陽爲登來撫有西洋大砲十餘位西洋鳥銃併自造大砲數十又用取西洋人合藥裝放種種盡法盡善矣乃亂兵反攻登洲

城遂不守則知器固不可不精又不可徒恃夫器也所謂器以人用耳第一以得人爲本衆心成城寧錦之守可見矣

衛地方角銃臺法

何良燾曰方角形臺者取其前後左右隨處可用銃擊也故宜於平原曠野亦宜於山脊要衝臺高三丈週四十八丈以石爲脚或用磚砌或用土築土必石灰砂瓦屑三和爲之臺牆厚一丈五尺四隅依方折角倍厚一丈五尺左右週長各二丈置大銃於其上每角六門臺之後爲大門門之內構大屋一間深二丈濶二丈左爲階級以便人登臺右爲斜級以便扯銃悉廣六尺臺之中爲水池週八丈深五丈下築底旁築牆若遇大石爲而臺之池以石爲之底與牆與緣有缺則以灰壘之如遇平原土基則以方石爲牆厚二丈以油灰密塗其塹牆如臺高以鵝卵石或小石壘之其底厚五寸以上不壓厚既壘之復杵之碯之不壓堅既平既堅又以灰壘

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平

之浮於石而止，俟其乾有隙焉，而復灌之，石牆先以石灰水遍灑之，乾而後塗以三和細灰塗泥，初塗厚五分，以木擊擊之，欲其平以實，次日又擊之，有罅焉，則以鐵槩槩之，乾則以水沃而槩之，無罅而止，三日以後，皆如之，候其乾十分之六，復以三和灰塗之，厚二分，亦擊之，槩之，如前，又候其乾十分之六，再以最細三和灰塗之，厚一分，亦擊之，槩之，如前，欲厚則四塗五塗，任意加之，凡周與底之交，必謹察之，而倍功焉，池

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臺

之上，則用木爲柵，以拉人足，池牆左右各構磚屋，濶二丈，長五丈，高二丈五尺，以爲之樂窖，旁通一穴于臺牆內，寬外窄，用鐵作榜，以宜其氣，以露其光，磚屋之上，以土填平，與池牆臺牆等，使人登臺，不知有磚屋也，磚屋之門，竅于臺面，用石級通砌而下，濶六尺，池牆之前，以土填平，爲臺面，內砌一暗溝，深七尺，濶二尺，從臺面週臺底，通小竇於臺脚，砌以方石，塗以三和灰，以便放臺面，容水，臺面四週俱用女牆，高二尺，厚

二尺，以平仰俯，放大砲，不碍爲法，臺面之前之左右，構瓦屋十五間，中爲公館，左右以藏糧束，守臺軍丁百名，廩以重餉，平於束草於野，登臺用彈，以試彈之到否中否，試驗純熟，臨敵自然照準，多設臺基四週，削築深塹，布爲護基，護基之上，構營房二十間，凡軍丁炊爨悉在焉，不得進臺，以遠火也，每夜輪番軍丁八名，以守基之四角，臺門蔽以短牆，使人不得窺內，率登臺側左右，量地遠近，畫爲營盤，掘濠建屋，各出自竅，

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臺

捕，或將五百，或將一千，無事則議耕牧，可免輸運，爲久屯之計，有事則臺鏡先其聲，而兩營張其翼，正所謂節制之師也，然必得地以護鏡，而後可藉器以護人，造臺者慎之哉。

衛地尖鏡臺法

尖鏡形臺者，取其一路迸發，可阻截鏡擊也，故宜于曲道險阻，蓋曲道則我臺有間道，應援險阨，則敵虜無攀蹬可及，然必度我臺下紮爲虜所必經之地，而後削崗爲階，據頂爲臺，有不足

處或鑿石或以三和土補之臺高數丈前高後低形勢三角每大鏡三門一角當其前兩角翼其後前角至後左右角長十丈後角自左至右廣八丈前角如鳥首只取鏡形後角如鳥翼故每角又依角倍角一丈折長二丈臺門在後左右角之中門之內構屋一間深闊各二丈左爲階級以便人登臺右爲斜級以便扯鏡悉廣六尺臺之前爲方池週四丈深五尺拉欄木干上其石砌鑿礎塗擊如方角形臺方池之法臺之

戰守全書

卷一

守部

臺

中構一磚屋以爲火藥壙闊長三丈磚屋之高

以土填平爲臺面磚屋之門數千臺面用石級遞砌而下闊五尺磚屋之上卽構瓦屋六間以藏糧束砌暗溝一條以出臺面客水臺緣俱築女牆高二尺厚二尺亦以平仰俯放大鏡不磚爲法守臺軍丁五十名平時登臺照準點放操練銃法臺門通間道蔽以短牆臺後構營房土間凡軍丁炊爨不得進臺每夜輪流四名更值似此曲處險阨之處必多層疊得蔽是法

而星棋布列焉一逢警報彼此聲援截殺阻遏虜將何術而能飛渡耶

衛地半圓鏡臺法

半圓形臺者取其扇布四散可抽登鏡擊也故宜于仰高臨下凡山谷極衝及依山帶海之處皆宜築此臺式臺爲三級或二級級每高一丈起自山腰初級左右徑直十五丈列大鏡九門臺緣女牆高二尺厚二尺二級左右徑直十二丈列大鏡七門臺緣女牆高二尺厚二尺三級左右徑直九丈列大鏡五門臺緣女牆高二尺厚二尺其臺牆不以石築卽以三和土築之三級之巔構以瞭房五間以藥窖藏以糧束其水池山腰或能引泉注渚尤稱至便如其不能則亦如方角形臺鑿池砌塹塗礎擊槩之法深廣如之級各有石梯或偏左或偏右以達於臺側之營房守臺軍丁七十名營房十四間一切炊爨悉在焉每夜輪流軍丁每級二名更值如遇賊警則先放初級大鏡五門二級大鏡四門

戰守全書

卷十

守部

臺

三級大鏡三門次放三級大鏡四門二級大鏡
三門三級大鏡二門乘臺用鏡抽疊更放藥自
口出一丈之外其徑十倍十丈之外可推而知
而况鼓彈齊發兼以高下相因遠近同斃虜有
不焦爛糜肉者未之有也

戰守全書卷之十終

戰守全書卷之十

守部

卷十

戰守全書目錄

守部

卷之十一

守城

預防

貴鎮靜

安人心

結賢豪收人心

備修葺

用人

清野

民不願收保

近城居民掘濠自固

城樓衝要

城門

戰守全書卷之十一目錄

腫版式

暗門式

壘門

槎碑有圖

鑿門扇

城門不宜閉

門禁

區處入城民

拐子城上造兩圓門

城門路

坑坎防車攻

臨衝呂公車圖

翻梯踏雲車圖

陷馬坑圖

鹿角木圖

擄蹄圖

地泄圖

鍊蒺藜圖

鍊菱角圖

設門穿

設壕險

釣橋不可先撤

機橋圖

地道

種簾圖

立城柵

設棚

填閭巷

鋪街衛

糧草

預備糧食

備水

護運煤入城

修理犒勞

備雜物

戰守全書卷之十二目錄

勸諭借貸

整器械

戰守全書卷之十一目錄

戰守全書卷之十一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守部

守城

太公曰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

又曰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命三軍不困乏

桓公曰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已福及子孫人君之

戰守全書

卷十一

守部

保守也

吳子曰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

尉繚子曰城所以守地也將所以守城也

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芻粟足上下相親

又得四隣諸侯之救此所以恃也且守者雖善

則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此守者又必能乎守

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

者必善而君專用之然後可以守也

又曰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池深以廣橫斷

摘守備善利薪足食以支三月以上人衆以選

吏卒以和六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義萬民

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焉不然山林草澤之

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

怨深於敵而有大功於上不然而則賞明可信而

罰嚴足畏也

又曰凡守城之法石有積樵薪有積菅茅有積

荏葦有積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栢有積蓬

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鉄鐵有積米粟有積井灶有

戰守全書

卷十一

守部

處重寶有居五兵各有旗節各有辦法令各有

員輕重分數各有請主慎道路者有經亭尉各

爲幟

孟子曰築斯城也鑿斯池也與民守之效死而

勿去

尉繚子曰凡守城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

戰非善者也進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

傑俊英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其郭中乃收容

廩折毀而入保令客氣十倍而至之氣不半

焉敵攻者傷之甚也

能臣利器盡收於邦中又救民害廢民墮而不入

城保守使敵氣百倍而守氣不半敵入來攻必見傷殘之甚矣此言不足守國者其所爲有如此然後世將弗能知夫守者不其賺者也守法

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

不出欲其力專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

勝守者之勇故爲城郭者非特費於民勝於敵矣

千而當萬也誠爲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守池

深而廣地堅而厚士民備薪給食弩堅矢強矛

戟稱之此守法也

戰守全書

卷十一

守部

三

又曰城高池深兵器俱備財穀多積豪士一謀

也

又云務守者地不完

李衛公曰以守待攻

李靖曰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也守

吾氣以有待焉

虎鈴經云我師爲敵所圍可以力守者三外有

援兵一可守也人力助勇芻粟豐備二可守也

城池完固民人富庶三可守也可以決戰者三

外無援兵一可戰也人助馬壯兵甲堅利儲蓄

不備二可戰也城池不完民士窮匱三可戰也

守可以必守戰可以即戰何謂必守許洞曰盡

我力焉援之不到候敵困懈出奇以戰何謂即

戰許洞曰既圍即戰謀未備也圍久則固焉彼

圍之師不可出者三敵無故開圍一角者有伏

也退圍數里者謀也示以老弱者誘也可以急

備者二敵攻其西謹備其東二面皆敵示以開

暇者此必援我而欲求懈因將衝突也夫被圍

戰守全書

卷十一

守部

四

者當先安其內而後及其外可也

通典曰城不可守者大而人少小而人衆糧寡

而柴水不供壘薄而攻具不足土疎地下溉灌

可設人戶疲瘁修緝未就凡此類者速徙之營

壘高土厚城堅溝深糧食衆多地利險阻所謂

無守而無不守也故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武經總要曰凡守城之道有五敗一曰壯夫寡

小弱衆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糧寡而人衆四

曰蓄貨積于外五曰豪強不用命加之外水高

而城內低土脈疎而池隍淺守具未足薪水不
供雖有高城宜棄勿守亦有五全一曰城墉修
二曰器械具三曰人少而粟多四曰上下相親
五曰刑賞嚴重加之得大山之下廣川之上高
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溝防省因天財
就地利土堅水流險阻可恃兼此形勢守則有
餘故兵法曰城有不可攻又曰善守者藏於九
地之下蓋謂此也

戰牛全書

卷十一

守部

五

或問賊衆猝然而至何以禦之曰衆矣安得猝
然偵探預則知備之矣先收露積度賊必繇隘
口相近爲地道伏細人設天目沙囊木鹿竹婦
之具與地雷連弩等械伺便則發去則避其歸
路近吾城又多設機垣機路機坑機槁機屋機
市以陷之不待兵出而勝已成矣

宋陳規曰粘罕攻大原之壽陽城凡三殘虜之
衆萬人而城小竟不拔此必城中有著爲守禦
之策者僉言以爲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
生有死而善守者有生無死壽陽之人可謂善

守而不得謂之死守又云城小而堅者亦非也
若謂城小矢石交通善守者亦難設險施策規
以爲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
若能定險設伏使賊欲登城縱令登城登卽死
賊欲入城引之入城入卽死今夫百里之城有
數賊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乞命於賊者非
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

戰牛全書

卷十一

守部

本

至事唐愛云城上傳箭不獻柳所以便聽聞守
者必更番所以養精力陟降有號頭夜有火畫
有旗所以一衆伍違犯有決罰所以定心志風
雨露日有遮蔽所以安體力火器石塊灰油懸
槌鉄蒺藜諸物必備所以供急用或者又云夜
時舉砲以驚賊縋壯士以偷賊營突出兵以擊
賊懈以攻爲守守斯固而至于區處詳畫則莫
如往年蘇郡戒嚴所畫守城條約爲可法哉在
籌海編皆足備採擇者也

預防

軍行須知曰守城者深溝高壘堅壁利刃藏聲

滅跡當令防賊器具敵棚樓櫓以備應急並立足備預知施設更在臨時取其利便

又曰於城外聚集民大軍及折屋斫大小竹木作木柵周圍密下拈簰七星椿外開深溝起置鈎橋過夜下鉄蒺藜地柵板差人伏路城裏重門擊柝鳴鼓支更提鈴巡警以防奸宄城門當路安置轉關機橋木馬木陷穽坑晝夜官軍守把四門盤詰奸細

貴鎮靜

戰守全書

卷十一

守部

二

羅拱辰曰其守之之法最要靜治嚴禁喧嘩庶臨敵不亂

武經總要曰凡守之道敵逼城靜默而待無輒出拒候其矢石可及則以術破之

城書曰見賊大言誼譁者或被傷高叫驚走者遵照臨陣退縮軍法示衆臨敵回頭擅動者割耳夜驚者治其所繇本營連坐

守城要氣定凡五十步外賊吶喊衝塘或用先鋒前哨聲言要攻者勿動

賊近城切不可發喊

乘城要法云凡賊來則五人齊力去則如舊精神不倦可以持久不發喊志氣不亂賊又莫測止用梆鈴更番巡警而已

城書曰城上白日止扯堅旗號甲長梁長輪守非寇至不用軍民上城以疲其力臨晚登陴俱要雨具器械不許誼譁除更夫擊梆支更外一切鈴鐸鑼鼓俱要屏去若無人然使寇不知城上虛實且城上不譁城外有警庶可傳報以便

戰守全書

卷十一

守部

八

策應

呂坤救命書云賊在城外屯聚以逸待我之勞以飽待我之饑以寧耐挫我之銳以優游懈我之心聲言解圍以懈我之意聲言增兵以寒我之胆乍動乍靜以疲我之精神緩進零衝以耗我之氣力忽散忽聚以老我之智謀築壘增柵以示彼之持久我意定一切勿動

安人心

虎鈴經曰被圍者當先安其內而後及其外

守城鄙見曰分付各兵不許先存恐懼蓋我在城上賊在城下用上擊下易爲力也

結賢豪以安人心

守城問荅或問賊大舉且至吾民不堅紛紛欲走禁之不止將奈之何曰將平日得人心必不如是也若新至而未得人心急親訪其地賢哲豪俠之士長跪請見虛志奉教邀集同盟相誓可死不可棄人心自定乃悉收城外糧貨人畜入城其鄉村大集皆設伏機其民不肯內者卽焚其居斬其人若先收豪傑以入則無民患豪傑入自有豪傑所得之人相與圖守而吾聚豪傑之親眷與吾之親眷于一與晉城破俱死城在俱生則人人憤激破賊計無復之矣仍密察其中有二心稍露異說者忽拉出斬之復哀辭告于庶士以明之無不固矣民間巧力之人盡厚撫而爲用術數之士悉尊禮而奉之賊雖大衆不能馳也

備修葺

戰守全書

卷十一

守部

九

城上每面簡磚一萬黃土數十車石炭千斤水一百甕每十槩用鉄掀二張鋤刀二口門六扇丈五長杆四根以備攻破城垣卽時修補乘城要法云城上每槩口多積好磚以防鈎倒女牆卽時壘起又可打賊

用人

武經總要曰主將延問軍中奇謀勇力機捷所弛精伎辯口之士如鷄鳴狗盜之類無不加禮以備防用

戰守全書

卷十一

守部

十

呂坤救命書云守城必用之人

鉄匠 木匠 泥水匠 紙札匠 裁縫漆匠 編竹匠

練成民壯合用者尚多未盡開

鉄匠 箭弓匠 弩匠 竹匠 木匠 火藥匠 上石匠 俱預多置城中以備急用

清野

通典曰凡敵欲攻卽去城外五百步內并樹牆屋並填除之并有填不盡者投藥毒之木石甕

瓦焚藹百物皆收之入不盡者並焚除之

武經總要曰守城之法凡寇賊將至於城外五百步內悉伐木斷橋焚棄宿草撤屋埋井有水泉皆投毒藥木石磚瓦菱藹糠粃畝牧與居民什器盡徙入城內徙不逮者焚之

唐愛云城外居民近城者如賊勢重大將逼城下須用折毀不然賊將藉爲遮欄且登城尤便於雲梯是不當姑息若水門柴米出入所須尤急但要視勢緩急委官嚴加盤詰不致疎虞可

戰千全書

卷十一

守部

上

矣一槩閉絕適以自困此守城者所深戒也

呂坤收命書云賊一近城四圍民居先受其害房屋得折毀者自行折毀可焚燒者送入城中賊去之後尚得再葺若棄以爲賊資彼折其梁棟填架池濠取其草束攻燒城門古人守城先將城外積聚一切焚毀正恐借資也萬萬無忽蘇州守城條約曰城外濠內迴圍空地多有居民占造房屋賊若攻城必先渡濠頓住城足城足有屋賊可隱身城上矢石難施且賊登屋可

以發火器矢石攻城前任巡撫御史孫下令焚燬實萬不得已也不二三年愚民貪昧又行葺屋若姑息之是將在城數萬之命而爲僥倖之計也今後賊將入境務要折卸如不從者臨時照前院法無悔四關百姓入城避兵凡關外一切私財除盡數搬入城中外其長木大板慶薄木鉄家火柴草休畱一件一則徒爲賊所燒毀二則賊借之爲攻城之具萬分懷之城外有大樹宜伐之近城尤宜防禦

戰千全書

卷十一

守部

上

尹耕鄉約曰壕樹樹植於壕足於蔽目夫兩軍相對有蔽者利今陣以蔽我而樹以蔽虜瞭望之失真矢石之碍及攀附之有緣皆爲彼利也必盡伐之且令後不復植

城內無馬路不可城外三丈內房屋賊勢衆撤之撤之不及則焚之係木壁者一焚而淨即日可守係磚石爲壁者賊遠則居民不服賊近則撤燬不前若賊以百數伏屋脊下射擊守城人賊衆將屋內打通牆壁扛梯木到城下可以徑

登或就民房中運土幫城起闔而登皆無可奈何有近城一丈以內者城身又低于屋內不守之城也

蘇州守城條約曰區處城外竹木

竹木行俱附城郭若不徙遷皆賊攻城之具也須仰各商將竹木行依期輸運入城開賣其在水各排宜去五六十里外隱避港中暫置以待賊退復業如不遷徙俱取入官公用

虎鈴經曰守城之時城外有井先沉之以毒藥

戰守全書

卷十一

守部

一三

賊好搶水頭城外有井水處盡下毒水藥預先求方買下臨時用之

尹耕鄉約曰鄉之爲約所以禦侮也然斥堠之傳收飲之令是在上之人也且之人忽之則失警失警則失備是棄堡也上之人重之則或虛警虛警則玩備亦棄堡也則夫合辭以請於上爲收飲之候不可少也故十二約堡候其目有三一初候初候者始聞警報即示候於堡也以白旗爲之凡始聞警報官府即發白旗令白虜

將至其先以禾芻之類入堡旗過而不入者罪則堡人悉入禾芻堡長出其守具點視之使人視不入禾芻者焚之所以清野也二再候再候者繼聞警報亦示候於堡也以黃旗爲之凡繼聞警報官府即發黃旗令曰虜即至其以騎畜之類入堡旗過而不入者罪則堡人悉入騎畜堡隊長閱守具分置之使人視騎畜不入者執之以爲虜至享士之用三終候終候者虜垂及境復示候於堡也以紅旗爲之虜垂及境令曰虜已至其無一人一物在堡外旗過而不入者爲戮矣則堡人無長少悉入堡隊長閉堡門鳴鼓集人登垣以待戰使人視不入者閉之外莫納使宿于壕牆內事已籍其名以告官罰償今次虜入用過守具

戰守全書

卷十一

守部

四

呂坤救命書云賊將入境速諭鄉民將家中用度糧食柴草牲口家伙箱櫃盡數搬入城中不止救民一家老小賊見四野無糧豈能百十里外捨別縣飯攻我縣城池哉即使鎖房埋窖不

過爲窮人搶掠之資一入城中誰能救久圍之性命乎早見預待清野招民在數果之縣令耳若催到不從門閉不許放入

胡宗憲曰凡賊可結巢去處如松江柘林陶宅等地方必諭令居民盡行搬移入城房屋折卸務使賊難棲止

民不願收保

唐公雷裴寂撫河東無它才惟飛檄郡縣促入屯壘相保焚積聚人益惴駭思亂

戰牛全書

卷十一

守部

五

宋王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爲清野之計民怨之康王將北去雲在後民遮道諫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姦賊也

恭軍王孝孫云百姓蔽在城內饑饉之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堡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耶

沈弘之曰各邊每聞警上官輒傳令收歛收歛者卽清野也小民田廬樹畜皆安居於野

戰牛全書

卷十一

守部

六

傳令之人一至則布粟雞豚皆爲所取一入城則如奔中多所不便况虜又未必卽至而輕移徙則散失而小民之家廢矣故甚苦之有止令婦人先入城者衙役則每一婦索銀一錢而止名曰鬻髮錢上官但信其已收歛而不知并未收歛也夫小民避死趨生設真有賊至不待我呼雲擁而自來矣何必先事而生騷擾乎及賊至而民爭赴則反閉門不納何肯謬也崇禎三年虜入犯都下遼東道臣督令軍各入城多與怨嗟予問其故則曰小民非不畏死但虜未至而先入城携一囊粟城門人取一升担一肩薪城門人取一束僦人簷下牆間炊不得卧不得居十日半月而虜無消息未免出視其故廬農時至矣未免出爲農作出則携粟與薪城門人又以嚴令駭而奪之婦女不敢出則丈夫進進則城門人又取其有所以寧死於虜而畏城如陷阱耳嗚呼此不察民情之弊而徒滋擾耳

要之守城凡事宜預備至於驅民入城則宜偵賊緩急而聽民從便可也

近城居民掘壕自固

史道疏云九關居人以至畿輔附近地方軍民人等生於太平盛世兵戈未識而其百年世家棲遲郊野仗倚天威相安樂土乃於一旦忽遭賊虜入犯遂使之心神迷惘憂寐靡寧一遇人言少涉疑似輒不携抱號呼喧填道路無異驚魚逐鳥之勢臣愚於此似當先爲酌中一處伏

戰平全書

卷十一

守部

七

乞勅下臣等兵工二部各堂上官一員會同都督陸炳及該城巡視御史先行督率各城兵馬責令地方鋪長盡將各關住人通行查開酌量貧富分列三等九則各照人家住止前與左右三面限地分工挑挖圍壕一通勢如叉手壕後兩分各通內壕寬二丈五尺深二丈五尺即將其土高壘長堤於壕內岸引灌西江之水圍護圍繞不惟可以保護生靈其在土乾地燥風水爲說者亦頗有關萬一虜至衝突卽爲調集

兵將屯布於內與同地方居民憑堤據岸砲弩齊發併力拒阻賊自無能越我壕內以咫尺都門而九關百萬生靈可以保無他虞再乞勅下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撫都御史督率各該軍衛有司風力才幹官員急將各該府州縣城外開廂及各屬地方村集鎮店人烟稠密處所行令一體築堡挑壕務使高深寬大牢不可破足以爲保護生靈永承之計時或賊虜近邊有一驚報當卽差人執打旗幟分頭星馳傳諭卽一

戰平全書

卷十一

守部

八

城樓衝要

守揚州議云各城樓及對城外衝要之處賊來必攻其無備火砲無以阻遏合各置佛郎機一座隨用裝火器二人帶火藥一桶以備急用又曰其城樓下須預置合用火藥鋒利器械局矢及堅固防備使賊臨城隨取隨足

城門

通典曰城門先造連拒馬槍壯銳以鏤連之
又云拒馬槍以木徑二尺長短隨事十字鑿孔
縱橫安槍長一丈銳其端可以塞城門巷要路
人馬不得奔馳近日九邊製刃累鐵中施橫提
長七尺五寸每七寸七分作一孔用鉄鎗五杆
以小棍五杆交界之連以鉄索令游軍伏其前
後

又云城門懸板亦爲重門

職方全書

卷十一

守部

子

虎鈴經曰懸門懸板爲門也鉄靴之如棧板

通典曰城門扇及樓堠以泥塗厚備火

虎鈴經曰塗扇以泥泥城門可厚三尺備火

通典曰門棧以泥厚塗之備火

虎鈴經曰門內常以瓮貯火漆用

宋陳規曰城門宜迂迴曲折移向裏百餘步置

不獨賊矢石不及其舊作門樓處行入一步向

裏便是賊陷阱蓋百步內兩壁城上下臨賊人

應殺賊之具皆可設施舊門前橫築護門牆高

丈餘西頭避過開三二丈城門啓閉人馬出入
濠外人皆不見孰敢窺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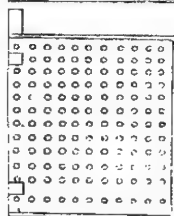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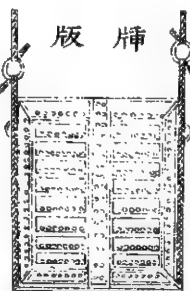
職方全書

卷十一

守部

子

版 牌



右牌版與城門爲重門，其制用榆槐木廣狹準城門，縵以生牛皮，裹以鉄葉，兩傍施鉄環，貫鉄索，凡大城門，去門闔五尺，立兩頰，木開池槽，亦用鉄葉裹之，若寇至，卽以絞車自城樓上，抽所貫鉄索，下牌版于槽中，外實以土，防火攻，內枝以柱，防傾折，一說不用牌版，則鑿門數十孔，敵逼城，則出矛戟，以彊弩射之，謂之鑿扇暗門，更於兵出入便處，潛鑿城爲門，外存尺餘，勿透，以備

戰平金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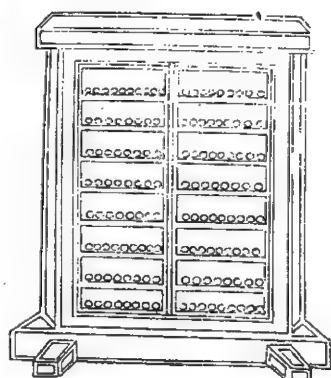
卷一

守部

主

出兵襲敵，其製高七尺，濶六尺，內施排沙，柱上施橫木搭頭，下施門，門闔常伺敵，間出奇兵以襲擊之，仍於城上多積巨石，及虞敵人犯門，卽下石擊而斷之。

暗門



戰平金書

卷一

守部

三

壅門

尹耕鄉約曰：壅門者，以土塞堡門爲平垣，以遠焚灼也。夫既有壅城斯重門矣，然慮變不可不周，爲防不可不至，又須平時積土於堡門內外之左右，及備版築之具，一遇驚報，卽先鎖閉壅城門，虜旣臨濠，少壯登陴，老弱當以土壅門，令內外皆與垣平，不惟火不能焚，亦門下無坎可藏攻者。又堡有奸人胡謀，寅夜倉卒，計莫能施，若有餘力，將壅城門內亦行補築，尤爲甚密。

乘城要法云賊將至城門用土築牆開二竇通往來既至并二竇室之門外亦用土屯以防變守城鄙見云各門用石嚴砌以防他虞又曰水門及木橋多用木甕以防不虞乘城要法云賊在外卽將吊橋提起土築城門將所置轉關伏窺伏鋒捉馬地勇神鎗等項俱暗埋城門外及要路

槎碑

槎碑量其城門高下濶窄堅木造之厚四五寸

戰平全書

卷十一

守部

壹

外用鉄葉排釘錠裏城上照門洞之中挖一尺濶長渠將此槎額爲懸穿城上兩邊栽壯木二根圓架橫木一根中安二滑車槎碑用粗繩繫住若遇焚門之患土壅不及將槎放下隔阻

鑿門扇

虎鈴經曰鑿門爲敵所必先自鑿門扇上數孔出弩射之長矛刺之爲敵所逼不得近門各門用石嚴砌或用土填塞以防他虞如我兵尚可出戰恐反阻出入之路止於門扇中當胸開鑿五孔以五弓弩守之賊不得近矣

城門不宜閉

胡世寧云無先閉城門以示賊怯而使屬邑被

殘

戰平全書

卷十一

守部

壹

武經總要曰凡賊有勇悍之卒必使來突我城門我當僞爲不知開門以待於道路設陷馬坑機橋於重橋曲巷內出奇伏兵掩擊逼陷之或約其過一二百人卽下城重門撞版使其前敗後絕

宋陳規曰京城周圍約一百二十里聞當時賊在城外諸門多閉有以土壅者止開兩三門通入出入如此乃是自塞生路而爲賊生路也

門禁

一明九門啓閉之節臣等伏讀去秋欽奉

聖諭有云九門先閉是自困焉只是防簡盤詰時時待之王言只一十八字之間而仁民之盛

心保邦之長策禦虜之要計燦然畢具誠千古

帝王所未有也今臣等既受巡視之命相應

遵奉前諭申戒守門內外各官除大勢虜賊侵

逼城下自當閉門拒守外其賊勢稍緩之日九

門各以日出而啓日入而閉仍遠探報以備非

常謹議察以防奸細分左入右出之途以便往

戰平全書 卷十一 守部 壬

來禁畱難需索之弊以杜擾害如有故違

明諭望風鎖閉以取自困及盤簡疎略致令奸

細得入縱容守門官軍人等乘機需索入城百

姓錢物不能禁止者容臣等指名叅奏如此則

既有備之嚴復全鎮靜之體庶幾克奉 聖謨

於萬一矣伏乞 聖裁

區處入城民

守城鄙見曰賊攻圍須掣去橋梁若城外男女

居民有欲進城者須窺賊稍遠先放入甕城待

盤詰的當而後放入內城

凡避賊投城堡墩寨者男婦俱帶米二斗幼小

一斗多者尤好兇器衣被隨身

其城外避兵之民有親者依親無親者官爲設

處如廟寺之類僧道預先報名選令守城止鎖

卧房一處其餘公館寺觀俱派鄉民棲止窄狹

難容者但有食有粟其餘不妨大率壯男既各

城守老弱共止數處婦人共止數處門外貼名

以便認識可也

戰平全書 卷十一 守部 壬

處避虜入城之人臣等訪知去秋逆賊入寇近

畿小民扶攜老幼奔走入城其時有司倉卒不

及爲處致使市井豪猾之徒或不容寄居肆行

拒逐或利其資持恣爲挾騙因頓顛連深可憫

念今照逆虜深入之舉雖未可必而似前所失

之民當爲預圖合無容臣等通行五城御史出

給告示凡避虜入城百姓除有親識堪以依附

及能力自擇安插者各聽自便外其餘未有所

歸人數嚴督五城兵馬有家小者於民居無家

小者於寺觀各查照房屋廣狹多寡分配容令
寄居附爨不得勒取房錢其煤米鹽菜聽各以
所有兩平算還不得高擡勒捐中間果有窮餓
不能自存者有司量爲賙給其兵馬司分配房
屋亦不許徇情受賄衆寡不均事發俱聽臣等
指實叅究庶幾避虜之民不致失所而亦可以
杜爭鬭偷奪之患伏乞 聖裁

拐子城上造兩圓門

石茂良避戎夜話云靖康丙午仲冬金人再犯

戰平金書

卷一一

守部

三

京師統制姚友仲領右中三軍備禦閏十一月
三日賊攻通津門甚急友仲領軍副部隊將子
弟効用初七日夜友仲策應南拐子城賊交鋒
正在北拐子城下躬率將較施放弓弩凡數陣
皆爲砲箭所臨賊初三至初八凡六日措置稍
稍就緒初九日早宣化門告急又帶一行人往
宣德門守南北拐子城皆捍水門者也水門不
可遽犯故急攻二拐子城矢石如雨樓櫓皆毀
壞友仲於南拐子城上別造兩圓門去馬面三

十步許用磚砌城中開下轅門千戈板間下妃
城門法四面皆置女牆迎敵皆自轅門萬一賊
兵厚重則入轅門放下千戈板又是拐子城也
導城下濶五尺高一丈二尺五寸不日告成通
津門兩拐子城正是受敵處守禦有方終不可
破皆友仲之力凡守拐子法務要令人少肅靜
可以應敵人少可以迎衆友仲首到南拐子城
便令畫拐子圖兩廊每門兩人守踏定板外鑰
匙須敵樓上與虛棚凡三層正是受敵處每間
不得過十五人弓弩鎗斧手相間分作三番晝
夜輪轉更其勞逸使得休息萬一賊人不測侵
犯自有備擊之法也

戰平金書

卷一一

守部

三

城門路

行軍須知云當城門路安置轉開機槁木馬子
陷馬坑鉄蒺藜

唐愛云樓櫓城間當城間設火器品窖蒺藜以
防衝突

坑坎防車攻

城書云、山中城多無池、以地不可池也、須離城二丈、掘爲高下坑坎、或空閒安置石條、或連絡厚築牛馬牆、以拒臨衝、呂公車、翻梯踏雲車、二車旣不能施、別器不足患矣。

通典曰、陷馬坑、長五尺、濶三尺、深四尺、坑中埋鹿角槍竹籤、其坑似亞字相連、狀似鈎鐮、以草及細塵覆其上、軍城營壘要路設之。武經總要亦然。虎鈴經曰、陷馬坑、孔長五尺、濶一丈、深三尺、坑中埋鹿槍竹籤、坑十字相連、狀如鈎鐮、覆以芻草、茆禾、加土種草、令生苗、蒙覆其上、軍城壘壁要路皆設之。

戰守金書

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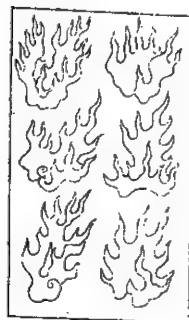
守部

壘

陷馬坑



陷馬坑



戰守金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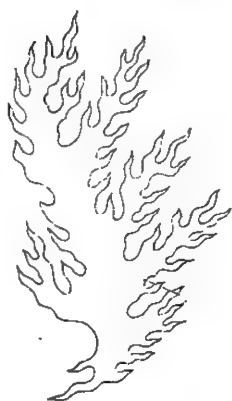
卷十一

守部

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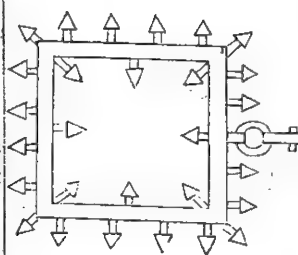
武經總要曰鹿角木擇堅竹如鹿角形者斷之長數丈埋入地深尺餘以關馬足
通典曰鹿角槍斬木及竹如角狀爲槍或交對突突槎牙女柵狀高一丈或五尺大小不等以繩或藤筏縛而聯之列以城下拒敵今九邊用之爲撓營名鹿作樣

鹿角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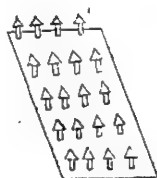
武經總要曰擣蹄關四木爲方形徑七寸中橫施鉄逆須釘其上亦擣馬之具

擣蹄



武經總要曰地濫以逆鬚釘布板上板厚三寸長濶約三二尺

地濫



太宗曰鉄蒺藜行馬太公所制是平行馬即木也扶胥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

武經總要鉄蒺藜並以置賊來要路使人馬不得轉古所謂渠答也

鉄蒺藜



木蒺藜以三角重木爲之

戰字全書卷十一 守部 五

通典曰鉄菱角狀如鉄蒺藜置要路以刺入馬虎鈴經曰鉄菱狀似小鉄蒺藜要路撒之

鉄菱角



木菱角



右鉄菱角如鉄蒺藜布水中刺入馬足即木也

凡濠中遇天旱水淺則布鉄菱角於水中城外有溪陂可絕者亦布之大城外遍植

鹿角木

設門弄

通典曰敵有驍勇衝入門來門內多穿坑奔又於重牆內卒其不意敵必傍走自入奔耳

呂坤救命書云聞有聲息之信四城門內十數步間挑攔路賺坑濶五尺深一丈坑中鋪板釘

戰字全書卷十一 守部 五

以長釘坑面釘席覆以薄土每坑邊用三眼烏銃十杆硬弓十張盾車五輛以備巷戰賊若徑

入必墜坑中賊欲前行必發箭銃二十步外再掘一坑如上法未入以板棚坑人在板上行走

庶不失脚

城書云城之內兩邊馬道口頭壘砌堅牆直與街房相接墻下留門以便百姓出入去城門一丈遠掘壘坑一道寬五尺深一丈長通街之兩邊坑底用鋒利槍頭長六尺釘於板止滿坑鋪

之坑邊丁小板以麻繩往來絡之。上布以席。席上浮土務與地平。不可辨認。待其攻門開時。自然一擁爭進。倘陷坑中。城上以擗石亂下。死者有人。彼不敢再進矣。百姓若要行走。則於塹坑兩頭鋪連三大板。仍用欄杆當之。恐亦失脚入塹。不可活矣。

設壕險

有近濠水者。釘品字椿木百餘根於水中。高出水面尺許。防其樓船臨衝我城也。

戰守全書

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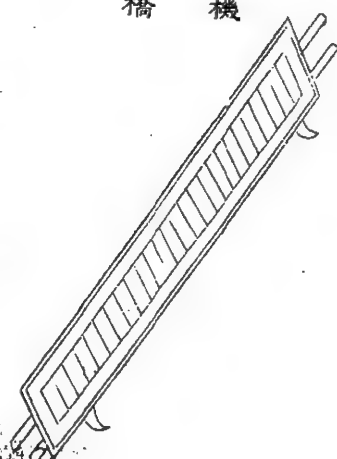
守部

堯

釣橋不可先撤

羅拱辰守城議曰。若賊來。不必就先扯去釣橋。恐奔求逃難。男婦未能盡過。不免立以待斃。是可哀也。既有此牆。若果賊將來。只須謹閉城門。俟其到城方去釣橋。亦不爲遲。况賊畏城上銃砲。決不敢近我城下。

橋 機



戰守全書

卷十一

守部

堯

通典云。轉關橋一檣。端著橫括。棧去括橋。橋轉關。人馬不得渡。皆傾水中。虎鈴經亦云。守城鄙見云。機橋用一檣。仍爲轉軸。兩端施橫括。置溝壕上。賊至卽去括。人馬踐之卽翻。城書曰。城外浮橋機軸。狀如兩扇門樣。中間以細楷繩一道。攔之。賊過橋時。自然壓斷。在橋上者墜於塹中。塹中釘以尖檣。橋下者不得上。橋外者不得入。橋內者吾以矢石擊之。何所逃避。曾石塘之機橋更妙。妙不在陷我而陷賊也。

呂坤曰作釣橋不如作機橋可陷虜馬

地道

尹耕鄉約曰地道者穴垣爲道以通壕牆置人爲守固便然虜騎合圍重門堅閉獨留此輩于外鮮不膽寒失措者故必爲地道每面一所以通往來則心志定勇敢決也其穴每面之中或近敵臺處先於堡垣內下窖丈餘其大容人丈橫穿之至垣外復窖而上窖皆直穿傍刷七坎爲階如是所謂翻井者居常鎖閉或覆之木石

戰守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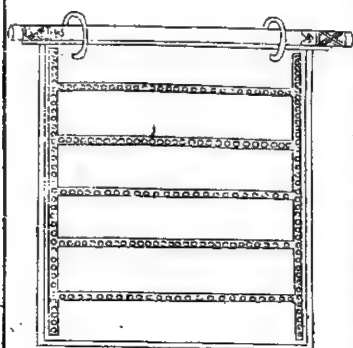
卷十一

守部

甲

有事則開守以餘下或健婦緩急咸便也

土色璫簾



璫簾制爲土色凡地道兩傍皆橫鑿洞穴可容十人執短兵藏穴中外垂簾爲蔽與土色無別若敵人攻奪地道則出兵捍之

立城柵

上城處豎立柵門撥人看守不許守禦人私下亦不許令閒雜人潛上止放飯換班開放至晚中軍放砲則封鎖不開城書

設棚

通典曰又於城上以木爲棚容兵一隊作長柵

戰守全書

卷十一

守部

甲

鐵鉤陌刀錐斧隨要便以爲之備若敵攀女牆踰身待其近十鈞齊搭掣入城中斧刀助之宋陳規曰牆裏近下以細木葢一兩架瓦棚可令守禦避寒暑風雨屋牆裏牆皆低下則砲雖在外數多悉不能及

城書云城中最可慮者恐奸細潛伏必須各巷口嚴設木棚輪保甲以爲防守伺昏明以時啓閉不拘士夫舉監生員吏役人等排家輪守不許推越十家共一保結互相搜簡若有奸細不

行舉覺事發連坐每一木柵須置柵夫或什人或二十人各守器械把守立一人爲巷長統領之以司巡邏而防奸細

填間巷

松栢榆柳桑棠椒枳等枝梢俱將枝頭削尖迎梢向外堆羅巷中高可丈餘厚可十步賊若進城馬自難前

鋪街衢

用連三大板長通兩街寬可一丈釘長三寸

戰平全書

卷十一

守部

星

指一釘板陷地中釘與地平以土覆之馬蹄箇箇傷損

廣儲蓄

糧草

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而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

太公深溝高壘積糧多者所以持久也

孫子曰軍無糧食則亡

守城全賴居民居民全賴兵食須先料民料兵

料食凡城中居民及城外避兵之民每民每日計米一升半煤炭五斤或柴五斤計口計食須有三月之備不自備其誰備之寧夏之圍餓死儘多可問也惟曰求升合城閉絕糧之人我既賴其守城必須代之備食不然彼先饑餓豈能敵賊故一府無一萬草三萬糧二十萬煤炭五十眼井大州縣無五千草一萬五千糧十萬煤炭七十眼井小州縣無二千草一萬糧五萬煤炭五十眼井皆苟且之政待命於天幸免焚

戰平全書

卷十一

守部

星

敵者也

蘇州守城條約曰一區處米穀入城

着長吳二縣正官先行密訪城外各鄉鎮

大戶有田收米在家者與夫田少用銀糴

米待價者查審的實密稟察院差官二員

着落兩縣糧塘嚴催搬運入城任民堆積

開糶其時價高下官府並不參與定期某

日糧塘報已經搬運入城者幾家本官親

行勘驗待項不搬留資盜糧者治以養倭

重罪糧塘回護親故之家混開以運入城者許貧民告首一體加罪仍給賞首人十之三其七分沒官作養守城兵夫之用

右一項長吳二縣掌印官專督之

城書曰城外各鄉鎮大戶收米在家與夫糴糶待價者着落里保一聞警報嚴催搬運入城任民開糴堆積只許城中糴買不許粒米出城有如不肯預期搬運棄遺在鄉致資盜糧者其米入官爲養守城兵夫之用

陳子全言

卷十一

守部

四

其倉貯搬運難盡者有司嚴督糧長糴買上倉仍查大戶有以牛酒錫幣開門延寇俱係通賊之家查照律例從重梟示

城守事云倉儲不論穀豆多益善雖遇饑荒不至人將相食預戒不可輕動卽動許借不許賑救死不救饑卽借春出秋必還蓋縣倉名爲預備非但救荒年也城一被圍缺食五日豈能食紙煮靴羅雀掘鼠哉此圖城第一緊急慎之

預備食糧

呂坤救命書曰本縣倉積須有穀豆二萬石以上方爲寬綽城一被圍缺食五日豈能食紙煮靴羅雀掘鼠哉安慶緒據邯鄲郭子儀與九節度圍之城中食盡一鼠值錢四千食廩萬分要務此圖城第一緊急者

唐愛曰無米者亦宜預備或勸富民積粟許其乘時取利官非爲禁或官移帑金先期買米以備緩急

乘城要法云城中如官糧不足許有積米者盡數放與守城人食用事寧可還無力官替還之

戰守全書

卷十一

守部

四

蘇州守城條約曰區處稻草入城

城上燒賊必資稻草先期派價與柴戶各

糧塘領買若干萬束不拘蘆柴稻柴茅柴

堆至空閒倉廩以須急用

守揚州議云薪米乃民間日用之需倭報既緊其價必騰凡我百姓乘時糴穀收煤不惟緩急有備亦可免枵腹待哺之患至於水門乃柴米所入尤當啓閉以時須令委官防守嚴加盤詰

凡遇舟楫裝運卽令放進若一槩閉絕適以自困

備水

行軍須知云城內無事日多穿井準備緩急要水用度及担桶

武經總要曰預穿井無數准井無近城

武經總要曰凡城中日給百用至於水漿皆有限量

呂坤救命書云城中寺廟并空閒處所或有甜水之泉務須多鑿井三五十眼以備城上城中

戰守全書 卷十一

守部

聖

緩急之用

護運煤入城

一通西山運煤之路臣惟京城居民所仰賴以生者不過煤米二事然米之乏也官府猶得以倉廩賑之若煤有缺乏則官府雖欲措給力無所施然則煤之當預處視米尤急也臣等聞去秋逆虜入寇之時平昔賣煤之人皆以畏避沿途殺掠不敢馱載而來城中無從買煤燒用幾

生搶奪議者僉謂今次當發兵一枝防護路毋致斷絕而目下又無強兵可遣訪得某衛百戶梁宣見住西山實近出煤之地其蓄養家丁及所糾合庄民佃戶約有三千餘人皆驍勇能任戰聞伏乞容令臣等劄委梁宣如遇虜警西山到京道路阻擾卽便每日差人護送煤入城該門守門大臣護送人數并煤炸馱數按日登記在簿其護送人各卽給與行糧待事寧之後臣等通查護過煤數差過人數酌量題請陞賞

戰守全書

卷十一

守部

聖

以酬其勞若彼因送煤而途中遇虜能有斬獲徑照兵部近題賞格施行其近山一帶居民如有能協力率衆各自護煤入城亦照梁宣事例施行如此庶煤路無壅而民用不致匱乏矣

修理犒勞

虎鈴經曰修輯損壞雜備城工

一請修理犒賞之費臣等濫承 明命巡視九門凡獲功賞格固已有兵部題准事例造辦旗幟器械火器等項固已有工部掌行但臣等差

遣哨探追捕等役或勞右當錄而賞格未載欲賞則碍例不賞則無以使人及旗幟器械火藥猝遇損壞缺乏若必待工部修理辦送或不應手不免誤事臣等冒昧伏乞 勅下戶部量發銀三四十兩就與該部督餉屬官掌管臣等遇有用度票發本官如數動支候事完造冊奏繳庶臣等展布其愚而於緩急有濟

備雜物

通典云守城之時食物五穀糗糒魚鹽布帛醫藥百工匠及戎具銀冶秸藁茅荻蘆席灰沙鉄炭柴薪松樺蒿艾脂臘麻皮粘炭荆棘苳籬釜鑊盆瓮鼎木鈎斧錐鑿刀鋸長斧長刀長錐長鎌長梯短梯大鈎連枷連鑊連棒白棒蘆竹爲棹插以松樺城上城下咸先蓄積緣人間所要公私事物一切修緝拋石大小隨事

武經總要亦云然

蘇州守城條約曰設法守城物料進城

稻草 石灰 磚石 鉛鉄 火藥

油燭

右六項府佐一員專督之

又云設法竹木遠去與近城

右一項府佐一員督之

又曰區處石灰入城

瓦瓶葦藥修磚等項俱資石灰仰各密戶領價依期送運石灰入城封識沿城寺觀以須急用

又云區處磚石入城

城夫不開武藝須用磚石擊賊賊警急時

戰守全書

卷十一

守部

吳

城門已設盤詰矣軍民人等每入各城門要帶磚一塊置月城內空地守城軍搬上城每五十梁作一壘以石灰封識聽用如不帶磚者盤詰人員不許放入本職仍差湖船裝載西山石片交與把門人員運至城上助用如不移運上城作姦罪加把門人員役城中空濶地多堆積磚石以備臨時搬運可以擲城下賊人

蘇州守城條約曰區處火藥入城

本府硝黃之類進城有限務先查定各南貨鋪行賊有警着本地方總甲押催依期搬運入城任從堆置如有公用照時價將銀見買專督官查訪不搬運入城者治以私販火器與賊交通知之罪總甲不行開報一體問罪

揚州守城云火器爲軍中長技尤當預備再動糧餉銀四百六十兩委官前去出產處所

戰守全書 卷十一 守部 平

買辦荒硝二萬斤硫黃二千斤製造火藥以聽各營取用

蘇州守城條約曰區處油燭入城

賊臨城下缺乏燭油必無處置查各城門外一應油行及出販鋪家仰總甲於有警之日押民依期搬運菜油豆油柏油桐油白鵝等項入城聽從開鋪交易如有公用照時價將銀見買如不依期搬運專督官挨查連總甲枷號問罪其油入官

守城鄙見云預令有司多備油燭以防久困至

若竹纜草把各鋪該當備積令人掌之以防夜戰也仍預簡較備用之物各爲部分使吏主當謹伺見舉旗則應送城上

呂坤救命書曰守城必用之物

牛油柏油燭油 三眼垂頭砲 鏹新

斑猫 焰硝 柳灰 四門將軍砲

連滾架枕坐 石灰丁字架 碎磚石

石灰 火杆 圍杆板 棘針 長鎗

戰守全書 卷十一 守部 五

捍衛火車每門 狼筈每門 搭鈞鎗

鉛鉄子 以上係官備 雜糧 燈籠升口

大斗口大穀亂杆 蓆 葦 麻 弓

箭 鉄掀 杆頭 蓆柴 捶帛石 草

苫 屎尿桶 水缸 高牌紙 綿紙俱可

筆硯墨棹 眉齊榆槐桑棗棍鉄民備

唐愛云城門下備水缸四個一以濟渴一以備

火

城上每五架置一大水缸貯水備用

蘇州守城條約云水缸八百隻每隻價五分該銀四十兩以三徒罪贖銀辦之

又曰鉄鍋四百隻冷坊備之事已給還

又曰行灶四百隻每隻價銀二分該銀八兩每縣出銀四兩置辦

又曰酒甕三萬每十個價銀一分該銀三十兩

又曰草薦二千七百五十條連預備三千條該銀十五兩大樣蘆席一萬一千領每領價

銀一分該銀一百一十兩將贓罪銀給各

戰守全書

卷十一

守部

要

區糧長辦之

又曰竹木罰臨時不搬竹木行者用之

又曰簑衣簑笠一萬一千副每副價銀三分該銀三百三十兩二縣置備勿累城夫

又云其合用煎油煎糞鍋灶等項每保長一名預給鉄鍋二隻行灶二隻水缸四隻酒甕

二百個播木二根備用如有緊急在行分派物料至於暑雨合備細密堅厚簑笠簑

衣每保長一名給與百付分散丁夫穿用

遇夜合備草薦等項每保長一名給與草薦二十五條大小竹一百根蘆席一百領以作蓋棚歇息城夫之用

又曰守城器用明燈燈架三千六百三十副每副價銀五分通計一百八十一兩五錢着長吳二縣設法處造勿累保長人等

又曰名城門另設府首領或縣佐二有才官一員典守城上一應器用隨時給發

又云其餘物料先行預置寺觀公廨去處差官戰守全書

卷十一

守部

要

封識有事隨以本官給發

守揚州議云官廳庫中置放石灰油燭火藥等項亦須多備如封藏不盡近城居民空房亦可務要委官看取勿致臨時缺乏

每號頭備棹一張筆硯一付小紙條寬一寸者一百以備緩急取用要寫傳知

守城事宜云城上所用器物申上造入查盤縣官督責典守該吏每年遇五月初一日以

後九月初一日以前每月晒晾一遍不許

拋撤典守之吏滿日更替與倉庫相同照數承接其交代簿籍官用印信查盤官到比照邊堡事例申造查盤損失者賠償竊取者坐贓庶平居不致倉皇若不如如此雖置何益

勸諭借貸

呂坤救命書云守城緩急應用之物遇有缺乏何處置買凡城中大家小戶果有收藏爭先送出縣官即記一簿各家器物各記一號事寧之

戰守全書

卷十一

守部

語

日除義施外照其原數或領價或還物必不相負慳吝不與致悞大事賊一入城汝父母身家妻子尚不知屬之何人况財物乎猛省猛省石州張鄉宦家典化各鄉宦家可為炯戒呂坤救命書云富足人家聞有聲息將各庄積聚收入城內城困之時但有不足者不分親疎除自己備用外盡數借貸與人較緊急之性命百倍陰陽借眾人之精力萬分保障仍將所紀一簿籍令本借親筆畫押人有良心得命之後

誰不補還如不補還者官為加倍追償決不相負不然自己亦不得受用也

整器械

武經總要曰主將閱視守城器械各令牢具尹耕鄉約古人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無堡壁則卒與敵也制衛備則環之甲冑也而無戈戟弓矢之利焉其堡與敵乎

守揚州議云一議修軍器器械不利以卒與敵利而不習與無器同查得本府二十一年原造

戰守全書

卷十一

守部

量

軍器并先年舊存如鳥銃鎗刀狼筈百子銃佛郎機等項雖聞有堪用俱未經試驗而弓箭藤牌之類業已糝壞不堪與無器何異通將倉庫所貯器物查覈揀選堪用者存留備用其有鏽爛損壞者動支軍餉銀兩委官修造限以時日造完試驗務期精好可用

武經總要曰

托叉 火鈞 火鏢 鉄鎗 粘 裏

柳罐 柳冰酒

右常置城上托火鈎火鑊鐵鎗濡粘

以救突甕柳罐以貯水唧筒以使水

木燈籠 鐵燈籠 燈荅子 蠟燭

樺燭 油

右常置內用以照夜防賊攻城

鐵 鐵 鐵鏡 大斧 牛皮 石灰袋

右常置城上以應緩急石灰袋颶颶以

害蟻附攻城人以上並常用更不圖形

蘇州守城條約

戰守全書 卷十一 守部 三

發鑊 佛郎機 鳥嘴銃 鉛錫銃

火毬 火箭 噴筒 煙罐 箭匠

竹匠 木匠 造火器架子用 銅匠

鐵匠 合火藥人

右火器府佐一員專督之

蘇州守城條約曰

長鎗 刀 鐵盔 鐵甲 紙甲 皮披

牌 弓箭 弩 太倉州取弓匠來造 鐵

匠 皮匠 竹匠 木匠 裁縫 弓箭

手

右兵器府佐一員專督之

先選揀舊時所蓄可者用之不可者作急

製之某人某人長於揀選者也某人某人

長於製造者也與府佐相協贊庶不為各

匠所欺

唐愛曰鳥銃火藥燈籠油燭之類邊海衛所縣

分賊每登犯者尤當早為計處庶為有備

城書云鳥銃弩箭西瓜砲等器皆守城之善物

戰守全書 卷十一 守部 三

也通計本部共有若干架口見今通有若干守

具各照信地分派稀密得宜即令慣使官兵領

之安置就近舖廠其餘守具俱置城樓以俟不

時之用棚樓下隨處積積木桶石鎗斧及他短

兵外立弩單砲架弩車砲架形制具次棚樓女牆上制具次加

篋籬竹笆城中立望樓

尹耕鄉約云一雜兵雜兵者隨其所有之兵也

刀斧棒鋤利十列陣鎗戟鈎鐮利于守地迨凡

屋中人備數事家藏一屋雖五尺之童無不令

帶兵者，婦女亦然。然常計每牌，須木棍一上粗，下細，如玉簪，每三牌，須大斧，或鋤刀，每六牌，須長鎗，花狀，長鈞，長骨朶一架，有力者，主斧，鎗，鈞，弱
者，棍，列牌之法也。

戰守全書卷之十一 終

廣平三書 卷之一 守部 天

譚綸曰守城之器佛郎機發煩鳥嘴銃牀子弩旋風砲最利弓弩次之到用刀斧是最下策然亦不可不備

神兵弩箭等項既已派定須擇慣使官兵臨敵施放多寡之數照守具分派火藥併酌派給付官兵安置就近鋪廠其餘火藥俱置城樓官庫以候不時之用

戚繼光曰城守時砲手須另聚爲伍四人給砲四管或專用一人擊一人點放二人專管裝藥

戰牛全書

卷十二

守部

二

抽換其點火一人兼傳遞庶無它失可以成功矣

登壇必究云各色火器俱要預備齊整責令派到鋪邊梁口之人管列在鋪聽候不時之用此

預撥在鋪

守城鄙見曰藥線鉛子火藥皆當預多備

行軍須知曰一用火砲打距堙土山鵝車洞子守城鄙見曰兵技第一大佛郎機其次鳥嘴銃又其次弓矢至於斧刀則其下矣

次派神兵先將本城內衙門處所共幾處每處量其險要該用佛郎機幾座大銃幾箇於各處所分抽其多者撥充其餘照各所地方城身約派

登壇必究曰各神兵照派過梁口所在每一梁處搭高廠一箇將佛郎機等銃在其下遇驚火

戰牛全書

卷十二

守部

三

燥時時點候鉛子銃心裝蓋停當藥線裝放乾燥其一應木馬鉛子石子銃送等項俱要先開數目件件備足聽候不時查點如遇救用過數目

准從容五日之外補足如教尚在限一時之內

補足過期軍法重處

此預備點查各預收到臨近鋪內時開候替取用

守城鄙見曰每分地須用一條鞭銃數管大佛郎機一架蓋邊銃止能擊無遮牌之處若有被

有牌之寇非佛郎機不能制也

尹耕鄉約云大銃者急備也夫虜矢石懸衆禦之竿輓鈎斧禦之車牌懸石禦之革洞衝木火筒禦之尚虞其畢志於我人肩土築或挾束艸千萬成群肉薄以逼前死不恤後繼轉加始而

填壕繼而垣弓矢鎗礮所及有限懸石衝木不能遠施則以大銃擊之銃大如罍石大如碗前發大石後爲碎子一轟震地其出升餘當無不斃且隕者也小城面置一柄大城陪之

戰守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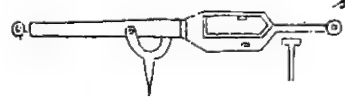
卷一二

守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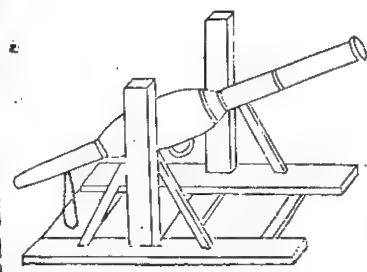
四

凡以下火器藥法裝放皆詳具火器部

佛狼機



佛狼機



戰守全書

卷十二

守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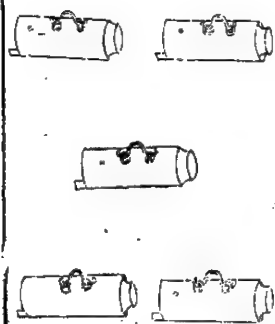
五

神飛砲



鑊門

子砲式



佛郎機等大砲，初唯全身，後以裝放不便，變爲子母銃，亦自海外番舶始，廣閩倣之，每一母砲，其子銃有三，有五，有九，藥與彈皆在子中，但借母身以發還耳。子砲裝就，一放一提，入不動本身，裝放極便，第必得工匠精細，入筒合縫，無罅，乃可。否則火從縫中噴出，甚至不緊，身欲跳，最難精好，不惟大銃，近日鳥銃亦有之。子有九，名九龍鎗。

戰守全書

卷十二

守部

六



大將軍



虎蹲砲

火器至今日而最多，凡內府之所造，各邊之所造，最長者，虎蹲砲，稍長者，滅虜砲，至大者，爲大將軍，總之大同小異。今各邊所常用者，唯此數種。子在邊，每見放虎蹲砲，則躍起，以其短也。故邊人恒以砲嵌於木中，釘縛於地而放之，然不能及遠，可無用也。至滅虜，雖不躍起，總不如將軍之兩三號，而佛郎機之適用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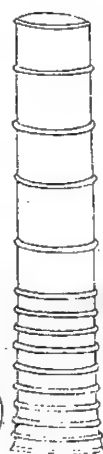
戰守全書

卷十二

守部

七

木將軍



鐵火門

底鐵

木將軍，卽木發煩，六合砲，皆一製，一時無砲，伐濕榆槐爲之，外用鐵箍，內用藥塗，或可一二發，但六合縫多，火皆透出，不如對開鑿空，如銀鞘者可用，然一放，未免鐵底，從後打出，此皆投募之人，巧設新奇，以冀效用，不知火藥酷烈，銅鐵皆碎，何況於木，或可一時權變，應急若專恃之爲破敵長技，是不唯無益，而又害之矣。

戰守全書

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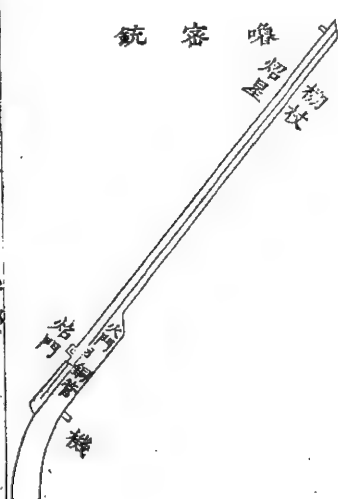
守部

八

鳥銃



密容銃



戰守全書

卷十二

守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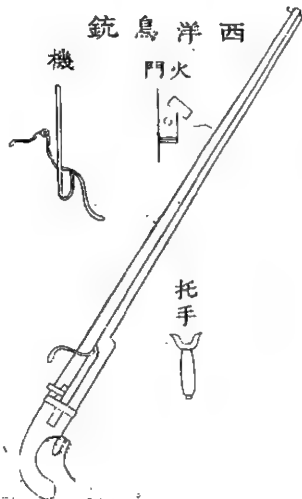
九

西洋鳥銃

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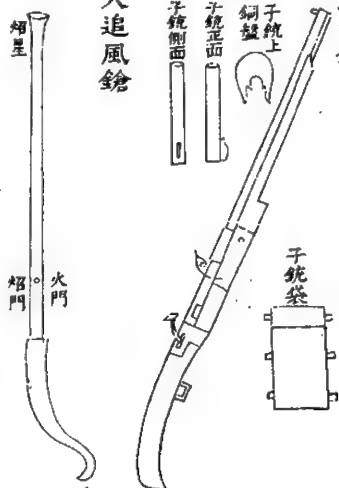


托手



聖電銃

大追風銃



戰字全書

卷十二

守部

十

鳥銃裝放必得細心人學習先淨筒次入藥次以棚杖築實又次入鉛彈又次以紙團塞又次開火門裝發藥又次掩上火門或跪一足而放或立而放照星照門放過必要棚杖淨其銃中渣滓有幾番手脚粗齒之人見爲不便遠將彭簪古曾造追風鎗長八尺連柄一丈大於鷹嘴銃不用火門止燃藥線閣于城梁上人人能放可數百步比鳥銃甚便守城宜用

圖鎗火

圖銃眼



或曰鎗貴裝藥不若三眼銃可連發一臺四銃則連十二發也亦用鉛子故附圖

戰守全書

卷十二

守部

十一

尹耕鄉約曰火鎗者敵臺所用之神鎗而不用木矢發多不直間有反射者鄉人尤不解用今易以鉛子出直而疾中入而深莫良之器也每臺須四柄薨城加四柄壕牆加四柄計小堡五十餘柄大堡倍之

火筒圖



戰守金書

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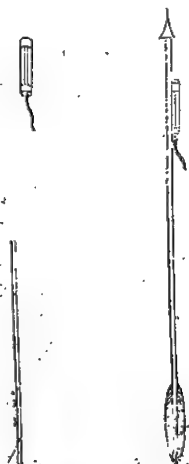
守部

三

尹耕鄉約云、火筒者亦陣院間用也、華洞備擊
擊之不碎、則宜用火筒以硝硫爲筒、如今上元
節所試梨花者、遇有賊至、則急洒油及硝硫其
上、而以火筒噴火燃之、斯須立燼也、

次派鳥銃通計本城若干、梁口見有若干、邊鳥
二銃、各派稀密得宜、如所伍大多、取加衝要處
登壇必究、曰、守城鳥銃手、每人藥一斥、裝骨五
十三箇、鉛子數同、火繩每根三丈、此藥上城

火筒



戰守金書

卷十二

守部

三

行軍須知曰、用床子弩放火箭、
沈弘之曰、古時火箭皆以火繫箭頭上、射去、今
則以火藥筒放箭去、其製法具火器部、

石炸砲

戚繼光曰石砲石有大小粗可徑尺細可徑六七寸鑿以孔入以炸藥築以土預安纏線筆筒置於邊梁口遇賊至墻下則燃線入筒以手推下藥燃石碎有相近而不傷者有數十丈而被擊者不費官帑一時數萬可備仍有大至千斤者外有走兔引線之法地雷叢發之制于變不窮賊至墻下出頭視賊外矢如蜩即拋一石擊僅一人此砲一落人人奔遁所以利也

戰爭全書

卷十二

守部

五

唐樞云製造紙糊圓砲不過震响無益也因變爲新製待糊成紙殼之時中含小鐵刺菱二三枚地火鼠一二十枚入藥于內謹糊其口每砲一枚開藥線眼四處賊近城下燃砲一响而砲中刺菱自然布散其中火鼠飛走賊被焚身必走而刺菱又傷其足城上得擊之矣
乘城要法云用鐵磁炸砲燃丟賊中自不敢聚

石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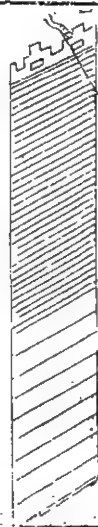


戰爭全書

卷十二

守部

五



石炸砲鑿圖甚是費力不如就石之器磊塊斜
角者鑿空其中裝藥或先置於城下或擲下去
認爲砲未必驚避一發裂碎殺賊無數賊後見
我頑石擊下皆疑爲砲而畏避之不勝矣宜作
此砲與頑石相類乘機間擲可也

埋器

戰守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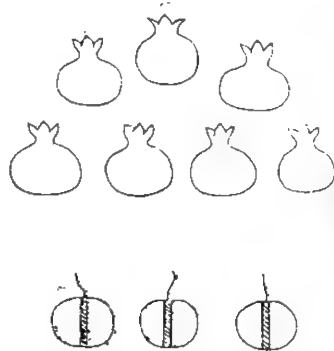
卷十二

守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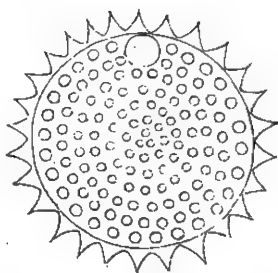
七

地雷

擊賊神機石榴砲



嘉靖朝擊虜瓦砲



戰守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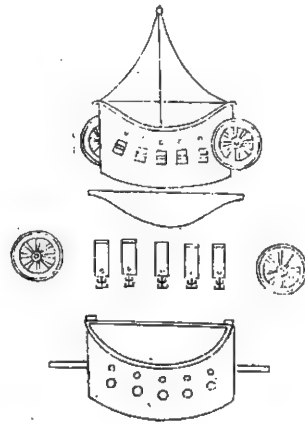
卷十二

守部

七

沈弘之曰石砲卽鑿空亦費力予於北京一廢
寺中曾見僧支戶一瓦器形圓如毬外釘而中
空詢之云嘉靖間用以擊虜之砲也此殊勝於
火罐予想大酒甕宜與蜀山窑上止二分一箇
且內外有坑水此不用坑水而粗厚易做與價
一分亦必願之十兩卽一千賤而利便愈於石
遠矣

太平車



戰守金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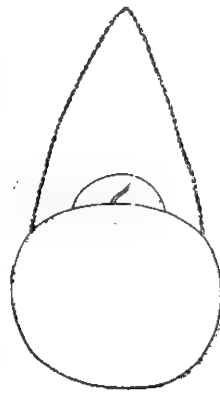
卷十二

守部

火

其制用巧匠以堅木板造等月櫃底開墜石口左右安兩輪前面開五孔安五銃內入鉛子藥線總繫一處櫃內小鋼輪入火藥神機墜下又開小五孔以通火氣外用索吊在半城之間用軍一名守之賊若近城機括一動五銃俱發攻城者敗亡其城渾不用兵自有金湯之固矣

燒賊迷目神火球



戰守金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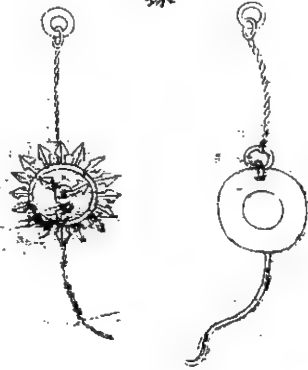
卷十二

守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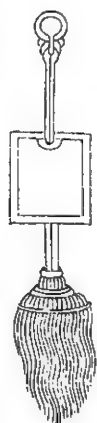
火

引火球

葵藥火球



鏡嘴火鷄



獸守金書
竹火鷄



卷十二

守部

七

武經總要右引火毬以紙爲毬內實磚石屑可重三五斤熬黃蠟濕青炭末爲泥周塗其物貴以藤繩凡將放火毬只先放此毬以準遠近

蕤蕤火毬以三枝六首鐵刃以火藥團之中貫蕤繩長一丈二尺外以紙并雜藥傳之又施鐵蕤蕤八枚各有逆漬放時燒鐵錐烙透令焰出

火藥法用硫黃二斤四兩硝磺二斤半燭炭末五兩濕青二斤漆二兩半桐油小滴各二兩一分麻茹一分碎用熱油十二兩半黃蠟二兩一分炭末二兩半銅片二兩半黃燭二兩半

鐵嘴火鷄木身鐵嘴東稗草爲尾入火藥於尾內

竹火鷄編竹爲疎眼籠腹大口狹形微修長外糊紙數重刷令黃色入火藥一斤在內加小卵石使其勢重東稗草三五斤爲尾二物與毬同若攻城賊來皆以砲放之燭賊積聚及驚隊兵

烟毬

武經總要內用火藥三斤外傳黃蒿一重約重一斤如上毬法塗傳之令厚用時以錐烙透

毒藥烟毯

武經總要毯重五斤用硫黃十五兩草烏頭五兩焰硝一斤十四兩芭荳五兩狼毒五兩桐油二兩半小油二兩半木炭末五兩瀝青二兩半砒霜二兩黃蠟一兩竹茹一兩一分麻茹一兩一分湯合爲毯貫之以麻繩一條長一丈二尺重半斤爲絃子更以故絃十二兩半麻皮十兩瀝青二兩半黃蠟二兩半黃丹一兩一分炭末半斤搗合塗傳于外若其氣撞人則口鼻血出二物並以砲放之害攻城者

職方全書

卷十三

守部

三

火妖



火妖

紙薄拳大內蕩松脂入毒火外黃松脂柏油黃蠟燃火拋打烟焰蕩藜戩脚利水戰守城俯擊短戰

職方全書

卷十三

守部

三

萬人敵鐔



戰守全書

卷十二

守部

鎗

金剛與元年元圍金洛陽時有大砲名震天雷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熱圍半畝已上火點者鐵甲皆透元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瓮可容人城上無可奈何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逆無迹元人最畏之按此卽今萬人敵萬人敵卽火箭天啓六年建夷奴兒哈赤攻遼寧遠城以車牌推至城下斜倚遮蔽鑿城牌甚厚一層牛皮一層鐵

皮小磚石擊之不動大磚石擊之滾下柴火擲之不焚雖西洋大砲止可直擊不能堅擊城幾破矣連判金啓宗計以萬人敵擊之加發藥於中蓋以鐵聯繫之墜下其牌之兩空復以鐵聯如其繫桶之長燒紅垂下發藥蓋上火烈牌飛着皆腐爛後稍退却

戰守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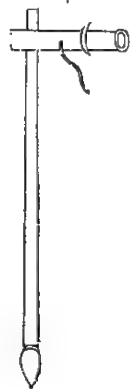
卷十二

守部

鎗

又天啓七年五月建夷復攻錦州總兵趙率教左監紀用守之時錦州城頽未修賊攻西門城崩五丈諸兵將擁滿崩處賊附而上諸將以萬人敵擲下賊接萬人敵反擲上擊城上人時惶急錯亂衆以萬人敵紛擲皆忘點火一人云點火點火乃一點火擲下而城下萬人敵皆得火齊發賊糜爛而退

鉤銃



戰守全書

卷十二

守部

三

沈弘之云銃原止直打未見有曲銃天啓間遼東大小城堡皆失唯于于章堡獨存問之云勾至城下以曲銃向下打之使不得上耳則知亦有用也邊俗呼爲勾頭銃

勾頭銃



戰守全書

卷十二

守部

三

西洋守銃

口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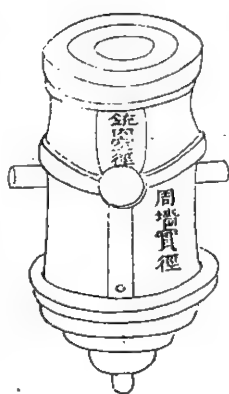
銃耳

銃火門

沈弘之曰：西洋銃，中國初未嘗知。自大學士徐文定公在翰林時，從西洋利瑪竇學得其法，其國名爲無敵神器，又名無勇，以勇者遇之無所施其勇也。其名藥爲錢糧，敬重之也。遼東建夷亂，萬曆四十七年，徐文定公以少詹練兵通州，防都城，乃貽書於廣東香山嶼西洋人，乞其大銃。西洋人遂以四位銃未至，文定公爲人論去。明年，太僕少卿李之藻造運禦廢，疏言四位銃少，乞再使廣東索之香山嶼人，辭以無云。有紅毛番船沉於電白海中，有銃今黑，就從沒水取之，得三十六位，以二十四位來京，時令袁州人彭簪古軍營軍五十人習之，乃分四位於寧遠城。天啓六年，奴兒哈亦攻寧遠，移入城上，迫虜攻北門，矢石莫禦。簪古亦不知放法，袁崇煥庖人羅立能之，因使往放，乃一發衝開，奴營爲兩，即移營去。明日攻西城，悉以大砲迎擊之，皆掃盡。奴以牌車推遮，一車二十餘人，一人持刀驅於後，城上人持砲約二三里近，一發車牌掃盡。

奴猶不信，使帳下四五十騎來視，我遙望見，一擊去其半，再擊存數人，馳去。奴遂拔營歸，其功如此。然必得原來銃，併其藥法彈法放法盡善盡美，斯無剛不摧，其餘火器皆可廢矣。此文定公之所深信而極言之者也。雖然，此器耳，尤存乎其人。孫初陽極薦萬學西教，而毫忽不敢差者，至其撫藥者，孔有德兵變，反攻登城，初陽自以爲有西洋大砲入門，鳥銃鎗刀皆西洋藥法彈法，皆西洋，又卽以西洋人放之，精極無加矣。然孔有德一攻不守，此曷故哉？此非徒徇器而不得人心之謂乎。

西洋飛炮銃



戰守全書

卷十二

守部

三

銃如鍾形口二尺身長八尺或一丈以噴攻城者力俱在乎一彈架銃順城濠邊以瓦堆銃口彈一發木瓦滿地掃去比長銃更酷烈沈弘之曰古人守城其遠器不過弓弩石砲而極矣至國朝則有火器遠勝弓弩而後大小各色日繁今擇其名大如將軍發煩小如鳥銃噐密鷹嘴有裨實用者數種更得西洋二守銃則前無古而目無敵何城之不可守哉

弓箭

宋理宗嘉熙元年十月元帥自淮西北還口溫不花攻安豐知軍事杜杲繕完守禦元人以火器焚樓櫓城多墮陷杲隨補充元令拔都兒硬軍斫牌柙木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兒多傷而退

弩

戰守全書

卷十二

守部

三

通典曰木弩以黃連桑柘爲弩弓長一丈二尺徑七寸兩梢三寸絞車張之大矢自副一發聲如雷吼驚敗敵人扁鈴經亦云

弩箭毒藥

城書守城莫善於弩一切火器利仰利平推弩利俯須預造弩千餘張矢用二橫白箭則劈竹爲之鹽水浸過淬以毒藥鐵箭則用員直小竹爲幹鐵鏃亦裹毒藥只插入竹內入援之鐵不出其人卽死白箭宜遠鐵箭宜近黔中蒟醬亦

可，但木柱太長，稍欠健耳。

乘城要法曰：殺虎藥多置下城上用弩及月弓，以短箭射之，見血封喉，賊又不能反射。

蘇州守城條約曰：打牲船上弩矢百發百中，此船吳淞江陽城湖陳湖水鄉多有之，着各區高報舉入城，不許容隱，其人官府照養，兵口糧給與工食，計名分派城上緊要去處，有功仍加重賞。

磚石

戰守全書

卷十二

守部

三

守城鄙見曰：如事急，人人能舉，用之不竭，無如磚石也。須多積備，陸續接濟可也。

行軍須知云：城中空地多積堆磚石，可拋擲城下敵人。

通典曰：堞有積石，每一城堞積石百塊，大小隨事，或積長木如標狀，皆以備拋。

唐愛云：每梁下要石子五六斤重，以至一斤半重者，高員三尺一堆，大員石可五六十斤者五塊。

守城鄙見曰：每梁頭必用斗許大石一塊，大約一人之力能舉者，預布梁頭，賊有頂門豎梯者，就將此石向頭推打，一石不中，又借隣梁一石擊之，必擊中狂寇而後已，排難解紛，無如此技也。

尹耕鄉約曰：礮石者，礮院間所用之石也。夫礮人計丁分礮，何能巧力？火鎗弓矢皆非所宜，但須多積石耳。石有二種：大者為懸石，用廢礮石、陸軸之類，為之鼎足，鑿孔下繫鐵繩，上續麻索。

戰守全書

卷十二

守部

三

小城每面五六枚，大城每面十餘枚，小者為擲石，須重一斤上，每礮可三百餘擲石，亦間備太重四五十斤者，以濟懸石之不足。大抵虜有入壕牆者，則眾以擲石共斃之，其推車蒙革盾版而至者，則下大石或以懸石擊之。

乘城要法曰：幼小男女運磚石以上城，甃石盡便折塼牆，事寧官替賠修。

懸石圖



戰守全書

卷十二

守部

籌

圖

虎鈴經云積石備砲石大小隨身下捉敵人尹耕鄉約云礮石者敵臺所用也遠及二百餘步民間舊制以手指挑繩發之不甚致遠且爲力輕今制加木柄手握以發既遠而力此亦易辨又人人可爲每臺置二十餘甕牆壕外牆皆加之小城百餘大城倍之不爲費但多備石塊小城十萬大城二三十萬此石中必重傷但命中爲難虜若臨壕但令每臺一二十人各臺並發下石如雨咸竿虜所必難屯立又石之員編

若其去有力且大聲虜尤畏之號曰飛石

飛石圖



戰守全書

卷十二

籌

圖

通典曰八隊之間安轉關小礮二機關大礮一雲梯撞礮等一礮法武經雖載而獨行砲單架者人鮮能悟之故重開明此爲守城第一器既省火藥之費又有不乏之資

飛繩

此錫尾套在稍頭掛之

每繩長如稍之

體不必拘定若

千條但能舉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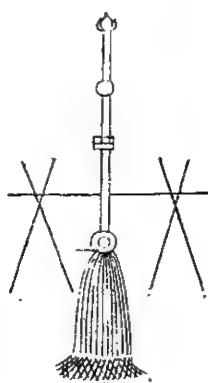
稍可矣每繩用

二人扯之

戰千金書 卷十二 守部

守部

奏



此處安大石塊數亦不拘方圓平厚錫尾既掛一人雙手墜石俟前扯起放去

此繩入墜起礮自發石去

戰千金書 卷十二 守部 奏

元西域人亦思馬因善造礮世祖時與阿老瓦下同至京師從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礮于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呂文煥遂以城降元人渡江宋兵陳于南嶼擁舟師迎戰元人于北嶼陳礮以擊之舟悉沉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丘文莊曰元人始造此礮以攻破襄陽世因目曰襄陽礮考唐史李光弼作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疑卽此礮蓋古原有此制流入西蕃亦思馬因而爲之也自有此礮用以攻城城無不破用以擊舟舟無不沉今民間多有知其制度者宜行天下俾民間有傳其式樣者許具其畱本赴官投獻給賞有私藏習制者罪之而賞其首者仍將其式樣給與違將收藏非緊急不許輒造亦犹宋徽禁民不許習製神臂弓然

礮石

用一握竹長五尺繩繫頭作兜貯石搖勢一擲而去守城宜用

此圈活掛上打去石發圈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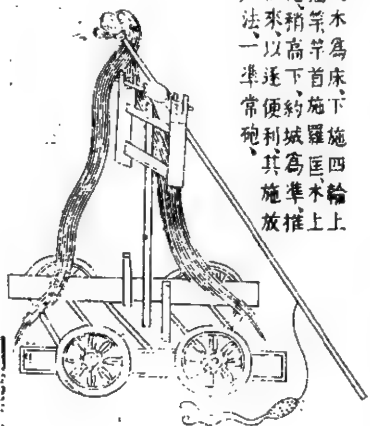
礮車

戰守全書

卷十二

守部

以火木爲床下施四輪上建偏竿竿首施羅匡木上置砲稍高下約城爲準推徙往來以運便利其施放及用法一準常砲



礮梯



戰守全書

卷十二

守部

堯

右單稍砲用後脚柱四前長一丈八尺上出山只六寸裹以鐵葉後長

一丈六尺五寸

上扇枕長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四尺五寸

下扇枕長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

上會枕長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四尺五寸

下會枕長一丈二尺除仰斜留九尺

鹿耳四夾軸兩端長一尺一寸闊五寸厚三

軸一長七尺徑一尺

番頭木二長七尺徑一尺

楔十六 長一尺八寸，闊四寸，厚三分。

梢一 長二丈五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

鵝頭一 長二尺五寸，闊二寸，厚三寸。

極竿二 長二丈三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

鐵雙蝎尾 長一尺二寸，重二斤。

鐵束二 每箇重七兩，闊七寸。

狼牙釘十八 弦子二，長二丈五尺，十二子，用麻一斤八兩。

皮窩一 長八寸，闊六寸。

札索六 長五尺，每條用麻二斤八兩。

職守全書 卷十二 守部 聖

拽索四十 長四丈，用麻四斤。

又單稍砲用脚柱四 長一丈，徑一尺二寸，仰斜三寸，從華架頭至上扇枕七寸。

上扇枕二 長一丈，除仰斜留六尺五寸。

下扇枕二 長一丈五尺，除仰斜留一尺，自上扇枕至此五尺九寸。

上會枕二 長一丈，除仰斜留六丈五尺。

下會枕二 長一丈六寸，除仰斜留一丈二尺。

軸一 長八尺，除仰斜留五尺，作眼一員，三寸。

鹿耳四夾軸兩端 長一尺二寸，闊五寸，厚三寸。

卷頭木二 長八尺，徑九寸。

楔二十 長一尺八寸，闊五尺，徑三寸。

梢一 長二丈六尺，大徑四寸，小徑一寸八分。

鵝頭一 長二尺五寸，闊八寸，厚五寸。

極竿一 長二尺四寸，徑六寸。

鐵雙蝎尾二 長一尺二寸，每條重二斤八兩。

鐵束四 每箇重七兩，闊七寸。

狼牙釘八 弦子二，長二丈五尺，十二子，用麻三斤。

職守全書 卷十二 守部 聖

皮窩一 長八寸，闊四寸。

札索九 長五丈，每條用麻二斤八兩。

拽索四十五 長五尺，每條用麻五斤。

凡一砲四十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二斤，守則設于城內，四面以擊城外賊。

雙梢砲亦照前稍係二，用脚柱四，長二丈，徑一尺二寸，仰斜三寸，後廠架頭至上扇枕二尺七寸。

上扇枕二 長一丈，除仰斜留六尺六寸。

下扇枕二 長二丈五尺，除仰斜留一丈一尺。

上扇枕二 長一丈，除仰斜留六尺六寸。

下扇枕二 長二丈五尺，除仰斜留一丈一尺。

上扇枕二 長一丈，除仰斜留六尺六寸。

上會枕二 長一丈除仰斜留六尺五寸

下會枕二 長一丈六尺除仰斜留五尺鑿孔

鹿耳四夾軸端 長一尺二寸闊五寸厚三分

響頭木二 長八尺徑七寸

楔二十 長一尺八寸闊五寸厚三寸

梢二 長二丈六尺大徑四寸小徑三寸六分

鵝頭木一 長二丈五寸闊厚三分

鵝項一 長五尺五寸

板竿 長二丈四尺徑六寸

戰守全書 卷十二 守部

鐵蝎尾二 長一尺二寸每條重二斤半

鐵束四 每箇重七兩闊七寸

狼牙釘十六 弦子二 長二丈五尺每條十二寸用麻三斤

皮窩一 長八寸闊六寸小如鞋底樣

繫索三十五 長五丈每條用麻二斤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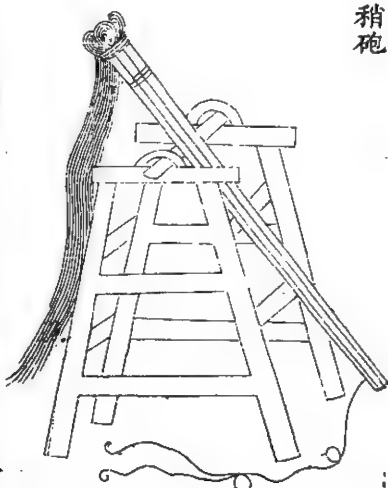
拽索五十 長五丈每條用麻五斤

凡一砲百人拽一人定放放八十步外重石二

十五斤亦放火毬火鷄火槍撒星石放及六十

步外二砲守則於團敵馬面及甕城內

五稍砲



戰守全書 卷十二 守部

右五梢砲用脚柱四 長一丈二尺徑一尺二寸

七寸

上扇枕二 長一丈二尺除仰斜留八尺

下扇枕二 長一丈八尺除仰斜留一丈四尺

上會枕二 長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

下會枕二 長一丈九尺除仰斜留一丈五尺

軸一 長九尺除仰斜留六尺五寸徑一尺二

鹿耳四夾軸 長一尺二寸闊五寸厚三分

響木二 長九尺自方一尺用軸尺方闊四尺

楔二十 長一尺八寸 闊五寸 厚三寸

梢三 長一丈五尺 大徑四寸 小徑二寸八分

鷄頭一 長四尺 闊八寸 厚四寸

鵝項一 長五尺七寸

梭竿二 長二丈五尺 大徑四寸 小徑二寸八分

鐵鷄尾二 長一尺五寸 每條重三斤

鑽束四 每箇重八兩 闊七寸

狼牙釘十六 弦子二 長五丈十二寸 用麻三斤

皮窩二 長一尺 闊八寸

戰守全書 卷十二

守部

器

繫索四十五 長五丈 每條用麻二斤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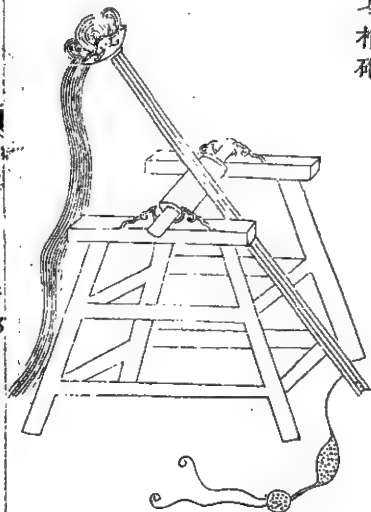
拽索八十 長五丈 每條麻五斤

凡一砲百五十七人拽 二人定放 放五十步外

石重七八十斤 二砲守具設于大城門左右 擊

攻城人頭車

七梢砲



戰守全書 卷十二

守部

器

右七梢砲用脚柱四 長二丈一尺 徑一尺二寸 仰斜三寸 從臙栗頭至上

扇枕三 尺七寸

上扇枕二 長一丈二尺 除仰斜留八尺

下扇枕二 長一丈八尺 除仰斜留一丈四尺 自上上扇枕至凡一尺九寸

上會枕二 長一丈三尺 除仰斜留九尺

下會枕二 長一丈九尺 除仰斜留一丈五尺

軸一 長九尺 除仰斜留六尺五寸 徑一尺二寸

鹿耳四夾軸兩端 長一尺二寸 闊五寸 厚三寸

唇頭木二 長九尺五寸 自方一尺用轉尺取方四尺八寸

楔二十 長一尺八寸 濶二寸 厚三分

梢四 長二丈八尺 大徑四寸 小徑二寸八分

鴟頭一 長四尺 濶八寸 小四寸

鴟項一 長五尺七寸

極竿三 長二丈五尺 大徑四寸 小徑七寸八分

鐵蝎尾二 長一尺五寸 每條重三斤

鐵束四 每箇重八兩 濶七寸

狼牙釘十六 弦子二 容長二丈八尺 十二斤

皮窩一 長一尺二寸 濶一尺

戰守全書 卷十二 守部 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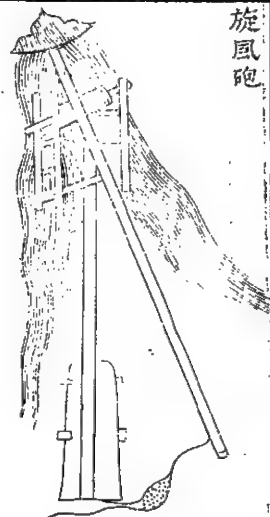
繫索五十 長五十尺 每條用麻二斤半

提索一百二十五 長五丈 每條用麻五斤

凡一砲二百五十人拽二人定放放五十步外

石重九十 一百斤

旋風砲



戰守全書 卷十二 守部 繫

石旋風砲用衡天柱一 長一丈七尺 徑九寸 上

夾木二 長八尺五寸 濶八寸 厚四寸 山口二

上下腰繫木二 長四尺五寸 濶一尺 厚五寸

軸一 長四尺五寸 徑八寸 兩頭用鐵葉繫拘

鐵仰月二 每箇重十兩

梢一 長一丈八尺 小徑四寸八分

鴟頭一 長一尺五寸 濶七寸 厚三寸

鐵蝎尾 長一丈二寸 重一斤半

鐵束二 每箇重七兩 濶七寸

狼牙釘八弦子一長二丈三尺十一寸用麻

皮窩一長八寸闊四寸如鞋底機麻皮里八

拽索四十長四丈每條用麻四斤

扎索六長四丈每條用麻一斤半

凡一砲五十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

三斤半其柱須埋定即可發石守則施於城上

戰棚左右

手砲敵近則用之

砲竿長八尺

戰守全書 卷十二

守部 要

蝎尾一長四寸

鐵環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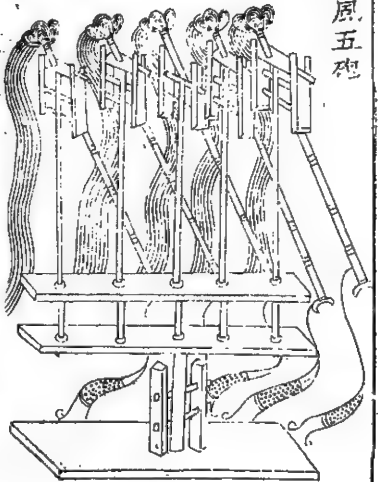
皮窩一方二寸半擊于竿上

用二人放石重半斤

行軍須知曰一用旋風砲打填壕人及圍隊人

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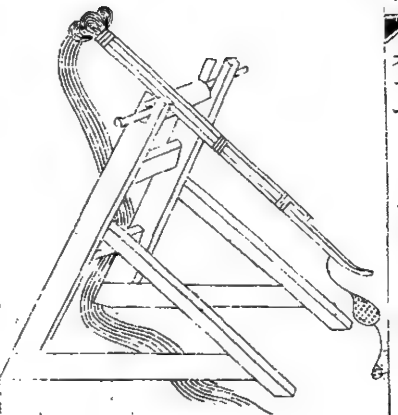
旋風五砲



戰守全書 卷十二

守部 要

虎蹲砲



右虎蹲砲用前後脚柱四前長一丈八尺上距山口六寸裹以鐵葉

厚長一丈六尺五寸

下扇枕二 長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四尺五寸

上會枕二 長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四尺五寸

下會枕二 長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

軸一 長一尺徑一尺

卷頭木三 長七尺徑一尺

楔十六 長一尺八寸濶四寸厚三寸

梢一 長二丈五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

鐵雙蝎尾 長一尺二寸重二斤

鐵束二 每箇重七兩濶七寸

狼牙鐵釘十八 弦子二 長二十五尺十二寸用麻皮一斤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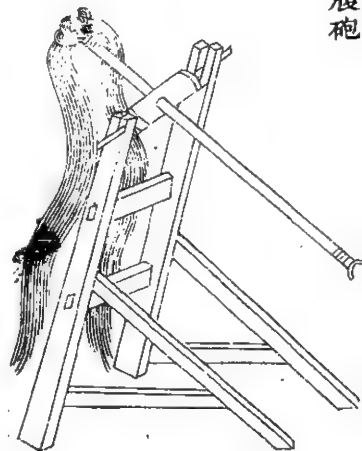
皮窩一 長八寸濶六寸

繫索六 長五十尺每條用麻二斤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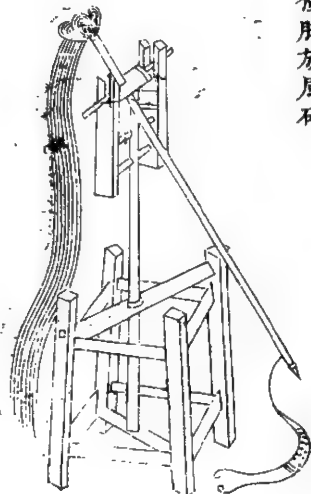
拽索四十 長四丈每條用四斤

凡一砲七十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十二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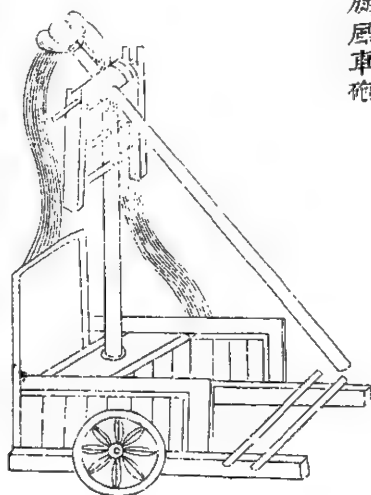
柱腹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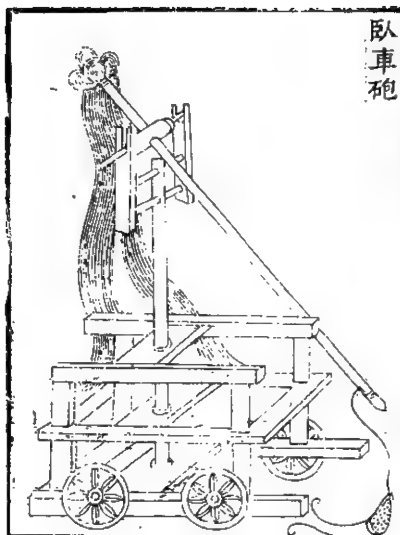
獨脚旋風砲



旋風車砲



臥車砲



戰守全書

卷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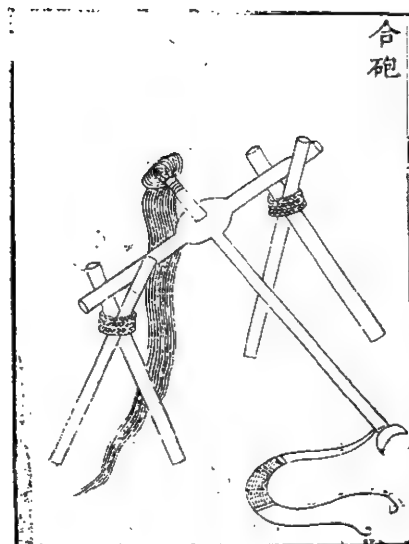
守部

壘

車行砲



合砲



戰守全書

卷十二

守部

壘

武經總要曰凡砲軍中之利器也攻守師行皆用之守宜重行宜輕故旋風單稍虎蹲師行即用之守則皆可設也又陣中可以打其隊兵中其行伍則不整矣若燔芻糧積聚及城門敵棚頭車之類則上施火毯火鷄火槍以放之指不以其力小故也其火毯等重及十二斤

隨砲備用蓋覆及防火箭等件開後

長木十二條長一尺徑三十木扛四條

簽頭木一十二條大斧三具

戰守全書卷十二 守部 蓋

界索滑橇四十條拐頭柱一十八條

皮簾八片散子本二百五十條

皮索十一條救火大桶二

鐵鈎十八箇大木檻二百

界扎索十條水酒二箇

拒馬二蔴搭四具

小木桶二隻唧桶四箇

界橛常一十條鐵三具

土布袋一十五條毯一領

鐵三具 大索十一條

宋陳規曰單稍砲放遠至二百七十步下等二百步五十步人不究心則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究心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易又有小砲近可禦衆其小砲每十人以上不過十五人可放一座亦能利數十步外不謂小砲不能害物人中四肢則四肢必傷中腰以上其人必死中馬亦然又兼小砲不必用石以重三四斤泥丸之泥丸時放易得無窮放去人人必傷

戰守全書卷十二 守部 蓋

死若要摧毀攻城則須用大砲及石金人攻守用大砲蓋欲摧毀城樓守城欲摧毀敵攻城大砲與小砲遠砲齊用縱賊在城外伐木爲對樓雲火車等攻城可以砲盡

又曰攻城之械害物最重其勢可畏者莫甚於砲然亦全在人用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預之則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則攻城人能者亦難施設竊聞虜人用砲攻京城守禦人亦常用砲城關內難安大砲砲亦難

客數多，雖有砲臺，臺地亦不甚廣。又砲纔施放，敵人在外先見，必以衆砲來擊。又城上砲亦在高處，自然招賊，賊用砲可以直指而擊。以此觀之，守禦之人可謂不能用砲也。明矣。假令當時於城裏下立砲，仍每座砲前埋立木爲表，敵人在外不見立砲所在，雖有善用砲者，何能施說？或謂砲在城裏，砲手不得見城外事，無緣取。每座砲別用一人於城上專管裏砲，梢與外物相對，即令設施稍偏，却令砲手少那脚上太

戰守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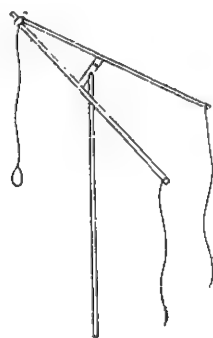
卷十二

守部

五

偏，則就令拽砲人擡轉砲座，照料得一砲打中，得一砲，少有不中，又城裏立砲，可置數多，守禦人用砲若能如此，雖賊用砲，何能爲也。

此四川飛石，擊賊之勢，造於北京，與前砲石舊樣不同。



戰守全書

卷十二

守部

五

合毒灰

守城遇夜有大風，則撒灰揚塵，石灰傷目而不能遠飛，柴灰輕飛而入目無損，不若以石灰攪於柴灰或黃沙之中，晝則敵合目避之，或梁中懸燈，用芻人以引敵箭，時出時沒，勿使知覺，人隱於芻人之下，窺敵動靜。

通典曰：灰麩糠粃，因風於城上擲之以眯敵人，以鐵汁洒之。

虎鈴經曰：眯敵石灰糠粃，回風羅於城上，以眯

敵人目

灰罐

守城之具甚多，急用惟石礮、石塊爲便，須用多

積

蘇州守城條約曰：其灰罐亦令瓶密戶，領價置

造輕薄小礮，略燒不宜太堅，惟宜預備。

乘城要法曰：取石灰炒乾，預入小瓶內，每架積

一堆，將口塞住，臨期城上拋下，可打賊。又一瓶

破時，石灰飛起，昏天撲鼻，損目，不能久立。

戰守全書 卷十二

守部

堯

趙恭襄公炳然守堡諭：一作灰包，將石灰炒乾

用皮紙包，每包五合，每架口積三四十包，賊到

城下，仰面用鈎杆時，照賊打去，紙破灰颺，撲鼻

損目，賊不能仰視。

煮人糞

文命書曰：守城之人，城上作穢屎尿，盛一

水桶，或缸，或甕，賊在城根，以糞箭噴之，或劈頭

澆下，令其偏體，且城滑，亦不可上。

行軍須知曰：收城中糞污，用水調稀，順風澆污

攻城敵人

乘城要法曰：用人糞，熬百滾，極毒，用竹杆三尺

頭留節，鑽一孔，如豆大，却用一小棍如指大，前

縛絲絮，插入筒中，吸糞水，將小棍一唧，糞水

可噴四五丈，賊用鈎杆，必仰面，此水着肉，肉登

時爛，着眼，眼登時瞎，名曰唧筒。

糞礮法：先以人清塲槽內盛煉，擇靜晝乾，打

碎，用篩羅細，盛在甕內，每人清一，稱用狼毒半

斤，草烏頭半斤，巴豆半斤，皂角半斤，砒霜半斤，

戰守全書 卷十二

守部

堯

砒黃半斤，斑貓四兩，石灰一斤，荏油半斤，入鑊

內，煎沸，入薄瓦礮，容一斤半者，以艸塞口，砲內

以擊攻城人，可以透鐵甲，中則成瘡潰爛，放

毒者，仍以烏梅并艸置口中，以辟其毒。

煮人糞至滾，臨時用小薄礮盛，以竹葉縛礮口，

擲之，礮破糞出，着人肉，爛痛至死。

附置旗索物

武經總要曰：城下百步，給雜役三五十人，掌負

挈所須索物，仍各授一官督領。

通典曰城上分爲八隊使識文者點較常旗備擬物與八部

又云城上四隊之間各一作爲置八旗若須木標枋板舉蒼旗須灰炭銅鐵舉赤旗須礬木標草舉黃旗須沙石磚瓦舉白旗須水湯不潔之物舉黑旗須皮靴麻索錄鐵鈎鏃斧鑿舉雙兔旗須戰士銳卒舉熊虎旗須戈戟弓矢刀劍舉鷲旗城上舉旗當生之官隨色而供

武經總要曰城上每將各立一典掌呼索有用

戰平全書

卷一二

符部

先作小旗數十枚有呼索卽大書物名貼旗上舉以示城下仍預簡較備用之物各爲部分使吏主當謹伺見舉旗則應送城上城下百步給維役三五十人掌負挈所須索物仍各授一官督領

戰守全書目錄

守部

卷之十三

派民夫

城夫應備

部署

軍兵

安劄兵

衙役守城

役老少婦女

別派人衆

簡不足當敵者出城

設壕長

立草場

戰守全書卷之十三目錄

守城人飲食

設策應兵

設游兵

官軍不宜頻調

設巡邏

設巡官

備傳警

設飛報

嚴警報

演習

分信地

士夫協守

守敵臺

立定莫爲賊誘

防護庫獄倉場

中軍

號令

軍法

賞罰

防火發

奸奸細

嚴奸盜

戰守全書卷之十三目錄終

戰守全書卷之十三目錄

戰守全書卷之十三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守城

派民夫

城書云守城必派黎夫編夫難論門戶有數間住一家者有一間多住數家者此與火夫論間僱人巡夜不同蓋括滿城丁壯守滿城黎口各人各顧其家事到忙時誰不上城誰肯安心坐家任從賊攻城乎又誰是我父母子孫替我守戰守全書卷十三 守部 一

城全我一家性命乎明者思之第美民無告並自當豁免是在任事者酌之耳無次丁可用者

鄧鍾曰最宜秉公寧多派於有力者之家切不可難爲貧寒下戶蓋愛惜身家者類皆有力者不思自爲戰守乃貽累貧民致其怨咨則城未攻而先潰矣此又守城第一義也

守楊州議僉派門夫照得楊州新舊二城周圍幾二十里許城中商民雜處何啻數萬戶然燕安既久民不知兵一聞有警張皇失措向因二

十一年倭警雖設有排門夫役看守城池後因平息旋已撤散今倭情有變合再行令江都縣查照舊規督責本城各舖鄉總照依原冊于該舖保甲內人戶派定黎口上書姓名諭令臨警赴城防守各備鮮明服色堅利器械每丁再備碗大四石五十塊灰瓶十個每十黎再辦滾木一根俱堆本黎之旁以便臨時聽候急用先行造冊送府查考仍通行所屬州縣悉照一體設法修備

戰守全書卷十三

守部

二

徐九章城守議曰奴酋倡亂語云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凡王府佃戶鄉紳生員家屬與百姓一體悉令該縣按門派丁計丁編黎派定之日俟本府另委官授以方略教以節制技擊之法其宗藩士紳人等身家尤重較之小民尤急所有家人親屬仍宜自行報名開揭送官以憑編派

又云城中及四圍居民多被宗藩士夫優免不入保甲難以編派夫承平之際優免夫役此固

例耳。今城守一節，合無准行各屬州縣，將城內外居民，各編守城上緊口，每一緊用夫幾名，每一敵樓加兵二十五名，每一門加兵五十名，各照門面房編派，俱要年少精壯之人。凡王府佃戶，仕宦家人，生員家屬，一體均派，仍各習一武藝，各備一器械，以爲守禦之資。各掌印官親詣街衢城隅，及四關廟逐一查編點驗，仍委官一員操練，務期實用，勿修虛文。此一役也。各宗藩士夫，尤急於小民，彼挈筐担之人，安往而不可

戰守全書

卷十三

守部

三

之乎。若宗藩士夫家產在此，坟墓在此，將何所往乎？各爲身家計，爭出夫以爲小民倡。若房多人少者，亦須各令庄家赴城，庶城池稍爲有備而緩急可以應敵矣。

一賣菜販水傭工貧棍，朝來暮去之人，免編。一六十以上，無兒老夫婦，又無住房，使令之人，免編。

一寡婦十五以下幼子，又無住房，使令之人者，免編。

免編

一士大夫及武弁隨主將巡城提調，本身免編。一替目殘疾勞瘁之人，又無住房，使令之人者，免編。偶疾者不准。

城守事宜曰：城內外鄰近居民三十上下，膂力精壯者，各以方面分記姓名於城緊粉壁之上，可備臨時各認信地防守。此須十人編一小甲，五小甲立一團總，庶事有統攝，勿致疎玩。

守城鄙見云：一城居民各於平居之時，就方隅與城相近，有司預派緊夫，必須一緊一夫，庶事

戰守全書

卷十三

守部

四

有責成，不許四緊三夫，恐成耽閣。各令備鋒利器械一件，或鎗或刀，或扒或弓矢，各須精緻，皆適實用。平居出示曉諭，聞砲即登城，預將緊頭粉白一處，上書緊夫某人，係保長某人，甲長某人，始不敢推托誤事。

一每緊口須用兩人，或三人輪流吃飯宿歇，解手搬運，若只一人豈能站一日一夜不勞倦乎？賊乘勞倦而攻之，豈有精力對敵乎？

一編夫守城要近各人住處，不得遠過里半二

里若不分遠近亂編者官吏重究

總計城寨若干城中或軍或民人丁若干每寨或二名或三名仍書姓名于寨牆一日一夜輪班更換

蘇州城守條約曰姑蘇城寨九千七百九十新增敵臺大約不過一千每一寨用一人守之通計城夫一萬一千人派夫照依先任溫公之法大戶五名中戶三名下戶用二人三人朋充名實爲情法兼盡今長吳二縣除士宦舉監生戰守全書

卷十三

守部

五

員外通將居民合二萬二千之數分作兩班城夫雖有兩班口糧止用一班上班之日第一班直一晝夜至次早第二班人夫更替及今開時先就居民近住城寨處寫定班名於城寨上賊在百里外先要保長甲長到城看守俟賊近城五十里保長喚集散夫上城其法以百人爲率常以五十人分立一百寨口看守將身向外觀望五十人食息便廁則二寨常有看守一人至夜間亦用五十人立一百寨口看守五千人睡

至半夜代換後半夜巡城官生至則五十人起而交代此勞逸適均之法也

呂坤救命書曰余昔巡視三關委太原趙同知將城中人丁王府除府第士夫除住宅及僕隸流民不派外其在城居民盡數報丁各就四民近處將丁民兵器書于寨粉壁上城外四鄉居民丁壯除在近堡保寨不願入城者不開外其情願避亂入城者亦就四面近處將丁名兵器書於寨上務要一寨二名平居各認信地庶有

戰守全書

守部

六

聲息火速上城不致紊亂爭嚷本縣城寨平日亦須如此認識十月後三月前歇三操五演城數次務練城守之法庶登城守城不致犯法呂坤救命書曰每寨定要二人鄉縣各一預寫寨上一人歇息吃飯解手一人常川瞭望一編寨口自舉監生員致政供貼雜差及應襲以下盡數照依後開條件畧式或四名一寨或三名一寨或二名一寨每五寨另編立知事勤勇一人充爲寨長專一執旗查督大約上城

人丁衆寡通融不必拘泥原分窩舖其陸路官員亦照原增發去方略一一遵奉施行通將編派過旗軍丁舍照式攢造書冊一本同各官依准申繳

城夫應備

號衣 鎗刀 斧 竹筒 石塊 大瓶 綿被 或結

蘇州守城條議云人夫各備號衣一件長柄鎗刀一件鐵斧一把或鐵鎚亦可如缺一件細責蘇州守城條云散夫各備長柄鎗刀一把又帶鐵鎚一箇或斧頭一把任從其便如缺一件卽戡守全書 卷十三 守部 七

加重責

城書曰攻城多暗約奸細上城照會疎虞處用雲梯登至堦口揮刀殺人守者驚亂須令繫夫一人手持利斧輪班專視城足

一每堦口有幾丁每丁用一尺高有底通節粗竹筒一箇埋在堦口裡面各軍所執器械或短鎗或斬馬刀或鳥銃或弓矢插於竹筒內立之每堦下要石子五六斤重以至一斤半重者高員三尺一繫大員石可五六十斤者五塊如措

辦不及卽令避賊人於進城之時各納數塊守楊州議曰每堦口各置大瓶十箇磚石一堆隨便或綿被或舊毡各備一件防倭臨城下用竹架懸掩堦口以備矢彈每十繫合用滾木一根

部署

太白陰經曰守城之法以城中壯男爲一軍老弱爲一軍壯女爲一軍三軍無使相遇壯男遇壯女則費力而姦生志散而力不專強壯遇老

戡守全書 卷十三 守部 八

弱者更慮壯夫不戰勇者更慮壯夫不戰弱者更慮壯夫不戰

武經總要曰籍民中壯男爲一軍以充防人壯女爲一軍以隸雜役老弱爲一軍以供飲飼放牧樵採三軍無得相遇

軍兵

守城鄙見曰繫夫止於守禦若黜寇聚衆晝夜攻擊又非此輩可也須以兵力勝之

通典曰量城上一步一作置一甲卒十步加五

人防非時拮易以備雜供之要五步有伍長五十步有百長百步有將長文武相兼量才授任而統領精銳驍勇或十隊或二十隊或三十大將副將各一作爲領隊巡城曉諭激勸赴役武經總要亦云將各所伍信地一城共有若干梁口凡上四下圓上下餘丁雜差供貼守城等軍餘丁通計共有若干每梁口一個約合幾人計算已明然後挨所挨照本府所編信地一軍一餘或多許均附一軍一餘之外湊合派梁編

戰守全書

卷十三

守部

九

安劄兵

成字號如一所梁口已盡而軍餘有餘則挨于下伍相隣梁口如梁口未盡而一所軍餘已盡卽以相隣所伍軍餘兼搭接派惟照人均派不拘所伍定額以致厚薄親疎失宜如有軍丁多剩增派衝要之處

蘇州守城條議云一分屯守城池之兵於六門附近寺觀無寺觀者近門公廨屯扎

衙役守城

守揚州議曰議復副役照得本府并各屬首領各州縣正佐及巡司等官額有皂隸甲首民壯快手箭手弓兵等役除正役外舊有副役一名跟隨差朋領工食相延已久該本府到任因見此輩俱屬冗役俱詳呈汰革盡令退回生理卽今倭奴報變其勢孔棘矣一時鄉兵俱難團練客兵又難招集况添一兵必須增一餉又非可以苟且議募者查得前項副役中雖多無賴豈無膂力方剛强悍便捷之夫足堪備用者乎

戰守全書

卷一三

守部

十

合無准其照舊召復責令該管衙門務選年壯有力者充當與同正役分爲上下二班給與器械教以武藝每月一換上班者聽候差遣下班者聽掌印官演習操備照舊將正役工食銀七兩二錢分給一半養贍家口以本府及州縣巡司約正役幾三千餘名連副役可增置五六千餘名是不煩召募不費糧餉而在在皆兵雖不能衝鋒陷陣而亦可壯虎豹在山之勢耳今日權宜之計似無便於此者行令各該衙門通將

選過正副姓名技藝年貌班次冊報遠委附近掌印官分頭點閱造冊前來以憑查考施行

役老少婦女

通典云城內老小丁女除營食之外皆令應役行軍須知日用婦女披掛棚立不可與少壯男子相雜恐生奸邪可代正軍防守門戶往來巡城應急使用

尹耕鄉云婦衆者堡中諸婦也別爲兩科壯健者爲一科分爲四隊隊以大室家長婦有見識

戰守全書

卷十三

守部

上

者一人主之其堡四街巷亦分爲四段隊主一段各執雜兵往來巡視遇火則擊柝而司釜婦隊應之遇盜則振鈴而四面餘衆隊應之其垣上人並不得內顧老弱者爲一科亦分爲四隊隊主以貧室婦屬尊者一人隊備八釜八甕水缸十六安置堡四角所謂司釜婦隊也有事之時必令水滿諸甕湯沸諸釜

別派人衆

尹耕鄉約曰隊長者掌臺牌之衆以爲守者也

擇才識次於堡長者爲之小堡每面以二人大堡每面以四人一爲奇隊長一爲正隊長臺牌之衆分半爲奇隊半爲正隊臺衆如鎗手四則二爲奇二爲正箭礮之類皆然牌衆則一三五七九奇數者爲奇二四六八十偶數者爲正而以二人分掌之以便調援也

又云壕牆衆者縣地道出列於壕牆之內以爲守者也擇堡中最有胆力勇士爲之小堡一面十人大堡二十配以弓箭鎗手堡隊長自垣上

戰守全書

卷十三

守部

上

執旗發縱之可守則守可出擊則出擊其堡中有素志立功者可悉配此以便其進退

又曰牌衆分守牌者也計丁受之丁多則兩人受一牌今爲二番丁少則一人受一牌主器如前雜器條所載分奇正如前隊長條所載

又云大銃手主大銃備急迫者也堡丁有餘每銃另撥便巧者六人或三人堡丁不足則面置一柄臨時撥鎗手應用堡長主之

又曰火鎗手專發火器者也擇年少而性便巧

者爲之。人數稽課與箭手同。但鎗器火藥則費長。以堡費爲之。不自置也。

又云。弓箭手專射者也。擇家富年少。如堡費長之子弟爲之。壕牆每面四人。角敵臺每臺四人。其弓箭卽令自備。堡田多。准折畝銀。堡田少。不折畝銀。平居則費長稽其弓箭之美惡。盈歉。堡隊長課之。習射。

又曰。礮石手。專發礮石者也。資性次於鎗手者爲之。人數三四倍於鎗手。稽課與之同。礮具亦

戰守全書

卷十三

守部

五

官置

又曰。懸石衝木。衆舉木石下擊者也。堡丁有餘。則每石每木。另發有力者六人或三人。正隊長統之。堡丁不足。則分置木石於中道。臨時撥奇隊衆應用。奇隊人主之。

又云。絕藝。人者。或發火器。或用弓矢。或善袖箭。或善鐵丸。技藝絕人者也。列之臺。課則膠其用矣。須先行甄別其人。精利其器。多則十人。少則五人。專令隨堡長進退。宜在壕牆。則於壕牆

宜在敵臺。則於敵臺。廢始至諸鎗箭手不得輕發矢石。示彼以弱。損我守具。須堡費隊長酌量事勢可發。令絕藝人發之。

又曰。地道。衆守地道者也。堡丁有餘。每道守以四丁不足。擇家長婦有識見者。一人主之。配以健婦八人。鎗棒雜兵。隨便。

又云。餘衆者。除諸役外。集餘丁備補伍也。有丁以丁無則以老弱。每面一隊。多者三十人。少者一二十人。令費長主之。列垣下。居常爲城上人

戰守全書

卷十三

守部

五

運水飲之類。城上人倘有中傷者。隊長點名。次卽呼一人上補。

簡不足當敵者出城

後梁劉鄩陷兗州。據其城。梁太祖命葛從周攻之。鄩料簡城中。凡不足當敵者。悉出之。於外。與將士少壯者。同甘苦。分衣食。以抗外軍。戢兵禁暴。居人泰然。

設梁長

每人守一梁。五梁爲一伍。立一梁長。

擇年壯胆勇者一名爲聚長

每五聚內日有輪一人巡望四人歇息日間每

人管一時有閒多人管一更聚總提督之

五聚爲一伍置木牌上總書姓名每夜一人守

一更向外觀望迭相輪換常有四名穩卧精力

不疲緩急有備每更置一小旗上貼更分夜巡

姓名如趙甲一更錢乙二更之類巡更者執旗

在手只瞭望五聚口城下有無奸細一有賊至

叫醒同伍執持灰瓶石塊器械擊打底使數步

之內易於瞭望

五十聚爲隊立一聚總

又百聚或五十聚擇殷實有用者一人爲甲長

一人副之青衣裝束各帶腰刀一把號旗一面

趙恭襄公炳然守堡諭一立堡長今之官堡能

守民堡不能守者官堡有官號令嚴明人心齊

一所以能守民堡號令不明人心不一所以不

能守也各堡中除舊有堪用堡長外如舊堡長

不堪委用或尚未選立者須擇堡中有精力才

戰守全書

卷十三

守部

五

幹有德行忠義素爲堡人信服者立之爲長小

堡正一人副二人中堡正一人副四人大堡正

一人副八人蓋正止一人則統領不亂副用數

人則分理不缺凡堡中一切戰守機宜器械俱

聽保長正副裁決或論貧富家寡一一預備如

堡長能調度一堡事事有條人人信服除先給

冠帶外有未給者給與冠帶俱免身差仍與下

帖執照如遇虜賊攻圍保全一堡者卽是大功

應犒賞者先賞銀一百兩具奏朝廷陞官優

戰守全書

卷一三

守部

五

錄若無堪用堡長必選委文武中廉幹官員於

有警時前赴管理調度有功之日不拘職官堡

長一體奏聞陞賞

立草廠

成繼光曰每聚口五個立艸廠一間下用板鋪

勿使泥濕傷人上用苫蓋四面皆堪遮掩風雨

遇至樓鋪者卽聽以樓鋪充之不必另立每廠

竹竿一根長一丈三尺上用布旗一面登方二

每一廠大水缸一箇貯清水此臨時官備

每廠竿長出燈籠一盞車於舛脈橫竿上并樓

鋪旗竿上以照城裏面此廠完同驗

遇夜種火一盆俱守舖人丁備此臨守城日時備也

或城上十人一舖舖有厚薦上覆毡席可蔽風

雨

或每十梁爲一甲

呂坤救命書云幟旗按四方顏色每十梁樹一

竿竿高三尺臨時用婦人裙幅鋪蓋表裏皆可

戰守全書

卷十三

守部

二

登壇必寬闊每五梁官備竹木柵一箇每舖百

戶箇大小鼓二面鑼一面但城內有鼓者皆許

借用此待賊至方行賊去卽聽交還打壞以守

舖軍糧扣賠新鼓無賊時不許指此誣騙如無

借處卽便預將守城紀錄老小軍丁內扣糧速

辦限交到十日內此有警備用今先備候提調親到驗之

守城人飲食

凡守城人之食有米者攢無米者官攢一撥石

一爲率十人一火頭共食一處若各家送飯亂

不可言且轉達難到饑飽不時自敗之道也

呂坤救命書云城上鍋灶不便城下照所分人

口二十人屬一火頭一日三飯早飯麵食下脯

乾飯三更時麵食火頭各照所管之人以器盛

飯城上人用索板取鹽菜總一盤有送私食

者不禁

又曰十人一灶五人輪食老男婦具食壯婦運

水小兒供使令往來之役燒用木柴硫火不

軟草以防火起用火石鍊以防火斷

戰守全書

卷十三

守部

文

呂坤救命書曰守城男子務要十分飽暖婦人

小口俱不餓死足矣如城圍到幾時男子日夜

要氣力精神萬萬不可忍餓受凍也

尹耕鄉約云金鼓俱息則二面臺人留正隊奇

隊下食歸則食正隊又歸則食陴人奇隊又歸

則食陴人正隊通歸則又食一面者其次以東

南爲先西北爲後當食則曳黃帛旌於對敵竿

通歸則落夜易以一白燈其四面分番以足爲

候凡鼓鳴本面不得下食金鳴諸面俱不得下

食當食者食於垣下老弱婦女饋之饋食人不
得登垣送汲飲以餘衆凡堡長率絕藝人必居
於當食之面其當食曳黃旗而虜卒至則加曳
紅旗照常鳴鼓

設策應兵

戚繼光曰一除舍人并編中軍者俱聽策應官
帶領隨賊緊處分投往來捍禦對敵不派衆只
一某官見練兵千餘名已有武舉三名統領若
賊臨城某官帶兵六百名屯處玄妙觀中護衛
戰守全書 卷十三 守部 尤

以爲中軍

蘇州守城條約曰若賊未臨城之日上司有調
遣之事先分若干應命賊入腹裏卽收其兵入
城原如前法處置名曰聽調之兵

又曰擇用官生六員俟其俱到卽令會議各人
十日所短精兵召募一千二百名團聚北寺中
以聞練府佐一員專督官生六員參議其中合
聚訓練務期可戰可守以須實用待賊臨城每
門分定原練兵官生一員各帶兵二百名屯處

于附近城門寺觀中一處有變隨以本處兵應
之別處不動若賊攻城危急應該用兵攻擊亦
待中軍方略已定有信牌發遣然後行動名曰
實用之兵

設游兵

守城鄙見曰一城除定兵之外每於一面又賞
備遊兵一枝擇將士最強者爲之每遇事急卽
遣此兵輔之始保無虞

唐樞曰各城樓設游兵二隊每隊約兵二十五
戰守全書 卷十三 守部 辛

名左右來往巡警

每黎派兵一名專守之

又曰各門又設游兵五十名各持利器烏銃俟

有警奮力禦敵仍先示約凡遇夜間賊集衆攻
門方許放火箭三枝再緊發銃三個十分緊急
鳴鑼三通原派本門遊兵一面禦敵總管另帶
枝兵應援一門有警各門堅壁固守不得輕動
以防聲東擊西之患尤禁派兵驚擾離次至於
疾風暴雨半夜黎明人易解弛因俟賊奔乘間
登城此當嚴加申諭可也 城書亦云然

呂坤救命書云、城中有游兵、多者千人、少者六七百人、最少亦不下二三百人、立一中軍、統之常在隅、守屯聚、以防策應、東面緊急、放大砲三聲、南面緊急、擂大鼓、西面緊急、撞鐘、北面緊急、速鳴鑼、游兵火速向緊急之方、齊力防護、千者分爲兩應、以備兩面受敵、六百四百人少、難分看賊勢緩急、緩者六百四百、亦可分爲兩應、急再行催促、全調專守、一面極力防護、若更有餘人、一城樓屯聚三四百、賊急而人不足、再調

戰守全書

卷十三

守部

三

一枝似更便也、

趙恭襄公炳然守堡論、一分奇正、城上四面各立旗竿、各色旗面、每面先定正兵奇兵、正兵隊長奇兵隊長、正兵分定繫口、書名繫上、凡燈火弓箭銃砲牌簾石塊器械叉杵之類、一齊備、專心固守、奇兵周遊、無定專備、應援如東面賊攻、扯起青旗、東方奇兵策應、若西南北三面賊攻、則西扯白旗、南扯紅旗、北扯黑旗、各方俱以奇兵策應、賊多多應、卽以三面奇兵援之、賊少

少應、或以左右奇兵援之、仍要周流、防避、恐賊聲東擊西、其正兵各守原紮、一人不許擅動、金強伸守中京軍、止二千二百人、傷殘老弱半之、北兵圍困、東西南三面、多樹大砲、伸括衣帛爲旗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上、以壯士五十人往來救應、大叫、以懸子軍爲號、聲勢與萬衆無異、

官軍不宜頻調

慎官軍調遣之令、臣聞分兵信地者、所以一衆戰守全書

卷十三

守部

三

心而責之以必死也、去秋虜變猝起、城守之事未有定畫、所有士馬、朝營於東、暮則掣之而西、今日屬此、明日則或屬之以彼、將無持久之謀、兵無適從之志、其甚也、勞擾滋焉、怨讟生焉、此戰守之效、所以未覩也、近該兵部題奉

欽依戰守官兵、各分信地、蓋已能懲舊轍之失矣、夫京師天下根本、城外扎營官軍、僅九千員、城上巡城官軍、僅四千員、各守節官兵、僅六千員、名已爲少矣、倘於臨時不能固守、初議

輕易調遣，則號令不一，責任不專，觀望推諉，與夫勞擾怨讟之弊，將復仍舊，何以期有功于伏乞勅下兵部，今後前項官軍，不得輒調，庶几將有專責，兵有定守。

設巡邏

各寨兵勤惰不一，須常稽察，第使人人點名喧嚷，則守寨者不能睡臥，精神困疲，非計也。當以城門爲限，如東門至南門之類，每門設巡邏兵十名，置小紅旗二面，中書巡邏字，每更兵二名。

戰守全書

卷十三

守部

五

輪班繹絡巡視，各止挑燈執旗，往來寨口，不許叫喝打梆，敲鈴，若有寨夫熟睡不行瞭望，并寨口燈火斷滅者，隨掣更旗，次早總巡官處稟究，仍行喚醒，點燈，不許擅自喝打賣法稟究。呂坤救命書曰：每五十人用有身家精壯勤謹男子二人作巡警，亦令分番歇息，但查有怠惰豪強執拗敗壞之人，違亂紀律者，報知守正轉報主守，甚者以軍法從事，如有寬縱通同一例治罪。

守城鄙見曰：城頭牌巡，不許詭言，不許驚恐，及引頸出寨望外，最悞事也。

棄城要法云：賊在城外，巡邏人役晝夜梆鈴往來提醒，不得少怠，唯守寨人輪流休息。

設巡官

設巡邏役，尤恐疎虞，每門另選武職官二員，各與馬匹，置立更牌，更箭，如東巡至南門，時值二更，東門官將一更箭，交付南門，城樓上官驗收，南門官隨付二更牌，與東門爲驗，輪番迭周，次

戰守全書

卷十三

守部

五

早送總官處查考，若各官將牌箭私授，不親巡警者，查出以軍法重治。其巡警官先察巡邏十人，次早各寨口，偶有睡熟失瞭，隱燈者，掣其更旗，次早并送總巡官處究治，亦止許巡視，不得呼喝敲梆，警擾守寨之人。守城鄙見曰：城中專委一官執牌往來巡視，恐有他盜乘機竊發。又云：晝夜皆當周巡分地，一官往來一官之地，一面分官往來巡一面之地，四面總委周巡四

面之地各官皆須盔甲以防流矢鉛彈
武經總要曰作雌雄勢持以巡城所至與守隊
勘同乃過契符形制在他門

備傳警

每梁備竹木梆一個每鋪備大小鼓二面鑼二
面每鋪用快馬數匹以傳警急各敵樓各備起
火流星事急則燃之本面游兵接應各鋪備火
種一盆不許種絕

設飛報

戰平全書

卷十三

守節

三

城書曰每門置飛報四名健卒善走者爲之每
伏路警報一到除本門設備迎敵外卽左右分
報通報各門知會預備此因城中立竿不便而
設者

守楊州議云賊將臨城選差精健馬兵每門四
人哨探遇警馳報以便應援

守城鄙見曰城上用快馬傳報消息

嚴警報

遇有伏路警報城上中軍晝夜放火砲三個車

起大旗夜則放手銃三個車燈二盞各軍民照
派信地梁口各執原給器械梁長甲長各豎旗
懸燈人俱向外立定賊如遠則放佛郎機近則
銃弩再近打石子灰礮石塊搗木鉄汁糞汁之
類如有以老弱擔塞抗違不到諸般違令本犯
以軍法重治梁長割耳同梁捆打

城書曰立杵不便之城或未設有中軍如有伏
路警報至某門一面飛報外城上卽晝放火砲
三個夜起大旗夜則放手銃三個夜燈二盞各

戰守全書

卷十三

守部

三

軍民照派信地梁口各執原給器械梁長甲長
各豎旗懸燈人俱向外立定如前法拒守

演習

派定先演三日候提調親臨演之如派撥不明
不均不公定將統理官軍法處治當時奪其管
事罰以重差

分信地

守城鄙見曰四圍之城大勢四門各四官四間
又分四官統領各臺至一臺又分一頭官領各

強弱搭配兵若干名分定信地庶事有責成
城書云掌印官總理要地府佐等官各分督一
門其險要門樓幾處派以見在衛指揮千百戶
之有勤謹者次將各掌印千百戶原派信地樓
舖各相接界往來晝夜專督其在州縣掌印官
酌派之

蘇州守城條約曰六門城樓各派定府佐一員
專督該門守城人役府佐不足以所屬州縣佐
內科目出身摘官之才能者充之

戰守全書

卷十三

守部

毛

五

又曰指揮六員每門派定一員各行巡視以整
齊保甲長散夫人等站立觀望及防不測之變
其官生六人每人派定一門給與巡視虎頭牌
面上寫遇夜合行巡視信地站立人等至交界
處方回循環不息官生每人給馬一匹
又云城上各敵樓每處派定舉人一人或監生
一人各帶家丁生員二人不拘家丁有無專在
上宿歇督視本處梁口城夫晝夜防守若各地
方有賊攀援上城坐名申呈憲院提問亦不許

科撥保甲人等

次將在城生員致仕省吏照所分派樓舖

或門至而兵不足何以敵之曰平時編派民

兵以防城城一步一梁口十步一窩蓬五十步

一舖五百步一臺臺當緊要之處要步派民兵

一窩十步二十名二十人爲成有成長以總之

總列名于窩蓬五十步同百人百人爲陣陣長

總之總注名于舖常時既習臨事各守其處仍

以老弱婦女饋食工匠造器畜練軍夫以待出

戰守全書

卷一三

守部

元

戰勿使登陴守夜以疲其力也

士夫協守

蘇州守城條約曰請鄉官協守城門各就其家
之便情之合者分配又將在城舉人生員監生
有祭等官及衛所能幹官生各派分樓舖分班
輪管晝夜巡視亦休戚相關并苦與同之意城
內梁夫足用則士夫協守如不足則爲正派是
在印官酌之耳

守敵臺

唐樞云敵臺上梁口每梁用兵三名選擇勇力者傾身外望以背向裏遠近彼此互相顧視又將各臺編以字號分以信地別以旗號金鼓响器書觀旗色夜聽號聲仍各將字號旗名响器火書梁牆使各熟認俱以敵臺爲準如天字號敵臺左邊向地字號敵臺官梁若干地字號敵臺右邊向天字號敵臺官梁若干兩臺中分信地假如天字號該管四十梁以十梁爲一號第十梁一號用紅旗用鼓則大書日觀紅旗夜聽

戰守全書

卷十三

守部

完

號令八字於梁牆第二號十梁用黃旗用鑼則大書日觀黃旗夜聽鑼聲八字於梁牆第三號十梁用青旗用喇叭則大書日觀青旗夜聽喇叭八字於梁牆第四號十梁用白旗白木柵則大書日觀白旗夜聽木柵八字於牆其餘敵臺梁口皆然倘賊日犯天字旗第一號信梁城下該管敵臺上搖紅旗夜犯天字第一號信梁城下該管臺上起鼓信守兵夫一齊戒嚴候擊左右城樓各游兵到彼應援兩邊敵臺相向互爲

擡擊亦加戒嚴不許擅離信地應援恐賊聲東擊西乘虛而上

立定莫爲賊誘

呂坤救命書云賊欲攻西先在東面熱滾撤得蕩東門則西面必鬆他却一枝兵乘機一擁自西登城謂之聲東擊西聲南擊北聲晝擊夜聲請擊而總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八個字耳兵法擅離信地一步者斬城上之人分定人數各照粉壁日夜防守不許越過一梁面目只向外邊看城下賊如攻東雖十分緊要三面之人安定不移

戰守全書

卷十三

守部

辛

又曰兵貴如山千搖不動百震不驚庶乎賊智自窮我守可固昔曹成收賀州日久不下忽有一人登城大呼曰登城矣守城之人皆滾下城來賊遂登城原來是曹成用計一人訛言萬人驚走以後守城丁寧此令但有一人訛言惑亂人心者守城之人寸步休移抵死莫動只將謠言之人與先動之人當先梟首示衆

防護庫獄倉場

蘇州守城條約曰府有府庫縣有縣庫獄囚皆宜防守府中用首領官一員縣中用佐貳官一員看守

乘城要法云城堡中草場之處必須撥人防守萬分謹慎賊至之日面生可疑之人但至草場即係奸細即擊送究治

復以原統兵武舉一員統兵二百名屯處府前防守庫藏并司獄司囚再用武舉二員各統兵

戰平全書

卷十三

守部

三

一百名屯處長吳二縣前防守二縣庫藏囚獄

中軍

呂坤敕命書云縣令官爲主守居中調度城上分爲四面一面守正一人守副二人俱以佐貳丞尉或大小鄉官舉監老成練達執法嚴明者爲之處斷一面之事練成民壯二十人督率城衆教演守法守城原是軍法欲救一城性命難做一些人情主守須借之威權便宜行事寬緩柔儒避事徇情之人決不可用蓋一面稍疎三

面雖嚴何救於一面之失一城萬口之命付與守之人守城數千人付之十數箇守者何等關係可不擇人

蘇州守城條約云城中心本府與長吳二縣掌印官侄扎玄妙觀一以居重馭輕一以接應各門事宜一以近憲院謀一以便士友叅謀就以陳把總統兵六百名屯處其中作中軍名色且府至縣共俱係一邑之主諸事藉以叅謀故須同處

戰平全書

卷一三

守部

三

次派官將掌印官專管中軍高處號令四面皆聽所督仍兼附近中軍要城一處又將險要門臺幾處派以見在衛所指揮千百戶之有功勤勇者次將各掌印百戶一官一旗分派各原經本府編過信地樓鋪各相接界如一百戶署數印則本官止在本伍樓鋪餘則以旗甲一名分守各鋪本官仍往來兼管凡有力千戶與指揮同派無用指揮與千戶同派
守揚州議云遇警必先派定門守方可責成掌

印官專掌中軍高處號令四面皆聽約束仍將險要門臺幾處派以見在衛所指揮千百戶有力勦勇者各守一處如無衛官佐貳首領即以城內士夫舉貢人等照依人丁聚口分派上城看守該舖人等俱聽約束掌印官不時查問派定守巡指揮千百戶等官及巡邏兵甲長黎長梁夫游兵飛報棚夫巷長各色人等俱照派定器具派定職守用心幹辦依令施行中軍惟看城外伏路及墩墩原定晝夜烟火旗號字全書

卷一三

守部

壹

砲起火號令

號令

通典曰城上立四隊別立四表以爲攻城之候焉若欲攻之處去城五六十步即舉一表擡梯逼城舉二表敵若登梯舉三表欲攀女牆舉四表夜即舉火如表法武經總要曰每將各設四表賊近舉一表賊至城舉二表賊登城舉三表賊扳女牆舉四表夜則加燭於表上虞侯戰隊視舉表處急緩如賊

已向城乘城將士皆援

城書云城門各設桅竿一根大旗一面顏色照城方面原分派守城官守之燈籠响砲油燭火藥選軍種火等項俱照中軍日夜分班瞭望中軍及聽伏路飛報警信至即依號令施行尹耕鄉約曰凡堡各敵臺必植一竿竿長一丈五尺上掛紅布大旗一面書某角如曰西北某敵臺如曰西面或曰字處至則張虜去則落如東面見寇西面不見又每面置一旌竿竿長丈餘則東張而西落

戰字全書

卷十三

守部

壹

上揭紅帛旗一條書某面對敵字對敵則縛於中敵臺大旗竿上敵退則落堡長在則下加縛小紅旗一面不在則落遇夜易以雙紅燈堡長在加三又備黃帛旗一條以爲垣衆番食之節如後齊番條所載又堡長執紅旗一面以指揮置小紅旗三面令健步執隨以爲調別臺奇隊之符隊長人執藍旗一面以詔壕牆內人置小藍旗三面令健步執隨以爲調別牌奇隊之符又云堡每面置鼓金各一大堡二之甫見虜其

面鳴鼓以後徐徐鳴聲不絕虜去乃止虜來攻鳴金以後徐徐鳴聲不絕攻乃止虜大至或填壕求渡則金作急鳴虜已踰壕或板牆觸垣則鼓金齊鳴漸退徐鳴金止攻徐鳴鼓去皆已凡四垣有金鼓鳴則諸役人不得一人不至役所亦不得一人番下飲食

劉士英以鍾爲約令民聞鐘聲則趨所守堞城書云中軍於本城高處可以四面瞭視之地立竹竿一根長五尺上用綵繩一根懸黃布

戰守全書

卷十三

守節

臺

二幅大旗一面卽於旗竿下或就樓鋪或立厰房預備新亮燈籠四盞雙燈一盞油燭大將軍碗口响砲四箇以原坐營兵將守之其隨銃應該木馬火藥火繩等件俱備足仍選軍十名專管種火一盆日夜分班四瞭城外伏路號火銃砲照依號令施行仍撥吹鼓手八名專執此處號令不拘何事不許扯差

凡警報來急之時每早天明吹打一通守城人下城每晚吹打一通守城人上城

城書曰每更盡吹喇叭二聲催人換更如城濶山水叢圓者難用此法

有聲息之日鼓樓上放砲三聲各家一齊出門再砲三聲各家一齊上城再砲三聲各梁口信地站滿第二次放砲須待一炷香盡第三次放砲須待二炷香盡三次砲响畢再遲一炷撞鐘三百六十下統率官各照信地查有不到者以軍法處治

有警掌印官卽便將中軍高處晝則放火砲三

戰守全書

卷十三

守節

臺

箇軍起大白旗在城大小官軍旗舍舉監生員致仕人等盡照派過梁口卽時各執器械嚴旗上繫乘城照依號令

凡遇有警每夜日入山不見但放火砲三口車起雙燈城內人丁聞砲看燈卽便上城守夜俟定更砲响起更雙燈放落各處支更守城人照守城項下條約施行所撥十人分更向四面瞭看城外伏路人動靜中軍發搖樓舖一齊發搖中軍打更夜舖處處打更一處斷絕更鼓依臨

陣軍法，迺坐本營官旗。

守揚州議曰：遇有警，日則放火炮三個，車起大旗一面，夜則放火銃三箇，車起燈籠二箇，各色人等視以為號。臨期各執器械，瞭望抵敵，必待敵退，落旗落燈，方可少息。

遇有警，但看城上中軍內，晝則放火炮三個，車起大旗，各人照派信地，架口火速上城。夜則聽中軍高處放火炮三箇，車燈三盞，各人照派信地，架口上城。凡上城時，即將器械揷於竹筒內。

戰于全書

卷十三

守部

三

梁長將旗揷於草廠邊，不拘一梁幾人，俱向外立定。如賊來遠，則佛郎機近，則鳥銃近，近打石子等項，難以預料。如賊退，或探賊未來，或探賊歸巢，其巢在十里之外，看中軍高處放砲落旗，每梁留一人城上看瞭，餘俱下城休息。聽中軍令上城。

登壇必究曰：凡遇夜，則五梁之人，不拘通有幾丁，看中軍高處放砲，舉雙燈，通上城照梁向外立。聽中軍放砲落燈，每一廠內之人，先輸一梁。

者或二名，或三名，支一更，餘俱入廠安睡。一更

盡吹長喇叭轉更，又一梁者輪坐，敲梆守過更

者進廠同睡，不許脫衣。如此五更五輪輪完，天明若遇夜間，忽聽中軍高處砲響，車起雙燈，是

有賊來攻城，各廠內不該支更人丁，盡數起出，向梁口備戰。一處有賊，播鼓敲鑼，滿城舖俱播

鼓，敲鑼一舖鑼鼓止，挨舖通止。如賊已退，候中軍高處放砲落旗，各丁又俱進廠睡。輪該之梁

照舊執更，但奸細內應，必待更深而發，譙樓更

戰于全書

卷十三

守部

三

鼓只打初更二更，竟到五更收播，以誤其期，亦是一法。

賊渡畢，臺長低旗鳴鉦三聲，鼓緩點鎗砲矢石

善者間發，賊去遠，令瞭者升高望之。俟不見，然後旗定，鼓止落號旗，各兵坐息。柳間一擊，各一

人輪望，候旗傳食，凡食皆間一人輪食。城脚中

營發犒勞交戰之時，兵夫人等專心禦外，巡視官生執旗督戰，有不力者計之戰而有功者，或傷賊，或敗賊，或被賊計，鳴銅角一聲，給與各獎。

武經總要曰凡賊至城外禁城中不得妄舉高物如竿表之類及吹擊樂器恐賊內應

又曰城中有使至門者徑送詣主將裨校民吏不得輒見如得城中飛書不得輒讀持送本營對衆封送至將

一賊泊城下晝夜攻圍交戰之時架夫一名不許下城賊退之後架夫輪班吃飯夜衛約定申時上城卯時始下各令分定信地該管官員逐名查點夜間掌號擊柝凝神各於分架向下廁

戰子全書

卷十三

守部

兵

壕導視或見賊渡河或至城下安梯或聞水响或在壕外結衆聚望或射箭打砲急喊臨擊之

夫及兵官知之用磚石飛星拋擊

武經總要曰凡有曉星氣衝數悉收錄官府不得與他人竊語及禁論說惟異以惑衆

武經總要曰凡號令一出至將并副將以下不得專異指揮

乘城要法曰守城號令俱聽主將分守各隅者不得各出所見

武經總要曰守城號令動支不拘何項官銀刊刻成書各人給與一本以便熟習毋得徇情違及違玩軍令自于重典

軍法

呂坤救命書曰劉大王守寧陵時令其甥在西北隅疑目望外不許回頭其甥回頭內顧王卽斬首示衆守城四十日無人敢犯城賴以全

一回頭割耳

一擅行動者割耳

戰子全書

卷十三

守部

兵

守揚州議云攻城之際有人擅自行動不守禁者割耳

一見賊大言喧嘩者或被傷高叫驚走者違照臨陣退縮軍法示衆

虎鈴經曰城中有卒驚及雜人城上不得輒離職掌亂走街巷者斬一開雜人等不許無故上城築口窺視擾亂軍伍且防城外矢石誤中旁人趨避不便驚惑衆心倘有奸細亦難防閑相應嚴禁

乘城要法曰賊在城下城中多有外來客戶城上混徒棄城混搶致人散亂賊遂得入先年多因此失城今犯者卽刻推城跌死

凡倡謠言城難守者主帥或監軍卽時推出城跌死不許一刻容留戲婦人者亦然敢言惟異及妄傳言語者俱誤事之尤軍治窮治

一守城不固者本地分及至者皆斬

凡一礮之內一人不至或夜歸私家連坐繫長

戰平全書

卷十三

守部

星

各打二十棍本犯割耳同繫同礮連坐遇賊攻打城池之時而不到者本犯軍法示衆繫長割耳同繫同礮捆打

各舖守城時或至種火斷滅與凡傳敲鈴鼓或起或止不明俱罪該管百戶如一百戶而兼數印不得分身者罪其旗甲百戶從輕發落中軍高處接應在外如墩堠號令遲誤致賊猝至者掌印官重治瞭候司號之人軍法示衆

凡伏人已舉火號而中軍接應遲延臺刻或砲

鬆不致大响以致在礮之人聽聞不明及燈籠不亮者致賊到城下攻城登雉掌號鼓手瞭望人役以軍法示衆決不貸生掌印官細打一百

割耳

凡伏路人在於城外不拘晝夜但放起火三枝砲响三箇中軍瞭見如是白晝則放砲三口車起大旗城內人丁盡數火速上城守禦一照守城號令條約賊去落旗人丁休息若夜間瞭見城外不拘何面伏路人放起火砲响則車起雙

戰平全書

卷十三

守部

星

燈二盞放火砲三口礮內人丁盡數出向礮只以備攻打賊退落燈各人丁仍還礮內休息城書曰如有器具不備不遵號令者輕則細打重則軍法處治

凡平時各應備器具什物不完者應備之人軍法施行掌印官連坐

凡旗礮器械矢石火銃鑼鼓之類一件不完者本犯細打連坐同繫同礮五繫以上本官旗細打衛城五舖以上所城二舖以上掌印官及分

管官細打臨賊攻城之時以致缺少及放火器不如法者本犯軍法示衆照前違坐者皆割耳乘城要法曰凡在城文武鄉官不論官之尊卑及有無見任者臨時卽屬親臨官司城中軍民悉聽節制賞罰如少拒抗者賊退許捐名究治决不輕恕悉以軍法處治

賞罰

守揚州議曰號令要嚴賞罰要信但有小罪如喧噪怠玩者卽軍法處一二人以示震肅但有

戰平全書

卷十三

守部

豈

小功如哨探得實預先報聞者卽厚賞一二人以示鼓舞則重罰之後無怯士厚賞之下多勇夫人心自樂於用命忘身而無內潰之可虞矣守城鄙見云專委一員官將銀包三錢五錢一兩二兩至十兩者及花紅之類咸備一遇官兵禦夫或能擊賊或能退賊或能報賊渡水或能報賊取梯卽時量功大小對衆賞之庶人心感戰爭相防守矣

防火發

通典曰城內人家咸令置水防火先約失火者斬虎鈴經亦云

武經總要云令民灶爲天井高突防火仍預下令凡失火者斬杜奸人也

唐愛曰警報緊急城中居民近城者不宜堆積稻艸柴葦恐城外火箭飛入起火故宜禁諭少

則收藏多則移置隙地爲便

通典云火發之處多恐奸人放火但令便近當八部官人領老小丁救之虎鈴經亦云

戰守全書

卷十三

守部

惕

武經總要曰或城內有火發只令本防官吏領丁徒赴救仍急報主將主將遣左右親信人捉住

虎鈴經云火起所部急白大將大將領親信左右救之

城書曰攻城多伏奸細城中放火守城者奔救則乘隙而登須設兵一枝或五十名或百名擇城當心處或寺觀居寓專司救火

乘城要法曰一城堡中有賊在外若城內居民

多，似選好漢數百，隨城大小人多，少分作五枝，中心一枝，四面有門處，各屯一枝，恐奸細城中放火，亂人心，隨即撲滅，各枝俱不許動，便城房盡燒，城上人亦不可動，至緊至緊。

蘇州守城條約曰：城中先計道里，適均，定作十二處，派定地方，某處某處止，分遣省祭雜色等官十二員，每一員率領火夫五十名，屯處所分地方，巷院中，給與水桶、水斗、撓鈎等項，以防一方火患。假如某方火起，止許信地火夫撲滅，城

戰平全書

卷十三

守部

壘

上人夫，不許亂動，城中居民，亦不許喧嚷奔走，擾亂地方，仍給虎頭火牌一面，上書專委救火，與夫禁戢擾亂地方等字樣，以專委任，亦便夜間救火，執照以開巷門，其火夫着各該畜舉報，極貧人戶，每日每名給米二斗，自贍，共計火夫日給米十二石，連計一月，不過用米三百六十石，此法一行，名雖救火，實則處置飢民得所。唐愛云：倘城中偶有失火去處，城上訛言賊人驚亂，爲害不細，平日有司分定方隅，編立保長，小甲名色，分信地，多備水桶、藤斗、鐵鈎、藤搭、竹

梯、斧、鋸，每一方隅火起，即以本坊火甲救之，不得亂攘，守城兵夫各顧緊口，就使本家失火，不許離次，若係本坊火甲撲援不力，致有延蔓，及不係本坊居民乘機搶火者，查出一體以軍法處治，如此緩急有備，防守無虞，此在平日素講而預備可也。

一交鋒之際，城內偶有火燭，及喧嘩者，自有火甲及游兵料理，不許回顧，萬一卽有奸細內應，亦不過數人，自有中營及各駐隊游兵捕捉，亦

戰平全書

卷十三

守部

壘

不必動，蓋城上人站得定，見的真賊氣自奪，唐樞云：倘或城中一時火發，恐是奸細在城中爲裡應，或居民失謹慎，其守城兵夫未免驚疑，且往救家宅，必至棄其所守，請先出示禁諭，庶不疎虞。

武經總要曰：凡城中失火，及非常驚動，主將命擊鼓五通，城上下吏卒聞鼓，不得離職，掌民不得奔走街巷。

詰奸細

乘城要法曰賊有聲息卽守各門盤詰奸細凡城中新來僧道及借宿商賈面生之人盡數逐出城容畱者罪及兩隣

呂坤救命書曰城門將閉之時守門官將城中流來閒人仔細搜索除各家正身及有力家僕探信同心者不妨畱用外其餘三年內寄住傭工作僕及老幼不堪廢人應逐出者盡數逐出蓋賊欲攻城每先託心腹之人與傭工作僕探聽消息默觀道路預備開門發火放監師伍

戰守全書

卷十三

守部

吳

之陷歸德可鑒已賊無內應雖開門不敢徑入此守城第一緊急者慎之慎之

蘇州守城條約曰賊將臨城先集保長給與連坐信牌使之各保自行曉諭各甲自相糾察如有容畱奸細者一甲連坐軍法重罪不得與平時止坐直日者輕罪例論其寺觀給與住持使各房糾察待賊一退卽收信牌不准此例及今開時着官一員先刻小牌計在城甲數每甲一張印完以便臨時給發

守揚州議亦同

鄭若曾云所苦者盤詰奸細甚難蓋奸細乃本地之民賊拘其家屬劫其內應吾烏從而覺之今之詰者多在城門內使賊假裝吾民從此擊殺門豈能遽闕乎又或閉門太早止通一二門出入人愈衆則詰愈難不若大開各門門外盤詰而兵衛設於門下方善

守揚州議云門外仍用繩二條十字斜絆令其左入右出庶得稽查

戰守全書

卷十三

守部

吳

事人役在城門外吊橋邊逐一仔細認辦各色人并簡驗物件用衛官一員有精力教官一員省祭雜色官一員兼領其事守門官員再行查驗不可但恃官廳爲盤詰之地

譚論曰凡詰奸細須立木柵在濠之外百步陳兵守衛而詰之城門之下又嚴兵而待之遇警則閉今人聞警輒將城門晝閉或止開一門或日開二次而詰奸又在城門之內外避難之人一擁而入又熟從詰且辨之又每礙臺左右各

置小吊車四五架以便兵上下及逃難者。吊人
之法婦女隨卽吊上若係男子須審其聲音貫
址方許吊人。

城書曰城中奸細萬分難防凡面生之人或一
年半年粧爲客人僧道或充算卦傭工皮匠裁
縫賣菜販菓修脚篋頭在于本城驪探道路採
訪虛實窺伺貧富交結守門半伴爲腹心買糧
在官人役爲耳目甚者包攬皂快營幹守門一
動一靜無不皆知一計一策無不皆知及至圍
城守全書 卷十三 守部 晁

城之時此人或舉火內應或預配城鎗開門或
揚言賊已入城惑亂衆心有司預先謹防臨時
按逐但有房主歇家不行覺察一槩混畱者查
實奸細與房主歇家一同打死。

諱論曰凡敵環而攻城曠日持久計城內芻薪
將盡或佯退數舍夜則還襲或混爲採薪之人
入城內應不可不知也。

陳恕曰海夷謫詐奸計百出或粧造簑笠農夫
或粧做巾帽婦女或裝做雲遊僧道或粧做乞

丐婦夫探听消息則如鬼如蜮剽剝村落則蟻
聚蜂屯萬一不謹潛入城郭破其內應噬臍無
及爲今之計必須編行所屬官司在城則逐戶
挨查門禁則仔細盤詰出軍則允宜探訪至於
掌門之官亦要文武相兼啓閉以時夙夜有警
男子繇左女子繇右不相混淆毋容撓越。

譚綸云敵每擄吾人繫其父母妻子使爲間諜
內應此最難辨識識當事者須嚴察之。

亦有城內無藉棍賊爲彼嚮導乘機內應者。

守揚州議曰禦倭之法不防外攻而防內潰故
自來襲破者什九攻破者什一則以內潰故也
揚州舟車輻輳財貨露積易爲奸人所垂涎且
四方烏合之人紛紛雜處得無有好細似裝客
商潛入窺探虛實結連內應者乎又得無有無
籍賊徒乘機搶掠訛傳內訌爲倭嚮導者乎凡
此皆足以自潰而爲敵所襲欲求所以杜之之
法惟有保甲一節尚可隄防盤詰通行所屬
州縣及村鎮場司申嚴前例若已編派停當者

一着實舉行如編或未賞及村墮零星未編者不論近遠一體編定仍分別總小甲名下花戶人戶姓名作何生理或家有寓住某處客商幾名作何商賈共書牌上仍造冊送該州縣互相覺察如有面生可疑之人卽行屏逐不許容留以滋內患仍申連坐之法一人爲非九人治罪客商爲非至家治罪掌印官不時譏察有能詰獲奸細擒送官司者審實重加給賞

戡守全書

卷十三

特部

至

也往余得之歸正人曰虜謀人人遣時時至也有還報者有不還者夫既有不還報者而復求聞首官自占則其人多潛寓間矣饑寒之迫身恩怨之傷氣初欲留而後悔有所惡而中變其態不多端乎靜而思之可寒心也夫嫁女不出其鄉用佃豈宜遠道故必家自覺察門書扁曰本家長爲某爲本堡長或費隊長有弟幾次某某爲某濠牆衆有子幾人某某爲某臺鎗箭手佃客幾人某某係本堡某人子弟爲某隊

牌衆某係隣堡某人子弟爲某隊隊長家長婦爲某爲某婦隊長弟婦幾人某某爲某婦隊長子婦幾人某某爲某婦隊長僑客不知其鄉者逐不可稽其父兄宗族者逐乞丐無求歷者逐僧道遊食者逐扁無名籍堡居二日以上者堡長覺察非堡人親屬如僑甥者逐其庶免於不虞也

戡守全書

卷十三

守部

至

趙恭襄公炳然守堡諭一嚴盤詰堡中平時凡有流任游來面生可疑之人最宜譏察如有聲息卽令堡中伶俐官軍守把堡門凡有流來僧道乞丐及借宿無引客商言語結舌踪跡不明者恐是奸細盡數逐出若審有可據送官究問或有假裝投歸不可輕易放入及近來公差夜不收執有牌票往往被賊捉去恐賊得此牌票詐稱官差堡中輕聽不察日入夜進致生肉應昔年倭寇破福建興化用此計也

呂坤救命書曰護守城池盤詰奸細兩牌四城門上都有兩京十三省所同蓋祖宗舊制近來

城門大開，看城門之人只是一二老幼替身，常常不在門下。箇箇不知盤門，假如三五十人騎馬提刀，忽然自四門如飛而至，進縣堂，劫庫放囚，封了四門。一城生靈，何所逃命？縱有步兵三兩箇，月調到賊，劫我百姓上城嚴守，誰敢不從？太平日久，大家只是靠天命耳。李密欲據桃林縣，縣官不從，乃託言奉旨入洛陽，暫送家眷入縣衙一寄，却以強兵戴霧羅乘車而入，遂奪桃林。

嚴平金書

卷十三

守部

卷

嚴好盜

城書曰：壯丁上城家中，無人看守，小人乘機爲奸盜。但有拿獲真贓者，不分強竊，當時打死示衆，其飲食不足之人，開具手本稟官賑借，照出存恤。

戰守全書目錄

守部

卷之十四

分番歇息

防襲破

急備詭詐

防內潰

計移人心

嚴夜警

輪睡

備燈火

有懸燈製

火毬圖

置警犬

設奈何木

有圖

浮棚

戰守全書

卷之十四目錄

一

閣籬圖

防蚤夜

詭夜鼓

外拒

設伏探

偵探每日報

伏路人誤事究

下城絞車式

繩梯

按次第擊賊

銃砲矢石不可亂發

誘賊箭

戰守全書卷之十四目錄

終

戰守全書卷之十四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守部

分番歇息

一賊將來及去未遠夜間守城人衆分番歇息更夫往來巡察交戰之際亦須輪替歇息以養精力

守揚州議曰又要蓄養兵夫精力常使有餘勿使敵得以攻吾之疲當昏夜風雨驟至之時愈

戰守全書

卷十四

守部

一

嚴防備勿使敵得以攻吾之情當敵所不圖或因而旋解之地更加看守勿使敵得以攻我之疎凡此皆緊喫機宜須因時相度

尹耕鄉約曰四齊番齊番者次第其番不使有失也如初鳴鼓則諸役人無不至役所者鼓徐

鳴則本面臺人盡立俾人正奇遁坐鳴金則諸

役人咸整器具俾人盡立別面臺人亦立俾人

遁坐金鼓齊鳴則本面臺人不待擊別面臺

人赴調俾人盡立

人赴調俾人盡立

趙恭襄公炳然守堡論一節勞逸凡賊在堡外
削營白日精明未有攻圍之勢或零騎往來故
意虛張我唯靜守不用多人分班休息且便飲
食恐先辛苦人力困倦惟於擁衆來攻或風雨
蒙霧或夜間昏黑最要加人專守仍聽號令若
賊來攻或舉號頭或鳴金鼓一響速到庶人力
不勞戰守有備又黑夜防守萬分謹慎必用勤
謹精壯之人專主瞭望方不悞事

防襲破

戰守全書

卷十四

守部

二

鄭若曾云從來城守攻破者十一襲破者十九
襲破之說有二其一是伏奸細於城中放火守
城者奔救敵乘間而登其二是暗約奸細上城
照會踈虞處用雲梯登至堞口揮刀殺人守者
驚散賊從此上故守城之法設兵一枝專司救
火不許守堞者下城守堞者各持一斧分班專
視城足凡賊登城多在下半夜乘人疲倦故也
亦多在黎明守者散班故也把守之嚴賊豈能
襲我乎

海道副使譚綸曰自來城守攻破者少襲破者
多嚴夜巡詰奸細爲第一要緊事也

胡宗憲云大兵進攻賊巢城內不無空虛恐墮
誘敵奸計或賊出我之背乘虛來襲危矣必須
嚴加防守仍撥人把截往來要路

呂坤救命書曰賊之攻城也有七乘乘我之倦
如日夜勞苦神疲力竭之類乘我之怠如日久
心安官不戒訓民不恐懼之類乘我之忽如風
雨雪夜賊遠賊稀思想不到之類乘我之無備

戰守全書

卷十四

守部

三

如兵刃不利矢石不足火砲缺乏之類乘我之
疎如城有單薄地有平陂外有攻衝之資內有
不備不具之類乘我之緩如往日遲心怠意一
時招架不及手忙脚亂之類此七乘者城之安
危所係不可不慎也

急備詭詐

虎鈴經曰被圍之師當急備者二敵攻其西謹
備其東敵示以閑暇者此必緩我而欲求懈因
將衝突也

武經總要曰若敵人稱降及和切勿弛備當益加謹守防其詐我

防內潰

守揚州議曰寇若圍城不患外攻而患內潰何也寇至人心方在危疑苟一涉張皇人心愈爲搖動或加以久困之後訛言驟傳恐城未必破寇未必入先自潰亂矣又或督責無法無警之時晝夜耗人精力及至臨亟兵夫疲倦疎虞往往爲寇所乘以致陷城敗事皆坐於此故該地

戰守全書

卷十四

守部

四

計移人心

通典曰敵若兵衆氣盛將卒有疑卽迴易左右前後或替一日再動或數夜不移審察安危隨時改變飛書檄必誘我人速封馳送大將每夜巡城皆改易契令信人持僞契巡行所繇不覺罰之則送使有外往來主司押領上使輒不得問其事繇外人輒不得與語

武經總要曰若賊勢外振士心內貳則或轉左

隊以爲右易前軍以置後或一日數易或數日不移又間使人持僞契巡行以驗試將士

嚴夜警

呂坤救命書云城上夜間最要安靜無聲以聽賊之消息四城門俱有更鼓每交一點放砲一聲高聲人大叫一聲云大家小心城上衆人齊喊一聲餘時俱不許動一些聲色使賊不得以掩彼之形聲探我之消息也

唐愛曰城上白日止張旗號非寇臨城不許鄉

戰守全書

卷十四

守部

五

夫上城以疲其力臨晚登埧俱要雨具器械繞城不許喧嚷屏去鈴柝若無人者使寇不知城上虛實且城上不譁城外有警庶可傳報以便策應

城書云同衆人輪班支更所以節其力也倘有警報各廠舖內盡數出向壕口備戰一處有賊擂鼓敲鑼滿城舖俱擂鼓敲鑼止則挨止如起止不明俱罪該管百戶

五垛之內燈火斷滅卽記輪更之人并治城夫

自東門某窩舖至某窩舖巡邏，周而復始，每更二人稽查，均照前式，如警迫，晝夜俱要巡邏。

守揚州議曰：每夜揀選乖覺精兵四十名，充爲夜不收，官給銅鑼，分佈四面城脚下，往來偵探，遇賊越濠，鳴鑼傳報，守城人役應援。

守揚州議云：每門置立籌簿，遇夜往來傳遞稽查守堞之人，每更堞長仍於簿內姓名之下，畫字中有不到者，治以軍法。

輪睡

戰守全書

卷一四

守部

六

八丁不令俱在堞下，立到天明，所以休息人力，務使精神有餘，免致人倦失更。被賊掩襲，不許乘機私歸家內，又不許說話，依舊說的困倦，及至輪該執更，却值瞋睡，只許在廠輪睡。

守城鄙見曰：堞夫夜間切不可睡，蓋一堞之夫睡熟，則一堞無人照顧。

胡世寧云：戰卒不睡，恐賊夜乘其疲而竊入焉，須要晝夜輪班休息。

備燈火

通典曰：脂油燭炬，然脂棄燭於城中四衢要路門下，晨夜不得絕明，用備非常。

武經總要曰：衢巷通夜張燈燭，察奸人出入，與軍士之私相過從者。

行軍須知曰：多設照城燈籠，防夜後有賊鑿城以黑暗處垂索，求入城中，放火亂軍。

呂坤救命書曰：夜間城上燈籠萬不可無，但懸之堞口，是我在城上，不能看暗處之賊，賊在城下，却能見明處之我，只可用油紙懸燈，緹于城

戰守全書

卷一四

守部

七

下，離城外地下八尺，以觀賊之遠近。

乘城要法：賊在城外，每夜五堞口，用繩懸燈籠一箇於城牆上半，離城下地一丈，堞口上切不可用燈火，只藏在窩舖中，蓋要我見賊，賊不見我城上人。

唐順之曰：守城慎勿燃燈，城上以自照，宜懸於城外半腰，以照人，即用此。

唐愛曰：每堞一燈，三堞懸一燈落地，用新油紅

者，方明亮，燈上用一油紙蓋，以防雨，蓋上仍壓

一小瓦片以防風。若蔑簑蓬蓋尤佳。每燈置一挑竿，索懸城下，離城外地七尺，庶使賊抵城下，我能照見。我瞭垛口，賊不見我，換燭只輪更之人司之，不許誤事。然懸索宜細，止勝一燈，庶賊不能扳躋上城。

若官府給燭，五人輪管，使兵夫自備，恐曠日持久，所費不給，未免誤事。官給爲便，不當靳小費可也。

蘇州守城條約云：蠟燭每夜二萬七百九十枝。

戰守全書 卷十四 守部 八

連六門城樓用，通計三萬枝，以一月計之，九十萬枝，通計銀一百一十兩，長吳二縣備。

戚繼光曰：垛口二箇，其派過該守本垛一人，不拘幾丁，共出燈籠一盞，一應車燈繩桿燈底墜。

石兩單，俱照圖式。

又與虜接，遇夜未宜燃火，俾間反使虜明我暗，必素具艸束長三四尺，兩頭燃之，擲諸堦腳，或

令濠牆內人舉火，則我明虜暗矣。

一夜戰，燈火懸外半城間，縛燕尾炬，投下燔賊。

并用爲照城上，不可張燈燭。

趙恭襄公炳然守堡諭：一謹夜照賊在堡外遇

夜黑時，每五垛口懸燈籠一箇於堡牆之半，離

地一丈，使下明我能見賊，上暗賊不能見我。垛

口上切不可用燈火，只藏于窩舖。

武經總要曰：賊夜圍城，於城半腹每十步繫一

燈籠，又束蘆葦爲柳插，以松明樺皮可用照城

上，城下以鐵索繩之。

蘇州守城條約曰：每三垛備明燈一盞，燈架先

戰守全書 卷十四 守部 九

置城垛外，照城足，其燈每一保長給與二十三

碗，每日着一縣佐，次第分派本日一夜之燈，與

保長，每保長派好燭一百九十八枝，任其分散

丁夫以備一夜之用。若保長有繁許丁夫口告

罰燭一枝。

此用竹木一椽探出城外五尺



此乃數十箇中安孔落石以過雨
此燈雖石
重可一斤

一有鐵架燒竹節者從更每一架惟燈一盞此燈預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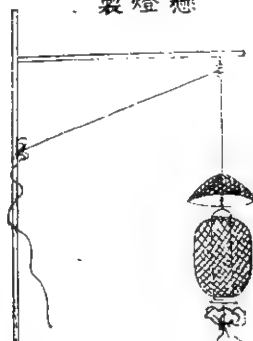
戰守全書

卷十四

守部

十

懸燈製



通典曰松明以鐵鑊鉈下巡城照恐敵人夜中
乘城而上夜中城外每三十步懸大燈於城半
腹

羅拱宸曰至於夜間守城用燈燭所費甚多且
皆高懸於梁上是使賊得以視我我不便視賊
其利在彼矣甚非所宜為今之計應造鐵火毬
中燃松柴價比檣燭相去倍蓰况火光散濶極
遠比燈火相去千萬每梁口二十箇三十箇止
該用火毬一枝挑出梁外墜於城半則火光在
戰守全書 卷十四 守部 十一

下我視在上不悖其光我得以見賊而賊不能
見我其利在我矣

登壇必突云一有鐵架燒松節者從便每一架
惟燈一盞

虎鈴經云松明炬以松木為之燒令明直墜下
隨城照之恐敵人乘暗上城

譚論曰守城用燭不如用松明一松明可代十
燈

火



戰守全書

卷十四

守部

三

置警犬

通典曰置警犬於城上吠處則須加備

武經總要曰賊夜圍城則每五十步以一犬繫城下置食其前城上聞犬吠則緹火下照舉表加備

乘城要法云一於城下四面各鑿一小狗竇以通城內外或繫犬城下平時飼以水食教演成熟賊若夜來攻城城下犬吠城上人知面置一家家養數犬別爲犬窟于濠牆之下其

人犬蒸以窟爲牆以濠牆爲院落一有風息則犬以警人人以叩堡

設奈何木

且或守城兵夫偶爾困倦不支則置奈何木以防一時之懈先諭各兵每夜一鼓之後各城樓喇叭一通卽將奈何木通城頓置架牆上木上倒倒虎怕刺

唐樞曰又慮賊攻日久我兵疲倦必更番休息若欲再加嚴固沿城垛上豎架奈何木此木易

戰守全書

卷十四

守部

三

造費又不多今各縣城低難守相應速製奈何木製豎立架木二根機關橫挑木各一根上開一木謂之奈何木木上錯綜釘以竹簾其木之輕重與挑木相稱倒綴虎怕刺每刺一束用小指大繩三足長一頭繫刺束一頭縛二三斤重石塊將石連繩纏於木刺垂牆頭之外賊來襲攻既不能攀援而上又不能飛越而入一經移動磚石下墜刺木隨落賊自取傷守垛兵夫且又驚覺卽拋打磚石傷賊必多因其無可奈何

何故曰奈何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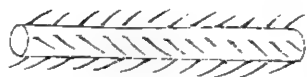
戰守全書

卷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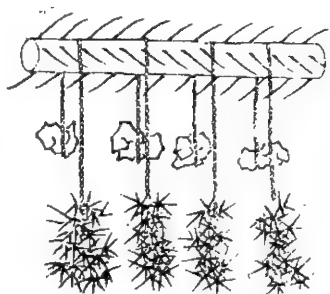
守部

古

木何奈何



奈何木繫石箭



浮棚 一曰浮籠

戰守全書

卷十四

守部

五

羅拱辰曰兵疲倦必要更番休養又恐乘怠而入須於垛外蓋出浮棚每扇約濶三四尺或長六七尺不拘環城接連駕設之法或用小木或竹每根比棚濶三四尺以一半伸出垛外一半放入垛內其外間浮棚棚上壁以磚石天晴加置石灰數包於其上其內用繩縛墜石虛懸若賊加梯棚上則棚軟不乘其梯其磚石墜擊城下而內懸木石墜落牆內守垛者且自警覺若賊置梯棚下而上登其棚觸首一移動而亂石又墜矣此棚木易於成造且所費不多今各縣城低難守相應連製

城書曰又於奈何木下垛口之外挑出五七尺長兩竿垛內竿頭墜大石駕浮籠於垛外竿上又以一大石縛繩繩頭繫於大木石塊閣於籠鬆緩其繩又多取亂石均鋪籠上賊若夜襲以梯置籠下而上登則頭觸浮籠木石俱墜若置梯於籠上籠軟不能乘梯木石下墜兩竿翻入

城內則又驚覺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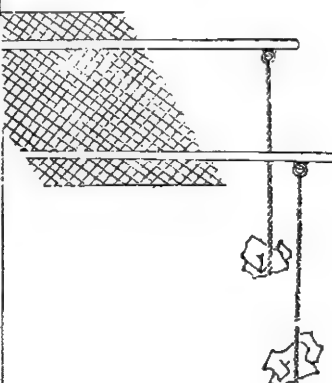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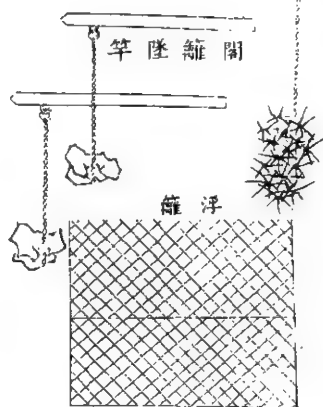
兩竿間籬

戡守全書

卷十四

守部

夫



防蚤夜

譚綸云凡敵夜襲我多在五更悉眾攻我多在黎明出我不意也

城書曰凡敵夜襲多在下半夜乘人疲倦故也悉眾攻我多在黎明守者散班故也故夜巡須嚴次蚤亦須換班人各到垛口方許散班

夜鼓

夜間常播鼓一二次若出師之狀令敵夜不得寢而我兵實安寢城上亦必先諭城上人知之

戡守全書

卷十四

守部

七

三

然後不亂終日便溺俱拋之城外根下城中人少事急壯年嬪女須冒男子衣冠上城防禦朝暮之喊男嬪小兒俱要齊聲以示人多以揚精采仍須一家男嬪聚在一處但有調戲褻狎者斬首示眾

外拒

凡遇敵警則須各門外要害處只相去十數里或十里兵分二營拒守截殺與中爲犄角與城下牆內游兵相應援

譚給云斥逐訪敵須至城外爲三四壘屯兵拒守與城中爲犄角敵築甬道架雲梯以攻我或穴地道以襲我則又當隨事有應免致臨時倉皇無措

守揚州議曰賊將臨城須在城外預結三四壘屯兵把守與城中爲犄角之勢方爲上策若寇敵環而攻我曠日持久逆料城內乏食彼必伴退數舍至夜還襲之守備不可少懈

城書曰能守而不能戰賊知其不敢出也久之

戰守全書

卷十四

守部

太

亦無憚心矣須晝張旗幟夜張燈火或東或西或南或北或不時擂鼓放炮使賊驚疑或夜遣善火官兵焚其輜重或選募勇敢兵民夜砍其營待其走而邀擊之可成擒矣

又曰要知此兵之屯在于牽賊之勢使其左右顧慮不免分賊拒守不敢併力攻城而勝算在我矣故堅守爲上策輕出爲下策

江南經略曰善守者守于城外不善守者守于城內如人在甕外則能運甕故填門據樞備械

懸燈長守於內守之不可廢而有識者堅壁清野設伏禦敵使敵入吾地進之不得攻退之無所恃饑困之逸則疲之去則襲之陣則衝之開門延敵使敵怖疑而不敢犯是守之上者也

設伏探

聞警預備先於偵探伏路人最爲要緊凡有警時查照城外要害四面共有幾處每處撥選五人每人管一更俱於每日午時司火藥官處領

戰守全書

卷十四

守部

九

起火六枝手銃五口火繩五根各照派信地出城離二三里之遠守伏至次日午時有人交代方許回家仍每人給小黃旗一面雨具一副如白晝遇有賊至伏路人即放手砲三箇起火三枝搖展黃旗馳回中軍高處照給過號令接應城內兵民照中軍令上城向垛守禦如夜遇賊至伏路人先覺即放手銃三箇起火三枝一面奔告城下中軍高處瞭見照給過號令接應五垛人盡起向垛備禦如城中不便立竿不拘晝

夜奔告本門城下爲便

偵探每日一報

每營設偵探五人凡賊中消息營內動靜每日一報以便城中設奇制勝或有方略卽付偵探人帶回營將依計施行往來之間須要密記

伏路人誤事究治

城書曰凡賊來伏路人不在要路哨伏偷藏人家屋廠園林之內睡熟誤事致賊直突城下攻城者伏路人俱比臨陣退縮軍法示衆

戰字全書

卷十四

守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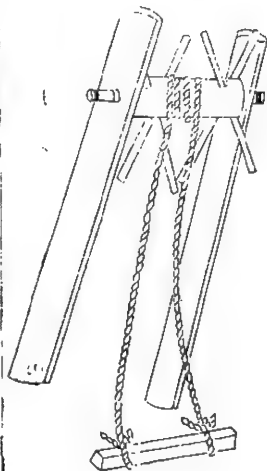
三

又云凡伏路人出伏遲期及該備隨身前項火藥不如法藥線火繩濕落不堪兩具不整及在伏之人不俟交代而輒回家者以軍法細打一百割耳如有誤事軍法示衆

釣人上下

武經總要曰絞車吃兩類不橫旋轉軸施十字絞木垂兩繩下貫踏枝乘之上下

下城絞車



戰字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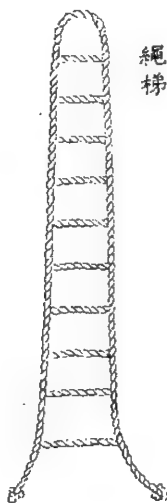
卷十四

守部

三

繩梯以巨繩繫橫枕爲軟梯凡登高則用之

繩梯



拒擊

按次第擊賊

尹耕鄉約曰齊擊者次第其發以盡技也近時堡人遇虜初至不四五騎張皇無措輕發矢石器械既耗精力亦竭比其進攻反無以應又其始發也不以絕藝躁受之夫童稚之輩呵之不可禁之不止爲虜所輕招速其侮今制以七擊爲節如虜甫至或二三騎四五騎則其面張旗伐鼓後徐徐鳴鼓堡長率絕藝人或在臺上陴

戡守全書

卷十四

守部

三

間或出壕牆內酌量視之待其集至十數騎有指揮來攻之意則令絕藝人潛伏隱暗出其不意發鎗發矢中其指揮者此一擊也

或虜集至三四十騎折屋伐木以爲攻具則陴張懸簾臺人大整器具堡長率絕藝人或以壕上或出壕牆連發鎗矢仆其馬騎此二擊也

虜或集至百餘張弓注矢射我臺陴則揭對敵旌帛鳴金後徐徐鳴金奇正隊長整治陴石雖兵堡長督絕藝人及臺上鎗箭手駁石手齊發

此三擊也

虜或集至數百千人哀芻裹袋填壕求渡則金作急鳴隊長整治懸石衝太堡隊長督絕藝人及臺上鎗箭手駁石手等牆內鎗箭手砲石手同時奮發及以旗調別兩臺鎗箭手奇隊救應此四擊也

戡守全書

卷十四

守部

三

巨斧月牙拐鈎截推仆之及督陴人下擲石四擊庇護我壕牆人此五擊也

虜或隳我壕牆壕牆人不能存立退入地道衝車革洞相維而前則堡長督礮石人含礮助擲大石或舉懸石衝木隊長督陴人下油洒硝硫發火筒噴之及以旗調別而陴人奇隊助下擲

石此六擊也

虜或衝車附垣甬道相屬前死後繼肉薄不止則堡隊長督諸役人不得停手及以旗盡調別

堡奇險，障長營，大鏡衆以大鏡擊之，此七擊也。凡戰在氣，一鼓盈，二鼓竭，故未戰當養之，將戰當勵之，賊之攻城也，必先徘徊觀望，覘我形勢之堅瑕焉，以一二騎六七騎嘗吾器械技藝之上脩焉，或馳騁吆叫，探我人心之亂齊焉，或數十騎游闕，以空吾之守具焉，或數百騎驟攻，以審吾之定否焉，近時承平日久，人不習兵，故示以乘城之法，未事習其說，臨事定其氣，而禦之法，今制以九擊爲節，賊未來，選城中勇敢好

磚石之用

戰守全書

卷十四

守部

五

五

督一面，又其次再各選數人，人稱以臺長名色，使之入督一臺，以上各守信地，而各以舉監生員有才勇者數人佐之，及假以巡察之名，又選土人之有才勇者，不拘農工商賈，量其才勇之大小，或爲樑總樑長，或爲援兵，每面要絕藝人二三十爲之援兵，立於適中之處，以備策用，卽以所選農工商賈之有才勇者充之，其餘人各守一樑，時時戒嚴，老幼婦女供朝夕炊爨搬運磚石之用。

援兵善射，賊入散開，潛伏隱暗，出奇不意，發鎗發矢，撲射其指揮者一人，此一擊也。

一賊聚至數十人，有欲攻狀者，臺長將旗舉起，本臺擊柝，鼓聲鄰臺柝聲齊應，號帶齊起，各兵齊立，定藏垣斜覷，不可露形，防彼暗箭，不可亂擊，亂動哄了，守具耗了精力，臺梁總等役，審量緩急，擺旗點鼓，敲柝，令臺長援兵善射者射之，或火鎗間擊之，此二擊也。

一賊或集至三四十騎，折屋伐木，以爲攻具，漸

戰守全書

卷十四

守部

三

漸向前，則垛口張懸簾，兵夫大整罷具，梁總率遊兵絕藝人，分布垛口，連發鎗矢，仆其馬騎，此三擊也。

一未見賊之方，仍前靜坐，不許喧嘩，及交頭接耳，監軍潛行察之，賊或集至百餘，張弓注矢，射我兵，夫奮欲渡壕者，此方是真攻我矣，臺長等急擺旗，擂鼓，兵夫諸人齊用快鎗石塊間以機砲，或旋風砲擊之，此四擊也。

一賊或集至數百千人，束芻糗袋填壕求渡者，

則柝鼓急作，整治懸石衝木，臺長梁長等役，督絕藝人及鎗箭手，礮石手，一而同時奮發，擊打俟填少半，用火箭噴火，一窩蜂焚之，或用飛鐵鈎提之，此五擊也。

一賊或填壕已平，過了大濠，揚竿舉矛來衝我陣者，則急金鼓齊鳴，垛口挑出懸簾柄牌，一齊敵打，賊至城下，看稠處用倒砲灰餅炸砲投石，一窩蜂飛鐵鈎，盡力擊之，臺總臺長督臺兵協力防守，將臺上從旁射擊賊，自不敢近城，此六擊也。

戰守全書

卷十四

守部

三

一賊或頂門扇車身等物來薄者，立大滑車礮石衝木擊之，大鏡旋風砲催之，或洒膏油火藥鐵汁噴火燐之，張布慢皮帳來者，長鈎縋而揭之，亦用前膏油等物焚之，或火石或大水擊之，如繇地道穴城者，以甕聽之，城內立重城禦之，爲牛韋洞子赴城者，以大石衝木斷之，以懸鐵火床燒之，續縋炸砲擊之，爲尖頭木驢若洞巷撞木撞之，或燕尾炬騎而燒之，持鈎桿來鈎牌

者一面射打一面禦以推又月牙拐挽以徐鈞劈以大斧鈎碎則自無力欲拽去者詐爲挽奪俟力極放而跌之賊立雲梯來攻者俟至五六十步火箭焚之大銃催之一面立椿縛撞桿用月牙拐頂住撞之及挑燕尾炬焚之鈎竿有拒頂不及致附於垣賊攀緣而上者無論人衆人寡放開心膽極力拒打兼以懸鎗戰搗望見賊頂以大刀大斧砍殺對手斧大鏟砍其手指鄰壕鄰臺擊其擁衛之賊無不奔者此七擊也

戰守全書

卷十四

守部

五

一凡有打死一賊或敵退一計卽鳴角一通以鼓士氣而安衆心賊敗過壕鼓角齊鳴銃石交下衆齊大喊作欲追狀以迫之此八擊也一賊詐退復回攻者急照前併力敵打此九擊也

趙葵襄公炳然守堡諭一禁輕發賊未近堡或以虛聲哄我或遠遠跼立堡上人亦唯靜守一矢一砲一石不可輕用恐賊哄我便盡一齊攔來將何敵打必待敵騎擁衆或撲來或填壕或

近牆或鈎梁然後一齊擊打務要一矢一石傷一賊一砲傷數賊齊打齊中亂打亂中更要守堡之人主張得定如賊已向城乘城將士皆援立牌以自障城及弩臺上並度視遠近施放矢石火毬火錫鞭箭

唐愛云守城官兵至邊城向內射放箭銃城上不得喧嚷俟賊近城令慣熟銃手善射者乘便打射務要巧發奇中得斃賊人一二其餘自退更不知兵伎倆虛實毋得一槩亂發以窮矢藥

戰守全書

卷十四

守部

五

若四面雲梯攻圍當併力齊禦又難拘泥銃砲矢石不可亂發

乘城要法云每弓矢銃砲礮石賊來近城切不可輕放打直待賊近城方一放打賊遠卽止蓋賊每哄我矢石盡一擁近城守城人見矢石盡便心虛走動也

城上多堆磚石切忌一十步之外妄發矢石火礮既中賊又損實用大率守兵皆用於十步之內着着見功方爲的當我嘗曰守里不如守

丈守丈不如守尺，愈遠徒勞，愈近得力。蓋守城之意，只爲怕賊上城，禦賊之方，只爲阻其上城，遠攻又不中，又費力，又損罷，何爲哉？

胡世寧云：箭將盡，不可亂發，有號纔放發。

離城十步者，敵臺方發箭，石快鎗守垛勿動。賊到五步之內者，垛口播石打快鎗，若氣不先定，賊在百步之外，便自慌忙，亂放鎗砲矢石，器械已乏，心膽已亂，待賊近城，何以敵之？此守城之第一大戒也。

戰守全書

卷十四

守部

要

呂坤救命書云：守城之人，見賊遠處放箭，切勿張弓對射，對射何益？待賊到城根下，用梯扒城，也不須動手，只等兩手爬住城口，奮力用鎗斧見手，則斷其手，見頭，則斷其頭，其餘任它千轟萬亂，吶喊搖旗，只要眼力觀望，不可一毫動心。

誘賊箭

呂坤救命書曰：守城之人，見賊遠處放箭，卽以艸人當之，可收其箭，切勿張弓對射，對射何益？乘城要法曰：預縛草人數百，着衣帽，長繩拴繫。

賊若近城，夜間忽然放出垛外，如人下城之狀，賊必亂射，矢盡賊退，此誘取賊箭之法，後真人下城劫營，賊反玩視，雖舊法今亦可用。

戰守全書卷之十四 終

卷十四

守部

是

戰守全書目錄

守部

卷之十五

禦矢石

懸戶式

遮箭架

牌有圖

垂鐘板

皮竹芭

戰守全書 卷之十五 目錄

狗脚木

鞭箭

鈎取城下人

吊棧

禦輪排

衝木圖

禦木驢

絞車

禦繩繫木撞城



懸簾式

皮簾式

木幔布幔

重女牆有圖

籠籬

木馬子

禦填濠

賊至城下禦之

鈎攻車

轉關女牆

禦革筒子

撞竿

燕尾炬

連環穿環

銀提鈎鐵撞木

禦鈎竿

傳城欲上禦之

父竿

撞車

飛炬

遊火缺箱

缺汁神車

用狼牙拍式

火樓橫筒 檣線杖

戰守全書 卷之十五 目錄

注枕杓

火鈴烙錐烙鎖

破排窗

禦雲梯

抵蒿

木槽夜叉槽

缺火床

行爐

狼牙拍

金火罐

火罐

通錐鈎錐

二

戰守全書卷之十五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守部

拒擊

禦矢石

通典曰樓櫓必苾籬上建候樓以板爲之跳出爲檣苾籬戰格于女牆使跳出椽牆去三尺內看橫括椽端安輶以荆柳編長一丈濶五尺懸椽端用遮矢石虎鈴經亦同

戰守全書

卷十五

守部

一

行軍須知曰一多設毯簾色籬牌沙隔遮其矢

石

唐愛曰如賊向城射箭放銳守城官軍各帶綿被或用牌盾取便掩掛垛口露隙瞭望以防矢石

乘城要法曰一壕深城脚地窄賊既不得近城用鈎竿彼叢射垛口難立可將氈條或布被或綿絮水濕揮在垛口外五尺可蔽垛口矢石懸戶懸簾垛口第一切要之物無此二者賊萬

弩齊發城上不能存站昔雷將軍面中六矢蓋

少此也今擬每垛口作木架一個兩足在內裁

於城上一轉軸匡擋在外緊貼兩垛之邊上用

覆格可搭氈毯或用被褥俱以水濕直遮垛口

箭不能入但防賊鈎竿來挑裏面須用兩帶繫

于架內外用兩活撐柱長一尺以鐵圈子定於

匡擋兩旁如欲下視將兩柱斜撐兩垛邊旁遠

視高撐近視抵撐下可矚十丈懸戶則以轉軸

作爲小門一扇圓一寸疎橫使以防箭劈外盡

戰守全書

卷十五

守部

三

虎頭兩眼穿透如鷲卵大可以遠窺不用木架

止用兩鐵管狀如環錐尖入垛內者更作拐頭

壘入垛之兩旁其懸戶用則懸之不用則摘之

懸戶懸簾撐不可太高須防旁箭如垛口多而

人數少者隔口守之其無人垛口多堆圓石二

三百彼若用鈎竿雲梯觸動石子自然下落賊

亦存立不住也

尹耕鄉約曰懸簾者以護陴也夫陴之不存石

及之也陴之不守矢及之也石及之惟堅陴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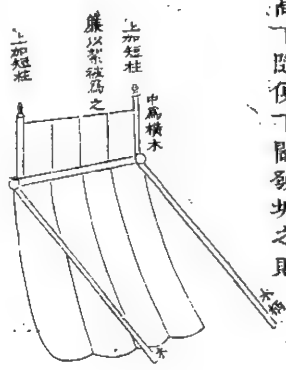
免矣矢及之非懸簾不能免也夫陣垣所恃以爲命也虜渡壕則擊壕附壕牆則擊壕牆附垣脚則擊垣脚懸石衝木將於是乎升降而陣不守首莫敢伸目不暇視其猶介冑而立諸衝曰余被堅矣人莫毒也夫故必爲懸簾簾以布爲之寔以璲絮或卽用民間絮被以兩杆直出揭之如車轆然中爲橫木分簾上下下垂三之五上揭三之一臨用以水濕之置陣上出陣五丈尺簾旣虛懸復藉水濕矢所不貫石所不損者

戰守全書 卷一五 守部 三

也必多爲之大抵有堡陣之半而四分之以應用則陣人雖探身城首與下從事靡所忌矣或疑懸簾碍於發矢曰堡制發矢石皆於敵臺陣但主近擊護壕牆以內耳卽不得已欲從陣間發矢則斟酌緩急開閉隙漏可也
呂坤故命書曰懸簾萬分緊急或璲條漏下亦可兩脚綴兩鼻掛于垛邊勾頭釘上中間亦綴兩鼻將丁字木張入鼻內丁脚轄于垛口之斜坎夜臥則取以蓋霜露晝懸則取以招砲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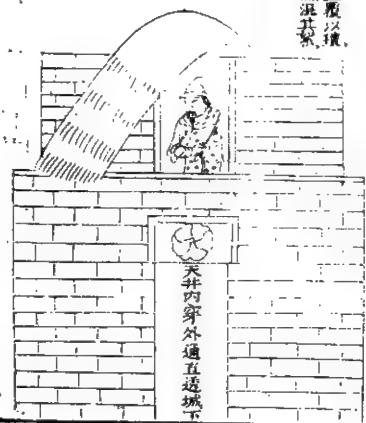
木根柱高下隨便下闊發城之賊

懸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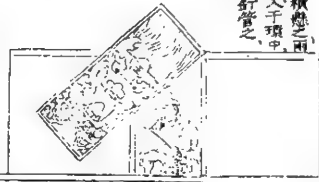
戰守全書 卷一五 守部 四

懸簾圖



懸戶圖

以小門橫懸之兩
樞紐入于環中
一頭用釘管之



天中內穿外通直透城下

戡守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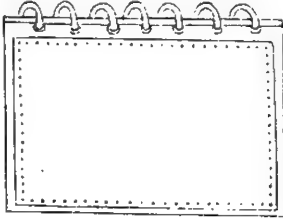
卷十五

守部

五

皮簾

右皮簾以牛皮爲之闊一丈長八尺橫綴皮耳七個
凡城上有關則張掛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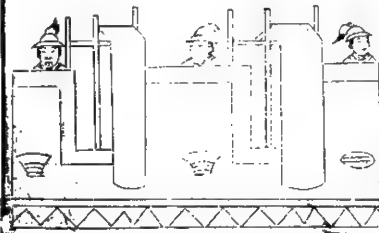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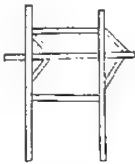
戡守全書

卷十五

守部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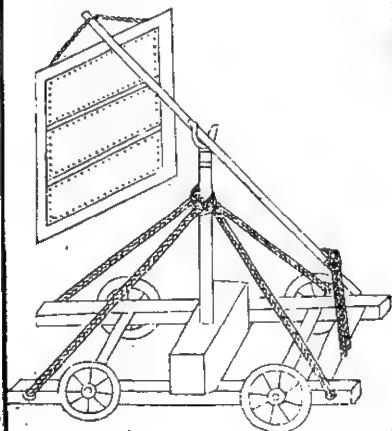
護城避箭架



每梁口如式造木架一副如賊攻城上栓濕氈
被褥間架梁口守軍得以擲石滾木亦防下矢
不能傷上之人也

木幔以薄板爲框如屏裏以生牛皮施桔槔以四輪爲昂以繩挽之凡攻城彼蟻附者則以幔禦當面矢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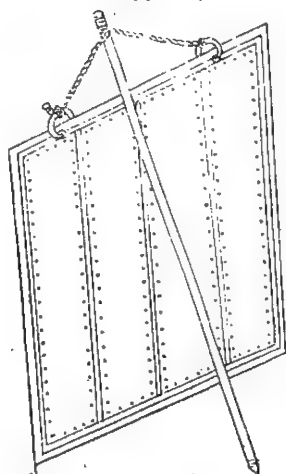
木幔



武經總要曰布幔以複布爲幕度矢石夾處以弱竿張掛去城七八尺居女牆之外以折矢石勢一說結繩爲網如布幔張掛亦可護女牆樓櫓

通典曰布幔以複布爲幔用弱竿懸掛於女牆外去牆七八尺以折砲石之勢則矢石不復近牆矣

布幔



牌

守城鄙見曰近來賊鉛鎗甚多須要付傷牌遮蔽一垛一牌更妙力不能及數垛一牌亦可入家鍋蓋垛夫執之亦能却石毒也

武經總要曰如賊已向城乘城將士皆援立牌以自障城及弩臺上並度視近遠施放矢石火毯火錫鞭箭

尹耕鄉約曰挨牌者備牌環也夫牌主近擊數引重或有驟壞則乘者不能立矣須備挨牌三

戰守全書 卷十五 守部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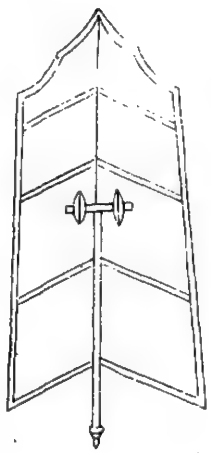
四十面大城五六十面牌長以五尺濶三尺藉以補牌亦以發矢即壕牆內敵臺上有急皆可移用也

趙恭襄公炳然守堡一造挨牌賊欲攻堡常用鈎杆鈎垛一有損壞人難存立須做挨牌四五十面長五尺濶三尺以備遮箭及補垛之用

挨牌圖



戰守全書 卷十五 守部 十



右木立牌高五尺濶三尺皆施橫幅及筆力運轉闊拐子長三尺

竹立牌取厚竹條濶五分長五尺者用生牛皮條編成上銳下方餘如木牌之制一法用全生牛皮穿空以厚竹編之尤堅皆楯之類也可以巡城及敵棚上以防火砲火箭之類亦以蔽人射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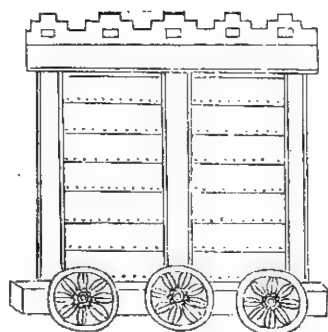
竹立牌



重女牆

通典曰先從城上用木跳出爲重女牆高於土女牆五寸以上以板覆其上隨事緩急而開閉之敵若以大石擊牆橫石下之處出跳空中懸生牛皮或氈毬等袋以乘其石虎鈴經亦云

重女牆



虎鈴經曰懸鐘板繞城於敵棚上皆懸板受敵之時則板起發矢石

武經總要曰垂鐘版長六尺濶一尺厚三寸用生牛皮裹開箭牕施於戰棚前後有伏兔拐子木

篋籬笆以荆柳編成長五尺濶四尺漫以生牛皮背施橫竿長六尺用於戰棚上則以木馬倚之在女牆外以狗脚木掛之

皮竹笆以生牛皮條編江竹爲之高八尺濶六尺施於白露屋兩邊以木馬倚定開箭牕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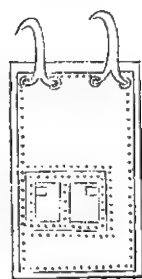
射外

木馬子一橫木下置三足高三尺長六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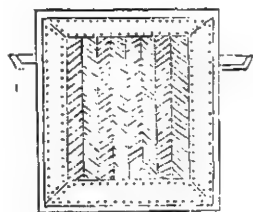
狗脚木植二柱於女牆內相去五尺準牆爲高下柱上施橫木鈞掛

戰守金書 卷十五 守部 三

垂鐘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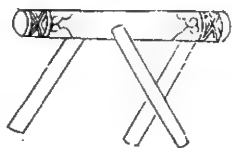


籬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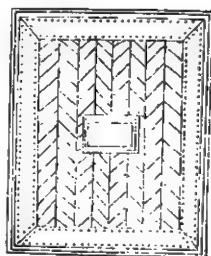


戰守金書 卷十五 守部 四

木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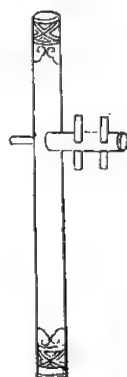


皮竹笆



禦填壕

狗脚木



武經總要曰賊若填壕則爲火藥鞭箭以射焚其芻藁橋械鞭箭用新青竹長一丈徑寸半爲竿下施鐵索梢繫絲繩六尺別削勁竹爲鞭箭長六尺有鏃度正中施一竹梟亦謂之放時子繩釣梟繫箭於竿一人搖杆爲勢一人持箭末激而發之利在射高中人如短兵放火藥箭則如樺皮加以火藥五兩貫鏃後燭而發之行軍須知曰一用林子弩弓放火箭及火砲燒

賊填濠柴草

唐愛曰若賊囊土東薪填塹登城者此無別法惟鳥銃並發人不敢近此無庸慮然亦在臨時計策之

戰守全書

卷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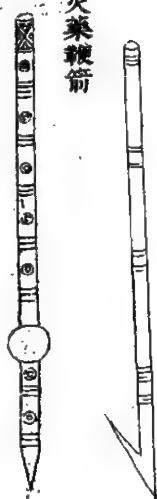
守部

七

鞭箭



火藥鞭箭



賊至城下禦之

賊至城下勢必仰面用噴糞噴火撒灰三人搭鈞杆者用仰月鏟斷其皮條一人墜地二人偏倒一人搭鈞杆者仰月鏟斜推之猛推之倒仍用大斧碎其鈞頭搭雲梯者四五人貫魚齊上用仰月鏟四五人偏住着力土城外推而梯反礮城則斜推而梯傾仍用刺三鎗極力刺賊面賊心賊腹務必一處中傷

負門頂卓攻城者下大石

戰守全書

卷十五

守部

八

守城事宜曰賊到城根下用梯扒城須用石灰砲石等物打下

鈞取城下人

武經總要曰賊在城下則拋飛鈞

飛鈞一名鐵鵝脚鈞鋒長利四出而曲貫鐵索以麻繩續之凡敵人被重甲頭有鑿笠又畏矢石不得仰視候其聚處則擲鈞於稠人中急牽挽之每鈞可用三兩人
乘城要法曰一賊屯衆在城外可預將鐵打飛

鈎數十把，四爪極鋒利，約重四五斤，多不過十斤，用長線麻繩貫後身，三四人一丟，眾賊中急用多人齊力一掣，可提起三四人，彼即不敢近城屯住，狀如船錨，又可提掣填壕及焚城柴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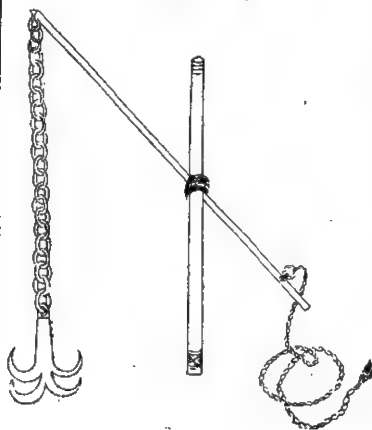
飛鈎



鈎攻車

城書曰：吊檣狀類桔槔，用大杉木二根，一橫一豎，繫以大索，前用鐵索貫石或鐵，猶見出城二三丈，後用大繩長丈餘，數人扛抵，可以拒攻車。

吊檣



轉開女牆

虎鈴經曰凡攻城之兵禦捍矢石頭戴繡帽仰視不便衣甲重厚進退又難前既不得上城退則其師逼迫人衆煩闢我作轉開女牆勝出城外轆轤墜鐵索頭安鴟脚當聚開處擲下鈎

禦輪排

通典曰敵若推輪排來攻先以手砲打手拋既衆所中必多來者破傷則力不齊矣虎鈴經亦云

戰守全書

卷十五

守部

三

禦革筒子

尹耕鄉約曰衝木者制用大木徑一尺以上長六七尺八九尺者鑿孔兩端鐵繩雙繫則橫用之鑿孔其尾鐵繩單繫則直用之橫用者置鐵於其腹直用者置鐵於其首近傳虜欲爲牛革洞于附城宜以此懸擊斷之其數視懸石又曰火筒革洞倘堅擊之不散則宜用火筒以硝礮爲筒如今上元節所試梨花者遇有洞至則急灑油及硝礮其上而以火筒噴火燃斯須立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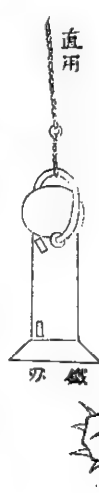
也

橫用



圖

直用



飛虎拳

破繩細線
用使攻集

戰守全書

卷一五

守部

三

撞竿

撞竿至則作屈桑木爲之桶索相連撞竿須連以環串竿頭於兩旁令壯士牽之鈎竿則用栲槎乘其鈎亦令壯士牽之乘勢猛放則竿與人俱倒

宋陳規曰賊先採湮木編洞屋以生牛皮蓋其上載之令人運土木填壘以進攻械若守城人得計則城內先施砲碎之亦可用單梢砲放遠至二百七十步下等二百步五十步人不究心

則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突心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易又有小砲近可禦衆其小砲每十人以上不過十五人可放一座亦能到數十步外不謂小砲不能害物人中四肢則四肢必傷中腰以上其人必死中馬亦然又兼小砲不用石以重三四斤泥丸爲之泥丸時放易無窮放去人人必傷死若要催毀攻城則須用大砲及金石人攻用大砲蓋欲摧毀城樓守城欲摧毀敵人攻城大砲與小砲遠砲齊用

戰守全書

卷十五

守部

三

縱賊在城外伐木爲對樓雲梯火車等攻城可以砲盪

禦木驢

通典曰敵若木驢攻城用鐵蒺藜下而敦之其法以熟鐵爲之濶徑長一尺二十四條縱橫如蒺藜形鎔生鐵汁灌其中央重五十斤上安鼻連鐵索鍊擲下敦訖以轆轤拗上若木驢上有皮并泥敦著即舉速放火炬灌油燒之

虎鈴經亦云

此鐵蒺藜非撒地之鐵蒺藜

武經總要曰賊木驢穴城則用絞車鐵撞燕尾炬壞之

通典曰燕尾炬縛蒿艸爲炬尾分爲兩岐如燕尾狀仍以油蠟灌之加火從墜城下使騎木驢板屋燒之武經總要云

戰守全書

卷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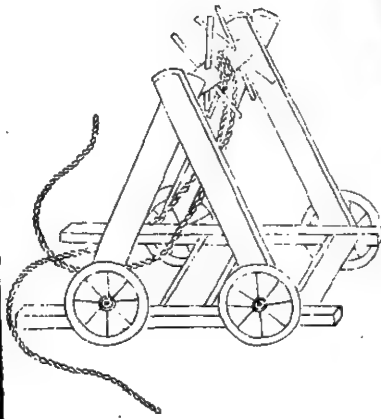
守部

四

燕尾炬



絞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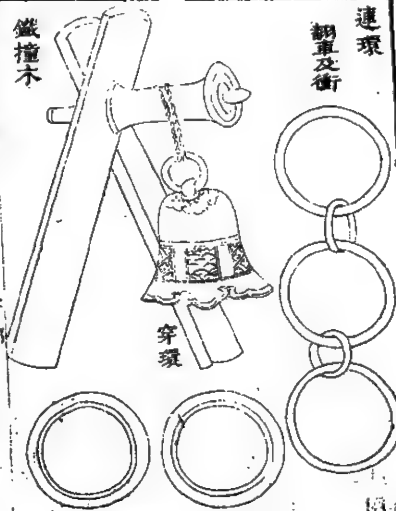


右絞車合大木為床前建二义手柱上為絞車
下施四单輪皆極壯大力可挽二千斤凡飛梯
木幔逼城使善搭索者遙拋鈎索掛及梯幔併
力挽令近前即以長竿舉大索鈎及而絞之入
城如絞木驢待其逼城且擲大木撞石擊之次
下小石勿絕使木驢內驚懼人不敢出則使二
壯士坐皮屋中自城上設轆轤繫鐵索繩至木
驢上二人俱出引絞車鈎索掛搭木驢畢復拽
上即速絞取入城之開出入竅可容二壯士

連環

翻單及衝

鐵撞木



通典曰敵若推撞車攻城我作粗鐵鑊并屈桑
木為之用索相連遇撞頭適到速以鑊串撞頭
於其衝便處令壯士牽索翻倒弓弩齊射自然
敗走虎鈴經亦云

武經總要曰鐵撞木木身鐵首六鐵鋒鋒大三
指長尺餘鋒尖為迎鬚其竅貫鐵索凡木驢逼
城即自城上以轆轤絞鐵撞下而斷之皮革皆
壞乃下燕尾炬燒之

穿鐵鑊鐵或屈桑膠木為大鑊以索繫之賊用

撞車及城則舉環穿掛車一併力挽繩隨以弓弩兩傍射之其車必翻射仍勿止車下人多不被甲當遁走急縱健卒擲薪芻以焚之

又曰賊以衝車等進則穿以鐵鑲木環放猛火油

禦繩繫木撞城

城書曰賊攻城登高車車與城齊用繩拴繫大堅木五六人撞繩木撞女牆如撞油之類女牆本薄最易震撼頃刻牆倒賊入矣此時須用長

戰守全書卷十五

守部

三

鐵提鈎待繩木至女牆邊用三四提鈎挽其繩用利刃割斷木自墜下昔年倭攻桐鄉桐鄉人用此破之

虎鈴經曰作長柄鐵鈎隨安便以爲之若攀女牆踰身上則衆鈎齊下掣入城中刀鎗齊助之

鐵提鈎



戰守全書

卷十五

守部

六

禦鈎竿

乘城要法曰一賊攻城只待鈎杆宜預打鐵叉如畫叉樣兩叉極尖須粗如指後安短木大柄一槩置一件隨鈎隨用叉推脫賊首及城卽叉其面目賊用一千鈎竿我用一千推叉

一用鐵打一推刀如初月長一尺曲刃向外極鋒利安長柄賊鈎上城順杆從上向下推手卽斷矣一槩置一件

破排圈

城書曰賊戴木排門扇本船竹圍之類遮護其身突來攻城此時矢石不能擊長鎗不能入何以破之須用水和土爲泥擲之泥在木上不墜泥多則重又擲巨石於泥上石亦不墜泥石相壓戴者不能勝自然退

傳城欲上禦之

武經總要曰賊傳城欲上則隨其處下擣木撞石以擊之

虎鈴經曰積木備壘木徑一尺小頭六七寸長

戰守全書

卷十五

守部

三

五尺候敵人上城則擲下礮之

武經總要曰投飛炬以燒其攻具

下火林及以行驢鎔鐵灑灼敵人

樓棚踏空板內雜出短兵下刺登城者若登者

漸多則禦以狼牙鐵拍

颶石灰糠粃眯害其目

通典曰灰越糠粃因風於城上擲之以眯敵人

目因以鐵汁洒之

行軍須知曰一城上以絳旗詐爲慰使敵誤仰

望城上卽順風吹颶糠粃石灰眯其眼目次用金牛猛火油灑之勁弓硬弩射之以糞砲汚之磚石打之卽退

禦雲梯

武經總要曰賊雲梯倚城則引义竿推撞車

义竿長二丈兩岐用义飛梯及登城

通典曰竿如鎗刃爲兩岐用义飛梯及人或兩

旁曲刀以鈎搭虎鈴經亦云扶竿

趙恭襄公炳守堡論曰一置义竿賊攻堡多用

戰守全書

卷十五

守部

三

鈎竿須先造木义或鐵义或月牙拐一槩一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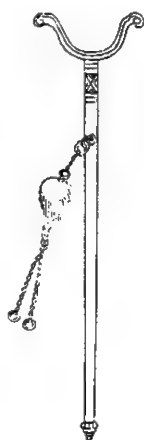
如賊持竿近城用义拐猛力推當或用大斧砍

折

譚論曰凡敵用雲梯攻城必先我人負土填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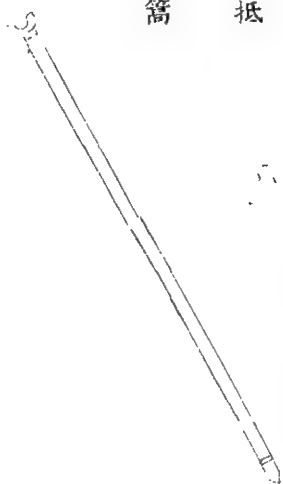
我卽當爲備

竿 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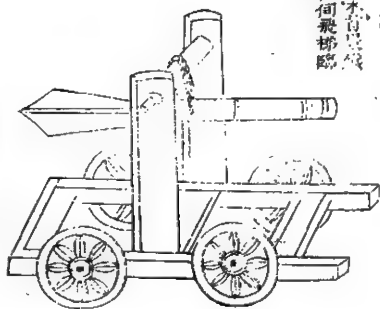


戰守全書 卷十五 守部 三
城書曰抵篙用長小杉木爲之可以禦雲梯

篙 抵



車 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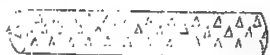


撞車上設礮木自礮發
業以便殺獲伺機梯臨
城則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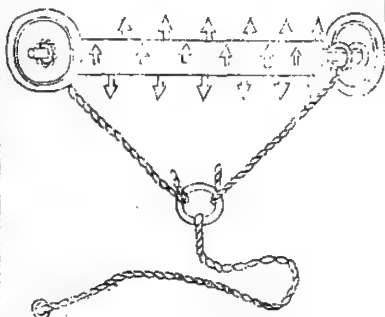
戰守全書 卷十五 守部 三

通典曰礮木長五尺徑一尺小至六七寸
右木桶以木體重者爲之長四尺徑五寸
泥桶用緊慢調土泥入猪鬃馬尾毛鼠三十斤
搗熟擇成長二三尺徑五寸
坤桶如桶形燒磚爲之長三尺五寸徑六寸
車脚桶以繩繫衝輪以絞車放下復收
夜叉桶一各留客佳用濕榆木長一丈許徑二
尺周圍施逆鬚出木五寸兩端安輪脚輪徑二
尺以鐵索絞車放下復收並以擊攻城蟻附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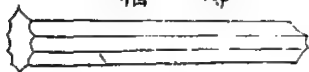
木 橋



夜 叉 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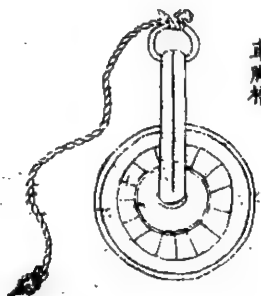
磚 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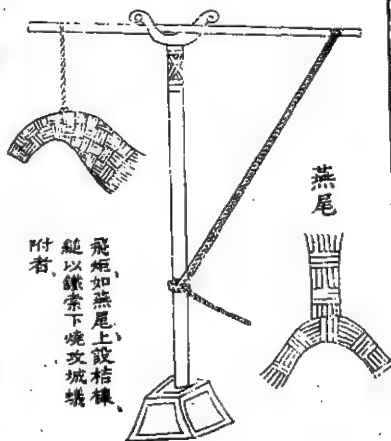
泥 橋



車 脚 橋



飛 炬



燕 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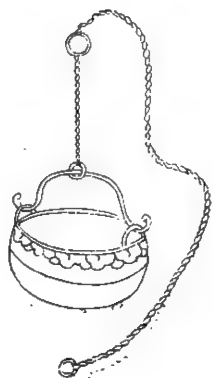
飛炬如燕尾上設桔槔
繩以鐵索下燒攻城蟻
附者

武經總要曰鐵火床製用熟鐵長五六尺濶四尺下施四木輪以鐵葉裹之首貫二鐵索上縛草火牛二十四束自城絕下燒灼攻城者并可夜照城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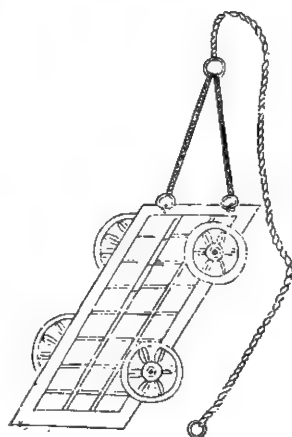
通典曰遊火箱以熟鐵如籃形盛薪火加柏蠟以鐵索懸絕城下燒灼穴中臨城之人

行爐鎔鐵汁昇行於城上以潑敵人
武經總要云賊附高穴城則絕遊火箱灼之

遊火鐵箱



鐵火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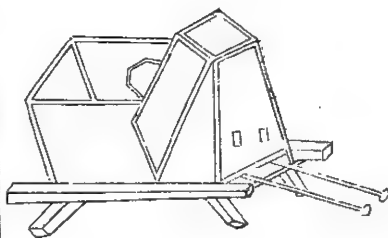
戰牛全書

卷十五

守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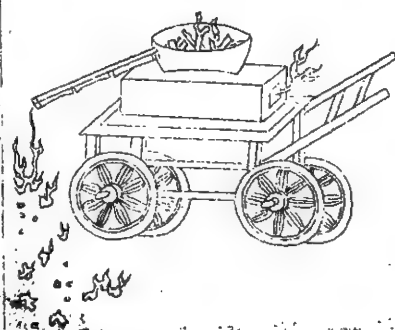
三

行爐



戰牛全書 卷十五 守部 三
用堅木造車下設四輪以便推轉載以冶鑪鑄以鐵汁剖竹爲槽塗以漿泥晒令極乾如賊城下攻打隨推神車以鐵汁注於城下如萬道火星四散迸擊雖厚水牛革遇之無不穿透用生鐵常灸上令熱

鐵汁神車



戰守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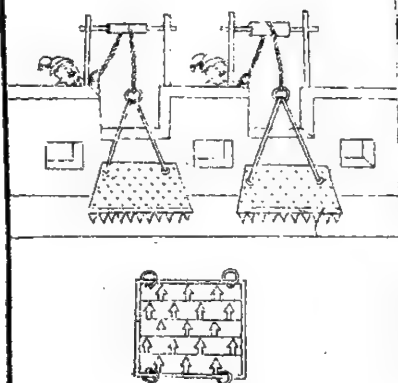
卷十五

守部

三

狼牙拍用榆木枋造，長五尺，濶四尺五寸，厚三寸，以狼牙鐵釘數百個，皆長五寸，重六兩，布釘於拍上，出木三十四面，篋一刃，刀四角釘，銀以繩滑絞於滑車，鈎於城上，敵人蟻附攻城，扯起拍，落下自難攻也。

用狼牙拍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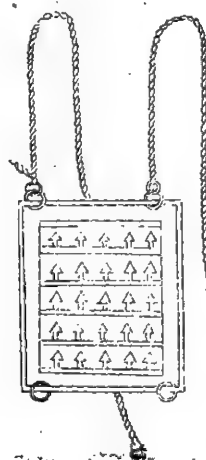
戰守全書

卷十五

守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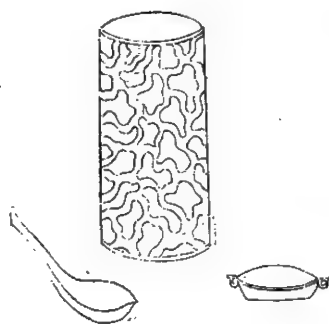
三

狼牙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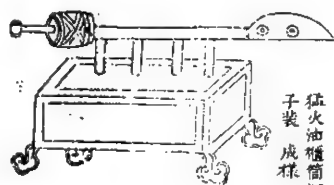
其製圖九寸高四寸形圓口徑八分先用麻皮泥漿火使麥麵泥次又用猪鬃泥逐重塗傳煨煨後盛金火汁以麥麵土泥塞口用濕糧五指裹之以入砲內放其盛處則有生鐵篩盆用鐵盆成者以盛金汁仍挹注則有生鐵杓熟鐵杓並注有兩耳手把敵來攻城有圍隊者以金砲打之入馬中則解宜急勿使凝結凡砲拽三聲放此可一聲放之

金火罐



武經總要曰凡敵來攻城在火壕內及傳上頗眾勢不能過則先用藁秣爲火牛繩城下於鏐空版內放猛火油中人皆靡爛水不能滅右放猛火油以熟銅爲櫃下施四足上列四卷筒卷筒上橫施一巨筒皆與櫃中相通橫筒首大尾細尾開小竅大如黍粒首爲圓口徑寸半櫃傍開一竅卷筒爲口口有蓋爲注油處橫筒內有授絲杖杖首纏散麻厚一寸半前後貫一銅束約定尾有橫拐拐前貫圓揷入則用開筒口放時以杓自沙羅中挹油注櫃竅中及三斤許筒首施大樓注火藥於中便然發火用格錐入授絲放於橫筒令人後抽杖以力蹙之油自火樓中出皆成烈焰其挹注有槓有杓貯油沙羅發及有錐貯火有罐有鈎錐通錐以開通筒之甕有鐵以夾火有烙鐵以補漏通櫃筒有弊漏以螺油膏補之凡十二物除難於格鐵一法爲一大卷筒中央貫銅汁悉以銅爲之葫蘆下施雙足內有小筒相通亦皆以筒爲之亦施授絲杖其放法準正

火 罐



戰守全書

卷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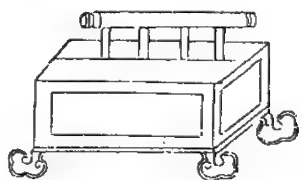
守部

星

火 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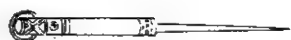
橫 筒



援 練 杖



通 錐



鈎 錐



戰守全書

卷十五

守部

星

注 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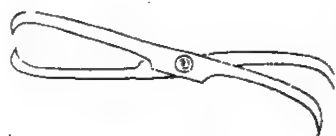
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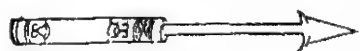
沙 羅



火 鈴



烙 錐



烙 鐵



戰守全書目錄

守部

卷之十六

賊上城禦之

對手斧

禦空城

板斜依掘城破之

禦火

水囊

烟薰解法

破土臺土堙

蔽賊窺虛實

防地道

窺聽

地聽

戰守全書卷之十六目錄

霹靂火毯

風扇車

攻倒女牆

木女頭

木城

城壞立木柵

城門攻破禦之

塞門刀車

月城破禦之

巷戰

城破而戰

誘賊

出戰

突門

砍夜營

有不可輕出戰

無城堡而守

外救

有可去

禦水攻

水平有圖

夜焰

戰守全書卷之十六目錄終

戰守全書卷之十六目錄

戰守全書卷之十六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守部

賊上城禦之

行軍須知曰：一用火筒、火砲、長鎗、橋木、手砲、傷上城人。

虎鈴經云：長柄鈎城上以木爲棚，容兵一隊，作長柄鐵鈎隨安，便以爲之備。若敵攀女牆躡身，得其身出，衆鈎齊搭，掣入城中，百錐斧助之。

戰守全書

卷十六

守部

一

守揚州議云：若以長木連繩作梯，我以一斧守之，賊上輒砍，或以巨石墜下，樓棚踏空，版內雜出短兵下刺，登者漸多，則禦以狼牙鐵拍。守揚州議通典曰：連槌如打禾連枷狀，打女牆外上城敵人。虎鈴經亦云

武經總要曰：手漸攀城，則以柳棒擊之，剄手斧斷之，剄手斧直柄橫刀，亦長四寸，厚四寸五分，闊七寸，柄長三尺五寸，柄施四刃，長四寸，並用於敵樓戰棚踏空版下，鈎刺攻城人及砍攀城。

人手

剄手斧



呂坤救命書云：倘賊兩手爬住城口，奮力用鎗斧，見首則斷其頭，此是要緊一着。勝敗關頭，手眼萬分留心，不可遲緩一刻。

賊手爬梁口者，鎗斧截其十指。

戰守全書

卷十六

守部

二

賊刀先繞梁口者，大棒旁擊其刀。

或以舞袖鎗搭賊使上而殺之。

賊頭入梁口見盔，或用斧頭碎其腦，見頸斧刃斬其頭。

跳入梁口內者，手足便不得定，一甲人夫亂割。

砍之，務令必死，殺三五賊懸頭城上，投屍城下。

賊自胆落，不敢近前。

禦它城

駕車它城者，投柴於車兩旁，火箭焚之。

城守事宜曰：賊至城根，扒城窰城守梁之人，只用礮石灰瓶葦箭之類，箭不得加全憑墩臺箭手，兩下交射，故墩臺只可五六十步一座，今既太稀，須用力量，挽強弓，發勁弩者，守墩臺否則遠不相及矣。

乘城要法云：賊常以三四人頂一車箱，或門扇來攻城，城上先用千斤石向下墜壓，如不能傷者，用柴紙滾油點火擲下，其車自焚，或以極滾水澆之，使賊難逃避。

戰守全書

卷十六

守部

三

呂坤救命書曰：賊窰城根，常頂車子門扇，須用極昂石磨扇下擊之，或用油鐵索縋下，油薪焚之，如果剜窰不止，當記對窰之處，將穿透內城穴邊，備五十餘人，執利鎗快鎗戮打之，或用積薪當穴，續添不斷，今不可入。

守揚州議曰：倭勢猖獗，擁衆窰城，一面墜薪發火，矢石並下，一面將城中被窰之處，多置木柵厚墩，填土石，庶免攻破。

板斜依掘城破之

講武要畧曰：近聞虜攻以一丈四五尺長厚寸餘板，斜依城垣，虜于下刨掘攻城，木板既斜，依重石鎗砲皆無所施，因憶想一法，夫版至丈餘，去城上必近，卽照握粗木丈餘，下頭安大鐵刃，似鑿形，順垣插於版縫中，上端係以粗繩，向內拽於木之中，用數人以橫向外推，如千斤木，而橫用之，其版自挑去，矢石可及矣。

沈弘之曰：天啓六年正月，奴兒哈赤攻遼東寧城，以車牌推至城下，斜依城下，斜依城。

戰守全書

卷十六

守部

四

使虜居其下，以大鐵鑿鑿城，且鑿且鉤取磚，頃刻穴大如城門，城上大銃俱不可擊，以大石擊之，皆滾去，不能傷，無可奈何，通判金啓傑以火器萬人敵鐵索墜下擊之，爲蓋粉虜始退，元攻金汴京，爲牛皮洞掘城爲瓮，可容人，城上不可奈何，金人以鐵索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跡，則如以火器下擊，古人已先爲之事亦相類。

禦火

通典曰城門扇及門上木棧皆以泥塗之厚可三五寸備火

武經總要曰凡委積及棧棚門扇棧但火攻可及之處悉皆毡覆泥塗

虎鈴經云塗扇以泥塗城門可厚三尺備火又塗棧以泥塗門上木棧可厚五寸備火

行軍須知曰城內多用泥艸及濕毡搭蓋積聚柴薪令人宿護防賊火燒

藏字全書

卷十六

守部

五

通典曰柴艸之類貯積泥厚塗之防火箭飛火之類

行軍須知云多置救火水桶要隄防積薪燒城門樓櫓用

城上多備泥漿桶麻搭防敵人放猛火油箭火砲

通典曰城內面別穿井四所置水車大瓮二十口灶十所

行軍須知曰一城內無多事日穿井准備緩急

要水用度及擔桶井繩之類亦備

乘城要法云賊近城恐燒城樓及門預備猪羊牛各色溺胞或渾脫注水飽滿收口積數百待

火發丟在火又可當水壺止渴甚妙

麻搭二副火鈞二副以防失火

又預穿井無數惟井無近城

武經總要曰賊以火攻城則城上應救火之具有托叉火鈞火鏟柳洒子抑鑼鐵鎗手唧筒等

常之所預備者若攻具猛至則爲水袋水囊以投沃之應棚樓器械雖已塗覆亦頻舉麻搭潤

護

又曰若賊爲火車燒城門則下濕沙滅之切勿以水水加則油焰愈熾

虎鈴經云救火用水箭敵若縱火焚樓堞以粗竹長一丈鏤去節以生薄皮合縫爲袋令貯水二三石將箭納於袋內急縛如澣桶令壯士三五人撮水口急蹙之救火每門常貯兩具無竹卽以木合桶漆之而用水澣桶二十具助之城

藏字全書

卷十六

守部

六

門內常以糞貯水添用。

通典曰油囊盛水於城上，擲安火車中囊敗火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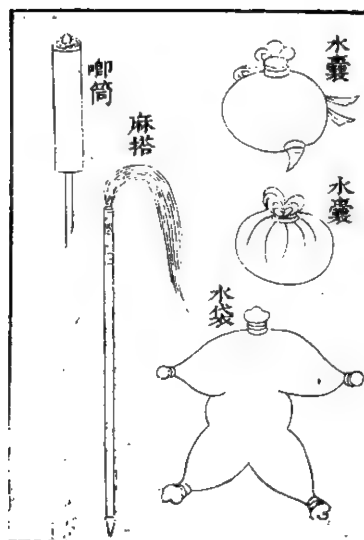
虎鈴經曰警火，每城四面夜間設有警火油囊，盛水於城上，擲安火上，囊敗火滅。

戰守全書

卷十六

守部

七



右水袋以馬牛雜畜皮，渾脫爲袋，貯水三四石，以大竹一丈，去節縛於袋口，若火焚樓棚則以壯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處水注之，每門置兩具。

水囊以猪牛胞盛水，敵若積薪城下，順風發火，則以囊擲火中，古軍法作油囊亦便。

唧筒用長竹，下開竅，以絮裹水桿自竅唧水，麻搭以八尺桿繫散麻二斤，蘸泥漿，皆以蹙火。

煙薰解法

戰守全書

卷十六

守部

八

武經總要曰賊若縱烟向城，則列甕缶以醋漿水，各實五分，人覆面於上，其烟不能犯鼻目。

破土臺土堙

通典曰凡賊攻城，多背王相起土爲臺，我於城內薄築，長高於敵臺一丈已上，卽自然制彼無所施力。

武經總要曰賊築土堙，傍城欲上，則穿地道至堙下，引取其土，賊堙自壞。

或城內薄城起堙，相對盛兵抵禦。

蔽賊窺虛實

行軍須知曰賊若於城外高山之上置起望樓窺我城中虛實者如城中軍馬數少即於居民牛馬盡與披掛衣甲於街市擺列又使居民上城少壯者在前老弱者後俱要相接

唐愛云若繞山築城勢若仰盂賊憑高窺見城內更當盡驅老弱爲兵多用鮮明器械旗幟虛張聲勢使賊不敢易此不得已之策又在臨期應變何如耳難以懸論也

戰守全書

卷十六

守部

九

防地道

通典曰地聽於城內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甕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聽耳者於井中枕甕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內悉知之審知穴處則隨地鑿穴迎之與外相遇即就以乾艾一石燒令烟出乃以板於穴外密覆穴口勿令烟洩仍用鞮築鼓之則敵人焦灼矣又先爲桔槔懸鐵鎖長三丈已上束柴葦照艸而然之墜於城外所穴之孔以烟燻之敵立死

虎鈴經亦云

虎鈴經曰地探於城四隅穿井各深二丈令人覆載新甕于井上坐於其外賊到而聽內有孔城地道并聞窺中辨遠近矣

通典曰兼令人枕空葫蘆卧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响見於葫蘆中名曰地聽則先防備城池接近蠻寇者不可不預備也

虎鈴經云令少睡者枕空葫蘆卧有人行四十里外東西南北皆知之

行軍須知云一繞城多置窺聽恐有人馬鑿地爲孔昔恩州用此破之

戰守全書

卷十六

守部

十

武經總要云甕聽用七石甕覆於地道內擇耳聰人坐聽於甕下以防城中鑿地道迎我若賊開地道迎我則急以霹靂火毯毒藥煙毯熏灼之其槓燭鐵燈籠木燈籠皆用地道中點照武經總要曰賊爲地道來攻則爲地聽候其來方穿井迎之霹靂火毯雜兵等害之

月城破禦之

城書曰賊若破月城未破內城城上人須用火炬擲月城內以月城爲火池多多添擲竹木賊不勝烟火自然退去乾柴此時用之

巷戰

戚繼光曰巷戰之法不傳久矣奚從而學之曰是不難或什屋擲瓦或潛伏兩傍門屋中橫而衝之皆是也然須於巷口用力若容賊入巷則賊先升屋或放火難捍禦矣街濶者戰士不可

戰守全書

卷十六

守部

十一

城破而戰

呂坤救命書曰賊將入城官先督催各家將桌椅床棹諸物塞滿街衢令礙賊行裏面鎗砲拒戰不住以火焚路陸續添薪令不得前呂坤救命云賊若入城先搶庫藏及居民財物

右地聽於城內八方穴地如井各深二丈勿及

泉今聽事聰密者以新甕自覆於井中坐而聽之凡賊至去城數百步內有穴城鑿地道者皆聲聞甕中可以辨方面遠近若審知其處則鑿

地迎之用薰灼法

法具詳處

沈弘之曰西洋法以鷄蛋置於鼓上若地上有掘動則鼓上雞蛋動

武經總要云霹靂毯用乾竹兩三節徑一寸半無罅裂者存節勿透用薄瓷如鐵錢三十片和

戰守全書

卷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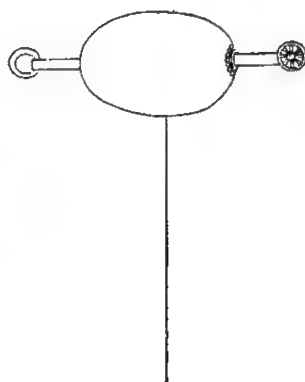
守部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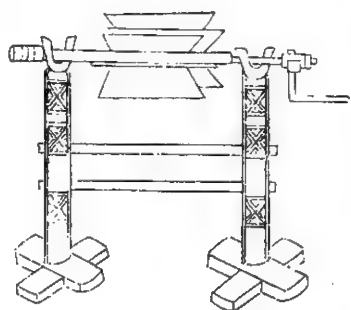
火藥三四斤裹竹爲毯兩頭留竹寸許毯外加傳藥若賊穿地道攻城我則穴地迎之用火鎗烙毯開聲如霹靂然以竹扇簸其烟焰以燻灼敵人放毯者合其草

一說用乾艾一石燒烟亦可代毯

霹靂火毬



風扇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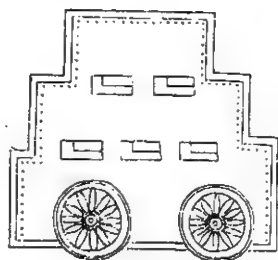
戰守全書

卷十六

守部

五

木女頭



右風扇車、二柱二枕、高闊約地道能容、上施轉軸、軸四面施方扇、凡地道中、遇敵人用扇颺石炭、簸火毬、煙、以害敵人。

禦攻破

攻倒女牆

武經總要曰、賊或攻摧女牆、則以木女牆代之。木女頭形制如女牆、以版爲之、高六尺、濶五尺、下施兩輪軸、施拐木二條、凡敵人攻城摧壞女牆、則以此木女頭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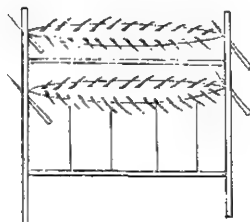
戰守全書

卷十六

守部

四

城 木



戰守全書

卷十六

守部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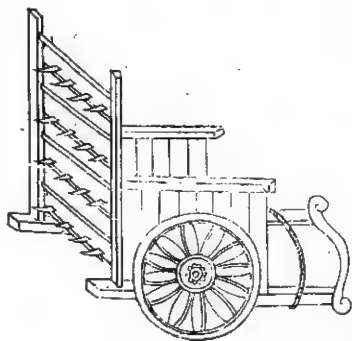
用大小木爲之，每扇闊五尺，高堞五尺，滾木二道，綴大竹釘浮栓上，約可二人負之，以行輕重適均，在城上則立於梁，以防夜襲，登在軍中可肩而下營，立成營盤。

此原下營之具，亦可以城頭捍禦。

城壞立木柵

虎鈴經通典曰：木柵爲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隘，多石少土，不任版築，則建立木爲柵，方員上下，隨時深埋木根，彌縫其疎濶，內重

塞 門 刀 車



戰守全書

卷十六

守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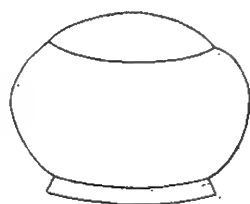
十六

柱爲閣道，外重柱長出女牆，皆宜七八寸，又立閣道內柱上，布板爲棧，立闌干行於柵上，懸門擁牆壕塹，拒馬一如守城法。

城門攻破禦之

武經總要曰：武攻破城門，則以刀車塞之，刀車以兩輪車，自後出鎗刀密布之，凡爲敵攻壞城門，則以車塞之。

聽窺



職守全書

卷十六

守部

七

聽地



此時家口得一刻空隙，不早出城，還避第二日，再不得出城，惟有投井懸梁，若得空出城，身帶五、六日乾糧，急投燒殘小院人家，暫且寄身，晝伏夜走，直向賊曾殘破州縣，逃命，賊無細月，懸一城之理，亦無又攻殘城之理，食盡則空，自於別處，然後慢慢搬取回家，亦死中逃生之一策也。倘賊先守，則無路矣。

退敵

誘賊

職守全書

卷十六

守部

七

武經總要曰：凡賊有勇悍之卒，必使來探我城門，我當偽為不知，開門以待，於道路設陷馬坑，機橋於重牆曲巷內，出奇伏兵，掩擊逼陷之，或約其過一、二百人，即下重門，牌板使其前敗後絕。

行軍須知云：一用火鈎燒紅，垂城下，賊人見之，用手攀懸，以損其手。

守揚州議曰：一圍久無計退敵，不時於天氣陰霧中，粧辦異人如雲長、武穆公神像，往來城上。

以示疑圍亦可解、

乘城要法曰、賊未至之先、於城堡附近處、有舊窰、或懸崖之中、煙以煙筒、賊疑有入、必盡力攻之、使勞墮賊力、

出戰

尉繚子曰、務戰者城不圍、不圍城也

孫子曰、疾戰則存、

太公云、疾擊其不意、

百戰奇法曰、凡戰所謂守者、知己者也、知己有

戰守全書

卷十六

守部

七

未可勝之理、則我且固、以待敵、有可勝之理、則

出兵以攻之、無有不勝、法曰、知不可勝則守、

通典曰、敵次日久、眾巧俱施、蟻附綠城、不惜士

眾、野無所得、糧路又絕、兵眾離心、將帥懈倦、必

精兵壅守、防我城門、我當乘間、驍勇四出、與城

上人應期、內外齊攻、專精與疲怠者尤絕、必須

審察賊多偽謀、其所穴之孔、於城內深門爲坑、

坑上安轉關板橋、若敵人來得三五十人後、啓

發機關、自然先斃、

城門簡擇健卒、貯備器具、看敵懈怠、卽開門、驍勇齊擊、乘馳逐北、不得過二百步、緩急、城上應接易爲、

武經總要曰、凡城內器械已備、守禦已得、當出奇用詐、以戰代守、以擊解圍、先爲暗門、或因賊初至、營陣未整、或暮夜乘賊不覺、或賊攻城初息、或賊圍久已急、潛出精騎、銜枚擊之、擊敗亦不遠襲、或我兵已出、賊未出、賊突門而入、則自城上向裏、連下巨石擊壓、以斷其入、

戰守全書

卷十六

守部

十

凡賊圍城、必須選募勇敢、或乘虛掩襲、或夜斫其營、使賊驚疑、或焚其輜重、攻具待其走而邀擊之、

譚綸曰、凡敵在城外、攻我不得、須懸賞選敢死士、時而出奇擾之、或焚其輜重、攻具待其走而邀擊之、乃爲得策、

武經總要曰、若敵攻已久、不拔而去、此爲疲師、可蹙而襲之、必破、

若度其便利、以強弩發飛石、併擊射楚之、則軍

聲阻喪其勢必遁

虎鈴經曰我師爲敵所圍可以決戰者三外無援兵一可戰也八勁馬壯兵甲堅利儲蓄俱備二可戰也城池不完士民窮匱三可戰也守可以必守戰可以卽戰何謂必守許洞曰盡吾力焉援之不到候敵困憊出奇以戰何謂卽戰許洞曰旣圍卽戰謀未備也圍久則固焉

王文祿云海寇之來我兵俱守城中城外之民棄之而不復顧不敢出一兵以撓之寇反多疑

戰守全書

卷十六

守部

三

誠恐我兵出城與敵佯以數寇爲攻城之勢以綴逼我兵使不能出乃得深入內地橫行而無阻是皆我兵不知攻守互應之法也自古用兵非執於一攻之中有守守之中有攻且一城之中不下數萬家若圍困日久食盡兵罷寇雖不攻而我亦自潰矣安用其守乎凡寇攻城不過數次甚急扞禦已過寇亦必怠乘其怠而懸兵夜出負砲偷營寇亦撓亂自救之不暇而何暇攻我若獨爲定守寇知我兵虛實併力夾攻

日不解而援兵不至則我坐守以待斃無益也昔者已巳北狩也先南侵攻圍京城精兵皆出城外石亨于謙督兵于城北孫堂江淵督兵於城西每每攻也先營殺傷相半也先退去若使文臣謙淵無謀武臣亨堂無勇皆守城中不亦危哉而大事去矣惟攻不忘守而守不忘攻是以克濟時艱也

突門

通典曰城內對敵營自鑿城內爲闔門多少隨

戰守全書

卷十六

守部

三

外之五六寸勿窾或於中夜於敵初來營列未定精騎從突門躍出擊其無備襲其不意虎鈴經亦云

行軍須知云繞城多設突門暗出勇騎人馬攻其不意之處

宋陳規曰爲守之計不獨大啓諸門仍於兩門之間更開三兩門使周圍門有數十座齊於城內運土木出外填濠作路使戰兵出入無至自碍城上觀望敵入瞭哨乘便處卽遣兵擊殺或

夜出兵使賊在外所備處多晝夜備戰無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兼之城內既開城門自運土填濠欲爲入計不攻自敗所以敢自開城門出填濠者非謂賊兵可欺蓋恃其自於城內設備賊入城必死耳晉王浚遣都護王昌及鮮卑木柰等部五萬衆以討石勒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獨張賓孔萇以爲可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勒卽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城北壘勒俟其未陣躬率將士鼓

戰字全書

卷十六

守部

三

斫夜營

特選精壯勇敢士五百名照依敵粧敵哨以一聲爲暗號每遇晦夜雨雪賊忽賊倦之時則開門縱出或以火砲或以白棒或以骨朵亂斫其營聚散倏忽人自爲戰遇有順風以火器火砲燒其積聚得便則取器械轡勒馬匹驚則亂與同驚睡則亂與同睡但以無聲爲妙機暗傷爲

妙手明祈明攻是爲下着大率以二鼓初爰出城五鼓鍾鳴入城砍西營入東門砍南門入北門仍以暗號認是吾兵方許放進機橋暫止攢槍轅門之內撤去機橋方許入城此之謂鬼兵密如驚探速若鷲擊非敢死士熟練人不可或只用大砲齊聲放轟營亦可

胡宗憲云凡賊圍城必須選募勇敢夜斫其營或夜舉砲銃使賊驚疑其國自解

守揚州議亦然

戰字全書

卷十六

守部

三十三

練孰敢死之士三五百人重加賞犒三更以後我軍與賊一樣打扮自有暗號乘其困倦密砍其營放火砲鳥銃令其驚起自相亂殺吹角聲而散五鼓點名令隊長認進謂之鬼兵鬼兵三兩行賊已防備後却用排燈將炮炮鳥銃佛郎機前大撓擾之若有積聚乘順風用油薪縱火焚之如此兩三番賊自不能存也其委曲不具詳

呂坤救命書曰賊在城外屯聚以逸待我之勞

以飽待我之饑以寧耐挫我之銳以優游懈我之心聲言解圍以安我之意聲言增兵以寒我之胆乍動乍靜以疲我之精神緩進凌衝以耗我之氣力忽散忽聚以老我之智謀築壘增柵以示彼之持久我意已定一切勿動內門時閉之

籌海圖編云我兵一出必遣伶俐健卒先行俾作探聽便熟知賊之休息每每貪夜貪淫嗜酒熟睡休兵眇視我兵莫虞我至斯時也果能休

戰字全書

卷十六

守部

策

兵四起此其愚奸滅寇之機也

梁主擅襲太原張承業守攻急懼安金全病強起曰太原晉之根本不守大事去矣披甲跨馬率子弟及故將吏百餘人夜出北門擊擅於羊馬城中擅驚潰

有不可輕出戰

虎鈴經云被圍之師不可出者三敵無故開圍一角者有伏也退圍數里者謀也示以老弱者誘也

無城堡而守

戚繼光曰或問守城之法無城堡者奈何曰善守者不在城之有無城也者不過用之以設險焉耳使吾而善守也有城固可無城亦可若守之不善則雖有城亦陷而已矣故守之難易雖在於城之有無而其善守與否則存乎人不存乎城也何謂善守曰戰是也曰戰守二道也以戰爲守吾未之前聞也曰不然能戰而後能守未有不能戰而可以言守者也蓋禦敵在戰賊

戰字全書

卷十六

守部

策

之來也以攻爲其志也吾於四郊度賊來處札野營修野戰以待之器械精明士習雄猛糧餉充備號令嚴肅賞罰明信賊衝不動賊餌不貪賊走不追賊人遠來欲戰不得欲掠不能吾常用計以撓其逸使饑不得息多方以陷奔之張疑以皇惑之設伏以要截之以飽待饑以逸待勞以日增月益之兵而待其有限之衆彼將聞之而知懼望之而知避矣更於吾街市習爲巷戰之計豈有不能自保者哉若水鄉村鎮如之

何曰陸地以木城爲野營水鄉以水兵船爲野營其以戰爲守一也敵強我弱不勝奈何曰所謂守者非徒填門守堞之謂所謂戰者非徒戈矛擊刺之謂也填門守堞敵易視我我軍之氣先怯乃痴拙之將一籌不展以賊不攻爲幸毋恠攻卽破焉耳戈矛擊刺勇力相格非已卽彼安危不保亦痴拙之將以三軍之命爲僥倖故易於取敗者也吾聞古之善戰者不然其戰也以正合以奇勝以分合爲變以有意而制不意

將將也者戰必克守必固者也
善守者敵不知所攻非獨爲城高池深卒強糧足而已必在乎智慮周密計謀百變或彼不來

而我守或彼不挑戰而我擊或多方以謀彼師或屢出以疲彼師或彼求聞而我不出或彼欲去而懼我襲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役敵國之道也

防城之法雖是廣設備禦晝夜當巧施謀策惟在主將變其虛實隨機應變可以保全

外救

攻者不下十餘萬之衆其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此有

又更若彼城堅而救誠則愚夫蠢婦無不蔽城盡資血藏其城而盡其資財血力以守矣城者期年之城守餘于攻者救餘于守者守期年而守者救者其力又若彼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蠢婦無不守陣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發其害廉救撫則亦不能止矣必誠其豪傑英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并於前么麼驍瘠者并於後十萬之兵頓於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出據要塞敵入以重兵頓于城下有救必能開其

之但救其後無絕其糧道中外相應戰者且勿
地但救其後而無絕其糧道此救而示之不誠示
與守者中外相應而已
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其前其老彼
敵無前守不得而止矣然此救者又當示敵以
不誠所以示敵而待之者也敵以不
誠者所以示敵而待之者也敵以不
不前進而守者可以出戰不得止禦矣此守權
之謂也此守城權變之說也

有可去

武經總要曰凡守城之道有五敗一曰壯夫寡
小弱衆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糧寡而人衆四
戰守全書卷十六 守部 完
日蓄貨積于外五曰豪強不用命加之外水高
而城內低土脉疎而池隍淺守具未足薪水不
供雖有高城宜棄勿守

禦水攻

武經總要曰凡賊諸攻不利必引水灌城我則
壅塞諸門察視城穴之處悉加傳築城內促圍
壘外水高下別築濶橋牆外取土可深一丈兵
隊備城如故周視地勢有可洩水處十數步開
一井井內各相通以洩流焉若水已入城則於

新築壘外作船二十隻選勇士每船三十人質
其父母妻子各授弓弩短兵欽鑕遺孽夜從門
銜枚並出決賊堤堰破賊營砦所選之士須預
集水戰度力不足則加船以進或賊已覺則城
上鼓譟爲助

行軍須知曰一城寨若在乎川或側近有高原
泉成流及有江河須防決壅灌城之患今河東
古太原城宋史汾水而灌劉維元是也

虎鈴經云我城若居卑下之地敵人壅水灌城

戰守全書卷十六 守部 辛

速築牆壅諸門及陷處更於牆內促圍周匝視
水高下而濶築牆外取土高一丈以上城立於
牆內取土而薄築之精兵備守不得容雜色人
如有洩水之處則十步爲一井井內潛通引拽
漏城中速速造船一二十隻募善舟楫者載弓
弩鐵斧每舟一二十人自暗門啣枚而出聽營
敵覺卽急於城上鼓譟決其堤堰所營以精銳
急出助之

兵法云以水佐攻者強善用永者其道有四

日因二日逆三日賊四日絕因水之用其道有二或敵絕中流而柵我得上流因風之利可以鼓棹縱火順流衝之柵絕而遇風轉則止又若敵在下士馬賴是水我得上游可以毒之此二者所謂因者也逆水之用也則爲崇隄以障其下注溢於內然後引之以灌所謂逆者也賊水之用也敵所賴水也當潛以水攻審地理陰爲畝澮導之他處竭敵所賴所謂賊也絕水之用也或以薪衣土以石實舟沉之於上別爲長渠

戰守全書

卷十六

守部

三

爲所害順則利矣
通典曰水攻者以水因地而成勢爲原高于城而斜小可以遏而止可以決下流故平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可以浸平陽先說水平可以漂城灌軍沉營殺將而照版度竿亦不可無也
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小刻其分隨向遠近高下立竿以照版映之眇目視

三浮木齒及照版又以度竿上尺寸爲高下通而往視尺寸相承山岡溝澗高下淺深可以分寸度之

水平

水平者木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爲三池池橫澗一十八分縱澗一寸三分深一寸三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寸間有通水梁澗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木澗狹微小於池箱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澗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轉爲關脚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三齒齊平則爲天下準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謂之水平

照版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澗三尺柄長一尺可握

戰守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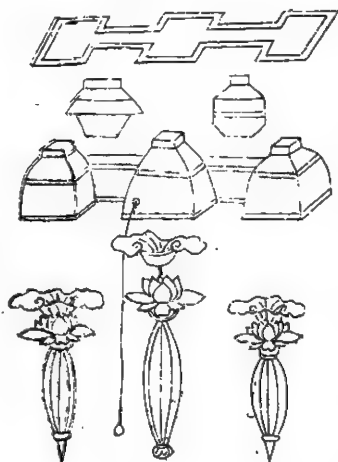
卷十六

守部

三



水 平 圖



戰守全書目錄

守部

卷之十七

擇年月日時

日月

星

風

戰守全書卷之十七目錄

終

戰守全書

卷十七目錄

不刊
之書

戰守全書卷之十七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占驗部

擇年月日時

凡出軍攻伐當擇歲月日時爲先 忌衝太歲

金神 若爲主候太白辰星東見之月

若爲客候太白辰星西見之月其月卽避

衝旺方

凡出軍忌月建之日損大將其次應行軍避忌

戰守全書

卷十七

占驗部

一

凶惡之日不可用兵

凡天火狼籍日凶不可用 正五九月在子

二六十月在卯 三七一十一月在午

四八十二月在酉

凡八龍七鳥九蛇十虎日凶 春甲子乙亥爲

八龍 夏丙子丁亥爲七鳥 秋庚子辛

亥爲九蛇 冬壬子癸亥爲十虎

凡九醜之日忌行軍 乙戊巳辛壬之日臨子

午卯酉之地是謂九醜若時更遇殺神臨

支干主大凶

凡往亡日及日月蝕並不可出軍歸忌亦不宜用

凡平日收日天罡天魁俱不可用

凡兵禁日不可出軍正月起寅逆行六陽辰

凡大敗日與咸池同不宜出軍正月起卯逆行四仲

行四仲

凡四離日不可用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前一日

不可用占時月宿更臨四離之辰名曰天

戰守全書

卷十七

占驗部

二

寇凶

凡四絕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前一日名曰

絕辰不可用占時日干臨四絕之辰名爲

天禍凶

凡月厭衝對之辰皆凶月厭正月起戌逆行十二辰

行十二辰

凡受死日凶正月戌二月辰三月亥四月巳

五月子六月午七月丑八月未九月寅十

月申十一月卯十二月酉

凡龍虎日凶正月巳二月亥三月午四月丑

五月未六月丑七月申八月寅九月酉十

月卯十一月戌十二月辰

凡罪至日凶正月午二月子三月未四月丑

五月申六月寅七月酉八月卯九月戌十

月辰十一月亥十二月巳

凡伐日切忌攻討支尅干日是也

凡兵廉大殺日凶不可用正月戌二月巳三

月午四月未五月寅六月卯七月辰八月

戰守全書

卷十七

占驗部

三

亥九月子十月丑十一月申十二月酉

右以上之日不可出軍最凶並須避之

凡擇日取旺相日辰制尅所攻之方吉若休廢

無氣凶

神樞經曰欲出軍擇日常以天罡加月建傳送

從魁下爲歲前河魁下爲天府登明神后

下爲歲對天吉下爲天倉功曹下爲歲後

以上日辰皆吉

太衝下爲夾卑天罡下爲負衝太乙下爲

折衝勝光下爲掩衝小吉下爲致死已上
日辰皆凶

七十二占日法 辰巳日再見青龍故曰辰巳
利行賞賜 戌亥日再見白虎故曰戌亥
利行刑罰以順天心 辰巳日再見騰蛇
宜動內財 戌亥日再見天后宜靜內財
午日終不見太陰子日終不見六合故子
午爲經不可逃亡是陰陽之始也

卯日終不見玄武酉日終不見朱雀故卯

戰年全書 卷十七 占驗部 四

酉爲緯不可攻盜是陰陽之終也雖有吉

辰良將不可用

黃帝占曰反支不可出軍

戌亥爲月朔則一日七日十三十九二十
五日是

申酉爲月朔則二日八日十四二十日二

十六日是

午未爲月朔則三日九日十五二十十一

十七日是

辰巳爲月朔則四日十日十六二十二
十八日是

寅卯爲月朔則五日十一日十七日二十

三日二十九日是

子丑爲月朔則六日十二日十八日二十

四日是

曾門經曰六窮日不可出軍 每月四日十九

二十八日是

玉門經曰天乙絕氣日不可出軍

戰年全書 卷十七 占驗部 五

正月初六二月初七三月初八四月初九

五月初十六月十一七月十二八月十三

九月十四十月十五十一月十六十二月

十七

六壬靈匣經云 甲戌庚日善能用者使前一

騰蛇墜水二朱雀頭破三玄武折足四勾

陳入獄五白虎燒身六天空被剝

假令三月庚申坤時天魁爲將加坤卽天

乙庚日盡治在大吉而臨乾前一騰蛇九

神臨壬水曰隆水前二朱雀火神臨坤土曰折足後五白虎金神臨丙火曰燒身後六天空土神臨巽木曰被剝於此時出軍攻討興動工皆吉

凡十二月用將加課之時如甲戌庚日盡即晝治貴人在丑夜治貴人在未若臨乾之時即得六凶神藏四惡殺沒於四維此時最吉自餘七日乙巳丙丁壬癸六辛日各依日夜貴人臨之時六凶神藏若辰戌丑未臨乾坤艮巽四維之上即爲四殺沒皆爲吉時

戰字全書

卷十七

占驗部

六

孟月甲丙庚壬仲月乾坤艮巽季月乙丁辛癸爲四殺沒時緣太陽每歲一分悉退縮不及者八十五年而退一度差殊浸多用之有失今俟太陽至雙角宮其神明方可用甲丙庚壬爲四殺沒於四維吉時四殺者辰戌丑未爲五墓四殺凶神四維者乾坤艮巽是也太陽入宮皆以中氣論

雨水後一日 小滿後五日 處暑後七日 小雪後五日

右用甲丙庚壬時爲四殺後時

春分後三日 夏至後六日 秋分後八日 冬至後四日

右用乾坤艮巽時爲四殺後時

穀雨後五日 大暑後三日 霜降後十日 大寒後一日

右用乙丁辛癸時爲四殺後時

戰字全書

卷十七

占驗部

七

占用兵應日

神樞經曰將欲出兵假令本日聞驚急事必以火命人用火日火時從火門出兵大勝此名子孫爲父母報仇勿使金命人爲將以金日金時出金門必敗金克其木日也假令三月甲子日聞驚以丙子日巳午時出火門太乙勝光下大勝餘倣此

出兵宜向背

四不向戰

春不可向東戰伐舉動戈甲爲春旺不可
伐戰必敗

夏不可向南方戰伐戈甲此名伐強不敗
則傷

秋不可向西方戰伐戈甲

冬不可向北方舉兵交敵戰伐當取遁而

戰敗

八節宜向

立春後向西北戰 春分後向正北戰

戰守全書

卷十七

占驗部

八

立夏後向正東戰 夏至後向東方戰

立秋後向東南戰 秋分後向正南戰

立冬後向西南戰 冬至後向西南戰

軍中占

天象

日月

出軍日食軍敗國危食盡軍盡

日食在紫大將謀議或與將兵之臣

日月食參中主將凶

已上李淳風
輿地變異錄

日月薄蝕之日不宜出兵將死卒潰
太乙南冥

凡所食之方從而擊之破軍殺將食之不盡從

明擊暗食之若盡從終擊始

出軍逢月食其野軍死大敗

月食其郊有拔邑大戰

月食在胃大將死

月食畢中將軍有以家犯罪者主奔走

月食昴兵絕糧將軍死

日或黑或青黃有軍軍破無軍喪王侯

戰守全書

卷十七

占驗部

九

日五色無光芒及變色亦如之

日赤雲客將當死

日下有赤氣如鋒芒在於兩傍破軍殺將

日底赤氣形如懸鏡舉兵敗軍無整理

日足黑大將死

兩軍相當數日並出當分營以應之

日上冠日下纓所臨軍降暈在東即東方降

日暈中有一抱所在軍勝

暈曲抱日爲順珥背日曲爲逆順勝逆負

日暈一珥用兵所在利

日暈三重如纓之狀更生兩抱利先舉兵逆者破軍殺將若三重在上一暈在下赤氣衝之流血於野

日暈曲下垂三重向下軍多妖言兵將相惑

日下有背氣三條重者出軍境外戰鬪大勝

兩軍相對暈抱相似軍勢未戰勿更忿忿

兩軍相攻有暈厚薄厚處必勝薄處必敗

日傍有氣狀如懸弓大兵亂起一道一亂看數

戰守全書

卷十七

占驗部

十一

占之

有氣抱日形如半月隨攻敵必克

暈傍有氣團團似日內兵欲背叛防禦之吉

暈傍有青黑氣掩日賊來斫營隨雲先擊敗賊

暈氣似蛇將死軍敗宜固守則吉

暈中有氣向外射出敵來必敗

青氣向外射暈而出攻城不下客軍敗亡

攻城日暈氣從暈中起四出者城中勝

攻城日暈白氣內出狀似槍刺城不可攻

日暈白氣凌暈而出必有大戰順氣者吉逆氣者凶

白氣抱暈左右相對兩軍不戰各欲謀退

白氣交鎖貫日軍不和之象

攻城日暈白蜺城不可拔

日暈中青氣如十字貫日中者逆賊到城

紅虹貫日將軍必死

黑雲貫日客敗將死

黑氣入日必有大雨或大風在三日之內隨雲

戰守全書

卷十七

占驗部

十一

攻伐必克雲止急移之

日月共暈鬪兵合

凡月暈二十八宿昏在左角將軍有殃士卒多

病死

月暈氏大將誅

月暈箕參大將亡

月暈翼兵逃將走

月暈婁奎下大將軍戰死

月暈胃中天下有兵先戰不勝

月暈參軍敗元帥死

月暈軫三重戎狄滿野軍死廐燕繫馬

月暈食斗兵從市勝南魚

月暈再重赤雲繞之如杵軍在外萬人死其下

月暈牛士卒將亡

月暈危兵軍敗

月暈奎兵大敗

月昏太白色不明主人勝明則利客戰不勝主

死

戰守金書

卷十七

占驗部

主

月昏辰星不明主人勝明則客勝

月變色將有憂

月行入天門及昏雨河者上將戰死

月行太急未當中而中未當望而望皆有急大

戰敗

太白與月相干犯食月易大將刑死

月犯左角大將戰死犯右角都尉死

凡與月相犯其分將死

房與月犯食大小將相誅滅

尾與月犯食軍將死

南斗與月犯食將軍死

女與月犯將軍死

壁與月犯食軍糧絕將軍死

月犯奎軍乏糧大將軍戰死

婁與月犯食不戰而和將軍死

月犯畢將死變於畢有邊兵之急邊將刑

月入畢中將軍死否則有邊警

參與月干犯左角左將戰死犯右角右將戰死

戰守金書

卷十七

占驗部

主

犯食參小戰死

月犯天市大將軍死

月犯河鼓左右將死

月重再出皆爲暴兵

已上俱李淳風乾坤變異錄

星

兩軍相當有星來近月必有賊突來營陣

月三五一星在月右角上將死

客星守室及孛孛犯之先起軍弱不可戰必敗

金星犯入昴中大將軍死

金犯畢右星大將軍死

金守參軍大戰

彗孛入犯兵大破敗

金守張將軍敗

木星與金關破軍將死

木星與金同光殺上將

木火金三星共闢大將死俱與金關而不散兵

戰主亡

木與水合闢軍在外必戰否則內亂

戰守全書 卷十一 占驗部

木犯水客將死

火心守軫宿將軍憂

火星順行而金乘之分有破軍若環太白偏將

軍死合之入之將士死金而上出客軍勝

火土掩軍不去客將囚

土星與水合同舍其下不可出兵土與水合必

有破軍若星闕兵不在外則內亂

太白未合伏而伏天下兵聚未滿而伏伏而却

出其下有兵凶未及時而星出未及時而

星伏爲損天下兵伏於西方未見東方

東方之國不可興兵伏於東方未出西方

西方北方不可舉兵身死亡地伏於西方

未出東方東方南方之國不可舉兵先得

其地後敗亡有流血之憂

太白出東過巳西出過未不可先舉兵

太白大將軍之位兵之象也太白出高利以深

入利以起兵高而敵來勿戰去而勿逐

太白出下用兵利以淺利起後勿侵他境來而

戰守全書 卷十七 占驗部

可戰去而可追

太白晝見有軍軍罷無兵兵起

太白出東方星在月南爲得行中國勝在月北

爲失行外國勝是謂返生不有破軍必有

屠城北國當之

太白在月北負海國勝在月南中國勝在北外

國敗

太白在西方星在月北爲德在月東爲大將在

月北負海國戰勝在月南負海國戰敗

太白出東方爲德爲陽用兵左迎之吉右背之

凶

太白出西方爲刑爲陰用兵右迎之吉左背之

凶

太白變色變隨方而戰勝如色青則東方利他

倣此

太白合出不出合入不入爲失會不有破軍必

有亡主所在之郊不可戰也未合出而出

未合入而入天下兵起有敗

戰守全書

卷十七

占驗部

去

太白至月四日去月一尺三尺客軍大敗有死

罪將

太白色白而角文也不可戰色赤而角武也可

以戰

太白八十日復出將軍戰死八七日復出相罪

死

太白出則兵出入則兵入兵戰有勝兵出入之

象也

客看太白主候辰星各出一方異宿爲格有軍

不勝兩軍雖兵不戰合宿乃戰

太白出辰不出無主人雖兵不戰辰出太白不

出有主無客亦不戰

太白與辰俱出東方東方國勝西方大敗不可

出兵

太白與辰俱出西方西方國勝東方不可舉兵

其南北倣此

辰俱太白南三尺軍約大戰

辰守太白不去主人將死辰居太白前旬二三

戰守全書

卷十七

占驗部

去

軍罷

辰在太白北小戰

辰出金伏戰未可卜

金水合宿大戰之期太白出東方與月併準之

以指月未盡之日占之容一指破軍死將

主人不戰小勝容二指十二日容四指二十

十五日客軍大敗自散容五指三十日軍

陣不戰

太白夕見西方以月初三日候之與月併其間

客一指十日破軍死將客勝客二指十五

日破軍死將主人小勝客三指二十日破

軍死將客軍大勝主人亡地客四指二十

五日客軍入境主人勝客五指三十日軍

陣不戰

太白與列宿相犯小兵小戰不出六十日

太白與四星相犯大兵大戰

月食大白破軍殺將

太白進則兵出退則兵退

戰守全書卷十七 占驗部

六

太白角赤則兵戰角白兵起角黑兵罷角青兵

憂

辰抵太白不去則將死止其上破軍殺將客勝

不出客負視其所指以破軍

辰環繞太白大戰勝若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

小戰

磨太白數萬人戰主人亡

太白辰星同宿去之一尺以上軍必敗

辰出東方色白中郊勝外郊敗出西方色赤西

方勝中國敗

辰星色黃有角小戰色黑三芒有兵敗

辰在西居西北陰郊有謀兵以戰則主人勝

辰在陽南陽祔有兵謀在外戰客勝

辰入月中主人戰敗亡地

太白與辰相合旗出破軍殺將客視其所指而

破軍

磨太白右三尺軍急約戰一時再見有軍在外

者罷

戰守全書卷十七 占驗部

九

辰暗在太白北出利主人出太白利客

辰爲主辰星未出太白獨見有客無主軍出不

和

辰見太白不見有主無客不可出軍及戰

五星與辰合爲將死

水在金前客兵滅

水指金主將死征旗出所指之分破軍死將

水出金五日而出主大將死

彗星出於虛將軍大戰流血

太白散爲天狗所下之野必有血流將死

天狗星出下食血其軍必敗

凡夜初流星入落營急擊之勝

凡有流星從敵上來徐至吾軍上者有奸謀

來問吾軍

流星有聲有所墜見則千里破軍殺將

墜星之所其下流血破軍殺將爲咎最深

對營而軍中數有奔星敗亡之兆已上俱雙異

風

戰守全書

卷十七

占驗部

三

凡出軍之日風雲相衝必有大戰風雲先止處

爲弱風來送者行而當止賊多伏匿戰而

不勝

出軍有大風隨後滅跡軍不迴亦名鬼風

風忽前後相逆爭勝負在兩陣之間

風隨其後微順旗幟前而指敵軍必萬勝

風忽猝起忽動忽止來往相衝半道逢賊先宜

準備

凡軍在外旗陣旣成旗鼓張無故暴風猝起卷

幕欹斜旌旗傾倒此風不祥主將失位兵

士叛散須犒勞別擇吉處以安

凡軍營猝有暴風惡氣飛砂揚土旗竿偃折者

取四害上土作泥人長三大尺帶桃劍弓

蘆箭披髮向風所起之方而呪曰天有四

狗以守四境吾有四狗以守四隅以城爲

山以池爲河寇賊不得過來者不得避去

者不得迷呪訖勿顧若不能呪棄於四達

之道其殃除矣

此法奇門中有

戰守全書

卷十七

占驗部

三

風繞旗竿垂而向下軍敗將亡

風揚旗幟東西南北迴轉周旋將軍死軍散不

可出戰

凡守城風起西南來者主人急宜固守勿動

忽有迴風入營中先寒後溫必有疾病移營吉

風從敵來入吾軍營賊欲投降將軍加秩

四方轉隨風動賊來軍營宜警備固守

凡風乍來乍去賊欲退

風起忽東忽西賊有伏兵三日內有雨免災

風起西北却迴東南四轉五復將士貪欲謀

軍宜警覺之

敵上風來寒冽迅急將軍不吉抽迴禍止

敵上若有旋風起來入我軍營中其敵欲敗之有功仍以式看之若有奸邪臨日恐詐降伏必亂吾軍殺之勿從

凡見敵營壘上有旋風急擊之當獲其功

旋風於軍前飛鳴上天大戰必勝將軍加賞獲

敵糧增士卒

戰守全書 卷十七 占驗部 三

凡軍營中數有旋風不出三日軍當破敗宜自

固守勿侵他境吉

旋風起而上徹於天急戰破賊大勝

旋風起於營向上而出逢賊吾敗若遇時刑利

主宜疾擊之若當日刑利客

旋風猝起而合三刑兼從五墓賊有伏兵有銳

賊欲到必當損將警備固守之吉

凡風晝止夜起賊必夜至晝動夜止白日

敵上風來寒冽迅急宜自固備必欲攻我若

三刑賊擬攻我固守奇伏以待其來擊之奸邪陰謀之風急賊當立至不可與戰宜固守

風緩則賊來遲

乾坎艮震風來客勝 巽離坤兌風來主勝旺相即吉休廢利亦不吉 假令日是戌風從辰上來必有大戰 辰日風從寅丑未

折木發屋有軍各回兩自約解不利相守

卯日寅時風從卯上來轉從中起賊必有

謀在於吾城宜審覺之 卯酉之日辰戌

戰守全書 卷十七 占驗部 三

風來日中夜半賊擬圍城急宜固守七十

日內賊必自走 有風無塵旌旗不動征

無戰亦不可攻賊兵強士勇五寅之日倣

此

乾為折衝金風風從上來主將憂死勿戰客小

勝

乾上風來溫我勝

坎為水大剛風風從上來主不利客亦不勝

艮為土小剛風風從上來客大勝主不利

艮上風符起合三刑十日賊至宜警備

震爲木元山風風從上來客不利主人小勝

巽爲木小弱風風從上來爲主勝客不利

離爲火大弱風風從上來爲客勝主不利

離風客勝賊不可攻宜自固守

坤爲土涼風風從上來爲主勝客不利

坤上風烈賊來攻劫擬欲謀戰勿接爲吉

兌爲金小風風從上來爲客不勝前多伏兵宜

備之

戰守全書

卷十七

占驗部

三

宮日占風子爲陽宮午爲陰宮辰戌陽宮丑未

陰宮子土風來有賊來攻當謹備之

申未日丑卯辰巳風來大賊必至當防邊

境

戌上風來賊擬攻城若從亥卯來大將戰

死

從歲刑上來用兵不利

宮羽日風從宮上來乍南乍北或東或西七日

兵逃

假令卯日亥時風從卯上來復轉從寅申

上日燕光寒烈者賊有間諜在吾軍不然

欲叛

商日占風辰陽戌陰商日大風從丑上來三日

七日客軍追散解兵不來

商日大風折木從寅丑上來三日七日賊

各自解不明交戰何以知之丑爲商之墓

地也

風從已上來必有大戰

戰守全書

卷十七

占驗部

三

風從亥上來內有謀反損士

風從子午上來日中夜半發屋折木軍當

潰散日色無光主客潰亂軍在旺相上者

吉

風從商來兵起西北

風從角上來寒慘急者賊在吾軍有陰謀

角日占風巳陽亥陰角日風從午上來急兵暴

起必有喪亂從戌上來亦有賊動宜備之

角日暴風卒起揚旗發屋必有大戰流血橫屍

在九日內

風從申子上來日中夜半寒烈者賊來攻

城將死城破

風從角上來發屋折木日中夜半賊來圍

城主人奔走

又云風從角地來時加子午若辰戌寒烈

急者攻城必下何以知之子午屬宮辰戌

亦屬宮宮爲土角木克之故攻城必下近

則九日遠則四十日

戰牛全書

卷十七

占驗部

三

徵日占風寅陽申陰風從已上來有賊將至欲

攻城

徵日戌時風從戌上來必有兵亂從亥上來奸

徒相謀欲攻城

羽日占風卯陽酉陰風從辰已上來有賊

風從申子上來賊來欲絕河糧城毀將死

風從亥上來有敵圍城

羽商日大風折木從商上來日中夜半城宜固

守風若北攻不下客敗何以知之羽商雖

子母爲強水畏土勢不利客自衰近則九

日遠則七十日

春丙丁夏戊巳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風賊來

侵境

四時有上下八十日風賊入界若晝夜三日內

必有賊圍城

冬甲辰戌卯日有風從四維來而寒烈者皆爲

賊起已有賊動必相攻擊亦主謀反之事

申日巳時時或加酉風起於戌或日共賊欲

戰守全書

卷十七

占驗部

三

時加丑戌亥卯風起止於辰未客軍潰散將死

士亡

歲上風來將軍死

凡歲前五辰歲後五辰風來所攻必勝

六甲風來其賊可擊擊必軍破

六癸風來其賊可擒

巳酉寅午丑戌方上風來賊必欲降

風從歲殺上來軍必大敗

風從月殺上來流血小破不可興兵

風從坎離與月殺同至不利出戰宜固守

歲刑上風急大賊迅來不利接戰出軍遇此不

可前進旺相不利客休囚主凶

月刑上風急九日賊至日刑立至若無大戰必

來殘掠

歲月刑上風來賊宜急攻之

歲月德上風來敵強

兩軍相對風從四維上來軍營臺上者敗春在

未夏在戌秋在丑冬在辰

戰平全書

卷十一

占驗部

三

風起旺相賊來急日色皆暗賊可追之

凡風忽起發於火水時賊來敗之土口賊到宜

避之風止可以追賊他倣此

風從卯已轉至申午賊必來迅時併刑殺囚死

休廢吹砂走石大戰凶

已上俱李淳風乾坤變異錄

戰守金書卷之十七

戰守全書目錄

守部

卷之十八

雲

雨雷電

虹蜺

霧

氣

地

火

水

器物

獸畜

禽鳥

蛇蟲鱗介

戰守全書 卷之十八 目錄

艸木

夢兆

戰守全書卷之十八目錄終

戰守全書卷之十八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占驗

雲

凡雲參以五行相制，定其吉凶，常以十干日望，
敵上，及我軍營之上。

甲乙日白雲，丙丁日黑雲，戊己日青雲，庚辛日

赤雲，壬癸日黃雲。已上十干，望有此

等雲，在彼軍上，則勿攻之，在我軍上，戰則

戰守全書 卷之十八

占驗部

一

大勝

白雲二道，發兵之兆。

白雲白氣相逐，吾軍戰伐必克之徵。

白雲竟天，南北橫列，有大戰將士必亡。

白雲如猪，當軍之上，夜須警之兆。

白雲如布，起於東，東北，大兵將死。

白雲如瓜蔓，連結為隊，相隨須臾，罷而再出。

九度，當有千里兵來，視所起備之。

白雲如蛇，從城來，指我軍營，急自固守。

暮雲色白如杵之形萬人戰必流血先舉兵敵

後動吉

赤雲如布長數丈主有背將宜警備之昏見淮

客旦見在主人

雲長百丈東西竟天兵將大亂若赤色大戰流

血

赤雲如山其兵且銳所臨有謀未可攻也

赤雲如幔蓋大兵欲亂必當背叛

赤雲獨見屈曲如虹兵反攻城劫長吏

戰守金書

卷十八

占驗部

二

雲色赤如火炬下有兵謀詐

雲如赤火無光加其軍上赤氣如火災從天而

下軍敗將必亡亂之兆

赤雲下向而端銳大戰流血勿先舉兵

雲氣如火光有烟勃勃或如困倉見日愈明又

如人張弓有氣連綿數百丈又如雲其色

或黃白如暈有氣純白而後澤此猛將精

卒之氣

赤雲如人似行似坐暴兵立至必害我軍急備

之

赤雲如人持盾或如持節敵兵大來而未絕

若壬子日赤雲如旗輝輝滿天者兵欲起

雲氣上赤下白名曰伏鼠背軍之象

城上赤雲或黃氣繞之欲降大將必

城上雲氣赤如鳥形四散飛揚或如軍之狀其

城必降

城上雲氣如衆人頭赤色下多必害流血

雲如赤火下有流血赤雲臨城城必有喜黃雲

戰守金書

卷十八

占驗部

三

臨城城有大喜

雲氣如火光夜照天明大敗流血

雲黑一道東西竟天主兵亂大戰之兆

黑雲如車旋轉入吾軍小將謀反欲亂之徵

黑雲如遊行中含赤色敵有謀反反必自斃

黑雲如蛟龍將軍失魂軍走之象

黑雲高起以黃爲緣長疑如陣前後到天或如

人跪伏或如人以手相牽

黑雲之中黃雲居上士卒怯弱之氣欲逃叛

擒勞之

黑雲三道銳而中列所當之下必發兵大戰

黑雲南列兵亂將軍憂

黑雲形如人立狀其下亂兵流血如壤山覆車流血千里

黑雲中赤如杵形或似人蹲此有伏兵

狀如幢節在黑雲中漸漸臨賊不可入攻

城上黑雲中如星火名曰軍棉當有勇兵突出

不可擊之損兵

戰守金書

卷十八

占驗部

四

五

雲氣外黑中赤或幢節在黑雲中或如人在赤

雲中赤氣如雲皆有伏兵若無伏兵當有

虛驚或如鳥之狀在赤雲氣中或如杵立

雲氣中黑圓而長或如山岳赤氣髣髴如

樓狀此皆伏兵之氣切勿攻之

黑雲綠白將怯無謀攻之大捷

雲如霧非霧如塵兵動之兆

雲橫如陣此是兵與三條五條兵亂相凌

雲如山叢或如雨簷或如焚艸烟篷勃掩翳此

得天勢不可攻也

雲形如虎豹所臨之軍強不可攻之

雲似龍形必有大水營在其下遷高壘

雲如日月而赤氣繞之如暈者所見之方軍不

可攻在我軍戰必大勝

有雲來甚卑掩溝蓋道者賊必至急備之

雲長百丈東西竟天白黑同候兵將大亂

雲潤潤如土色必築城隍

凡雲從敵上來須臾却還賊必強銳當警備之

戰守金書

卷十八

占驗部

五

恐其攻我

雲若迅急敵必來急疾

雲行悠悠賊必遲延凡雲氣上小下大兵出增上天下小兵日減

軍上雲如車蓋必有大戰

雲如行船走於軍上者軍必走

雲如馳騎麋鹿來加軍上軍必走

五色雲如車道長百步或千步數百步者敵在

四方也日辰相克者大鬪者憂阻相氣臨

兵強戰勝囚死氣臨兵敗

雲氣五色，東西南北攔天飛揚者，此爲無主亂

君之象。

凡日邊有雲氣如文章五色者，軍敗反亂之兆。

將軍之象。

雲氣半出而絕一出一敗，看數驗之，此是敗氣。

雲氣如牛馬狀，或下臨軍營，此名天狗，下欲飲

人血，攻之大敗。

雲氣如揚灰之狀，或如羣羊亂行相連，又如羣

鳥作飛，如人相揖所指，或如轉蓬有似粉

戰守全書

卷十八

占驗部

六

沸，並是敗氣。

雲氣如霧，乍伏乍起，乍聚乍散，衰軍之氣。

雲氣如馬，或白氣，下軍營亦名天狗，食血萬石。

雲似犁牛，時或分散，急攻敵亂。

雲如水波紋，其軍亂走，或如人鞠躬，並是降軍

之氣。

雲氣忽青忽赤，碎如石礫，所臨軍敗。

雲氣或赤或白，如人頭或似人仆匍地低頭，其

軍必敗流血之象。

雲如雉雞，或如兔走，其敵必降。

雲如羣豕，羣羊羣馬，如獐鹿驚怕，勢如狂走，軍

敗散。

雲如羣馬，或行或止，軍必敗，將必死。

雲如鶴尾，大凶，兵起。

雲如虎斑，城破將死，急宜攻之。

雲如塵消散，兵散憂亂，必有背叛。

雲氣散三色五色，飛揚不定，無根本，此流血敗

軍之兆。

戰守全書

卷十八

占驗部

七

雲氣似鈎兜，似松栢枝節，散亂滿天，在軍上，大

敗之兆。

雲氣如魚蝦，敗軍之兆。

雲氣如人持刀盾之形，所臨軍有憂。

猛將之雲，氣如引弩，外白中黃，實人爲將。

雲氣青白而高大者，此猛將精士欲陰謀之氣。

雲氣埃塵粉沸，其色黃白，氣如旌旗，無風而揚。

將勇士精之氣。

雲如扇頭兵暴起。

雲如龍頭當警備所守當換

雲如虎形氣如尊形或高數百丈無根本此為

遊兵之氣

雲氣似旌旗輝輝而揚兵將至

雲氣或如杵形或似幢節下有伏兵

壬子日有黑雲如疋布南北竟天兵大起

雲氣綿綿漠漠或如艸木或如騎馬或如練如

布高五六尺步軍為伏必有奸詐須警備

之無備必敗

戰守全書 卷十八 占驗部 八

雲來橫截吾軍營先宜奇伏隨軍而行賊有奸

詐先欲伏兵警備覺意攻之

城上雲如旌旗揚揚不可攻

城上雲氣如雉雞城中人必降

雲氣青而背入城者城可屠虹亦如之

雲氣如人立狀或如三牛或虹文或虹貫城皆

城破之兆

城上雲氣分為兩股勿攻之收兵自固守

雲如蛟龍之形臨軍上將軍失魂

雲如龍形氣者必有大水為災在其軍上急宜

避之

雲如黑龍之形主水火雷電軍行及戰陣見之

兵將不利七日內

黑雲中有青龍形主水災軍行及戰陣兵將不

利七日內

黑雲中有赤龍形者主惡風雨下臨之所兵敗

利客兩日內

黑雲中有白龍形主艸賊起軍行見之兵敗宜

戰守全書 卷十八 占驗部 九

主

黑雲中見黃龍形主大旱軍行戰陣見之為客

大利從雲起處擊之

黑雲中見倉龍形軍行戰陣見之有外兵助宜

主其下兵順

若雲中有赤龍形大旱兵起軍行戰陣見之宜

主勝

若雲如青龍之形東方兵起不利將首軍行戰

陣見之宜主不利客

雲如白龍形，西方兵起，大勝，宜客軍行戰，陣見之主不利。

雲如黑龍之形，北方兵起，軍陣見之，利客。

雲如黃龍之形，中州兵勝，利有軍對敵見之主大利，客敗。

若青雲中有青黃白黑龍形者，看龍色不可抵背之戰勝，軍行勿抵之。

赤雲中有赤白黃青龍形者，看龍色，軍行戰陣勿逆之，背之吉，亦利客。

戰守全書 卷十八 占驗部 七

白雲中有青白黃黑龍形者，西方兵起，看龍色，青者軍東方利，他倣此。

黑雲中有黑青白赤黃龍形者，北方兵起，看龍色，兵勝利，軍行及戰陣勿抵之。

黃雲中有黃白赤青黑龍之形，中方兵起，看龍色，兵勝利。

雲若龍形蒼色，在黑青赤黃白雲中，臨軍陣下必大敗。

龍形半青半赤，戰客勝。

龍形半白半黑，不利，戰必敗，客小勝，七日內。

龍形半白半青，大戰必敗，利主，在七日內。

龍形半白半黃，戰客勝，主敗，在七日內。

龍形半黃半青，兩軍不利，有水災或火災。

龍形半赤半黑，常有姦人戰，客利，在七日內。

龍形半黑半黃，七日內戰，主勝。

龍形半青半赤，戰客勝，七日內，主勝。

龍形紫色，七日內，主軍宜進。

龍形立者，二七日，客宜進軍。

戰守全書 卷十八 占驗部 七

雲如二龍之形，鬪者不宜戰，二七日兵敗。

龍向山上坐或立者，七日內有降兵。

龍向山上臥者，國人安樂，不宜大軍。

龍在樹上，天下兵大亂。

出軍見龍忽飲軍水，國虛，在外急抽軍迴，反賊將至。

將至。

雨雷電。

凡軍初出，百里內值大雨，名曰浴屍，軍士亡。

兩日出軍，兵士怯弱，更逢逆風，軍必敗還。

凡出軍日風雨逆人將死叛散宜別擇日進兵

風雨相衝必有謀反士衆欲叛散奸人相

詐

迴風急雨擊裂軍幕內有謀反急宜警覺

凡討伐不義軍勝後有大雨雷電等此爲洗兵

天之助也

夏三月甲子乙丑戊寅日雷軍在外大戰一月

應

八魁日有疾雷大雨有大風起有急令八魁者

戰守全書

卷十八

占驗部 三

春巳巳丁丑夏甲午壬戌秋巳亥丁未冬

戊子辰日不雨而電光所及兵將爲血

軍在外大雷震動將軍兵士悉衣甲執刀上弓

以敬天之威天有助焉

軍營上雷多者其軍必罷

雷雨軍中尤甚者將戰無功

軍陣將交而雷電風雨占其來處不可逆戰固

守宜俟其定而攻之

雷電霹靂下於軍中士卒叛

凡軍營中雷電霹靂拔樹發屋吹砂走石宜賞

勞將士急移之去不移兵敗

凡攻城圍邑經旬不雨不雷其城邑有天神不

可攻擊宜解兵而回吉

凡忽有聲若雷者此爲天鼓所聞之地軍多敗

亡震入敵軍吉震在我軍凶

巳上李淳風乾坤變異錄

虹蜺

凡攻城野戰有虹見於城營之傍或飲水於軍

戰守全書

卷十八

占驗部 五

內東西南北皆有旺時旺則勿攻宜固守

衰則疾擊之必勝

春東方有青虹者青龍之象不可攻青赤者爲

旺不可攻白黑者擊之敗

夏南方有赤虹者朱雀之象不可攻黃赤者爲

旺不可攻白黑者擊之勝

秋西方有白虹者白虎之象不可攻黃赤者不

可攻青黑者可擊之

冬北方有黑虹者玄武之象不可攻赤亦不可

攻黃青白者可擊之

虹蜺如日月之暈者必有敗軍死將先起則勝

從虹蜺所指處擊之

白虹貫城城欲敗績

凡攻城圍邑遇五色虹宜野戰戰若不便須自

固守

虹蜺屈旋城上其下流血

虹飲城水城破之兆

白虹長丈餘如杵如甕屈而赤者大戰流血

戰守全書

卷十八

占驗部

雨

白虹繞城從所在擊之必勝

虹如屈蛇冬出其下破軍亡地

虹在日左兵退

已上俱見李淳風乾坤變異錄

霧

朝霧急起必有大兵發動移營預備之

昏霧濛濛不見山川城郭大兵必戰大亂

渾中而重霧必有背兵

春三月乙卯日霧不出六十日兵起東方

夏三月丁卯日霧兵起南方

秋三月辛卯日霧不出一年兵起西方

冬三月癸卯日霧不出百日兵起北方

夏日霧至再三不出二百日兵起

凡戊巳日霧三日不止者其下必有大戰

凡庚辛日霧不出三年兵戰於野

商日霧起夜半大霧至日中兵大起人聚爲盜

近在七十日若三日內有雨解濛霧圍城

從外入內其城可攻

戰守全書

卷十八

占驗部

五

霧起圍城城上無霧士卒散亡

霧起繞城者攻之必取宜易晡令堅軍固守

霧從外入城有城攻城霧從內出有兵逃出兩

軍相當或霧起卽有微雨客勝霧起而不

雨主人勝

霧下有聲兵來侵伐

已上見李淳風乾坤變異錄

氣

李淳風乾坤變異錄曰凡候氣之法常以平旦

寅時及日晡夜半或戌巳之日看候敵上

敵在東日出候之敵在南日中候之敵在

西日入候之敵在北夜半候之乃知敵人

動靜盛衰之兆

氣衝天而上出者光銳此名橫海之氣勿攻之

攻之士亂將軍矣

有氣橫截兩陣之間急先伏固守此敗軍遁將

之氣

氣出而高無所止城可攻

戰守全書

卷十八

占驗部

七

氣出而復其軍必病

氣復入者人欲逃背

氣下入城其城可以盜取

城上無氣攻之可敗

城上氣觀之不見不可攻

凡攻城者有諸氣從城出入吾軍者此敵家兵

氣之銳不可攻

氣出東南或從西北起將死而城中人欲降

氣出而北城可得之氣出而東南城可攻氣出

而西欲降

城上之氣勇而騰之漸高凌天其城不伏城中

士勇不可攻之

氣出而走無所住止或似白蛇其城可攻

氣如車蓋此為堂堂之陣氣如山聚此為亭亭

之陣氣若五色與天連厚重久而不散此

應天之軍氣

凡氣如覆舟或似牽牛又如旌旗如鋒鏑如旗

如車或如鬬雞赤白隊而相連此得天心

戰守全書

卷十八

占驗部

七

吉利之兆

氣如飛鳥徘徊在上而高此銳士之相

氣如龍布如虎裾如隄陴覆軍上皆不可攻擊

城上氣如死蛇或如人立三三五五其城可取

氣如奔牛其城可攻

城中氣如蛇形前輕後重或赤如火此兵勇城

堅不可攻之

城上氣如雙蛇不可攻

城上氣如火烟主欲出戰不利客

氣如山岳而高漸升黑厚其下將首驍勇如困

倉將勇之氣

氣如雲如片月相逼其軍上不可以戰

氣如蛇形舉首之狀其下兵背若斷看數占之

一斷一背他倣此

氣似人無臂或似壞樓攻之必敗

氣似有似無如氣如霧可攻之

兩軍相對經月軍上常無氣可以攻擊之

氣清而疎此怯將之氣

戰守全書 卷十八 占驗部 太

氣出勃勃如塵埃之狀或如黑牛羊猪之狀可

攻之得城

氣如蛇雀羣走此謂軍敗

氣或如死馬或如人引手或如雞兔驚忙或如

犬狗或如牽牛或如人臥無首或如捲席

或如覆斗或如人老瘦或如羅敷或如掃

帚或赤色象人頭千萬或如瓦礫石或如

灘或如水波之狀金是敗軍之氣可以擒

將

氣如火光夜照人面其下大敗流血一云此氣

氣如堤前後塵土乍見乍不見乍有乍無如灰

色並是敗軍之氣

氣如馬肝或如灰死或如偃蓋或如魚形或如

雙蛇或如飛鳥之狀或如羣鳥作飛如敗

樓如決堤如人無首如雨雞相向并是敗

將之氣

敵上氣進退不定動靜無常或上或下乍縱乍

橫此是憂恐之氣敵人無守心自散之兆

戰守全書 卷十八 占驗部 七

凡氣卒起不知所從而掩吾軍上此是妖氣急

備之必有猝兵至

氣若浮而不安分張東西走而不在軍之上

此是走氣其衆不安

軍幕已移旌旗已列士衆已動而氣靜不動此

是守氣軍必更還

凡軍上氣安即軍安氣不安則軍不安

氣東則軍東氣南則軍南他倣此氣散則軍散

敵上氣轉遠不可攻

氣發高厚漸作山形渾黑凝重或如拽布或如

人持斧此皆軍勝之氣不可攻

氣如山形或如隄阪或如林木森森殺人必衆

戰當不克

氣前高後卑其軍欲拔城後高前下有意未移

氣若龍行軍不可擊

氣若虎狀得天之勢有福之氣

氣如馬昂頭如尾軒揚所臨軍上不可擊

城上氣如死灰如揚塵可攻之

戰中全書

卷十八

占驗部

辛

氣如揚灰久而復聚士卒多病城亦可屠

白氣從城中出不可攻

城上白氣南北遊行賊不可攻

白氣如道東西竟天其下流血將死旦見期三

日午後七日暮見半月士亡之兆南北倣

此

白氣入異將凶

白氣入鉤陳中大戰將有功

兩軍相對軍上有白氣不可攻赤亦不可攻

白氣交虹可隨攻擊勝

白氣如蛇從城來指我軍營急自固守

白氣繞城隨氣攻之必克

白氣如蛇來指敵城者急攻之少緩攻失

前後俱白中有黃氣白色厚重潤澤者此軍之

旺氣氣似焚火烟此精銳之氣不可擊

蒼白氣入虛將死天子出征

蒼白雲氣入左角兵動自敗若出右角兵不可

出戰必有憂

戰守全書

卷十八

占驗部

壬

天有青氣旺相或在旺相上者當處交戰不見

不戰

城上青氣沉沉衝南斗不可攻

城上青氣如首有角未可攻

城中氣青外飛兩簷兩張城不可攻攻之損傷

青氣從城內出南北及迴還者不可攻

黃氣交橫狀如軍陣互相侵必有他兵來侵

黃氣入營有敵兩解

城有黃氣出東北氣昂上不可攻自歸之言

日下有黃氣白紺赤如紅兵叛所臨軍凶昏見
在客旦見在主

黃白氣入勾陳中兵死在外 一云將不戰

赤氣如蛇形彌天交錯下必有兵圍城

赤氣入斗兵起不出一年有流血將歿客勝

赤氣入翼暴兵欲起

赤氣入勾陳中大司馬戰歿出勾陳中主大將

戰有功

赤氣入天棓兵起大將戰死

戰守全書 卷十八 占驗部 五

有氣赤色漫漫似塵流血大敗

氣前赤後黑赤者旋滅隨黑攻赤大勝他色倣

此

赤氣從城中出者不可攻外兵宜備

氣上赤而下土色其城可攻

城中赤氣出如雉雞城必降走

有氣赤色兼有黃氣如雲之狀臨城有勇輔不

可攻

赤城或黃氣繞城四面城中人將降

黑氣入尾兵病歿

黑氣黃綠如人叉手頭低十五五此降軍之

氣

黑氣出如山緣黃氣敵人降伏

氣上黑下赤將死其軍必敗

黑氣夜起大軍必敗長如引索其下必亂者

陰謀青白兵叛黑蒼必反防備夜半

赤黑氣如狸皮斑城破將敗

地

戰守全書 卷十八 占驗部 五

斥鹵之地不可安營

凡軍地忽震動震往他軍利以攻擊入我軍利

以固守後勝

軍地忽折裂敗之兆急移之易將除禍

軍地陷成坑將死在野

軍地出泉戰必大勝 一云將平戎虜 一云

有戰必敗守城必陷

軍地或黃色將軍封邑天降吉利攻戰必克

軍地土暴長主將封侯戰大勝

軍地忽生五谷主將得天道

軍地生荆棘及穢蟲軍破將死

軍地忽生塵攻擊必勝不出五日定得殺戮功

軍地忽生土錢士亡將死之兆急去之

軍地忽生石礫當有禍生急移之吉

軍地生血將死之兆宜卜吉處之

軍地忽生火兵敗將亡及火如燈照有災將死

已上李淳風乾坤變異錄

火

戰守全書 卷十八

占驗部 占

天火燒軍壘中敗軍多

天火燒城郭軍破將死大兵起

已上李淳風乾坤變異錄

水

井及池水有波浪般者有賊來侵

水變赤如血其地殺傷有流血

已上李淳風乾坤變異錄

罷物

軍中無故金銀自鳴者軍當散罷

軍中忽聞鐘聲聲者吉

將軍門戶帳幕自動者敵人欲罷軍主七日內

散走歸營去

將軍坐牀無故動搖及衣汗出如血下欲謀殺

其將宜備親近及左右

將軍刀槍無故自鳴他人不聞者主婦人欲謀

將軍宜警備婦妾

將軍劍無故自鳴者將下欲謀叛宜防遠之不

然必被屠城

戰守全書 卷十八

占驗部 占

將軍器物忽為怪異者宜自思察防慎之吉

將軍器物之類血出與汗流者宜遠親慎疎下

欲為謀反

將軍衣服無故自失下人謀反將軍死

牙旗摧折將軍必敗士卒相嚇

刀劍刀自出血主戰勝

軍中金鼓自鳴主將立功

凡軍中刀劍自拔背人吉向人凶

刀劍無故自拔及有光有聲者兵傷凶

鼓角自鳴有暴兵至。

鐘自鳴有大兵起。

鼓自鳴敵人來侵。

金鼓自鳴破將有全功。

金鼓自鳴大兵興。

貴人車奔軸折旌旗折不出一年有大水其分

凶

衣服無故腥臭勿服之賊且來。

衣服無故自裂有聲不吉之兆急貨之。

戰守全書

卷十八

占驗部

五

獸畜

軍中無故馬鳴晨夜不止當暴兵至急去防備

軍敗士凶

馬無故夜鳴不止不出三月有急令

馬羣相鳴乃似豪之聲軍宜遠行深入戰大吉

羣馬乘風而悲鳴之有似思鄉之聲軍宜後進

軍敗

馬食砂石將勇兵強有敵利攻伐勝

戰馬長鳴晨夜不息暴敵將至欲遠征

馬忽赤色主將衰或有喪。

戎馬變尾名曰易衣主小人有理

牛忽夜鳴有暴兵

牛三角全軍動

營幕已定牛馬驅歸舞戲營中大吉

軍中牛馬及騾舞戲於軍門者軍罷還鄉之相

大吉

軍中忽有野牛馬入軍中舞戲者軍敗

軍中牛馬忽作人言言吉即吉言凶即凶

戰守全書

卷十八

占驗部

五

犬蒙晨夜家破人凶

犬若上屋及登城牆賊來必破兵將投降

猛獸前行引軍之狀不出三日宜先戰吉得降

賊

子忽見虎狼野狐之類或至營者皆大兵欲

至相殺無窮

軍行或有虎狼走來逆人及營過者敵主至當

備之敗軍之兆

熊羆獐鹿遶軍啤而入營者有賊詐降軍敗之

兆

軍行在道忽見虎豹豺狼之類前後倡揚忽入

軍伍必見其殃七日逢賊先卽吉昌移營

祭神吉若不如此大將敗亡

熊羆野獸害人之物若入營中大賊連至火急

備之

狐狸貉獸嗥鳴不已迴走軍中兵敗將歿

野猪獐鹿走入營中有賊投降先吉後凶宜自

防

戰守全書 卷十八

占驗部

三

狼狐來入軍軍敗

狐狸獐鹿來軍中作窠營破大禍軍敗奔波

猿猴入營奸臣內謀陰與賊連兵起須防備

野獸入營四顧瞻視營破軍敗

軍行在路獸突軍伍走過軍中軍分兩處

軍行白兔忽生軍破將亡但是白物見皆不祥

軍初出有人殺得獐鹿野猪可得之者皆爲凶

軍行鼠衆多者將吏欲謀反宜謹慎

鼠數見軍中將有叛亦主將有謀反之心

鼠數軍人將有反意宜明察之又云鼠數軍

中軍將破

羣鼠害苗稼將軍宜移營免災

鼠無故皆夜去其邑兵大敗

鼠壤軍中將士謀反

鼠舞軍中是謂盜奸軍人與賊通慎之

鼠自斷其頭於道中者其兵大殃

鼯鼠在軍營中軍破必還移營禍免

禽鳥

戰守全書 卷十八

占驗部

三

羣鳥相連於軍上主有暴兵至攻戰

羣鳥立於門上其軍歿

羣鳥翻覆相擊逐者必有大戰流血之災

衆鳥徘徊於軍上必有暴兵至不出三日鵲尤

凶

軍出郊野鳥逆之是謂受福敵人降伏

軍將戰有羣鳥從後來急擊勝從前來有賊宜

備之

凡大鳥殺物於軍前後有大功

凡鳥從德鄉來利刑鄉來凶歲月刑德前五辰也

大鳥逆行陣卒過有伏兵

衆鳥四向鳴軍中有暴兵至戰不出一月

衆鳥千萬數止軍上將軍歎

軍營上有衆鳥紛紛兵馬必去恐賊潛伏鳥驚

之處賊多隱伏

鳥鳴軍中一聲有喜二聲宜將戰三聲有警急

宜備之吉

戰守全書卷十八

占驗部

至

羣鳥交飛爭泊立軍鼓之上者其將病歟宜警

身修德可免

白鳥在上東西顧望者軍破城陷

屯營之處有白鳥鵲雀等此是兵災軍當破亡

白鳥羣飛遊遊旗上將軍加秩勅賜優賞

鳩鵲鳴軍中暴賊欲至三日五日伏奇備之

鷹鷂之類入軍中捕鳥有姦人謀反欲殺將害

軍宜固守防之

鳥從行軍鳴逐軍而過前者此得天之助送以

喜聲不鳴而過前亦吉

有鳥飛翔迴繞於行軍之左戰必大勝獲敵糧

小鳥鬪於軍前攻擊不獲亦主軍退

鳥鳴來逆行軍是謂挫鋒之應不宜攻城合戰

堅守還軍吉

鳥鳴飛於軍前左迴繞於軍後戰不克將有喪

亡一云有伏兵

伯勞鳴於軍營前後賊欲屠吾軍勿令士卒相

通軍分之象

戰守全書卷十八

占驗部

至

鳥從敵陣上來宜收軍不戰固守之吉

鳥集軍營上不利之兆將宜改令撫衆吉

鷹鷂鷂鷂之類飛過軍營或翔其上或捕鳥空

中賊有捕掠之謀急宜備之

有鳥赤頭黃身飛入軍中有降城拔邑之兆宜

急備攻之大勝

鳥飛入軍中人皆不識此焚惑入營宜移營不

移軍敗

有鳥飛翔來軍上或起或止相携相攻半道有

賊宜自防備、

鳥飛亂隊於軍前有暴兵至與賊戰不出三四

日

衆鳥來圍營暴賊密來不出三四日宜固守防

之

羣鳥先在防敵人有謀潛伏分騎備之

鳥鳴刑上奸人入軍嚴切備守勿令外內相通

此破軍之象急務之吉

有鳥千萬從敵上來逆過我軍而去我軍先進

戰守金書

卷十八

占驗部

三

而後必退

鳥從彼軍來飛而漸高敵人兵銳勿與攻戰吉

衆鳥圍賊之城急攻賊必破

慈鳥入營長軍敗賞犒士卒警備之吉

急有羣鳥來逆過軍營其軍必敗

管多鳥集將軍宜施恩急賞士卒欲謀將軍

羣鵲所向隨鵲攻之勝天之所引神道相應

羣鳥鳴軍欲過千里去人難迴

羣鴉集聚城營流血城破可以取之在我軍急

宜優恤賞賜吉

大鳥飛來遊我軍中敵人欲降將軍封秩必立

大功

軍發在路飛鳥來多敵有騎馬相蹉宜急備之

鳥起軍左還薄軍右賊有伏兵急宜探候隨鳥

捕之賊可擒首

鳥入軍幕內與外謀親近反叛欲屠其將

野鳥入營敵來殺將須警備之賊人却往

黃鳥赤首入我軍中一云熒惑軍敗將以賊欲

戰守金書

卷十八

占驗部

三

詐降防備則吉

雉飛軍中看其來飛德鄉加秩刑殺宜備

凡鳥四孟鳴宜爲主鳴四季兩陣相傷鳴凶

爲客者勝

鳥鳴丑上謂之客墓客凶鳴未上謂之主墓主

人凶

凡鳥鳴及來處看其日辰六情占之德鄉刑殺

四時旺相囚休廢之方以占吉凶旺

相貴人事休日庶人事囚日囚窮死日

死喪事六情亥卯陰賊申子貪狼之屬

凡老鳥伏翼皂鵲鳥黃金鸚鵡鵲皆凶鳥鵲
鵲吉

甲子旬鳥從酉上來住一兩口飯久始去大吉
之巢去後有人來投或說事並是好人也
從午未上來住一兩口飯時去凶蓋午未
爲金門刑殺有外人來投欲作陰謀相害
急須擒住從戌上來停一兩口飯時或
有外人來投亦欲行奸詐勿受之

卷十

四

甲戌旬有鳥從戌上來不鳴沉吟一兩口飯時
去後有消息有人來投說實事大吉青
龍華蓋下有鳥及人來大吉從辰已上
來住一口飯時或有人來即須警察欲作
屠害大凶辰已爲刑殺也從申酉上來
住一口飯時去於後續有事及外人來投
必有奸惡蓋申戌則酉爲陰殺陽孤也
甲申旬鳥從申上來一兩口飯時去爲鳴嘆即
吉後有事及有人來極良善從寅上來

一兩口飯時去或有人來及事并是奸惡
獄訟此從刑來勿信他做此占

雞聚鳴軍兵興動

黃昏有雞頻鳴邊庭有賊動

昏夜有雞鳴軍有遠戰天子憂

羣鳥聚集或相噪所見之處有流血

衆鳥宿城上頭向內城被圍頭向外則被兵

衆鳥飛舞於市邑主有兵

衆鳥飛舞於市邑主有兵

鳥巢城上及城下不出一年其城有兵圍

野禽與家犬豕鬪賊將主

蛇蟲鱗介

蛇行見蛇於前其地有伏兵宜備之

軍地多蛇出軍敗之兆

軍中蛇蝎蟻蛄衆多者軍欲迴散士思歸鄉

軍營之中蟻蛄盡出下有陰謀

軍中蟻蛄攪亂即有賊來流血之兆急宜固備

戰當先進勿使遲迴

軍行在路，蛇稍多，必戰之兆。突兵損將。

軍營蚊蠅太多，宜移，不移軍破。

軍行蜂蝶衝軍，賊有伏兵。

營中忽有遊蜂飛蝶，逆於軍前，敵必窺有伏兵。

須住軍警備。

軍中見鷺鷥龜鼈者，軍有進退之心，宜賞賚士。

卒。

營中有大龜，宜急移，管不移軍破。

諸蟲及龜，忽生衆多者，士卒散死，凶之象。

戰牛夢牛 卷十八 占驗部 美

軍營中忽生螭，急移之，軍必敗。

軍營中蛇螭並出，衆多成羣者，士叛之象。

草木

軍營中忽有樹木死者，宜急移去，不移敗亡。

軍營中艸木，不覺自死，兵屬他人，被奪將位。

軍中艸木自死，似犯嚴霜，此爲殺氣應之，攻戰。

必克大勝。

軍中艸木，非時花發，此乃陰氣不密，必有敵來。

圍邑，宜固守備，若不防虞，軍破。

竹忽生花，國哭將軍，大凶。

已上李淳風乾坤變異錄。

夢兆

軍戎夢見水者，兵起吉。

將軍夢見入海，兵士欲行。

夢見大魚及獸，必大戰，宜自守。

夢見羣鳥亂飛，有賊欲至。

夢雷鳴震動所夢之方，戰大勝。

夢槌鼓犬鳴，大勝；小鳴，小勝；不鳴者，凶。

戰牛夢牛 卷十八 占驗部 美

臨敵夢兩白杖人，賊兵必強，戰必不勝，損兵，宜。

固守。

夢猛水濁而波濤，持兵不戰吉。

夢得大魚及獸肉，戰必大克。

戰守全書卷之十八 終



新鐫註解武經十四卷(一)

〔明〕沈應明撰

明崇禎九年經世堂刻本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新刻武經集註序

不佞束髮受書。舉子之外。幾不知有兵機將畧。已入仕途。復幸際會承平。優游樽俎。又未嘗一營心武事也。往歲忽膺

主眷。處之兵曹。受任以來。以政爲學。殊無當折衝事業。近伏蒙

聖明念武備日弛。申飭省直學

官。必以武經課士。愈自恨生平不能究心邊算。以佐

廟籌之萬一。乃張子君燮與兒輩課讀之餘。彙成武經集註。且以東臨有虜。中州有寇。終爲

國家全盛之累。爰輯禦虜論。弭寇議。濟時策。若干篇。附其後。而終之以陣法射法。急先務。遵

功令也郵筒寄入

都中啓視之益愧予脩官未聞而書生乃能以天下事爲已任如此因轉訪署中知兵者與之商推汰其無益者而收其有用者以付剗剗適伯玉陳寅翁奉

旨刊定十二邊圖凡關山營堡悉令善手親摹得來而每圖尤詳著其阨塞險要以聽

當事者之綢繆是豈類坊刻

之影響模糊者比也用併附入七書之後於美哉是書也安內攘外之謀強兵給餉之計與夫戰勝攻取之畧備於

此矣果有精而研之者禁中頗牧軍中韓范奚難再見乎語云文士亦當盡心有味乎其言之也時

崇禎丙子仲夏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兵部武

選司郎中沈應明書于長安之公署



武經七書集註凡例

一是七書闕深博與。即登壇宿將。罕有能通者。則所藉箋註最重。而註非一家。註孫者。魏武。杜牧。李筌。陳騭。紀燾。王皙。梅堯臣。註吳者。陸希聲。註尉繚者。張載。註李者。王震。曾販郭逢原入。

七例
國朝雲間李希獻公有七書注。茲特酌衆說

而用其中。務使開卷洞然。不令煩文溷入也。

一批評代各有人。至近時王陽明。茅鹿門。胡梅林。諸大家之評。寔著。茲尤輯其品鑒精核者。而復間以鄙見附參。其或標在上。或附在旁。此固有不必拘耳。

一每卷末各有總評。乃櫟括全篇之意。間有

吹求洗索。似屬孟浪。亦可佐閱者之一炬。

一是書原選

明旨。以武經試士。故備查論題。標本文之上。

其策題。在主司臨時割裂配搭。難以盡述。

故不錄。

一每卷中篇有入神處。段有入彀處。句有入

解處。字有入微處。悉加密圈。次者讀圈。次

凡例

者加△。餘則逐句讀過。

一九邊圖。流傳最廣。要皆臨摹舊時刊本。抑

知時事既殊。邊防加飭。關山營壘。並非其

舊。近兵曹諸公。遣工親往各邊。細爲圖畫。

且昔之九邊。已更定十二邊。而每圖又各

著其險要。以佐

廟籌。凡三閱月乃就。今附刻之。仍名九邊。誌

舊也。

一自奴寇內侵遼陽。失守。全盛之幅員。幾爲

少闕。恢復之計。誠不可旦夕待。而籠統議

頭。無當目前經濟。因著御覽論。

一自流寇倡亂。幾及數年。殺吏殺民。陷城陷

邑。雖撫馭得人。殲其大半。保後此不再發

乎。因著弭寇議。

凡例

一經生家。但知文經不諳武備。聞談兵者輒

詫爲老革。與之論邊防大計。茫然耳。夫時

值多艱。須有實濟。用輯成諸名家濟時策。

一名公論策。有全文未佳。而或段或節。可以

經世。且可垂世者。特爲分款錄出。閱者幸

等之檀片瓊枝。毋看作竹頭木屑。

一當今武備日弛。一遇有警。不迎降則躲竄。

否則延頸受刑者無他。惟平日不知弓馬爲何事耳。此。

聖天子所以有習射之令也。於。

綸音赫赫。敢不祇承。爰輯射法。以公同志。一兩軍相對。必先布陣勢。而後可致勝。故有不識八陣握機之遺。不辨常山率然之法者。祇以國戲耳。因是終之以陣法焉。

此例

四

經世堂主人編次

經世堂訂正武經集註目錄

古吳沈應明鳴煦輯註 鎮江王明陽奕聞編次

晉陵陳組綬伯玉 松江唐時儼玄成

儲水仲 嘉子復 同輯 後學張修和君樊訂正

卷之一

孫武子十三篇

始計 作戰

謀政 軍形

兵勢 虛實

武經集註 目錄

軍爭 九變

行軍 地形

九地 火攻

用間

卷之二

吳子六篇

圖國 料敵

治兵 論將

應變 勵士

卷之三

司馬法五篇

仁本 天子之義

定計 教伍

用衆

卷之四

李衛公三冊

問對上 問對中

問對下

武經集註 目錄

卷之五

尉繚子二十四篇

天官 兵談

制談 戰威

政權 守權

十二陵 武議

將理 原官

治本 戰權

重刑令 以制令

今塞令	束伍令	經卒令	勒卒令	將令	陣軍令	兵教上	兵教下	兵令上	兵令下	卷之六	上略	中略	下略	卷之七	武經集注	目錄	三	經世堂	六韜	文韜十二篇	文師	孟產	國務	大禮	明傳	六守	守土	守國	上賢	舉賢	賞罰	兵道	武韜五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散營	文啓	文代	順啟	三疑	龍韜十三篇	王翼	論將	選將	立將	將威	勵軍	陰書	奇兵	軍勢	五音	兵微	農器	虎韜十二篇	軍用	三陳	疾戰	必出	軍略	臨境	動靜	金鼓	絕道	略地	火戰	虛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留都守集	兵食
兵船	兵法
兵制	治兵
募兵	陣法
邊屯	倭虜
邊計	取夷
邊戍	邊事
邊勢	屯田
戡守	屯田
河漕	海道
水利	邊塞
龍才	馬政
馬政	車舟
款貢	習弁
卷之十二	
論榮略	
將略	計廿二條 兵略廿六條
文武略	三條 兵餉略四條

屯政略	六條
營政略	三條
倭虜略	十四條
環盜略	六條
舟車略	三條
射略	三條
陣法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陣法	

१३३

利名
利名
利名

無不
先傳
多矣
少第

子 36-603

六代 吳 晉 宋 齊 梁 陳
 上 之 所 由 興 衰 存 亡 之 理 也
 司 命 之 所 由 興 衰 存 亡 之 理 也
 司 命 之 所 由 興 衰 存 亡 之 理 也
 司 命 之 所 由 興 衰 存 亡 之 理 也

子 36-604

出 奇 天 地 驚 心

[illegible]

求之于
勢
早
得人
任
勢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冰兵

兵以爲
各以爲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書
知
學

ॐ नमो भगवते वासुदेवाय

之者為將。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
 也。凡此之去，不可不察。凡此之去，不可不察。
 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國之深，則士氣倍；國之淺，則士氣散。
 九地之變：一曰死地，二曰生地，三曰死地，四曰生地，五曰死地，六曰生地，七曰死地，八曰生地，九曰死地。
 死地：無所往，死地也。當道而出，入深者重地也。為軍之法，心戰。
 無敵入淺者，輕地也。當道而出，入深者重地也。為軍之法，心戰。
 孔侯入險，進退無所往者，死地也。當道而出，入深者重地也。為軍之法，心戰。
 全制于人，險進退無所往者，死地也。當道而出，入深者重地也。為軍之法，心戰。
 將一其志，險進退無所往者，死地也。當道而出，入深者重地也。為軍之法，心戰。
 只將不虞，使細故，伏兵致敵，一志而安，故輕也。吾將使之，前充。
 龍虎子。

[illegible]

新編註解武經卷之二

吳子之說多與孫子之說相合

圖國第一

夫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從繁來主君何言與心達也

今君四時使新難度草掩以來漆北津其害以丹青不涼為長戰二丈四尺短戰一丈二尺車兵車掩

戶緩輪龍較視之於目則不麗衆之於田則不輕不識主居安用此也各以傳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

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吳子曰昔之圖謀國家者必先觀百姓而觀萬民和也夫四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後大事始可成

明王通
居往之
禮
明王通
喻而最
明王通
民材以
仁不虞
然因必
升其氏
一伸賦

武侯問曰碩開治兵料人因國之道起對曰古之明
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
簡募良材以保不棄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
文召為前行死者數萬以獲其志秦穆置陳陳三
萬以服陳故強國之名不料其民氏有胆勇氣力
者聚為一卒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為一
卒能踰高起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王臣失位而
卒能踰高起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王臣失位而
卒能踰高起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王臣失位而

為一卒此及者軍之棟貌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

武侯問曰：願聞陳必空，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受直。聞乎？直猶但也。言三者若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隣國，則戰已勝矣。

武侯嘗謀事，群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申公問其故，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能堅，國不長存，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悅之，良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慚色。

料敵第二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陽吾西，楚帶吾南，趙衛吾北，齊燕吾東，燕能吾後，韓魏吾前。六國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志。夫齊東重而不堅，

秦陳散而自關楚陳整而不失陳陳守而不走三晉
韓魏陳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賄奢而簡
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而心一也前重後輕
力不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補我備其左
右胎而從之其謀可乘秦性強其地險右臨蜀其政
嚴其實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關心故散而自戰擊此
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
乘乘驍散設伏拔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故
擊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近襲亂其元先奪其
吳二
氣輕進速退焚而勞之以計其地勿與爭戰其軍
可敗燕性怒其民慎好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
此之遺觸而迫之陵而遠之則而後之則上疑而下
懼謹我車騎必避之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
性和其政平其民瘠於戰其輕其將薄其祿故
以馬士無先志故治而不用不擊此之道阻陳而
虛之衆來則拒之去則逐之以遷其師此其勢也然
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審
計必有能者若此之奇選而別之愛而貴之

策可也
書

此勇者是謂軍命其有工也善用五兵材力健疾
志在吞敵者必加其將列可以決戰厚其父母妻子
初賞是罰此堅陳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
倍武侯曰善吳子曰凡料敵有不下而與之戰者八
一曰疾風大寒平與露連刻米晴水不燥則難其
二曰盛夏炎熱要與無離行驅鐵錫務以取速其
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故釋數起
上不能止民怨怒則人四口軍資既竭薪芻既窮天
多陰雨欲掠無所可掠五曰徒聚不多水地不利人
吳子
馬疾疫四隣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氣勞懈
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同
三軍散驚師徒無助八曰陣而未定舍
而未半行阪涉險半隱半出不能救此者擊之勿
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則
二曰上愛其下惠結三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則
刑殺必得時四曰陳功居利任賢使能
有功必錄五曰即殺之於兵甲之精壯
四隣之助大國之後六曰即殺之於兵甲之精壯
有功必錄五曰即殺之於兵甲之精壯
四隣之助大國之後六曰即殺之於兵甲之精壯

分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武侯曰吾欲觀政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

此以定負勝可得問乎

一、可憐

十、倭無指歸者，會也。倭臣弒之，言六、言金。

表裏三軍法衛前不能去不
喜有能不治危

武王問於箕子，箕子對曰：「臣聞：『有谷於倉，無穀於室。』」

不赴其危，恐人遠棄，乃

卷之二

可擊奔走可擊勦荼可擊未得地我
可擊不

三可擊漲，長遠後行未急，可擊漲水半丈，可擊險遠。

矢陷可勢旋、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

可擊心可擊凡若此者隨銳銜之分兵從之急擊

勿疑

治兵第三

一、言曰：月，舟之通稱也。舟，亦舟也。舟，亦舟也。

人援我明。知食易則也。投馬。器疎。以時。則馬。經。幸。齊。

年五十一歲

鋼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敵進有重賞退

有愛刑行之以信之刑自一二倍行而能達此張之主也

武侯問曰、其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又問曰、不

在象予對曰法令不明賞罰不信無所金之不止據

之不進制也。雖有百戰何益。旌用所計。治恭屬。頭有

即左指應毫維魚安連佳技成十與之矣歟久矣耳

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敗也。若

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卷之二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紀進止之節其無失飲食

之遠
遠
宜
無
絕
人
馬
之
力
使
人
能
此
三
者
所
以
任
其
上

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

適馬疲人倦而不解套
不以休息之
所以不任其上

今上令既廢以屠別亂以戮別賊

異于口。兵弱之場。止。虞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

其害源者女ハ淫斯之曰ハ淫ハ物ハ屋之一位也夫不ハ

軍之哭生於

[illegible]

用兵之
先教者

又龍
精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敵其所以不便故用兵之
法教戰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
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
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而方
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
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力投其兵是謂將事以言兵
吳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檠者持
旗勇持金鼓弱者給廝養知者為謀主卿里相
食也說什伍相保也說一鼓整兵二鼓習陣三鼓趨
食四鼓嚴辨五鼓就行開鼓擊金然後舉進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無
當龍頭天寬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當二口
當龍頭且水至也當山左而右左青龍右白虎前
朱獲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名以中軍之旗也
曰從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起風順鼓呼而從之
風逆堅陳以待之風逆則止
武侯問曰凡萬事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

處勝遠其水草節其餓飽冬則溫夏則涼麻剝剝
毛鬣墮落四下四下蹄戴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
開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快車騎之具鞍勒御轡
必令堅完凡馬不傷於未必傷於始不傷於終必傷
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客勞於人慎勿勞馬常令
有餘備故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馬力以養
論將第四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特點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卷之七
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
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
治寡備者有節傳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
死以成者惟見始戰必勝約者法令著而不煩心
有受命而不辭家破敵不後言退將之禮也故師出
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二曰
地三曰事機四曰力統三軍之氣百萬之師張放

如可也

其先當
其將而

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若後所之月故得旁則兵
 是謂地機等行間謀以輕兵往來分散其
 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疑是謂人機車堅管轄舟
 安衆怖敵決疑此今而下不敢犯而在而寇不敢故
 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吳子曰夫聲鼓金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
 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外不可不肅目威於色
 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
 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處莫不從後將之所指莫不
 前死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之姓而察其才因其
 形也居平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
 可計而誘貪而忠者可貨而略輕變無謀可勞而固
 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遠近多疑其衆無懷
 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卒遇敵人亂而失行
 則如之何起對曰凡戰之法當以謹慎為節夜
 以金鼓節而為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
 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三軍服威
 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堅壁矣其有節制則不
可出何氣
 武侯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卒遇敵人亂而失行
 則如之何起對曰凡戰之法當以謹慎為節夜
 以金鼓節而為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
 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三軍服威
 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堅壁矣其有節制則不
可出何氣
 武侯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卒遇敵人亂而失行
 則如之何起對曰凡戰之法當以謹慎為節夜
 以金鼓節而為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
 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三軍服威
 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堅壁矣其有節制則不
可出何氣

武侯問曰若敵衆我寡為之奈何起對曰避之於易
 邀之於險故以一擊十莫善於此以十擊百
 莫善於險故以一擊十莫善於此以十擊百
 卒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故曰用
 衆者務易用寡者務隱
 武侯問曰有師苦衆既武且勇豈力皆大阻險右山
 左水利也況滿高壘守以強弩得策退如山移進如
 風雨利也糧食又多難與長守疾則如之何起對曰
 可謂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力臣人之謀也
 卷之二
 能備千乘萬騎之徒步分為五軍各軍一
 衛一落也五軍五衛故人不意莫知所加故之法故
 若堅宋以固其急行間謀以觀其慮故聽各說
 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於合言分為五戰戰
 終勿迫也然有不勝疾走其如是作北安行疾關一
 結今前一飽其後兩軍御杖或在左右而襲其虞五
 軍交立而有其利此擊強之道也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畏甚懼為之奈
 何起對曰為此之術若我衆彼寡分而乘之彼衆我

以方促之促之無息雖衆可服而敵之氣衰
 武侯問曰若遇敵於谷谷之間傍多險阻彼衆我寡
 為之奈何起對曰遇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
 去勿得從容而戰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數
 擊而乘之則先入者進步與擊且射且度不先也
 察其治亂則擊之勿疑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皆狹迫我欲使人字之不敵
 去之不得巧之奈何起對曰此謂谷戰谷戰不同曩
 吾料士與敵相當輕進利矣以勇前行急車到騎隨
 吳子 卷之二
 於四家相去數里無見其形故必堅壁進退不敢於
 是出旌列旂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畏車騎稅之勿
 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用水戰之法則以舟楫為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逼大水之澤傾輪沒膝水薄車
 無所容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
 盡其淺深乃可為奇以勝之敵若使水半漲而薄之
 盡其淺深乃可為奇以勝之敵若使水半漲而薄之
 武侯問曰天久連雨馬隔梁山四面受敵三軍驚駭

五者
之大

為之奈何起對曰凡用車者陰溫則停陽燥則起貴
高賤下馳其後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適故人若起必
逐其起車若下以逐止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則如之何
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憑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
策必重其心必恐逐逐珍珍必有不肖進而擊之

吳子曰凡吹鼓圍城之道城邑既狹各入其官衛其
橋執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利其本發其屋取其粟

吳子曰凡吹鼓圍城之道城邑既狹各入其官衛其
橋執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利其本發其屋取其粟

吳子曰凡吹鼓圍城之道城邑既狹各入其官衛其
橋執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利其本發其屋取其粟

吳子曰凡吹鼓圍城之道城邑既狹各入其官衛其
橋執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利其本發其屋取其粟

吳子曰凡吹鼓圍城之道城邑既狹各入其官衛其
橋執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利其本發其屋取其粟

吳子曰凡吹鼓圍城之道城邑既狹各入其官衛其
橋執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利其本發其屋取其粟

吳子曰凡吹鼓圍城之道城邑既狹各入其官衛其
橋執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利其本發其屋取其粟

吳子曰凡吹鼓圍城之道城邑既狹各入其官衛其
橋執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利其本發其屋取其粟

勵士第六

武侯問曰廉利明賞足以服乎起對曰廉明之事臣
不能悉惟出味而特也夫發號布令而人聽聞與師

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
所恃也武侯曰發之者何起對曰廉明有功而進軍之

無功而爵之起對曰廉明有功而進軍之無功而爵之
行譽士大夫上功生爵行廉明廉明上功次功生

一人
失

可作請席跪坐無功坐候你諸席無重器舉而
出又須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以功為差

有死事之家歲遣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行
之三年秦人與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更令介

冑而奮擊之者以數萬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
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能省長處者武侯

無功者立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得取父於諸
侯氏推終天下矣今使一死戰伏於前對千人進之

其不殺視狼顧狼顧者見敵則走也何者恐
吳子基之二

其恭起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臣以五
萬之衆而為一死戰率以討之固難故矣於是武侯

德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千萬衆此
士之功也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

教者皆與受者各不得違時待時徒不得徒離破
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明而威震天下此中

孫子之為書最妙不隱達而實用則難惟吳子極
極極情確可見之行事故言圖謀國家者在于

進戰決勝而進戰決勝尤在料敵。能料敵方可治。然兵之事將之任也。故命將急焉。將得其人而後可以禦變于不窮矣。要之非淬勵士卒何以成功。凡此皆吳子破齊破秦為將為相之日親身做。出並不是空殼話頭。且軟之孫之背義依詐猶近于正。而身陷于楚。豈目不能自見其曉與善矣。兵之可畏也。若然非。

天子位	天子親	士不來	天子位
天子位	天子親	士不來	天子位

<small>代書不</small>	<small>教民精 則兵強 入君若 化之者</small>	<small>此國以 存者可 居於外 子貢之</small>	<small>司馬法 卷之三</small>	<small>戎也欲其體其命也身亡夏后氏將於軍中從民先 成其慮也以先其想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 待事也以序我陳之事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 也死之志要后天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功故其兵不 難下城邑也後有天子腹藏也始用兵之功矣而義周力 也盡用兵之力矣周公又賞於朝賚善也毀戮於市 威不善也周實於朝戰於市勅君子羅小人也三王 彰其德一也周處二代之兵不離則不利長兵類義 以衛短兵類利以守太長則雅比也秋太短則不及</small>
--------------------	--	--	----------------------------	--

經世

— 10 —

凡軍使法在己曰專與下畏法曰法軍無小德賊不
不利日成行微曰道軍旅中使法令自己出謂之與
功行爭雄妙為國威
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若急則
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上則行其不援自古之
政也凡我若正不可作則示之以威勸之作一下不限則中之
史之則反復釋人不知相之
信更不以爲信之
乘位第四
凡戰之道往欲廣則人攻欲果則人力欲寬則氣法
司馬法
闕則心缺一則義之三
凡戰之道守道嚴通焉之人任主卒伍之定行列性
正嚴格方察者完相之有進備其勇坐進跪其畏
剛容待之危則坐坐易奮起也遠者視之則不
畏過者勿視則不散推行身起也近者散下左右下
甲坐誓徐行之為事者尚右故左近過加散士居左仁
速徒甲簿以輕重步之卒帶甲之士振鳥梁徒甲
畏亦密之則容而後其定跪坐堂伏則膝訂
寬望之不驚擊之噪歎而進則以錄止之街執警歛坐

廉位第四
 允戰之道位欲廉則人政欲栗則人
 司馬法
 卷之三
 士
 輕母也

凡戰之遠，等道義，通焉。有年人仕主卒伍，長定行刺。性正假標，以察者寔。相坐進備，其身則坐進退。畏剛密，密陳以危，則坐躡坐而後之。遠者視之，則不畏過者勿視，則不敵。惟行得遠故，坐位下左右甲坐，據徐行之爲，事尚右，故在過勿散。士居右位，連徒中，毒以觀重，皆步也。擊也，徐行之，徐而作也。位畏亦密之，則安而使其定也。有異定其士振馬樂從甲，誓之使驚起，噪歎而進，則以錄止之。銜執歡聲坐。

勝行而推之臣按勝行口以推此舉故也
 頗譎以先之又法先施於敵之谷畏太甚則勿戮
 殺示以顏色致生戒心以定觀之色告之以所生備省
 其職以可生戒心以定觀之色告之以所生備省
 凡三軍人平日也人禁不急不可以分食方其疑惑
 可師可服息分食思又不怠也無方疑處可用師以服
 之
 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本心固新氣勝
 以甲國以兵勝力若絕亡之危地也本心者竭人必
 司馬法卷之三
 甲乙新書方取之義城
 九車以密圍旋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平陳不
 徒勢重有勃然勝解人有勝心惟放之視人有憂心
 惟畏之視兩心交定兩利若一兩為之賊性摧視之
 畏持甚于畏殺則居心皆之取利若一懼殺我乃
 也軍中推兩心焉立故重規主利之權者我乃
 化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
 敗以重行輕則戰戰相輕重重入人之也不樂為
 故危入人也蓋為重也
 舍謹兵甲行慎行刻戰謹進止防一陷一陷教之要哉

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本心固新氣勝
以甲國以兵勝力者炮使之也危者銳氣也九國陳勢
危者置之危地也本心者順人之心
司馬法
卷之三
主
經世堂

[illegible]

凡戰歌則慎學則服則勇半下頭輕上重奏
 鼓輕舒鈔重服膚輕服重上全項則人輕上全
 走易鼓則人超我舒優次也重奏先也上全疾
 此馬車堅甲兵利輕乃重也重奏先也上全疾
 多死上生多疑上死不勝則何重也上全疾
 力戰則不受謀敵下多得罪死將必公故不勝則
 力戰則不受謀敵下多得罪死將必公故不勝則
 凡戰歌則慎學則服則勇半下頭輕上重奏
 鼓輕舒鈔重服膚輕服重上全項則人輕上全
 走易鼓則人超我舒優次也重奏先也上全疾
 此馬車堅甲兵利輕乃重也重奏先也上全疾
 多死上生多疑上死不勝則何重也上全疾
 力戰則不受謀敵下多得罪死將必公故不勝則
 力戰則不受謀敵下多得罪死將必公故不勝則

凡戰歌

凡戰歌則慎學則服則勇半下頭輕上重奏
 鼓輕舒鈔重服膚輕服重上全項則人輕上全
 走易鼓則人超我舒優次也重奏先也上全疾
 此馬車堅甲兵利輕乃重也重奏先也上全疾
 多死上生多疑上死不勝則何重也上全疾
 力戰則不受謀敵下多得罪死將必公故不勝則
 力戰則不受謀敵下多得罪死將必公故不勝則
 凡戰歌則慎學則服則勇半下頭輕上重奏
 鼓輕舒鈔重服膚輕服重上全項則人輕上全
 走易鼓則人超我舒優次也重奏先也上全疾
 此馬車堅甲兵利輕乃重也重奏先也上全疾
 多死上生多疑上死不勝則何重也上全疾
 力戰則不受謀敵下多得罪死將必公故不勝則
 力戰則不受謀敵下多得罪死將必公故不勝則

尼戰之速周葵國陳周用衆治望寡利煩煩以合
以制衆利正用衆速止整齊用衆進退衆以合
寡則速衆而調之衆國一而面其分而速擊寡以待
衆擊是寡以之衆疑之則自用之衆或疑其
獲利則釋衆以之衆疑之則自用之衆或疑其
相衆而受衆以之衆疑之則自用之衆或疑其
若寡少若衆則其便其國教者寡若畏明避之開之
野之開之也何其便其國教者寡若畏明避之開之
負輒背風之背高山高山左陰水臨河月記
司馬法卷之三
無舍環危海前也環海地形似環也
九戰設而觀其作損救而擊待則動而勿怠待衆之
作攻則屯而伺之擊待其來則順其意而勿怠
攻我則屯我何若擊待其來則順其意而勿怠
元戰衆家用衆以觀其變退或近以觀其國危
之臨而觀其懼靜作以而觀其急動統之以而觀其疑
衆擊之而觀其治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衆其規固
其不避衆其無阻其國奪其度謀也衆其懈大集

死從奔勿忽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思敵若止息
於路伏
思近敵都有進路退安有反慮
通設身處地必有同
無所往也退亦必有進也
此義無遠慮者
先戰則弊後則解患則忘不思亦弊
思久亦反其
懈而動則疲敵而為故乘機救而動則畏憚
久之則我生不休息則我心不生休息則力疲休角
畏憚之心
書絕是謂純傾之慮
集內選良次兵
是謂蓋人之
強聲也棄仕節食是謂關人之意自古一以
法
約待軍食如所謂塞井焚宮
沉船破釜持三日糧是也
七書首孫吳而即繼之以司馬法見此法實傳自
太公也不意官仲用之變而為節制之矣矣田穰
董用之變而為機詐之矣矣周官遺憲字有存乎
然開口便說仁說義說愛民而發禁之九於周禮
大司馬九伐之法載之猶詳至言天子之嚴先之
教民至誓師用兵猶必以饒與法相表裏文典武
相左右即賞罰可設而不用立歸之克讓先知和
此真能取法于天地矣至三四卷言仁言義不一

而止五篇命戰雖多詭詞然兵也而去詐耶是
在善用兵者之詳味而熟玩之

者變詐

新編註解武經卷之三

司馬法

卷之三

七

經世堂

子 36—640

奇正不可制
非奇不可制
奇正不可制

奇正不可制
非奇不可制
奇正不可制

奇正不可制
非奇不可制
奇正不可制

奇安變為正則安能勝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
已變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使曹公新書曰奇正
素分之然臨時制之然靖曰按曹公新書曰已二而
款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已五而款一則三術為
正二術為奇此言大畧耳款五則以何術為奇何術
非奇正之理也唯孫武曰戰勢不週奇正奇正
之變不可勝窮正者為奇也奇正相生以正生奇也
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理
若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為之二術故
李衛公 卷之四
戰勝各謀旗鼓連相分合故曰分合為變謂分而合
也此教戰之術耳教閱既成衆知吾法然後知驅
群羊由將所指執分奇正之別教孫武所謂形人而
形而我無形也此乃奇正之極致是以素分奇正
者教閱之也臨時制變奇正之奇正也而示不可
勝窮也太宗曰深乎深乎可以深乎也曹公必知
之矣但新書所以校諸將而已則奇正本法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學擊敵奇非從旁擊其不備
謂若何靖曰臣按曹公註孫子曰先出合戰為正後

出為奇此與李淳之說異焉臣愚謂大畧所分三
將所自出為奇為有先後旁擊之均哉以韓公之
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
所謂形人者敵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莫測斯
謂無形者歟靖再拜曰陛下神聖迥出古人非臣
及
太宗曰分合為變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無不
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士止
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味變而能通安能至是哉今
李衛公 卷之四
合所出奇正變通惟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
太宗曰吳衛若何靖曰臣請畧言之魏武侯問吳起
兩軍相向起曰使曉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而
勿蜀視敵進退一擊一起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若
悉衆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
衛大率多類此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太宗曰衛
韓擒虎嘗言師可與論孫吳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
虎安知奇正之極但以奇為奇以正為正耳曹未知
奇正相變捕環無窮者也臣以為奇正之理正始以

吳棫不
奇止皆
得國之
權奇極
法無二
牙正庄
亦者此
通

李衡公

法即此圖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得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耳。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四。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八
惟。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此。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播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
旗。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李衛公。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後世誤傳。詭說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八名謂天地風
人。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六。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化。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龍。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八。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則。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立。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井。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五。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此。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謂。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其。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通。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則。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勢。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小。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有。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曰。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我。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七。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功。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者。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仲。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單。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乃。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管。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請。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也。從其粗也。然管仲必先此陳世所倚擬文。蓋

康緯不
出三門
四德不
餘謀不
可以立
旁

司馬公
晉書
卷之
四

子 36—644

一、二十人馬兩十五人乘大馬今十五人乘大馬
同此法以二十人馬兩十五人乘大馬今十五人乘大馬
見左傳林虎兒臣謂百人為卒五十人為兩此
是每卒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耳周一乘
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
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為三隊
則與周制同矣是周制分五十五人為三隊則矣
太宗曰春秋首吳伐徐稱千駟車為行三隊而周
制每乘分為亦正兵數奇兵數請曰荀吳用兵法丹
離合卒而法在其中焉一為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
左衛公 卷之四 十一 經世堂

此制未嘗散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太宗嘗問曰周制以五為一五為一五為一五為一
江夏及河東郭杜倫計之子等討薛延陀
而戰勅諸部道經取乞里漢官朕皆從其請延陀
走恐為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部蕃
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符兩全安之計曰陛下初自
安厥亞回紇却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備防備
十人強今云六驛恐誤以比開六以遠斥候斯已得策
矣然往惡以謂陳成宜自為一法番落宜自為一法
李衛公 卷之四 十一 經世堂

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過遠至則驛物主將臨時變
號易服之法正出奇計之太宗曰何謂也靖曰此所
謂多方以誤之之計也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
不知番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則不可
勝天不可善用兵者先為不可測則敵乖其計之也
宋曰正合朕志卿可密敕邊將只以此番漢使見奇
正之法矣靖再拜曰臣慮天縱開一知十臣安能極
其說哉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求也無

正相生之法也

兵有月之

教習

教習

教習

制之兵有能之稱不可勝也朕疑此誤非極致之
靖曰武備有兩激而云前臣按孫子有曰教習不
是卒無常陳兵能橫曰龍自古龍軍引勝不可勝紀
夫教習不明者言教習無古法也史卒無常者言將
臣權任給以職也龍軍引勝者言已自清敵非教
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龍將未敗若兵卒自
龍龍將將危之又何鼓焉可也兵之不太宗曰教
閱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習其通則士樂為用
教不靖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失臣所以臣古
李衛公 卷之四
制皆禁以國者廣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為我
釋古陳法愚圖以上
太宗曰番兵惟助馬奔衝此奇兵然漢兵惟強弩騎
角其奇此王矣然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
之於敵不責於人故能得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
各隨番漢而長而戰也番長於馬馬利於遠躍漢長
于弩弩利於短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亦奇正所
分臣前曾述番漢必變統易服者而示之漢之奇
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一之有哉

太宗曰卿更細言其作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
計也靖曰以兵交戰易勝以謀兵以謀兵以謀兵
亦史矣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形兵之機至於無
形又曰因形而措勝於衆不能知其此之謂乎靖
再拜曰陛下聖慮已思過半矣

太宗曰近契丹與二國皆內屬置松漢饒樂等二
都督府統於安北都護府用薛萬徹為都督曰
萬徹不如阿史那社蘭及執失思力汗臣也臣
是皆臣國以契丹何力此皆番臣之知兵者也臣
李衛公 卷之四
帝與之言松漢饒樂山川通志番情順遠至於西
域部落十數積壓可信臣教之以陳法無不熟頭
服矣其法以望陛下任之勿疑若萬微則勇而無謀
難以獨任太宗笑曰番人皆為卿後使古人云以
夷攻夷夷中國之勢也卿得之矣
問對卷中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盡
寔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馬今將得中但能
言背實擊虛及臨敵則難識虛實者豈不能致人而

奇正
奇正
奇正

奇正
奇正
奇正

反為故所致也。如何御為請將言其要。清曰。先
致之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論之以虛實之形。可也。
諸將多不知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且安識虛實之要。
是唐武宗。雖能致勝。其法固非。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
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機。計之
而知有餘不足之虞。此則奇正在我。而敵實在我。敵
而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設定則以正致
虛。則我必以奇。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
致之哉。臣奉詔。但敢請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
李衛公 卷之四 十五 經世文

漢成卒。庭之內地。滅省糧餉。其家所謂治力之法也。
但據漢史。有熟番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經久。或遇
有警。則漢卒出焉。太宗曰。孫子言治力如何。清曰。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言其聚。其聚。其用
兵者。推此三義。而有六焉。以誘待乘。以靜待躁。以重
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此六句。乃孫子
待戰之法。而反是。則力有弗逮。此治力之法。安能臨
其我。太宗曰。今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鮮克推廣其
義。治力之法。宜徧告諸將。
李衛公 卷之四 十六 經世文

太宗曰。舊將老卒。同寒暑。諸軍折翼。不經陣故。今
教以何道。為要。清曰。臣常教士。分為三等。必先估伍
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軍校之法。以一為
十。以十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
隊。聚為陣圖。此一等也。大將軍察此三等之教。於是
大閱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警衆行罰。陛下臨高視之。
無絕不可。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者為要。清曰。臣按
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而人。為伍。尉
繚子有東伍。今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總為

人死
非也

王公
不司

學年
軍如
其法
可也

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龍輪跪坐即周代於三步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即周代於三步內勢除也馬軍從背出亦以五十步臨時節止前即周代於三五後亦觀敵何如再渡之則前奇後正復進敵來伺隙搏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主表引其就表而陣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敵將斬此何術也即周代於三諒曰臨敵主表非也即周代於三大抵臨敵先公此但教戰時法耳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衆若驅羣羊與之進

李衛公卷之四與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未新

書者莫敢攻其短且臨敵主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陣樂舞後世七前出四表後繼八旗左右折旋曲折起步起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陣圖也頭八尾之制也人但見鼎彝之盛豈有知軍家如斯馬太宗曰昔漢高帝定天下欲云安得佳士今得四方蓋其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既以陳樂舞唯卿已曉其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太宗曰方色五旗為正子梅鹿折衝為奇子分合為

騎遊
變所

馬步
人
所
法
人

突其隊數易為游軍請曰臣奉用古法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吹角聞五交之旗則一旗散而為十開二交之旗則一旗散而為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旗散而為三兵散則以合為奇合則以散為奇三合五申三散五合沒歸於正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所宜也太宗曰曹公新書云即周代於三萬五雜陳東方青西方赤南方黃北方黑中央黃赤太公曰曹公新書云即周代於三我騎居前陷騎居中游騎居後如此則是各生名號

李衛公卷之四分為三類耳大抵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人二十

回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當教以正騎隊當教以奇排曹公前後及中分為三覆不言兩廂衆一端言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游騎如何使用注教用此法回車轉陣則游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宗曰多步人為曹公而惑

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請曰臣按春秋魯麗陣先偏後伍謂先中而後用多而騎少如此則車步無

太宗曰：四號之陣，乃虎又以商賈之術，而道也。精曰：號道也。太宗曰：可虞乎？精曰：存之，所以能乘之也。各廣而不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精曰：此之以四聚之陣，及夫此風雲之號，又加商賈之術，而道也。水微而方，火角而方，木之號，此皆無家，自古號道存之，則給記不復增矣。廣之，則使貪使惡之術，代何而號？我之術，可以從道使之。太宗良久曰：此室秘之，無泄於外。

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感之。昔李解會，卷之四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非有刑法防之，此何由乎？精曰：其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陳勝吳廣，張秦師，豈勝廣刑法，能加於秦乎？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蓋也。况又王莽王莽大邑，莽司不曉兵法，徒誇兵衆，所以自敗。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付，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精曰：愛護於先，威設於後。

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設於後，則孫子之法，書所以慎戒其後。非所以作健於始也。故孫子之法，萬世不刊。

太宗曰：卿予蕭銳，此梁之役，乃蕭銳也。今偽臣家以賞士卒，獨卿不從，以為剛道不殺於法。既而江漢歸順，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父能附衆，武能威敵。其卿之謂乎？精曰：漢武平赤眉，入賊營中，按行賊，曰：蕭王推赤心於人腹中，此蒼生之望也。今非為忠，豈不豫慮哉？臣頃討突厥，總番漢之衆，出塞千

思未嘗戮一楊干，此楊干之役，乃楊干斬一叛，嘗因張貴度之，赤雅赤誠存至公而已矣。陛下過聽，雅臣以不次之位，若於文武，則何敢當。

太宗曰：昔唐儉使突厥，卿因而擊敗之人，言卿以儉為死間，朕至今疑焉。如何？精再拜曰：臣與儉比肩事主，料儉說不能棄朕，故臣因從其擊之。所以蓋大忠，不顧小義也。人謂以儉為死間，非臣之心。按孫子用間，最為下策。臣嘗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問：以成其功，或過也。問：以傾軋，若東豎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揚誠雖有苦問安可
 同子唐倫小義陛下何疑太宗曰誠哉非仁義不能
 使聞此堂數人所為子周公大義滅親况一使人乎
 約無疑矣

太宗曰兵貴為主不貴為客資遠不貴久何也靖曰
 兵不守己而用之安在為客止久我孫子曰速輸則
 百姓余此為客之弊也又曰後宋亦孫子曰速輸則
 不可之論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主客為主發
 主為客之弊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國於外者為客
 主為客之弊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國於外者為客
 主為客之弊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國於外者為客

為上之客有則則可持飽能饑之使能饑之使能饑之
 為客也字故變為客以故兵不為主客還遠唯聲必
 中節所以為客太宗曰古人有諸侯之有主客相請曰
 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
 中軍潛渡不鼓而進吳師此變客為主之驗也石勒
 與謝琨戰琨兵退來勸道孔萇為前鋒逆擊洛軍孔
 萇退而琨來追勸以代兵擊之洛軍大敗此變客
 為客之驗也古人如此者多

太宗曰謝琨擊行馬鐵箭高四寸廣八寸長六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太宗所制是乎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
 敵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耳非攻戰所始也

問對卷下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
 又孫子曰天隙之地血蓋故城兵不可攻如何靖曰
 周象在乎心一心一在乎榮祥去錢尚主將有所疑
 志則勇憤挫擊情挫敗東堂而交兵故安營據地
 使乎人事而已若湖井腐爛之四及如軍羅之度子
 前能制天牛天牛之口人事不使者也故兵家引而
 李傑公

避之防敵東堂血蓋故城非險險廣我將之為利堂
 宜反去之乎太宗所備兵之至要也

太宗曰朕思古者無甚於兵者行兵奇便於人事堂
 以避忌為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於事宜者
 卿當丁寧戒之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云黃帝以
 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昨日之謂也然
 天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將泥於術數是
 以多敗不可不戒也陛下聖訓臣宜宣告諸將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資遠近前代帝施龍為善此

事法為

千一

用新

事法為

者靖曰符號也百萬之衆而敗於肥水此兵能合而
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劉封劉尚分屯
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
能合之所致也太公曰分不分為要策堅不堅為孤
張大宋曰然得堅初得王猛寔知矣遂取中原及後
卒堅果敗此應軍之謂乎吳漢為先武而任其不違
制故漢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謂乎得失事處是焉
漢代學

太宋曰朕觀千軍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
已謂多誤也今增良外曰誠如聖諭大凡用兵若教
人不誤則我師必能克敵譬如奕棋兩鼓均為一著
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況多失
者乎

太宋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者教不
知其所以守善守者教不知其所以攻即不言教未攻我
或亦攻之我若自守教亦守之攻守兩法皆教也其
得奈何靖曰前代以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
不足攻則有餘使謂不足為弱有餘為強蓋不悟攻

攻守二事
攻守二事
攻守二事

守之法也臣松孫子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
謂故未可勝則城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耳非以
強弱為辭也守不足則力弱以故有可勝之機也
攻二後先殊攻不能一其法太宋曰信乎有餘不足
使段人欲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
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
攻此是教不知其所守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
守此是教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不可分也
法而教與我分為二事若我事清則故常勝故事得
則我事敗得夫成敗彼我之事分為二法故法則
勝故曰知故知已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
曰漢守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
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
又二其言雖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勝之說
其孰能知其然哉太宋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
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靖曰有國

上 卷

卷之四

2

100

己亥

癰疽之
轉機也

● ●
● ●
● ●

卷之四

+

世宗

亦不大敗焉。敵若不大勝，即領大敗。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我大原，我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之技。孫武云：善戰者，先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卽則在我云爾。

太宗曰兩陣相臨歡言不戰安可得乎清曰昔晉師伐秦交鋒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強不反臣謂徐者御寇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故秦亦正行伍敢輕戰我故有出而交鋒退而不逐各防其大賊者也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陣無還正正之旗若兩陣相

本局

表之四

七

均善乎言一輕勝爲其前棄則立人收理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不戰者在彼夫築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幸其所之也故有人馬交鋒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吾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未得之敵無入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

太宗曰深乎制劑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

太宗曰漢乎卽制之矣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

右將 氏 武

其纂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具圖表上朕嘗標其精微
 弗於後世請曰徒前遺讀殆大公二仲間外司焉矣
 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或
 功者亦氣矣但史官鮮有知兵不能紀其愛速馬臣

馬藏道

敢不奉詔當纂述以聞
太宗曰兵法孰為最淺
靖曰臣嘗分為三等使學者

當以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將。法夫道之
就至精至微。易所謂聰聞。無不明見。無不辟。無所
神化。不武。戰定。而不可成者。是也。夫天之說。

李科公
卷之四
七

陰陽也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陰奪陽以陰攻易

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

利器之器三
界所謂得士者昌
音子所謂器必

堅利者是也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

也百戰百勝者中它溪溝高壘以節守者下也

校量孫武籍書三等皆具焉
卷一百一十五

可差易矣老猾自際肅肅服無高引不安而然

知遠安有前矣若果能作似劉玄德事孔明之志自
非蔡氏時也則安能爾乎其大王區區之保秦獻

小引

之字晉非任將擇才。傷完自固。安能爾乎。故習兵之家。必亮標下。以及中。縣中。以及上。則漸而淺矣。不然。則垂空言。徒記誦。無足取也。太宗曰。道家當作家忌三世為將者。言為將三世必敗。不可妄傳也。亦不可不傳也。卿其慎之。請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勣。

衛公之書。至宋熙寧間。始到學宮。其書特附會通。典成之。原無完帙。其語勾摠之。本孫吳。而未盡其妙。如命李世勣。長孫無忌。一節。未免千慮之失。而命授機屋。畧亦似妙處。不傳。不然。策方一定。可無李衛公。

卷之四

三十一

位一

變計。何以武侯易為八陣。即衛公又易為六花乎。且高麗突厥。倭虜。其得志。猶易。不若孫吳。所值皆列國。雁行之矣也。但其奇正。分別指畫。攻守變易。主客種。得兵家要訣。即以當孫吳。註脚亦可若與許。

天下其

見之制

天步年

見之制

矣

兵之勝及羊腸亦勝。銘齒亦勝。綠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無此則兵重者也。如山如林如江河。如河如陸者。如炮如燭如恒壁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以左。不能聚。如集木弩如羊角。如風如。不得以左右。不能聚。如集木弩如羊角。如風如。可聚。如集木弩如羊角。如風如。而六

制法第三

冬之五

五

能外

射禁子。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折則百人盡開。陷行亂陳則千人盡開。覆軍設將則萬人齊。天下吳能當其戰矣。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後殺一人而損我百人。此猶教而傷我馬也。世將無時不能禁。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于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將已飭而士卒相害。拘失折矛。抱戟利後發。戰有

明者有功

明者有功

此致者內自敗也。世將不能禁士失什伍。車失偏列。奇兵獨將而大衆亦走。世將不能禁大將能禁此。四者一者以下。則高山陵之可上。深水絕之可。堅陣犯之。可。不能禁此。四者。猶亡舟楫。絕江河。不可得也。民非禁死而惡生也。孰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是使。明奇於前。決罰於後。是以能中利。動制有功。今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以少誅衆。以弱誅強。或聽臣言。其得足使三軍之衆。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況國人乎。有制可。不三。一。伏制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良將。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何則。必死與。生。國不。也。能臣之。使三軍之衆。為一死。莫敢當。其。也。不可。而能。獨入焉。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而事無不及二十萬之衆。然不能。功名者。不明乎禁令開塞也。明其制。明其

備天下
之用以
爲用
非戰無
所寄
戰而
天下無
我

人從道
遠勝力
勝成勝
欲速則
人老
上以知
二第
所以食
教者五

五者老
料技如
復勤如
人白
不齊平
人

子 36-660

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饒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體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故戰者必先乎率身以勵衆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衆不戰勇士之適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祿之奇死喪之親民之所望不可不顯也必也國民所止而利之國民所警而頭之田稼之實飲食之親鄉里相勸死喪相救兵役相從此民之所屬也外此字通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此字通紂條子養之五止如協此字通協動如風雨車不結輪士不旋踵此本義之道也此言典以爲本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本務者矣最急故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事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衆不彊器用不備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務此五者勢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失以居攻出則居役重陳欲堅養欲單聞欲款此言兵有

王國富
 民
 果
 能
 不
 利
 人
 人
 皆
 同
 尉
 子
 卷
 之
 五
 八
 經
 世
 堂
 王國富
 民
 果
 能
 不
 利
 人
 人
 皆
 同
 尉
 子
 卷
 之
 五
 八
 經
 世
 堂

子 36—662

凡守者道不邪或曰固守而不卒降蘇以禦戰非是者也
言路守者道不城郭固守保衛兵使臣甲利於
勤弩矢盛在郭中乃牧客廩折而入保令客氣
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
狃弗能知夫守者不失其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
中之工食不與而工作已用費既出者不守城守
若不出哉一而當十十而當百有而當千而當萬
故為城郭者非背脊於代張土壤也誠守守其險而
也千大之城則萬人之中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
尉繚子 卷之五
備新食終驍突孤牙戰勝此守法也攻者不下
十餘萬之衆其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
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不可無若彼城堅而救
賊則愚夫蠢婦無不蔽處城盡血言竭其才力城
者期年之城論一周也守餘於攻者餘力有餘
於守者餘力有餘於守者若彼城堅而救不誠則
愚夫蠢婦無不守陣陳也而下此人之常情也達
發其害虛枝招則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豪傑英俊
甲利兵勁弩強矢昇於前公靡毀齊者小并於後

言城雖遠而攻者不減十萬之兵須於城下被必
困之敵者必平必出守者必引糧要塞但取其符
無絕其移遠中外相應守者必出糧要塞但取其符
以示之示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夫敵則故人使
前老後其壯前其老破敵無前不守不得而止矣
守者可以出此守糧之謂也

十二號第七

威在於不疑忠在於同昔燕在於鹿市戰在於隋氣
攻在於意義守在於外榜急過在於度數無固在於
尉繚子卷之六

操備慎在於畏小小者為足智在於治大者為張
除害在於敢斷大者可知人牛十二悔在於任疑
孽在於爵茲獨在於多私不祥也在於患開已過
不度在於竭民財不明在於交聞結謀和不定在於
輕密固陋在於離賢賢則不聞楊在於好利害
在於觀小人亡在於無所守危在於無號令此十二反也

武議第八

凡兵不改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

兵者以謀為先
不戰而屈人之兵
莫大乎此
下觀不
宗指不

人主重
將功
功主名

品以武
功主名

利人之貨財，匪妻人之子，如此皆盛也。故兵者所以
謀暴亂，禁不義也。兵之加於諸侯，不難也。其曰禁賈
不難，其肆宅士大夫不難，其宮府由其武，謀在挫一
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觀焉。七觀附
萬乘之國，且千乘之國，守也。百乘之國，養也。農戰
不外索，權也。言自執字，不外助，言自事，泰不外
索，言也。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
者，好以給戰字也。夫用而給戰守，則用而給戰守，
則必有百乘之市。
海錄二
卷之五
十三
經世堂

漢書
卷之五
七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天一
下
文
而
可
明
大
義
有

難也。古人曰：無德而攻，無德而守，是謂
無德之軍。夫攻無德，見德而開，內無德也。兵古
也。若百貨之官也。市戰貴以限士，人人食粟一斗
馬食菽三斗，人有饑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而
官無主也。夫從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
能戰也。
起兵直使中官生燒，或者必為吾所欺用也。驚馬逐
有驚人之操，入人之室者，非出也。非弱，復有悍
也。驚馬之操，有徐士也。
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復津，過七十餘，而主
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衆，一
戰而天下定。非武謀安能此合也。故曰：良馬有集遠
道可致，賢士有合時。大過，治世可明。
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先戰，死士三百，戰士三萬。
紂之臣億萬，飛燕惡來身先戰，奔陳閭百里，武王不
累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紂無祥與也。人事修不
修而然也。今世將不修人事，而考孫虛占咸池合龜
兆，用龜卜，觀星辰，五星，十風，雲之變，狀以成勝立功。

性食車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
 今程者豈非不蔽形特難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
 不終故織有日斷機而奈何儼塞古治之行今治之
 止也治大行止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
 下為一家而無私辨私德共其美其儼其儼如有
 子十人不知一飯有子一人不顧一飯焉有喧呼配
 酒以敗善類乎民無私則無私民相隱則欲心
 對終子
 典爭奪之志起矣楊生於一夫則民私飯有儲食
 用有儲財民一紀禁而拘以刑治焉有以爲人上
 之止也上則爲非之非焉上之道善政曉其制善其
 出使民無私爲下不敢私則無爲非者矣反本緣理
 安民懷遠野之民先滿倉廩之粟外無天下之難內
 無暴亂之憂治之至也一民無私之心出於倉之天
 笑知其極帝王之治推爲法則佳世已往之不可
 求世前集之不可待求己者也反步其

所謂天子者四馬一曰神明神化莫測二曰堯先
 聖華下三曰洪大微如洪光四曰無欲此天
 子之事也野物不爲犧牲宗廟雖學不爲通儒以
 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言無三尺之衆足
 止三軍爲足也知臣謂欲生於無度耶生於無禁太
 神化也神化不測其下在於無奪民時
 文也神化不測其下在於無奪民時
 戰國策十二
 卷之五
 下
 臣性
 兵法者千人而成推萬人而成武推先加人者故不
 力交與能之力武先加人者故無威接不能以威故
 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
 弗勝於彼矣弗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勝彼
 往相爲勝負此戰之理然也夫精誠在乎神明戰推
 在乎道之所極有者無之無者有之安所信之正信
 先王之所謂傳聞者任正任用去詐除非存其德順決
 無留刑也

知道者
不知止國

明視者

故知道者必先圖不知止之敗古昔聖人不知止而無敗
 者惡在乎必往而有功輕進而求其微敗復固止截
 往而致制勝矣故兵法曰求而從之見而加之主
 人不敵當而陵之必喪其權而取勝也此即不知止先登者
 無氣恐者不可守敗者無人無無道也意往而不能
 則從之奪致而無前則加之明視而高居則威之兵
 道極矣宋上節一及
 其言無望偷火則失其陵紀無節破矣明修水清
 雷聲如木之雷三軍驚矣宋後五年必安其危去其
 害然子一五養之也
 愚以智也高之以厚廣之謝明重之以愛命之
 論以銳之以論以之強以強其威也則敵國可不
 戰而服

重刑令第十三

將自千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他地者令曰國
 賊身戮家殘去其孫發其墳墓其骨於市男女公
 孫官男婦也少自百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他
 地者命曰軍賊男死家殘男女公孫官使民內畏重
 刑則外輕敵故先王明制度於前使上下重威刑於

而此外

後使士眾利重則內畏將內畏則外駐矣外禦
 伍制令第十四

軍中之制五人為伍伍相保也伍其不十人為什
 什相保也五十人為屬相保也百人為閭相保
 也伍有什什有千全紀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
 伍有謀什有千全紀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
 全什有謀屬有千全紀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
 全屬有謀閭有千全紀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
 全閭有謀吏自什長以上至左右將皆相保也有千
 什有謀卷之五
 全紀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者皆與同罪人同
 并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符之義無有不揭
 之惡之不得以戰其子兒不得以戰其弟而況國人
 聚全同食焉能以干全相私者哉

此三爵執令民為什伍而相保連坐之意

分軍令第十五使不得通其

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分地分地者周之以行極而無
 通其交往將有分地師有分地有分地者營營兵
 溝洫四通而明其鑒令使非千人無得通通其

此書之

二、三、四

當勿拿
於秋深
誤考出

其章左軍章左肩右軍章右肩中軍章胸前書其章曰某甲士前後章各五行尊章置首上其次差降之於頭置字之法差降印也佐長教其四人以板為鼓以尾為金以羊為旗擊鼓而進低旗則趨擊金而退應而左之應而右之金鼓俱擊而坐佐長教成令之什長什長教成令之卒長卒長教成令之伯長伯長教成令之兵尉兵尉教成令之裨將裨將教成令之大將大將教之陣於中野置大表三百步而一旣陣大表百步而決百步而趨百步而驚習我以成其節舒余手

卷之五

為之常器自射更而下蓋有鎮戰勝待戰人樂者各視其所得之壽以明賞勸之心戰勝在乎立威主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罰正罰者所以明賞也令民背國門之限決死生之分教之死而不疑者有以也之之罰以死而不敢令盡明也以上全守者必同戰者必聞喜謀不作喜民不語令行無違兵行無猜輕者難矣若寬者教若鷹者勸若明如白黑令民從土如四肢應心也若之妙人前軍使行乳陳破堅如濟者有以也如水之潤不可遇者以教令行也此之

謂兵教所以開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也

習伏象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兵之用全在技
習中未若平居教習不素一旦有急驅之赴故有
聞金鼓而色變視旌旗而目眩者矣安望出死力
而決勝乎

其教下第二十二

臣聞人君有必勝之道故能兼併廣大以一其制度
則威加天下有十二焉一曰建利即建謂同業保位
也二曰他禁謂禁止行道以網外姦也三曰全軍謂

制禁乎

卷之五

二

中首相除

三

五

同以結其

四曰開塞謂分地以限各死其職而堅守也五曰分

限謂左右相禁前後相持恒車為固車以固則以逆

以止也用以止六曰號別分列謂前到後進以逆

其後者不得爭先登不次也次序七曰三章王忌謂

彰明行列始卒終不亂也八曰全曲全其謂曲折相

從也生未皆有分部也九曰金鼓謂典有功致有德也

十曰陳車謂接連前牙後不馬冒其目也後不十一

曰死士謂衆軍之中有材智者乘於戰車前後縱橫

卷之五

出奇制敵也十二曰力卒謂經其全曲不廢不動也
將不指麾此十二者教成則令不令不令不令不令
其弱能強之主平能尊之令獎能起之民流能觀之
人衆能治之地大能守之國軍不出於關組甲出甲
文不出於索七而威服天下矣于時中出甲不出
成敗天下

兵有五致也為將忘家斷根人忘親指教志勇必
死則生急勝為下下百人被不陷行亂陳千人被
必務殺敵將萬人被必橫行天下

武王問太公望曰吾欲少閒而極用人之要望曰
貴如山之安山如磐如磐如磐如磐如磐如磐如磐
人無得執諸上諸罰而請不罰者死諸實而請不
實者死

伐國必因其變示之財以觀其窮示之弊以觀其病
上爭下離若此之類是伐之因也

凡此師必審內外之機以計其去兵有傳聞雖食有
餘不足校兩出入之路然後與師伐能必能入之地
大而滅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

之害也

之害也

之害也

之害也

之害也

之害也

之害也

之害也

城地廣而人寡者則絕其阨阨險也絕其阨則人少不足守阨
 地窄而人衆者則築大堙堙山也以蔽之無喪其利也
 無奪其時時宜也則寬其政政其民也其業較其勢則足以施天
 下今戰國相攻大伐有德自伍而西西自西而師
 五師不一其令不一率保民心不定徒尚勝傷謀忠
 辯於吏吏其事累且敗也日暮路遠遠軍有挫氣
 老弱將命事操也易敗
 凡將將兵下衆也動可攻也將背重言聖高
 殺民懼何國用也凡國必開其小利使漸失勢則
 計終不惠之
 即本有不食者力也衰疲聲者爲以衆紀事者離
 也待人之狀期戰而衆以當心失而傷氣也氣主
 傷氣也敗軍曲謀一偏也敗國
 兵令上第二十三
 兵者古稱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莽伐秦亂
 本仁義馬戰國則以主威說殺制國而不能廢也
 兵者以武爲植以文爲種武爲表文爲裏能安此二
 者知勝負矣文所以記利害謀安危武所以犯強欺
 力攻守也

專一則勝離散則敗年一強然以陳以齊則固
 鋒以銳則速卒畏將甚於敵者卒畏故甚於將者
 敗所以知勝敗者稱將於敵也故與將猶權衡焉較輕
 重也安靜則治暴疾則亂治亂以時
 出奔陳兵有常令行伍疏數有常法先後之次
 有適宜常令於陳進北衆人足收而用也消後不
 次無序則失能先後斷之
 常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左陳有右陳夫內向
 所以預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左陳所以行也右陳
 所以止也立坐之陳相森進止將在其中
 兵鈔斧即子立之兵戰勢以將亦居中
 善師教者正兵先合而後絕之以兵以兵以兵而此
 必勝之道也陳之斧鉞飾之旗章旗章有功必衆
 全必先存亡死生在掩之端故之端一維天下有善
 兵者莫能禦此也
 矢射未交長刃未接前鋒者謂之虛後鋒者謂之
 實不豫者謂之秘秘虛實秘者兵之體也
 兵令下第二十四

諸夫大軍爲前驅之備者，遵陳到例，各相去三五里，聞大軍爲前驅之備，則皆集行，所以安內也。丙卒出戍，成令將吏授旗鼓戈甲，發日暮，後將吏發行，及出縣封界者，以坐後戍法，與戍遂一歲，遂亡也。不候代者，法比亡軍。父母妻子知之，情與同罪。弗知故之一歲，戍滿不候代之罪，卒獲將吏而至大將，而一日父母妻子並同罪，卒遂歸至家日，父母妻兄弟捕獲及不言，亦同罪。一歲戍卒期見之罪，潛戰而亡其將吏者，吏而見之，反將吏棄卒，獨比者。

西貢墨
加

將之以以奪威也。此之謂臣以謂卒將者同舍
 低人及吏罰入墮為營名為軍安是有一軍之名而
 有二突之出國內空虛有弱民乎哉。此之謂臣以謂卒
 之禍乎今以法止處歸禁亡軍是兵之一勝也什伍
 相照及我聞則吏卒相執是兵之二勝也將能主威
 卒能制節號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勝也。此之謂臣以謂卒
 法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其十
 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
 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賞之氣不用
 命不如萬人之間也萬人之間不用命不如万人之
 命也。當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
 不用命者未之間也。
 尉子通鑑險形勢而已其於殊途尤嚴。至末篇謂
 善用兵者殺十之半次殺十三下殺十一是何可
 謂也。係子孫多謀刻其崇宗衛軀兵無異砥礪
 刻半練兵科枝制勝即孫吳當不遠過而究不能
 執東張西長之貌者。豈惠王未必用之與。抑當時
 麗猶用事。姑贅疾能。或此人一見而即去與不可

攷矣
居安郭

河
武
伍
蔡
註
卷之五
休

三
十
五
年
十
月
二
日

新編註解武經卷之六

三

上界計下界計而自守也

夫主將之法務學英雄之心宜謀有功通志於衆故

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衆得人

也亡國破家失人也今氣之類咸領得其志也

軍謀發也言勝也柔能制剛示之以弱能制強

人之所助強者德也人之所攻柔者德也

德能助強有所用不強有所加不強有所加

成天威虛正八極密定九夷如此謀者為帝王師下

氣之哀能也天之道春而夏而秋而冬而復春也

生而長而收而藏而復生也

持守其微而若能守御乃保其生

之方通于以應事機舒之編四海卷之不棄居之

不以宅室守之以不城郭藏之固勝而敵國服軍

曰能為柔能為剛其國彌光能為弱能為強其國彌

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遠矣

軍國之要察衆心施百務危者安之懼者散之

還之寬者原之合者聚之當之飲者使之畏者

教者殘之成之會者聚之當之飲者使之畏者

脫之獲地之獲財散之數陵待之

使敵近備之敵強下之敵佚去之敵陵待之

最緩之救悖義之敵睦攜之國也此言順舉挫之
 事以人心而秦因勢破之國政而攻之國政
 在氣也而西網羅之國政而攻之國政
 人賢也而勿守之國政而攻之國政
 而勿取之國政而攻之國政
 在勿取之國政而攻之國政
 勿守之國政而攻之國政
 世能祖之國政而攻之國政
 下下者務耕桑不奪其時薄賦歛不匿其財軍饒
 三環
 不使其勢則國富而家娛然後選士以司牧也夫所
 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而為之謀
 則有成廢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收
 其本則政行而無怨
 夫用兵之要在柔謹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
 義士輕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并致
 國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賄以財則士自來之謂為
 以禮屬以義則士死之樂于
 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

用兵有餘軍者使技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
 軍之醪不能朱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效死者
 以滋味之及已也軍識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
 未辦將不言倦軍灶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
 揮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安與之危同其故其
 衆可合而不可離言可用而不可疲以力以恩
 素蓄謀素合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
 軍敗曰將之所以為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
 之象
 軍改也士之所以輕死者用命也故將無遠也金賞
 罰必信如天之不負其言如地之不負其時乃可使
 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
 夫統軍持勢者將也制勝敗者衆也故能將不可
 使保軍卒衆不可使伐人攻滅不可接圖邑則不履
 二者無功則士力疲殺士力疲殺則將孤衆悖以守
 則不固以戰則奔北是謂老矣老矣則將威
 不行將無威則士卒輕刑懼士卒輕刑則軍失位
 不整軍失位則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則敵乘利敵乘

軍誠曰良將之統軍也以恕己之心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葉攻如河決故兵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其兵爲天下推

軍。議曰。軍以賞為表。罰為裏。表裏言不相無也。賞罰明。則將

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數國畏

軍戰曰賢者兩邊也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驕

將可舉。十效。用而不。可舉。惟。無。不。謂。可。深。而。不。呼。疑。

五

則數國奮我而求以此攻伐則致亂夫將者國家

之命也。將能致勝，則國家安定。

平能清
無能靜
 平能平
正公
 平能整
有能
 平能受
無則

能聽能納人言能採言能知國俗隨俗而爲俗

能固山川形勢中流能表險難可應交而無虞能制

軍機曰仁賢之智聖明之盛負薪之言廡廟之語

興棄之。將用。宣。將。主。如。溪。須。第。從。夫。將。有。則。莫。推。策。不。是。則。染。士。如。善。惡。同。不。分。則。力。立。

卷而不專已則下歸咎自戕則下以功言謀制衆維

任爲用上

心貪財賈奸不禁。內顧則士卒淫。將有一則衆不服。

有二則軍無式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禍及國八以者上

可况全其乎
軍選三將謀欲密士氣欲一攻發欲

疾。語密則奸心聞。士衆一則軍心結。攻救疾則備。

才及諡軍有。此三義則計不奪時。謙池即軍無勢外。

收、錄此言兵之所
意則衆如會將
此三者軍必

將無慮則謀上去將無勇則士卒恐將安物則軍不

重將還怒。別一軍。惧。軍。識。曰。慮。也。勇。也。將。之。所。靈。動。

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誠也

軍無財士不來聚此財公用之軍無賞士不

往軍、謂曰、香、齋、之、下、必、有、死、魚、垂、賞、之、下、必、有、勇、夫、

哉禮者士之所歸也、士之所歸、死而後歸、所以禮示其死也、示之以則、死者至、收殮而後歸、首、士不上、歸

其所以資而後學者士不使豐賞不卷則士爭死軍機曰止

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以寡勝衆、

者恩也。以弱勝強者民也。故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

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

.....

軍識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
卜其強弱察其天地之利伺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
難而運糧者虛內也民棄色若窮也千里饋糧士有
餒色然蘇州後發師不宿飽夫運糧千里無一年
之食二千里無二年之食三千里無三年之食是謂
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數攻其外民盜
其內是謂必潰食之中
軍識曰上行虛則下急刻賦重斂數刑罰無極民相
殘賊是謂亡國重斂之禍則
軍識曰內貪外廉詐譽取名竊公為恩令上下嗾
躬正類以獲高官是謂盜瑞欺蒙之禍
軍識曰厚吏用貨各延所親招聚姦狂桎梏仁賢背
公主私同位相親是謂亂源以言羣小
軍識曰強宗聚黨無生而奪威無不振膏蓋相連群
相連德主恩市恩然在位權侵侮下民國內諠譁臣
敢不言是謂亂根此言強宗
軍識曰世世作姦侵盜縣官進退求便利委曲弄文
以危其軍是謂國姦此言世姦

軍識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強弱相勝莫遠集禦延
及君子國受其害此言法制
軍識曰善善不進惡惡不退則賢者隱蔽不肖者在國
受其害此言不能進賢
軍識曰按葉發大則根本比則居勢黨與分卑賤陵
貴久而益大上不思廢國受其害此言本弱
軍識曰佞臣在上軍皆引威自與動遂於衆無
進無退不知進退苟然取容者任自己智之舉措伐功誅
歸德誣述庸庸無善無惡當與己同相與己與己
三畧
軍識曰事不經命不通義不造作苛政變古易常
君用倭人必受禍殃此言用人
軍識曰姦雄相稱障蔽主明毀譽並興壘塞主聰各
阿所私令主失忠古姦雄相稱障蔽主明毀譽並興壘塞主聰各
乃觀其萌主聘傷賢姦雄力邀主任舊黨需事乃理
主聘若穴士乃得矣謀及有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
德乃洋溢
中畧
夫三宣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上古太

人內地
者建
以奇
石同

此軍
之

武易治故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
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
禮賞有功美而無害王者制人以道安子若臣失
降之心服人志故矩矱傳表世四海皆懷會同王
不廢雅甲兵之備而無戰聞之患君無疑於臣臣無
疑於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不能美而無害霸者制
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譽則士疏賞虧則士
不用命
軍勢曰出軍行師將不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
三畧
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舉主其功勇者壯
行其志貪者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
用之故舞之使此軍之微權也
軍勢曰無使辯士談說美為其惑衆無使仁者主
財為其多施而附於下附見也施與
軍勢曰禁巫覡不得為吏士卜問軍之吉凶人惑軍
勢曰使義士不以財故義者不為不仁者死以不足
智者不為闇主謀不足與
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失

權或勝德則人心散臣不可以無德無德則無以事
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則見服
故聖王御世觀盛衰氣化之度治失人事之而為之
制法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世數則叛逆
生王澤竭則盟誓相誅伐德同勢政無以相傾乃權
英推之心與衆同好惡然後加之以權變故非計策
無以決嫌定疑非議奇巧者無以破姦息寇非陰
計謀者無以成功
聖人體天而或化無為
三畧
是故三畧為襄世作上畧設權賞別姦權著成規中
畧是德行審權變下畧陳道德察安危明職賢之各
黃石推演之詞為政人主深曉上畧則能任賢務教
深曉中畧則能御將統衆深曉下畧則能明盛衰之
源審治國之紀人臣深曉中畧則能多見則能全功
保身夫高鳥无良子藏教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
身也謂奪其威廢其權也全言人主保封之於朝極
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則舉國以富其家使臣有威
美色珍味以悅其心夫人衆一合而不可卒離權威

一與而不可卒後。遂師罷軍。存亡之階。故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是謂霸者之舉。故霸者之作。其論敗也。將以國而奪其威。所以保全之也。存社稷。覆英桀者。中累之勢也。故勢主秘焉。而不泄也。

下累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故澤及於民。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為聖人。而歸則六合同。求時以德。致

卷之六

士

經世堂

聖以道賢去。則國從聖去。則國幸。微者危之。陪幸者亡之。微。賢人之政。降也。人以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心降體以體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俗。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本然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昌。樂身者。不久而亡。

釋近。孫逸者。勞而無功。釋遠。謀逆者。佚而有終。佚政多患。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忠者。荒廢德者。孫能有其有者。安。介人之有者。殘。殘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今已而教人者。遂正已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此言其化之行。豈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歸。德者人之所信。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敬。不可無一焉。故風與夜。稷禮之制也。討賊報讐。義之決也。惻隱之心。仁之實也。齊已待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道。之化也。此言其化之行。出君下臣名曰命。施於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則令不行。令不行則政不立。政不立則道不通。道不通則邪臣勝。邪臣勝則主威傷。主威傷則賢其路遠。發不肯其路。近矣。以明君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而下盡力。一善則衆善。褒賞一惡則衆惡。歸善者得其始。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衆善至。此言其化之明。衆疑無定。國衆惑無治。民疑定惑。迷國乃可安。此言其化之則。

而國安哉

一全通則百全失一惡施則百惡倍故善施於國民

惡加於國民則令行而無怨怨如彼皆時法之類

使然治怨是謂逆天使學治怨其禍不救治怨如

天下寧之使起為幸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則民得其而

紀上者尊奇節者富雖有聖主不能效其治紀上者

使貪鄙者拘則化行而衆惡消貪鄙之則不

清白之士不可以為操持之則不可以成利

三教表之故明君求賢必親其所以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禮

致節義之士修其道然後士可致而名可保

大聖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機

知去就之節此言能與時消息然常不廢亡國之位惟

貧不食亂邦之粟潛名抱道者時至而動則極人臣

之德德合於已則建殊絕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揚於

後世聖王之用其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

不義若決江河而流橫大臨不測而擁欽墜其定必

失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

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天

得已而用之則禍必成禍必成也夫人在道若魚之

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常懼而不放失道

豪傑東顧國威乃弱殺生在豪傑國勢乃弱天下無

下移豪傑低背國乃可久殺生在君閭乃可安有天下

出也四民用度國乃無備四民用之國乃安樂百中

時臣內則邪臣外邪臣內則賢臣內外失宜禍亂

之象本之六大臣疑主衆衆疑臣臣當君尊上下乃亂君

當臣處上下失序下揚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故賢者其名不

全進賢者福流子孫故君子急於進賢而美名彰焉

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故君子如用士

而敗是也去一利百人乃慕去一利萬民乃不

龍如解武經卷之六新錫註解武經卷之六

新鵠註解武經卷七之一

六篇

事房之為守也其書皆太公之所著而後子
世宗之謂也其書皆太公之所著而後子
為宗之謂也其書皆太公之所著而後子

文節

文師第一 公為師也

文王將田也史編周太史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
馬非觀非影非虎非龍他得公侯天遠汝師以之佐
昌施及三王成武文王曰此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

組史噤為焉占得旱洵兆比於此文王乃齊三日乘
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姓姜名尚字子牙
云子高文王曰此君太公姓姜名尚字子牙
子樂魚耶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
吾漁其有似也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
三權操等以權以解取魚也死乎以權以解之下有
之下有官等以權以解取魚也死乎以權以解之下有
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親夫矣文王曰領聞其情性之
所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源深而

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而

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

極也今臣言至情也若其惡之乎文王曰惟

仁人能受直諫不惡至情何為其然太公曰縹釣魚

微餌明小魚食之得網餌香中魚食之得隆餌豐大

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制其係人食其祿乃服也

於君故以餌取魚食可縶以操取人人可縶以家取

國國可縶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縶以天下取天下

其聚必歟黑黑味其光必遠矣

文節 卷七之一

華嚴必微少哉聖人之德誘導善乎獨見樂哉此

德之平而聖人之德各歸其次也而主飲焉有歸之

德人此達即下仁義通德是文王曰主飲何若而天

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

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

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

下解之免人之灾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

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愛同樂同好同惡

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

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法如也
才王再拜曰也允信我故不受天之詔命乎應前天乃
載與俱歸主為師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然照廣大一盞一盞一治一亂

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化自
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窮君賢聖則國安
而之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文王曰古之賢聖可得
聞乎太公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也上世所謂賢者

文王

卷七之一

終世

也文王曰其治何如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
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
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中恒也屋室不憂也也櫛櫛
櫛櫛不斷茅茨編屨不剪虞裳樂寒布衣棧形編屨
之飯茹養之羹不以侵作之故當民耕織之時則心
約志從事于無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應賢愛人
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
雖別淑惡也也表其門閭也以勸善平心正節以法度
禁邪偽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

下緣寡孤獨賑贖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
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纖毫之色百姓戴其君如
日月觀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德之君也

國務第三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為國之大務欲使主尊人安為
之奈何太公曰愛民而已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
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予而勿奪樂而勿苦
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請詳其故太公曰民不
失務業則利之也下世所以利農不失時則成之也薄賦

文王

卷七之一

終世

飲則予之使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
此就愛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
罰則殺之重賦飲則奪之多營宮室臺榭以疲民力
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也不能故善為國者取件
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寒則為之憂
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歛如取於已
此愛民之道也
大禮第四也
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為上唯臨為

下唯沉陷而無遠沉而無隱為上唯周為下唯定周

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歟地大權乃成

文王曰主位如何太公曰安徐而靜動不妄柔節先定

不為善與而不爭泥布虛心清平志動不待物以

正黨

文王曰主聽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許勿遂而拒許

則夫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止不可及也深淵度

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而許人之言安

有言極深測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而許人之言安

文王曰

耳

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

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

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也聚並進則明

不蔽矣

明傳第五

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曰嗚呼天將棄予

周之祜稷將以屬汝今乎敢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

平標太公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以起其

所止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急時至而疑知非而

慮此三者道之所止也道自是而不乘而靜恭而敬強

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趨也道自起而趨善勝欲

則欲勝義則以敬勝急則言急勝教則誠勝為之生

善則物為之主敬則善存亡之所由分也

六守第六

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

公曰不謹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文王曰六守何

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

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謹擇六守者何太公曰富之

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

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怨事之而觀其無需

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

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

事之而不需者謀也六者皆用人君無以三寶借人

惜人則君失其威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大

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卿則鼓是工一其卿則器

是商一其卿則貨是三寶各安其慶民乃不慮無亂

是商一其卿則貨是三寶各安其慶民乃不慮無亂

是商一其卿則貨是三寶各安其慶民乃不慮無亂

是商一其卿則貨是三寶各安其慶民乃不慮無亂

是商一其卿則貨是三寶各安其慶民乃不慮無亂

是商一其卿則貨是三寶各安其慶民乃不慮無亂

是商一其卿則貨是三寶各安其慶民乃不慮無亂

是商一其卿則貨是三寶各安其慶民乃不慮無亂

是商一其卿則貨是三寶各安其慶民乃不慮無亂

是商一其卿則貨是三寶各安其慶民乃不慮無亂

是商一其卿則貨是三寶各安其慶民乃不慮無亂

是商一其卿則貨是三寶各安其慶民乃不慮無亂

是商一其卿則貨是三寶各安其慶民乃不慮無亂

是商一其卿則貨是三寶各安其慶民乃不慮無亂

是商一其卿則貨是三寶各安其慶民乃不慮無亂

是商一其卿則貨是三寶各安其慶民乃不慮無亂

是商一其卿則貨是三寶各安其慶民乃不慮無亂

是商一其卿則貨是三寶各安其慶民乃不慮無亂

其無亂其族土高而古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六守長則君三寶全則國安東都成不遠百維

守土第七

文王謂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亂其親無急也其衆撫後其左右御也治其四旁無借人國柄也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據雖而附立任已與人國柄也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操刀必割執斧必伐

不慧是謂失時操刀不到失利之期執斧不成敗人將未涓涓水不塞將為江河焚焚火不救失矣必何兩葉物生者不去時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為仁不施也無以合親疎其親則害失其衆則敗無借人利器則小人何謂仁義太公曰殺其人所害而不傷其世文王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殺其衆合其親殺其衆則和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不可失因其明之明人順其常道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之以力敬之勿疑天下和

服

守國第八

文王問太公曰守國奈何太公曰齊將諸君使而後致天地之經四時所生仁聖之道民藏之情王齊七日北而再拜而問之太公曰天生四時地生萬物之天下有民聖人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熟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聖人配之合以爲天地之紀故天下治仁聖藏而萬物成天下亂仁聖亡而萬物敗

至道皆然也聖人在天地間也其寶固大矣固其常而視之則民安夫民動而爲機動而得失卑矣陽生民陽而爭欲發之以其陰而利會之以其陽而德澤爲之先倡而天下和之物極反其常理然矣進而爭莫退而避和之道守國如此與天地同光

上賢第九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太公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偽禁暴亂止奢

少妙王人者有六賊七害。文王曰：頌聞其道。太公曰：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游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游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為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為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陵侮貧弱，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畧權謀，而重嘗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為將。二

文報 卷七之一

經世文

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為巧，王者謹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誇無為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偽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異其冠帶，偉大其衣服，博聞辯詞，虛論高議，以為容美，窮居靜處而誅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曰護倖苛澤，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謹勿使。六曰為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七曰偏方異技，如漢李少卿，五刑畢，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

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民之主，正君臣定名實，明賞罰，集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使人隱其情，使人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可殺而不殺，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可怒而不怒，不怒不殺，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善哉。六賊七害，同科兼就，其非公仁義之旨甚明。或

文報 卷七之一

經世文

舉賢第十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能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至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擇其賢也。文王曰：何如？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

愈惡則國不免於危亡。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上當其寔，則得舉賢之道也。名實相孚，求其去此加此。

賞罰第十一

文王問太公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吾欲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參，為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得必於耳目之所見，聞則所不見聞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於天地，通於神明，而況於人乎？

兵道第十二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通，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三軍一心則往來無難，得其外乎一也。黃帝曰：一者勝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不越乎一也。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為而詭，不憚已而用之。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存亡以知樂而不知缺。夫存者非存，在於慮亡，即言不樂者非樂，在於慮缺。故不亡者，今王已慮其源，憂其流乎？武

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求，此不可侮，故曰：先我，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為之奈何？太公曰：內饒示饒，而寔飽內精，而外純一，合一離一，一散而一不整，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戎，士散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此言兵事，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為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此言察者，使不新鑣註解武經卷七之一

文韜

卷七之一

十三

卷七之一

有之如天終而後始循環無優而游之自屬
 精求之二句承上言聖人所以為者優求而得之
 不可不藏藏之以既以藏之不可不行行之于既以
 行之勿復明之明即下所夫天地不自明弗德故能
 長生為聖人不自明明故能名彰形顯古之聖人聚人
 而為家聚家而為國聚國而為天下分封賢人以為
 萬國命之名之曰大紀大紀陳其政教順其民俗群
 曲化直變於形容萬國不逆各樂其兩人愛其上命
 之曰大宗下嗚呼聖人務靜之靜民賢人務正之
 武正民愚人不正故典人爭上勞則刑煩刑煩則民
 憂民憂則流亡上下不安其上累世不休不能命之
 曰大失天下之人情如流水冰障之則止息之則行靜
 之也之則清嗚呼神哉聖人見其始則知其終文王
 曰靜之奈何太公曰天有常形春生夏長民有常生
 春秋夏秋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太上圖之因
 治其次化之化民夫民化而從政民化于下而是以
 天無為而成事也民無與而自富安其田里而家給
 人之此聖人之德也文王曰公言乃協乎懷風夜念

之不忘以用為常國之常道
 文伐第十五文伐者謀也
 文王問太公曰文伐之法奈何太公曰凡文伐有十
 二節一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彼將生驕必有奸
 事苟能用之必能去之二曰親其所愛以分其戚一
 人兩心世二共中必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曰陰
 賂左右我國得情甚深身內情外情左右也
 將生害四曰輔其淫樂以廣其志原其志也外賂珠玉
 娛以美人卑辭委貽順命而合順其命彼將不爭奸
 武料卷七之二
 都乃定五曰嚴其忠臣而薄其賂稽留其使勿聽
 信其事逆為孟代遺以誠事親而信之其君將復命
 之苟能嚴之國乃可謀六曰収其內信其間外其外
 外才臣外相陰助敵國內侵國鮮不亡七曰欲鋼其
 心必厚賂之収信其其左右忠愛陰示以利害之輕
 業而蓄積空虛八曰賂以重寶固與之謀惟賂而謀
 謀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謂重親重親之積必為我用
 有國而外其地必敗九曰尊之以名無難難其身示
 以大勢從之必信致其大尊自大先為之榮微飾聖

人國乃大偷十曰下一作示之必信以得其情得情
無意應事承領其意以如與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
之時及將至其國之事如與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
無不重賞與富惡危與咎陰示大尊而微輪重寶
其豪傑內積甚厚而外為之陰納智士使圖其計納
勇士使高其氣富貴甚足而常有繁滋徒黨已具
其用以為是謂塞之彼國自有國而塞安能有國十二
曰養其亂臣以迷之迷其心遊美女淫聲以惑之惑其
遺良犬馬以勞之勞其力時與大勢以引誘之上察其

卷七之二

十一

經十陰

而與天下圖之十二節備乃成武事所謂上察天
下察地理微也已見乃伐之
文成十二節毋乃更毒哉哉乎矣莫惜於志安
在其為文王聖人不必言矣即尚父當年何處
陰謀取勝至此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惡于是
篇亦云或云養其亂臣固崇侯虎是也進美女淫
聲有莘氏女是也遺良犬馬覽戎之文馬是也即
此一節太公不已身行之乎子曰進美女遺良馬
亦屬史臣之筆未可盡據故有詩咏鷹揚外即武

成一書猶只取澤二三冊

順啓第十

文王問太公曰何如而可以為治太公曰大蓋
也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
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
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夫天下事舉而不疑則天運不
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為天下政故
利天下者天下啟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
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微天下者天下通之

卷七之三

文

經世堂

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
天下突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處之

三疑第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予欲主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強雖
觀散衆為之奈何太公曰因之慎謀用財因其勢而
謀用財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必折太
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衆凡謀之道周
密為寶設之以事玩之以利爭心必起欲離其親因
其所愛與其寵人與之所欲示之兩利因以疏之無

齊志彼貪利甚喜運疑乃止凡攻之道必先塞其
而後攻其強毀其大除民之害淫之以色啗之以
養之以味娛之以樂既離其親必使遠民勿
使知謀我扶而納之莫覺其意也然後可成也
惠施於民必無愛財民如牛馬數餵食之後而愛之
惜之心以啓智智以養財財以啓衆衆以啓賢賢之
有啓以王天下

此篇大意與文成篇相類

新編纂註武經卷七之二

卷七之二

卷七之二

卷七之二

卷七之二

新編纂註武經卷七之三

龍韜

王翼第十八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
為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為命禽在通達不
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為紀綱故
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二十人備數如法
審知命理珠能異巧萬事畢矣武王曰請問其目太
公曰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贊養善策應揆天消變

龍韜

卷七之三

卷七之三

卷七之三

危慮未萌論什能德什才之明賞罰則人功罪受官
位決嫌疑之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歷候風氣之運
推時日之吉考符驗揆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
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澗山阻
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謀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
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
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武四人主擇才力論兵
華風馳電掣言其不知所由伏謀欺三軍之三人主

龍韜 卷七之三
主 經世堂
明耳目 鼓明其目 詭符印 使不謬 號令 使不
屈 應往來 出入 如神 或之 形 股 四 人 主 仕 重 戰 持
修 溝 壑 治 壁 壘 以 備 守 禦 通 才 二 人 主 檢 遺 補
過 應 對 賓 客 辭 論 議 語 消 患 善 解 結 聚 權 士 三
人 主 行 奇 諸 言 謀 設 殊 異 以 事 非 人 所 識 行 無 窮 之
變 耳 目 七 人 主 往 來 聽 言 視 變 覽 四 方 之 事 軍 中 之
情 爪 牙 五 人 主 揚 威 武 激 厲 三 軍 使 冒 難 犯 死 無 所
疑 慮 羽 翼 四 人 主 揚 名 譽 震 遠 方 動 四 境 以 弱 敵 心
游 士 八 人 主 伺 姦 候 變 開 闢 人 情 觀 敵 之 意 以 為 開

龍韜 卷七之三
主 經世堂
謀 術 士 二 人 主 為 諸 詐 依 托 鬼 神 以 惑 衆 心 方 士 三
人 主 百 藥 以 治 金 瘡 以 痊 萬 病 法 美 二 人 主 會 計 三
軍 營 壘 糧 食 多 財 用 出 入

論將第十九

武王問太公曰 論將之道奈何 太公曰 將有五材十
過 武王曰 敢問其目 太公曰 所謂五材者 勇 智 仁 信
忠 也 勇 明 不 可 犯 智 則 不 可 亂 仁 則 愛 人 信 則 不 欺
忠 則 無 二 心 太 公 命 將 者 考 而 於 忠 孫 子 命 將 者 考
先 智 克 知 而 後 用 太 公 命 將 者 考 而 於 忠 孫 子 命 將 者 考
先 智 克 知 而 後 用 太 公 命 將 者 考 而 於 忠 孫 子 命 將 者 考

龍韜 卷七之三
主 經世堂
所謂十過者 有勇而輕死者 有急而心速者 有貪
而好利者 有仁而不忍人者 有智而心怯者 有信而
真信人者 有廉潔而不愛人者 有智而心緩者 有剛
毅而有用者 有懦而喜任人者 勇而輕死者 可暴也
毅而急而心速者 可久也 久而貪而好利者 可賂也
仁而不忍人者 可勞也 勞而心怯者 可窘也 信
而喜信人者 可欺也 欺而廉潔而不愛人者 可侮也
智而心緩者 可製也 製而剛毅而自用者 可事也 懦
而喜任人者 可欺也 故兵者 國之大事 存亡之運 命
在於將 將者 國之輔 先王之所重也 故置將不可不
察也 故曰 兵不兩勝 土不兩敗 兵出踰境 期不十日
不有亡國 必有破軍 殺將 武王曰 善哉

選將第二十

武王問太公曰 王者舉兵 簡練英雄 知士之高下 為
之奈何 太公曰 夫士外貌不與衆中 情相應者 十
五有賢而不肖者 不肖者 有溫良而為盜者 有親恭
敬而心慢者 有外廉謹而內無恭敬者 有精一也 詳也
而無情者 有湛一也 澄清而無誠者 皆定也 有奸謀而

氣法新者有如羊敢而不能者有性性善惡而不性
 者有悅悅者思而反患寡者有說激激人善而
 有功初言作者有外勢的怯有庸也
 易輕人者有嗚威而反靜慧者有勢虛形劣也弱
 出外無而不立無使不遠者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
 人不知雖有大明不見其陰此士之外貌不與中相
 應者也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徵
 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
 其變三曰與之閒謀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

龍稱 卷之二 二十二 程世堂

主將第二十一

武王問太公曰主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
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
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齊三
日之太廟鑄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
而立就主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就臣君親操鉞持首

授將其柁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授其柁以兩言故以兩言授其柁以兩言
授將其柁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授其柁以兩言故以兩言
授將其柁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授其柁以兩言故以兩言

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且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
之命于臣君不許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解而作軍
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特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
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
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闘氣厲青雲動于九天疾若馳
驚勢盛聲兵不接刃而被降服中人不我我戰勝於外功
立於內吏還上賁百姓惟悅將無咎缺是故風雨時
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

卷之六

卷之六

武王問太公曰將何以為威何以為明何以為禁止
而令行太公曰將以謀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禁
為禁止而令行故載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
而萬民悅者賞之故貴大賈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
人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庭養之徒是賞下通
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

勵軍第二十三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
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為之奈何太公曰將

龍韜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有三勝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
操扇雨不張蓋與士卒同寒暑名曰禮將不身服禮無以
知士卒之寒暑也臨塞絕泥途將必先下步居與士卒
共勞曰力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
定以時乃飽舍飲者皆費將方就食軍不舉火將亦
不舉火與士卒同甘苦名曰止飲將不身服止飲無以知士
卒之饑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故三軍之衆
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
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為其

知寒暑饑飽之害而見寒暑之明也

除符第二十四

符即也或以符中分
為二左右留於君左在將右有事
而合之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
或利或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之用
為之奈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
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
符長八寸却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
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

龍韜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諸奉使持符稽留者若符事
泄告者聞者皆誅之八符者主將秘開所以陰通言
語不泄中外相知之術故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
善哉以三軍萬眾之間發急利害皆
除書第二十五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將欲合兵行
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符不能明相去遠
遠言語不通為之奈何太公曰諸有陰也事大慮遠
常用書陰不用符主以書達將以書問主書皆一

合而再離三爻而一知再離者分書為三部上中下三爻而一知者言三人各操一分相參而不使知情也此謂陰書故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美哉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於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密哉且事之至者，其言不逆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條而挫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人者，兵也。開則議人，閉則禁人，浮則見情，見則國亡。人浮見情，則國亡。

魚世堂

不恃強軍者謀也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勝敵者勝於白刃無形而取勝也上戰無與戰之者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取勝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謀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藝與衆同非國工也寧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大於不識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示怯弱之形也勝之故士半而功倍焉聖人徵驗於天地之動執知其紀也循順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盈縮因以

萬物有死生，因天地之形。天地之道，即陰陽之道。

也。至
大氣
不滯
而
之
給
舍
天
地
而
盈
隆
倫
倫
埃
而
常
些
道
其
也
天
界
地
之
陽
動
生
也
陽
氣
之
升
形
而

曰未見形而戰誰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

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俱，無猶豫，用兵之

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戰者見利不失

過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益。智者從之而不失。

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也而不及於耳迅也速也

不及時自喻兵勢赴之若鶩用之若狂當之者破

近之者亡。孰能樂之。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申也。有

所不見而規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

無橫敵對無立國。武王曰善哉。

奇兵第二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法大要何如太公曰古之

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之九非能戰於地下之九其

與之出甲兵，從之者昌，失之者亡。夫

草箭者所以通外之也。及谷食且貯。據溪水山也。

計也。以在險時。未谷。以爲險。

以止之車禦之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用少者，拘泥下窳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無
 曉，常以戰勇力也。疾如流矢，擊如鋒械者，所以
 破精微也。戰不能破之，捷伏後奇，遠張詭誘者，所以
 以攻守常將也。四分五裂，各無首，所以擊圓破方也。
 方同，固其驕驕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暮舍
 者，所以十擊百也。以治作亂，以奇技者，所以超
 深水，渡江河也。短弩長兵，款所以論水戰也。長閑遠
 候，吳疾諺通者，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詭譎者，所以
 行奇謀也。大風甚雨者，出其所以持前掩後也。偏解
 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謬號令與敵同服者，同其
 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尊爵重
 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重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
 善一怒，以情一予一奪，以爵一文一武，以攻一徐一
 疾者，以今所以調和三軍，制一匡下也。處高敞者，所
 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山林茂穢者，所以
 難往來也。深溝高壘，積糧多者，所以持久也。故曰：不
 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教，不能分秒，不可以語奇，不

通治亂不可以語變，故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
 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敗，將不明，則三軍
 大頓，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統，將不常戒，則三軍失
 其備，將不短力，則三軍失其職，故將者，人之司命，三
 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
 將者，兵弱國亡，武王曰：善哉！
 五音第二十八
 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
 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六律其
 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真正聲也。萬代不易，五竹
 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各以勝也。
 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由
 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
 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運輕騎往至敵人之要
 去九百步外，編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伏藏神靈，黃
 用鹿無之情，以制人，則短此，此文字，未五音，由分未
 水火土五行，以制人，則短此，此文字，未五音，由分未
 甲乙義木雨下屬火，成已爲土，庚子爲金，壬癸爲水
 水神曰白虎，有聲應，管其來，善微，角聲應管，當以白

之

無之具

人事之

而止。武王曰：「善哉！」

禮記第三十一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事，戰攻之具，可無修乎？」奇集之儀，可無致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直在於人事，未相者，其行馬，疾也。馬，利也。牛，以乘車與，用者，其營之，聖也。聖，所以為同也。蔽，操也。上聖，操及戰，而為之，諸大原也。戰，操之具，其矛戟也。箭，師登，登者，而衣，以神為之，箭，聖也。聖，其甲冑千機也。鏢，鏢，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機也。龍，龍，也。」

也。鷄犬，其伺，候也。鷄，司晨，犬，司夜，婦人，織，經，其，旌，旗也。狗，郭，其，用，文，夫，平，遠，其，攻，城，也。家，治，王，使，安，春，耕，其，戰，車，騎，也。夏，耕，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寒，倉，原，其，堅，守，也。田，里，相，位，相，親，其，約，束，符，信，也。夏，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恤，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輪，粟，取，勇，其，康，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澆，壘，也。兵，家，官，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善，為，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通，其，六，畜，以，開，其，田，野，使，無，寬，其，虛，所，無，使，文，夫，治，田，有，數，數，婦，人，織，

縱有尺度。是富國強兵之道也。武王曰：「善哉！」

古者寓兵於農。正是此意。戰事則吾兵，即吾農。不事則吾農，即吾兵。以佚待勞，以飽待饑，而不令敵人得窺我虛實，所以可戰而可勝也。

武王曰：「善哉！」

卷七之三

三四

經世堂

新編武經七卷之四

虎豹

軍用第二十一

武王問太公曰王考樂矣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
數寡並有法乎太公曰大武王之間也夫攻守之具
各有科品此兵之大成也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凡
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衝大扶胥各三
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為翼材勇之士持強一車二
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玄旗號兵法謂之震

卷七之四

三

北

臨堅陳敗強敵武翼大梅車上矛戟扶胥七十二
具材士強弩矛戟為翼以五尺車輪故車連弩自副
臨堅陳敗強敵提翼小梅比大梅差小扶胥一百四
十六具故車連弩自副以鹿車輪臨堅陳敗強敵大
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為翼飛
龍電影自副飛龍赤莖白羽以銅為首電影青莖赤
羽以鐵為首畫則以絳編長六尺廣六寸為光耀夜
則以白編長六尺廣六寸為流星夜則以臨堅陳敗
步騎大扶胥衡車從李衡三十六乘燈柳有奇擊之以

名武士共載可以擊從橫敗強敵輜車一名輜車兵

法謂之電擊臨堅陣敗步騎氣夜來前矛戟扶胥輕

車一百六十乘鐘神武士三人共載兵法謂之震擊

古其輕疾也來臨堅陣敗步騎方盾鐵楯華輪也

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樞大柯

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

天鏡方首鐵鉞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

名天捷敗步騎群寇飛鉤長八寸鉤芒長四寸鉤長

六尺以上千二百枚以投其衆用鉤以三軍拒守

步騎

卷七之四

一

北

木燈蜘蛛亦扶胥度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
地以步兵敗車騎木炭蒸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
敗步騎要窮寇逃走北軸旋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
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敗步騎要窮寇逃走北樵路
微徑張鐵蒺藜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以上千二
百具敗走騎突腹來前捉戰白狼狼也羅鋪兩鐵
葉葉參連鐵女芒間相去二尺萬二千具燒野草中
方物鉞千二百具張鉞矛法高一尺五寸財步騎
要窮寇逃走北樵路微徑地臨鐵械鑽參連百二十

則敗如此者為四武衛陳陳以武衛為名也以武車號
時驚亂其軍而疾擊之可以獲行武王曰若已出圍
此欲周以為勝為之奈何太公曰左軍疾左擊也右
軍疾右無與敵人事道分兵道彼有伏中軍速前
速後也更以武車號驚亂其軍而與敵人攻其腠
敵人維衆其將可走

必出第三十四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
我斷我歸道絕我糧食敵人既衆糧食甚多險阻又

尤難

卷七之四

二九

徐世榮

困我欲必出為之奈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為
勇關為首審知敵入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
可也勇關將士持玄旗操器械設部救以止度出勇
力飛之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為軍開通以謂材士強
等為伏兵居後約卒車騎居中陳畢徐以發左右
驍以武衛車騎扶齊前後拒守武翼大將以發左右
車騎以屬其後材士強等隱伏而虞審候敵人追我
伏兵族擊其後多其火鼓耳鼓若從地出若從天

下言教不三軍勇關莫我能禦武王曰前有大水廣
整深坑我欲輸渡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我軍前
寒我歸道斥堠常戒險塞盡守車騎要截前勇士擊
我後為之奈何太公曰大水廣型溪坑敵人不可守
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與者以飛江轉開與天潢以
濟我軍努力材士逐我所指衝敵絕陣皆致其死先
燒吾船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關則生不勇則死
已出令我踵軍設雲火遠候必依草木紅蔭險阻敵
人車騎必不敢遠追其驅備也我因以火為記也先

尤難

卷七之四

二九

徐世榮

出者全至火而止為四武衛陳如此則吾三軍皆
銳勇關莫我能止武王曰善哉

軍器第三十五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溪谷大谷險
阻之水吾三軍未得車馬而天暴雨流水大至後不
得勇於前無舟楫之備又無水草之資吾欲車馬渡
三軍不得備留為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將衆慮不
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精信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為
王者之兵也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圍

邑則有賴輜輳臨臨中則有雲梯飛樓起望者三軍行止則有武衛大樞有後拒守絕道遠街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旁設營要則有天羅武落行馬疾甚畫則登雲梯遠望三五色旌旗夜則設雲火萬炬擊雷鼓振聲鐸吹鳴旋越溝整則有飛橋轉閣轆轤鉏鉤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軍用儀主將何憂

臨境第三十六

武王問太公曰吾與敵人臨境相拒彼可以來我可

元龜宋七之四以彼陣皆堅固莫敢先舉我欲從而襲之彼亦可以

乘焉之奈何太公曰兵分三處令我前軍滋濟增要而無出列旌旗擊鼓完為守備令我後軍多積糧食無使敵人知我意發我銳士潛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敵人不知我情則止而不來矣當我勢故以乘武王曰敵人知我之情通我之機動則得我事其銳士伏于深草要截隘路擊我後處為之奈何太公曰令戰前軍日出挑戰以勞其意令我老弱雙傑揚塵鼓呼而往來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去故無過百

步其將必勞其主必賊如此則敵人不敵來吾往者不止或襲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敵人必敗日出敵眾之力揚聲敵眾之力揚聲自此至虛壘七篇體意相似皆同事立法而又有法外之謀者

動靜第三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之軍相當兩陣相望衆寡強弱相等未敢先舉吾欲令敵人將帥恐怯士卒心傷紆陣不同後陣欲走前陣數顧鼓

虎輪宋七之四噪而乘之敵人逃走為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發我

兵去寇十里而伏其兩旁車騎百里而越其前後多其旌旗蓋其金鼓戰合鼓噪而俱起敵將必恐其軍驚駭衆寡不相救貴職不相行敵人必敗張虛勢以騎又無以越其前後故知我處先施其備我士卒心傷將帥恐怯戰則不勝為之奈何太公曰試我王之問也如此者先戰五日費我邊侯往視其動靜密候其來設伏而待之必於死地與敵相避達我旌旗謀

我竹陣，必奔其前，與敵相當，戰而奔走，金而止。三里而還，伏兵乃起，或臨其兩旁，或擊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必走。武王曰：「善哉！」可伐之，度其地以待兩兵。

金鼓第三十八

之各名不古金鼓而以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入諸侯之地，與敵相當，而天大寒，暑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饑至急，糧乏，不牛，斥候懈怠，士卒不戒，敵人夜來，三軍無備，上下欲亂，為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為固，以急為敗，令我

虎

卷七之四

四三

任世堂

上，誰何不使人執旌旗，外內相望，以號相命，勿令乏音，而皆外向，三千人為一屯，戒而約之，各慎其處，敵人若未視我軍之警戒，至而必還，力盡氣急，我親士隨而擊之，乘其懈則敵不能入。武王曰：「教人知我隨之而伏，其銳士俾北不止，遇伏而還，或擊我前或擊我後，或薄我翼，吾三軍大恐，援救失次，離其處而為之奈何？」太公曰：「分為三隊隨而進之，勿越其伏，三隊俱至，或擊其前後，或臨其兩旁，明號審令，疾擊而前，敵人必敗。」

武王曰：「善哉！」

絕道第三十九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守，數人絕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戰則不可勝，欲守則不可久，為之奈何？」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境，必察地之形勢，務求便利，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為之固，謹守關隘，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始是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犯我糧道，又不能越我前後，當地利而水，我守之固則武王曰：「吾三軍過大林廣澤，平易之地，吾候望誤失，卒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

虎

卷七之四

四三

任世堂

國故入，翼我兩旁，越我前後，三軍大恐，為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之法，當先發速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所在，地勢不利，則以武衝為要而前，又置兩踵軍於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即有驚急，前後相知，吾三軍常先堅，必無毀傷。」武王曰：「善哉！」

武王曰：「善哉！」

武王曰：「善哉！」

武王曰：「善哉！」

以爲我中外姻戚。舉我表裡三軍大亂。上下恐駭。爲之奈何。太公曰。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馳驅將奔。或阻其外。則中人不從。裡外不得輸。城人恐怖。其將必降。武王曰。中人絕。勢外不得輸。陰爲飭。卒相與密謀。夜出。窮寇死。其車騎銳士。或衝我內。或擊我外。士卒遂或三軍。賊亂。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當分軍爲三軍。據視地形而處。密知故人別軍所在。及其大賊別。爲之。置遺棄乏之道。以刺其心。淫誘勿失。故人恐。不入山林。即得大邑。走其別軍。車騎遠去。其前勿令遺脫。中人以爲先出者。得其徑道。其後平材士必出。其老弱獨在。率騎深入。長驅。故人軍必棄散。勿懼。勿與戰。絕其糧道。圍而守之。必久其。無牆人。積聚無數人。宮室家樹。衆勿伐。降者勿殺。許而勿戮。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幸在一人也。如此。則天下和服。武王曰。善哉。知文王武王之以仁也。泰公格曰。也。泰公反解之。以治也。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過保軍營。同。

吾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休止故
人固天殛風厲之科增焚吾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
後吾三軍恐怖張龍而奔為之奈何太公若此者則
以雲梯飛樓遠望左右謹察前後見火起即燔吾前
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故人苟至即引軍而却掩黑
地而堅處故人之來猶在吾後見火起天遠焚吾接
黑池而震強弩材士衛吾左右又燔吾前後若此則
敵人不能害我項草有云之地不守已而欲舍止即
焚我立于險地外無新陳之五大侯之光榮舍故
而人焚而射而大相遇不有止成武王曰故人燔
左右又燔吾前後燄覆吾軍其大兵按黑池而起
為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為四武衛陳誰擊翼吾左
右其法無勝亦無負此其者有解也
虛壘第四十二

非而為偶人木偶也故人卒去不還來定而後反射
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
行陳必亂如此者愚出兵擊之以少擊衆則必敗矣
乘其亂而擊之可克也

新鐫武經纂註卷七之四

勢

卷七之四

四七

經世堂

新鐫武經纂註卷七之五

豹韜

林戰第四十三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大林與敵人
分林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奈何太公
曰使吾三軍分為衝陳即四式便兵所處弓弩為表
我相為裏新除草木極廣吾道以便戰所高置旌旗
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林戰林戰之法
率吾矛戟之士或相與為伍林間本陳以騎為助
名豹韜卷七之五 王 經世堂

突戰第四十四

武王問太公曰林人深入長驅侵掠我地驅我牛馬
其三軍大至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人民係累也
為故陷辱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奈何太公
曰如此者謂之突兵其牛馬必不食士卒飽糧秦
擊而前令我連邑別軍蹙其銳士疾擊其後審其期

日朝戰。必會於晦。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虜。武王曰。敵人分爲三四。或戰而侵掠我地。或止而收我牛馬。其大軍未盡至。而使寇薄我城下。致吾三軍恐懼。爲之奈何。言敵分兵攻城太公曰。謹候敵人未盡至。則設備以待之。去城四里而爲壘。金鼓旌旗皆刻。而張別隊爲伏兵。食我壘上多積糧。弩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所以拒車騎居外勇力銳士。隱伏而卒。敵人若至。使我輕卒。合我而佯走。令我城上立旌旗。望聲鼓。完爲守備。敵人以此爲守城。必薄我城下。發吾伏兵。以

卷七之五

四九

經世堂

衝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得鬪。怯者不及走。名曰突戰。故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敵強第四十五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併軍相
當救我或救我救我我勢故人夜來或攻吾左或攻吾
右三軍震動吾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爲之奈何太
公曰如此者置之震也冠利以出戰不可以守退吾
材士整車馬爲左右翼疾擊其前急攻其後或解

其表或犂其表其卒必銳其將必驍武王二故人遠
邇我前急攻我後斲我銳矣相救不使我將士相念吾
內外不得相聞三軍擾亂皆敗而走士卒無固志將
吏無守心為之奈何太公曰明武王之問也常明疏
番令出我勇銳冒將之士人操炬火二人同鼓非東
而傳之也二人同聲非北一知知故人不止或犂其表裏
微號相和令之喊大鼓音皆止中外相應期皆當
三軍疾戰敵必敗亡武王曰善哉

鼓武第四十六

卷七十五

五十

銀世譽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卒過故人甚衆
且武車馬驕佚我左右吾三軍皆震走不可止爲
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敗兵暑者以膠不善者
以亡用兵不善也武王曰爲之奈何太公曰伏我材士
輕擊武車驕驍爲之左右常去前後三里故人逐我
獲我車驍衝其左右如此則故人擾亂吾走者自止
勢未定謂我明故以膠也武王曰故人與我車驍相當
故衆我火故我誘其未整治精銳吾陳不敢當爲
之奈何太公曰選我材士強弩代於左右車驍殿陳

而疾，故人過武，兵矢箭弩射其左右，車騎號兵疾擊其軍，或擊其前，或擊其後，故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以少擊衆，以得擊勝。

烏雲山 第四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山磐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發時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迷惑，吾欲以卒則固，以我則勝，為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為敵所據，於下見之，上處山之，下則為敵所固，而不得出也。中既以被山而處，必為敵所據。」
宋七之五

烏雲

宋七之五

卷一

經世堂

烏雲之陣，烏雲之陣，陰陽皆備，或死也。其陰，北也。或死，其陽，山南處山之陽，山之陰，山之陰，山之陽，處山之右，西曰備山之左，東曰處山之左，備山之右，故所能陵也。我兵備其表，衝道通谷，他以武軍也。高置旌旗，謹勅三軍，無使故人知我之情，是謂山城。行則已定，士卒已陳，法令已行，奇正已設，各至衝陳於山之表，使兵所處之地也。乃分車騎為烏雲之陳，三軍疾戰，故人雖衆，其將可擒。之法，以言。

用兵之法，入雲之化，無窮。

烏雲陣 第四十八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拒，水相拒，而敵我皆居斥國之地，四旁無邑，又無草木，日則糧食少，吾居斥國之地，則不能前，欲久其，三軍無所掠取，牛馬無所芻牧，為之奈何？」太公曰：「三軍無備，牛馬無食，士卒無糧，如此者，索便詐敵而與去之，則非詐敵有詐矣也。設伏兵於後，我武王曰：「敵不可得而詐，吾士卒迷惑，故人越我前後，吾三軍敗而走，為之奈何？」太公曰：「求途之道，金玉為主，必因敵。」
宋七之五

烏雲

宋七之五

卷一

經世堂

使精微為實，而知之，必請詳，故妙乃為實也。武王曰：「敵人知我伏兵，大軍不肯濟，別將分隊以踰於水，吾三軍大恐，為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分為衝陳，使兵所處，其平出，發我伏兵疾擊其後，強弩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分為烏雲之陣，備其前後，三軍疾戰，故人見我戰合，其大軍必濟水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故人雖衆，其將可走。凡用兵之大要，當數陷戰，必置衝陳，使兵所處，故後以車騎分為烏雲之陳，此用兵之奇也。所標。」
若烏雲散而雲合。

變化無窮者也。武王曰：善哉。

少衆第四十九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少擊衆，以弱擊強，為之奈何？
太公曰：以少擊衆者，必以日之暮，夜之深，汙之隘，
路以弱擊強者，必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武王曰：我
無深草，又無隘路，敵人已至，不達日暮，我無大國之
與，又無鄰國之助，為之奈何？太公曰：妄張詐誘，以蒙
敵，其將迂其途，舍過深草，遠其路，令會日暮，前行未
渡水，後行未及舍，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樓亂，
約始。卷七之五。世堂。

其前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事大國之君，下鄰國之
士，厚其幣，卑其辭，如此，則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矣。
武王曰：善哉。

分險第五十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相遇，於
險阨之下，吾左山而右水，敵右山而左水，與我分險，
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奈何？太公曰：廣
山之左，急備山之右，廣山之右，急備山之左，險有大
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吾王軍已濟者，亟廣吾道，以

訂錯武經禁註卷七之五

五十四 經世堂

便戰，所以武衝為前鋒，則其強弩，令行陳密固，衝道
審口，以武衝飽之高，置旌旗，是謂軍威，凡險戰之法，
以武衝為前大，樵為衝材，士強弩，翼吾左右，三千人
為一屯，必置衝陣，使兵所處，左軍以左右軍以右中
軍以中，並攻而前，已戰者還歸屯，所更戰更息，必勝
乃已。武王曰：善哉。軍以擊其左，右軍以擊其右，中
軍以擊其左，右軍以擊其右，中軍以擊其右，右軍以擊其左，中

新編武經纂註卷七之六

大略

分合第五十一

二軍分合之要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三軍分為數處將欲期會合戰約擊賞罰為之奈何太公曰凡用兵之法三軍之衆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先定戰地之戰戰日會之期然後修檄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期之期期明告戰日渴刻有時大將設營而陳立表標也轅門清道而待諸將吏至者校其先後先期至者賞後期至者斬如此則遠近奔集三軍俱至併力合戰

卷七之六

李注

後世

武鋒第五十二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陣逢鋒見可則擊之如何而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十四變或見則擊之敵人必敗武王曰十四變可謂聞乎太公曰教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

武王問太公曰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三軍分為數處將欲期會合戰約擊賞罰為之奈何太公曰凡用兵之法三軍之衆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先定戰地之戰戰日會之期然後修檄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期之期期明告戰日渴刻有時大將設營而陳立表標也轅門清道而待諸將吏至者校其先後先期至者賞後期至者斬如此則遠近奔集三軍俱至併力合戰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三軍分為數處將欲期會合戰約擊賞罰為之奈何太公曰凡用兵之法三軍之衆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先定戰地之戰戰日會之期然後修檄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期之期期明告戰日渴刻有時大將設營而陳立表標也轅門清道而待諸將吏至者校其先後先期至者賞後期至者斬如此則遠近奔集三軍俱至併力合戰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三軍分為數處將欲期會合戰約擊賞罰為之奈何太公曰凡用兵之法三軍之衆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先定戰地之戰戰日會之期然後修檄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期之期期明告戰日渴刻有時大將設營而陳立表標也轅門清道而待諸將吏至者校其先後先期至者賞後期至者斬如此則遠近奔集三軍俱至併力合戰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三軍分為數處將欲期會合戰約擊賞罰為之奈何太公曰凡用兵之法三軍之衆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先定戰地之戰戰日會之期然後修檄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期之期期明告戰日渴刻有時大將設營而陳立表標也轅門清道而待諸將吏至者校其先後先期至者賞後期至者斬如此則遠近奔集三軍俱至併力合戰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三軍分為數處將欲期會合戰約擊賞罰為之奈何太公曰凡用兵之法三軍之衆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先定戰地之戰戰日會之期然後修檄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期之期期明告戰日渴刻有時大將設營而陳立表標也轅門清道而待諸將吏至者校其先後先期至者賞後期至者斬如此則遠近奔集三軍俱至併力合戰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三軍分為數處將欲期會合戰約擊賞罰為之奈何太公曰凡用兵之法三軍之衆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先定戰地之戰戰日會之期然後修檄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期之期期明告戰日渴刻有時大將設營而陳立表標也轅門清道而待諸將吏至者校其先後先期至者賞後期至者斬如此則遠近奔集三軍俱至併力合戰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三軍分為數處將欲期會合戰約擊賞罰為之奈何太公曰凡用兵之法三軍之衆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先定戰地之戰戰日會之期然後修檄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期之期期明告戰日渴刻有時大將設營而陳立表標也轅門清道而待諸將吏至者校其先後先期至者賞後期至者斬如此則遠近奔集三軍俱至併力合戰

丁巳年

卒當一車以騎與步卒戰一騎當幾步卒幾步卒當

故道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率二

百騎一將，易戰之法，五騎為一，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為一，六十騎為一，一軍十騎一吏，從後相去百步，因逐各復故處，武王曰：「善哉！」

武車士第五十六

武王問太公曰：「選車士奈何？」太公曰：「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乘傳注旗，力能殺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

也。武王曰：「善哉！」

武騎士第五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選騎士奈何？」太公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捷疾，超絕倫，能馳騎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塹，登丘陵，冒險阻，絕大澤，馳驅敵，大衆者，名曰武騎士，士不可不厚也。」

戰車第五十八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奈何？」太公曰：「步兵知變動，車貴。」

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之戰，死地有十，勝地有八。武王曰：「十死之地奈何？」太公曰：「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下漸澤，泥濘，卑下，黑土黏塗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下阪者，車之敗地也。車之運地也。股坐，草橫，四敵，紀壓，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相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前有深，水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陷，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武王曰：「八勝之地奈何？」太公曰：「救之前，後行陳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而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陳不堅固，士卒前後相傾，即陷之。前性而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我往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將明於十。」

大略 卷七之六 六十 五十七

八勝，故能圍周千乘萬騎，我前能。

旁驅萬戰必勝武王曰善哉

戰騎第五十九

武王問太公曰戰騎奈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武王曰十勝奈何太公曰敵人始至行陳未定前後不屬隨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故人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開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夜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聞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故入莫敢歸舍三軍恐駭翼

大略

卷之六

五

經世堂

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使無得入故入必敗敵入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道故入必餓地干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隨之故入必亂故入奔交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故入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亂我騎士十而為陳八而為車五而為聚十而為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掩其前後故將可擒此騎之十勝也此止士之憂也武王曰九敗奈何太公曰凡以騎隨敵而不破陳故入奔走以車騎逐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

進北踰險長驅不止故入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

領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而後入者墜所從出者遠彼騎可以擊我陳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淵深谷弱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山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之間故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故入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紆下沮漳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澤右有沅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

大略

卷之六

五

經世堂

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閑將之所以陷敵也太公于車之數言以地言者謂吾自陷于可敗之可勝之形也故言者謂吾自陷于可敗之可勝之形也

戰安第六十

武王問太公曰安兵與車騎戰奈何太公曰安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費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吾惟堅陳廣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武王曰吾無丘陵又無險阻故人之至既衆且武車騎翼我兩旁獵我前後吾三軍恐

將配敗而交為之奈何太公曰令戰士卒為行馬木
 蘇恭置牛馬隊伍為四或衝陳望敵車騎行來均置
 蘇恭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龍人操行馬進步
 開車以馬疊推而前後主而為毛材士強弩備我左
 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不解武王曰善哉然以
 步與敵車騎之器也置牛馬隊伍如高秋見
 圖於前未與敵牛馬隊伍以器而進是也
 按六韜一書自孫吳後直尉繚諸子及太宗衛公
 之問答後之無能越其範圍信矣行兵之指南也
 但周之伐紂寔建於天命人心今觀泰誓牧誓奇
 文指
 卷一之六
 五十五
 莊子
 屬不遇言上天立君之意及商受無道之害有不
 可不伐耳及行軍節制自步伐止齊數語外不再
 見也所以孟津一渡東國之難果陳戎衣前番前
 徒之戎忽倒正不若後世之以謀計決勝負也如
 此書所載固極兵家變化然令謀之商郊未入之
 前則武為有心以利商如謀之武成既告之後則
 施林華山已散牛馬而君皆臣沐浴在兵戎備文
 者固如此乎然則文韜一卷固出自師尚父無疑
 外此當屬假托然非留侯淮陰輩亦未能辨此讀

者當自得之 名變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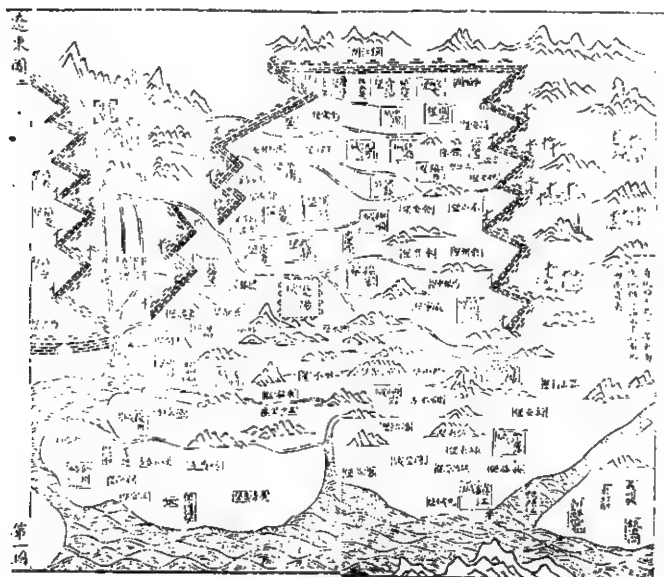
新編武經纂註卷七之六

五十五

仁米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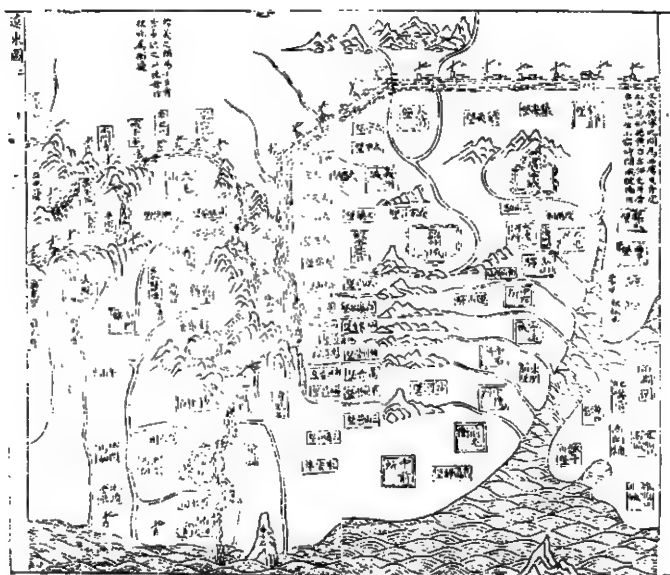
為煥免率賽等營款市
實肆要扶內調第一極程

遼東：遼陽、綠江、朝鮮東西抵山海關南起旅順
北抵開原外遼九百餘里三面瀕夷一而阻海惟
山海關內通中有三岔河為遼陽舊城自洪武壬
子淪於夷全逾拾二歧矣河而地近土蠻漸引諸
夷時為寇患而嚴冬冰結即河東亦闌入焉萬曆
癸巳以久朝鮮被倭出師往援遼左驛遂迄今未
已蓋唐興後無備守境外有虜酋土蠻等部落住
牧東北有是州也降女直等衛西北有朵顏福餘
泰寧三衛俱互市通貢金皆遼陽前屯關原義州
寧遠州錦州錢糧鎮戍廣寧中後兩中右所海陽



第二遼東山海關圖

朵顏二衛故與丹種始為元良哈洪武中為蒙古所抄乞降為置三衛東起廣寧前也抵喜峯近宣府曰朵顏自錦義渡遼河至白雲山曰春寧自黃泥窪迤瀋陽鎮南三河原曰福餘已請元良哈有功因以大寧并之設官置衛每歲貢貢不絕石塘古北曹寨馬蘭松棚喜峯太平燕河臺頭石門皆各與撫賞之廣嗣漢新舊日象朵顏遼陽順陰遼時：為房窩寨佳牧喜峯口迤外介州青城諸處附青把都部下三衛夷共二百七十枝酋長長昂妙雲董紙狸諸夷及夾信大小營只猛可真等號為六克而長昂尤黠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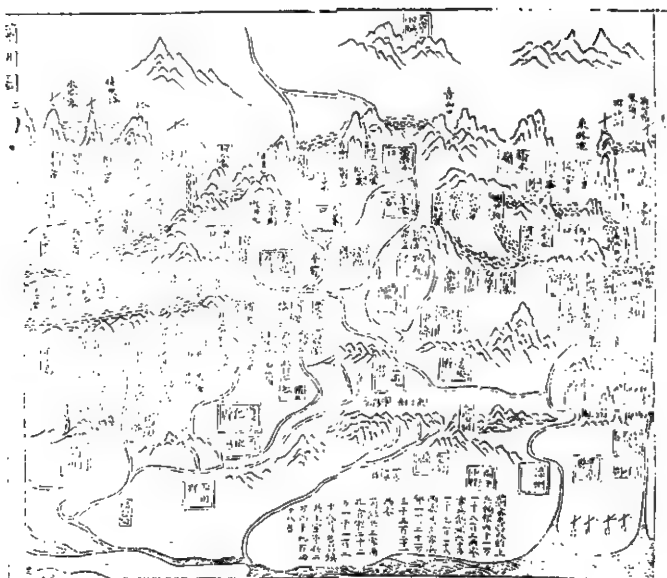


三一

鎮靜清河臨張長勇中前店山長去河馬平中
尤所慶雲武靖廣軍治也鎮西清陽俱極衝
環遼而穴者皆虜也迤北土廣種額多不可數近
邊者立字前則長井王錦義則小及青直廣字遼
藩則把兒尼抄花大諸首直開錢則伯顏兒暖元
諸首其在東遼海馬王仁肯字羅卯林字羅卜寨
諸舊建州則奴兒以 衆哈赤諸首以以 首虜
無慮數萬元皆與以 小銷如驍人頂肯相望並
諸國僅則刀斗劍影之聲相聞義財脫腹心之憂
遼東既懸一線東西千里山海間歸其口未有暇
果而出者軍民之所衣食達虜之所剽掠不過託
之地之所入耳顧此為牧場有可耕之地而無其
人南為海濱有欲耕之人而無其地惟鴨綠江以
西九龍城以東地稱腹裏田多膏腴開種頗易收
獲為多 ○金舊遼陽在遼外而行二百里至廣
寧東北行三百里至開原其他界廣寧開原間
相去五百餘里而今大河為塞紆行八百餘里
地故饒虜蜀牧其中東北則犯開原東南則犯
廣寧中則犯遼陽海州試遼左腹心之害云

第三鎮圖

前燕京左輔也古會州也
 國初即其地封寧藩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與宣府
 遼東二西並建以爲外邊防難虞元良哈部落內
 附乃改封寧王於南昌使大寧都司於保定設制
 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按官
 置衛今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
 市永爲藩籬即朵顏大寧福餘是也自此宣遼隔
 越聲援斷絕矣正德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土
 木之愛顧開三衛焉也先鄉導乃命都御史鄒來



第四箇昌宣府圖

昌平古營平地北枕居庸東肩渤海西接橫嶺三面皆衝距宣府為之屏蔽紫荆得以繁擾燕外而扼控要害內而擁護
宋陵稱重鎮云東接薊鎮大水谷下行連口地方西接保銀沿河口下潭河地方登滑居庸關黃花鎮鎮是城入建義寨曰谷灰嶺口俱係極衝
昌鎮缺壁
陵京千保至重防守為急雖外有懷來宣府擁衛然居庸黃花橫嶺一拱自宣府南山俱止防備大然
陵渡禁山皆以林木為險禁地有砦以守固為計不曰山學路險即恃此以為安也任此土者惟撫練軍馬修理城池多聚泉水防禦虜寇乃為吃緊



五宣府圖

宣府上谷鄧

國初設開平衛屬八驛東則涼亭沈河安峯皆屬直

天宣三犁房延皆自開平與和萬全出入自大寧海

之溪與和赤廢而石渠池三百餘里土木此變獨

石八城皆浸維旋收復然氣勢日微宣府特重矣

宣府自東路之西海治遠遷而西歷北中二路抵

西路之西陽河為大同峯大同東路之東陽河迤

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官山為山西界

府

自山西之老營堡迤邐而西歷水泉偏頭徐德州

為黃河界計一千九百二十里有奇皆通賊窟乘

河謂外險也又老營堡轉南迤邐而東歷武勝

門北樓抵平刑關又迤邐而南而東為保定界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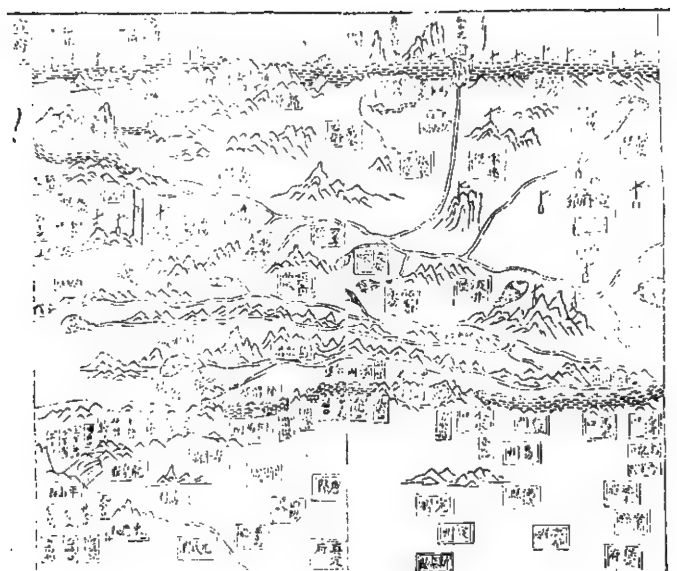
龍紫荊倒馬之吳王口棟箭嶺浮圖峪沿河口又

東北為順天界歷高岸白羊城居庸而北計二千

五百里有奇皆峻山層岡所謂內險也而險截然

內無諸關外增崇垣百萬綿亘北之金湯任宣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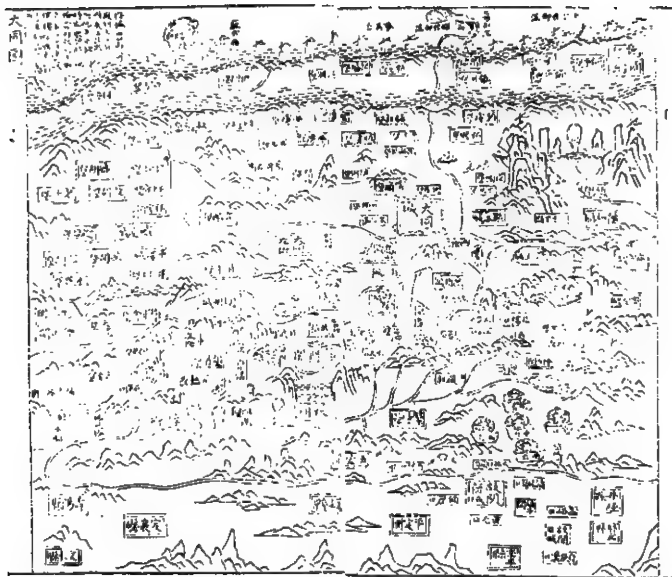
者不責以戰而責以守其不能乎



第六大同鎮圖

大同古雲中地

國初於鎮城外分中東西三路設大邊二邊并唐自
東勝靈州不守雲川玉林內逐重邊盡為虜窟嗣
漢增築鎮邊殺胡了角一帶增置雲同雲陽諸堡
東西相望聲援相連三雲形勢大非昔比矣東起
天城抵宣府鎮西隔河界而至井坪松山西北樓
界邊長六百四十五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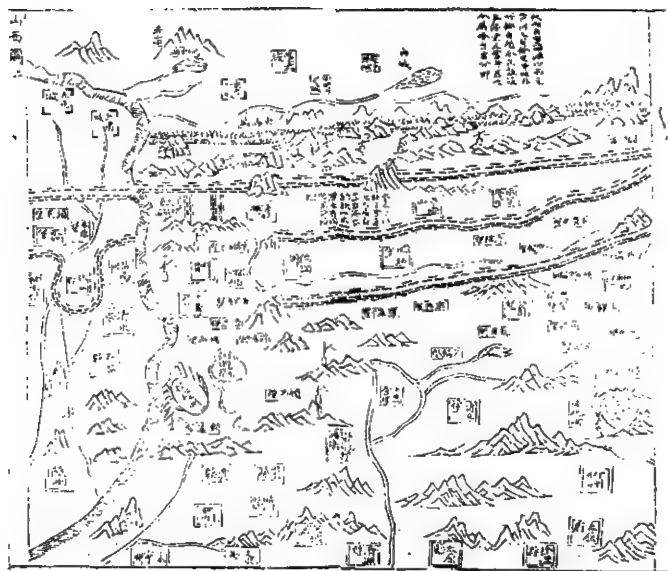
第七山西鎮圖

山西鎮西接延綏東連雲谷雁平寧武偏三關俱係緊要之地惟偏老營僅一帶與北虜止隔一牆套虜止隔一水防秋防冬東西最易樞衝雁寧二關人皆恃大同為藩蔽不知虜一有警大同之兵皆棄城自守不暇更顧相堵不能是以嘉靖年間虜寇陽方等口突犯長驅深入內地震怒亦為奇計勾地如永寧州之青龍渡口公陝西經總百餘里至平陽之河津禁河諸地方去陝西一安一水間耳套虜和款借以無事倘或渝盟亦當防備

山西圖

○順義王虜中呼安雖罕其先元裔以治間有小王子者同元利西經史土魯番相繼殺勢漸強其子及額罕亦稱小王于有子十一人長吉栗次俺答賽那之子小王于之孫也吉栗分都河套俺答位牧開平上都等處其子黃台吉即年愛善用兵嘉靖間數寇宣大蔚遼陝慶四年俺答孫把漢那吉因忿乞降俺答求之急縛斃全等八人以順義王逆之五年貢馬稱藩遣使奉冊封俺答為順義王勅建歸化城弘慈寺在宣府市于張家口大同市于新平守口渴勝堡山西市于水泉營住牧大青山

豐州縣志卷之六
 世納款云其部落分爲東西哨有六枝一順義王
 扯力民齊并紫農台吉一設克炭台十一乙鎮打
 兒漢台吉一羅杜都兒台吉一青把都白洪大台
 吉一永邵子大成台吉等皆統于順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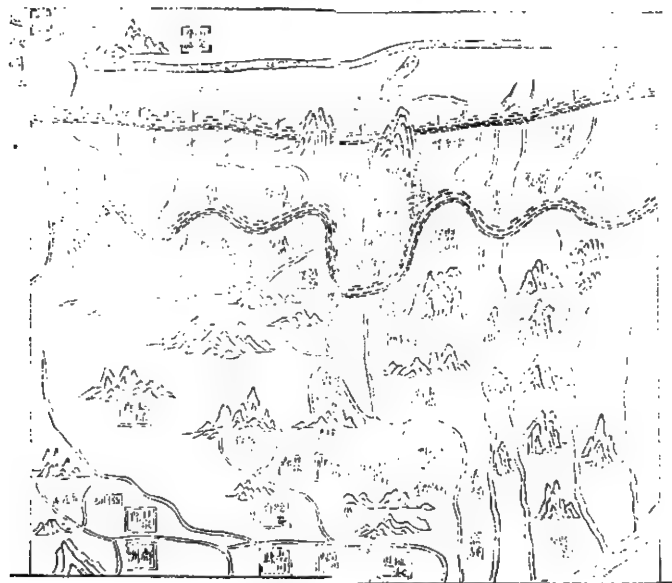
第八延綏鎮圖

延綏古上郡也

國初設東勝等城守河外自己已失守大歸漢套內雖通從鎮榆林各鎮城遠在絕塞肩背受敵神木以來賊河以守神木以西為邊地甚自鎮靜寧塞元此定遠等處川原平曠處直通虜巢矣東延寧河通黃河氏山西偏頭關界西至定遠堡抵寧夏花馬池界達於一千有餘里境外套虜子無與已都司守新舊堡檢校各片神木黃河川孤山有舊堡鎮靜寧安邊清平字寨保寧波羅榆林城

清水永興炭山威武懷遠磚井靜邊柳樹洲大柵

油新林堡鎮
河套即秦所取匈奴河南地也東至偏頭西至寧夏三面阻河南都遠東而築二千里南北八九百里河之北三受降城在焉受降城在焉受降城東為東勝已已之受東勝失守大歸遼南掠回知河套所在據其中嘉靖間有古處者分地河套當關中最饒分三部兵而稱鎮都司是也吉雲死其子板不孩不及見台吉制台所長切責黃台吉卜失克托克頗有力先帝崩都擁衆時為延寧忠



第九延綏寧夏固原鎮圖

延綏鎮城舊在綏遠指未脂魚河等地於外或三百里成化中設鎮榆林堡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千二百里餘里墩堡今在橫截河套之口邊稱雄鎮但其地不產五穀皆仰給腹裡萬一虜掠魚河綏遠阻達得無事耶此榆林第一慮也

寧夏鎮古朔州也其地據賀蘭山東南帶黃河內有洪店一聚俗曰洪店有房入套以來邊患始戢

其在夏秋則用渾脫浮渡以渡河東麓冬則踏冰作入來我不修而清水與武花馬池尤稱要害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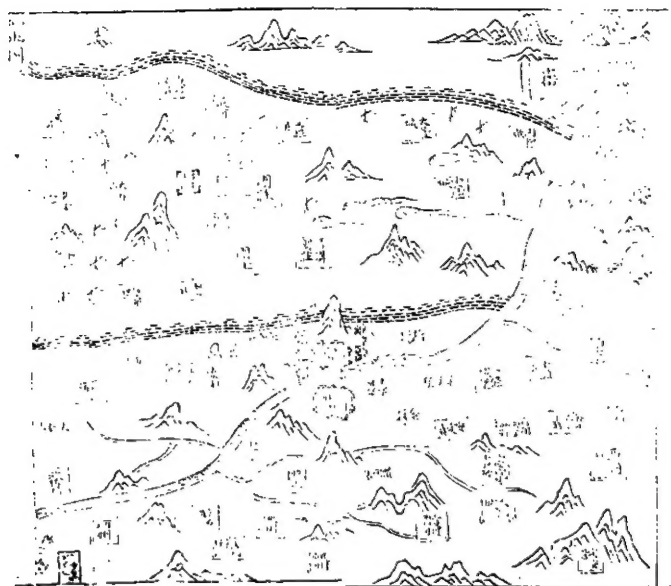
固原鎮成化以前秦虜未戢平固安會之間得稍休息所備者清虜一面爾自弘治中大薛入掠境遂當磨街始即州治為鎮城以固靖甘肅四街隸之與寧夏稱唇齒然一巨鎮云



十臨流鎮圖

臨流古世蕃也阜陽高時黃河北迄吼號移豫
 屬同原相今千有餘里往黃長難及萬曆二十
 三年歲設鎮守守則四縣平堡九廟河也既得文
 成隸之屹若巨鎮屬自松山新開拓地三百餘里
 築城定堡之或相望全板以南開清莊崇德堡
 陳天長自當寧松山居路房界西至弘化寺板
 甫鎮莊界近此有一永太川邊塘迤南縣黑
 龍子之流城板心川口為界境外北有松房流房
 瓦村南有青房廣子紅來住牧餘係各赤族立增
 北門

北水河此水以俱極後



第十一甘肅鎮圖

甘肅一線之路脈懸河外幾二千里而控西城南
隅危哉此通關房經制頗難紅城當在張西寧之
中可使策起而苦水黑山是其外最險者為涼州
永昌門戶六胡紅砂又鎮番要害而長亭關一帶
尤為八寇之衝其他雖有險可據但遠在楊州三
百里之外四面受敵尤極孤危且溝洫復利華夷
賴之思為必爭之地甘州祁連山二山在焉乃
勾奴要地也

甘肅圖
甘肅行都司於甘州而以肅州為甘州門戶故西

六十里嘉峪關為肅州藩蔽外有乾嘉六鎮
即哈密赤斤定安等衛是也後公署赤斤關於吐
蕃定安破於海賊而甘州之門戶單薄難恃矣



第十二甘肅鎮圖

凡郡縣地圖其職職方皆有版冊可致互於列亭
 律修也故謹要害為
 國家圖計則尤逆尤垂焉前之此者有國矣故久
 受志矣是正而鼎新之故斯國也其職然有封狼
 居者予何所控扼何所繫之何所角之互援何
 屏其此水傳音幾米米之今按國詩之矣抑不備
 無損然三美也夫宰之使也米勝之微也河套之
 均為此也如三解之號為林莽也雲清鎮之戎
 乃後郡而涼南古歸也其利其害鑒往鑒來

山圖一

率追日開之機不有度及于門門劍及互開率及
 于女白者耶夫鎮取得入山川拱衛

宗御風沐雨以有外形勝也如之何勿思是刻也三

閱月而後同志者為郡君臣毓仲君子獲王君漢

康曾君無黨吳居芝亭吳君明宗李君龍門敬書

於圖之左端以明職方氏之職

古吳陳組發識

